

○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突厥阿史那氏

突利

右賢王

毗伽可汗

吳少陽附元附

劉玄佐

程巨華附直附

李全忠附子臣

李正己

李全略

吳少誠

劉悟

頡利可汗

思摩頡利

車鼻可汗

西突厥

吐蕃

回紇

薛延陀

沙陀

○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契丹

東夷傳

高麗

西域傳

高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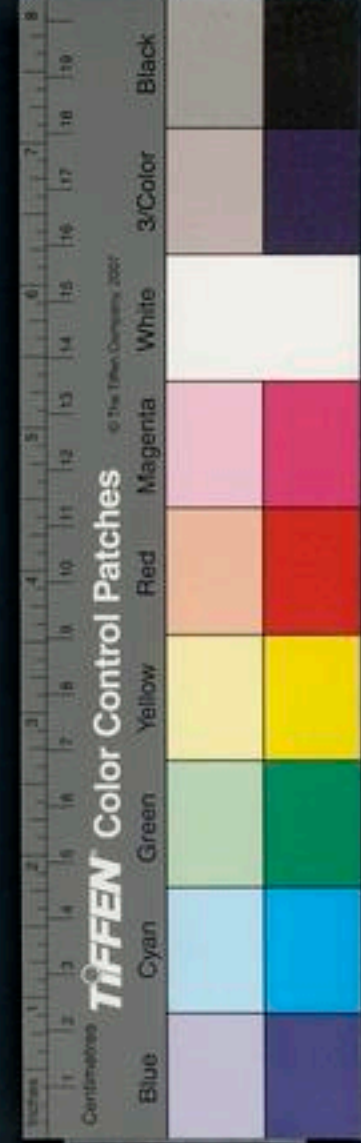
疏勒

渤海

新羅

龜茲

肅賓



唐書卷之六十一

西戎傳

四

為

蘇

南蠻傳

南詔

驃古

西原蠻

姦臣傳

許敬宗

李林甫

傅游藝

崔胤

盧杞

蔣玄暉

柳璨

○卷之六十

叛臣傳

僕固懷恩

李懷光

李錡

李忠臣

高駢

逆臣傳

安祿山

史思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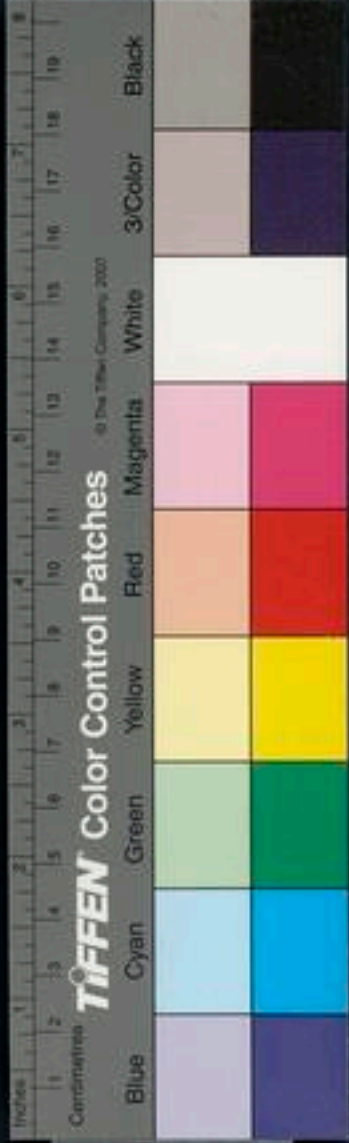
朱泚

黃巢

秦宗權

董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目錄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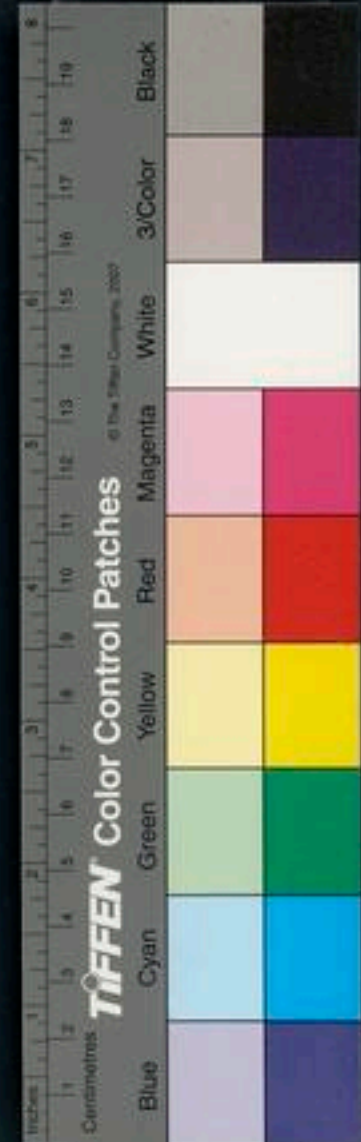
唐詩言解卷之十

勞臣傳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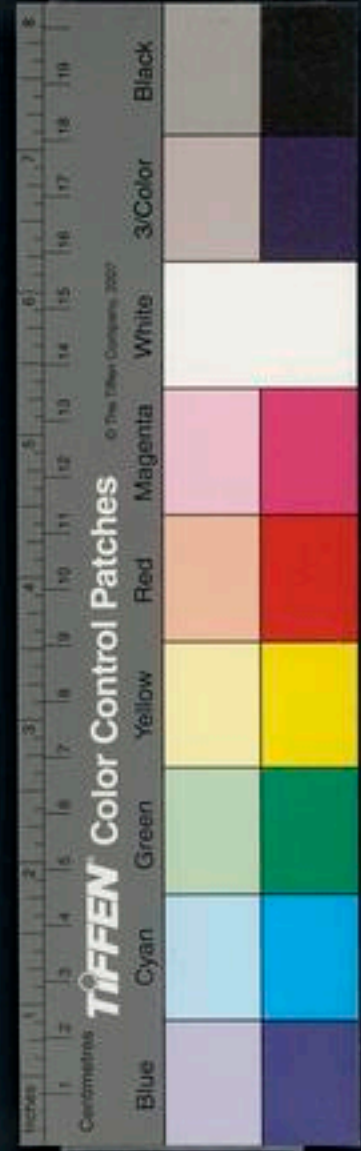
臣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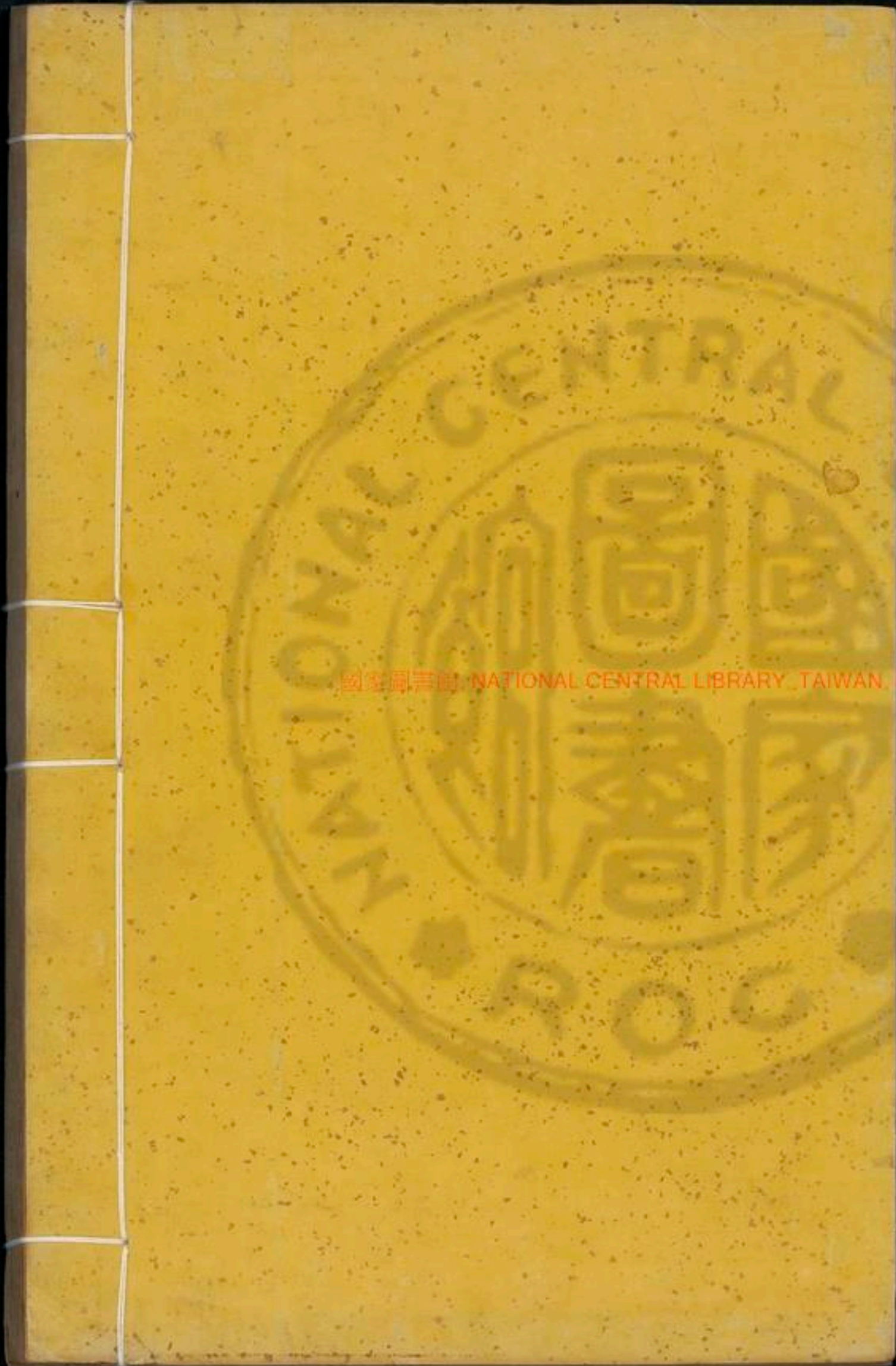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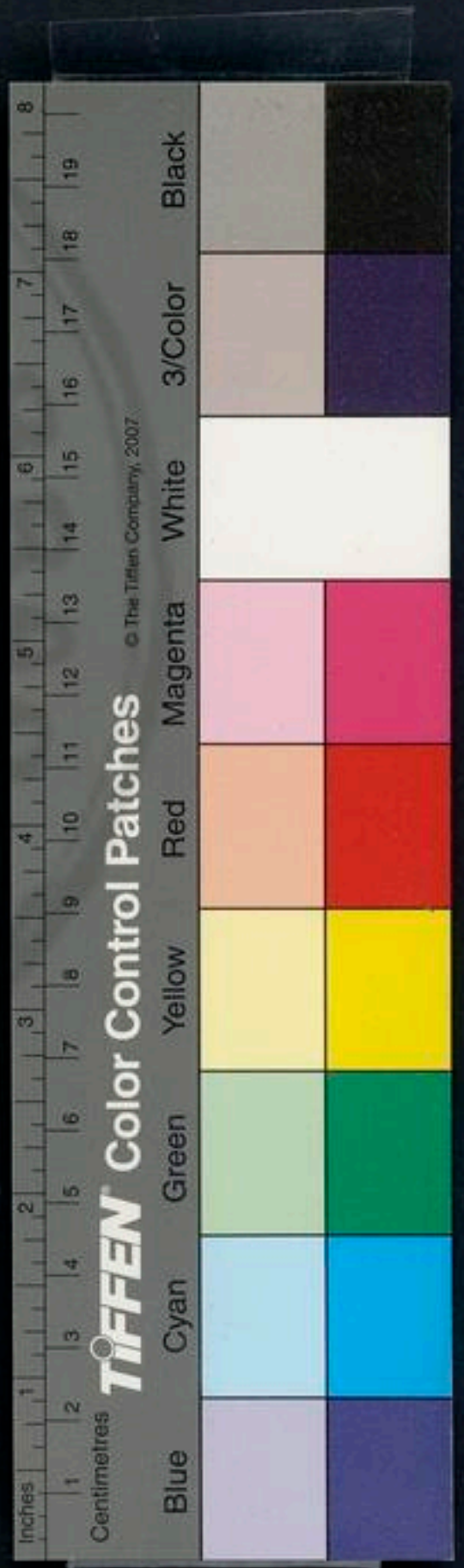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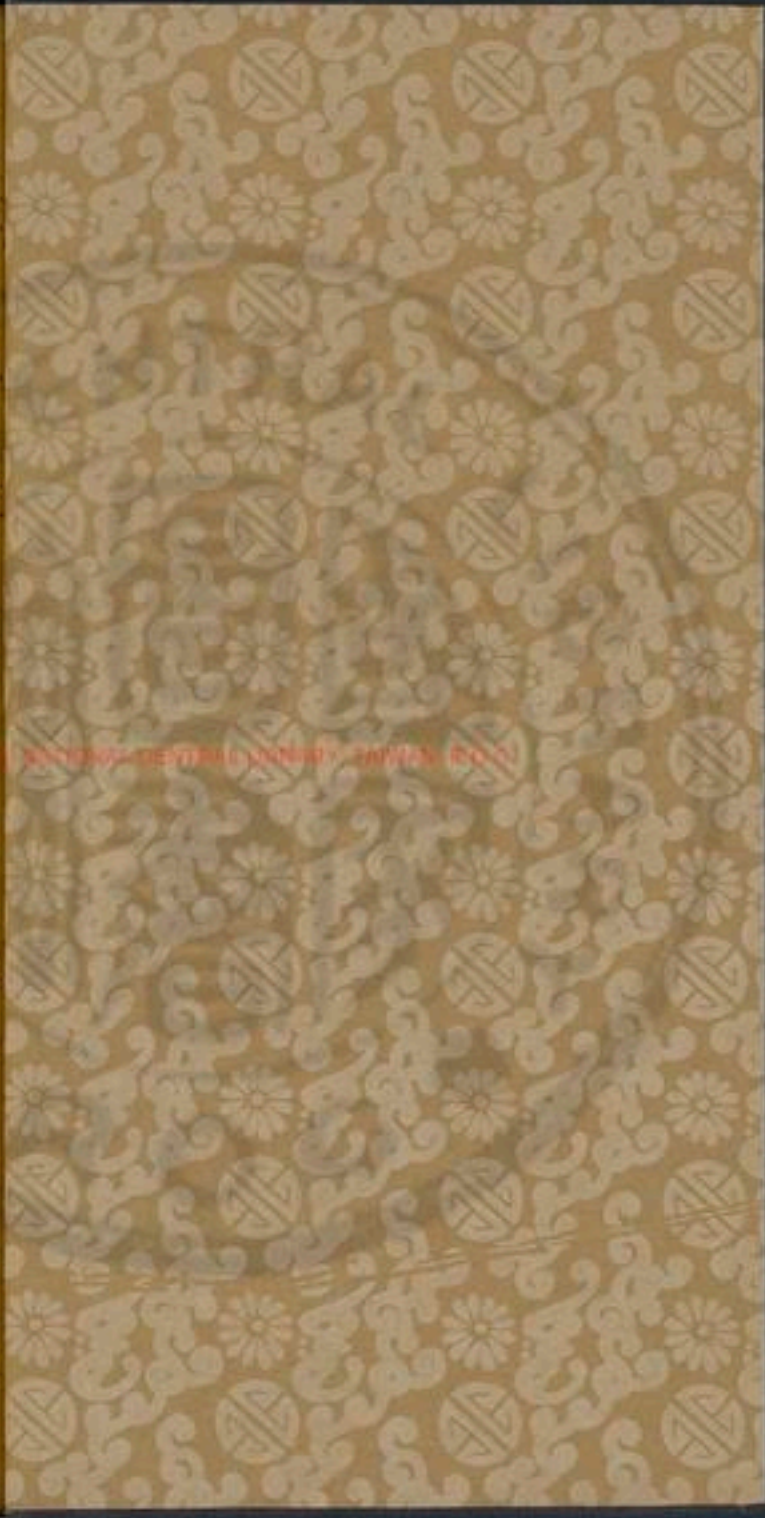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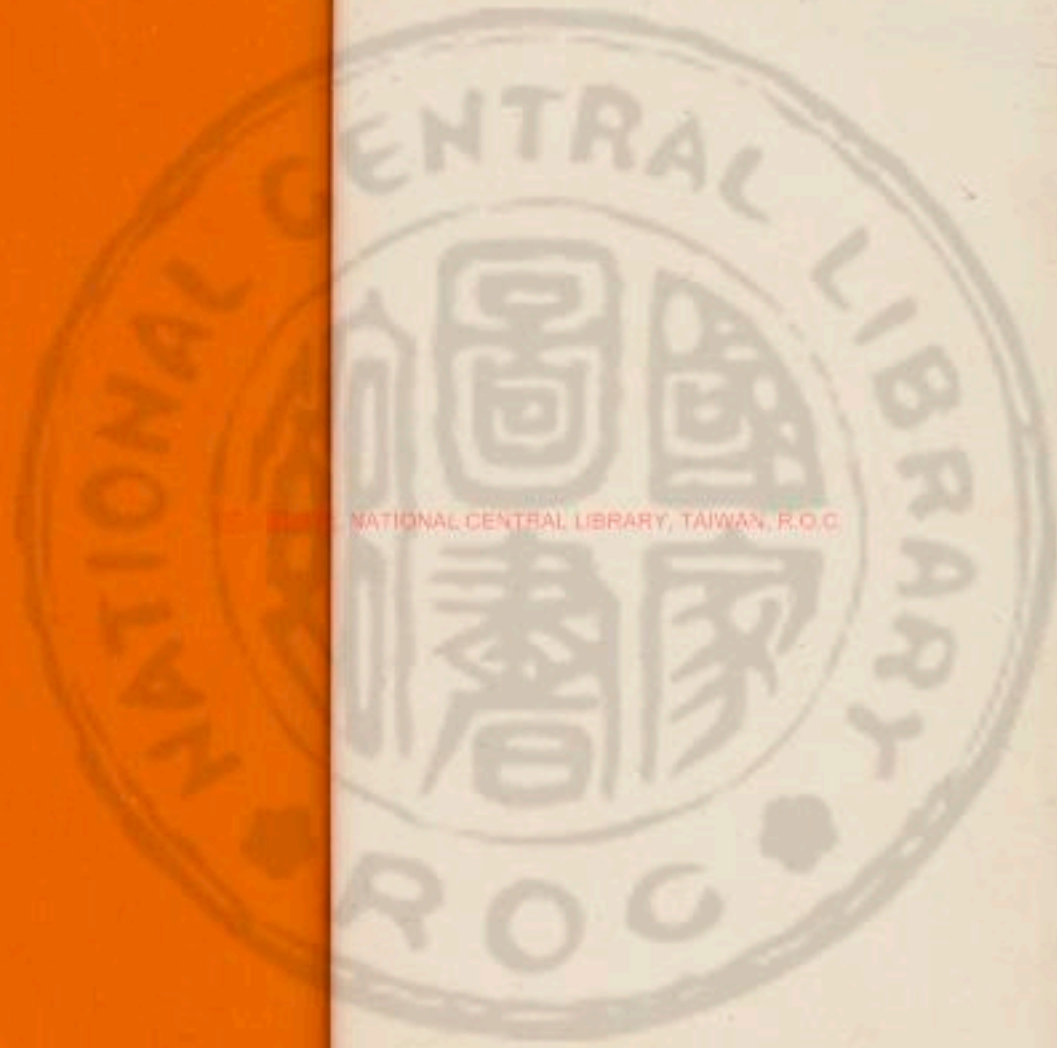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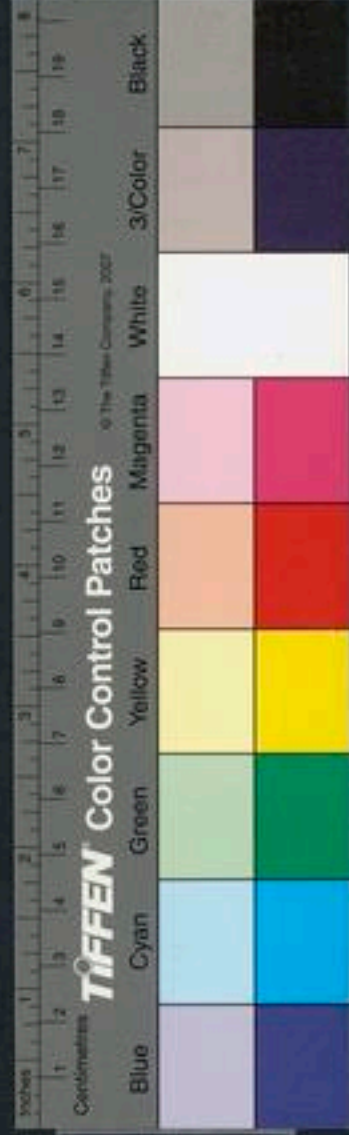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897628 4120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一

帝紀

高祖

高祖諡曰太武廟號高祖上元元年改謚神堯皇帝大堯

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祖虎追謚景

號太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

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追錄其功封唐

國公謚曰襄襄公生昞卒謚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性

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復高祖姓李氏大業十一年帝隋場

陝西布政司重刊



突厥犯塞

並街釋音曰厥九勿切及曰德爾波曰其方周曰突厥者姓阿史那高祖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飲食氏蓋古匈奴北部也

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音別選善射者

伏為奇兵虜見高祖疑不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

。十三年拜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

陽令劉文静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陰與裴寂謀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寂具以

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為此爾世民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已而許之突厥數犯

邊高祖兵出無功煬帝遣使者執高祖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煬帝馳使使者赦止其事遂已。諸盜

屯聚山澤而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集將吏告曰今吾為留守而賊據離宮縱賊不誅罪當死然出兵必待報今

江都隔遠後期奈何將吏皆曰國家之利可尊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副守王威高君雅疑有

變謀圖高祖高祖覺丙寅突厥犯邊高祖令軍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果然遂殺之以起兵遣劉文静使突厥

約連和

范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

達



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嚮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故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

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六月己卯傳檄諸郡稱義兵置衛曰檄刑狄切王尺書也

為書長尺二寸移行也開大將軍府置三軍開倉庫賑窮乏七月壬

子高祖杖白旗誓衆於野有兵三萬十月辛巳有衆二十

萬○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

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張孝祥曰隋之舊法十有二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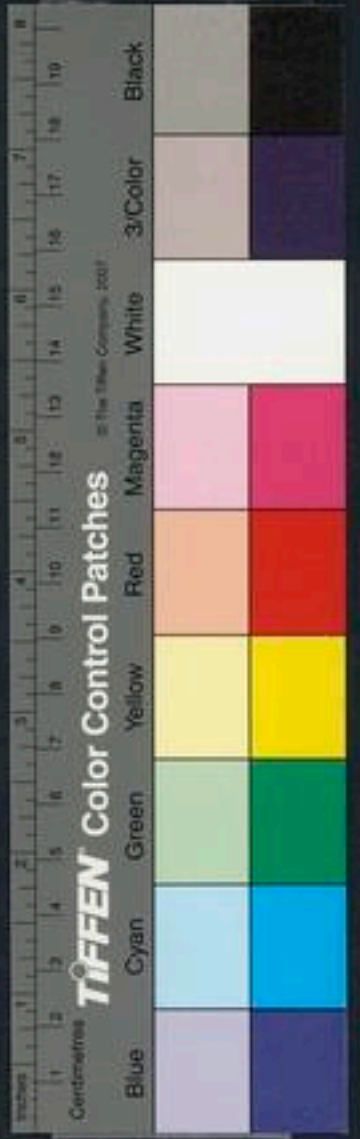
庫六指典七賊盜八開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

斷獄唐皆因之及受禪命刻文辭等損益律令武德元年

頒新格五癸亥遙尊隋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皇帝改元

義寧○甲子高祖入京師隋帝授高祖假黃鉞進封唐王

○二年三月丙辰宇文弒太上皇子江都立秦王浩



唐書高祖本紀一 高帝紀 三 為皇帝戊辰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等官

舊史云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此孤所非笑平生素志所不為也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寡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

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葉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魏晉則遠矣

五月乙巳隋帝命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史炤曰天子出稱警戒戊午隋帝遜位同馬通鑑考

爾也入言蹕止行人也今從實錄唐王三讓乃受

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賜百官賸人爵一級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史炤曰復方日

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六月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

封世民為秦王

孫甫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系以止爭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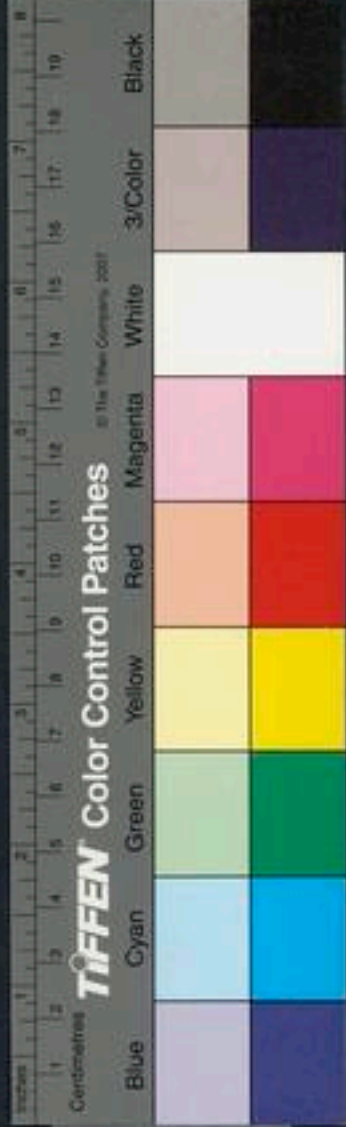
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太王之世子賢尚衆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以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議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乙酉奉隋帝爲鄰國公端方詔曰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

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范祖禹曰詩曰商之孫于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強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一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祿隋之子孫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癸巳禁言符瑞者

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書教



二月己酉定祖庸調法王謙曰調法亦反此唐家賦後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室則有調。閏月庚戌微行察風俗。乙卯以穀旦蘇蘭內者酤。六月戊戌立周公孔子廟于園子

監

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茂越王吳鎮唐書糾終且素高祖諸子傳中照名元茂者實紀一誤也當書元懿滕王為是

五年四月梁州野蠻成萌

七年二月丁巳釋奠于國學史記曰禮士丁釋菜釋奠幣所以禮先聖先師也

九年三月庚寅幸昆明池習水戰。四月癸亥浮屠老子去

舊史云五月辛巳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張宣勝業脩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織身心捨諸染著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凌遲漸以虧濫乃有妄言劇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宗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貞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欲使玉石區分董猶有辨長存妙道求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

○六月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復



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

司馬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姑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賜為父後者襲動爵赤牒官得為貢免民逋租宿賦○八

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首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

九年五月崩于垂拱殿年七十一

十月庚寅葬于乾陵

互註詔達有大度真繼亂主也實抗神堯拯隋室之

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訊掃蕩攘群凶無餘出入不

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魯幹公日角龍

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傳始受命鉏耒夷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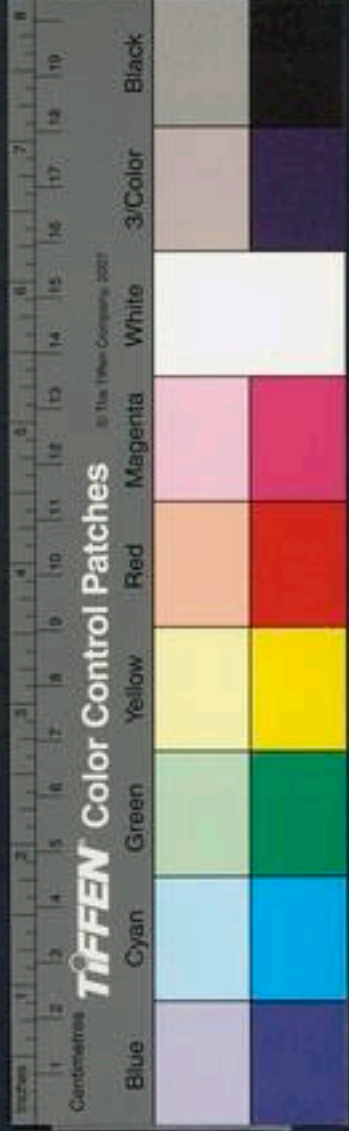
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祀

儒學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

以治之地理躬錄囚徒刑法大難始夷文義應天受

命劉文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業舉晉陽天

命命劉文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業舉晉陽天



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伏平亂責武臣守成

責儒臣虛心盡下冀聞嘉言高祖勤其績

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

以世李清臣曰夏后氏以前禪位而有賢有不肖故

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

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謂先王建邦蓋土公劉克

家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

帝譽之父曰帝嚳帝嚳之父曰帝嚳帝嚳之父曰帝嚳

成湯其間寂寥而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

長叛亡之徒清臣曰漢高祖為四上亭長送徒驪山因

於帝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

命豈易知哉然攷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

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清臣曰如

或能振而復起清臣曰如或遂至於不可支持清臣曰

命者雖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競競以自勉耶唐在周

隋之際世雖貴矣清臣曰在周時封唐公然為有所謂積功累

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



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

曰太宗有貞觀之治高宗有永徽之治玄宗有開元之治德宗有建中之治憲宗有元和之治文宗有太和之治此其治也高宗以後有韋武之亂玄宗有安史之亂德宗有朱此之亂穆宗有黃巢之亂此其亂也武后以

周代唐高宗以黃代唐此或絕也玄宗穆宗幸蜀德宗幸奉天昭宗幸陝此或微也高宗至哀宗凡二百八十年

九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

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求其天命歟史臣曰有

隋李年皇圖板蕩荒王輝燎原之焰群盜起逐鹿之機

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

興密運雄圖潛神龍躍而亟已求可汗之援卑辭答李

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泊謳

誰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于煩司爵位不踰於邁軸

由是攫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

之媢罵然而優柔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靜則議法不從

酬裴寂則曲恩大過姦佞由之具錦壁倖得以撥蜂獻

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交愛子矢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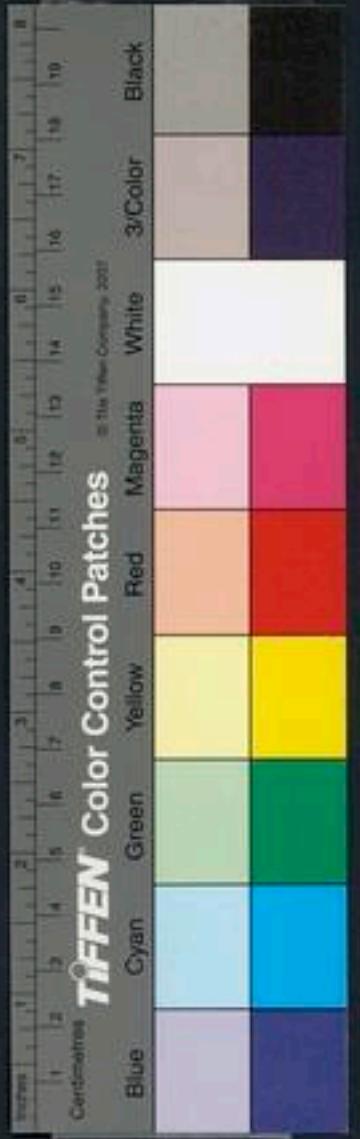
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社不有聖子王

業始哉贊曰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家難聖

謨言生休第禍及肌膚鳴鴉之詠無損於吾司馬溫

公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

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係建德擒世充芟武



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哉
蓋以太宗之為子也

太宗

太宗謚曰文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皇帝天寶八載謚文武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懼其語泄使人追殺之不知其所往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太宗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

結納豪傑長孫順德等皆因事亡匿之又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與圖大事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封燉煌郡公。唐兵西將至霍邑會天久雨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兵為天下起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眾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夜半高祖乃將而前逮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敗遂斬之



武德元年進封秦王薛仁果薛舉子率其眾來戰太宗追之

仁果乃降師還高祖遣李密馳傳勞之重簡曰得誅變及

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獻捷太廟

二年討王世充敗之

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

牢執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前後鼓

吹史記曰尺偽反犬于太廟音律管應之樂備倖于太廟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

公上

八年進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

宗及取天下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

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殺建

成及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蘇轍論曰高祖

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錡群盜天下為一其功

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歸向其任太宗者密矣至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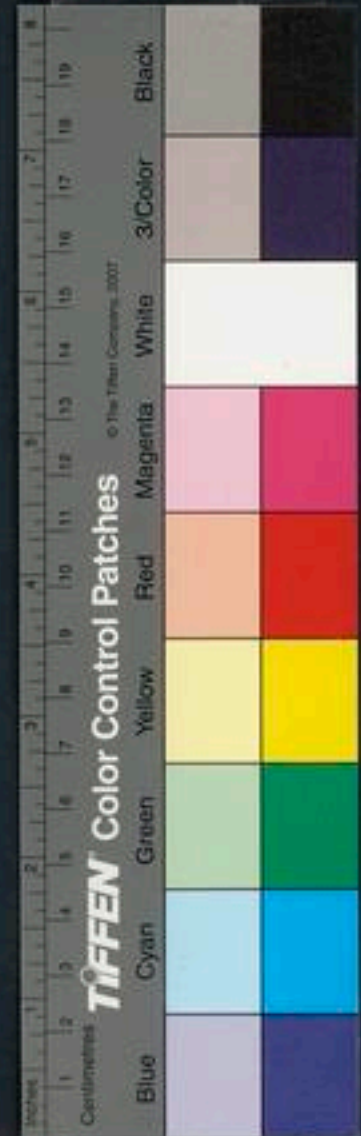
子高祖以長立建成或當之不疑於是兄弟○八月甲

子即皇帝位告于南郊大赦武德流人還之賜文武官勳

爵免關內及蒲芮虞秦陝四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

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癸酉放宮女三千餘

人
孫甫曰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



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咏唐之盛德也

九年

王崇曰舊史云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黃帝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部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于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遣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

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聞戰亦望汝前無橫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范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職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如即

唐書卷之二十一 太宗紀 十一
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
勵兵彊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
也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

吳魯紆
謂曰案
膠東郡王道彥得器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得王又云
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手自賜衣以上
皆封郡王太宗即位舉舊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
不可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萬遠非大功
不封如周勃漢賈潭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
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未非所以示
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
是疏屬王皆降為公惟帶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
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若郡王也太宗即位
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
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為縣公則失其實
矣今道彥本傳書為郡王亦新書之誤也

貞觀元年

舊史云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
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
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
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范祖瑀
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
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
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

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

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強反三月癸巳皇

后親蠶○六月辛丑封德彝英曾封諫曰案德彝傳云

見其書法之駁雜難明也○九月辛酉遣使諸州行損田賑問下戶○

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

二年正月癸丑生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吳魯紆

年恩東郡公道彥為赤木道行軍總管以伐生谷渾十二

年明州山條及交州都督李道彥即准安王神

通之子八年紀不書姓然二○三月庚午遣使巡關內出

金寶贖饑民窮于者還之○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六

月辛卯辰州刺史裴虔通以弒隋帝削爵流驪州舊史云

臣曰裴虔通煬帝舊左右也親為亂首朕方○八月甲戌

省冤獄于朝堂○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亥耕籍田更始口籍秦

子耕籍口千畝為天○三月己酉慮囚○四月乙亥太上

皇徙居于大安宮○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

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六月戊寅以旱慮

囚己卯大風拔木壬午詔文武官言事○閏十二月癸丑

為死兵者立浮屠祠○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關四夷

為州縣者百二十萬餘人



四年

舊史云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何等主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殮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謂辟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於理也因令

有司詔敕不便於時即宜執奏不得順旨施行。范祖

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學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



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曰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二月丁巳以旱詔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

頡利可汗以獻

舊史云突厥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引見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遂夜而罷

○九月壬午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一月戊寅除鞭背刑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八月戊申殺大理丞張蘊古○十二月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進酒肉



范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三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覆然後制刑先王慎重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鄉飲酒。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是歲諸羌內屬者三十萬人

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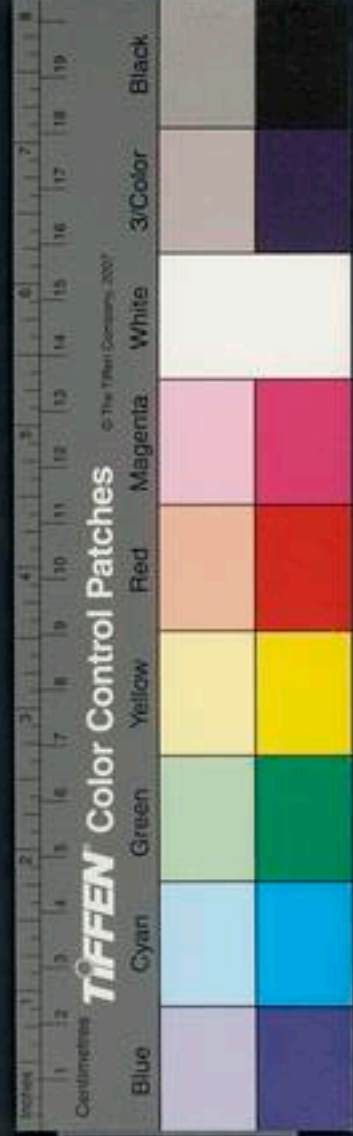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

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誅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也曰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妾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續通志曰正月帝欲分遣大臣為諸道監臨大使

注實錄舊紀但云遣蕭瑀等巡省天下按時止有十道而會要統紀皆云發十六道然則大使按姓名止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十二月丁卯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

十年三月癸丑出諸王為都督。六月壬申魏徵知門下省事參議朝章國典



十一年六月己未以諸王為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為世封刺史。乙未詔百官言事七月給亳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戶各二十以奉享

十二年十月己卯賜高年粟帛。是歲滁蒙二州野蠶成

前十二年滁州野蠶成前十四年六月滁州野蠶成前

十三年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乃雨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讀時令。二月丁丑觀釋奠于國學赦大理萬年縣賜學官高第生帛

十五年

舊史云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范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年無憂懼也已

。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減膳。十二月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十七年

舊史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誨之見其敝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



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二月戊申圖功臣于交煙閣。三月甲子以旱遣使覆囚決獄。六月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賜粟帛。十一月甲午張亮李世勣馬周為行軍大總管率十二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九年二月丁巳贈比干太師謚忠烈。六月己未大敗

高麗九月癸未班師。十月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

二十年正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于天下

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大學。三月戊子牛

進達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四

月乙丑作翠微宮。七月丙申作玉華宮。十二月戊寅

契苾何力為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龜茲

音丘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薛萬徹為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

二月乙卯見京城父老勞之蠲今歲半租畿縣況之

二十三年正月俘龜茲王以獻。三月丁卯命皇太子聽

政于金液門。五月己巳帝崩年五十三



互註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帝曰朕

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魏書益崇儒術選舉志

省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百官志馬牛被野民物蕃息

四夷降附號稱太平諡實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

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除隋虐亂

治以寬平致治之美幾乎三代推心側物其可謂仁

矣刑法志神武定四方唐儉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

盜勳志豁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

也離文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十三

錢天下大洽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勳我行

仁義既效矣導人使諫悅而從諫許臣以仁義

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清靜無欲化

被流外居常論議遠輩堯舜護民之勞育之如

子衣已以利物親君子斥小人不貴異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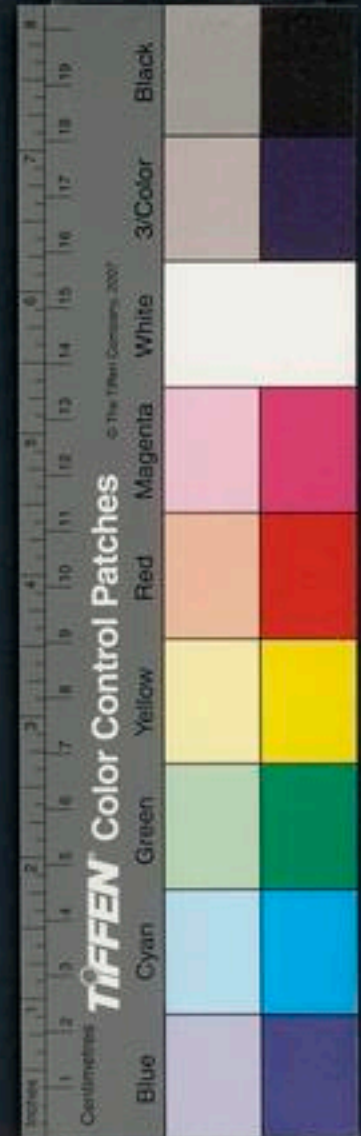
作無益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

長常恐不及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適下有

禮群情上達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以古為鑑以

人為鑑並魏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

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



平矣本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自謂撥亂

之主莫吾若世南傳南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訪以政事討

論墳籍褚亮神武聖文冠卓千古無志朕行有三一

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群小不受讒言德德宗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陳

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辭辭上書益於政者皆粘

寢殿之壁坐望卧觀故刑戮幾措禮義盛行天兢資

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君明臣忠聖

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植有文武仁義之德

治致太平之功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陸贊

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除禍亂文致太平威行

如雷霆明照俸日月英略施於百里聖功被於九歌

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夙興聽理宵旰忘

勞務從儉約並陸贊易暴亂為仁義楊嗣思天下事

每夜不安枕求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

屏風卧興對之以擬廢置又詔五品以上舉任縣令

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嘆就安安備每退朝引

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劉洎開聖德收采芻言

王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李綱撥亂反正拯人塗

傳



炭威德令光規模宏遠張行身察鞅風灑露沐然銳

情經術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

事○置洪文館引內學士與計古今道前王所以成

敗或曰晏夜艾未嘗少怠備學廣學舍千二百區四

方秀又坐集京師文治煥然勃興○唐三百年之盛

稱貞觀並同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酷吏率身以政

御物以仁仁風和氣何往不化裴洵不三年縛頡利

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

亂蔑知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突厥

替自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

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

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

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略然三代

千有七百餘年胡曰夏四百七十一年商六百七十傳七十

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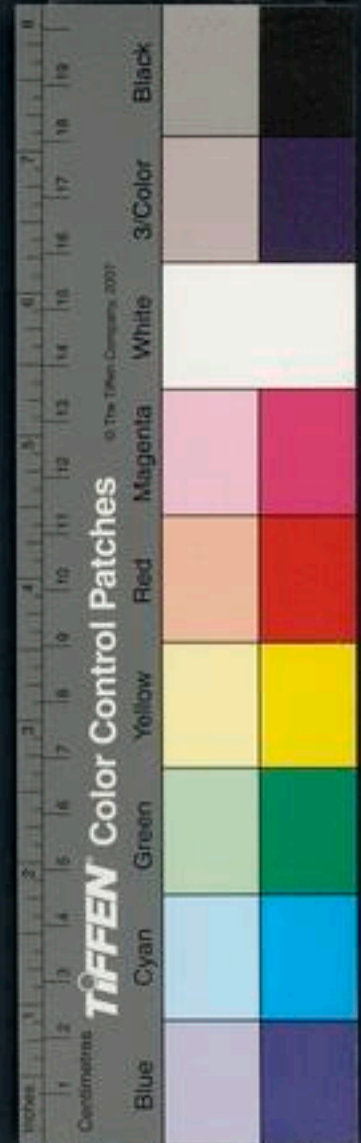
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

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

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

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



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史臣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省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達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疎遠而卒委鈞衡終乎泰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於昆弟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目苟除畏偪孰頓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誣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足擬於哲嗣不騁志於高麗用八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况周發周成之世豈衰有

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勲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替白昌發啓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有于卜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咏。司馬溫公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州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



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
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
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蘇轍論曰太宗之賢
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
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也然傅子
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
而不得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務
勝而不知止原其意亦欲夸當時高後世然父子之間
以愛怒輕予奪嘗得讖言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擇大
臣以輔少主高宗用李勣而廢立之議遂定父逐子復
挾數以待臣下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必有逆天
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

高宗

高宗

謚曰天皇大帝天寶八載改謚天皇大弘孝皇帝諱治字為

善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

貞觀十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

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

史昭曰膝息七及孝經

母曰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

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二十三年六月甲戌即皇帝位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改元。六月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二年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

鷹鷂鷹鷂骨及鷹鷂

三年正月丁亥耕籍田。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四年四月壬寅以旱慮囚遣使決天下獄減殿中大僕馬

粟詔文武官言事

五年正月丙寅以早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

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

○十一月癸巳詔禁吏酷法是冬皇后殺三廢人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

孫甫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始也人君布政自此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始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自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元年二月癸亥賜百歲以上糴余粟帛



唐書高宗本紀之一

高宗本紀

三十五

五

十

龍朔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六月癸亥禁宗戚獻祭

組雕鏤續齊書曰組側古反說文云

三年八月戊申詔百寮言事遣察察大使于十道王藻曰十道一

關內二河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劍南十嶺南

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講武于邙山之陽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時昭曰禪

土為封除地為禪以皇后為亞獻。辛卯曲阜祠孔子贈太師。

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

三年二月辛丑禁工商乘馬

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四月乙卯贈顏

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咸亨二年十月丙子求明禮樂之士

四年五月丁卯禁作簞捕魚營園取歎者謹謂曰簞先代及園乘蒙友養

也

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二年四月丙戌以早詔百官言事己亥天后殺皇太子。

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雍王

賢為皇太子

永隆元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為庶人乙丑立英王哲為

皇太子大赦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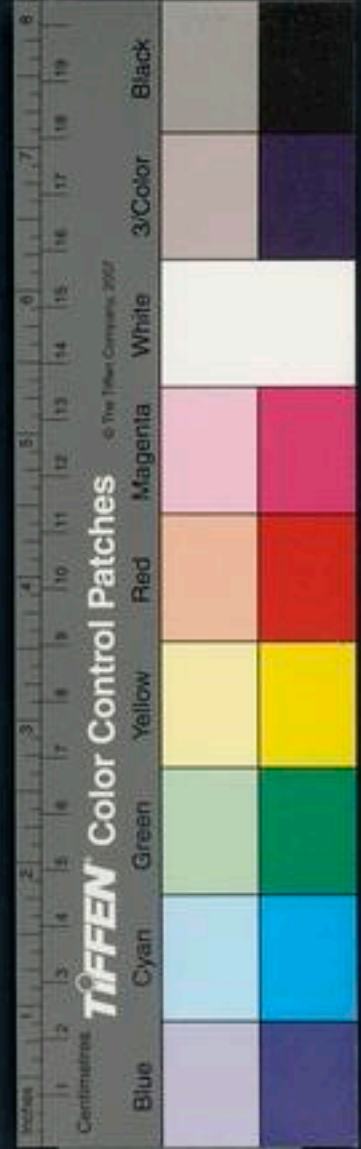
唐書高宗本紀之二

高宗本紀

三十六

六

十一



開耀元年二月丙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帝崩年五十六

互註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賓禮老臣拱

已以聽綱紀設張。政歸武氏幾至亡國長孫無嘗

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元忠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

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

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元忠曰劉

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即徒歎彼

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魏元志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

憂從此始裴儉傳

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

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

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

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

始盡薛平曰韓王元嘉等舉國大義欲迎還中宗而諸

雖在薛平曰韓王元嘉等舉國大義欲迎還中宗而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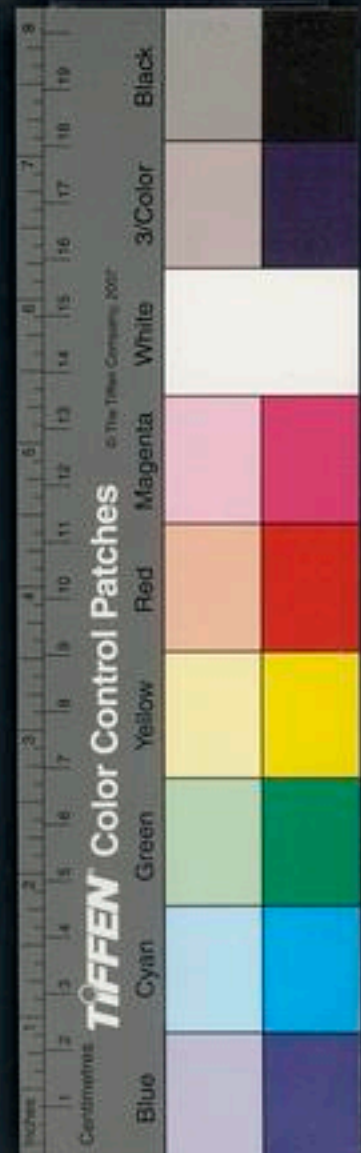
亦授薛平曰韓王元嘉等舉國大義欲迎還中宗而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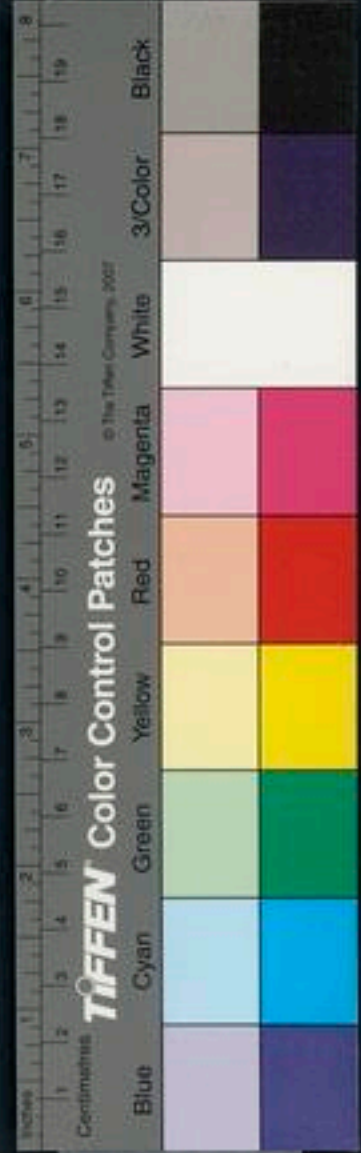
之又薛平曰韓王元嘉等舉國大義欲迎還中宗而諸

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

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顯曰太宗

泰有美名太子承乾懼廢謀變事敗太子言為泰所圖





唐高宗崩後之... 高宗崩後之...

是為高宗然帝猶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維高宗弱

愛祗席不戒復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

高宗夢王皇后欲立家妃武氏為后長孫無忌固爭帝

猶諫而李義府許敬宗表請立之帝意遂決乃立為后

后既專寵與政遂不能制高宗隆與上官儀欲廢嗚呼

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則天

則天號曰則天武氏諱曌之少并州文水人也

父士彜封應國公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為才人太

宗崩后削髮為比丘尼居千感業寺高宗幸感業寺見而

悅之復召入宮久之立為后儀進號宸妃

永徽六年立為皇后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百司奏事

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猶是參豫國政后既專寵與政乃

數上書言天下利害務收人心高宗春秋高遂不能制

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二聖

司馬光通鑑考異曰武后預政中外謂之二聖注唐曆群臣朝謁萬方表奏皆呼為二聖帝坐于東閣后坐于西閣

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

在與高宗對生受群臣朝謁乎恐不至此今從實錄

弘道元年高宗崩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軍國大務不決

者兼取天后進止甲午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唐高宗崩後之... 高宗崩後之...

光宅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
立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大赦改元為文明皇太后仍
臨朝稱制。九月甲寅大赦改元為神武高白易內外官服
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東都為神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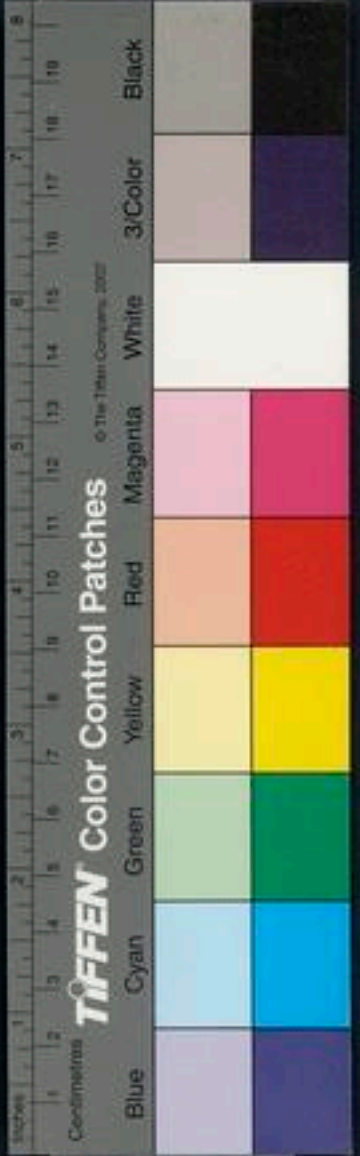
垂拱二年三月戊申作銅甌居委及。同馬光通鑑考異
曰魚休宗作銅甌注統紀唐
曆皆云八月作銅甌今從實錄舊紀及朝野僉載作魚思
恒云上欲作歷召工匠無人作得者思立應制為之甚合
規矩遂用之今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改新豐為慶
山同馬光通鑑考異曰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錄曰九月
吳會科舉曰按五行志九月己巳紀以為十月己巳

三年七月丁卯冀州維維化為雉

四年正月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五月庚申得寶圖于
洛水鄭厚曰出上洛縣經
弘農至河南鞏縣
詳里及今河南成
阜縣東有泚水六月丁亥得瑞石于泚水董道
曰泚水為永昌洛水

永昌元年正月戊午布政于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禹湯之
裔為三恪周隋同列國封其嗣。乙未除唐宗室屬籍立
武氏七廟于神都封周公為褒德王封孔子為隆道公

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同馬光通鑑考異曰朝野
僉載云司刑寺因三百餘
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負嶽外羅橋角邊作聖人迹五
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呼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
降于我



見身三入面作金色云汝等並枉寃不須怕懼天子萬年
即有恩赦汝汝犯火點之見有偽迹而大赦改為大足元
年議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按
元年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五年十一月崩

史臣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
治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
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后奪嫡之
謀其不道甚矣亦奸人妬婦之常態也然猶沈延謫議
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下元忠
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倖臣聽忠言而誅
酷更有旨哉有旨哉。贊曰龍棄易貌丙殿昌諸胡為

穹臬生此淫妹狡黠神器穢褻皇居窮妖白日降監何
如

互註后僭位畏大臣謀已於是周興等揣后指置獄
揀將相俾相鉤逮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朝野震

恐徐有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焉知

古等賜以再生同膺先聖願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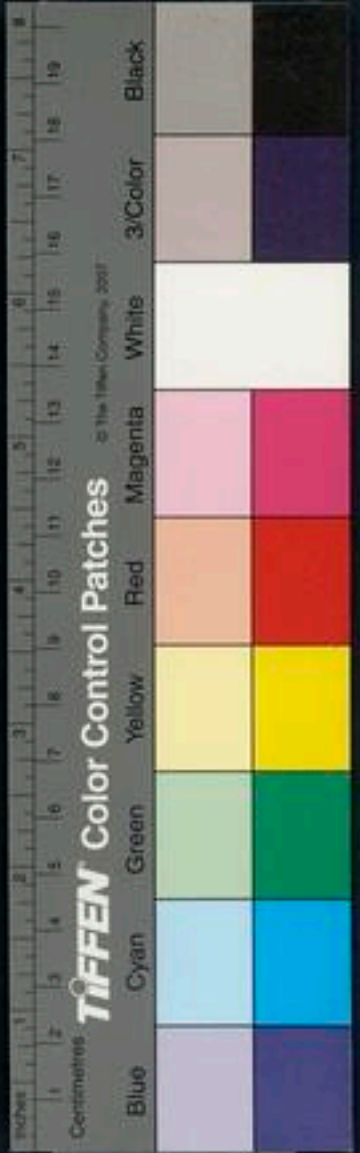
人二十餘年新安詔問群臣調元氣以何道陳子昂傳后

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君長陳子昂贊自製金字十二

於袍以旌仁傑忠。數夢雙陸不勝伏仁乘唐中衰

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贊立天樞著已功德





工費浩廣乃斂農器并鑄姚琦傳其餘詳見開告密

羅織之獄朱敬則傳

中宗

中宗諱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

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位吳魯糾終

紀初必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

嗣聖元年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楊律旦武后庚

宗居中用事張柬之等謀誅之幸多祚為羽林大將軍

景龍二年皇后妃主昭容嘗官行墨敕斜封鄭厚曰時幸

替曰晉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弑君篡國

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益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

沒其會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

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

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

書卷之二十三 中宗紀 一三

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惟於凶者有矣為惡者夫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運難知為善者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鄭厚曰景雲元年韋氏弒中宗立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入北軍討亂誅韋氏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舊史曰廉王可以律貪吏臣不能輔尋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難惟取當年之樂孝和

帝越自負袞遷于房陵崎嶇瘴厲之鄉契關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梁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已力洎絳除金虎再握璿衡不能罪已以謝萬方而更曼遊以隳八政有豔妻之媚黨則槩偶爭衡信妖女以撓權則彝倫失序有敬內之覆族節愍所以與戎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漢晉之惠盈輩為優苟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土德去矣

睿宗

睿宗玄貢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也長而溫恭好學詰訓工草隸書徙封豫王



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奉皇后弒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甲辰睿宗即皇帝位立隆基為皇太子。八月癸巳罷墨敕糾封大官

二年十二月丁未作潑寒胡戲

先天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開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贊曰孝和元吉皆肖先人率青骨禮取樂於身夷塗不綬覆轍攸遵址以持聖嗣賴有賢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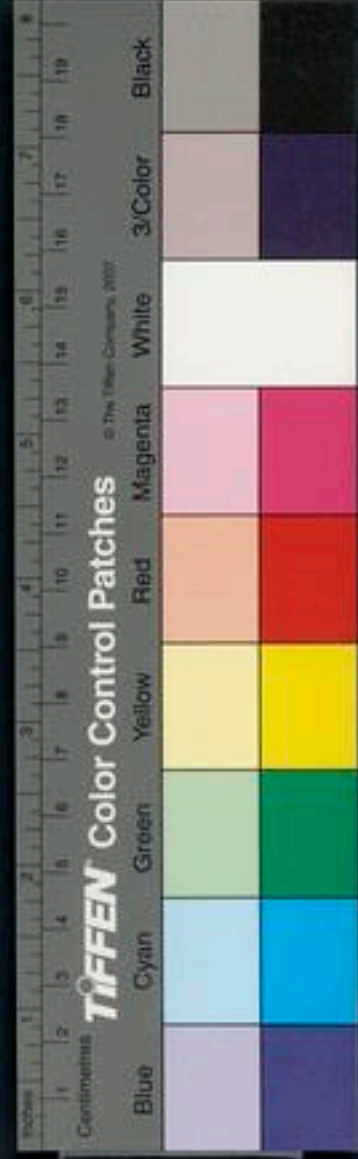
玄宗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

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前星有變睿宗曰傳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惶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皇太子乃御武德殿八月庚子即皇帝位

開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司馬光通鑑考異曰玄宗實錄皇后於二月三月事

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
后祀先蠶大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以
來廢闕此理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云辛卯
按制書云今年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遠今從玄宗實
錄



錄書三月辛巳皇后親蠶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

二年正月壬午以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係囚祠
名山大川。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七月乙未焚
錦繡珠玉于前殿戊戌禁採珠玉及為刻鏤器玩廢織錦
坊

司馬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
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九月庚寅宴京師侍老于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
八十以上鴻杖

三年

舊史云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
心中有關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
侍讀

○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

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曹賜陪官及學生帛
九年

舊史云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
今減二策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後用寧軍
國初令有司設食



十三年正月戊子遣使宣慰天下。九月丙戌罷奏祥瑞。

十一月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十七年十一月戊申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

十九年正月丙子耕于典慶宮。丙申立太公廟。八月

辛巳以千秋節降死罪以下原之。司馬光通鑑考異曰十

日宴百官注實錄云癸亥所按長曆是月巳未朔癸亥五日也顏况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

設也是歲揚州糧稻生。隋書曰糧力舉

二十年十一月辛丑賜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

品以上一子官民酺三日。使昭曰酺薄酒反漢律禁三人

二十一年四月乙卯遣宣慰使黠陟官吏大繫囚。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籍田。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氣于東郊禁王公獻珍物。

二十七年二月丁亥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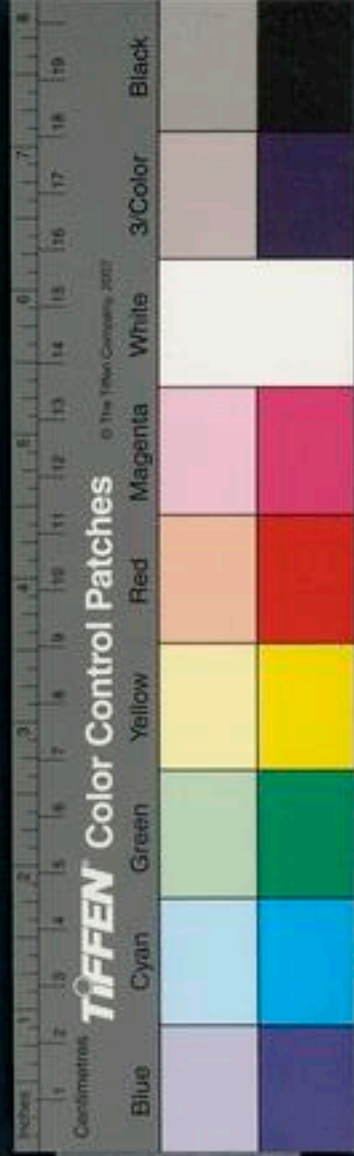
范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

而不改以為法漢哀惑於妖讖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

周宣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

興兼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使其

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年正月丁酉立玄元皇帝廟。五月庚戌求明道
德經及莊列文子者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詔京文武官材堪刺史者
。二月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二年正月丙辰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

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為載。十二月癸丑詔天下家藏孝
經

七載五月壬午以魏周隋為三恪

八載閏四月丙寅加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增祖宗
帝后謚

九載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為三恪

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
巳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
自蜀郡大赦靈武從蜀郡扈從官瘞陣亡者致祭之以蜀
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上元元年建巳月帝崩年七十八

互註詔王仲丘等撰定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

備禮樂志四方治定歲屢豐稔張說倡封禪議以夸成

功上開元天寶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

間斗纔二錢絹一匹錢二百天子驕於佚樂始駮刻



及祿山反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論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幾致刑措天子亦喜邊功遠近煇益賊起而獄訟繁矣刑志箴書莫感於開元藝文志於宮西南置樓名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魏神武汛掃氛垢日月所照無不濡澤張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崇儒

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張開元文物彬彬贊吾

雖睿天下肥矣韓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

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

志滿意驕終之胡雖亂華身播邊陳贊穆宗問開

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曰玄宗身殘憂患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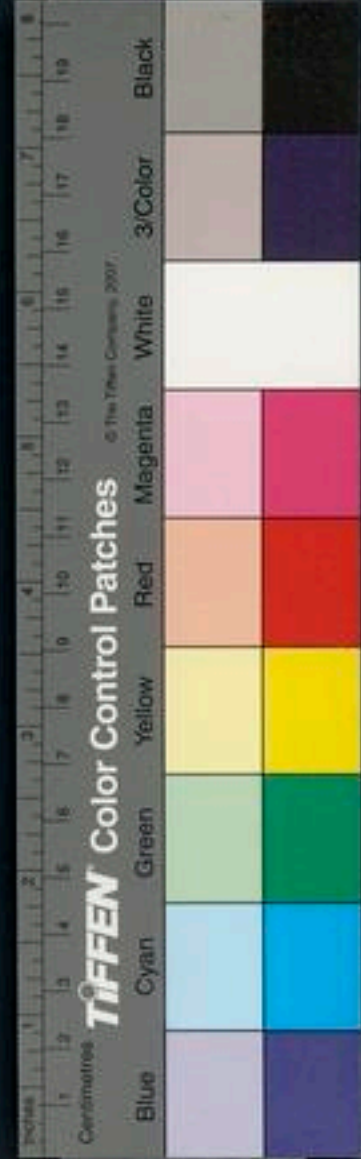
即位得姚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植任用姚

宋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韓躬定大難

首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議尊用舊老採擷群才

朝清道泰垂三十年陸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

遂安杜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



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惟群錮發酷吏懲無良

群臣化之革苛矯之風爭以惠利顯故叶氣嘉生薰

為太平循吏舉通經士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

臣之同博稟群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稱開元焉學

傳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錄文藝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且睿

宗在位三年立太子隆基為皇帝自尊為太上皇帝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

自高宗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

續中宗不免其身高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

監矣而又敗以女子繼相楊貴妃方其厲精政事開

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際曰幾居帝反開元中河

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際曰天寶以來

不賞計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

不悔崇曰天寶十四載祿山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

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史臣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文之以禮樂

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徵律之臣杜其姦也

焚後宮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祭文樂而出宮嬪明其教

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叙友于而惇骨肉厚其

俗也蒐兵而責師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校吏能也廟

廟



唐書卷之...
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
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于獻納長轡遠馭
志在於丹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自天寶已還小人道
長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
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
其偽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併棄借哉
贊曰開元握圖永鑒前車景氣融朗昏氛滌除政纒勤
倦妖集庭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初

諸儒唐書詳節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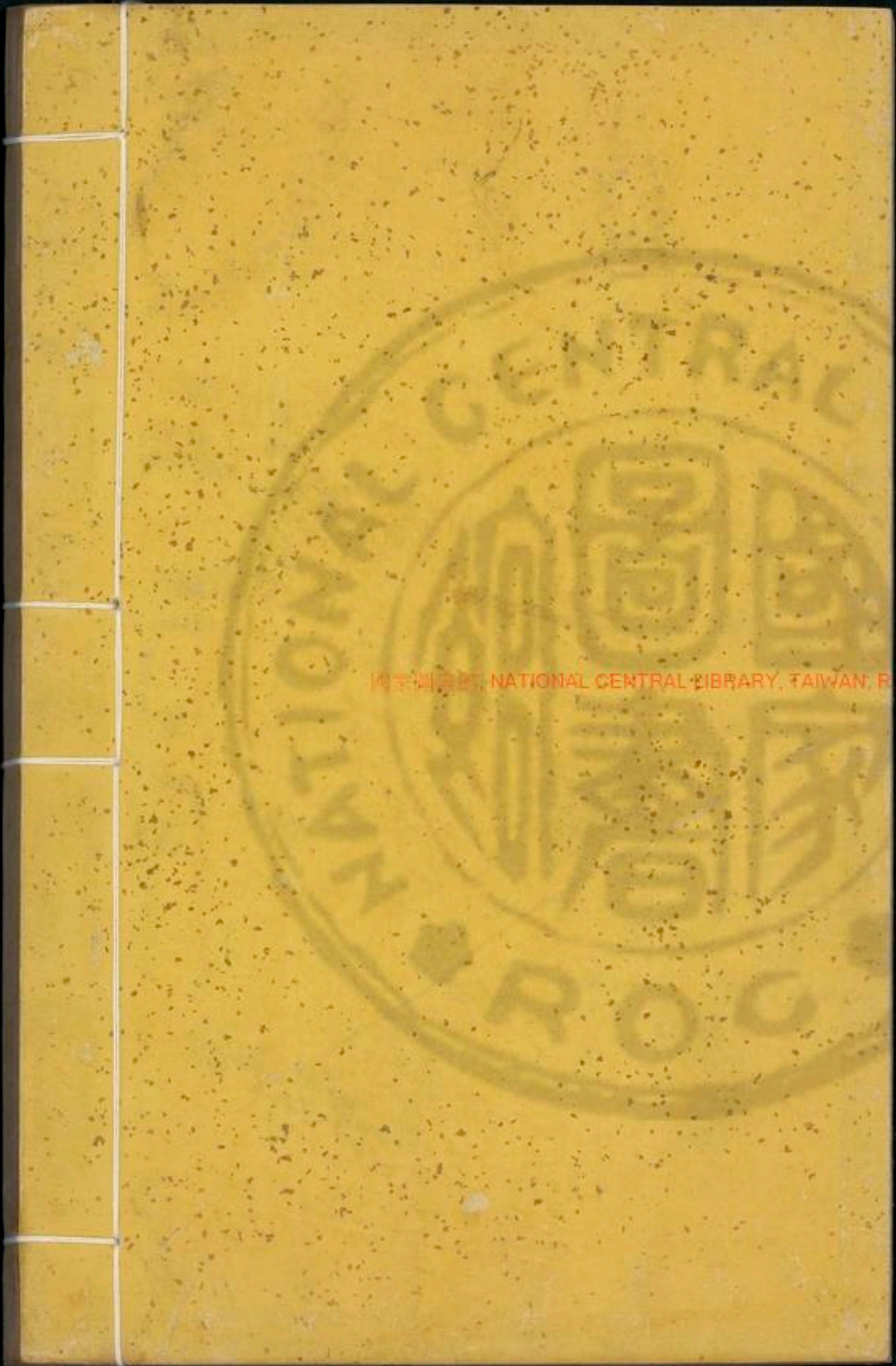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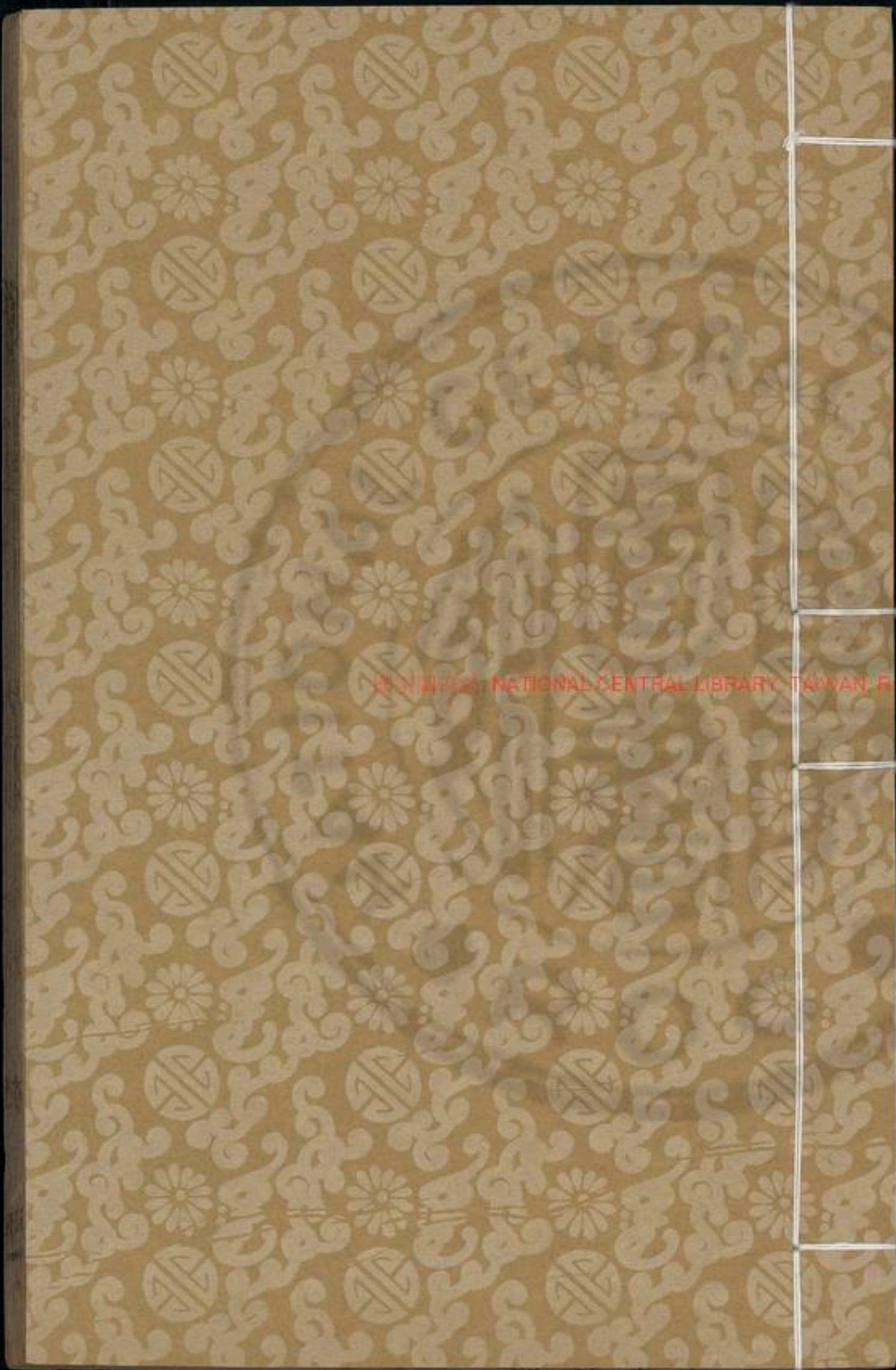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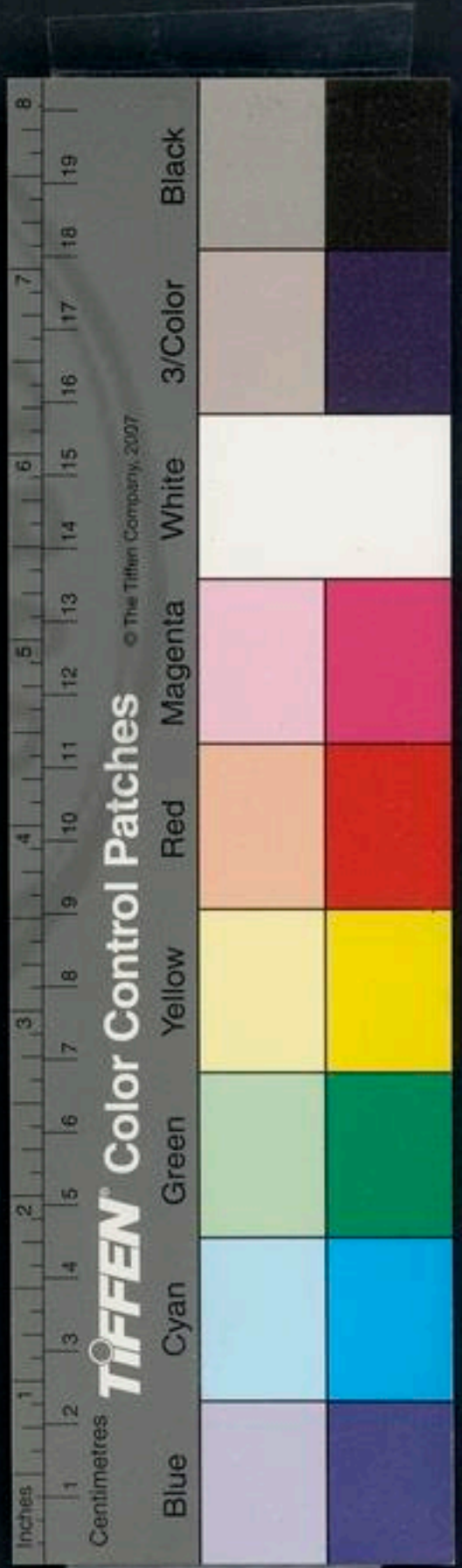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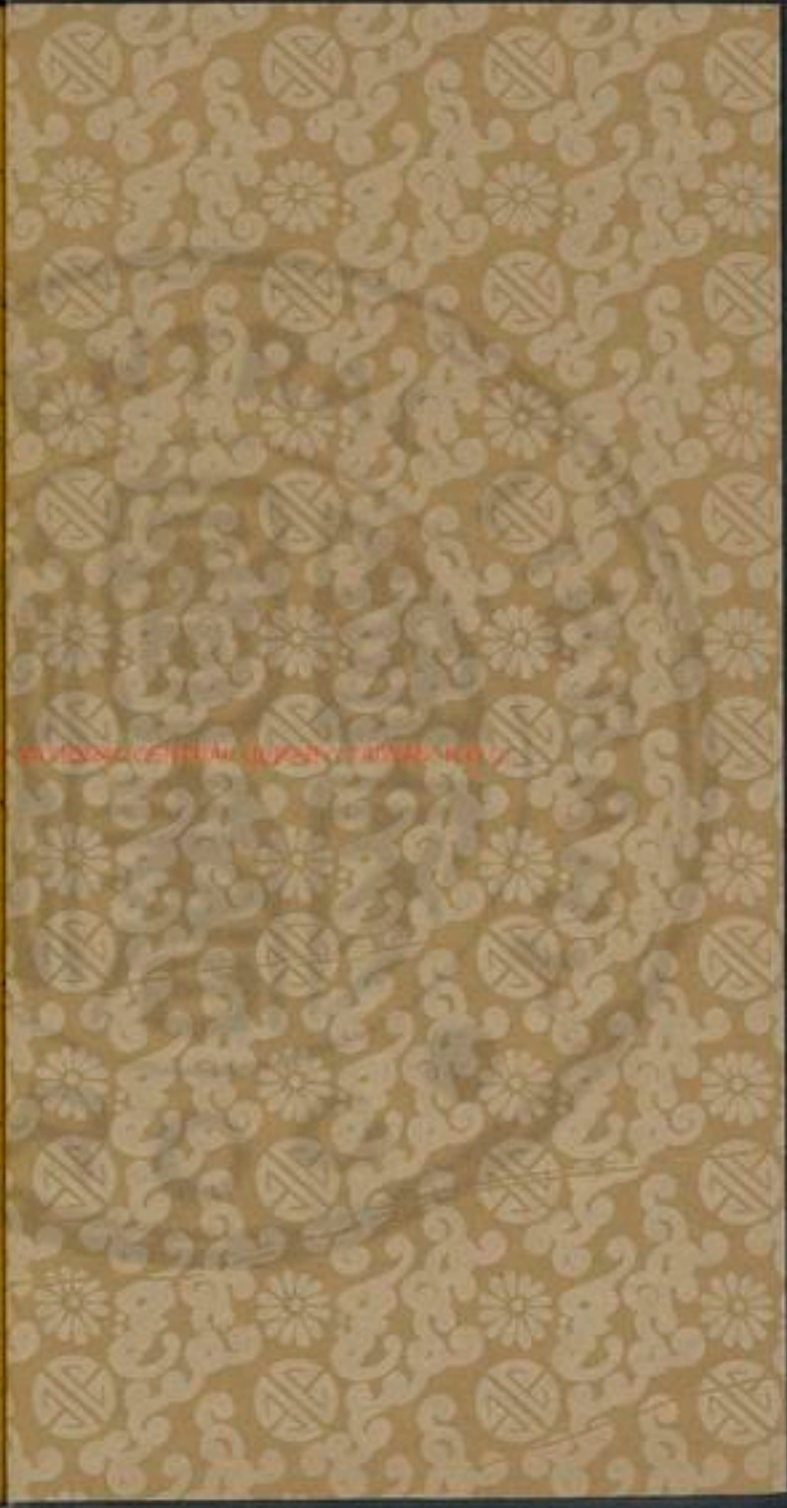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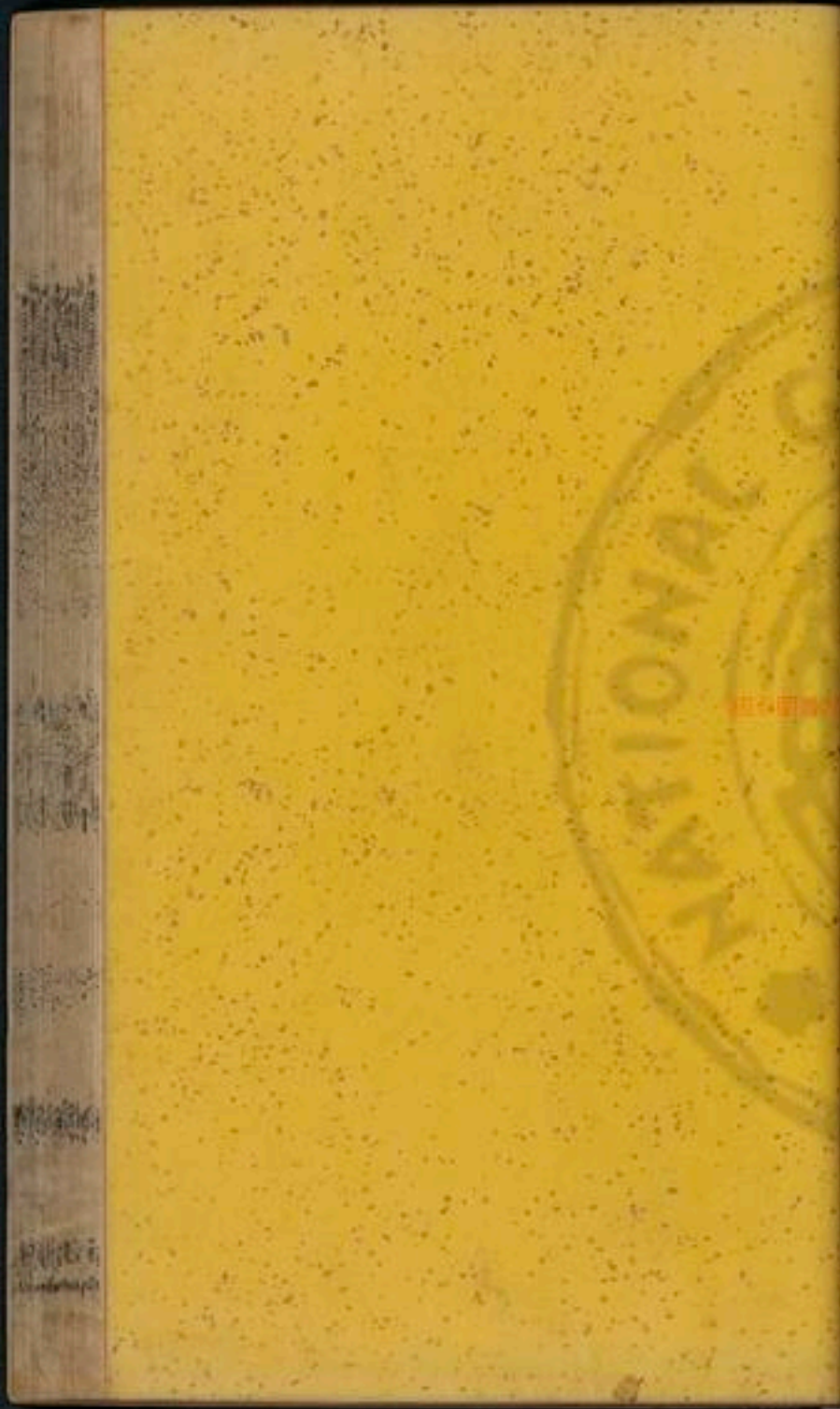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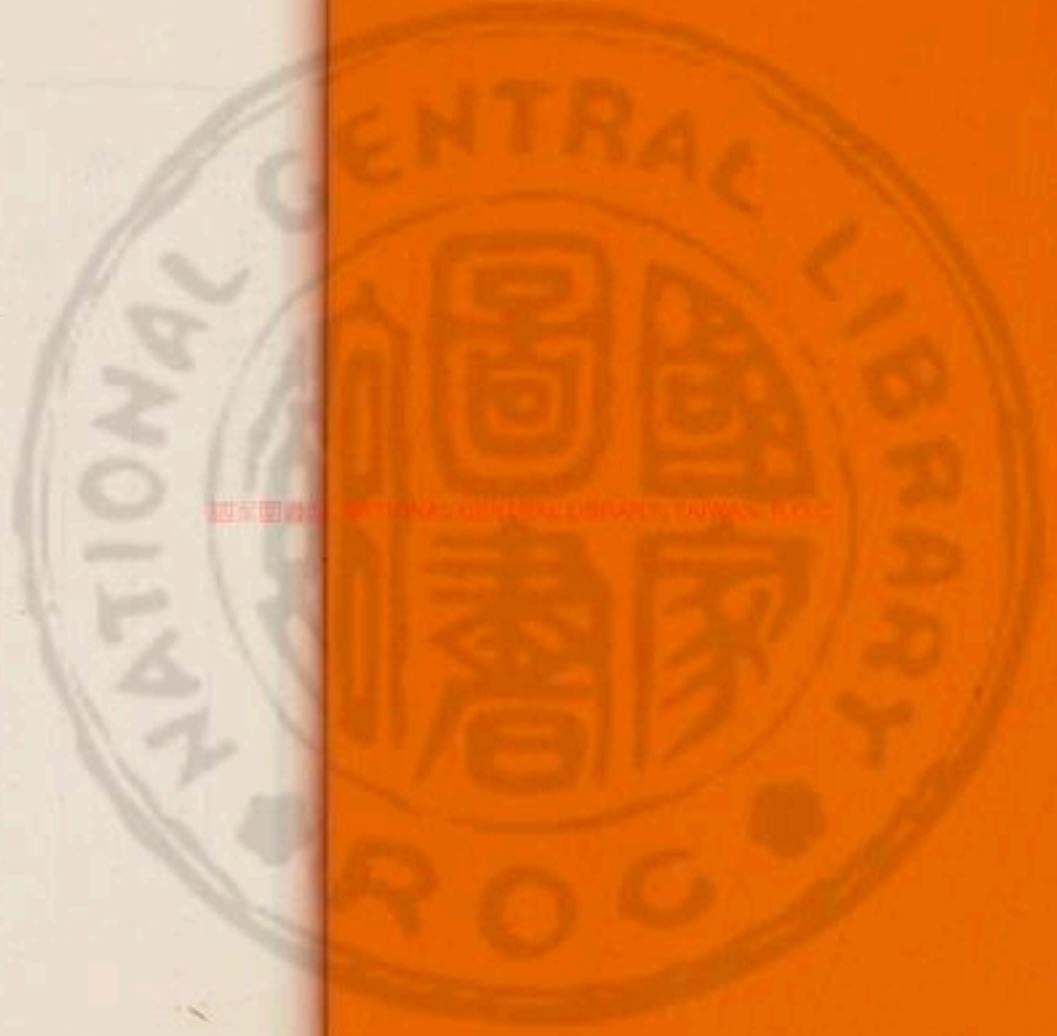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33781 v.12



帝紀

肅宗

肅宗

謚曰文明武德大聖皇帝

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

后楊氏性仁孝好學玄宗尤愛之立為皇太子有司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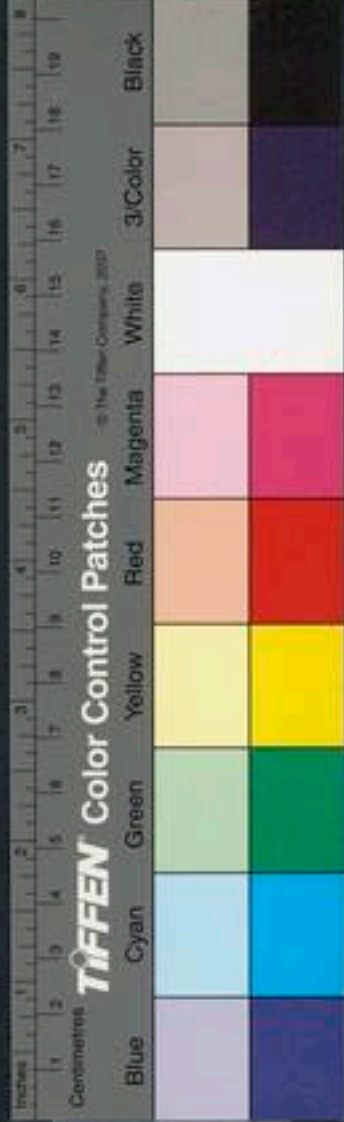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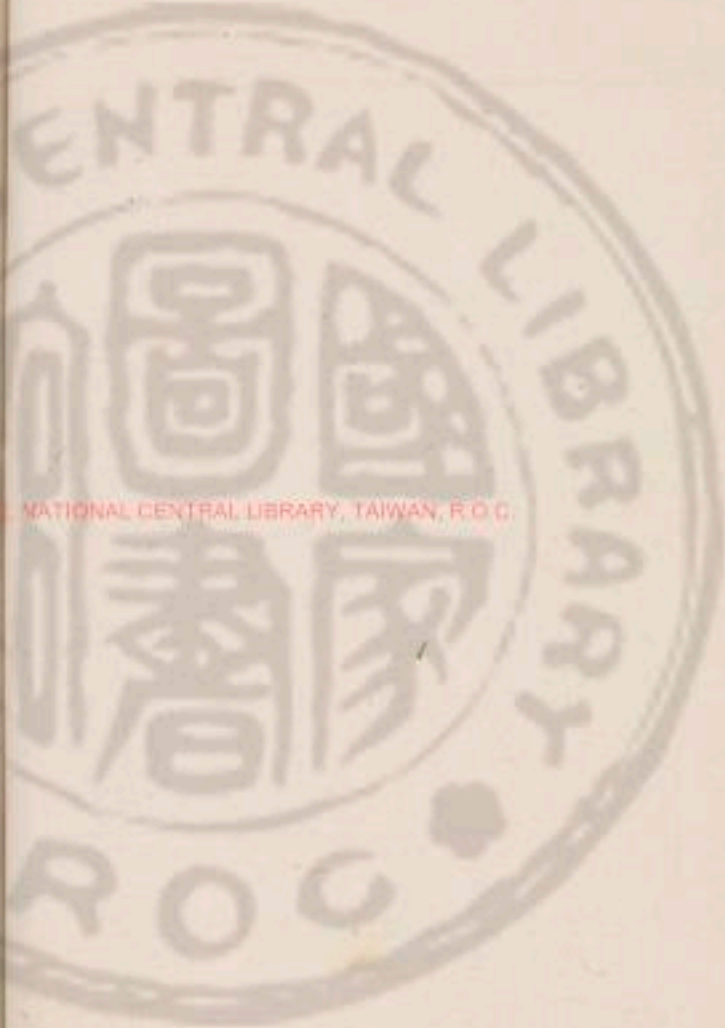
禮其儀有中嚴外辦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

公卿議蕭嵩裴耀卿請改外辦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

乃從之。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

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

陝西布政司重刊



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馬嵬董衛曰嵬五回反在咸陽西父老遮道請

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七月辛酉至於靈武王崇曰舊史云即壬戌裴冕等

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即位于靈武位於靈武城南樓

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舊史云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為天子

吾知貴矣。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乃

自稱帝此乃太子忘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

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

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耻

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而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石敏若曰論者譏肅宗以太子奉命討賊不宜遽即位

攘父亦非也夫父在而子奪其國乃唐家故風肅宗

尚何責然必肅宗即位而後安史可平何則明皇晚節

任使不明斥蔡忠良一日聽讒而殺三子天性尚爾况

踈者耶使將相竭股肱奉天子經營寇難賊平之后太

子功高能保社席讒言不行左右中傷不作邪將相排

徊顧望則亂未寧矣然則為肅宗者柰何曰假天子號

以除戎使將相赴功無疑而後復位上皇退居春宮以

俟與子庶幾得道之正也

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弑其父祿山。九月癸卯復



京師。十月壬子復東宮癸亥迎上皇天帝于蜀郡講史云上

御與慶敬奉冊上皇徽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

命寶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乙巳上

上皇天帝冊號曰聖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贈死事諸臣

。四月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大赦賜文武官階

勳爵天下非租庸母輒役使有能賑貧窮寵以官爵京官

九品以上言事二王三恪予一子官

二年三月壬申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滏扶史思明終安

慶緒

上元元年閏四月大赦改元賜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為

武成王復死刑三覆奏。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內

二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范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改制改號可以致

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

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停貢鷹鷄狗豹寶年曰鷄代以京

兆府為上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

都太原府為北都。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乙丑皇太

子監國大赦改元為寶應元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



唐書卷之二十一
三
為四月丙寅李輔國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史臣曰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戎羯負恩奄為豨突然象遽興於轍下胡越寧慮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發生於不意也所幸大王去國幽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今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朞月而關隴底平故兩都再復於興慶九廟重勻於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為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

親靡怠寢門之間會參孝已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略殘妖未殄宜先恢復之謀餘孽未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功伏奏輔國贊成糾轅躬耕於春郊翠幃先簞於蘭館或御殿曉宣時令或登壇宿禮貴神體即宜然時何暇給鍾縣未移於籊籊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祝史疇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効忠旄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么麼寧親復國肅廼休哉

互註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李勉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史思傳喜刑名器亦刻深朝廷屢起大獄刑法



志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藩鎮往年逆賊狼
 蒼在四方者幾百萬可謂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
 武合弱旅鉏疆寇會不踰時復兩京收河南。恨愧
 陵廟為羯逆傷汗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
 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疆以危
 取安之繇也元結傳
 贊曰天羊犯順輦輅播遷兇徒竟斃景祚重延星馳蜀
 道兩泣望賢孝宣之謚誰曰不然

代宗

代宗諡曰睿文肅宗長子也母章敬皇后吳氏

諸孫代宗最長為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愠不形于色而好
 學彊記通易象祿山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
 於兵間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楚王乾元元年四月立為
 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為祥乃更名
 豫肅宗云上元三年號止稱元年而楚州獻定國寶十有
 二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改元乃以
 元年為寶應元年肅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廣德元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

帝。壬子大赦改元免民逋負戶三丁免其一王崇曰凡

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二為下六十項賜內外官階勳

為老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



爵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圖形于凌煙閣

三年正月丙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乙卯立

雍王适為皇太子

永泰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浮屠象于光順門。十月

癸丑歛民貲作浮屠供

大曆元年二月吐蕃遣使來朝。十一月甲子給復流民

歸業者

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

舊史云詔云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
在焉更是以理人人是以奉吏則官稱其祿祿當其秩

然後上下相樂公私不置晉漢光武時及魏太和

減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其一隅今連歲治戎天

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惻然人寡

吏多困於供費欲其蘇息不可得也該令廉耻守分以

奉科條猶有祿廩之煩後使之弊而况貪猾縱欲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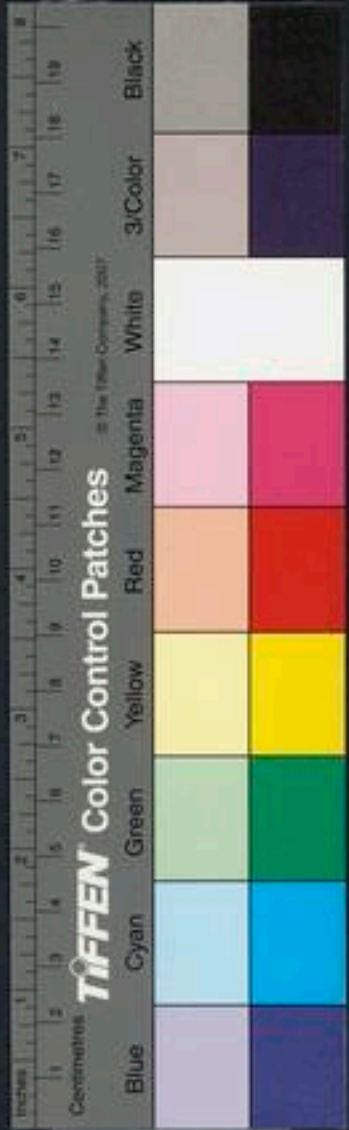
踰典章作威以虐下厚歛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

一員足以為治奚必貳佐分掌而後治邪自京畿戶口

減耗太半職負如舊何以堪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

急之吏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式從嘗便其京

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員尉兩員餘縣各減丞尉



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

○十一月辛未禁畿內弋獵

獵重禁曰弋逸
燒反獵射也

五年六月己未錄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之

後

六年四月

舊史云上御宜改殿試制舉人至夕
策未成者令大官給燭俾盡其才戊寅藍

田西原地陷禁大綱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具綾為龍鳳麒麟

麟天馬辟邪者

網號見反

舊史云詔纂組文繡害女工今師旅未息黎元罄空豈

可使淫巧之風有虧常例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

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透背及六

綾錦竭鑿六破已上並宜禁斷使長行高麗白錦大

花文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八年正月甲辰詔京官三品以上及即官御史歲舉刺史

縣令一人

九年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

十二年四月癸巳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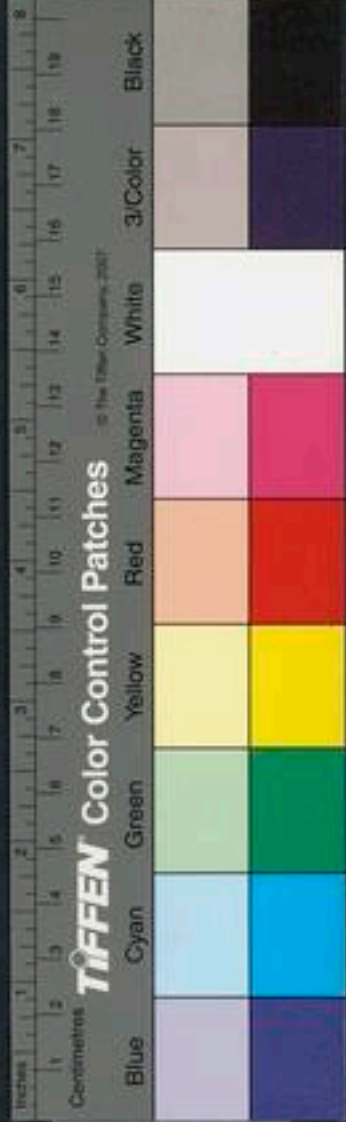
狀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勒副章

王崇曰匭居
委反匭也垂

拱元年置匭於朝令上表者投之
有廷恩通玄直諫申寃等四匭○七月丙子詔尚書御

史大夫左右丞侍郎舉任刺史者

十四年五月辛酉帝崩年五十三



互註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再三欲以先天下

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

道尚侈麗以自媚金賈志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

用刑為戒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

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

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刑法志大孝因心與天罔極

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高郵箋發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

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

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任蜀諸鎮之兵紀

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

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

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誠於心王崇曰延和元年星官

曰傳德避災吾意矣矣七日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若高祖

位太子悼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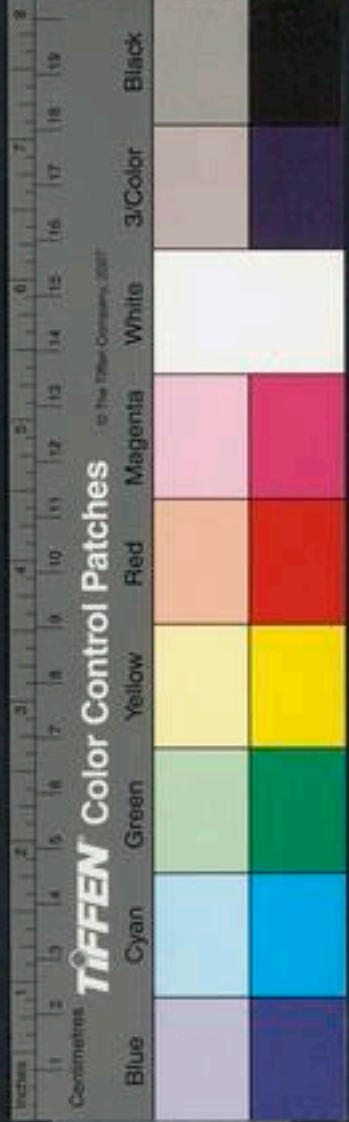
玄宗豈其志哉高祖曰秦王稜建成元吉而授位

于肅宗皆非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

之主也崇曰代宗時安祿山安慶緒雖死史思

史臣曰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決金堤火炎崑岡雖神

禹之乘四載玄冥之灑八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燄



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百蠻及天寶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祿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也則思明再陷於河洛大曆之失馭也懷恩鄉導於武威自二盜合從九州鼎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疲於轉輸室家相吊人不聊生而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殷憂於避狄然而代宗皇帝少厲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偽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兇渠傳首叛黨革心關輔載寧種戍漸沮至如除輔國

之惡議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僕固撤樂而悼神功懲繆載之奸回重哀綰之儒雅脩己以讓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李虛權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過歟。替曰群盜方梗諸戎競浸猛士嘗膽忠臣痛心掃除氛沴敷衍德音延洪納祉帝慮何深

德宗

德宗諡曰神武皇帝諱适代宗長子也母曰睿貞皇太后沈氏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閏月丙子



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鷄戊寅罷山南貢枇杷江南
 甘橘非供宗廟者辛巳罷色府歲貢奴婢癸未罷梨園樂
 工三百人唐曰開元二年玄宗選樂工數百人自劍南貢
 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丁亥出宮
 人放舞象六月己亥減東輿服御士庶田宅車服踰制者
 有司為立法度禁百官置邸唐書曰余
 反賣也販鬻

舊史云德宗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
 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
 獻祥瑞及奏珍禽奇獸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
 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分給所在充軍儲故諸國所

獻馴象及豹狍聞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
 人於是中外皆悅淄清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始思致太平知
 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
 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
 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後其獨智而不本於人
 情故也蓋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予官。丙午詔六品以上清
 望官日二人待制。癸亥舉可刺史京令者。七月辛卯
 罷權醕。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建中元年初定兩稅

崇口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

年墾田數為定

發租庸調法

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

年四月甲子借商錢際旦時兩河用兵月發百餘萬太常博士陳京請括富商錢大索長漆竹木。十月李希烈反。九月丁亥初稅商錢茶

○十一月甲戌稅屋間架筭除陌錢蔡曰度支趙黃所奏為問上至稅錢二十中至稅十下至五百除陌者每屋兩架與及賣買每給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尤祖禹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乘欲速之功不務

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

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

之患此後世之深戒也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

丁巳朱泚犯奉天

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七月丙子次鳳翔。貞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改元罷權稅。八月襲封配饗功臣子孫。三年正月丙申詔減御膳之半調貧乏者授以官



三年七月乙卯

舊史云詔朕須錄典師備邊資用不始遂權議裁官以務非事近開授官者皆

已隨牒之任扶老携幼盡室而行奉祿未請歸還無所衣冠之弊派寓何依其宜勅所裁官員並宜仍舊初既成員

內外咨怨延賞懼李洪初入相乃諷諫官論之乃下此詔

九年正月癸酉復茶稅

舊史云初稅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舊鐵使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

也此始

三十一年正月癸巳帝崩年六十四

史臣曰帝初總萬機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疑旒延納於儻言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囚燔放文華之馴象減太官之膳戒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權商而絕貢奉百

神咸秩五典克從御正祚以而冊賢良輟庭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議加以天才秀茂文思佳華淵翰金鑿無愧淮南之作駕辭鈇槩何慙隴底之書文雅中興上高前代二南三祖豈盛於茲然而王霸迹殊淳漓代變揆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喪之秩輕取鄙夫之論歷觀近世靡不敗亡德宗在蕃齒胄之年曾為統帥及出震承乾之日頗負經綸從初罷郭令戎權非欠聽揚炎謬計遂欲混同華裔束縛奸豪南行襄漢之誅北舉指陽之伐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餽軍竭民力未聞於破賊一



且德音掃地愁嘆連覺果致五盜僭擬於天王二朱憑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涕零罪已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遂於揚炎而受伎不志於盧杞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贊曰聰明文思惟睿作聖保奸傷善聽斷不公御曆三九適逢天幸賜宴之辰徒矜篇詠。范祖禹曰德宗享國不為不久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

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陷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刻益甚於初矣自古姑息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准其不知過也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公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夏註帝始即位恭行慈儉儉京始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之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



傳相楊炎遂作兩税法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税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後淮南節度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趙贊又請稅間架筭除陌民益愁怨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志朱泚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同李德裕曰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親者惟裴延齡韋渠牟訖今謂之亂政

李石曰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任進之塗塞

奏請輒報罷省閑闕及月南臺惟一御史見本傳

順宗

順宗諡曰至德弘道大皇帝諱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

王氏

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學藝隸書禮重師傳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續詳曰胡船宮人為擢歌權直教及衆樂間發德宗驩甚頌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



唐書高祖卷之二 德宗紀 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種補曰於金德宗崩即皇帝位

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純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崩年四十六

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棄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高崇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年為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戲珠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驩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

憲宗

謚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諱純順宗長子也

母曰莊獻皇太后王氏貞元二十年立為皇太子永貞元

年八月即位罷獻祥瑞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負官

臣曰開元二年初有內教坊置于禁中蓬萊宮創更置左右教坊于京都以中官為之使曰是不諫太常



元和元年六月癸巳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

六年
舊史云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今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負其間有職出異名奉離本局府寺曠廢簪組因循者甚衆况欵財日寡而受祿益多設官有限而入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釀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

邑之地虛設群司一鄉之氓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伏請錯綜利病詳定廢置吏負可併省者併省之州縣可併合者併合之每年入仕者可停減者停減之此則利寡而易求官少而易理稍減冗食足寬疲氓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石其餘職田祿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已下多少可知艱難已來禁網漸弛於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常衆為相始立限約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

異將為求式須立常規制從之乃命芻蕘之李絳等詳定減省。詔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人如子視之如傷苟或風雨不時稼穡不稔則必除煩就簡借力重勞以圖便安以阜生業况邦畿之內百役所業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庸重以經夏炎曠自秋霖澍南畝虧播植之功西成失農登之望內乏口食外牽征徭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餒殍之患斯蓋理道猶鬱和氣未通示之於茲良所咎歎

七年四月癸巳詔民田晦樹桑二

一畝曰晦與畝同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考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

九年八月丙辰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

十二年九月甲寅李愬及吳元濟戰敗之克蔡州元濟伏誅

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命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以求藥。十二月庚戌迎佛骨于鳳翔

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等反庚子帝崩年四十三

通鑑

回實錄但云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者司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暇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曖昧終不能測其確實故但云暴崩



范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黨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無疑矣故正其事曰為弘志所弒

互註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頌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于頌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頌欲朕失人心也。天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凡所施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茲非太平世歟年穀屢熟符既交至李絳嘗稱太宗玄宗之

盛朕欲度幾二祖之遺德風烈何行而至李絳

曰陛下自視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漢文帝

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

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

無所論諍輒詰所以然上銳於立功而皇甫鏗以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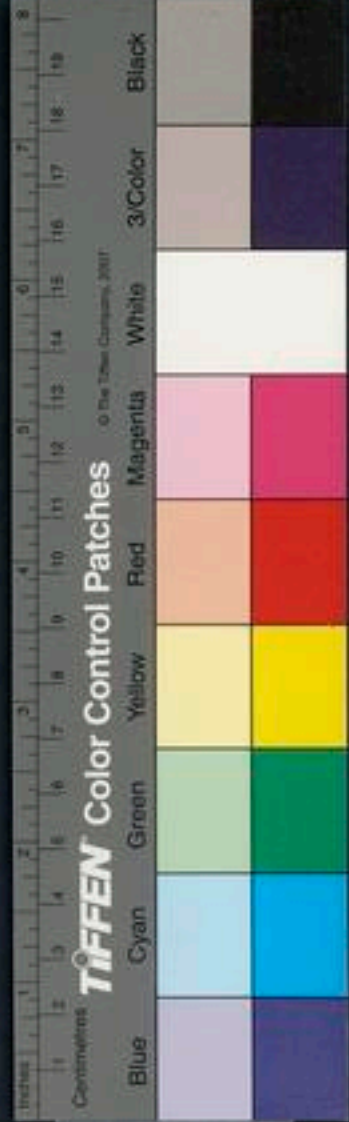
歛取宰相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上杜黃裳知帝銳

於治因言王道在修己任賢帝嘉納之由是剪夏平

濟滅蔡復兩河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黃裳憲宗中

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上選任精明故元和之治

百度脩舉稱朝廷無幸人裴瑄討蔡出入四年赫然



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裴垵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剝妖凶復張太平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裴垵傳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吳武新剪蜀亂厲精致治裴垵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聖德不可及。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百姓歌樂遍畎畝。聖明寬如億兆欣感李翱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畿闔關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

功治也韓愈謝上表

替曰德宗猜忌刻薄猜倉打反以鄰厚曰以疆明自任

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

不能容帝從祭厚葬安公輔諫帝當坦懷待之不從及

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德宗北別吉州

此板臣可以力服時兵屯河南等不辭財用日給

乃以趙贊判度支建言食商賈諸錢不足則問祭除陌

之暴縱及淫卒亂呼於市曰不奪汝商入就質矣不稅

次問祭除陌矣其倡和造作皆杞為之帝曰人皆指杞

唐書卷之三





好而朕及奉天之難深自微艾遂行姑息之政謂自德

字亂付奉天亂行姑息方鎮君師死由是朝廷益明已

不亡命取用軍司馬代之以狀衆情

方鎮愈彊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

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謂曰韓愈文曰平蜀平江東王

不從謂曰憲宗舉正師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謂曰憲宗舉正師

道謀議者欲羅度安一鎮及又帝怒曰度得金大地吾

倚度足破二賊時討蔡起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帝曰一

出之山是士奮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

順謂曰謂若王永宗納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

李靖臣論曰章武章典一裴度用則藩鎮為瘡之臣度

不用則藩鎮為唐之益故曰天下之患常起於內不起

於二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

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謂曰謂信

市鑄數以然患責左右繼踵得罪而不自安故嗚呼小

人之能謂曰謂若王永宗納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感焉

未有不為患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

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病疾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史臣蔣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

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

宗之政理如此既質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

之代猶須宰執臣以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

憲宗紀 一 二 為 達

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已
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
務多自臨決奸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
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
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
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群盜奮謀英斷近古罕傳唐室
中興已任昇已任昇縛之聚斂逐群度於藩方政道國
經未至衰借平服食過當關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
幾于理矣贊曰貞元失馭群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
爾聚我有宰衡權德觀兵元和之政聞于頌聲

穆宗

穆宗

繼曰小皇帝

諱恒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

氏

元和七年立為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即皇帝位。九月辛丑觀競渡

角觝于魚藻宮用樂

禮反調也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年三月癸亥旱遣使宣撫理繫囚察官吏

四年正月辛亥詔百官言事。壬申帝崩年三十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



唐書卷之三十一 穆宗紀
常亂在人而已匪降自天當軒皇御宇之秋則百年無
事及商辛握圖之日則四海橫流昔章武皇帝痛國命
之不行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俊聽覽英雄果能扼大
盜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載已終之士復入提封百萬
乃受弊之咎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鳩臬方革
於好音龜鼎俄傷於短祚苟或時有平勃之佐繼以文
景之才則連湊克融自縮螳螂之臂智與懷光敢萌狗
鼠之謀彊盜寧窺孟賁之金鉞諫不捨嬰兒之鉏觀夫
弄主可為痛心不知創業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
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可以坐馳九有

曾不知聚則萬衆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為讐敵仲長
子所謂至於連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
沉溺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誠哉是言
也。贊曰惠皇不令敗度亂政驕僻偶全寶賴遺慶皇
皇上帝為民立正此何人哉遂于鼎命

敬宗

敬宗

諱曰睿武昭

諱湛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太后王氏

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即皇帝位。三月壬子減宮禁經
費乘輿服御器皿鷹犬

寶曆元年五月庚戌觀競渡于魚藻宮。九月甲戌觀百



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

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帝崩年十八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
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有昭憲昭肅
英特不群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
頓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賴裴度
復任炳諧夜狡童兮夫何足議。范祖禹曰周公作無
逸曰任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
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特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
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
之多少係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文宗

文宗

諡曰元聖昭獻孝宣帝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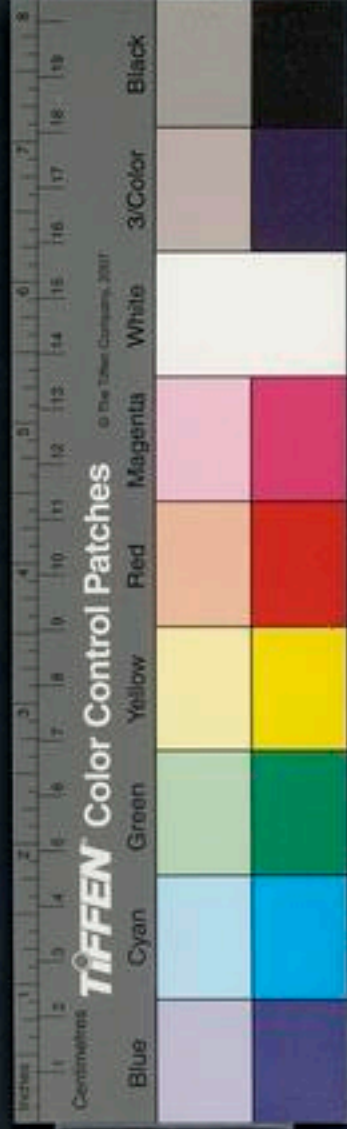
肅氏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即皇帝位。庚申出宮入
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負千二百七十人縱五方
鷹犬停首纂組雕鏤金筐寶飾林榻

太和三年三月乙酉罷教坊日直樂工。十一月甲午有

事于南郊詔母戲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撩綾機杼條反

史記曰梓直呂
反熒之持緯者

舊史云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着緋縠綾羅等衣服帝



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常處仁戲夾羅巾帝謂之曰此
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中服從他諸戚為之雅
卿非所宜也南郊大赦節文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
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為戲機杆織麗若花絲布撥綾之
類並宜禁斷勅到日機杆一切焚棄

四年四月壬戌

舊史云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為理本
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興夜懷雖絕
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諭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
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
寶固啓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蓋朕教道之
未敷使兆庶昧於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至理歟
用念慙歎故茲申勅。又曰寒食節上宴群臣於麟德
殿是日新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
亟命驅出

七年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茶。閏七月乙卯以旱避正
殿減膳徹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八年四月丙戌詔答罪毋鞭背

九年

舊史云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稅



自涯始也

○九月己巳李訓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史云奸臣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貶黜朝廷
悚震人不自安下詔曰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
以求賢勵實德以容衆頃者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
翬朋比之風翕然相從實數疊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
肖並馳退跡者咸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蓋
之氣堙鬱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
列和安自古及今未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流風
掃清朋附之徒正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
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
曠然明喻朕意。又云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
江四岸皆有宮臺殿百司靡署思復昇平故事故為樓
殿以壯之新造紫雲樓彩霞亭

十月辛丑殺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殺王守洵。壬戌李訓

王璠等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乙丑仇士良殺王涯

王璠等已巳殺韓約十二月壬申殺李正素顧師邕

開成元年正月乙亥停獻鷓鴣為畋犬

二年



舊史曰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正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三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令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分之一給衣賜自留州送使兵十衣食之外其餘四十五衆仰給度支矣。又云上謂宰臣曰新修開元政要如何楊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欲以此書傳宗子孫則宣付臣等參定可否緣開元政事與貞觀不同玄宗或好畋遊或好聲色選賢任能未得盡美撰述示後所貴作程豈容易哉

五年正月辛巳帝崩年二十三

更臣曰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閣寺秉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化危為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在藩時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洎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輔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隻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



皇太后敬宗母齊曆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
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
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為賜遽取
筆改賜為奉宗正寺以祭器朽故請易之及有司呈進
命陳于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悽然尤勤于政理凡
選內外群臣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
書用鴻臚卿張賈為衢州刺史賈好博朝辭帝謂之曰
聞卿喜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
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耶內外聞之悚然而帝以累世
變起禁閹尤側自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

制御無術大謀既悞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
帝王之才雖肝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贊曰昭獻統
天洪惟令德心憤仇耻志除凶慝本殄孽魑又生鬼蜮
天不好治亂由何息

互註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
屢請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
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選舉好治躬自謹畏

然閹官肆虐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
不可勝數心知其寃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法刑
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甸春秋可讀帝曰朕見



唐書卷之二十二 文宗 卷之二十二 文宗 卷之二十二 文宗

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

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傳即位十年不得治

本。問致太平之難歎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

日即氣拂吾膺李石御正殿求直言恭儉求治劉蕡

太和後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李德裕嘗歎曰去河北賊

易去朝廷朋黨韓宗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

太平乎僧孺曰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

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足為盛亦足為治矣

牛僧孺傳

武宗

武宗諡曰至道昭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

韋氏開成五年即位

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四年十二月

舊史云勅郊禮且近獄囚數多繁欸已成多有宰覆其

兩京天下州府見繫囚已結正及兩度曾經伏歛者並

令先事結斷訖申。又云時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

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相取可否後人數不多

宰相延英論之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

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誘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



唐書卷之二
武宗紀
放子弟即大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執耳李德裕對
曰鄭肅封侯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
兄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朴之徒並令
落下抑其大甚耳德裕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
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
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術然朝
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
間事臺閣儀範班行矩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入
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半級固不能熟諳也則子弟
成名不可輕矣

五十年正月辛亥作仙臺于南郊○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
尼為民

曹文云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寢
興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壞法害人
無渝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有受其
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
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
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田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
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常釐革剷除不

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遺議弊之可革斷在不
疑而中外諸臣協予正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
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
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
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於戲前古未
行○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歸
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意○
石敏若曰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
浸盛天下向奉日久始如三綱五常不可須臾離也唐
信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帝奮然不顧不

恤怨誅器其後宅其廬盡髮天下髡革千歲之弊於崇
朝可謂不世之偉績矣未幾而愈熾者抑其入于人心
者甚固人見佛之廢如焚書坑儒然悵悵然不足其思
復之則武宗又安能櫻人心於長久嗚呼聖賢注意於
異端之初者正為是也

六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三

史臣曰開成中王室寢卑政由閹寺及綴衣將變儲位
遽移昭肅以孤立維城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
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厲天驕失國路孽
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略底



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蹈章武出師之迹繼元和
戡亂之功然後延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棲心玄化物
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屠之
法懲游墮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
興之繆紊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
斥異方之說况身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
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
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如吐火吞刃之戲乍觀而使
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窄融何充
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誰與正論一朝烈燄

金狄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哲
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
以俟河清昭肅明斷然聽斯蔽矣

宣宗

宣宗

諡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恭
智章仁神聰欽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

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為不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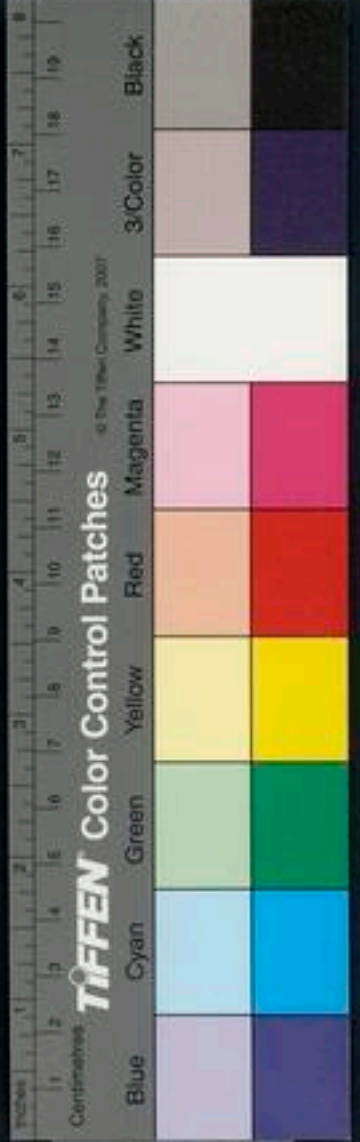
會昌六年三月即位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

膳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

犬。閏三月大復佛寺

二年七月己巳續圖功臣于凌煙閣





三年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次對

四年四月壬申以兩錄詔京師關輔理因蠲度支增歲右部通貢

九年七月庚申罷淮南宣徽浙西冬至元日常真以代下

戶租稅

十三年八月癸巳帝崩年五十

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

子也傳厚曰謂如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

宗不能明弘志等之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

已是可歎也蘇曰文宗引李訓鄭注在中街重召陳穆

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

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王崇曰穆宗在位四年

不能言而崩敬宗在位二年田獵夜還與劉文宗恭儉

儒雅出於天性常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

於治崇曰文宗用魏徵之後魏嘗以希正觀之間取魏

後特詔書謂李石曰我思正觀開元以視今日則

氣拂吾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

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

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然其仁

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

因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崇曰

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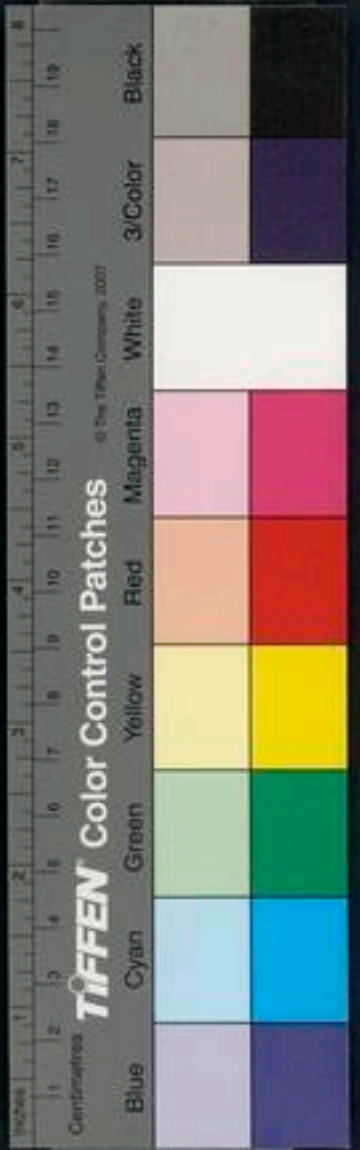
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

訓言陛下宜往即華如舍元殿頌中尉仇士良等驗之
訓因欲盡殺宦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庶幕見執兵者士
良等驚因曰急矣既扶入東上閣擁訓黨千餘人斬
之宦豎等知事連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為不悟士良等
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夜半直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由
過失帝俯首而已自此鬱鬱不樂以至棄天下云
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傳說
為商高宗武宗用一德裕遂成其功烈曰德裕嘗
自任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
計行是時王室幾於中興甚銳崇曰武帝即位察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
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崇曰方士趙歸以術
與語養生之術耳不聽於是扶術詭民者進帝志衰焉以此見非明智之不惑者
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仁

恩崇曰宣宗嚴重寡言常曰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

朋黨之所銷蕩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
敏中令狐綯號為一時柱石然其施設可觀矣況其下
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
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原度治勢鼓舞長
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史臣曰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
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
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曰權豪歛迹



唐書卷之二十二
宣宗紀
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閹寺孽氣由是刑政不濫賢
能效用百揆四獄穠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任宮
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樂
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
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
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爵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
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誠曰勿令勅使知謂
子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喜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
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
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

留一年俟於羅浮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
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
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冥數其若是乎而帝
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
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搗翰有所慊然。贊曰李之英
主實惟獻文稅釋盡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漢消氛
到今遺老歌詠明君

懿宗

懿宗

諡曰昭聖恭
惠孝皇帝

諱淮

取猥

宣宗長子也母曰元昭皇太

后晁氏。



大中十三年八月即位

咸通八年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囚罪出宮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飛鷹鷂禁延慶端午節獻女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更臣曰嘗按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脩舉中外無疵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擾恭惠始承丕構頗亦勵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數給之內洋洋頗聲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其可得乎及蒙結蠻陬奸生戎卒發五嶺之輪轉

寰海動搖徵二蜀之扞防蒸人盪覆徐寇雖殄河南幾空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爭業以諛佞為愛已以忠諫為妖言爭趨險陂之塗罕勵貞方之節見豕負塗之愛豎非次寵升焦頭爛額之輔臣無辜竄逐是以干戈布野窮歲彌年佛骨纒入於應門龍輻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士夫陵夷禍階於此雖有文景之善繼難以興焉自茲龜玉之不昌固其宜矣黃髮遺叟言之涕零。贊曰邦家治亂在君聽斷恭惠驕淫賢良貶竄凶豎當國儉人滿朝奸雄秉釁貽謀道消

僖宗



僖宗

諡曰惠聖恭
定孝皇帝諱儆

第五子也母曰惠安

太后王氏

咸通十四年即位大赦免水旱州縣租稅

乾符四年三月黃巢反陷鄆沂二州。中和四年七月壬

午黃巢伏誅

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

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年二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崇曰

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立宣宗王宗奭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

宗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

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

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

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支

蓋亦天人之會歟楊德曰謂應劭之黨為黃巢黃巢之黨為朱溫

昭宗

昭宗

諡曰聖德景
文孝皇帝諱晔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憲皇太后

王氏始封壽王僖宗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即皇帝位

天祐元年六月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

以討朱全忠八月壬寅全忠以兵犯宮門帝崩年三十八

哀帝



哀帝後唐明宗追謚曰諱祝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光烈孝宣帝氏朱全忠弑昭宗矯詔立為皇太子實呼曰矯居即皇帝天反計也

梁隱平二年二月遇弑年十七謚曰哀帝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庸愚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貞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秀兵部既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

極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又卷勛華受命揖讓告終逆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社義則延供虞賓之禍非止二宗

諸儒唐書評節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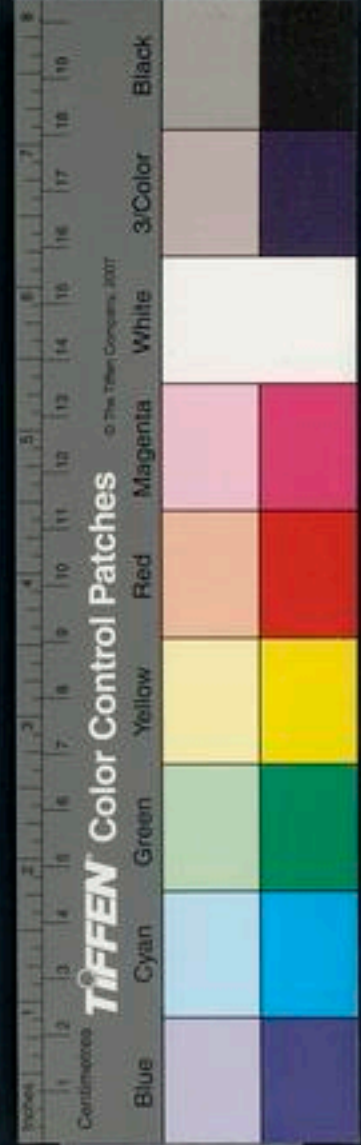
唐詩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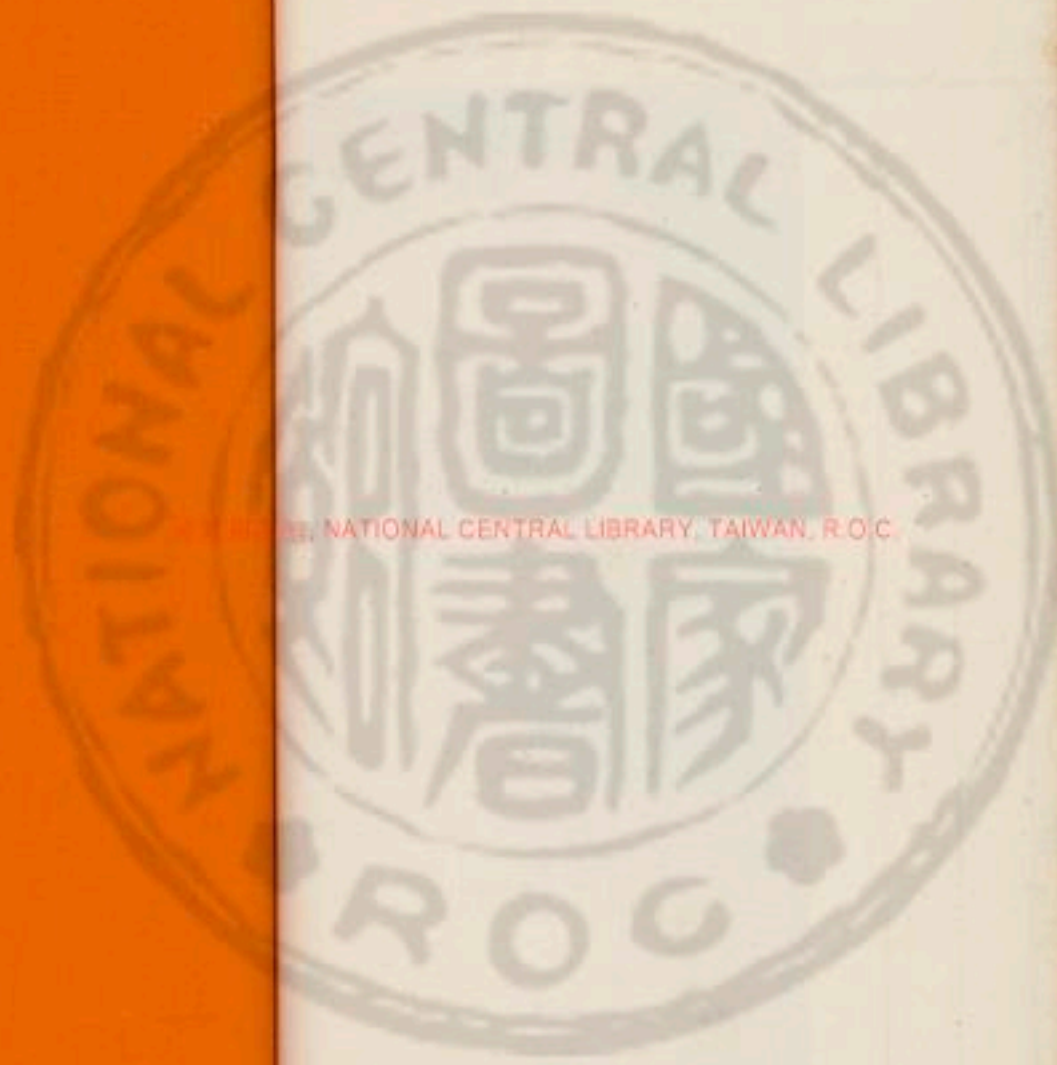
身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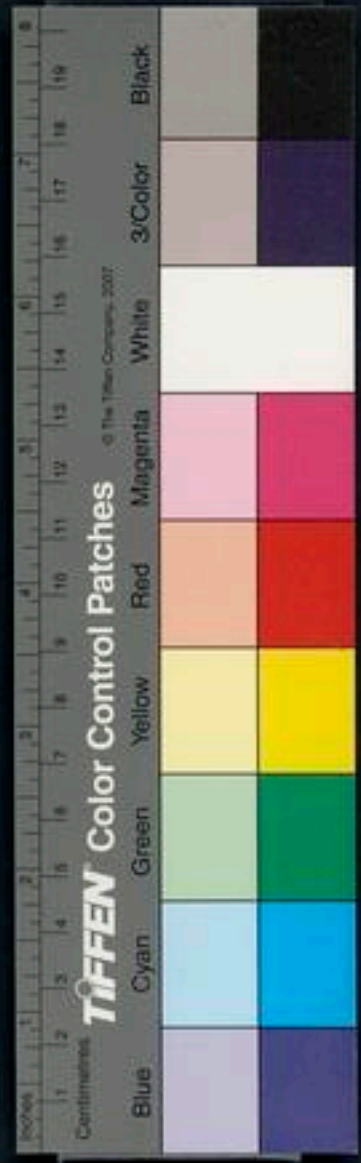
為

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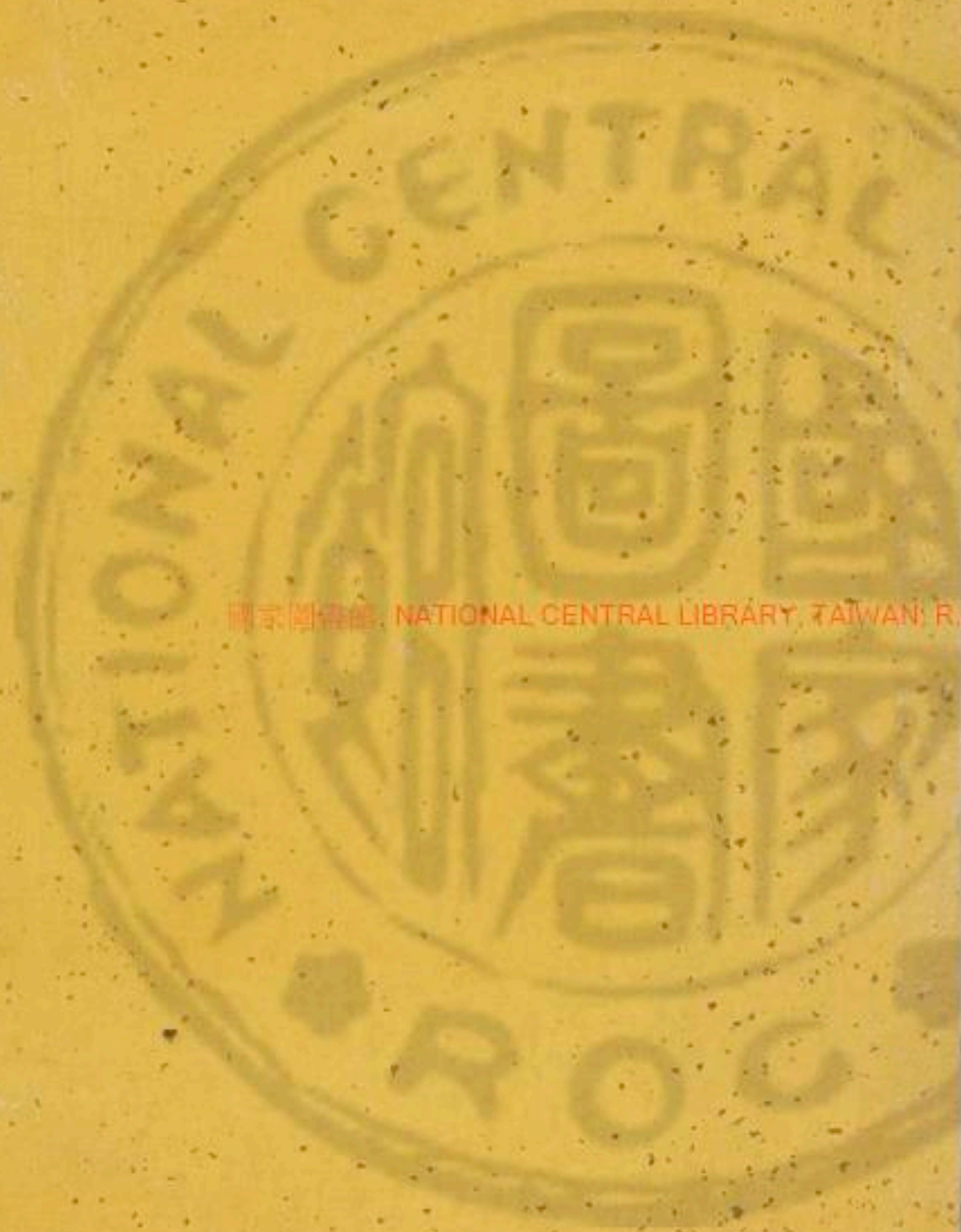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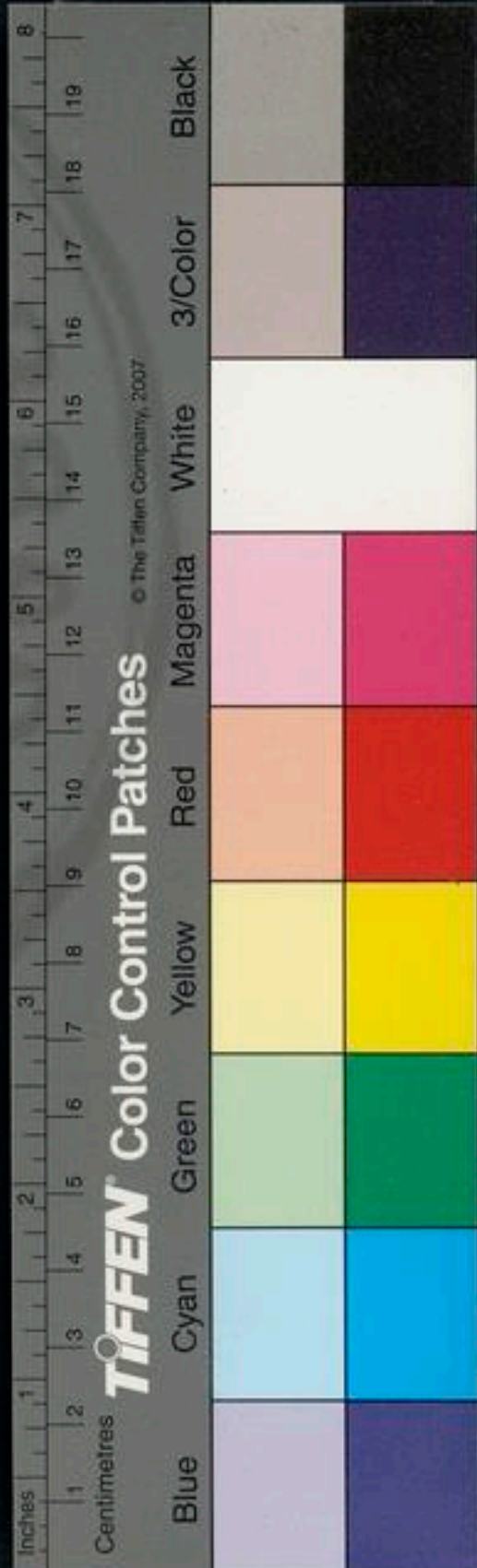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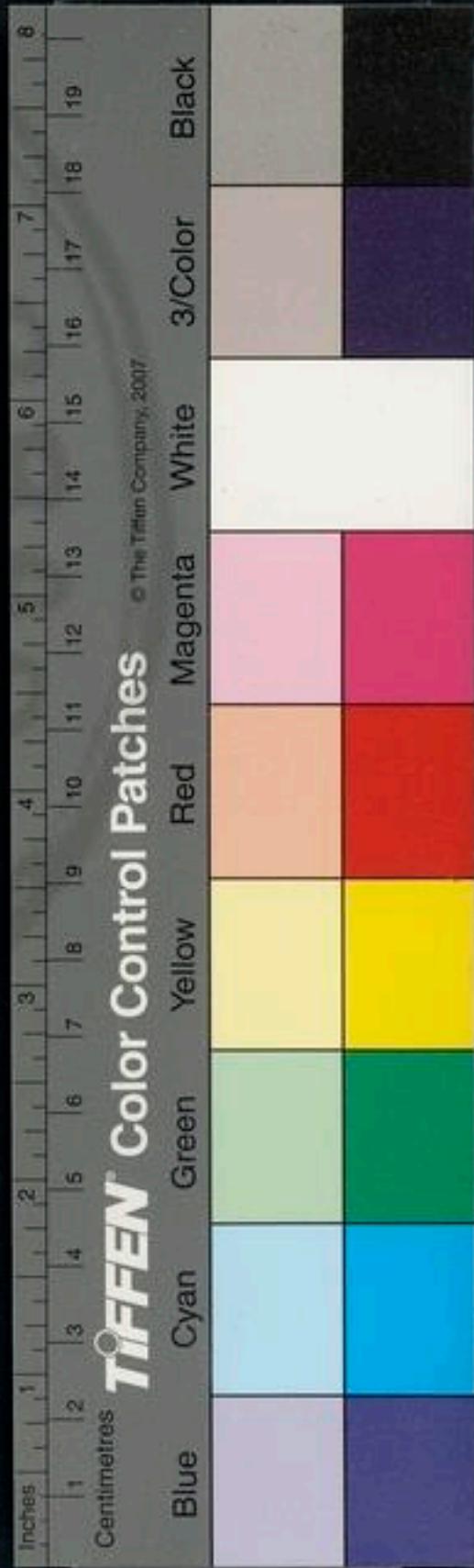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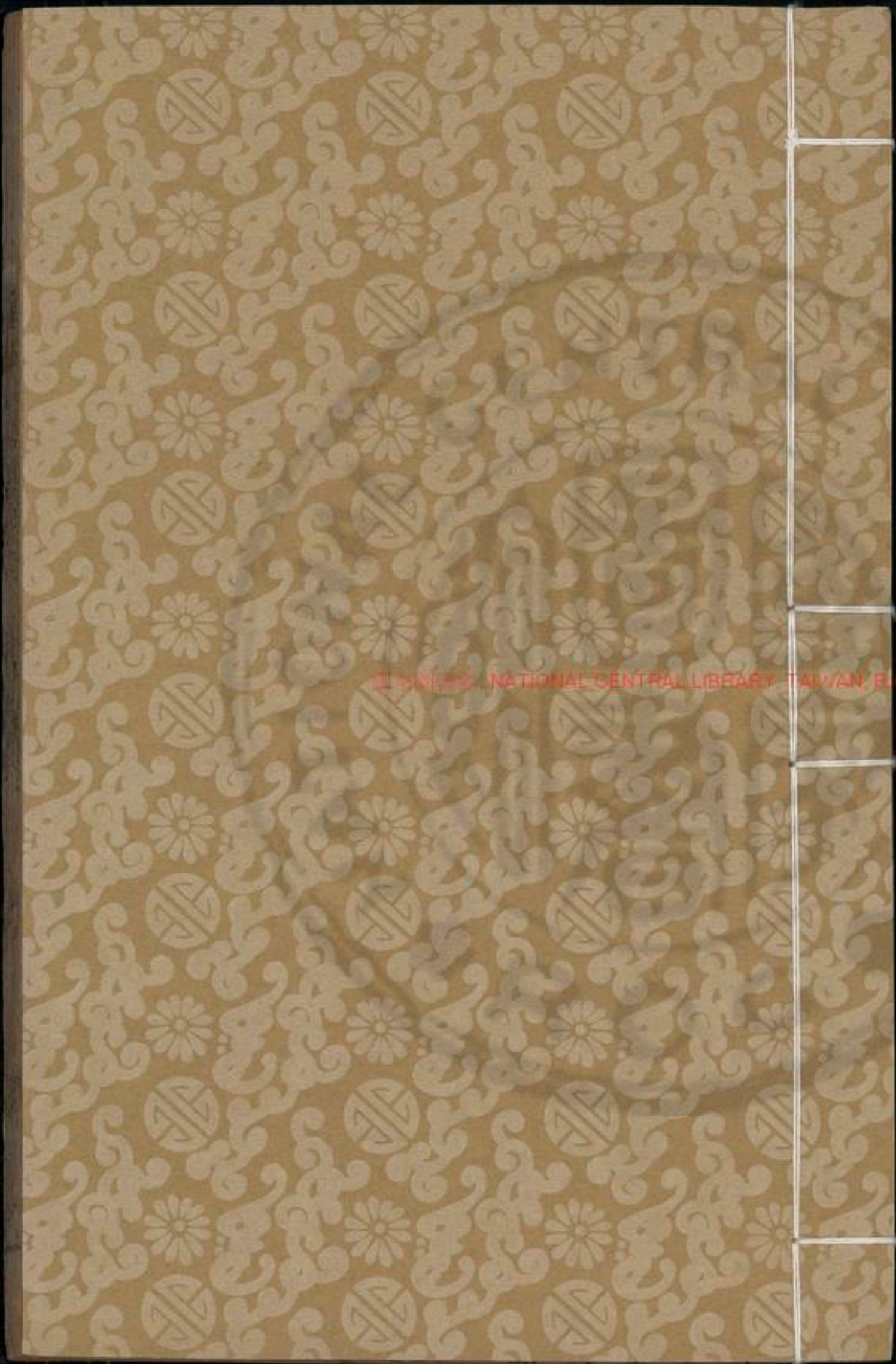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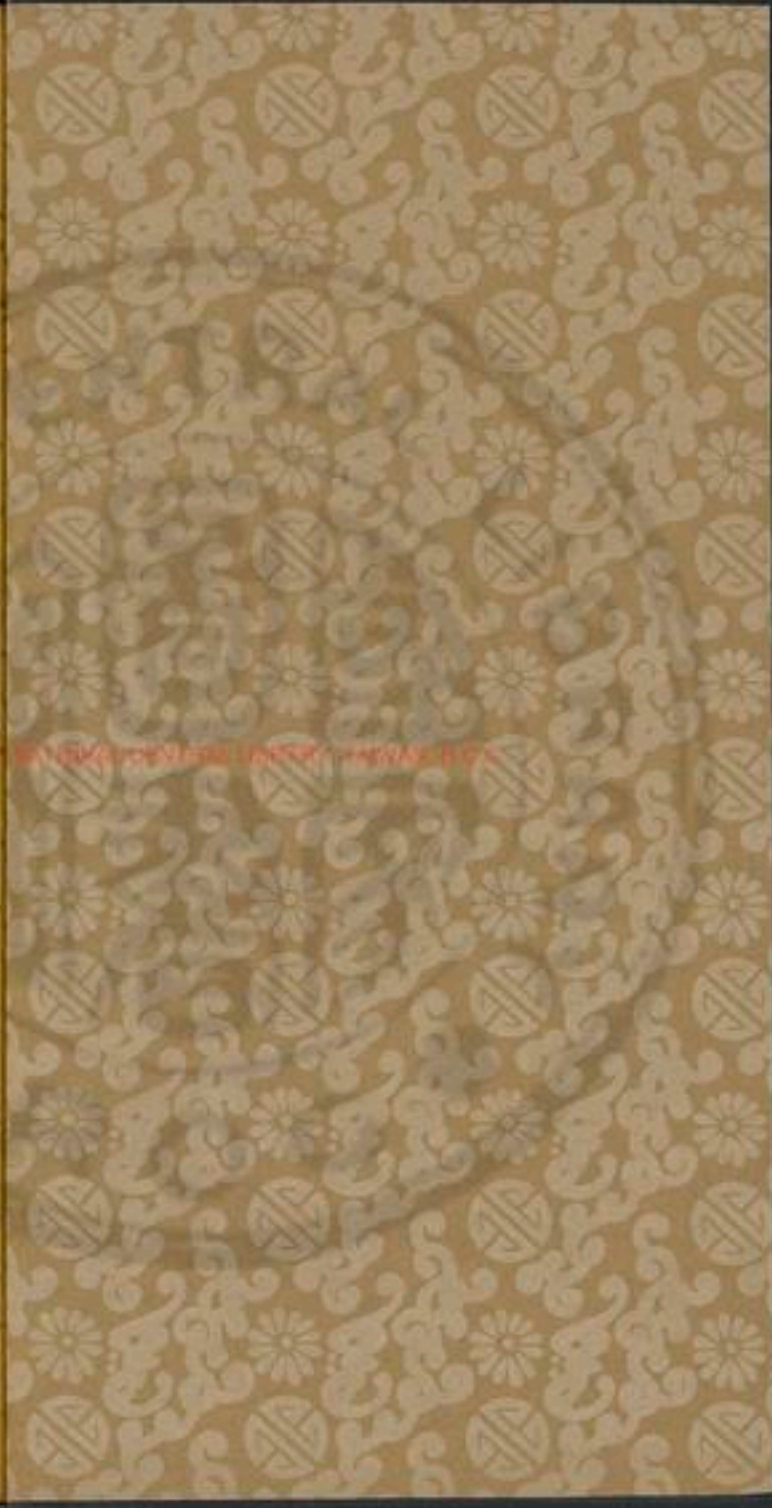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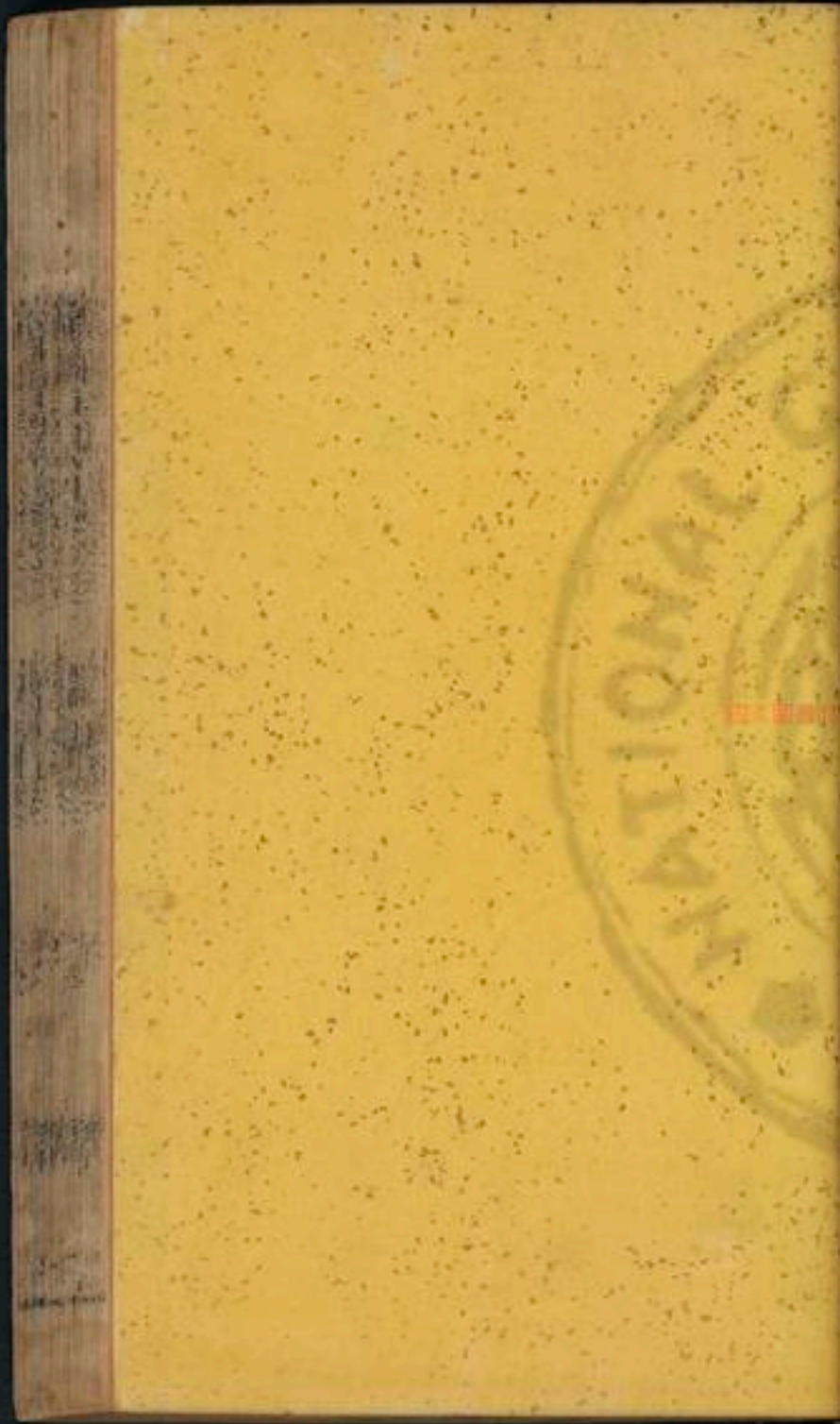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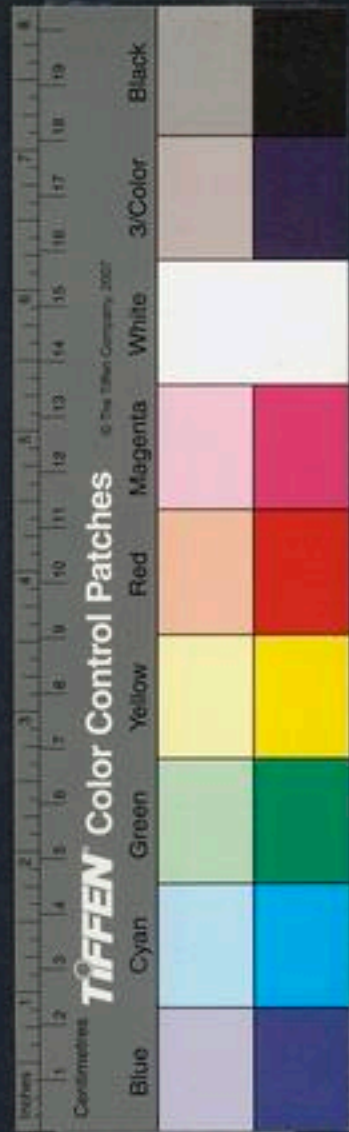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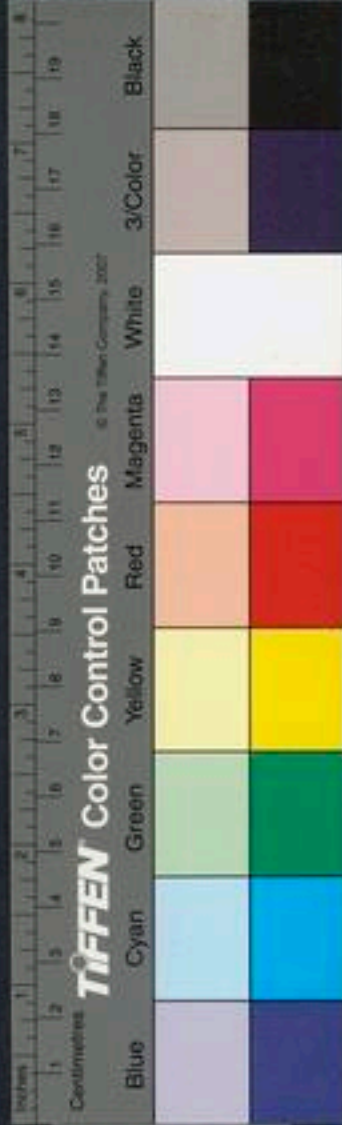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60 v.14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三

唐志

禮樂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屨屨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由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



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曰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

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拜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晉紳大夫從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李義府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



議者皆為非上元中詔復貞觀禮終高宗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至玄宗時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上乃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王溥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元和末韋公肅又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又採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曲臺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

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祀天地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林川澤凡歲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夏零月俱反請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蜡勑駕反年終祭名廣雅曰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通典曰神州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注見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大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

夏享羊布衣三三 禮記卷之三



凡祭祀之節有六 一曰卜 二曰齋戒 三曰陳設 四曰省

牲 五曰奠玉帛 宗廟之晨 裸六曰進熟饋食 七祀各因

其時 季司命戶以春 竈以夏 中雷以季 夏土王之日

也 門屬以秋 行以冬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 孟冬禘

于太廟 之禮在乎壇壝 壝以水反 宗廟之間 禮盛而物備者

莫過乎此也 其壇堂之上下 壝門之內 外次位之尊卑 與

其向立之方 登降之節 可推而見也 自周衰 禮樂廢于戰

國而發 絕于秦漢 典六經在者 皆錯亂散亡 雜為諸儒

方共補葺 以意解詁 未得其真 而識緯之書也 經矣

自鄭玄之徒 號稱大儒 皆主其說 學者由此牽連 汨溺而

時君不能斷決 以為有其舉之 莫可廢也 由是郊丘明堂

之論 至於紛然 而莫知所止 禮曰 以禋祀祀昊上帝 此

天也 玄以為天 皇上帝者 北辰耀魄寶也 又曰 兆五帝於

四郊 此五行精氣之神也 玄以為青帝靈威仰 赤帝赤熛

怒 黃帝含樞紐 白帝白招拒 黑帝汁光紀 者五天也 由是

有六天之說 後世莫能廢焉 唐初貞觀禮 冬至祀昊天上

帝于圓丘 正月辛日 祀感生帝 靈威仰于南郊 以祈穀而

孟夏雩于南郊 季秋大享于明堂 皆祀五天帝 至高宗時

顯慶三年 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 六天出於緯書 物詩書

秋孝經皆有緯書 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 以為有經必

有緯 故曰緯書 自鄭氏以為昊天上帝者 天皇大帝 北辰

星 皆非也 禮學三十八 禮學三十八



釋禮實也及大嶽五而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
帝由是有六天之說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
 威靈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玄說而
 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太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
 丘議曰按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
 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辛帝
 祈穀于上帝而鄭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于况王者之興
 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及王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
 郊以其祖配之故周
以后稷配因以祈穀夫

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
 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感祭
 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貞觀禮首祭五方帝而顯慶禮首
 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武德中冬至
 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
 而上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
 元帝配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
 帝高宗永徽三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
 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
 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於是高祖

禮記卷之三 豐英志 禮 現



原書言錄卷之三 禮學十八 五

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
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並配則天垂拱元年用元萬頃范
履冰之說由是郊丘諸祀常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
十一年親享圓丘張說草為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
三祖並配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古者
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
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
燎壇壝坎樂舞變數禮亦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
則天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睿宗即位將有事
於南郊曹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魯沃反高禘大

禘也周禮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魯魯沃反高禘大
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
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
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諸無量郭山惲
等惲惲皆以曾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
議寢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
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者可不慎哉夫男女之不相襲
於內外也况郊廟乎。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而諸儒之說不
一至於莫知所從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

禮學卷之三 禮學十八 五



要於布政交神為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
 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
 行數象之類以為故像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李秋
 太享常寓零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丘高宗時改元總
 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
 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幣幕為之幣羊蓋及
幕皆以緇為之上曰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
 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鳴尾鳴虞反其言益不輕而明堂
 亦不能立訖唐之世季秋太享皆寓圓丘。書曰七世之
 朝可以觀德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記

禮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為七廟者多矣自漢

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

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以豈四廟曰宣簡公懿

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朱

子喬請立太廟虛太祖之室以待於是尚書八座漢光武
分尚書

為六百斤一令
儀射謂之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昭中昭反父為
昭子為穆昭明

也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

制曰可於是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中宗神龍元年

立始祖為七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張齊賢曰古

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言



世不遷至禘祭禘胡次及大合祭則禘三年一禘以毀廟皆以昭穆合食
于太祖高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於遠而遷廟之王皆出
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為太祖而太上
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唐受天命景皇帝
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二昭三穆之內而元皇
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博士
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大祖為七廟者禮也
王迹有遠深太祖有遠近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
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
禘迭毀之義不可公

子下其議被欽明兩用其言。其非常祀天子有特而行
之者曰封禪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遣
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
其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顏師古等集當時名儒雜議
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魏徵持衆議奏上之通鑑考異曰六年正月魏徵諫
封禪實錄唐書志及唐紀皆以為太宗自不欲封禪而
魏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錄以為太宗欲封之
山微諫而止意頗不同今兩存之

范祖禹曰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



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證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其議曰玉牒玉檢盛以金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龜遂著于禮十五年將東幸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昔徐濟反妖星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在尊匏爵禋席匏瓦為酒尊匏也匏謂破匏為之皆太古之禮也其質自然也結古也禋祭也郊特牲曰草芻芻之安而無越榮指之尚明之也漢書

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禱以蒼禱而蜀反也地祇禱

以黃配禱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身刻木為之漆赤中是歲正月天

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

之禮親封玉冊置石音感也聚五色土封之明日又封

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

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乃詔立登封降禪朝

觀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

雲臺以紀瑞焉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

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為

玉冊玉匱石臧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問前世何為秘玉牒



唐書詩餘卷之三
禮樂志
九
賀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肯尚
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秘請即出玉牒
以示百寮非說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東
封還詔說非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天子將巡狩
告於其方之州曰皇帝以其月于某巡守各脩乃守考乃
職事敢不非戎國有常刑將發告于園丘又告于太廟社
稷具大駕非國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於境通事舍人承制
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見會之
明日考制度太常卿採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公士
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

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為不恭宗廟有不慎為不孝皆黜革
制度衣服者為叛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爵賞之。皇帝
視學設大次於學堂後其日皇帝乘馬祭酒率監官學生
迎于道左皇帝入次執經侍講執如意者與文武學生皆
就位堂下若賜會則侍中宣制皇帝返次群官既會皇帝
還監官學生辭於道左。皇帝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
籍皇帝耕止三推通回反排也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
籍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是正反受及五齊才
反三酒穰稾所食牲籍田祭先農貞觀三年太宗親耕於
東郊開元二十三年玄宗親祀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



耕盡隴止肅宗乾元二年躬九推焉憲宗元和五年詔以
 來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韋公肅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
 元故事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止。皇后歲祀一季春吉
 已享先蠶遂以親執桑皇后采三條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
 二品采九條。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
 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奠堂練反上下釋
 禮先師配旁
 佩反從祀也貞觀二年太宗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
 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二十一年詔左丘明等
 二十二入皆配享之左丘明小子夏公羊高殺梁赤伏勝
 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玄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

賈逵杜子春馬融
 張玄何休王肅王

何植鄭康成
 郭杜預范甯

玄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

坐象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堂二十七年詔天子既
 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祭之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秋上戊
 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自引辟于廟仍以古
 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
 祭曲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秦白起等為十哲象坐侍
 劉安世曰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
 于左張良田穰首孫武吳起樂毅列于右
 同馬溫公曰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喜豈
 足數於聖人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
 曰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德三建中三年詔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焉
貞元三年尚書關播奏太公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
安而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
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
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李紆言文宣百世
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
韜勅業著一代託祝辭不進署政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
祭獻管用太常卿以下百官議之多請如紆言左司郎中
嚴滄等沈翰議曰按紆援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
盡夫大名徽號不啻虛矣而太公兵權奇計之人且當廢

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祀典不云乎法施於人則祀
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使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
流始令磻溪立廟碣石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
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
太公廟奠享之制如紆請陸淳等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紆
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
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士安所奮乎聖
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又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成之
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罷上元追封立廟復



磻溪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令狐建等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今特貶損，非勸也。且追王爵以時祠為武教主，文武並宗，典祀已久，改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為獻官，餘用紓奏。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即到及皇帝已即御座，蕃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奉贊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承旨曰：朕其受之。三曰軍禮，皇帝親征，纂嚴武弁，御輿以出，即御座侍中疏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閣，乃懶于昊天上帝，其奠玉帛，進執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于社，造于廟，各如其禮。軍將飲福于大饗廟，其凱旋則

陳倅截於廟南門之外

倅芳無反四也

軍官陳于其後

冬之月講武於都外

兵部承詔

遂命將帥除地為

場，別擲地於北，廟南向

演及前一日講武

將帥及士卒群

集於壇，所建旗為和門

如方色

右和之門

和出都擘之中及四角

皆建五采牙旗

擘甲仗大將

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者

在後，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

持征，諸成反鏡也，似鼓刀楯為前行，通作士

節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舉青旗為直陣，舉白旗為方陣，舉

赤旗為左陣，舉黑旗為右陣，舉黃旗為前陣，舉白旗為後陣



赤旗為銳陣舉黑旗為曲陣舉黃旗為圍陣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皇帝狩田之禮亦以冬前期兵部集眾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綬然後公王發抗小綬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射之達於右隅然上射隅反有射也左耳本為次射左僻達於右箭為下射隅補爾反股也射獸於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餼。四曰嘉禮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于

天地宗廟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乃跪冠云。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曰元正首祚

景福維新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昇

臣等謹上千秋萬歲壽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

長。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

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

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尚食具

牢饌皇帝詣三老座前執爵而饋饋進食也執爵而酌

羊晉反吐酒也。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

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教

唐書卷之三 禮樂志 十三 禮



史執筆錄善言善行。五曰凶禮。唐初李義府許敬宗以
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
闕焉國有大故皆臨時采掇附此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
傳故後世無考焉。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
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
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
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
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
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
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

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
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
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
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
形而必弊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
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
無不得焉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
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
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
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



所由至隋滅陳鄭譯牛弘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一律為七音音為一調凡十二律為八十四調其說其詳唐興即用隋樂武德元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公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王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王樹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

也

司馬溫公曰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



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二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十一年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九植者為龔播者為虞虞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大謂之一堵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虞高宗遂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虞。九樂八音金石土竹匏自漢以來惟金以鍾定律呂故其制度是詳其餘皆畧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太樂與

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石翟武舞左干右戚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作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



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也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命呂才以教樂二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舞初成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正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即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舞號九功舞以象文德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初朝會常奏破陣樂舞高

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宣揚祖宗盛烈以示後世今又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耶群臣皆稱萬歲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三

唐書卷之三

禮樂志

一

禮

禮



唐書卷之六十八 禮志第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四

唐志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而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唐書卷之六十八 禮志第八 儀衛志



唐書卷之六十八 禮志第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四

唐志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而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唐書卷之六十八 禮志第八 儀衛志



車服志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車輿衣服之令

上得兼下下不得僣上僣魚止反階也凡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祭

祀納后所乘也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象路者行

道所乘也耕根車者耕藉所乘也安車者臨幸所乘也四

望車者拜陵吊臨所乘也皇太子之車三金路者從祀朝

賀納妃所乘也輅車者輅餘招反小車出入行道所乘也四望車

者臨吊所乘也一品之旒九旒旒諸延反爾雅因章為旒以練帛為之因其文章

不畫也又周禮通帛為旒旒力求反九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大夫七旒至轅士三旒至肩二品八旒

三品七旒四品六旒繫纓就亦如之繫薄官一品有象路

二品三品有華路四品有木路五品有輅車。凡天子之

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衮冕冕必事去者元日受朝賀臨軒

冊拜王公之服也鷩冕者鷩必事去圭之服也毳冕者毳必事去

冕者萬祭海嶽之服也絺冕者絺必事去稷饗先農之服也玄

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畫畫必事去天子之服六衮冕者

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遠遠必事去冠者謁朝還宮元日

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

之服也弁服者朔望視事之服也弁必事去臣之服二十有一衮

冕者一品之服也鷩冕者二品之服也毳冕者三品之服

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冕者五品之服也周禮司服玉

也吉服祀吳



天上帝則服大表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早射則鷩
 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群小祀則
 纁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天
 子有傳國璽反及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
 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
 璽以勞王公勞即反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
 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
 大朝會則符璽即進神璽受命璽于御座行幸則合八璽
 太宗刻受命玄璽以白玉為螭頭不螭且知反無文曰皇天
 受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初高祖入長
 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菟上反廿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

旅宮殿門城門給交心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

門符皇太子監國給龍符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

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騶反

北方諸州玄武符皇太子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

之王公征討皆給焉八將出賜旌以顯賞顯與節以顯殺

唐制符寶即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于內既

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幸則奉以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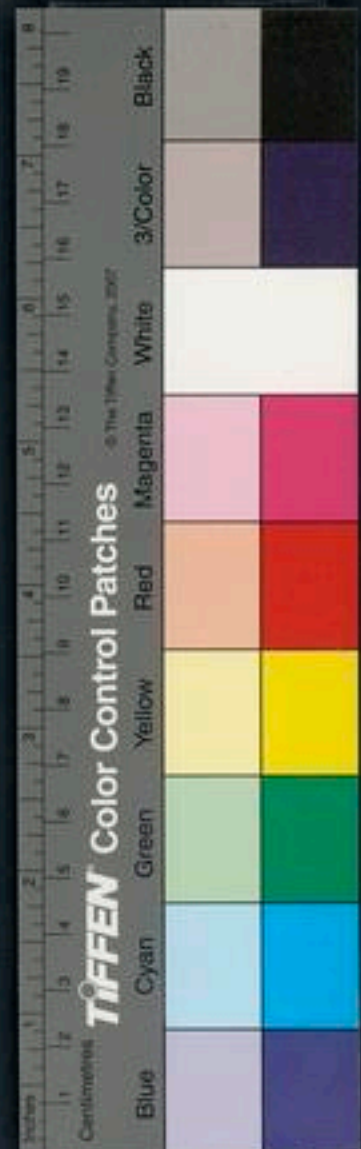
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十二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

契兼以教書小事則許符而封使合而行之

五品以上隨身魚錢衣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

以上五品代重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重拱天

號天年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



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魚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

魚袋景龍中中宗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景雲

中睿宗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自是

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眾

矣。時皇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劉子玄議曰古大六乘車以馬為緋服魏晉朝士駕牛

車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則鞍馬行

於軍旅戎服所便近古專車則衣朝服單馬則衣褻服比

者法駕所幸侍臣朝服乘馬合車而冠履不易何者褻衣

博帶革履高冠車中之服也魏晉而鑿鑿而乘非惟戾古亦

自取驚蹶太子從之

曆志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曆固已不

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

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

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專用大衍之策則

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

窮而無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

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禮志 三 一 秋



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孰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文曆而止矣高祖受禪將治新曆道士傅仁均與庾儉參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高宗時戊寅曆共踈淳風作甲子元曆詔太史

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相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也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中地有六律所以司晨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



數通乎六十筭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
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
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之中
以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
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
降之應發歛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朏
朏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
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
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
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寶應元年六月望戌夜月蝕三之

一官曆加時在日有六又不暑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
詔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題曰五紀曆後與大衍頗異
詔徐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建中四年成名曰
正元憲宗即位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
然無節章之數至於發歛啓閉之候猶用舊法測驗不合
穆宗立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昭宗時宣明曆施
行已久數亦漸差懿宗等改治新曆雖籌策便易然皆
冥於本原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玄

天文志

昔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正四時至舜則在璇璣



王衡音幾以齊七政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自三代

以來詳矣詩人所紀婚禮上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

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

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

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二域皆有分星以觀秋昏至漢以後表測景畧以

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洛下闕作渾天儀

渾天本反楊雄法言或問渾天曰洛下闕管之鮮于安人

度之秋中承象之歲二乎莫之能遠也注云蔡邕云名天

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術數多所遺失推渾天近得其情故云莫之

能遠也以候天地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術數之學虞與太

史令李淳風浮圖二行尤稱精博真觀初淳風言渾儀無

黃道太宗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

如十字米樹鰲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

曰四游儀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帶

稱善置於凝暉閣用之測候玄宗又詔一行與梁令瓚更

鑄渾天銅儀圓大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

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

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

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

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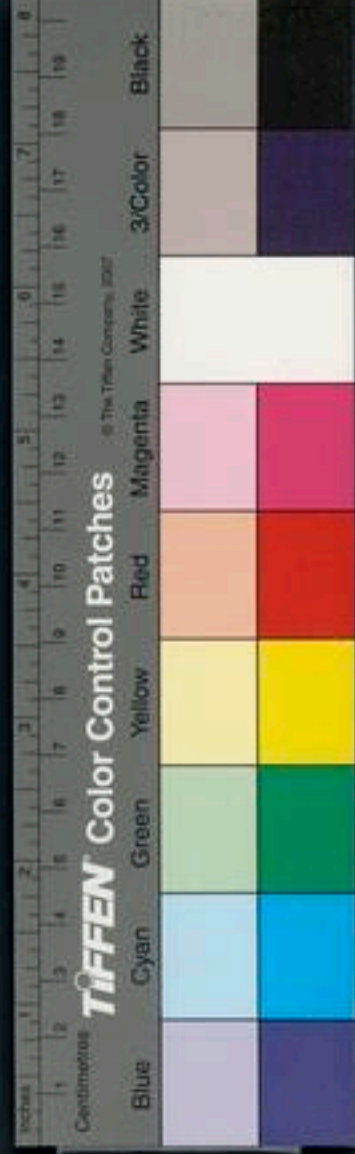


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
鉤鍵關鎖鉤巨優反陳楚謂鑰曰鍵交錯相持置於武城
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成於集賢
院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為定
數其議曰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
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
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
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封所
傳之器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筭而窺
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盾何尹反誠以為蓋天邪揚雄法言或問

蓋天曰蓋哉蓋或應誰未幾也注云即周髀也言天似蓋笠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則南方之
漸狹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

五行志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久且多者有五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
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
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
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
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



唐書書錄卷之四 卷之六 一
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
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
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
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順天地以治人而
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
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
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分即詞反又純典
死反水不利下同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
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
天地災異之大者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

以類自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
知者耶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以
常而為變者則思有以致而為之戒懼至為災異之學者
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
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
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
勝歎哉昔者管仲為武王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
為九章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
證附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
附至依洪範之書失其倫理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故



唐書地理志卷之四 五行志 九 宋 才
考次武德以重小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
云

地理七心

自秦變古王制郡縣天下更漢晉分裂為南北至隋
滅陳天下始一乃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
刺史相統治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
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并
省州景反初一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眾據城自相雄長唐
興相帥來歸高祖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
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太宗以華其獎命大加併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
為十道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江南 淮南 江東 劍南 嶺南景雲二年分天下

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罷之開元二

十一年又因一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反渠金中

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舉唐

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

至單于府單市連反下同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西

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唐之戶

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為最盛是以舉之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

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

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二千八萬六十頃考

隋唐地里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

唐書地理志卷之四 地理志 一



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德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始忽驕滿常因盛衰可不戒哉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九學六皆隸于國子監

國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律學生五十人

人書學生三十人

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

生州縣長官補長文主焉。九館二門下省有私文館

十東宮有崇文館。九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

經者無易業。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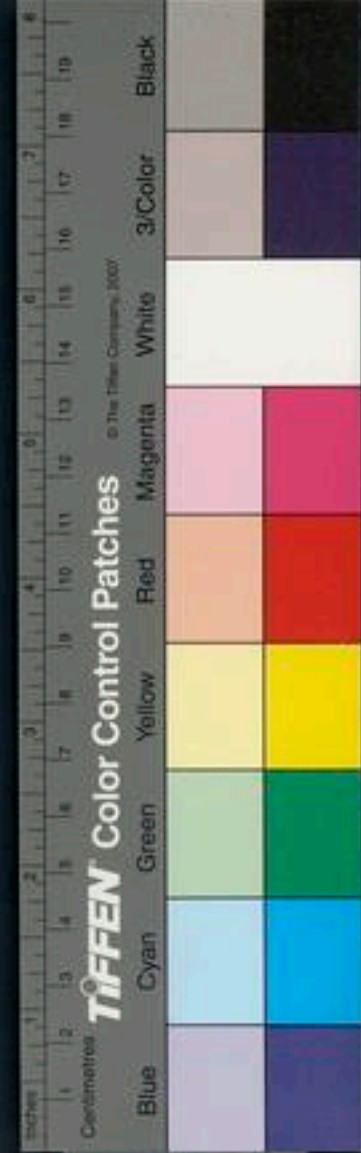
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仲冬州

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錄館學者謂之

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

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以耆艾叙

長少焉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



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于州縣皆有數武德元年命長安劉文靜等脩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凡即位詔秘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庶民子弟學藝者皆送于京學為設孝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術乃於門

下別置弘文館又增置書律兩學自天下初定增築學舍至

千二百區魏屯營飛騎亦置博士為授經四夷若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餘人

十四年幸國子監觀釋奠命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帛有差是時大赦天下凡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侯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永隆二年高祖劉思立建言明經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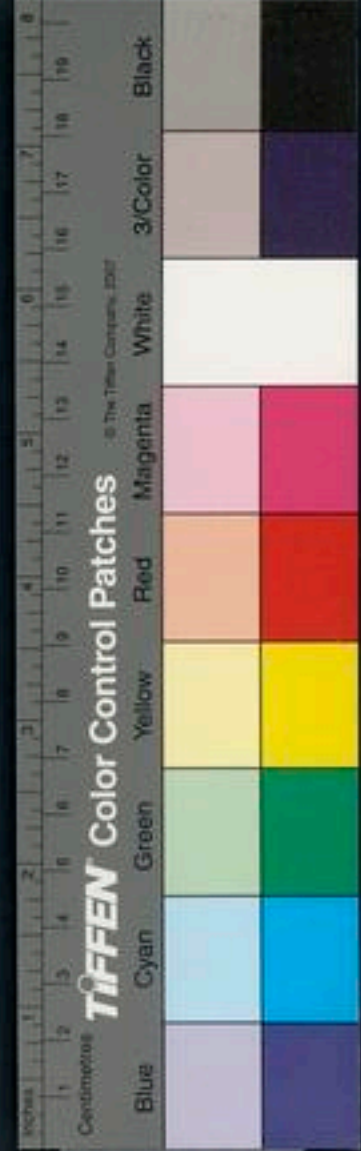
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

詔自今明經試帖括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

律者然後試策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

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閱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

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闕禮焉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



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四

年考功負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負外郎望輕遂移

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舊制考功負

舉人時進士李權陵奏侮謗者以負外郎位二十九年始

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代宗廣德二

年詔曰古者設大學教胥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

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如而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

業度支給厨米是歲賈至左得即建言歲方艱歎舉人赴

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

考功謂之別頭長慶三年修諫議大夫殷慎言三更為

善勳善微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察至有身處班列而

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大抵衆科之

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

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

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為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

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捨是

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

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太

幸翠微宮昌齡獻翠微宮頌上王公謹有名於當時考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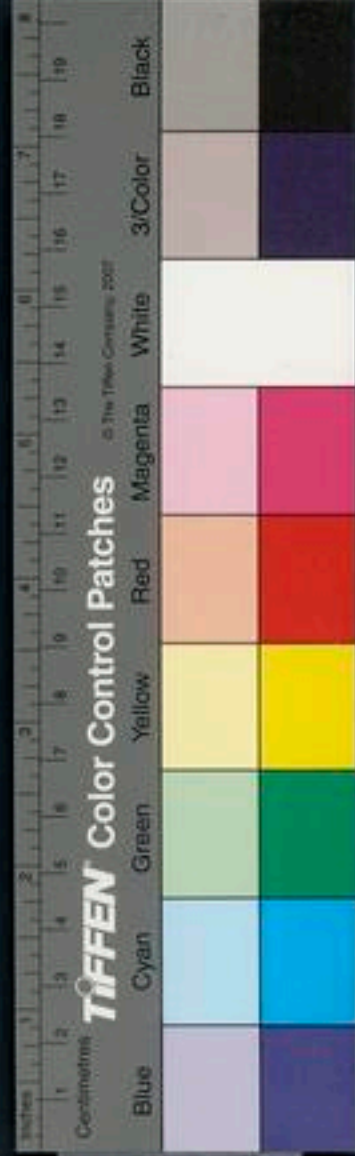
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粟供奉負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

書



采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
古寶應二年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
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為進士者
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
舉非古先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
信義廉耻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
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李栖筠等議曰今試學者以
帖字為精進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取士試之
以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餘垂海而望吞舟之
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三

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作長遠漢興
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
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年豈非學行之效耶今綰所
請實為正論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
學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士間居其職十道大郡
置大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
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帝以問
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
士與孝廉兼行楊維言雖不行識者是之後文宗忠道
世文士不通經術季德裕請依楊綰議進
士試論議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
不試詩賦



元宗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聲說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
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
首進士試六經十帖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
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
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
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
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
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
尤惡進士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
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
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手弟之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

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
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
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會然朝廷選官須公卿
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執朝廷事其閣之儀不教而
自成寒上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開習也則子弟未易可
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
薄世所共患也唐興世崇儒學雖堯時君賢為好惡不同
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
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
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



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焉槍短關長垂身材之選越關長
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短
禪通 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往往
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
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
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
法有四一曰身體貌體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
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
才均以勞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蒸和者謂之監縷選未

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

官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

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貞觀二年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

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唐初士大夫

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及認使
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勤於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
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為勞乃復以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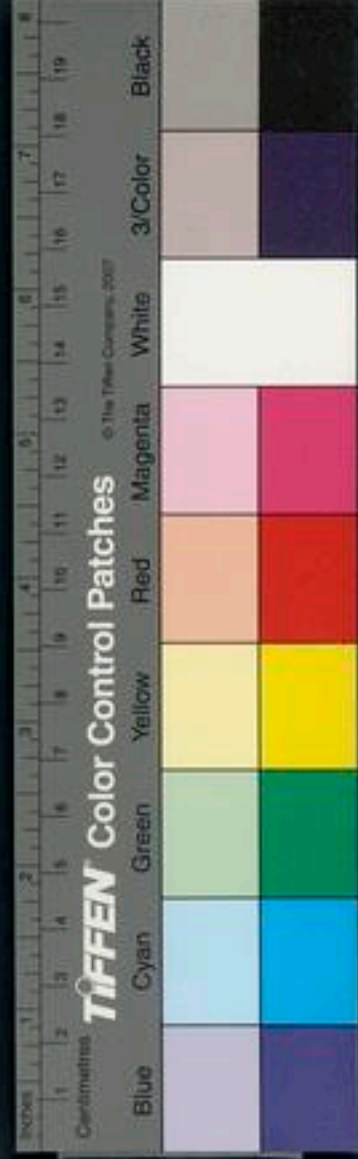
選至三月畢太宗嘗謂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

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散矣乃欲放古

令諸州辟召會功臣行世封乃止他日顧侍臣曰致治之

術在於得賢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徧識日月其遊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選舉志第五 先



人遠矣吾欲使人自舉可乎而魏徵以為長澆競又止初
 銓法簡而任重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
 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
 有差次單官資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曆改狀樣銓曆
 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
 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堪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
 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以）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
 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還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
 以遏之然猶不能禁太罕一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
 道有司患之謀為黜改（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

人之意而更求貨賄出入升降至武后時魏玄同深嫉之

固請復古辟署之法不報（時補闕薛謙光上言以為選舉

所繁今之選人咸稱免舉（初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

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而其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

多所進獎長安二年（則）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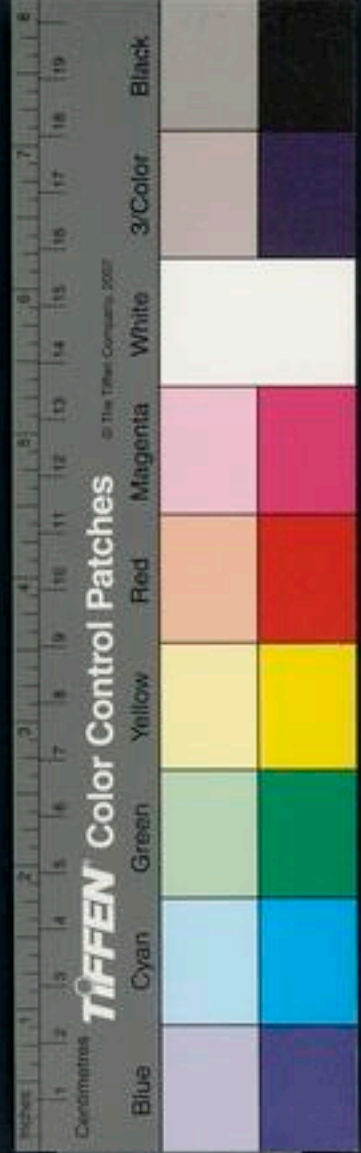
大理評事凡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

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試官之起自此始（時人

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

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十

貧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



史及負外郎玄宗即位張九齡上疏言縣令刺史陛下所共理尤親於民者也令京官出外乃反以為斥逐非少重其選不可又曰古者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名行而流品不雜今吏部始造簿書以備遺忘而反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於是下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歲十月按察使校殿最上都練曰最下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戶部長官總覈之以為升降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令致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繫蕭高以為非求

材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

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

今選人材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

隨材甄擢之德宗時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失之

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開元二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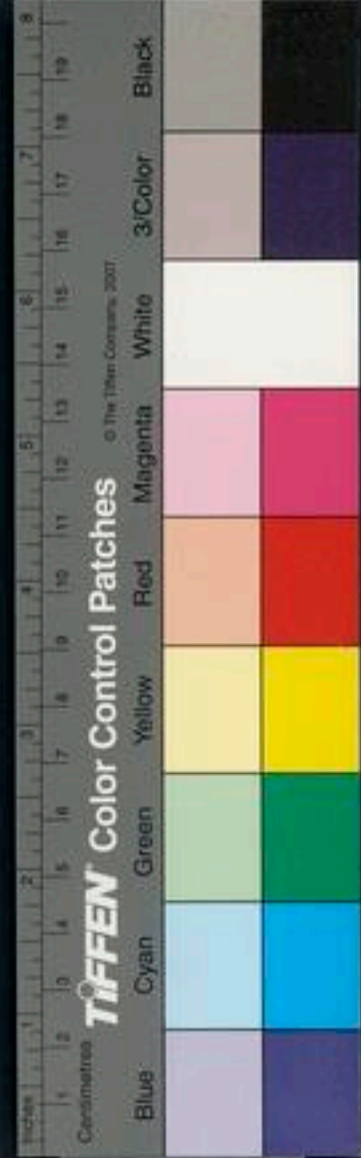
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申不役引過門下錄

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

萬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員吏自佐史以下五世胄

之家大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簿臣以為當輕其

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



居任量材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
 辭俯仰之間侍即非通神明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
 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垂
 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擇之
 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親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
 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
 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
 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
 典今吏部之法廢矣不可以坐守利弊臣請五品以上及
 群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

佐之屬聽州府辟用

八年陸贄請令蓋省長官各舉其屬若其名於結書異曰考其賤賤不以其

升黜舉者逆詔行其議未幾或言諸國所舉皆有情故德宗諭贊宜自除擇切世諸司贊上奏曰國朝五品以上制
救命之蓋宰相尚議奏可行也六品以下則首授蓋吏部
途才器職也今之宰相則仕府蓋首長官外之其省長官
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兼舉一勇更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
長庶長擇佐僚求才貴廣考課實情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

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

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

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選聽選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

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

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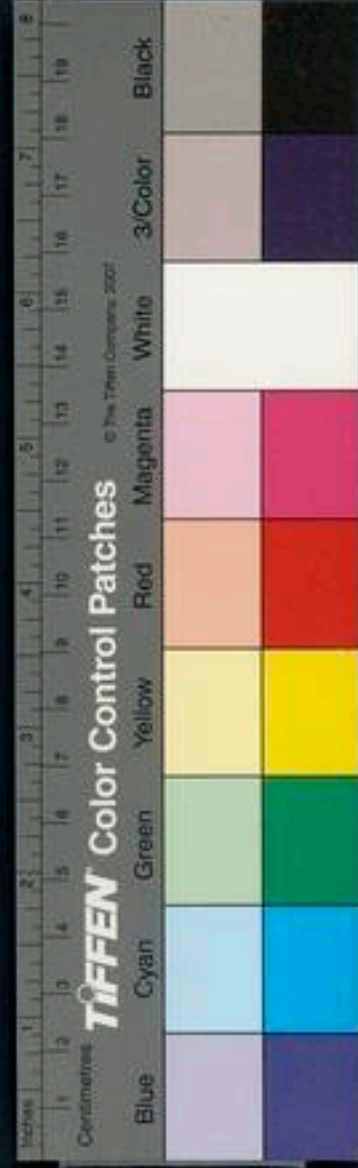
唐書詳錄卷之四 選舉志 十八 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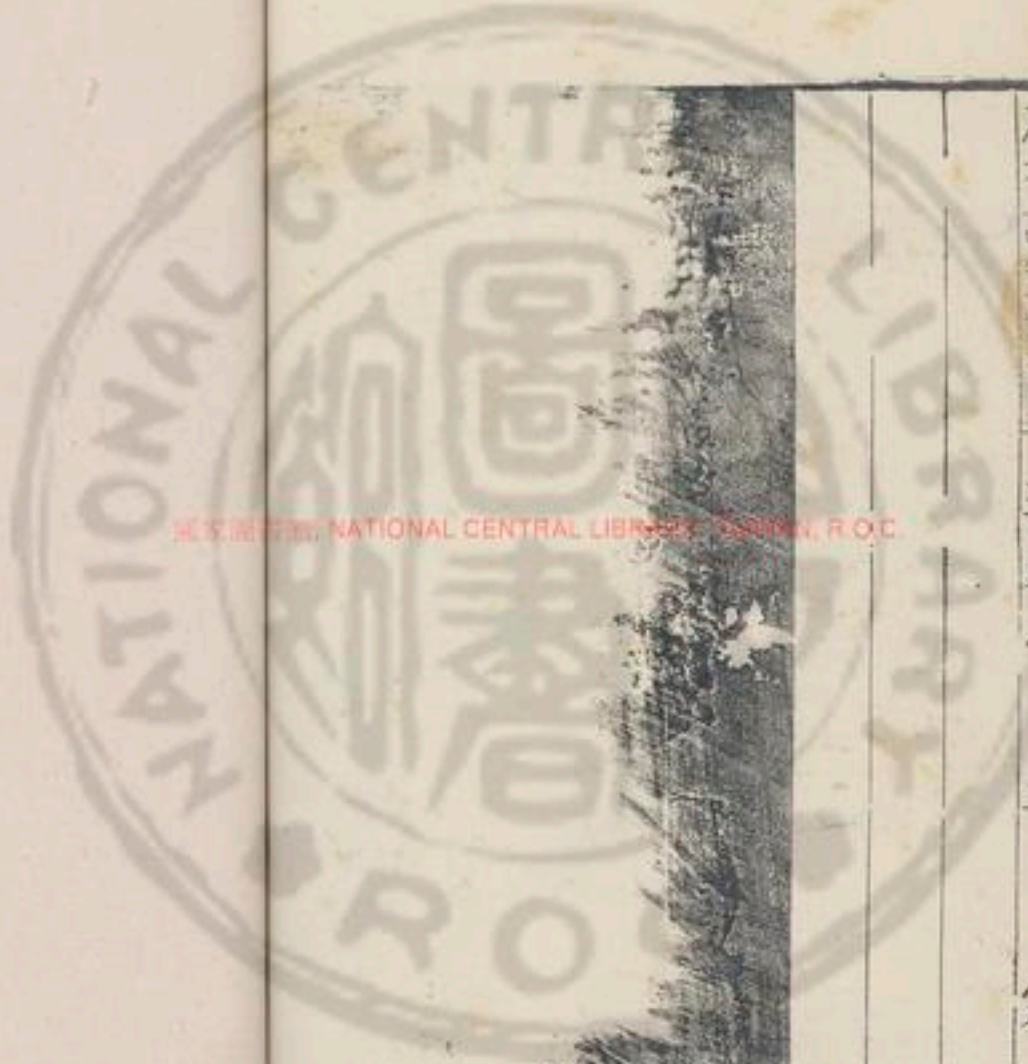


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責寬事嚴而官審
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
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為
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
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
神龍景龍則紊並中在開元天寶則理並玄當其時久承
升平行以法術慶賞不軼缺實實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
吏部而臻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
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唐取人之路蓋多矣
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即官得自主

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暮數曹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
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
士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
其後選法不著故不復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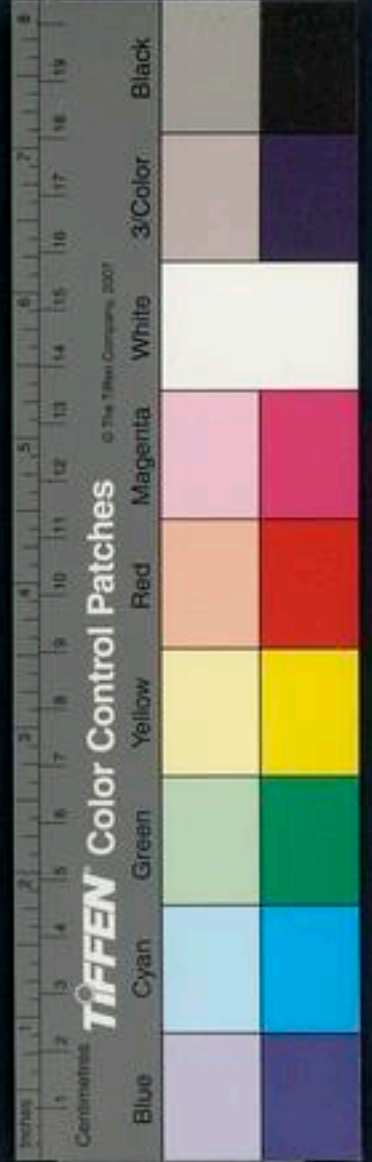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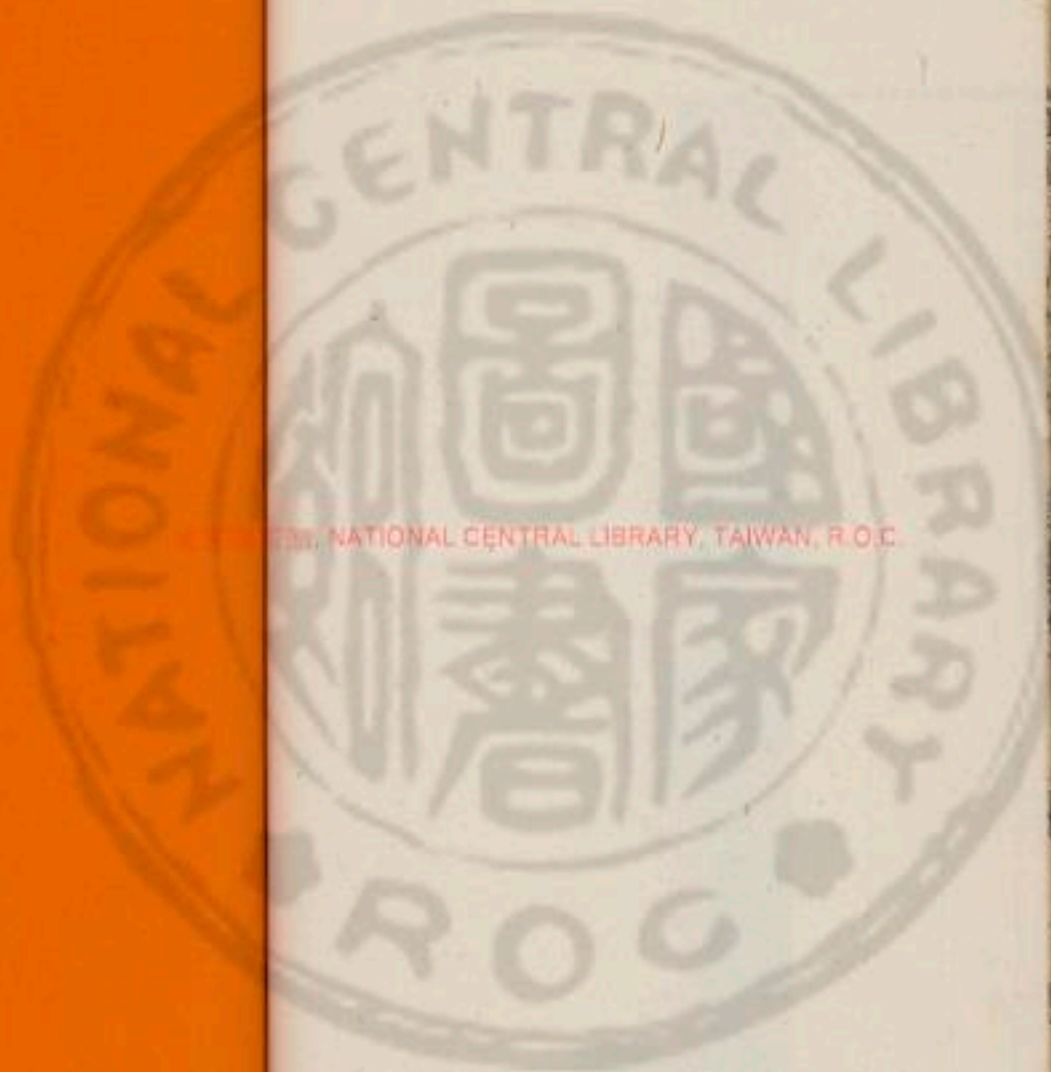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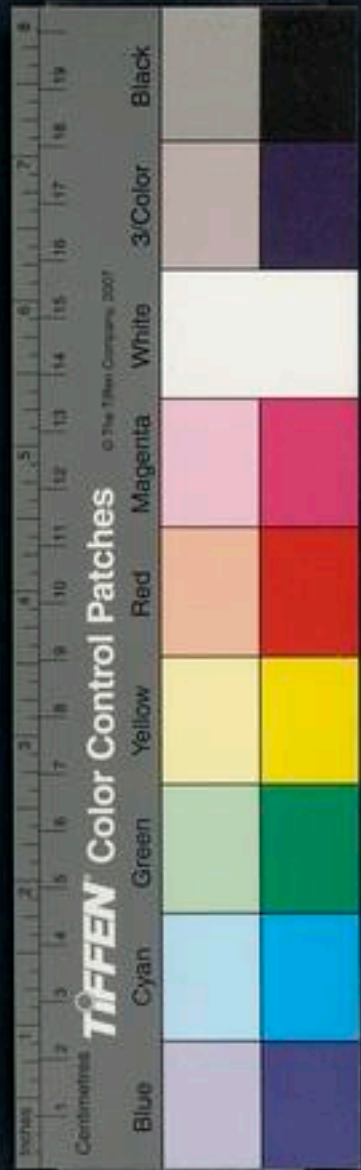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北市

唐詩言卷之四
選集
二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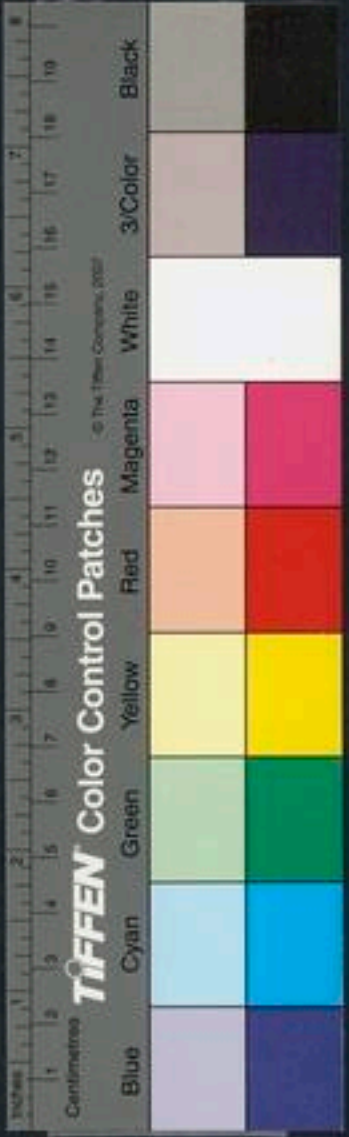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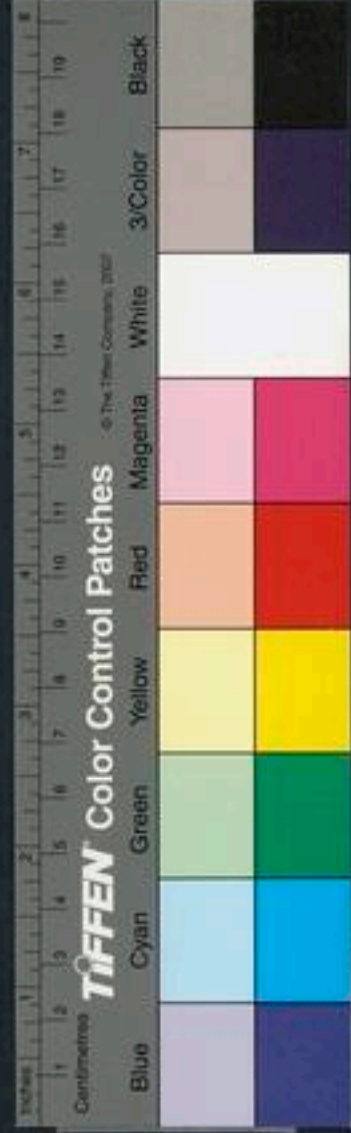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3761 v.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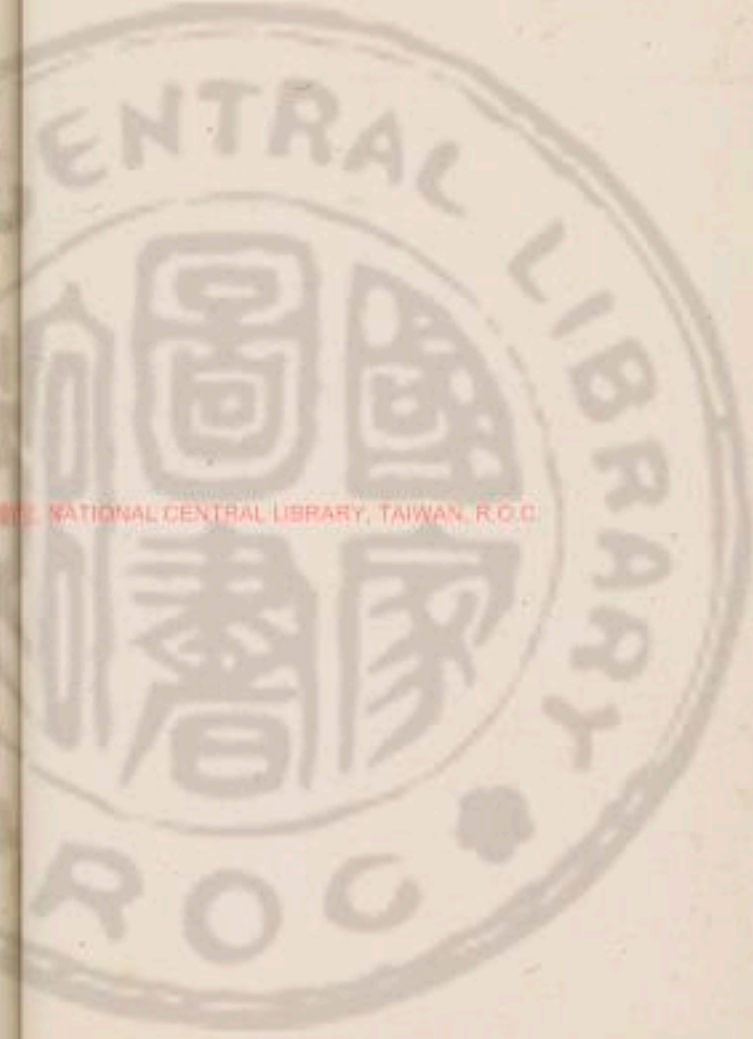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五

唐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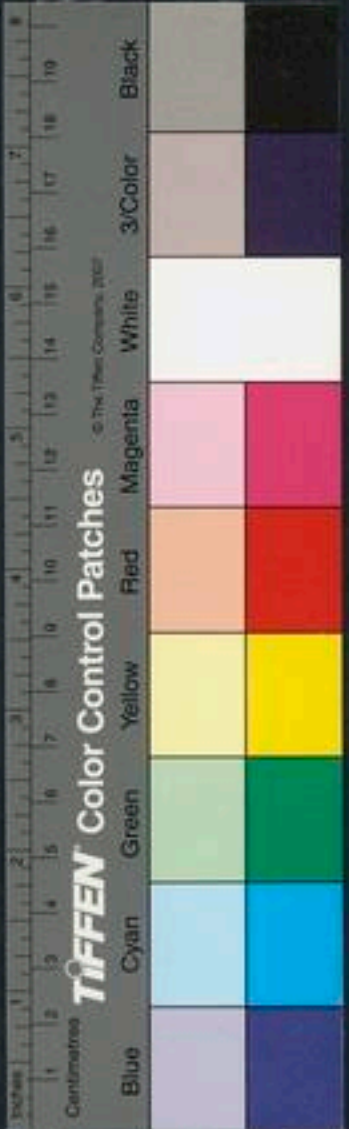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
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
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
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工治百事其為法則精而密其施
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負也
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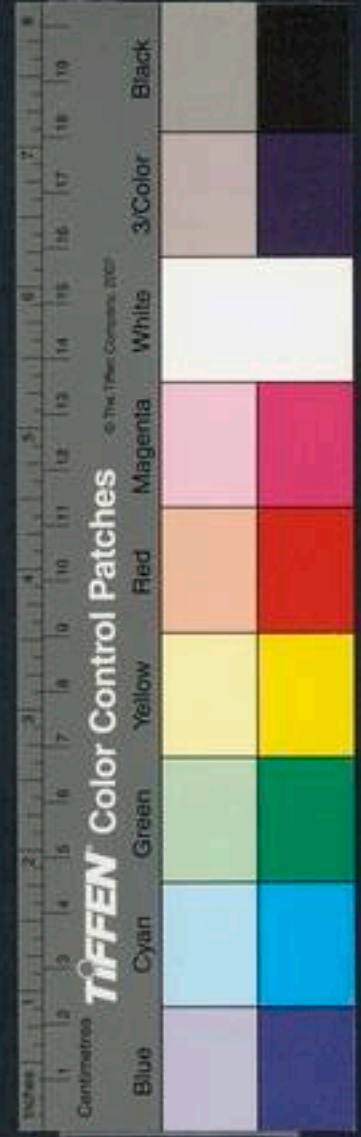
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
 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
 能復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
 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有負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
 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
 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發其名類繁多莫能徧
 舉自中世已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
開元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
 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登甚多不可
 勝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
 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

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太宗時
 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或
 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
 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
 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
 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
 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
 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如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
 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
 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平



元年以黃門侍郎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第無不統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德宗正元三年謂李必卿王之又謂之延賞則法委柳渾必對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上於宰相天下之事咸故時撰手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是之故時

方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士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為之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教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憲宗時以置



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初太宗
京官三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水徽中命
弘大館學士一人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未恭時當罷罷節
制無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崔祐甫而翰林學士獨無所
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

屬故附列於此
 三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關則攝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
 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
 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

工部廢務皆會決焉。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

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敎親王

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以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逮

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

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

百司之事皆印其發目為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州計奏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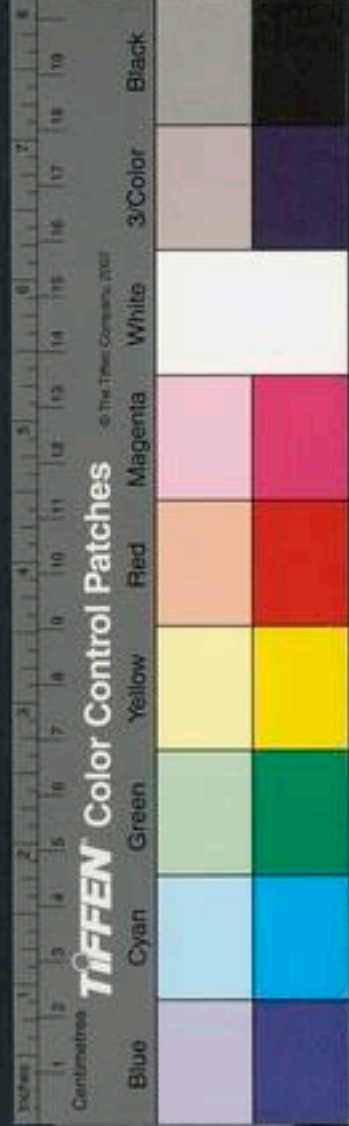
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遺於都省乃

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

宣告之節以歲終為斷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廢尚書令尚書曰太常伯侍曰少常

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俄曰文昌
都省垂拱元年曰都臺長安三年曰中臺

唐書詳節卷之五 百官志



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

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龍朔二年改曰左右丞相元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

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後

左丞一人右丞一人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

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

焉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贊

吏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掌文選

勳封考課之政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德

行才用勞劾較其優劣而定其留放為之注擬五品以上

以名上而聽制授六品以下量資而任之其屬有四曰

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凡文官九品有正有

從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為三十等凡文散階二十九凡

流外九品取其書計時務其校試銓注組流內畧同謂之

小選

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子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二曰

嗣王郡王三曰國公四曰開國郡公五曰開國縣公六曰

開國縣侯七曰開國縣伯八曰開國縣子九曰開國縣男

司勳郎中掌官吏勳級

孝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

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試之流內之官叙以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百一十五 四 梁 珠



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
 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上功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
 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
 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
 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
 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
 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
 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校讐精
 審明於判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
 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

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
 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
 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察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
 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及十八曰職事修理供
 承備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
 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
 謹於蓋藏^蓋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
 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
 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
 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



養肥碩音息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
 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管為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
 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二善為
 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垂理為
 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求發瀾有狀為
 下下

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
 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
 部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二年改戶部曰司戶度
 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倉部曰司庾光宅元年改戶部
 曰司金倉部曰司儲。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

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媮婚繼嗣之事以為尚書侍郎之
 貳。度支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
 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
 納權衡度量之數。倉部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
 祿糧倉廩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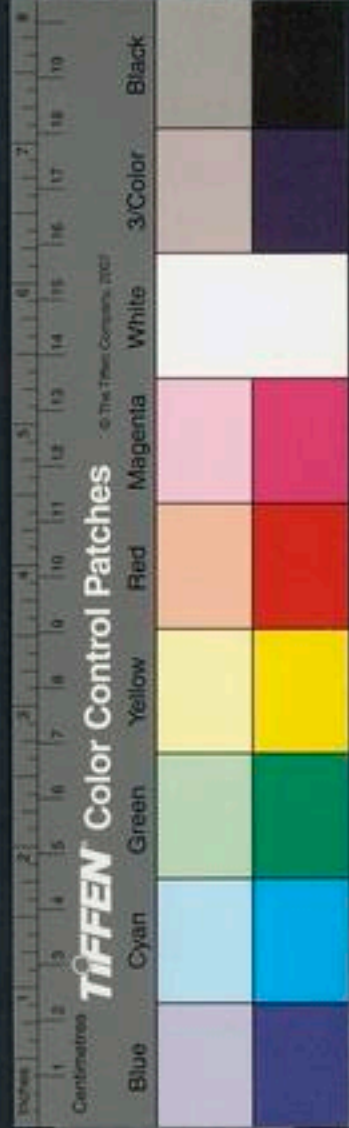
禮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義祭享音響之政其屬有

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武德三年改
 儀曹部曰禮

部郎中司藩郎曰主客郎中龍朔三年改禮部曰司禮禮
 祠部曰司禮禮郎曰司禮光宅元年改禮部曰春官禮

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為尚書侍郎之貳

凡景雲慶雲為大瑞白狼赤兔為上瑞蒼烏朱鴈為中瑞



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貢外即以聞。祠部貢外即掌祠祀享祭之事。膳部貢外即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貢外即掌三王後諸蕃朝見之事。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投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能別改兵部曰司戎職方曰司城駕部曰司典庫部曰司庫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兵部天寶十一載曰武部駕部曰司馬凡武散階四十有五自四品以下皆蕃上於兵部以遠近為八蕃三月一上二千里外者免番餘直諸衛為一二番

皆月上女番關疆毅者直諸衛番滿有將畧者以名聞。

職方即中貢外即掌地圖城隍鎮戍春遇反以人守邊條

候條字從反古者以烽燧置之邊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

夷歸化之事。駕部貢外即掌輿輦車乘傳驛傳驛驛驛及輿也既

牧馬牛以雜畜之籍。庫部貢外即掌戎器鹵簿儀仗元日

冬至陳設祠祀喪葬辨其名數而供焉。

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之

政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龍

三年改刑部曰刑部官曰司僕比部曰司計司門曰司

計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司憲刑部即中貢外即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

刑部即中貢外即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



唐書言大良之三一

獻為尚書侍郎之貳。都官員外郎掌倅隸簿書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訛寃。比部員外郎掌司會內外賦歛經費俸祿之物。司門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

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之田工匠之事其屬有

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武德三年改龍朔二年曰司平也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水

部員外郎掌京都衛關苑園山澤草木及畋獵之事水部員外郎掌溝洫漁捕運漕鑿磧之事

書之貳也。屯田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虞

部員外郎掌京都衛關苑園山澤草木及畋獵之事。水

部員外郎掌溝洫漁捕運漕鑿磧之事。

門下省侍中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

書令參總而顛判省事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史官

既書復泚其記注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

退之武德元年改侍中曰約言三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

門下省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武右光宅元年并曰納言

門下侍郎二人掌貳侍中之職元日冬至奉天下祥瑞侍

中闕則泣封符券武德元年改侍中曰約言三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

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武德元年改侍中曰約言三

十七年為職事官賜慶二年分左右諫門下中書省皆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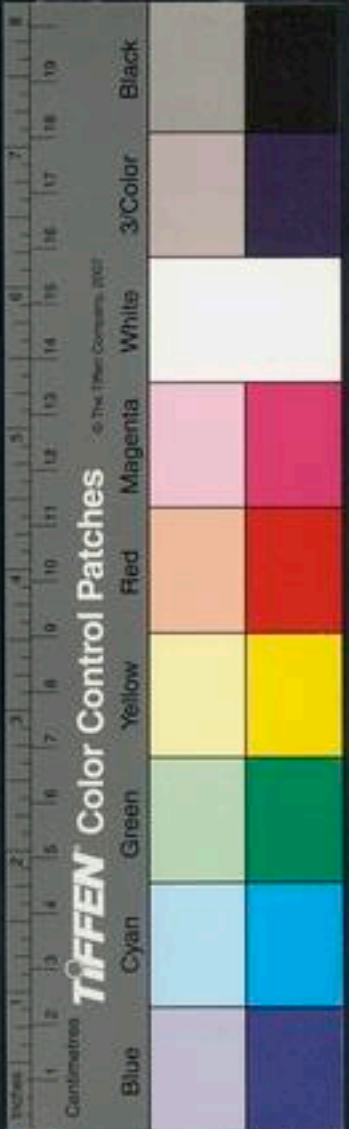
譚垣紹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

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

從顧問

從顧問

從顧問



唐書言金者之五
謂之八羽龍朔
二年曰侍極

左諫議大夫四人武德元年置諫議大夫龍朔二年堂諫
論得失侍從替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
廳居委反以次四方之書乃鑄銅廳四塗以方色列于朝
堂青廳曰延恩在東告養入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廳曰招
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廳曰申究在西陳抑屈者
投之黑廳曰通玄在此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
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廳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
廳使其後同為一廳
給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

課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大中則裁其輕

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為宜武德三年改給事中

方補闕堂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

右各二員

起居如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即居左舍人

居右有命府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正觀初以

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伏下議政事起居即執

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兼

筆隨宰相入殿若入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

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砌處時號螭頭許敬宗李義府



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伏下

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貞觀初出為起居郎舍人龍朔二年曰左丈天授元年

亦如

符璽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武后延和元年改元符璽郎曰寶郎開元元

符寶郎

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

輕重皆參議焉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下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已上

子者書者千四人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

又置撰經博士四人中置詳正學士四人校理圖書武德後五

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管他

實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領館務號館主給事中一

人判館事神龍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以昭敬皇帝

之名二年曰修文館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

節直

校書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凡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

之制有學生三十八人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

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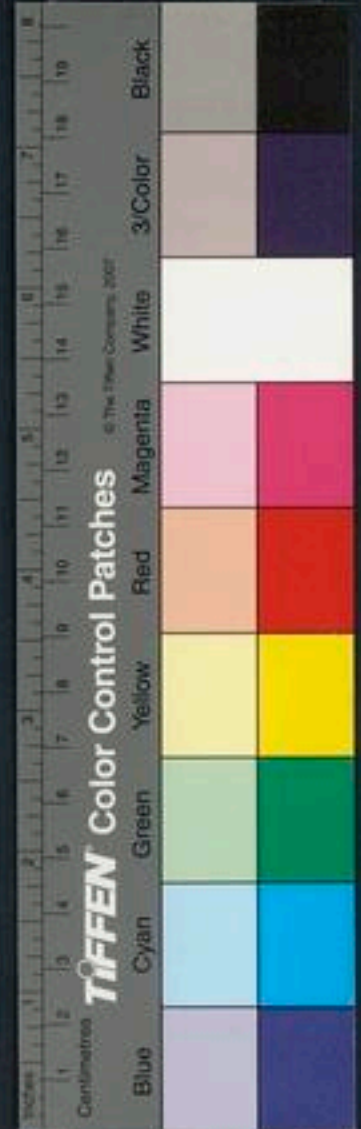
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

則用之二日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

尉勞制書褒嘉贖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

吏發兵除免官爵受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

唐書羊師本之五十一百官志



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
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
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殿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
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文章獻
納以受記事之官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尚書令
中書令曰內史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西臺
徽令天寶元年曰右丞至大曆五年紫微省中書令曰紫
書侍。侍即掌威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
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贊幣
則受以付有司

舍人六人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符書冊命皆

起草進書既下則署行

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
六人掌如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
德音奉終以授圖史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
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
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
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著最於

外開元十三年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集仙殿
外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齊理之具朕今與
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集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
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宣宗嘗選者
儒日一人侍讀以贊史籍於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



待請直學士其後又增條撰有校理官待制官監院官知
檢討官文學直六員恭能書者為書直又置書直以有官
者為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學士貞元初置編修官四年罷
大學士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
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四年集賢書院學士直學士
皆用五品如演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非登
朝官者為校
理餘皆不

史館修撰掌修國史自魏三年五史館於門下省以位官
東顧開元末徙于中書省天寶後曰

秘書省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武德四年改少令
曰少監龍朔二年

改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秘書
省曰蘭臺郎武后垂拱元年秘書省曰秘書省大極元年曰
秘書省

司天台監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

其屬而占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隸秘書省
初二年改太史局曰秘書省

中允宅元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曰太史局隸秘書省
咸亨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改天文博士曰靈臺郎
士曰伴章正元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不隸秘書
景雲元年又為局隸秘書省初月為監後為局二年改
津儀監開元二年復曰太史監改令為監十四年後為
以監為令天寶初復為監自長不隸秘書省乾元元年
司天監藝術人隸監制但隸儀改令為監置通玄院及
海蓋五官監候及五官稽生十五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

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

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寃而無告

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太事奏裁小

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



而已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顯舉不

法者高宗改治書侍御史中丞以避帝名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太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右

文明元年改曰憲臺大夫曰太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右

監軍作右臺察州縣省風俗命左臺廣察州縣兩臺歲

再廢使人入春察州縣省風俗命左臺廣察州縣兩臺歲

臺御史有假有檢校有外有武王神兼初省察景雲三

年以兩臺並齊糾舉其有外有武王神兼初省察景雲三

諸道使用外臺糾舉其有外有武王神兼初省察景雲三

內使或兼外臺糾舉其有外有武王神兼初省察景雲三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監察御史三人元和中一人侍御史一人中丞一人

侍御史掌糾舉百寮及入閣丞詔知推彈雜事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宗畿諸州兵皆隸焉正班

列於閣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朝會則乘馬具服戴

豸并殿巡幸則往來門旗之內檢校文物虧失者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大

府出納皆蒞焉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左務繁則有

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後

不均其二察農桑不動倉廩減耗具四察妖猾盜賊不事

生業為私靈室且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

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行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

唐書卷之五十一 百官志 十一 道



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係減密功賞然後奏之隋末廢

表年元年丞相府置察非將二人武德元年改曰殿中侍

御史龍朔元年置監察御史兼行武后文朔元年置殿中

裏行後亦專以掌行名官長安二年置內供奉侍御史入

朝則與殿中侍御史隨儀分入殿中侍御史丞并及職事

與侍御史均開元以降帶屬侍御史而殿中兼知庫藏宮

門內事開元中監察御史兼殿中侍

大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龍朔二

常寺曰本常寺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曰大

夫武后光宅元年後改太常寺曰司禮寺

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酒醴膳羞之政

衛尉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守宮

三署兵器入者皆籍其名數

宗正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天族親屬籍以別昭穆

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廐牧輦輿之政

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折獄詳刑凡罪抵流死皆上

刑部覆於中書門下繫者五日一慮龍朔元年改曰詳刑

寺武后光宅元年改

鴻臚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

司農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倉儲委積之事

太府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財貨稟藏貿易凡四方貢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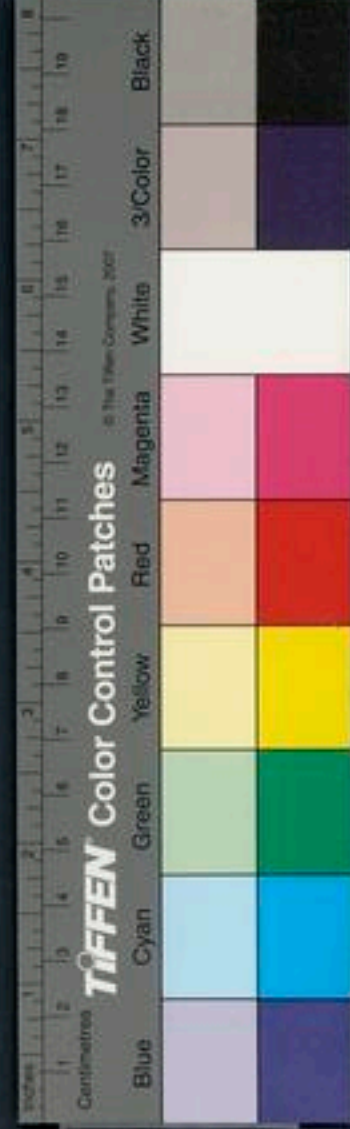
百官俸秩謹其出納祭祀幣帛皆供焉龍朔二年改太府

寺曰外府寺武后

光宅元年改曰司府寺

中宗即位復曰大府寺

唐書手節卷之三



國子監祭酒一人司業二人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大

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天子視學皇太子薨曹則講

議釋奠執經論議歲終考學官訓導多少為殿最

東宮宦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掌輔導皇太子少師少傅少

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

自太師以下觀其人不必備先天元年

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尋廢

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侍讀無常自掌講

導經學貞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定負四人太

宗特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不

左諭德一人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贊

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經教授

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

文館

兵志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

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材侍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

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

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

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六

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兵志 一

廢而為驍騎上忽部及張驍騎又變而方鎮之兵盛矣及

其末也疆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始置兵於京師曰

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

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驍匹召反析關

中為十二道高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

宜州道皆置府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

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

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

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劍南後南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

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其介冑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

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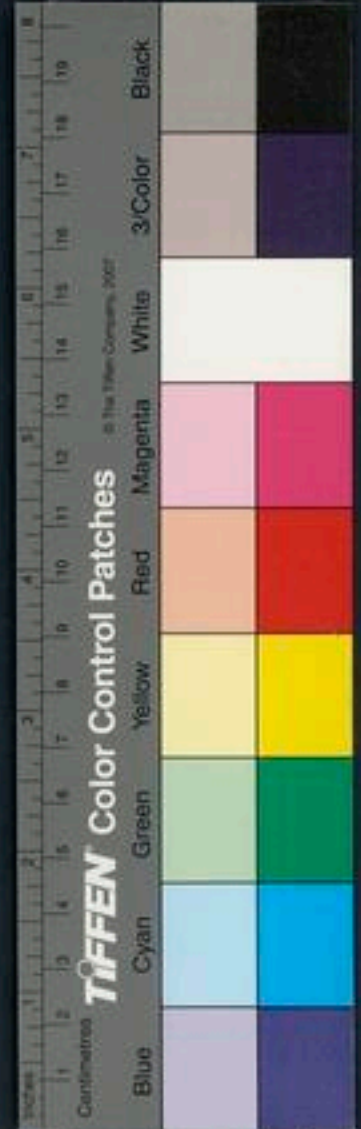
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

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

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高

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寔壞番役更代多不



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相給宰相張說
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彊騎前日號騎前曰武衛曰七
衛曰禦衛曰候衛為左右馬強騎分設
十二衛每衛萬人總十二萬人為六省天寶以後彊騎之
法又稍變廢士皆失附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
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糗糧並廢矣
六軍宿衛省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支甲矣初府兵之置
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不師而已若四方有事
則命將以出事解輟罷兵散于府歸將于朝故士不失業
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
兵法壞而方鎮盛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

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
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
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
遂陷兩京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
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
望於內地父死了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之
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
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所謂天子禁軍者
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初高祖以



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
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于軍貞觀
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
田獵又致北衙之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武后改
百騎曰千騎睿立又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
氏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請選羽林騎
士五百人徼巡太子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
安劉氏朝廷制在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
金吾警忽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
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永泰元年

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為左右
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馬者兵之用
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
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
於此其官領以大僕初用大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
觀至麟德高宗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致八坊八坊之田
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
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時天下以一縑易
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儀鳳中以李思文檢校

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此始開元初國馬益耗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雙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二年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卿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

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用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瀆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佚讀與同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可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分扶問反後同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蕃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



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太靈都故天若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上角反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推利推估岳反專其利以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入官漢東百校後同愈熾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凡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

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可以足其人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庶入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膏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救無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猶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銀十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正役不過五十日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其後洛相幽徐齊



拜秦蒲州又置常平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

易米一斛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

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上津夷反又民物蕃息四夷降附

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

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

內安數引刺史入闕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

及李義府許敬宗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益不足

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乘

僅役者給蠲符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租

不至濫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上

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初求

中禁買膏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併貧者失業於是

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

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是

海內富實米疇之價錢十三青齊間疇纔三錢絹一匹

二百道路列肆且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

尺兵天子驕於妖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

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朕刻。朕旬緣反縮也漢書及安

山反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百姓殘於

兵盜米斛至錢七千鬻粒為糧。花胡結反屑米漢書食相

糶守糶麥下沒及今京師



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曆元年代詔流民

還者給復二年後號曰久漢高祖過市後其民田園盡則

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

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

錢魚朝恩持恩擅權代宗與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

復與載貳君臣猜問不暢謂倉才及疑也邊計兵食置而

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

不能繩以法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

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

諸道尚侈麗以自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

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

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歛以夏秋至德宗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

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薄人無丁

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祖庸調高祖太宗之法

商錢京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出萬錢者借其錢以洪軍計天下不過一二千商則數千之用足矣上從

之計所得與德宗乃以趙贊判度支即中負外即各一人

約之宜水陸通商之利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

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時又括州權貨錢

者皆借四分之一科其權者百姓為之罷市井借太宗時

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玄宗時第五琦音奇漢有請

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畜本錢至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

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潰胡對反散也象散流

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

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

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眉中

一緡也以緡錢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賤下價而出

之賤則加估而收之估者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

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

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趙贊復請

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愁怨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

稅五百步執筆乃筭入人室廬計其數取區稅間架六十

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取錢百杖

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生事之家



及涇原兵反大誅長安市中亦作乎曰不奪爾商戶儻

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

皆罷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

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

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德宗時癘疫水旱戶口

減耗賦後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蠲革其弊嘗

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

法遠其歛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

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羨故人無搖心天

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隳於避地反錢也賦法壞於奉軍

賦後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墮制

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

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盡用節

財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

本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資產

六十為老後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百畝資產

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

人莫窺者有場圃園倉因區直輕而衆以為富者有流

通繁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

歲利寡者計估美繕估首古中稅美飾買及所以等美也

一收而成六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



困歛求此誘之為奸毆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眾有流亡者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普者節之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等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失其二口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纈百穀謂桑麻及和鵝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

取焉官所為者賦歛也謂國朝者今稅出穀庸出絹調出

繒纈布麻曷嘗禁人謂錢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美繒之

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謂錢定稅所供雜物歲日頗殊所供

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買所有謂貨

交易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

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

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

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

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

脩家伎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



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

則錢不乏有糴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

雜音角解在前

何慮無所

給哉其三日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

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敷四曰率辦先期

辦率

夫貴戶

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

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

音濬

田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

敷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

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吞貧者奔迸

北音

也 有不愆物之病四病絲考數不切事情之過

數下華國及嚴實

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

有定程役有等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

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歛餘財

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練農功未艾而歛教有者急

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價費倍宜隨風俗時候務於舒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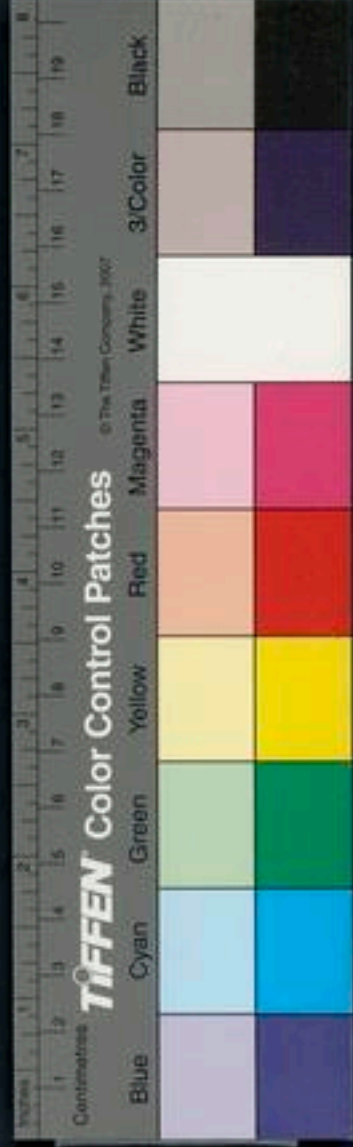
五曰項師旅亟與官司所儲唯務軍食凶荒不違賑救人

小乏則取息利大之則鬻田廬歛獲始畢執契行貸

他代

物借人又音時從人求物也下同 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

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



價廣糴穀貴而止歉則借昏循環歛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捐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諛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詵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貧暴無容其效二十年間府庫充_物而_撥反_{備也}但定稅之初錢

輕化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百人為稅名以就

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

三也用不之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又不自勸六也今

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

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心既疏入亦不報

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常遣卒視賊以石寒乞襦袴帝

不能致剔視玉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定帝屬意聚斂

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

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徼射恩澤以

常賦入貢名為羨餘_{上羊面及錢也周禮以其餘為羨}常州刺史裴肅鬻



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思皆云說外方國有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劉留常盛或增飲百姓或成刻吏殫或照需劉替志于宣州其判官
蕭果往往私自入坊進納得一二嚴綬領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
 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
 而人相賀是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管市使兩使置
 白望數十百人以益估敝衣縮帛尺寸入衣酬其直又索
 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齋物入市而空口啣者每中官出沽
 漿膏餅之家皆徹肆塞門人不堪其繁牛奏奏小人因宮
 市為奸真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

宮市以養者也溱友得罪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

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均臣至又令諸道節度

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

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

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錡魚也嘗藏皆入內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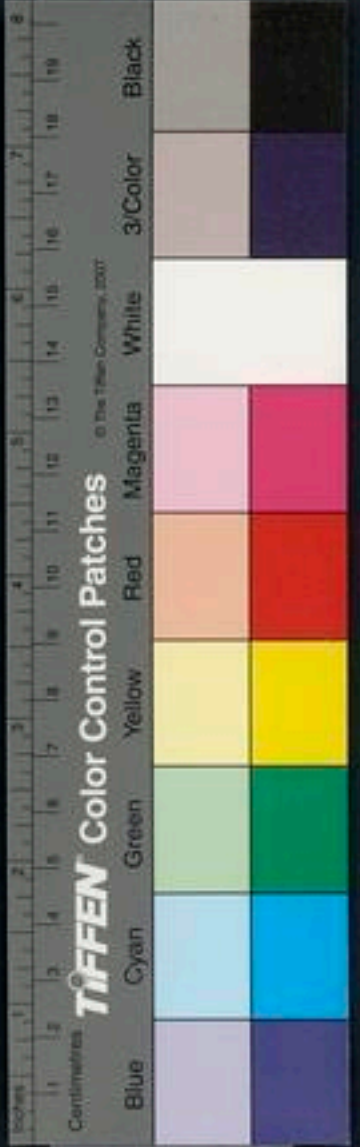
皆儲與貨同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頓徒歷河東節度使王

鏐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

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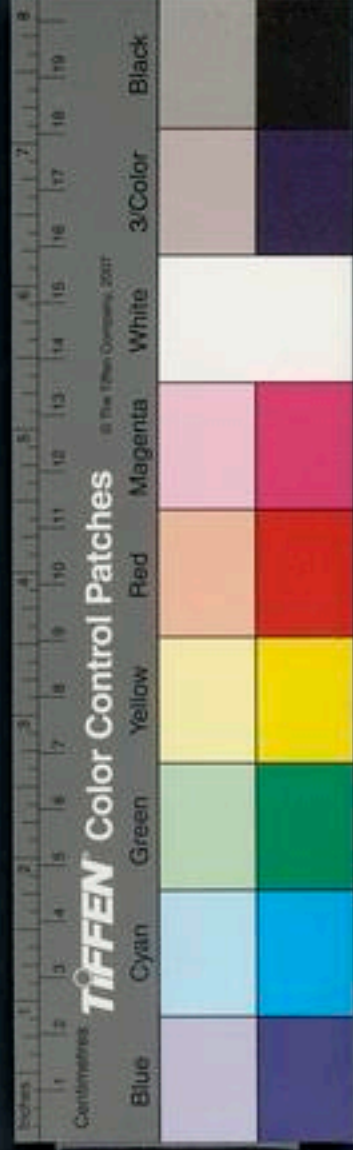
中夏貢賦之地朝覲又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

祖宗之耻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



重矣司農王遂京兆尹李修式竹號能聚斂乃以為宣歙
 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益鐵使王播言劉
 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
 使程異音異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并至江淮得錢百八
 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益鐵使穆宗以貨輕錢重民困
 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
 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交易也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
 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昔散
 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
 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哈胡餅反商

曹貨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大
 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
 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
 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
 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
 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
 四千六百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上都東都每街
 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德
 八年下詔今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鍊行
 者延居大寺觀給其衣食庸假租賦者悉令罷遣還鄉里
 京師留寺三觀二諸州各留一餘皆罷之去帝時示
 初命有司沙汰僧尼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五

唐書詳節卷之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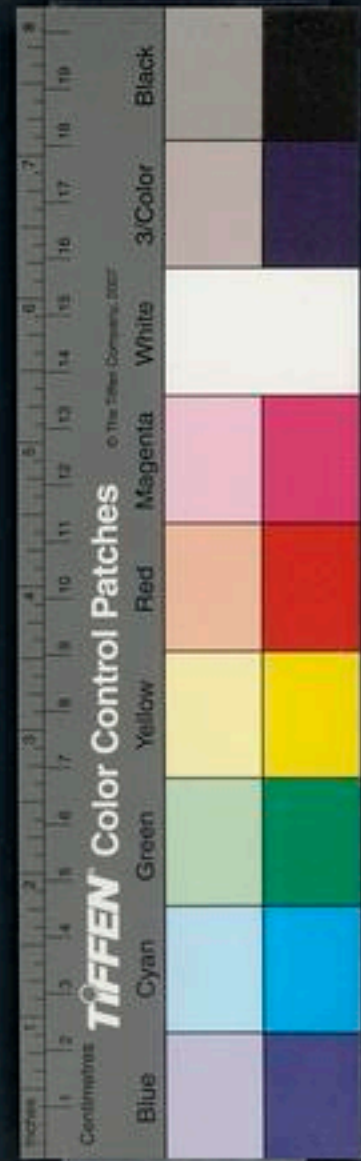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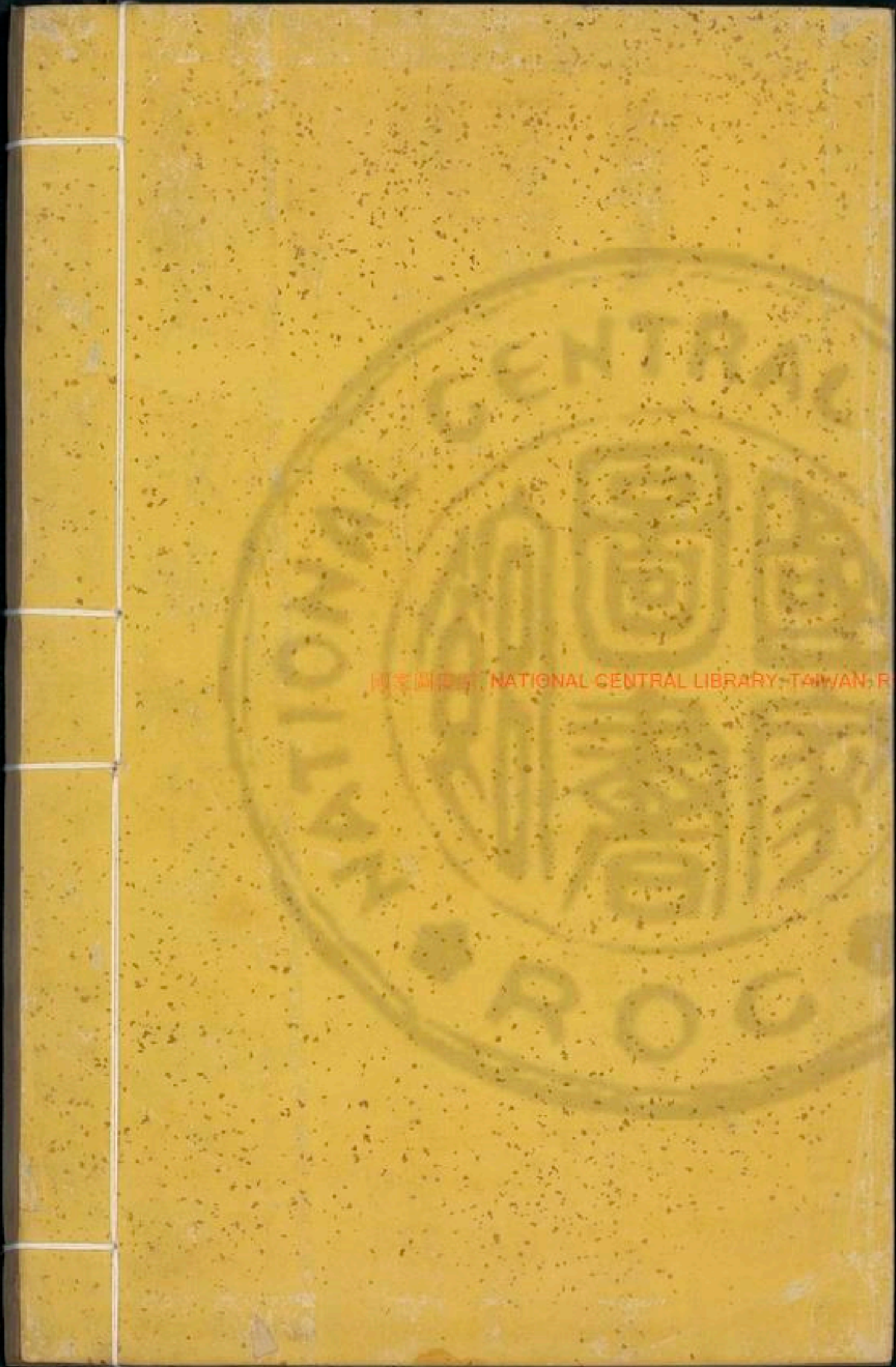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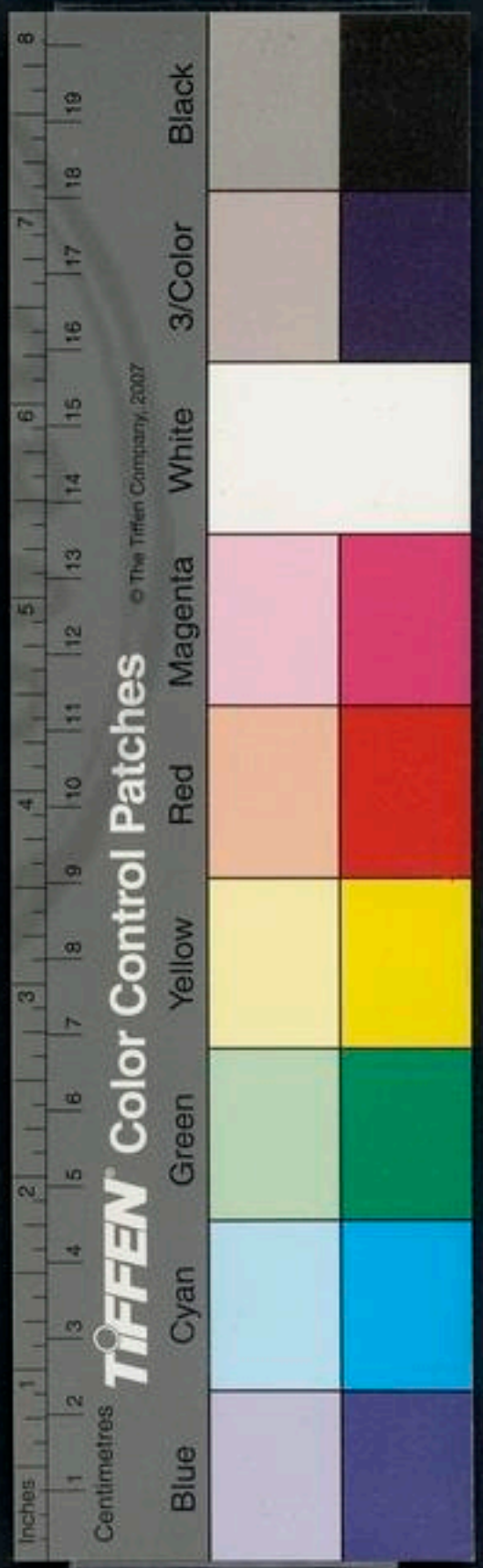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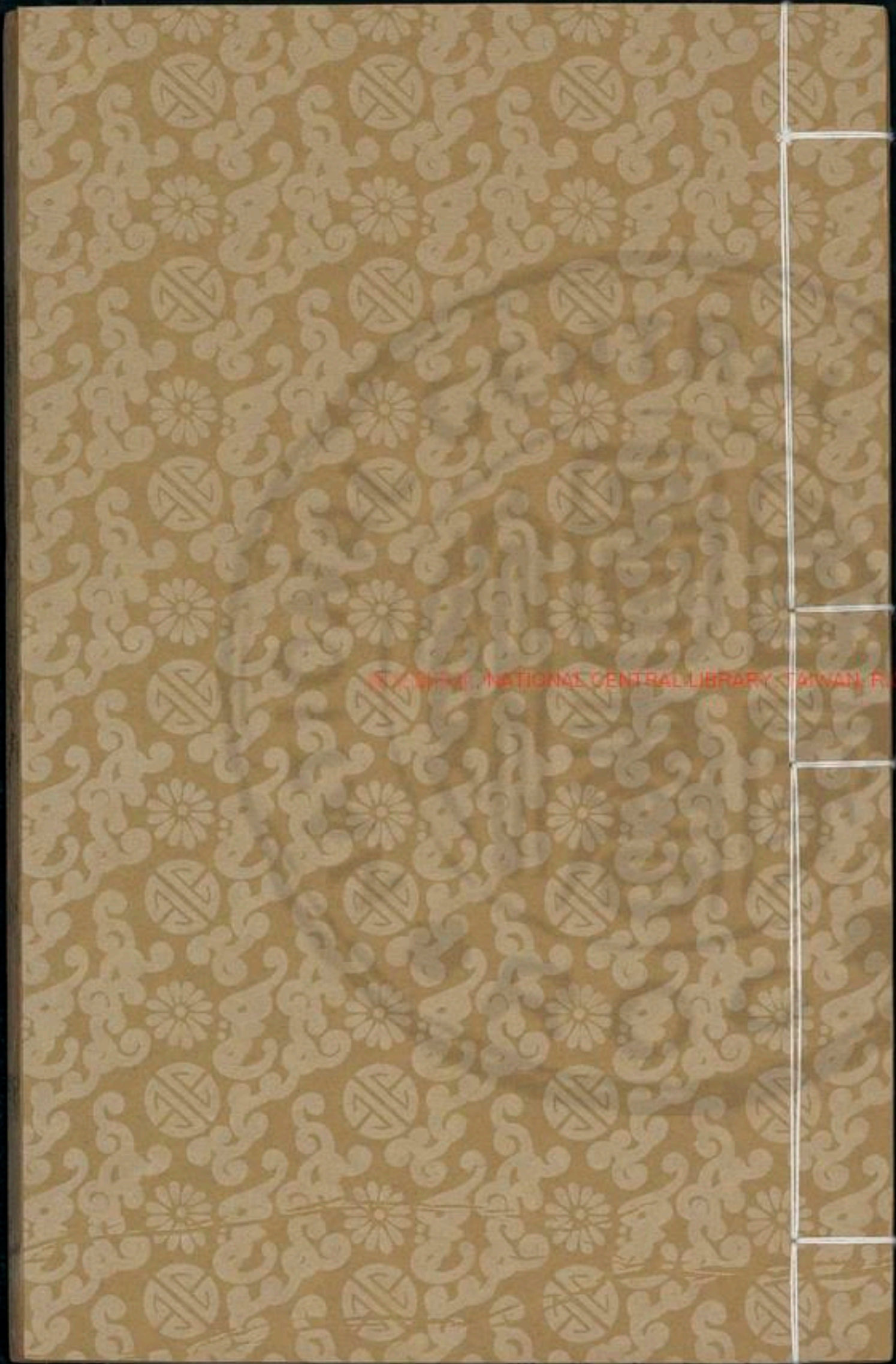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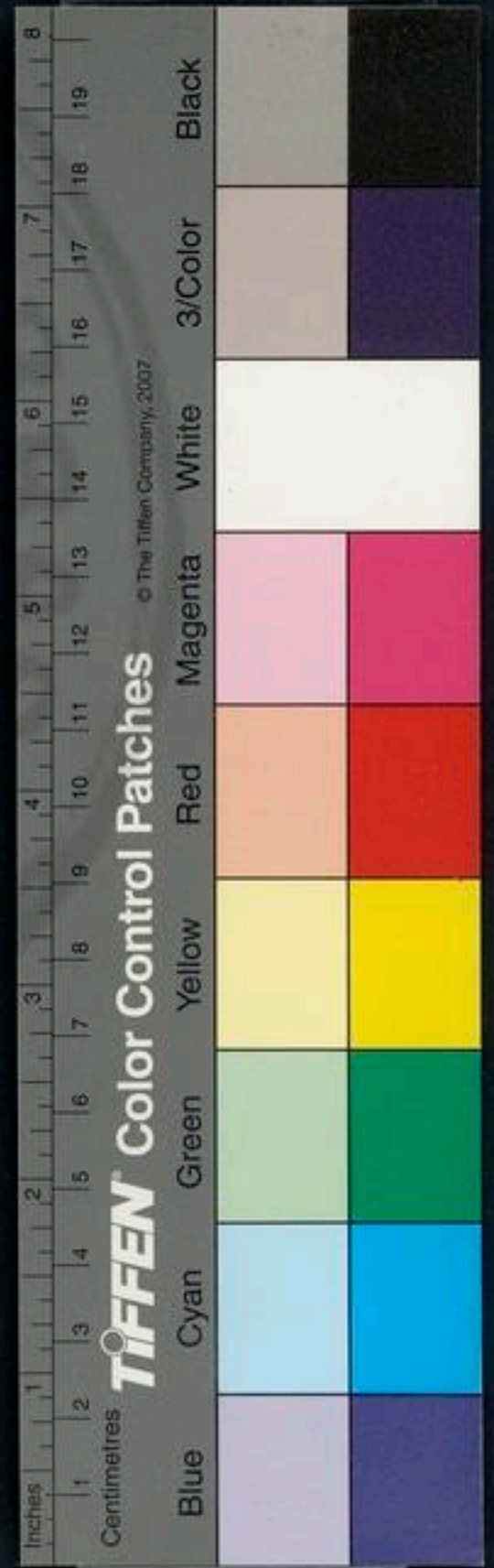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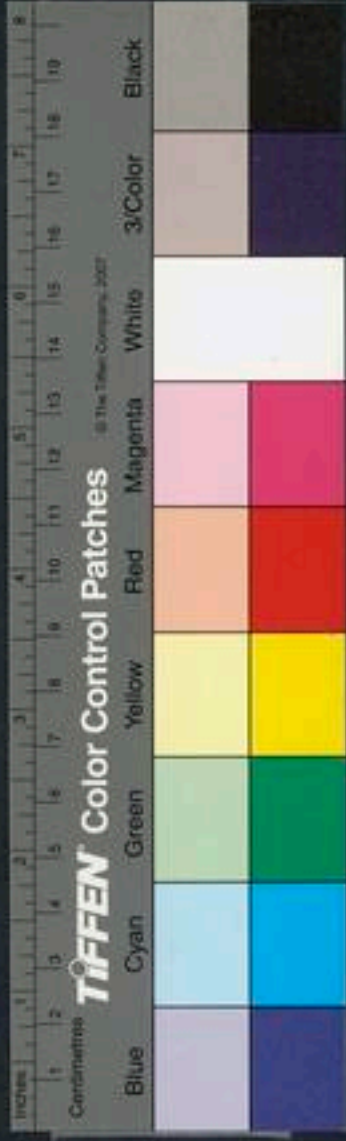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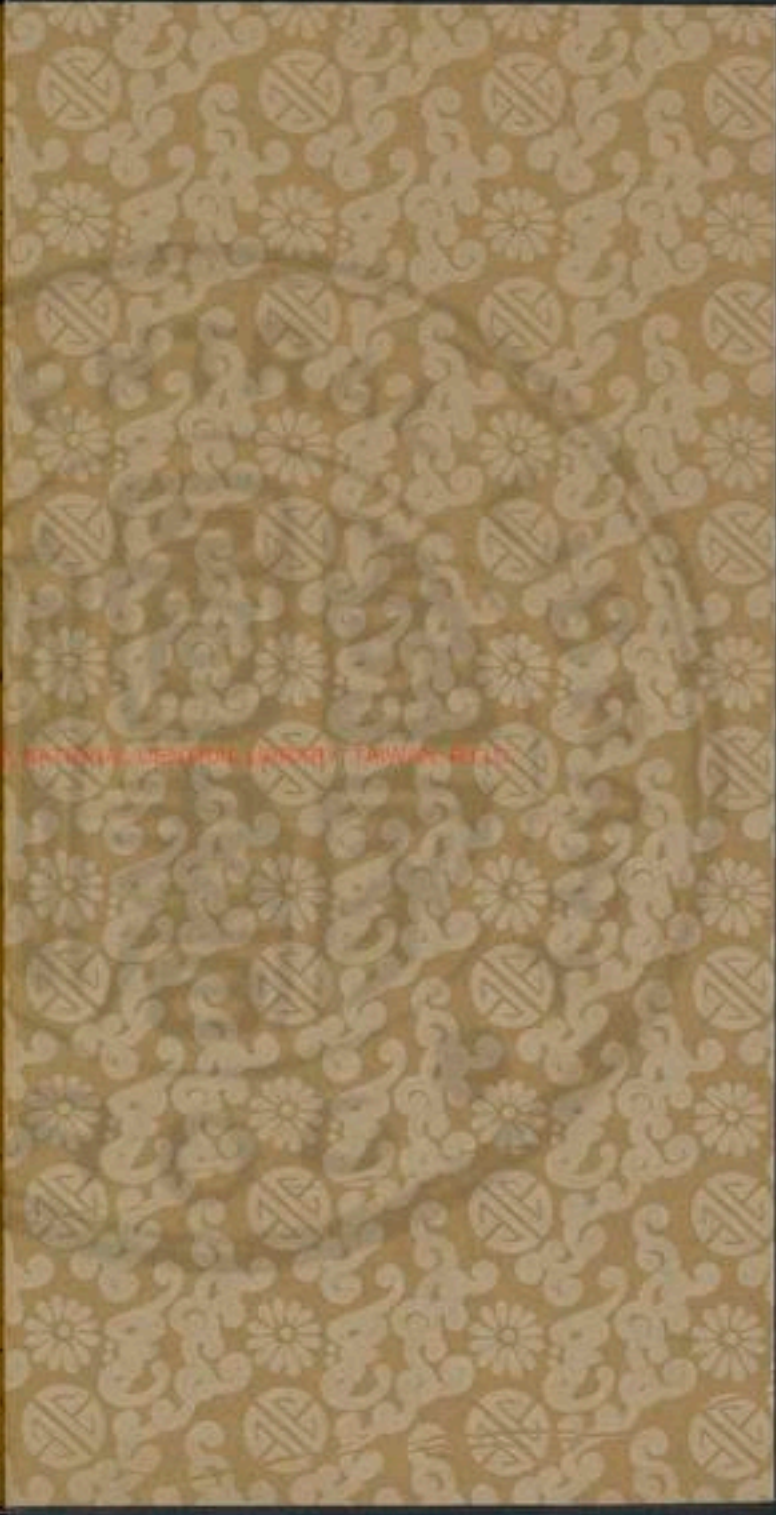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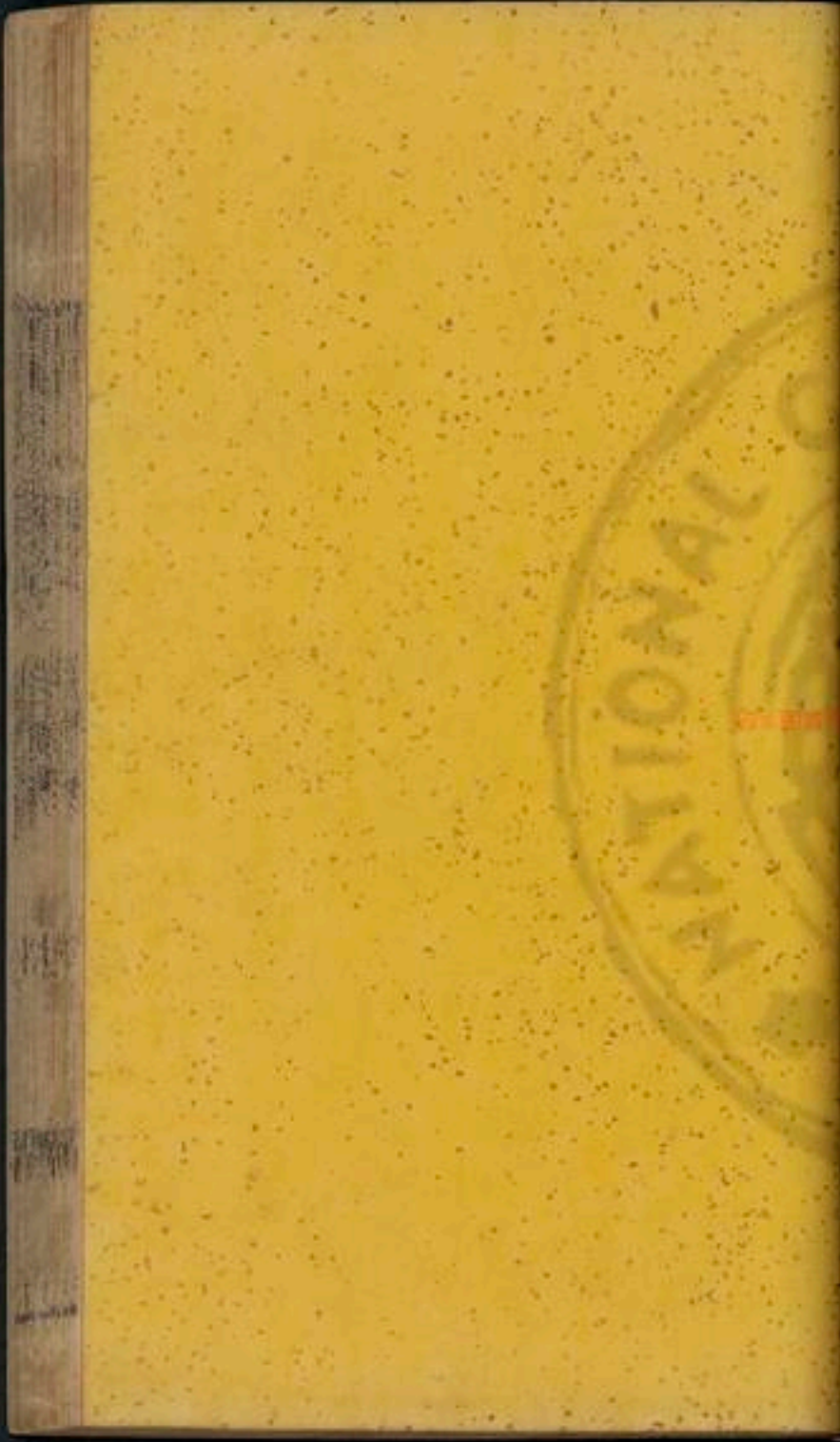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STANDARD NATIONALS CENTRAL LIBRARY TAIWAN F.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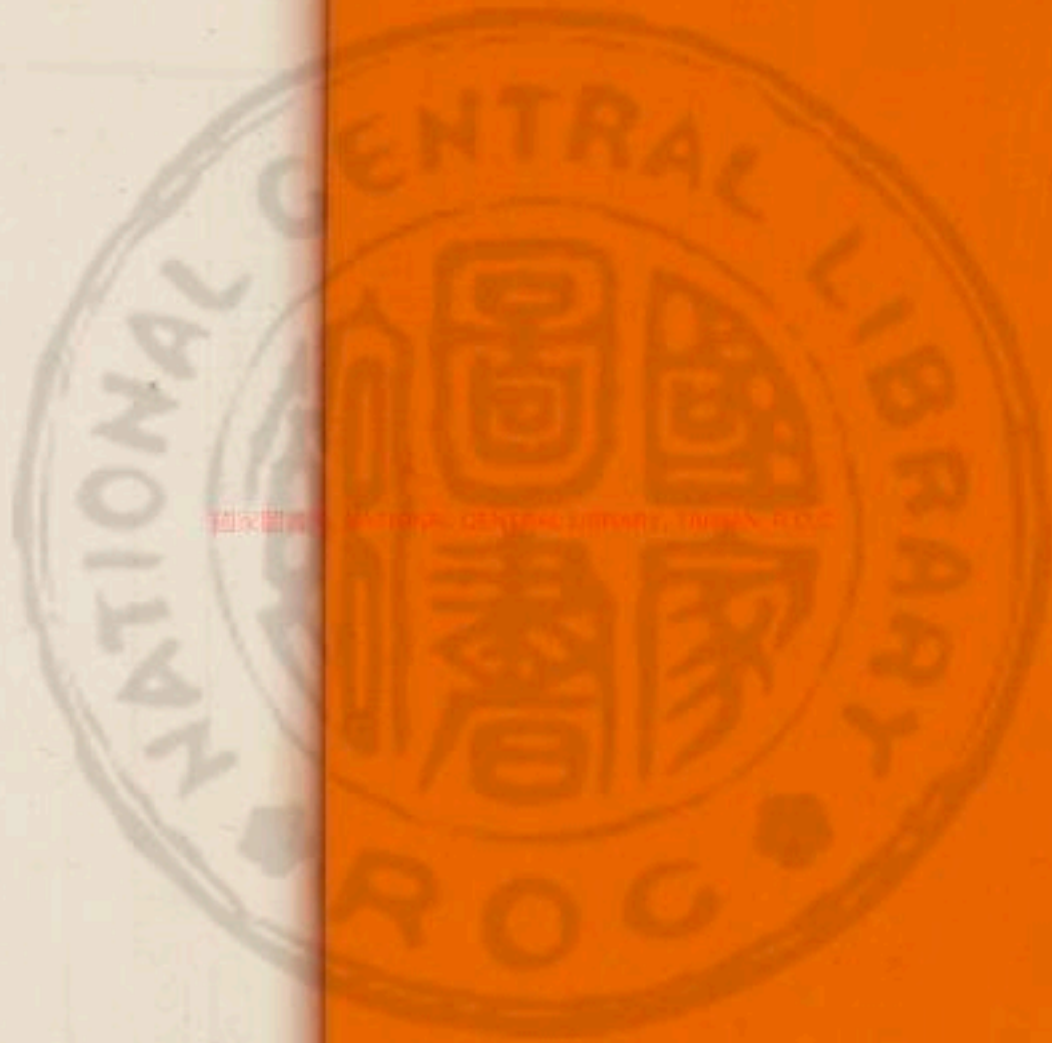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orator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38976 > v.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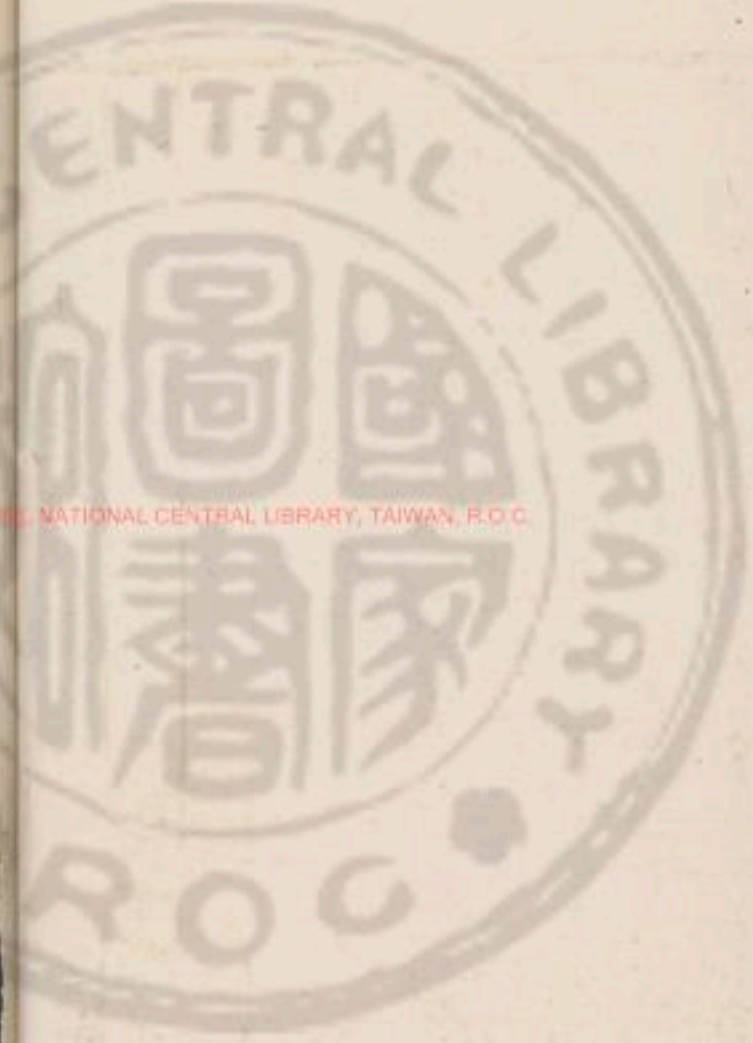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陝西布政司重刊

唐志

食貨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
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
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
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與民亦罹其弊矣玄宗開元二
十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問耀卿
漕事耀卿因請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



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
 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
 北運自太原倉浮渭川以關中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
 即舍嘉嶽車陸運三百里
 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
 用河舟運至令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中玄
 宗大悅拜耀卿為侍郎兼江淮都轉運使凡三歲漕七百
 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
 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
 函脚營窖之名窖音教地穡也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
 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終百萬石代宗
 廣德二年漕事皆決於劉晏晏為餘艘之江船二千艘音艘

皇餘艘吳王舟名艘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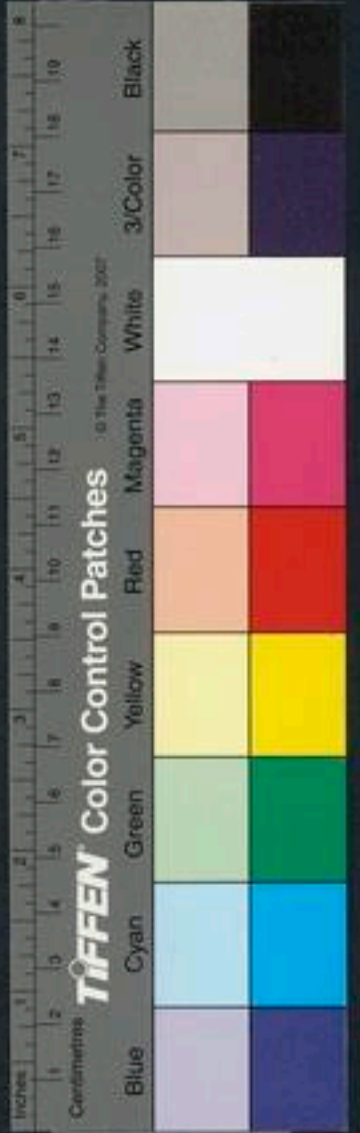
分官吏主冊陽湖禁引既自是河漕不涸自喪亂以來汁
 水涇廢漕運者

自江漢抵梁洋運險勞苦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官厨
 無兼貯之積吳乃流埃汴水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
 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
 運之能者惟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唐八云唐開軍

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也總力百九十二司農
 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元和憲宗振武軍飢

憲宗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
 田三萬頃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五十人

耕百頃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柵楚格天
 編木為之墾田三千八百
 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一十餘萬緡文宗太和



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外寧節度使畢誠
 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貞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
 軍於是初有和糴市也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
 關輔之糴京師糧原益羨自是玄宗不海以幸東都天寶中
 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
 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
 日他師反貞元初吐蕃劫盟名諸道兵十七萬咸遣關中
 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云無幾諸道戍兵
 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具以關中殺賤請

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

然不能盡用贊議貞元二年自與元以來至是歲最為

糴上致於新店入氏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熟何為不樂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種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稅糴而實強取之魯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欠今則遣致東西行營劬數百里愁若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

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
 號為和糴其實害民。唐有益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

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斛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

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
 者為亭戶免雜徭賦也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州權益



唐書食貨志卷之六 食貨志六 三
鐵使盡權天下鹽推音角故渡橋爾推謂之石柱今之畧如度木之推因以斗加特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
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增鐵使劉晏以為因民
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
也鹽利歲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代六百餘萬緡天下之
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晏罷淮
西節度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
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曹射
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鐵使李錡
魚銜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

于私室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
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之物無虛
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
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又請今所由將鹽就村糶
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詔公卿議其可否常處厚韓愈條品之以為
不可平叔屈服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益令人更坐舖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售若令人更家至戶
到而糶之以索百姓供應糶極多處厚議以為宰相處
論道之地雜以他務○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
實非所宜事遂寢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酤音古又依古古墓二
反一宿酒也賣也亦作



詰後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

不御酒廣德三年宗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宗

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

縣總領酤薄私釀者酤音澗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奏

罷音自推自酤賣酒獨收其利色下同貞元二年宗復禁京

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

南忠武宣武河東權翅而已元和六年憲罷京師酤肆以

推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太和八年文遂罷京師權酤凡

天下推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

逃酤不在焉代宗求泰元年河東盜賊使張靖入秦中上

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登農夫愁怨臣以為

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敢對

也上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

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丞罷之貞元中鹽鐵使張

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

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滂奏去歲

用度不足請稅茶以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

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

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左右遺李珣音上疏諫曰權率起

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

資若母迥反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



饒其出不些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於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塌地錢後于琮每斤增稅錢五兩之刺茶錢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德宗時韓洄建議洄音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隸鹽鐵使開成元于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時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

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莖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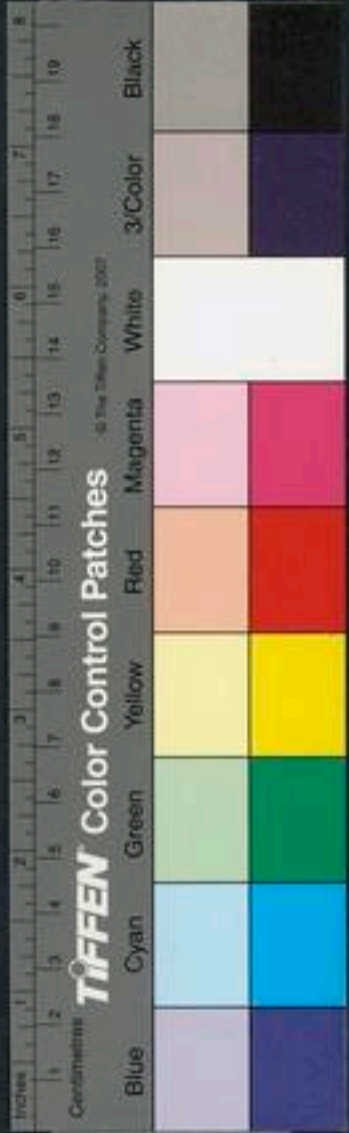
錢錢私箭及細絲也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緡滿半

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錢文曰開元通寶徑八分

乾封元年宗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

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

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永淳元年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



孰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滯色八反自是盜鑄蜂起莫能

捕先天之際睿兩京錢益濫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

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

抄勺而均抄楚文及抄器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

費多宜從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以為嚴斷惡錢則

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

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

參軍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

御下下無以事上一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買物重則

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

之使輕柰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

錢惡令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况設陷穿地穿誘之穿疾出反

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穿地南者衆

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寶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

人不理由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兼而益

恣不可五也夫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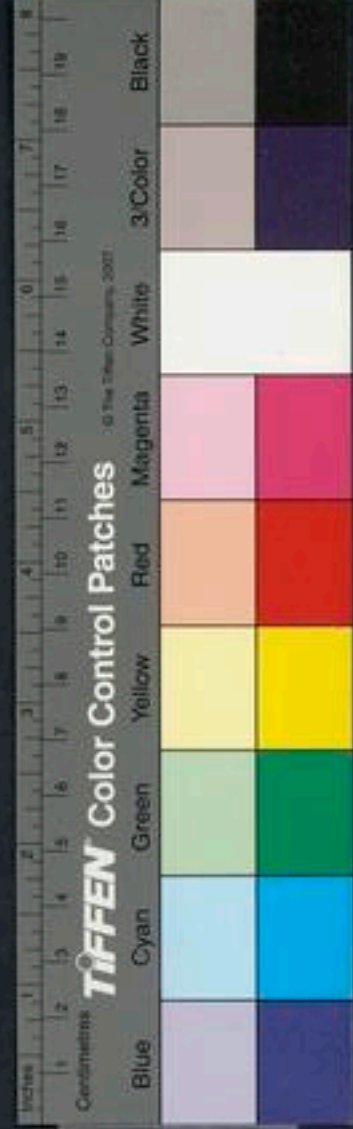
無所用盜鑄者少人不犯法公錢不破錢又日增是一舉

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

惡錢而已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

元重寶與開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

元重寶與開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



元錢與開元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斛錢至七千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九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上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

刑法志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九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五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



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唐興高祖入京師約

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劉文静

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渠在反以

財物枉法相謝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暑日及正月五月

九月不行刑四年又詔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

百麗以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

等以謂肉刑既廢今以答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則足刑

月又五刑五忽也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斷部管反截也

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灸居估反灼也見人之五臟皆近針灸

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

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太宗斬

張蘊古既而大悔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議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彼疾不常

坐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阿縱被事不實上怒命斬之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

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

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弗進酒肉

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疏食務合禮

撤樂咸膳之意時房玄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

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

六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以為格

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然自張



唐書高宗本紀三 九月 九 果 已
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
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
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矜
然矜矜矜矜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太宗以
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
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
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
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
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
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群臣曰吾聞古曰

一歲再赦好人啞啞

啞於今反啞於
誰反不能言也

吾有天下未嘗數赦

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
宗世用之無所變改宗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
無忌等增損格敕其舊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
頒格睿宗時本義等並六極格玄宗時盧懷慎等著開元
格文宗時狄兼謨為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張戣渠追為大
中刑律統類蓋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
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則
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此刑書之
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



繁也武后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

法北史宇文弼國號後周告密者以類詔官司受訊有言密

事者馳驛奏之引酷吏周興來俊臣輩典大獄集告事數

百人共為羅織網羅無辜元禮等為計囚法作

乳死猜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自唐之宗室與朝廷之士

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為之反足如狄仁傑魏元

忠等皆幾不免其毒唐所被自古未有也國宗有初即

位勵精政事嘗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

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

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烏鵲不

棲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幾致刑措然而李

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

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

子亦自喜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

以萬計國用耗之而轉漕輸死送近煩費民力既弊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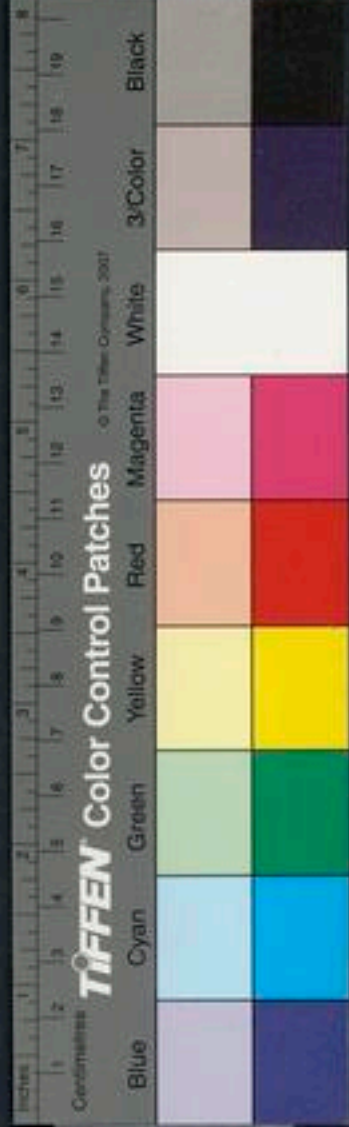
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後者寒暑

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竄而徒以至死其

皆免以配諸軍自劾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

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盜起天下被

其毒民莫蒙其賜也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



治僭叛一以法度然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

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

通奔漢反亡也

受貸不償曰賑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

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

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

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于頔徒歷亦諷帝用刑以

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甲詔

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之類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蓋

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

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

何而廢常刑是施民之禁

施施氏反解也

啓其姦由積水而決其

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

幸也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閹宦肆孽未能制至誅殺大

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寃為之歛恨流涕

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剛彊非不仁而

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禎等大刑舉矣而

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宣宗自

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

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

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



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武后改唐為周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纒五十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藝文志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

亂訛缺學者莫得甘棗直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心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謬異紕救律反亦作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切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工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離遠也憂勤曰騷屈原放逐遂感離騷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



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共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首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闢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念久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質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然凋零廢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管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猥為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唐書目一七萬

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採採復方六反重也自魏

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藏于內

庫以宮人掌之玄宗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

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十家五部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

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七部一萬四

其類十三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

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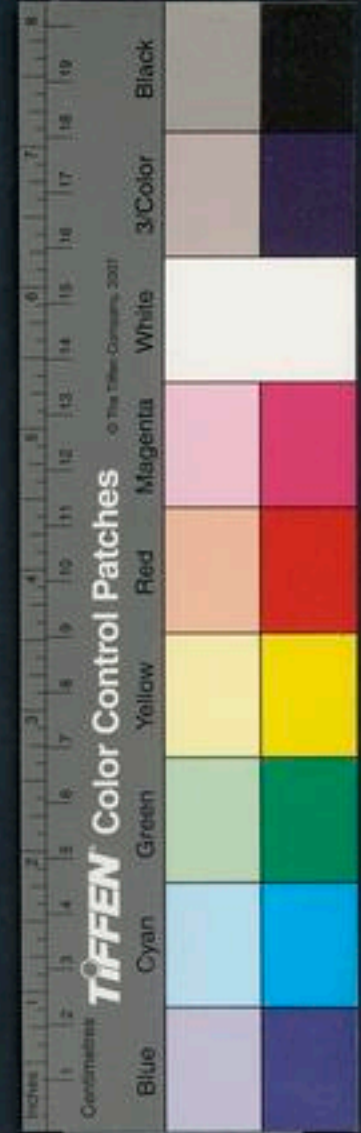
二十七卷四部子錄其類十七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

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十八家

六百一十五卷四部集錄其類三凡著錄八百一十八家

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

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天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



唐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
巢之亂存者蓋少

唐表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稱號
不一出於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

貞觀初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
預朝政李省以行辭位詔三兩日一全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皆起於此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藩以居內有事則將

以征伐事已則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便得以用而不
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
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
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
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
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
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弭緝也雖常倚兵而其亡也亦
終以此可不戒哉

宗室世系表

系相計
反聯屬

昔日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



唐書言錄卷之六十一 宰相系表 十五 科
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
有未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
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
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以為長久之
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
衍上符秦反茂也盛也下以茂反又廷而反廣也蓋也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
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
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宰相系表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

其才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殞羽故反及也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
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不盛矣然其所
以盛衰者雖由功德厚薄亦在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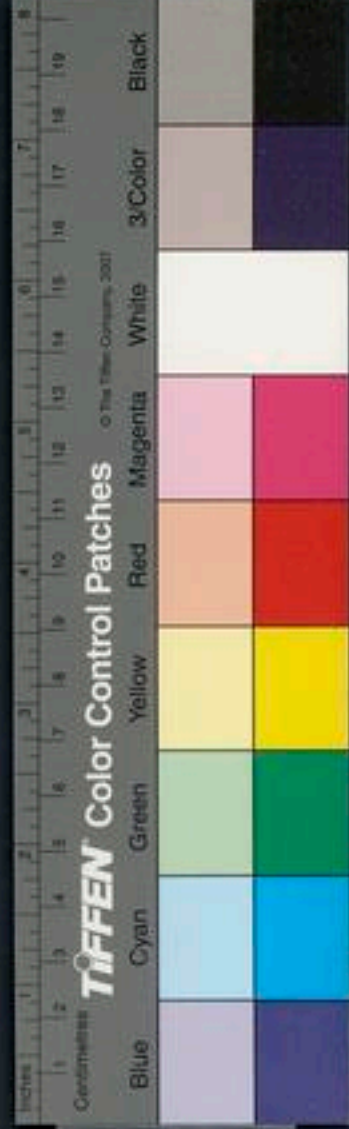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六

唐書詳節卷之六 宰相系表

下

相

序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

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上

涉反下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

羊諸反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

御皆有首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

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

書卷之七 后妃傳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

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上

涉反下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

羊諸反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

御皆有首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

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

書卷之七 后妃傳



服各一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

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與

裏謁不忤于朝忤居許反外言不納諸閭關雎之風行彤史之

化脩王崇曰彤徒冬反州餘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璧之興

常在中主策凋既交爾曰策壯仕反林則情與愛遷顏詞

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乘險言似忠故

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徂而為好左右附之檢士甚之檢思廉反誠也甚

於寵初王崇曰鍵巨儼反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

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王崇曰武后篡唐而為周韋氏試中宗而臨朝至

於楊氏未死王崇曰玄宗自天寶後內嬖楊貴

后制中肅王崇曰肅宗立皇后張氏猶與政事與李

宗吁可歎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

溺之私王崇曰燕伊群閹朋進王崇曰關衣廉反寺外戚勢分

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而已

竇皇后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

襄陽長公主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烈女等

唐書卷之十三 后妃傳

唐書卷之十三 后妃傳



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后父殺尚武帝

時突厥女為后無寵厥九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

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將答則江南關東不吾梗古杏武帝

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床下曰恨我

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殺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

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誠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

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中音竹射者闕

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帝在煬

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陳罪無

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乃為自

計數奏鷹犬異駒共歲曰駒煬帝果喜擢停將軍因泣謂

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

後於諸子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欵音希

踈反梗音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

可報因慟哭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他日幸九成宮

夢后若平生既寤淋然不自勝潛用反又祈明日詔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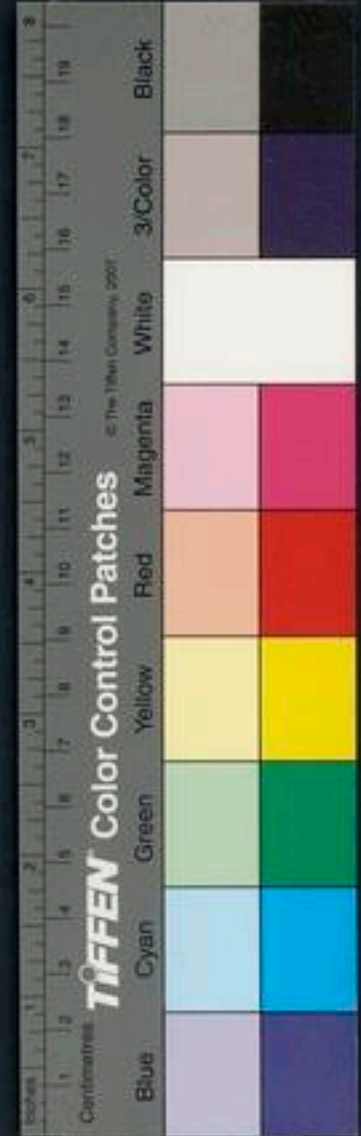
司大發倉廩賑貧益以為后報焉

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父晟涉書史趨難曉兵趨丘

反也驚脂仕隋為武衛將軍後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

唐書高祖卷之十一 后妃傳



矜尚禮法晟兄熾方周學士嘗聞太穆即太宗母力撫

厥女每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婚故晟

以女太宗女尼捧一及以女妻人曰女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益觀書雖容禱不少廢音側從幸九成宮方屬疾太子

欲請大赦汎度道人反寒災會后曰死生有命

非人力所支若修音延吾不為惡使善無効我尚何求

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

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嘆美之時

玄齡小遣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

頂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妾生無益

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壟無是墳約費送終是葬

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不省遊畋作役死無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入為論斥漢之馬后不

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與音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

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言無條埋勿令至尊見

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哀不可已已葬昭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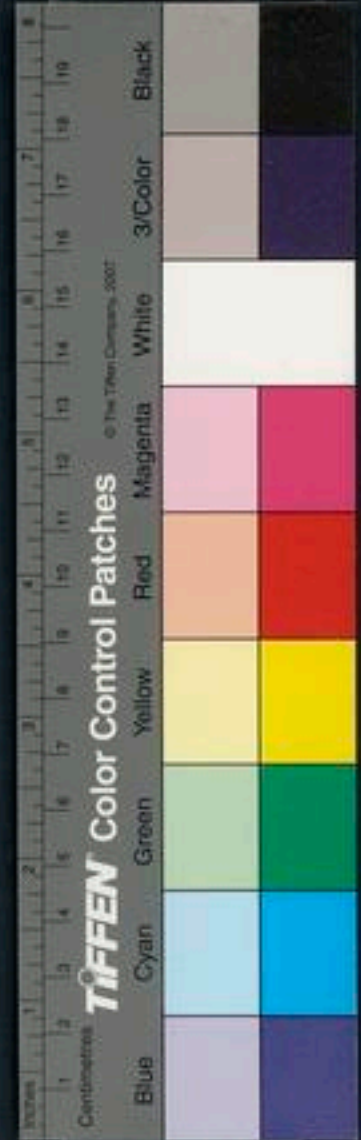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

文屬之欲反綴也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音曹反造為小山篇曰

仰幽巖而流盼撫柱枝以凝想將十齡兮此遇荃何為兮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后妃傳 三





獨往荃且綠太宗聞之召為才人丁未嘗廢卷而辭致贍

尉約勿又無淹思帝益禮顧。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

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成音

人守邊西討崑丘士馬罷耗罷讀與漕鑿漂波損有盡之

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

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宮雖

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賦即賦反不謂無煩有

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洽又言伎巧為

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醜毒醜讀與鴆同除禁反春秋侈

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時安其剗切精

妃古疾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永徽元年卒

王廢后

高宗廢后王氏從祖母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為晉王妃

即位立為皇后初蕭良娣有寵太子有妃有良娣而武才

人貞觀末以先帝官人召為昭儀昭儀其俄與后良

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壘上

上音古即巫蠱也帝信之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為庶人囚

宮中俄為武后所殺改后姓為姁母黨反良娣姓為梟

反不中宗即位皆復其姓

羊鳥



武皇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父士護北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北志反北立僧也女之出家者曰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說之王皇后久無子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才人有權數雙詭變不窮始下辭隆體事后后喜數與帝帝數角角反反故進為昭儀一日顧幸在蕭良中右帝愈信愛治有廢意意長孫無忌緒遂良瀕死固爭不不猶豫猶猶余救反反屬屬第山山中下下而李義府許敬宗即即衣請昭儀為后帝音決詔李勣志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長朝后

肅義門百慈欽反反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麟德初后

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職救反反帝怒乃趣使章

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初元

舅大臣佛旨佛者佛元舅長孫無不不閱歲屠覆道路自語

政歸房惟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

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

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

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駁議定列女傳臣執百

僚居矣反言以新誠樂書等大氏千餘篇崇曰氏典禮

大氏大因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上元元年進

歸也

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徭賦二給復三輔地六反漢高祖過沛復其民顏師古曰復謂不徭賦也二輔漢關中之三輔涼北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勲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選舉志親品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數下平反實也考事趣避其辭得實曰實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畧施行之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起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已即奏言令群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聞虛實請一罷之詔可。

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太后一

日召群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

以水反唯唯無他一言也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

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杜稷

為托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

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

命若徐敬業乎李勣本姓徐氏唐賜姓尉宗王稱藉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

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殺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為之蚤古

早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

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周書曰朕後子明辟周公還於成睿宗揣



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治銅甌居有為一室署東曰延
 恩受于嘗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
 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識步秘策識楚語詔中書門下一官
 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
 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碩
 材真賢。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
 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疣于求反地不
 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太后怒
 投嶺外。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堂
 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太后毀其地

明堂高一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八十九三曾號曰萬象神宮改服象冕播大圭執鎮圭

玉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象冕與瑞玉指大圭執鎮圭玉人之事大圭長三尺鎮圭尺有二寸睿宗亞獻

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
 引魏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群臣。載初中

改詔書為制書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
 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群下稍圖革命

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太后知威
 福在已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太后雖春秋高喜

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為長壽
 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庭曰金輪寶



白象寶女寶馬寶珠寶主兵臣寶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

陳之。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

德以黜唐與周制可使納言姚璹護作璹神乃大哀銅鐵

合冶之交蒲侯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

若柱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鑄群臣酋蕃名氏其上

鑄即及改明堂為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太

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躡藉及

也即引諸武誓明堂告天地為鐵券區使藏史館神龍

元年中宗太后崩

互註后妃姆抱以見天網給曰男天網曰龍瞳鳳頸

極音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表天網傳

韋庶人

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天立為皇后初帝幽廢與后約一

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觀

不為忤。神龍三年中宗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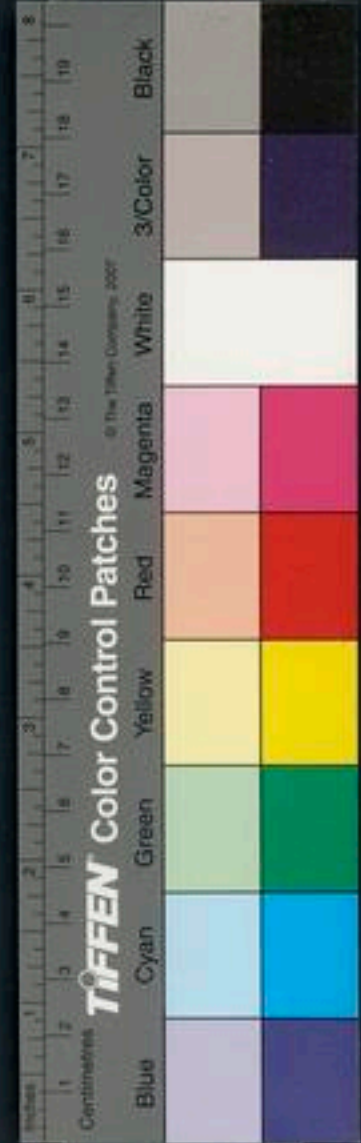
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中太史迦葉志忠葉書步反表上

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堯李太

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受命

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贊表共

宗朝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由是墨敕斜封出矣時韋氏



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反門降
墨杖斜授官號曰敕封官
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
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
彷彿觀覽縱宮女出遊皆浮
奔不還

上官昭容

上官昭容名婉兒

婉音寬

生與母配掖庭

掖表益反宮中掖庭有令

丞官者為

天性聰警善文章

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

反舒也

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

撥麗可觀

反舒也

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

黥深京反然群臣奏議及墨刑在面然群臣奏議及

反舒也

天下事皆與之

與音

帝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

婉兒

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

平及舉

兵索婉兒會太子敗乃免

龍三子

子重俊中宗子神婉兒

勸帝修太書館增學士負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

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念平安樂公主衆篇並作而

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公半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

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所觀婉兒力也。帝

即婉兒居穿治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時左

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家人

穢夫羨沙差反爭候門下肆狎視因以求要職與崔湜亂

職湜丞反引知政事韋后之敗斬關下。初母鄭方妊懷胎文

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稱易反婉兒生踰月母戲

上官昭容傳 九



原書言卷之二 行時家傳 夢云 之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音鳥後內秉機政符其

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妃乃專寵將遂立皇后御父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雙不共春秋子不復雙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處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怠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令人聞咸言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

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也遂不果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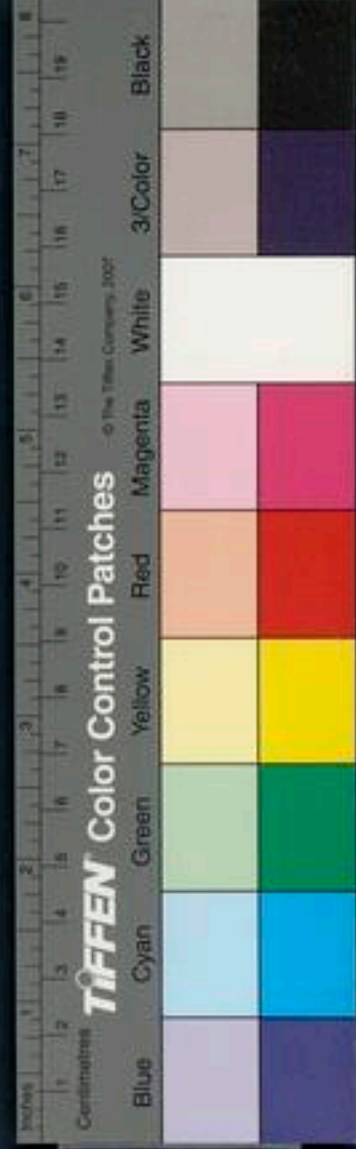
楊皇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景雲初入宮為良媛干媛方娠并人反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劑木帝於曲室自煮之藥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者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上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

楊貴妃

玄宗

貴妃楊氏幼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壽王謂玄宗子開



唐書卷之二十一 本貫女代 十一 霜 木

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

挺宜充掖廷遂召內禁中號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

音律遠音醉且智笑警韻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

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昭貴妃三姊皆美劾

却避反猶帝呼為姨封韓號秦三國為夫人號后出入宮

掖掖中恩寵聲焰震天下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

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

色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遂合爛若萬花川

谷成錦繡號國素與國忠亂頗為人知不耻也每入謁並

驅道中從監侍姆莫補反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號

邪反女容又不施幃帳時人謂為雄狐。初安祿山有邊

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上事妃來朝必宴

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

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揚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

銜塊請死塊古貴反土也帝意阻乃止及西幸至馬嵬五司陳玄

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

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縊於賜反暴

尸以紫茵瘞道側瘞於屬反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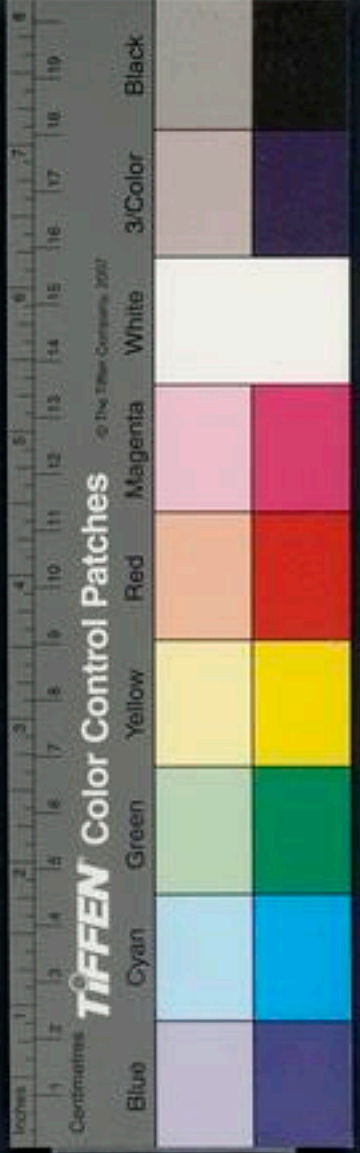
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擲他處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

獻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饁歎

唐書卷之二十一 本貫女代 十一 霜 木

唐書卷之二十一 本貫女代 十一 霜 木

唐書卷之二十一 本貫女代 十一 霜 木



唐書言金卷之十一
上古杏反
下音希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嘗謂已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帖亂而不亡韋氏乘天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厥地已踈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撥道不旋踵宗族夷毋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張廢人

肅宗廢后廢人張氏肅宗為太子以后為良娣玄宗西

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障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丞李

輔國密啓娣又替其謀遂定計北趨靈武時軍衛單寡夕

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火戒

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倉卒者反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為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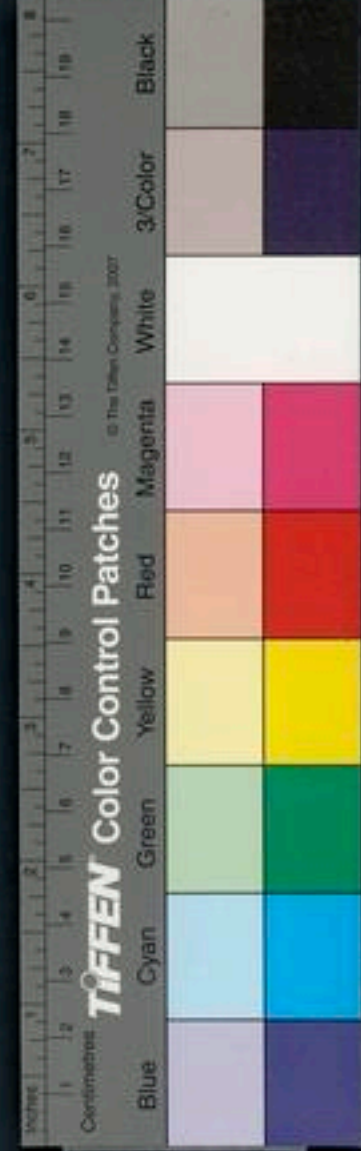
駐靈武產于三日起縫戰士衣縫符容反太子敕止對曰

今豈自養時耶。乾元初遂立為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

光順門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

撓權撓女高女巧女教三反親嘗樂死中群命婦相禮儀物甚

盛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群臣尊名號翊聖帝閔李



揆揆固爭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宮乃止。與輔國謀
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
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
涕下法胡犬反雅絕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
血寫佛書以示誠寶應元年帝大慚后與內官朱輝光等
謀立越王係代宗已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吳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后幼入掖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
構不測太子內憂歸復奏班禿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
宇不承掃思及樂器塵蠹左右無孺侍帝愀然故大小詔

遷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取掖廷水冠子得三人而
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於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
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父尚隱然生代
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太喜向日視之曰福過
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安其顧力士曰可與太子欵一日見
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
位乃追尊為皇后

王皇后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
雍憲宗內禪尊為太上皇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豪髮假



貸他代及訓厲內職有古后怨風

郭皇后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駿於代尚昇平

公主寶生后后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

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

事哉與讀敬宗立號大皇太后宗具曆倉卒穆宗皇后王氏

太后乃召江王嗣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

羞果鮮珍及四方貢奉必先獻告廟三宮然後御之武宗

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

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右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

言勿納備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二太子也帝再拜還索

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遊幸稀

蕭皇后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

太和中文宗懿安太后憲宗郭居慶宮寶曆太后穆宗王

居義安殿后居太內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有司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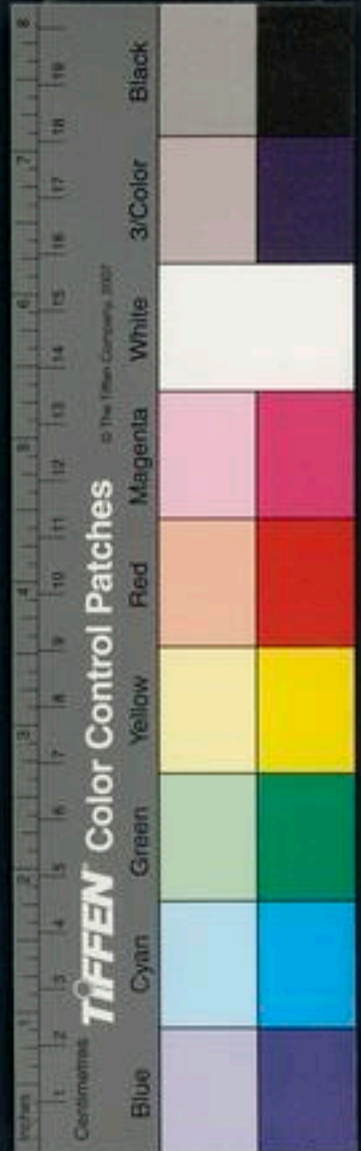
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帝曰三宮何可稱賜遽索筆

滅賜為奉開成中文宗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燃燈作樂

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韋皇后

韋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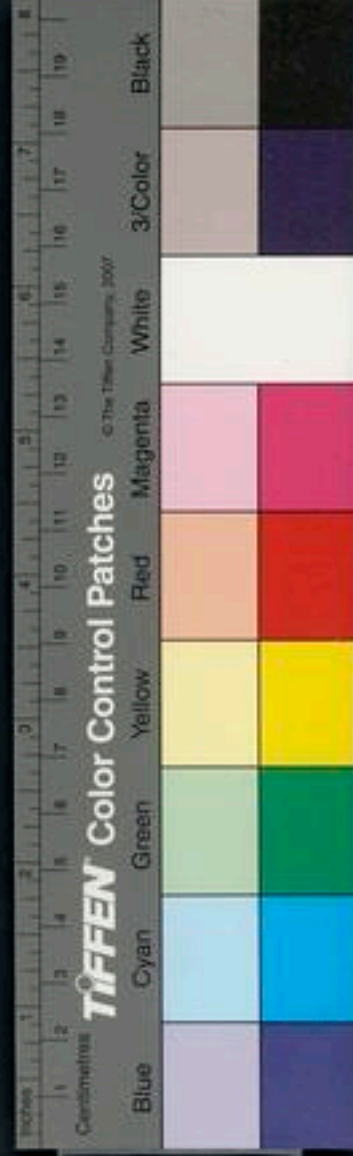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生武宗武宗立后已亡追冊為皇太后帝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相符遇反合絲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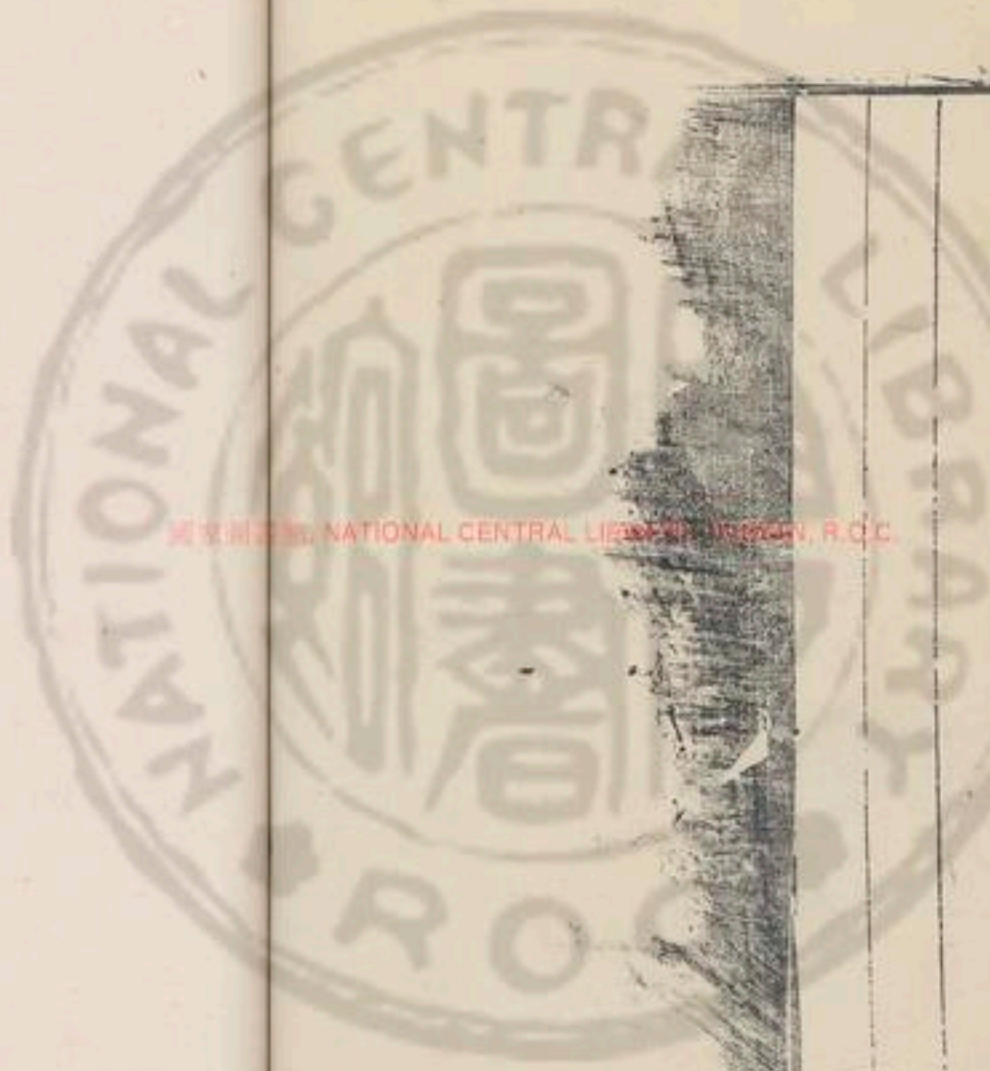
宋尚宮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敷文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廷芬男獨愚不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莘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蕩澤韻觀疾部反及疾正反及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章宣文君

代孔子曹太公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傅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元和末憲宗若莘卒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使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之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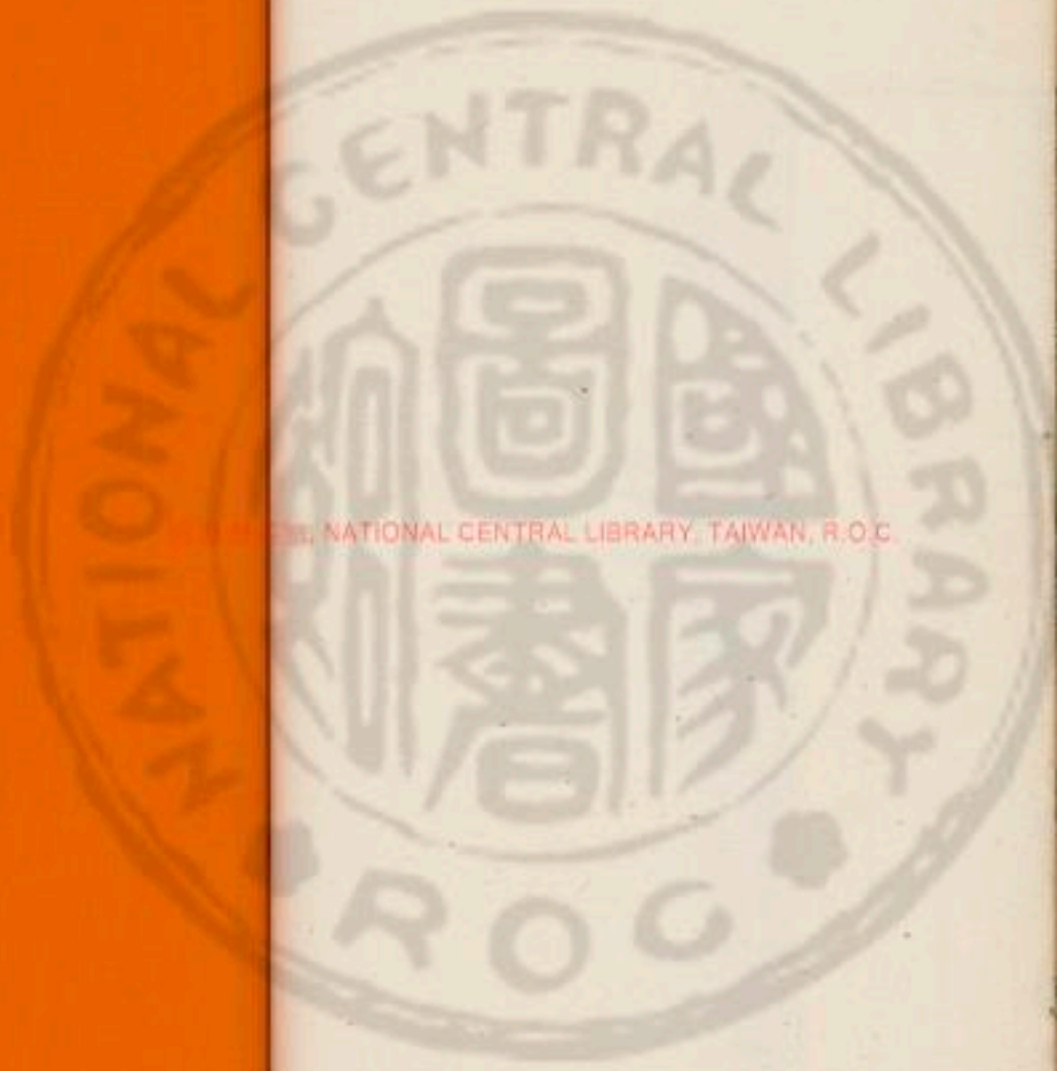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方言音義卷之十一
分音字傳
丁六
宋
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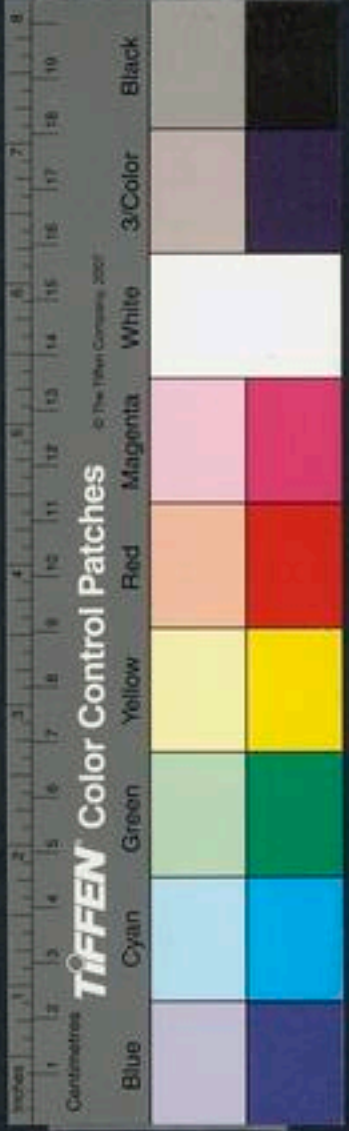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287762 x.127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列傳

太祖八子

延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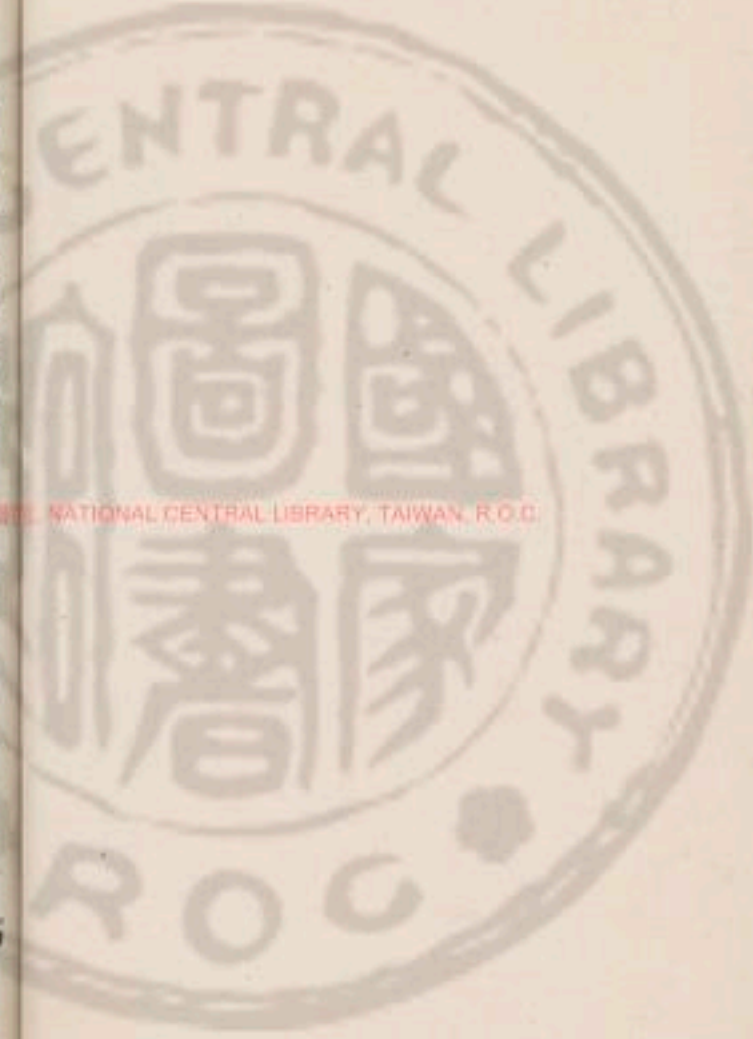
真

世祖

瑋

江夏郡王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怙候古反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鋒未可當若堅壁以頌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



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胡曰汗音寒可汗猶單于也賜封六百戶○

久之坐贓貪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拜營州刺

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西域國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北魏伯雅共君長

頗怨望道宗言君集且為我首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

公素揣○帝將討高麗都知久本扶幹別種道宗請以百騎往入賊

地相易險度營陣別處及還帝曰貴胄之勇何以過乃詔

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曰賊遽來

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

前軍當倩道迎乘輿天子法駕六馬駕也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濫言之故託於乘馬

也尚何待勸善之選壯騎數千突進賊營大破之帝至營

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逆宗孝

為最賢

互註當今名将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鈞傳義貫

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淮南壯王道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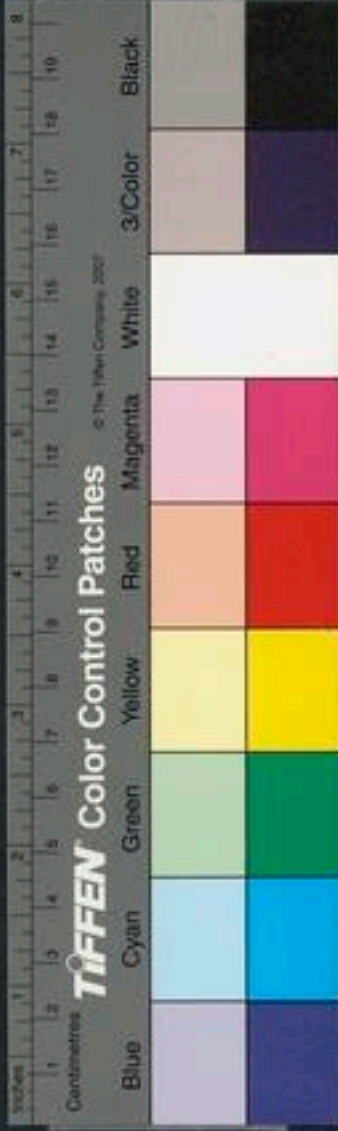
淮南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年十五從秦

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

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畧類愈愈

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左右各二員



敬宗修宮室船費獻沉香亭材船薄陌反大船賈音古帝愛之漢諫

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瑤餘招反瓊音古夏桀造瓊室

瑤臺瑯百姓之財前紂作瓊室竭民之力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文

宗立為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始漢為中丞表孔温

業為御史及漢晚見召温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

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二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眾方

無諸將請阬之孝恭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方繼

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時蕭銑蘇典反據江陵孝恭數進

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黔

反戰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俄進

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大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

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蘇之反資賊柰何孝恭曰銑

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眾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

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初蔽江

下艦龍都反初都高反小船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規視也

又丑以引救期則吾既投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

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

狀以進孝恭治荆為置屯田屯田於教反邊防鎮守轉輸不給則置屯田以益軍儲



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女慰其欵附者四十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柘反柘音石寇壽陽詔李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皆蒼漢皆置節度將發大享士杯水變為血坐皆失色李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柘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遂破公柘生禽之江南平重書褒美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李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渡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奉遠俗乃築石頭城陳廬徽自衛或誣其反

名還頗為憲司鐫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貞觀初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戶餘然寬恕退讓無衿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嘗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十四年薨。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將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存方面功以自見云

子晦夏註正觀十四年配饗高祖廟庭見前開山傳義貫休戚

效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即柳城郡屬河北道後為方鎮即盧龍節度以治狀聞



唐書高祖本紀卷之八 王瑒傳 四 金
爾書勞賜檢校雍州長史績擿姦伏無留隱賞下異之高
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公牽制
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開故晦
治有異績卒贈幽州都督

漢陽郡王環

漢陽郡王環高祖使持節兼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
利始見環倍甚環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
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環來悔不少屈
之當使拜我環伺知之既見頡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
環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却卒以禮遣遷荊州都督
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環遣使諭感德皆如約不敢
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
決環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政剛鯁有吏
才清白善用法世稱辨吏

膠東郡王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武德五年同封者孝啓孝同孝慈
孝友孝節孝義皆為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
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
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
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費澤尚不得

茹土所以別親疎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子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金降封公○孝節神通曾孫高反古老少孤事母孝始為京州長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瘞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開元初宗元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由東都候之輒羸服而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銅相高至申厲條禁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

節使吐蕃還以奉使有指再遷吏部高美風儀以莊重稱

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齊物神通子孝銳字道

用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廉潔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

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

能損怨○子復字初陽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得士心改

容州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婢長役之復至

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

時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鑾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

因阻兵脇州縣肆為姦賊復至誘懷義杖死源元度南裔

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魯皓收瓊州置都督府以綏



唐書高祖本紀卷八 二 道廣傳 一〇六 金 荷
定其人貞元十年德宗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代融
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復更方
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

世祖四子

澄 洪 高祖
湛 生 子 博 義 奉 德

隴西恭王博義

隴西恭王博義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驕侈不循法度伎
妾數百曳羅紈甘梁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
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
昵小人昵女與反
說近也專為不軌居海反不
條法制也先王墳典不聞學
何以為善乎各賜帝書綰二百四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

奉慈七世孫戡

若舍反

字定臣幼孤好學大寒撥薪自炙夜

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
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
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辯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
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
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贊曰景元子孫

高祖之祖曰太祖追
祖追 諡元皇帝太祖八子世祖四子也

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力高祖艾除四方所以宣力皆
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
者也始唐興疏屬畢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



唐書議贊卷之二 附錄
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有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長短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極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謬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因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士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懼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

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上胙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胙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為患也短人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強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



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國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刑威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割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

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迭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此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佐言郡縣利百姓而主胙促乃臆論也

高祖二十二子

建威 元景 太宗 元霸 元吉 智雲
元嘉 靈夔 元昌 元亨 元方 元禮
元慶 元松 元則 元懿 元執 元鳳
元嬰

隱太子建成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建成素驕不



恤士雖甚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
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
歸之陰許立為皇太子勢甚危會劉黑闥亂何北珪等進
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為人所稱道令黑闥
夷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麤之麤於刀反唾手可決請往
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討之禽黑闥○
帝晚多內寵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帝謂秦
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辭故成而
美志又太子立多歷盡死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
往京師忿閫且深爾遂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主之建天

子旌旗如梁孝主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之
曰陸賈漢臣也猶述過諸子况我天下王東西兩宮思汝
即往何所悲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
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
山東人聞遷洛皆灑然善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
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建成元吉乘
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元吉引弓欲射不能發者三秦王
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蕭瑀陳叔
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
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而相濟為



蕭瑒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太務
陛下釋重名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
幾有投杼之惑王崇曰史記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投人
或告其母曰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至于
再至于三母遂
投杼循瑒而走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巢刺王元吉

巢刺王元吉猜鷲好兵猜倉才反鷲音至居邊久益驕侈喜鷹
狗出常載置罔三十車且洛雅及必罔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
日不獵子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與弟

靈夔反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才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
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
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
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是
遇益厚。嘗從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筈不虛發筈苦恬豕
反箭末豕
為蓋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
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
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晝



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閉閣讀書以吏
 事委長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五改數引見處士劉玄平
 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
 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
 幟式志及猶標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
 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彊人心危沮殺嘉運餘無所
 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元
 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嘗密
 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濬練故事
 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子豫
 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
 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治
 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武徙鄭州境
 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暴百姓至一革之為
 治廉威進加司空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四為州刺史性庸遊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
 蔣號三王皆貪暴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



唐書卷之八
卷之八
三
金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
歌舞狎昵厨餼上音斯初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宜所過
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
以書切責之曰朕以王室至親不忍致於法令署下上考
冀媿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會黠但下書曰滕叔將死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
錢緡二王大慙

太宗十四子

承宗 承 高宗 寬 洛 明

常山愨王承乾

常山愨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立為皇
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
及長好聲色慢游然懼帝秘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
乃與群下逞狎慢左右或進諫危坐飲容痛自咎飾非辯
給諫者拜荅不暇故人以為賢而莫之察後過惡寢聞宮
臣若孔穎達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帝必厚賜金帛欲
以厲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後廢為庶人

鬱林王恪

鬱林王恪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

唐書卷之八
卷之八
三
金



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
 貞觀十年改王吳授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為茂親勉思
 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
 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高宗
 卽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
 帝女帝初以晉王為太子。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
 公豈以非已甥邪且兒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
 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乃止。子琨琨子
 禕音禕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封
 固讓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開元時徙信安郡王累

為州刺史治嚴辦遷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堡城音必

數數盜塞詔禕與河西隴石議收取既到屯諏日進師或

謂城險賊必固守不知持重同賊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

險不進乎必眾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逐賊路

督諸將倍道進遂拔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

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禕功多執政害之賞不豐為

當時所恨治家嚴教子有法度故垣嶧峴皆顯垣性質厚

歷官有美名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尉觀察使

都統之號自垣始

漢恭王泰

唐書卷之八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後改王魏帝以泰好士善屬
 文帝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司馬蘇勗勸泰延賓
 客著書如古賢王泰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
 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
 分道計州繙緝統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春成詔藏秘閣
 所賜萬段泰月稟過皇秋遠甚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
 庶謂之儲君儲陳如反謂也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王崇曰會古外久大計也
周禮曰有成月有要一歲有會歲終則會于王又后世子不會也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
 萌杜禍源聖人制法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
 子雖愛不得過嫡子知當親者踈當尊若早則私恩害公

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今魏王親
 出閣且當示以節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也帝常持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
 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為杜想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
 二十一年進王濮

越王貞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始貞臨水自
 鑒不見其首未幾及禍

紀王慎

紀王慎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上功天子齋書勞



唐書卷之八
忠貞傳
勉人為立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
紀越。女東光縣主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
素姊弟謂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
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儉
著名驕縱敗德况榮寵貴盛僅來物也可恃以陵人乎及
王死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

皇曹王明子傑生字子蘭事母以孝聞後為温州長史

俄攝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庭請
先以聞皇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穀苟殺我而
活眾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間許就進少府監。殿

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鐸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
皇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
可與事君者哉舉劾之並錮死。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
察使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帥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
稼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臯鎮山南東道臯練兵峙糧
市回鶻馬以益戰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臯性勤
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卒
年六十臯嘗自創意為歌器以髮木髮許九反上出五觚
古胡下銳圍為孟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彊申則水
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豆讀為十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

忠

賢

上金

素節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爽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

許王素節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

忠

賢

上金

素節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爽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后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

許王素節



許王素節方羈州

古忠反羈東也
幼稚時束髮

卽誦書目千言師事徐

齊聃淳勉自彊帝愛之

乾封初

高宗詔素節病無入朝而

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儀鳳三年

高宗死

子瑒初封嗣

澤王降為郢國公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

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瑒為頌建花萼樓比天寶初

元宗復拜

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省

闈者多瑒所啓

孝敬皇帝弘

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

字朱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然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

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

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誠故

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

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逆之迹

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四年又命許敬宗楊思儉卽文思殿摘採古今文章號

搯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總

章元年高宗繹萊國學請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少

保制可○帝幸東都詔監國特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

榆皮遂實者愀然命家令寺給米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

貧民帝嘗語侍臣弘仁厚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聘



志弘奏請數佛自上元二年薨謚為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為帝愛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上元元年立為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處決允明審朝廷稱焉。賢又招集諸儒張大安等共註范曄後漢書奏帝優賜段物數萬時明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乃廢為庶人

中宗四子

重潤 重福 重俊 傷帝

懿德太子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之愨懷太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董曰昭市為穆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或諧重潤后怒杖殺之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流涕

睿宗六子

憲 煬 元宗 範 業 隆 撝

讓皇帝憲

讓皇帝憲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



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

王崇曰玄宗始封楚

王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

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

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讓

遂許之以憲為雍州牧。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

五天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

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

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環

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

與同榻坐

開吐蓋交州也

或就幸第賦詩燕喜賜金帛侑歡

也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

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鵠鴿十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

浹日

浹即協反十日謂之浹日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

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

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

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曜

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嘗服藥而求羽翼

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

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



聖拾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
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選仙錄得神
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借至長齡永永
無極也。薨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下帝以憲
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憲
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寶
中帝怒詔萬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
恐士不自安且又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殮乎帝遽止
謂力士曰王不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
州獻新曲帝御便座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
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
播之歌詠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
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惠文太子範

惠文太子範好學攻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閭朝隱
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

贊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
死嗣亦不傳殆天穢其德而絕之何邪彼固自絕于天
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命三贈太子天與之報
福流無窮感歎



玄宗三十子

睿 璿 琬 瑛 瑒 瑓 瑔 瑕 瑖 瑗 瑘 瑙 瑚 瑛 瑞 瑟 瑠 瑡 瑢 瑣 瑤 瑖 瑗 瑘 瑙 瑚 瑛 瑞 瑟 瑠 瑡 瑢 瑣 瑤 瑖 瑗 瑘 瑙 瑚

奉天皇帝琮

奉天皇帝琮薨贈太子謚靖德肅宗立詔曰靖德太子琮親則朕凡庸哲聰明朕昔踐儲極顧誠非次君父有命不敢違求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謚奉天皇帝

太子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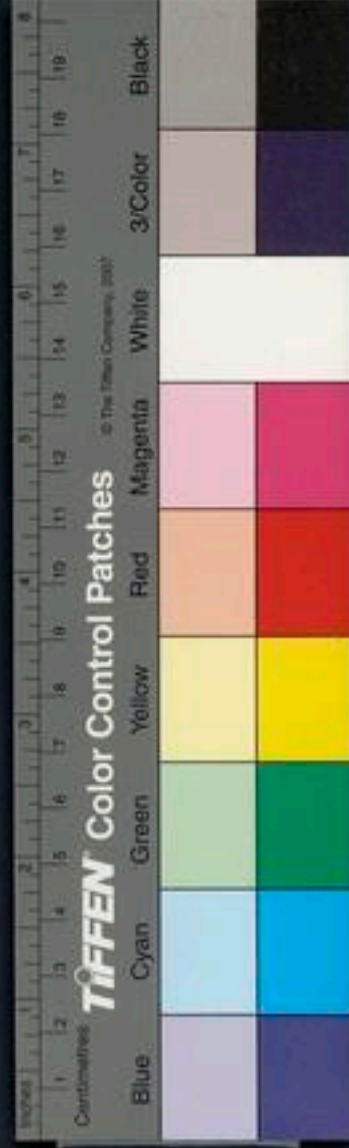
太子瑛開元二年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冑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獻詔褚無量執經群臣學官諸生以差賜帛○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帝曰是

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閱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時以觀其成云○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於亮反不滿也志惠妃女塔楊泗揣妃盲伺太子短諱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發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

享國父子孫蕃衍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

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音音禍及太子

京師喋血上徒檢反晉惠帝有賢孕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





唐書高祖本紀九

卷一百一

六

金

真

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餞而九齡罷去林甫專國遂遇害

肅宗十四子代

德倓 德侶 德儼 德儼 德儼

承天皇帝倓

承天皇帝倓始建寧英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在軍駕度渭水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俞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曰逆胡亂常四海分崩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大難莫若安社稷殺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也

也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替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仗濫惡士氣崩沮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馳堅亮反健也每接戰常身先血股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太子即位詔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寒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總兵籌贊有異志帝惑偏語賜倓死。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

得之讒口耳陛下嘗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宗最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鳩殺之而立次子賢賢自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為后所斥死賢中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為后所構故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大曆二年^代有詔以倭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興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

代宗二十子

德宗

德宗十一子

順宗

順宗二十七子

憲宗

憲宗二十子

穆宗

寧

惠昭太子寧

惠昭太子寧帝即位進王郢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王崇曰冢太也故}是開窺覲之端垂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

穆宗五子

敬宗

文宗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

懿宗



唐書卷之九
莊恪太子求

莊恪太子求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謂晉王主謹敏欲引為嗣會蚤夭故久不議東宮事及太子立天下屬心焉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帝議廢之群臣曰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帝意稍釋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懿宗

懿宗八子

僖宗 昭宗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裕 宋帝

替白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閣雖

以國王之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音致傳言居前不能令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曆數長短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七國反俱誅滅八王自相屠戮

諸公主

高祖十九女

平陽昭公主

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即修反

招南山亡命得數百人以應帝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企南山來迎王引精兵萬人與



秦王會渭北紹及王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卽位以功給資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博袍及羽葆華蓋天子之儀衛也鼓吹尺偽大踞麾幢虎賁官名音奔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救諸公主視為師式有司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雙戟而已帝七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救有司裝賚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厚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况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許之與天下為公帝大悅因請賚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卽徵家賜之

城陽公主

城陽公主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初主之
婚帝使卜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
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
以晨思相勸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
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所以
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乃止

高宗三女

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嫁武承嗣會承
嗣小疾罷昏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頗廣順多陰謀

后嘗謂類我而主內與謀外檢畏終后世無他嘗刺此反
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主下遠甚憚之主亦自以
軋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者多饜狹厚謝
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向之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天下
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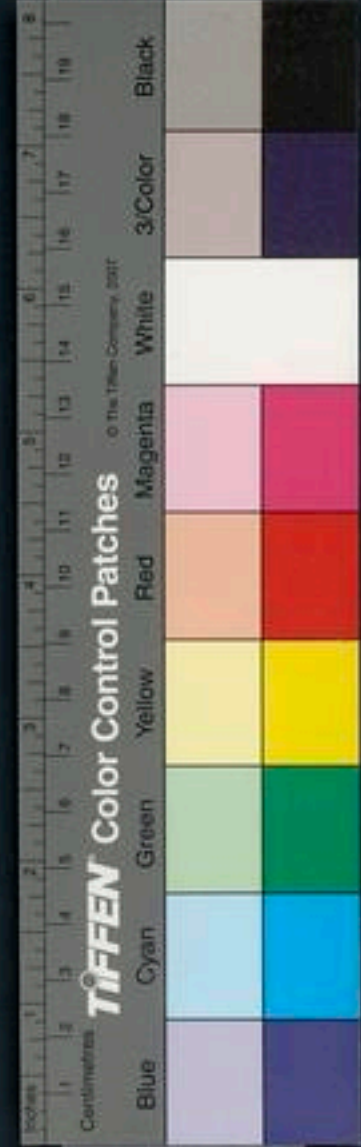
中宗八女

安樂公主

安樂公主最幼帝遷房陵而主生鮮衣以裸之上博袍反襪襟名

曰暴兒妹秀辨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艷動

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箱甘簾反



帝笑從之又請為皇太女魏元忠諫不可主曰阿武子尚
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公主等七公主皆開府
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舊官降墨敕斜封授之
故號斜封官時王與長容定安三家廝臺王崇曰廝折廝
侯馬者廝臺者
左氏詩人有此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察察臣為為廝臺掠民子女
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做主人訴帝為手詔喻
免從一日陛下納主訴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成天下臣如
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偷生
也不納

睿宗十一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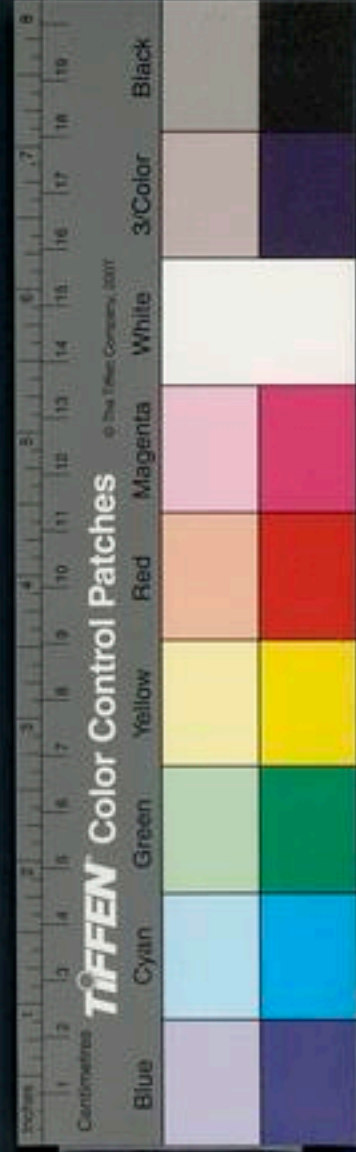
王貞公主

王貞公主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王第
食租賦租付役之法有田則有租付稅也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
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第於
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王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人數百
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

元宗二十九女

萬安公主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制長公主封戶二千帝
妹戶子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



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耶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

代宗十八女

齊國昭懿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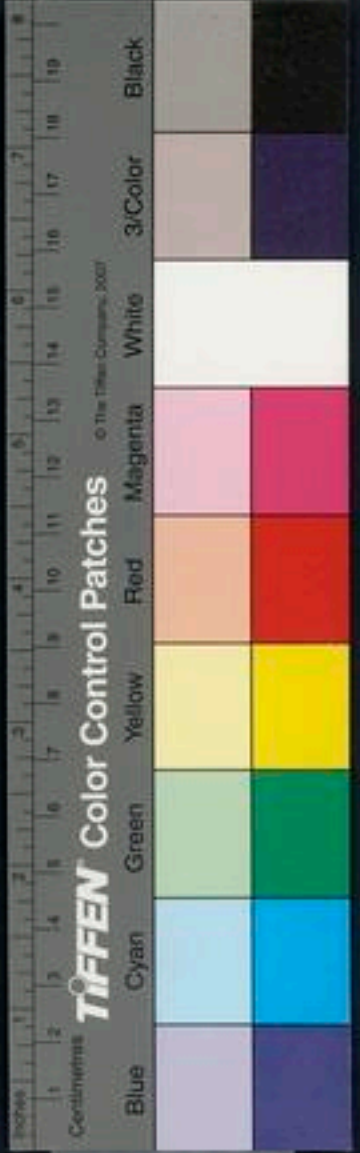
齊國昭懿公主下嫁郭暖烏代大曆末代宗寰內民訴涇水為磴壘壘五對反非也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磴以水與民時主及暖家皆有磴焉留帝曰吾為蒼生若可為諸戚唱即日毀由是廢者八十所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下嫁郭縱七恭反永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戚近爭為奢詡事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猶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敕用兵悉出禁藏織纒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恒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示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侈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皇朝通志卷之七 漢陽公主傳 一三一 公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

胡老反

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

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繅

金釵飾

飾連條反白金釵若后反金飾

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

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

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為可喜事帝

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僖

昭之亂典策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薨年粗得其槩亡

者闕而不書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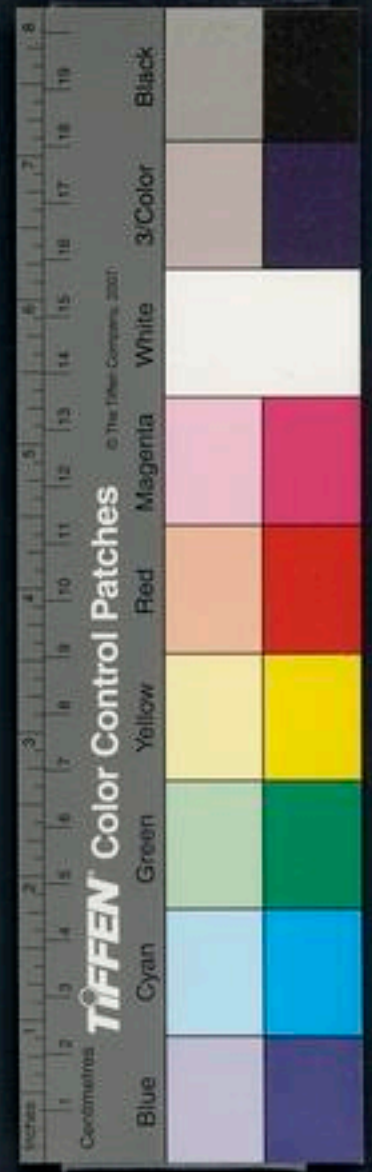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原書登錄

書目

四

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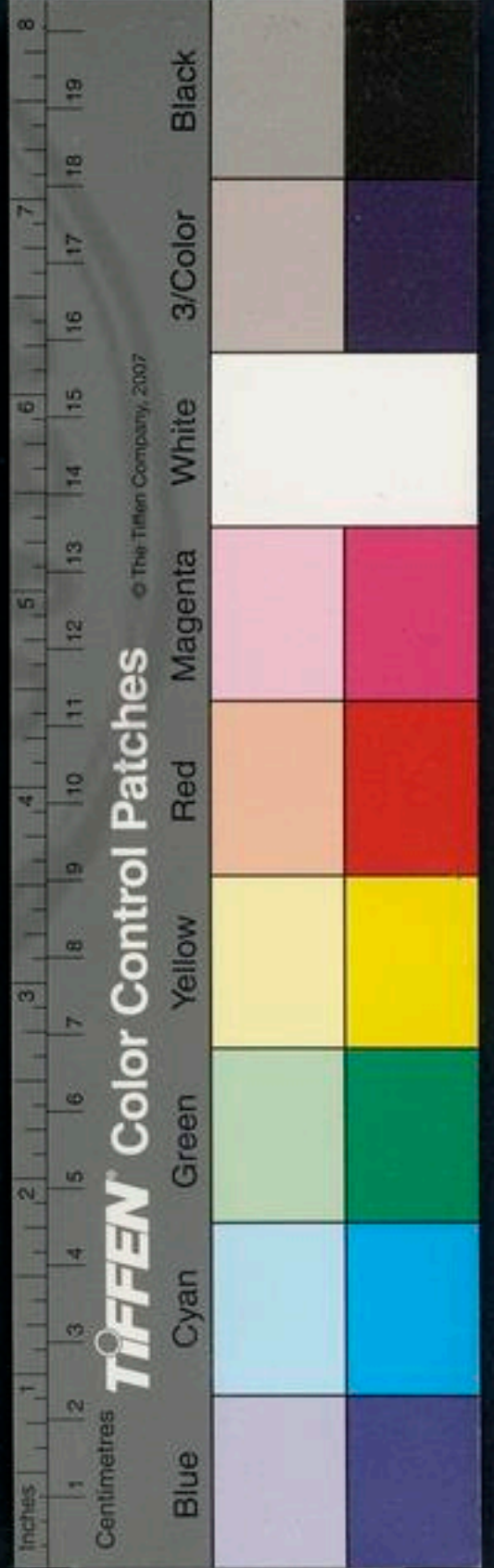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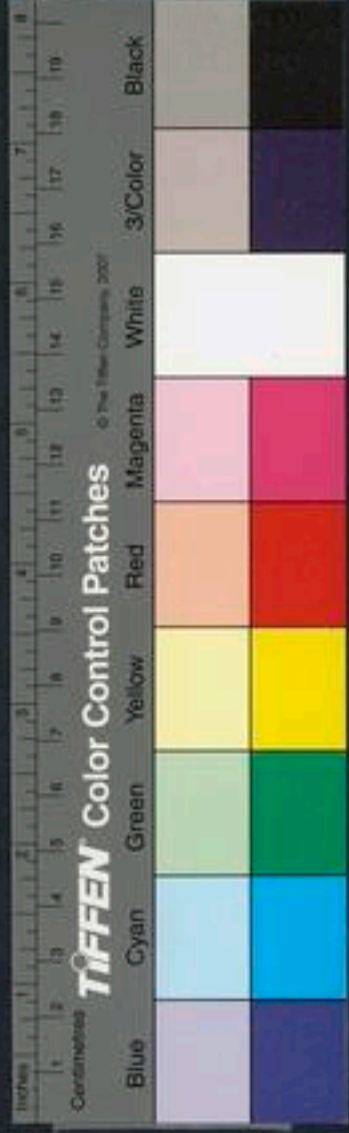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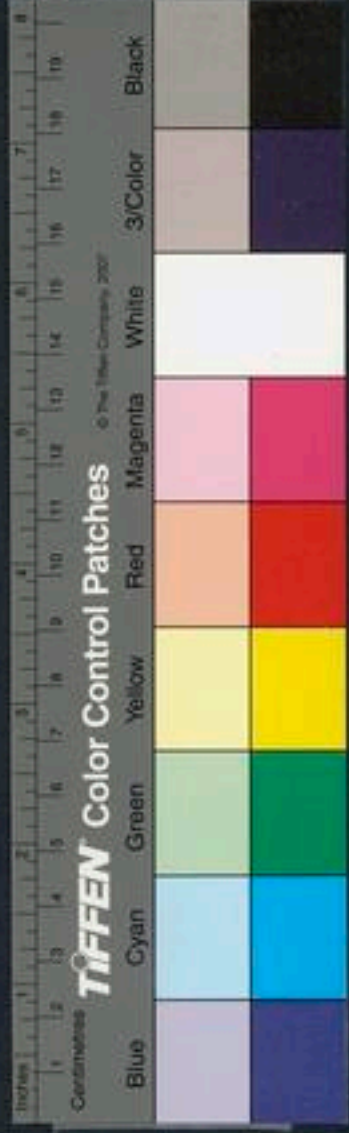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007760 402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李密

李密字元邃隴西成紀人雄遠多策畧散家皆養客禮賢

不愛藉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顏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

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

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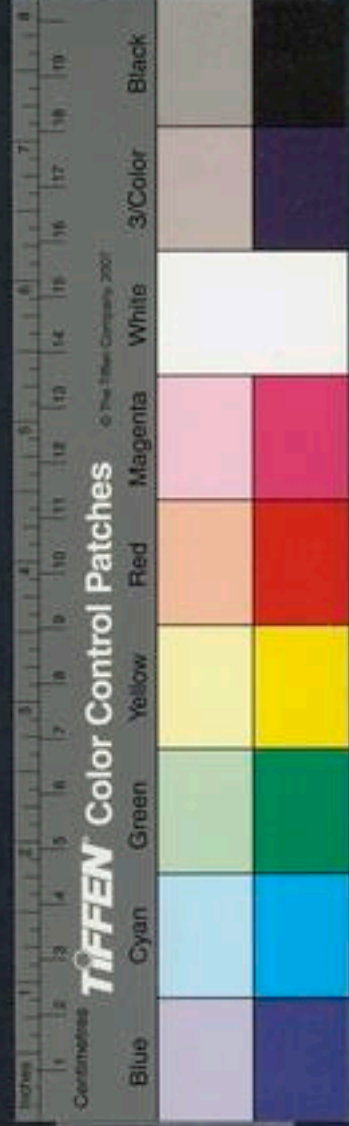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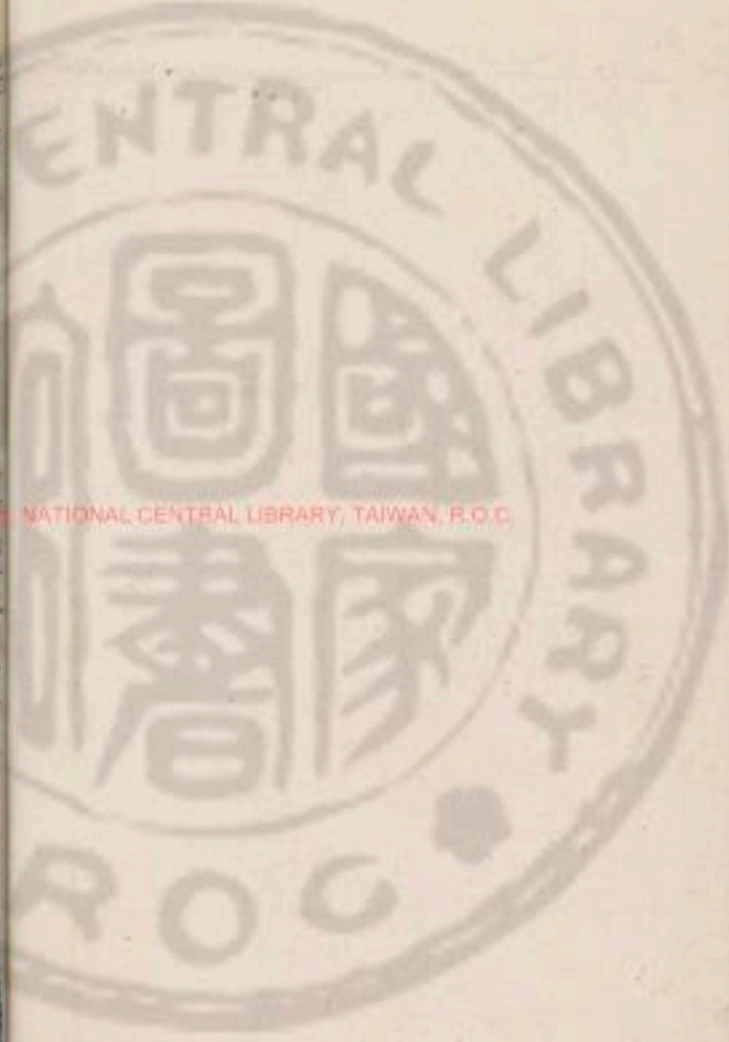
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

讀書聞包愷左緱山

緱古侯反河南府有緱氏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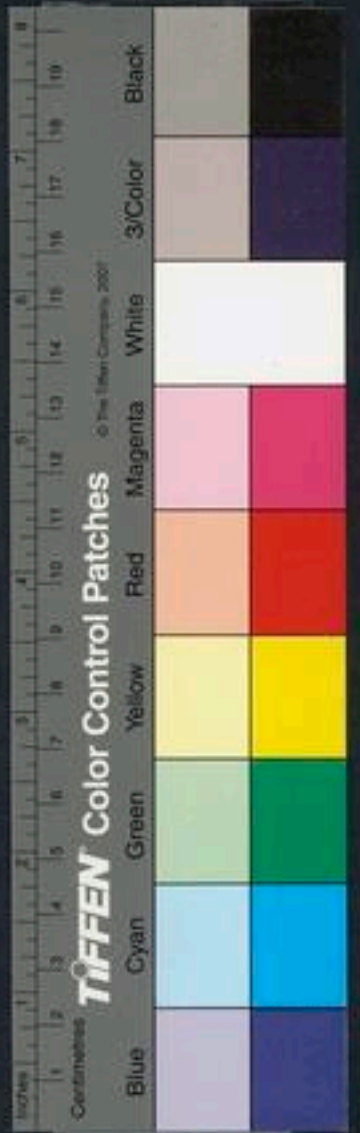
往從之以蒲鞮乘牛

鶴則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



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
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
心結納○大業九年帝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
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去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
阻疆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吉制直扼
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齊糧竭舉麾召之衆
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
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穀東
制諸夏是乃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
取東都頌兵堅守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

之下計迺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其
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
克自謂功在旦暮會李子雄得罪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
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疆救兵踵
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柰何丞自帝玄感笑而止○及
隋軍至玄感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密羸行入關為邏所
獲暹即佐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菹秦魚反等菹
肉營也又漢書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淮陽歲饑削
彭越終見道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
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復亡去○時東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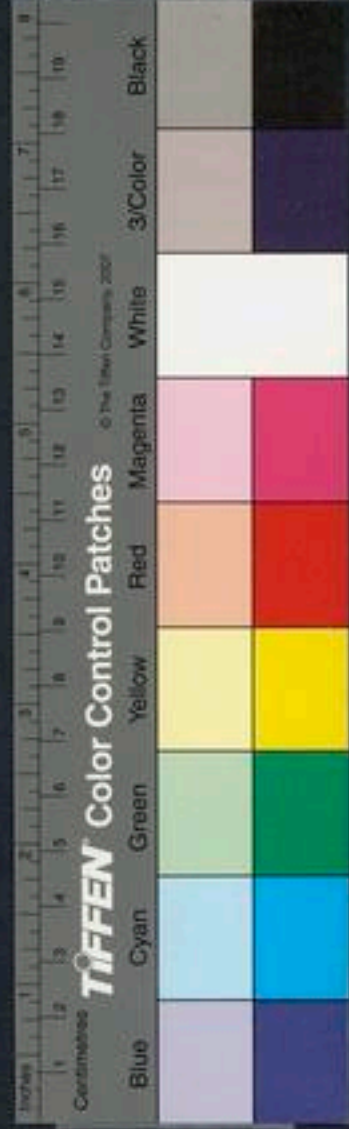
賊翟讓聚黨萬人密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
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卽漢
也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
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
因為讓計曰今稟無見禪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
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
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
牙帳王崇曰突厥慮帳立
毒為牙門故曰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
號令士皆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絲是人為用復
說讓曰今群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割奪草

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
可附霸王之業成矣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
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閭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居兩月
讓等乃推密為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
改元永平大赦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四月隋虎牢將裴
仁基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興
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密令幕府移檄州縣
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
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興洛翟讓保洛口
公束鎧可亥父
甲冑也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



也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揮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遲
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背山東人今未下洛
安肯與我俱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
止。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
帝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
古以竹簡為書折
簡猶今言半紀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
隋密適為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惡將莫如
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温大
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
無可慮者遂專事隋。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

儒信憚密威望勸讓收密權密聞陰圖讓殺之并殺儒信
密既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離民
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蹂狼扈密
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令百姓饑
損暴骨道踞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虜取不
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竭斯又及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
聽。武德元年高初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裴
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二萬向洛世充必
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以疲之也
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歎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



百卷之十
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說兩軍接埃霧躡塞世充督衆
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諶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
遂潰時王伯當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幸不相棄當共
歸關中諸君必富貴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
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
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甯融豈不以台司處
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高祖詔密以本兵就
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
密密大懼謀叛盛彥師斬之年三十七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運兵數

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
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
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
策推步太業初帝隋煬為民部侍郎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
帝顏色以媚帝帝愛昵之世充也拜江東通守兼知宮監
事世充觀隋政多亂乃陰結豪傑楊玄感反兵十餘萬世
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類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
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為効由是功最多煬帝以世充有將



帥畧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李密破化及宇文化及還也。金墉動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密衆大潰。於是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推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更卒必飾辭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武德二年高祖矯制詔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四月。矯制策禪位。世充戎服入宮。更衆冕。即正

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六月。鴆殺侗。以絕衆望。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敗世充於慈澗城。發府庫。賚將士。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獨孤脩德。所殺世充篡凡三年滅。

竇建德

竇建德。具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大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會山東群盜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

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夫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為亡命
 虜乎。十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元丁
 丑置官屬分治郡縣河間丞王琮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
 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率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
 親釋徽纒徽北反音索名三股曰纒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
 力窮而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勸事君者乃授
 琮瀛州刺史。武德四年高祖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為陣秦
 王登虎牢城周穆王鑄鄭國獲虎合當之因名其地曰虎牢在鄭州汜水縣望其軍乃率
 史大柰纏麾幟式志及旌麾幟標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
 大潰建德竄牛口谷車騎將軍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

安市初其軍譏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為生人額嘉祥盜采之如蝟毛

而為謂其出反似其刺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

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搥毒以相噬螫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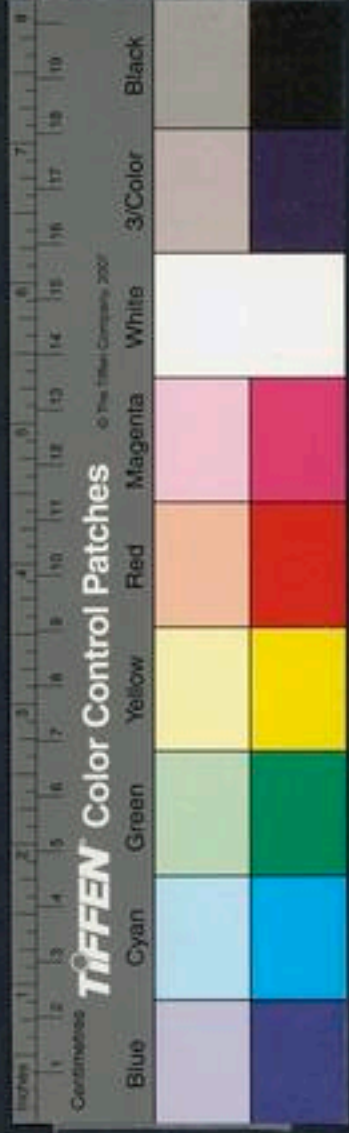
行毒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

有道者本大孽氣腥焔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比不支

禍極凶殫乃就殲夷殲于廉反盡也宜哉

薛舉 子仁果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
 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與子仁果起兵因郡縣官發粟以



振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泰興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
以仁杲為太子未幾死仁杲代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
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多殺人舉每戒曰汝材略足辦事而
傷於虐終獲吾宗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塘城仁杲糧乏
挑戰不許率偽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
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

李軌

李軌字處則涼州人畧知書有智辨家以財雄邊好調人
急鄉黨稱之。大業中與曹珍等共舉兵曹珍曰我聞識
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兵降拜以聽命自起至

亡九三年

蕭銑

蕭銑

元 思典

後梁宣帝曾孫也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

業十三年鄭文秀等謀反且擢董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
微雖假名號衆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
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承號起梁蕭氏
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
卽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貧我土宇滅
我宗枋下育反廟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耻刷所括也今
天誘乃東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

蕭銑

蕭銑

八

金

序



厲士衆以從公哉卽募兵數千揚言誅盜不五日遠近爭
 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率彊姓數百迎謁於
 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義寧二年隋煬帝僭稱皇
 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四年高祖詔
 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
 降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
 為陛下禽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自僭至滅凡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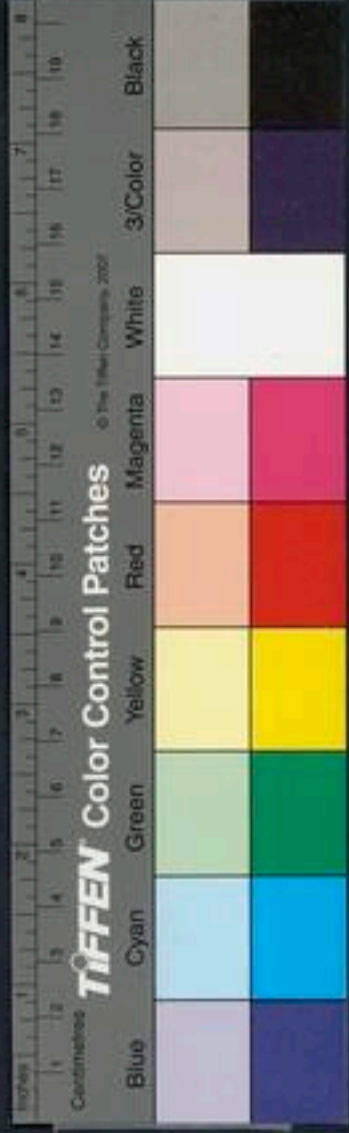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
 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
 俗者聖人所以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

王崇曰銑謂其下曰天不許梁乎待窮而下爾保虜在
 宮百姓今賊未拔先降可免諸人何患無君

廷抗亂不屈偽辨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范祖禹曰蕭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祖宗之業雖
 僭大號非唐之叛臣也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
 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
 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諸臣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僦有器畧備他歷及大業末

為晉陽令與晉陽官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叱曰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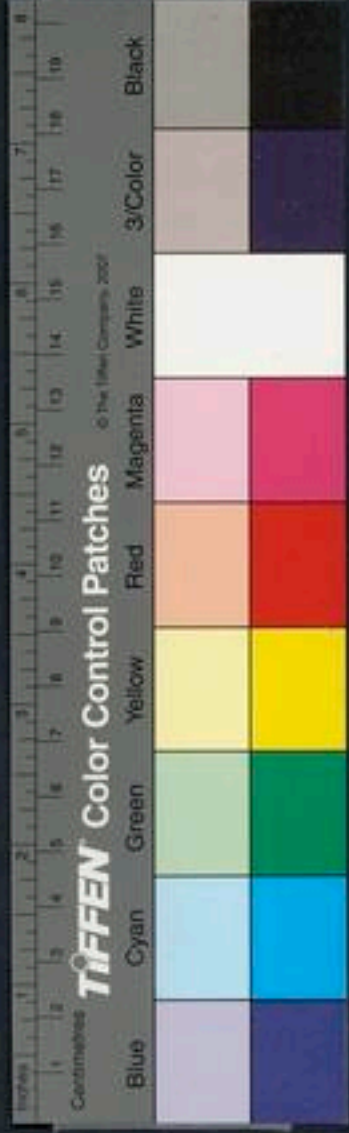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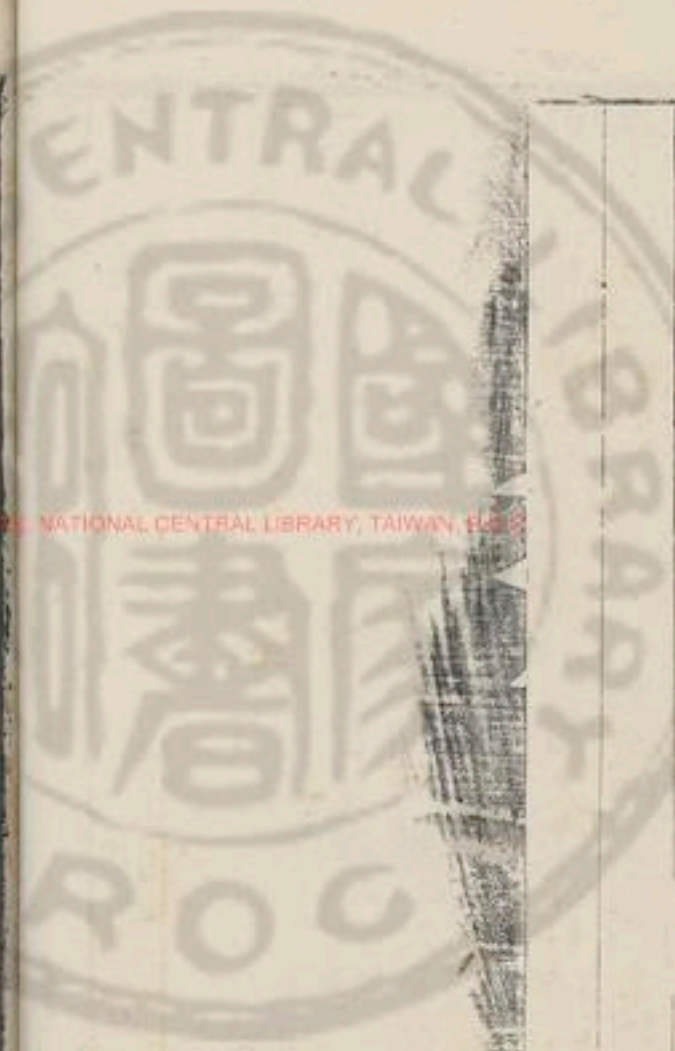
選即佐反洗兵繼連協反城上垣圍乳逢反天下方亂吾

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

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

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詔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

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諸臣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僦有器畧他歷及大業末

為晉陽令與晉陽官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叱曰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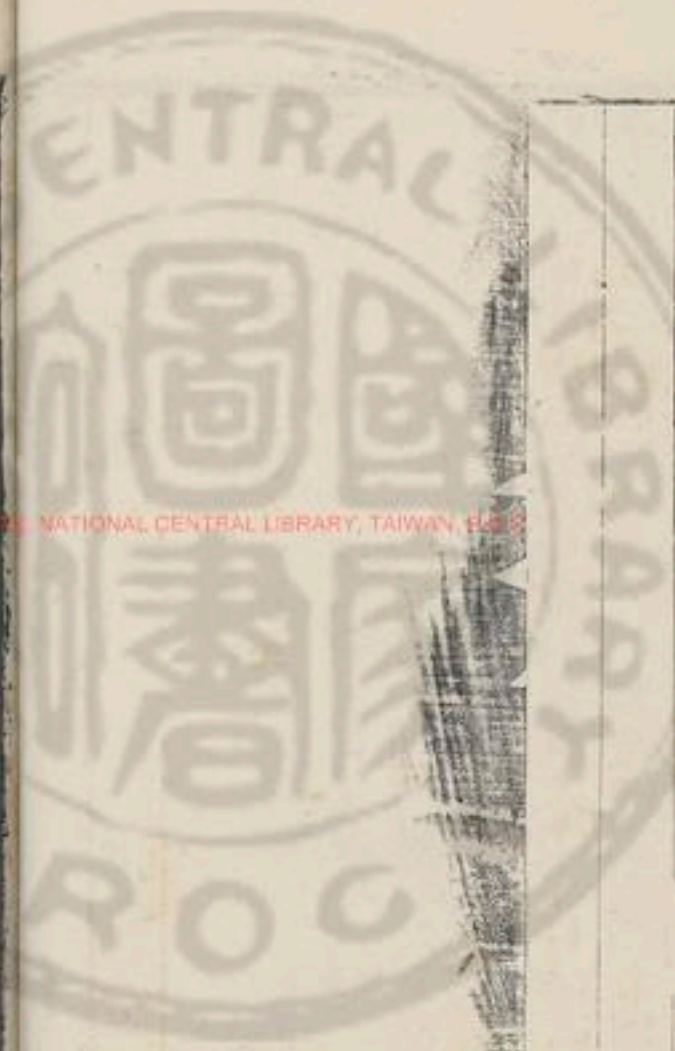
寤即佐反洗兵繼連協反城上垣圍乳逢反天下方亂吾

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

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

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詔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

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



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曰喪亂方刻

以再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

兒女子姁姁相憂者姁况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

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蜂結上縛謀反大連

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夫會機

奮機大呼機魚制反則海內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

在文靜素知其豪傑一朝號召則十萬眾可得也加公府

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

王笑曰君言正與我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

文靜謀因裴寂開說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

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

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健馬彊宮

庫饒豐大事可舉也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文靜謂寂曰

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

可帖帖以待禍哉帖他類反又脅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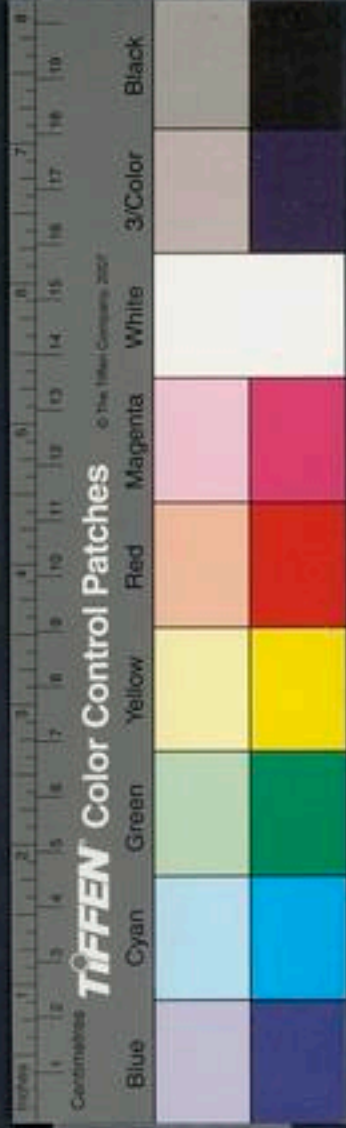
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會王威高君雅

猜貳上倉才反疑也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詣留守告二人反候

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曰有密牒告反者公驚曰詎有

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詬苦候反恚也切言也

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



將軍府以文靜為司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

文靜使始畢可汗

突厥別種之名號

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

靜曰先帝廢家

先帝指隋文帝

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

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

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

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

將桑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急以奇兵從後

掩之顯和敗績。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

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

殿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

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文靜自

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

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

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更

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

等今寂以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贏

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及明其季綱蕭瑀明其不

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

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

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惟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 金 道
為後憂帝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偉容貌涉知書傳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告最善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問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如戰場雖狗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以唐公然所計兵起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

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倚其後國舉時及猶

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

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

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處屯結疑力相

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眾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爾

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

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遷大丞

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隋帝禪位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

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子斯反貨財也不詔尚

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



前唐書卷之十一 裴寂傳 四 金 尚
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
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
成之也容有或哉所以訊吏欲使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
三貴妃齋王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
前王多興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
姬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官光顯
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
錢賜一鑪得自鑄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
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晏安
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為宗

臣我為太上皇道遙晚歲不亦善乎。貞觀初太宗親郊
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勳無忌宣
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妖
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
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
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
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
者奴盜贖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
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
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



前唐書卷之十一
許世緒傳
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許世緒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誰能今擊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倡中王業也公奇之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滂然云從學音蒙滂震風薄怒萬

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蹕越之資

蹕救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

之功文靜數履軍蹈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通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妖言斥

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屈突通

屈區勿反屈突虜複姓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疋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監古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

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及破反衆十餘萬據隴陰通發關中兵擊之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王崇曰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京高丘也觀謂

如關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桑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静遣竇琮段志元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軍皆家關西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何為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
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
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
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
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
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判陝東道從討王世充時通
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畧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
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繫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
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
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年

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享太宗廟庭。二
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
都尉賜粟帛卹其家初桂州都督李洪節亦以清慎顯既
沒其家嘗珠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
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
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寧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
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尉遲敬德尉遲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偏將武德
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尋姓相名劉武周將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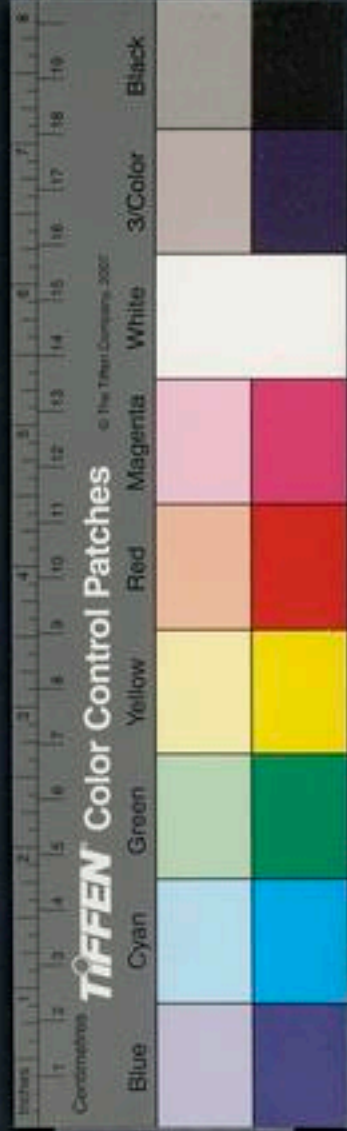
充會尋相叛諸軍疑敬德且亂囚之屈突通殷開山曰敬
德叛慄今執之猜惑已結疑也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
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卧内曰大夫
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謂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
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
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
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畧
獲排稍兵六千指色角反矛也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
無他何相報速耶。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
馬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

請與高饒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
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
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隱
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求血石辭曰敬德起幽賤會
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
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
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雖積
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其後巢隱計日急敬德
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杜稷危矣王曰我惟同
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



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也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恃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

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闕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婢直實曰婢下使反恨也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眦太宗不懌儀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



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御所為乃知韓彭夷貳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息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公。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師還復致仕卒高宗冊贈司徒謚曰忠武。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節觀沼奏清商樂自奉卷甚厚。其戰善避稍色角每單騎入賊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與齊王戲小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互註世宗裝刺史義智休戚效挺夷險蕭肅懿績簡在

帝心

無傳圖形凌煙閣秦瓊

張公註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擊城歸天子授檢校鄆州別駕遷累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上餘枚反覆為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

可已乎王曰善。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畧突厥條



可取伏於帝曰頡利主昏於上可取一也衆叛於下可取
 二也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廩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踈突
 厥親諸胡胡性讎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
 在北者甚衆北聞也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
 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詔慰勞封鄒國公
 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
 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秦瓊

秦瓊字叔寶，齊州歷城人。始在隋將來護兒帳內
 兒遣潘以弟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

獨吊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又處卑

賤耶。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瓏金計曰瓏五

知節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王

充獎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

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

食當割以啖爾正徒况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

軍走宋金剛於介休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

先鋒麤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封翼國公每敵

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
 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後稍移



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塋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國公如晦鄭國公徵梁國公玄齡鄂國公敬德衛國公靖宋國公瑀襄國公志元夔國公洪基蔣國公通鄭國公開山鄭王分反譙國公紹邳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鄭國公公謹靈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莒國公儉英國公勳并叔寶並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徵上庶瑀志玄洪基世南叔寶皆終始著名者也

唐儉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窳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刻以丹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武德初永安王孝基為劉武周所虜儉亦見禽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甲兵以待秦皇帝嘉儉身幽辱而不忘朝廷復舊官還為大策長史莒國公。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



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欵傳張榮及傳以木為之長尺五

書符其上以為信號 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

悅身還。從獵洛陽死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

豕一豕躍及鐙都御及較 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頡笑曰

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高祖以馬上

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海豈復快心于一獸

帝為罷獵。儉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

光祿大夫顯慶初高宗卒年七十八謚曰襄裔孫次

互註有辭善和鮮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

年未嘗一言國家事長孫無忌傳 圖形凌煙閣秦珍

唐次

次字文編建中初德宗及進士第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

郎參貶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身在遠久抑不得

中以為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

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

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知制誥憲宗雅惡朋比

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

所觀省然次編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

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段志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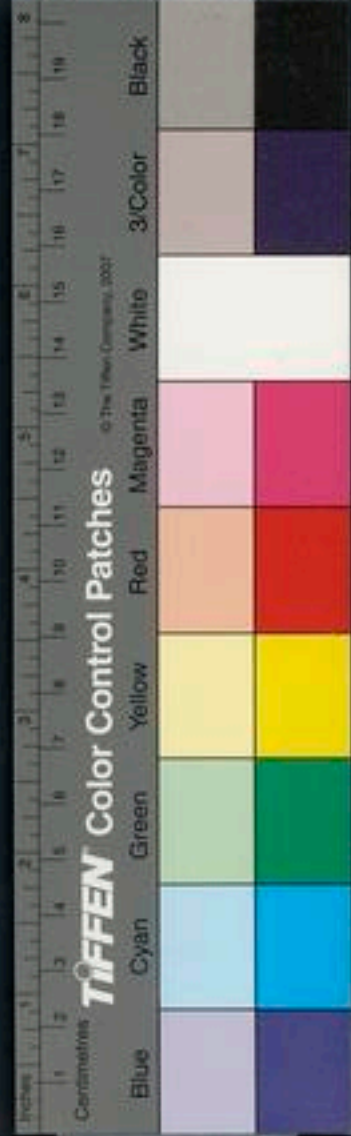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十一

段志玄齊州臨菑人資質偉岸以粟果標所為為秦王所識
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特結反為為賊擒兩騎夾持其髻
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墜於是奪其馬馳歸尾
騎數百不敢近破寶建德平東都。文德皇后之薨與宇
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彼
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
能辨不納也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
卒謚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性義節不為難礙小行裴胃採古今禮要為

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李吉甫才之擢左補闕憲宗數欲
親用頗為韋貫之苛詆優塞不得進貫之器引為翰林學
士。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
書侍郎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劔南西川節度使文昌素諳
蜀利病大抵治寬靜簡以威斷不常任也群蠻震服。長
慶三年穆宗中蠻叛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澤蠻
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文宗立徙帥荆南州
或旱禱解必雨補古外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
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
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日解而去太和九年卒。墓在荆



州歲時享祀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議其非。子成式博學強記著南陽書數十篇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穧司辭反禾穗也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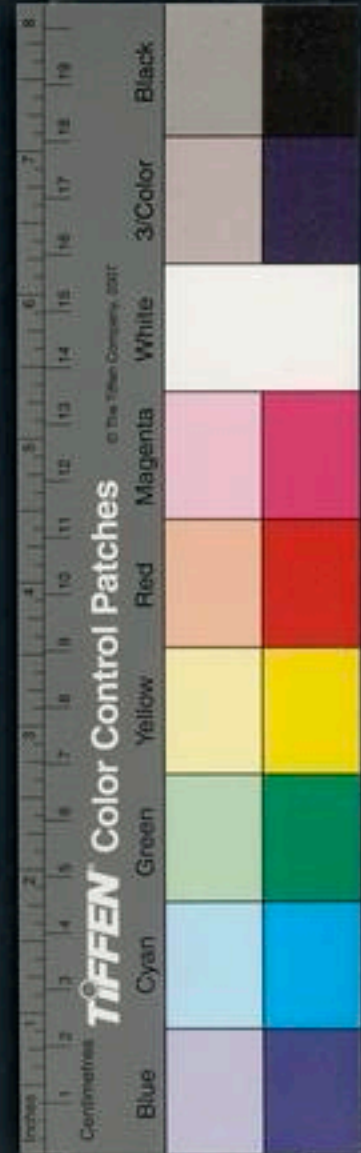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四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



州歲時享祀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議其非。子成式博學強記著南陽書數十篇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穽司辭反禾穗也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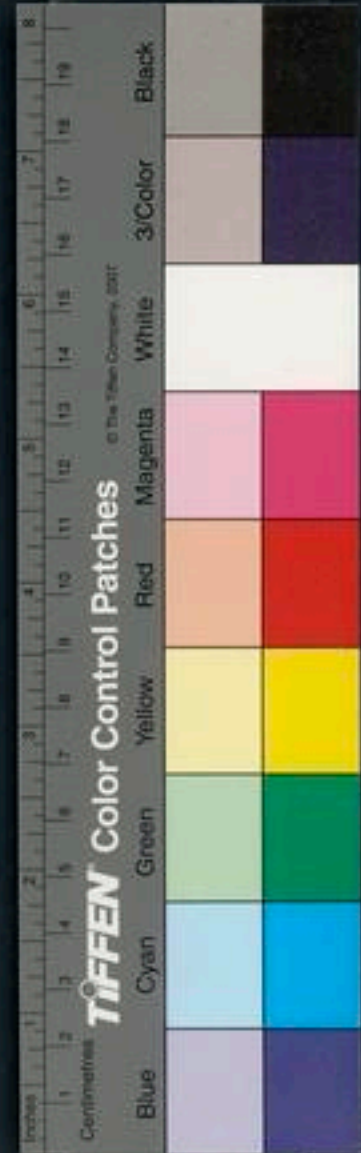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振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甲士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未至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四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拘帝以臨難不屈優護其家仁果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



武周犯太原弘基復陷賊俄自脫歸從秦王也栢壁以勁
卒二千躡賊歸路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
戰大破之累封任國公○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
自幽北東拒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貞觀初卒謚曰
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
使賢固不藉多財卽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凍餘悉散之親
黨

互註圖形凌煙閣○終始著名秦瓊

殷開山

殷開山名矯以字行高祖兵起召為元帥長史從秦王討
薛舉為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為民從平
仁果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鄴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謚曰
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尚書劉政會
俱配饗高祖廟庭

互註圖形凌煙閣秦瓊

劉政會

次子奇

七世孫崇望

崇魯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為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
威等既貳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告其反時募士已集
乃執威等囚之然後舉兵政會功也武德初留守太原調
輯戎政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政會為武周所擒

每密表賊形勢既平復官爵封邢國公貞觀初卒太宗手
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苑宜異等謚曰襄後徙渝國公
子元意襲爵

互註配享高祖廟庭
見前圖形凌煙閣

次子竒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鏗

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場與竒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

見謝聞者皆竦七世孫崇望

劉崇望傳

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崇望
後主南曹選事清辨信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官豎不肯率

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

節往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服順昭崇即位為侍郎判

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

望守度支庫邈旦舍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

掠長安中俄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關崇望駐馬勞曰上自

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

成惡名乎士皆唯唯以水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

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繫其力

弟崇魯字郊文亦進士第信宗景福中知制誥雅與崔昭

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璣輔政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為



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礪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礪臺麻出崇魯輒掠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為宰相礪由是不得相礪亦劾奏其奸兄崇龜始聞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昭緯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州人為兒時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全派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王世充募之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蕭銑遣楊道生圍陝州紹擊走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次子圍師

互註圖形凌煙閣傳

許圍師

圍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龍朔中高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圍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圍師掩不奏為人告適帝責白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禍乎圍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嬖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慊無兵邪敬宗



由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
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賕深無反圍師不忍按但賜
清白歲其人自媿後脩飭更為廉士卒謚曰簡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饒金濟州東阿人事李密後李密敗與秦叔
寶來奔授秦王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寶建德王世充並
領左一馬軍總管塞旗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
年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
矣身欲久得全乎知節有死不敢去貞觀中改封盧國公

互註圖形凌煙閣秦瑒傳

柴紹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趨悍趨在有武力以任俠聞

義兵起受長史領毅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死

廉還曰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夫師至老

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

引軍繚其背繚音與史大柰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封

臨汾郡公高祖卽位累從征討以多戰功進封霍國公○

吐谷渾党項寇邊党多反救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矢

如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

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貞觀二年平梁



師都徙譙國卒謚曰襄

任瓌

任瓌字緯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

任志為陳將

瓌早

孤忠撫愛甚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

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群沸吾不

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冀精馬糧今率之將厭國

難公將家子智策練達論吾此舉宜濟乎瓌曰今主政殘

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急有公天賦神武

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

踴躍而待擁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

情願為一介使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

趨韓城逼邵陽

邵陽關反

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

賊然後鼓行而前據米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

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謂陳演壽曰聞外事與任瓌籌之

既而賊孫華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

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貞觀四年卒瓌歷任有功然

補吏多親故負勢賅請瓌不禁過世以此譏之

丘和

丘和河南洛陽人少重氣俠

音叶以樓力俠輔人

閑弓馬長乃折節

自將入隋歷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煬帝北巡和饋獻精



百唐書卷之十一 任瓊傳 六 全 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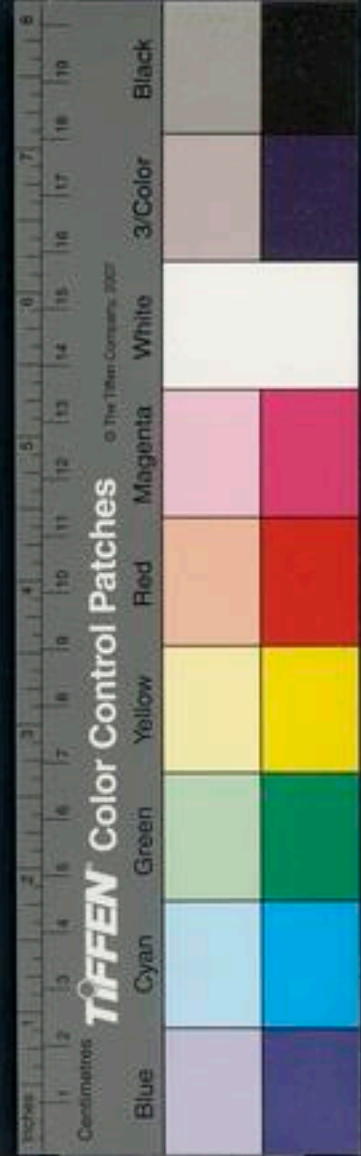
腆帝盛稱和美用為傳陵太守後帝過傳陵和上食加豐
愈喜由是所過競為珍侈獻自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
得其心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以和所莅稱淳良遂
拜交阯太守撫接盡情荒憬安之。憬居求反遠也自江都來乃審
隋亡和即陳疑歸國而嶺嶠閉阻乃權附銑銑平遂得歸
及謁見高祖引入卧内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和時
已老以稷州其故鄉也令為刺史以自養尋除特進貞觀
十年卒有子十五人而行恭為知名

丘行恭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
盜不敢窺境後率其眾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
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錫勞甚厚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
水郡公卒。行恭所守嚴烈僚吏畏之初從討王世充戰
邛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十數騎衝出陣後與諸騎相失
唯行恭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慮鏃賊不
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道之斬數
人突陣而還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燄有以動人悟物者故士
有一槩皆填然躍而附之若椽榱梁柱椽所也反以成
大室義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耶然皆

百唐書卷之十一 任瓊傳 六 全 通



禮法自完賢矣哉

温大雅

温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祖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文書符檄帝受禪與甯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彦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道變數陳秘書多所嘉納王即位封黎國公

温彦博

彦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隋亂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彦博與有謀召入為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彦博戰敗被執突厥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彦博不肯對因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欵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彦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眾訟牒滿廷時譏其煩碎。貞觀四年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能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彦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



布誥命董曰臆陵如反傳也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後遷尚書右僕射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祺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贈特進謚曰恭

温大有

大有字彥將高祖舉兵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畧以君參軍事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卜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他職帝曰我虚心待卿何所日疑

温造大雅五世孫

造字簡而然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承與反壽州刺史張建封田盛也聞其名書幣招禮造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廢以職事造謝歸慨然有高世心。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陰相撼遂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建封彊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驛之質天反驛逆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



李勣臣大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復隱東都烏重胤奏
 致幕府。長慶初穆宗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
 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
 比年上書請觀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遜
 至范陽總劉總迎苦勞反輻也一曰車上造為開示
 禍福總懼然居居若兵在頸曰是籍所部九州入朝
 還遷殿中侍御史。李景佺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
 為朗州刺史開後鄉汜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
 史渠。授侍御史彈奏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遠詔
 進馬造正衙彈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

今日膽落於温御史。造性剛急人或忤已忤五故雖貴

勢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遷尚書右

丞興元軍亂殺李絳眾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

授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命神策將董重質等

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

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既入前軍呵

護諸門造欲大宴視聽事曰此狹隘不足饗士更徙牙門

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

得進勞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

此之此昌果反乃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皆



前唐書卷之十一
法道傳
立拔劔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八百餘人。俄
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枋府良反以溉濟源
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
疾卒

溫廷筠考博爵孫 弟廷皓

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然薄於行人多作側辭豔曲大中
末宣試有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欲私占授
者已八人執政鄙其為授方山尉。弟廷皓咸通中憲署
徐州觀察使崔彥曾幕府龐勛反以刃殛廷皓使為表求
而度使廷皓應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歸時自
復見勛索表偃荅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連殺我勛熟
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更
使周重章表彥曾遇害廷皓亦死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事隋歷清陽太守治為天
下最。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
舊尊遇之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民不聊詔無
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
蜀人以安皇甫希仁誣告無逸陰交王世充帝斬希仁又
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按之無狀遂斬告者及還帝勞曰



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倭人憎耳。徙益州大都督長史
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卒謚曰良

李襲志

李襲志字重光隴西狄道人天業末盜賊起傾私產募士
得三千人乘城拒盜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
畏威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
遂據嶺表取百粵豈遽不若尉陀乎尉陀勿反何反尉陀何反
名陀因謂之尉陀姓趙治南方漢之為南粵王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
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讎耻豈怙亂圖不義哉吾
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陀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眾

諫乃止遂固守兵三年力窮撓絕為蕭銑所陷。武德
高祖賜書命其子元嗣召之襲志歸國及銑平嶺南六十
餘州皆送欵襲志誘而致云後討輔公柝音為水軍總管
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使之

李襲譽

襲志弟

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高祖召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
拜潞州總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
委典運以饒東軍。擢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
吳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
既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為人嚴慈以威肅聞



前唐書卷之十二
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
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
有賜田千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
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沒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姜暮

姜暮秦州上邽人隋太業末為晉陽長謂所親曰隋政亂
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乃深自結從于霍邑經郡兵遂渡河暮部勒一夕濟高祖
嘆其畧薛舉寇秦州以暮山西豪望詔安撫隴外將行請
曰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終光有神靈暮老矣恐先

鎬幸一見踐祚死不恨高祖嘉納。後仁果平拜擢秦州
刺史帝曰昔人稱衣錦還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賞功
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
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貞觀六年卒謚曰安子確

姜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
及諸苑禦魚巨反以幹力稱太宗選趨才趨丘好反捷也衣五色
袍乘六閑馬王家曰唐置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二曰祥麟
三曰鳳池四曰鸚鵡五曰吉良六曰六群
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即以從拜左屯衛將
軍分典之。帝特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用師不從至蓋



前唐書卷之十二
車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鄭國公謚曰襄

姜皎

皎長安中則為尚本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非非常度
委心焉及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内陪燕私詔許捨
敬呼之不名也議者譏短皎過任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
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皎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
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鄠侯皎于時一意保
護罔或貳言中宗詔貶潤州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有命
故獲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姦臣將厚以光
寵每所撓遜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

天下之人其不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
魏祖之明程昱音朕之不德庶幾於此豈流言之聽而厚
德之忘哉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開元十年坐洩禁中語
流欽州道病死世以為冤第晦

姜晦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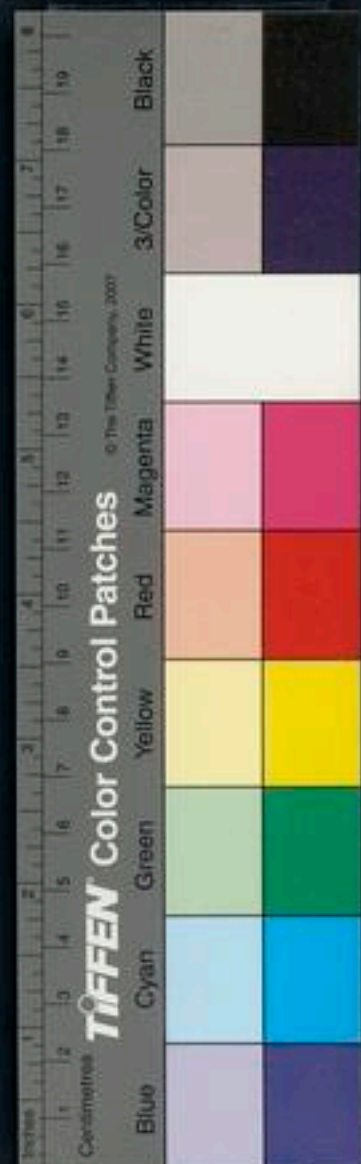
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廢慶時並高御史不拜

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拘舊體

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奏譴公等譴詰反由是臺儀復振

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

前唐書卷之十二
姜晦序
一百



千署游擊將軍詔可開廡乃稍備廡君改為吏部侍郎主
選曹吏嘗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扈藩檢室內外猶不
禁至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談女志反
罪輒得皆以為神始晦董蒼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賊賊
踞塞流品有叙眾乃伏皎被放晦亦貶春州司馬卒

崔善為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巧為歷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營
仁壽宮總監楊素薄園囿其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素
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善為見隋
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權尚書左丞用清察稱

諸曹吏惡之以其短而僣於武反嘲曰曲如鈎列封侯欲
沮罷所任帝聞下令搆謗者謗乃止。傳仁均撰戊寅曆
李淳風抵其疏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時議戶
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若
聽從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卒謚曰忠

李嗣真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賀蘭敏之
脩撰東臺表嗣真直洪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
名號三少。調露中高宗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
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嗣真謂道人劉瓘曰宮不召商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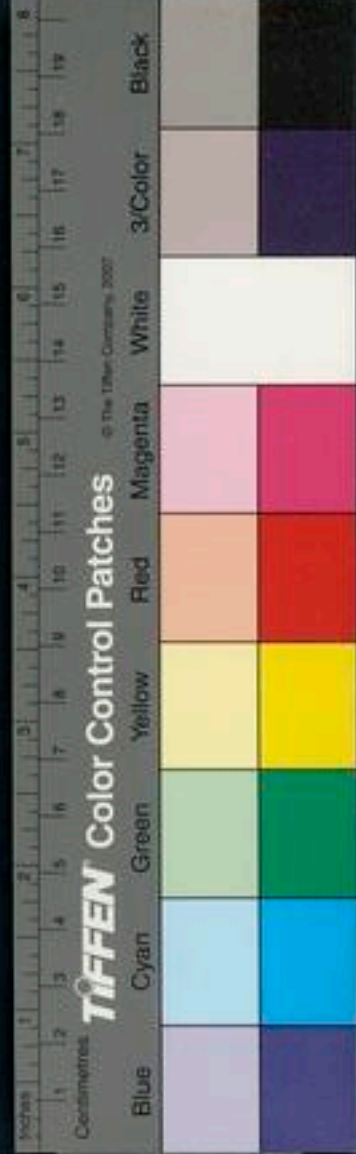
臣卑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儀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誼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蹂忍尤反踐也吾見難作不久矣卒謚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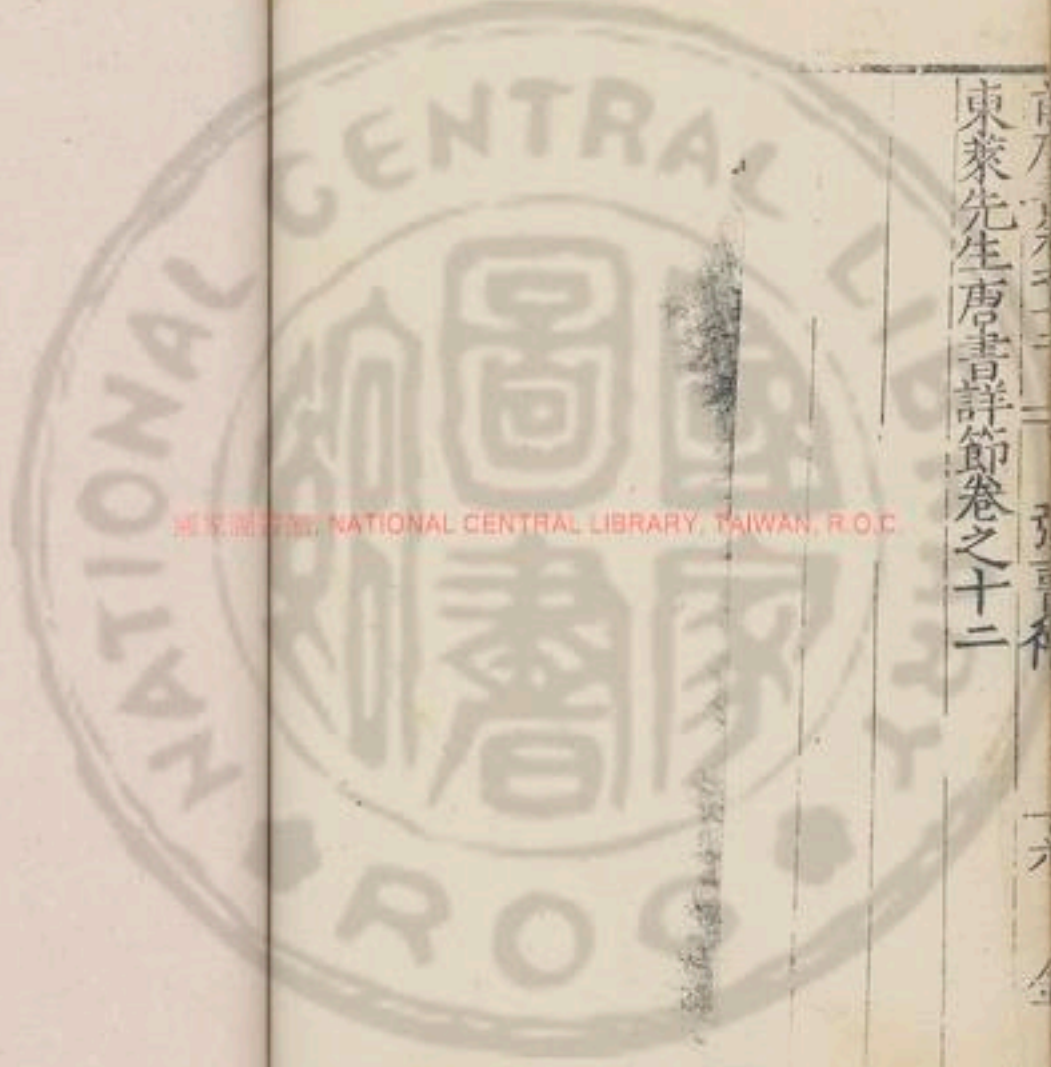
杜伏威

杜伏威齊州人少豪蕩與輔公祐約刎頸交公祐數盜姑家羊以餽伏威縣追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煬帝遣衛將軍陳陵以精兵討之稜軍大潰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欵高祖授以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入朝詔拜太子太保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

張士貴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大業末為盜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從征伐有功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貞觀中為行軍總管破友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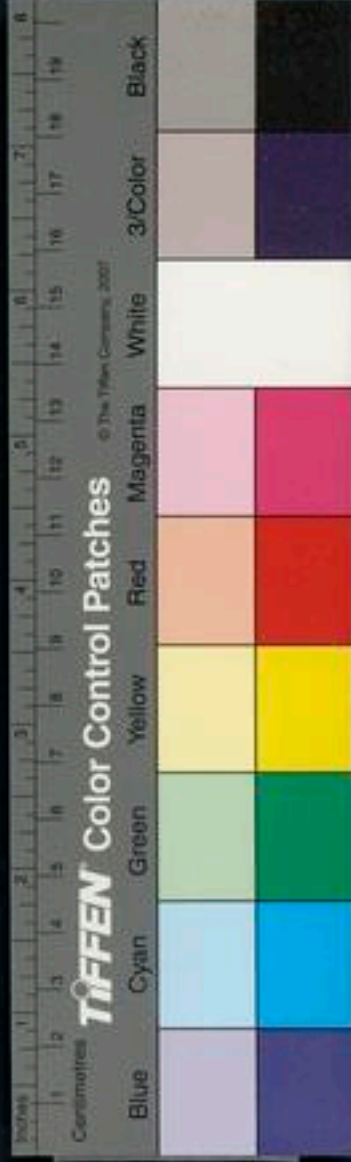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子部

六

金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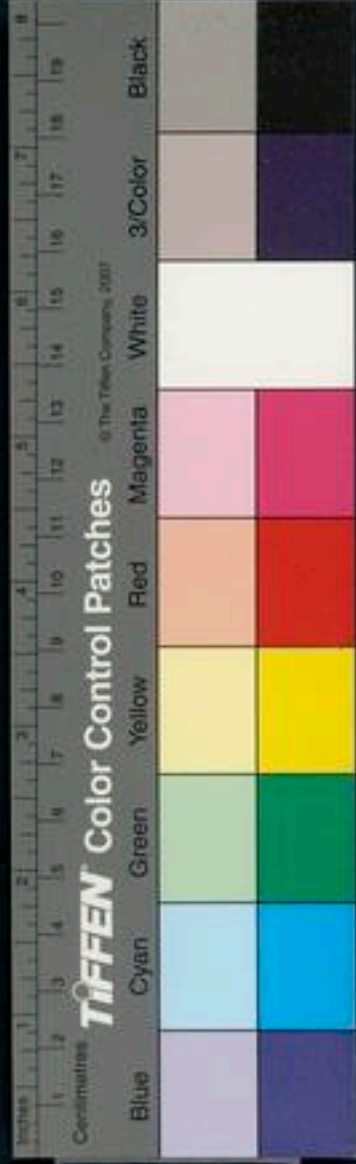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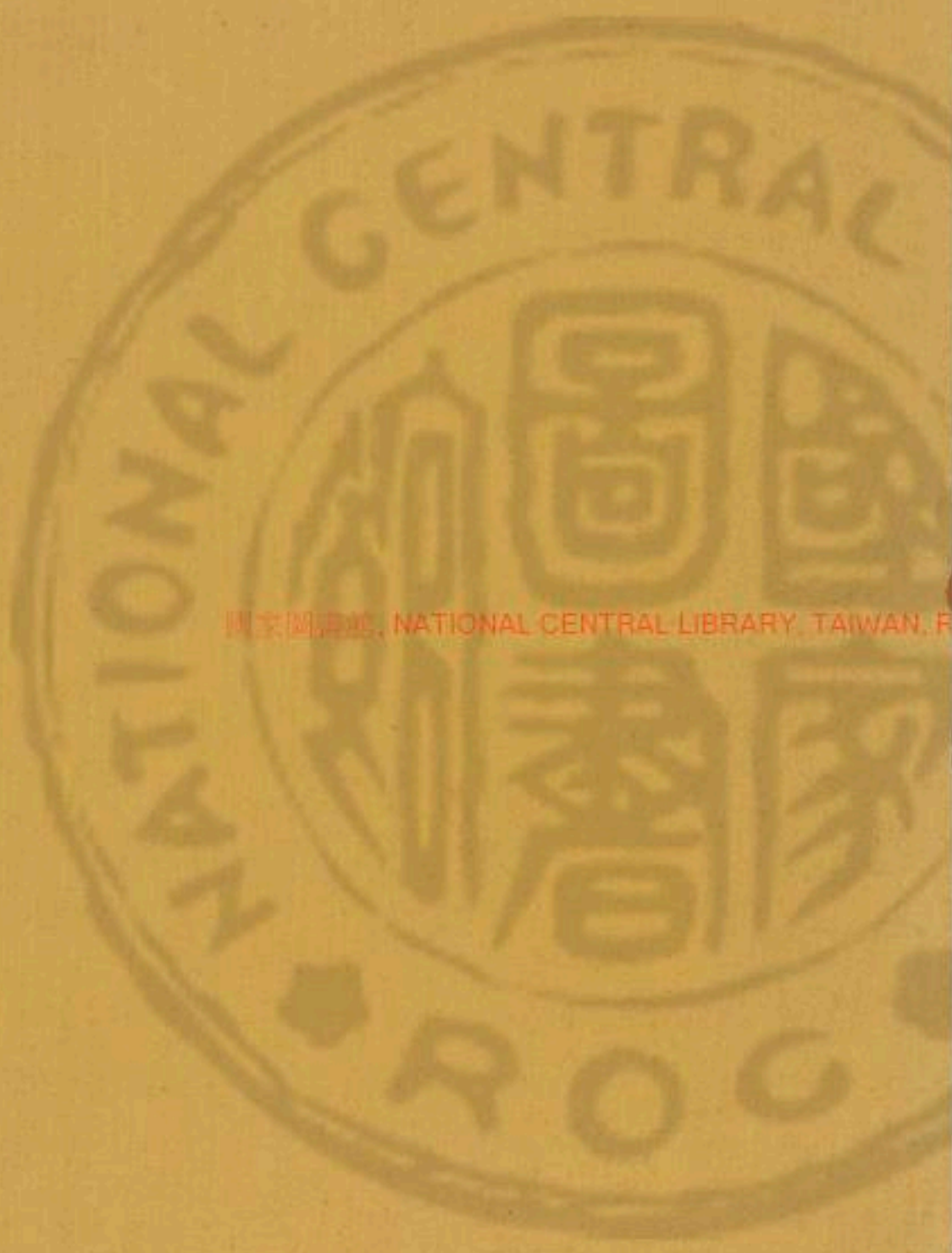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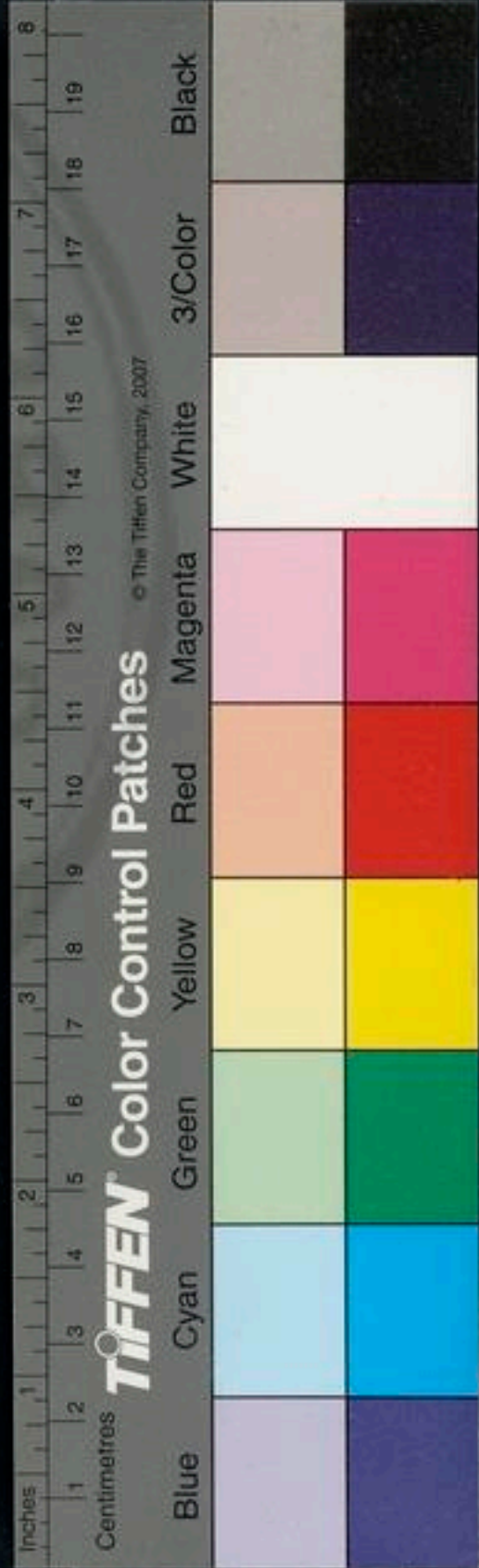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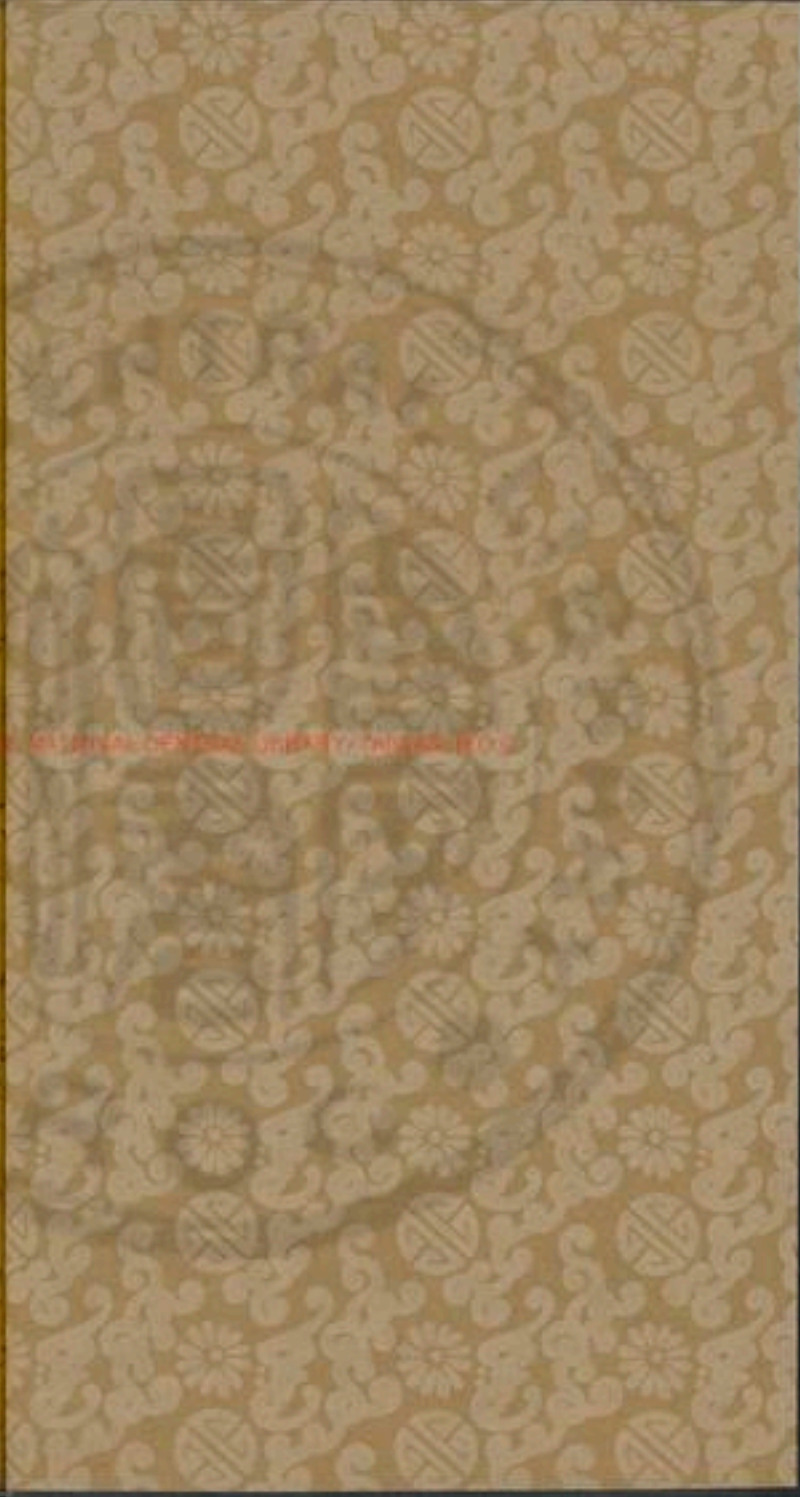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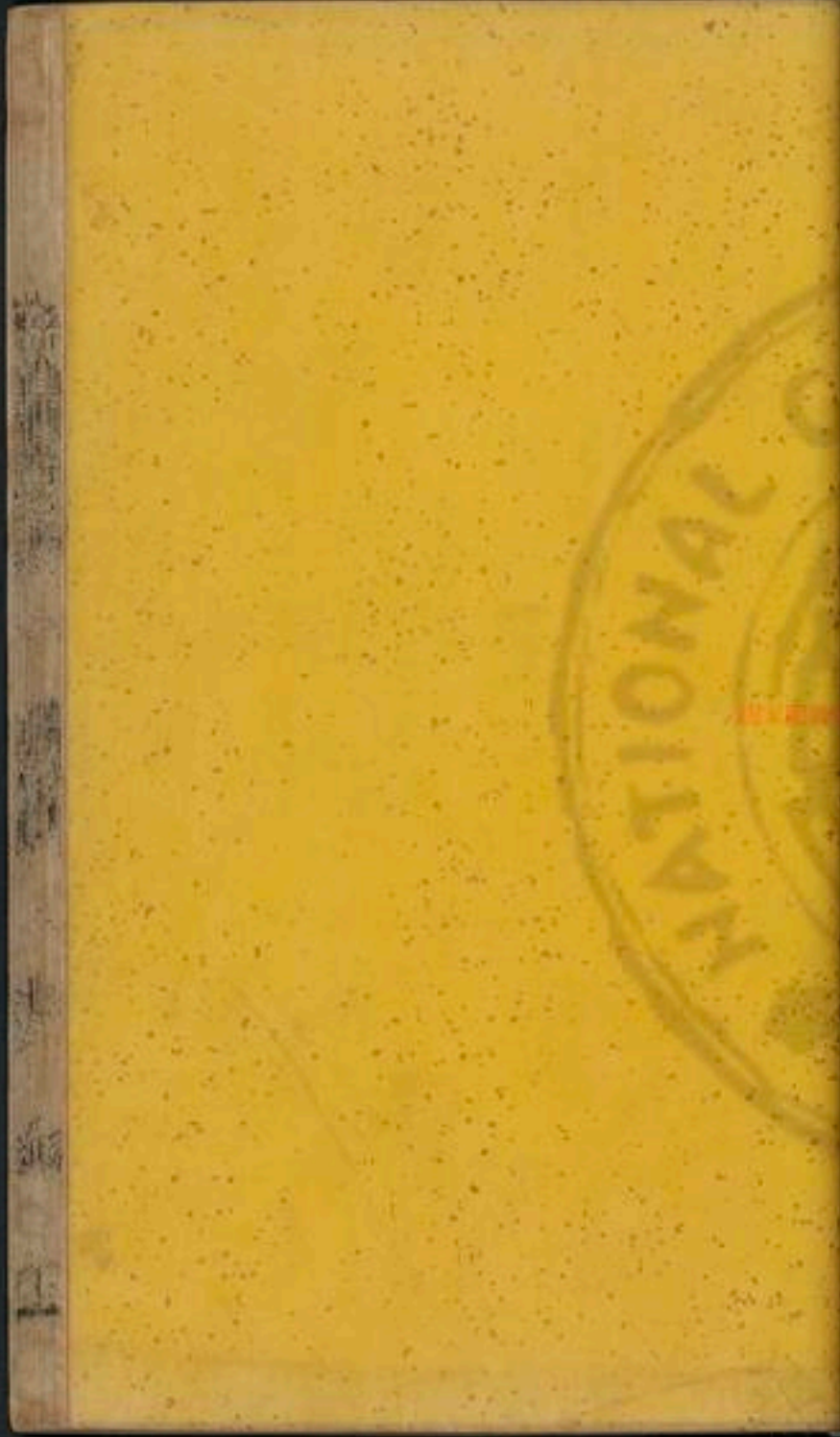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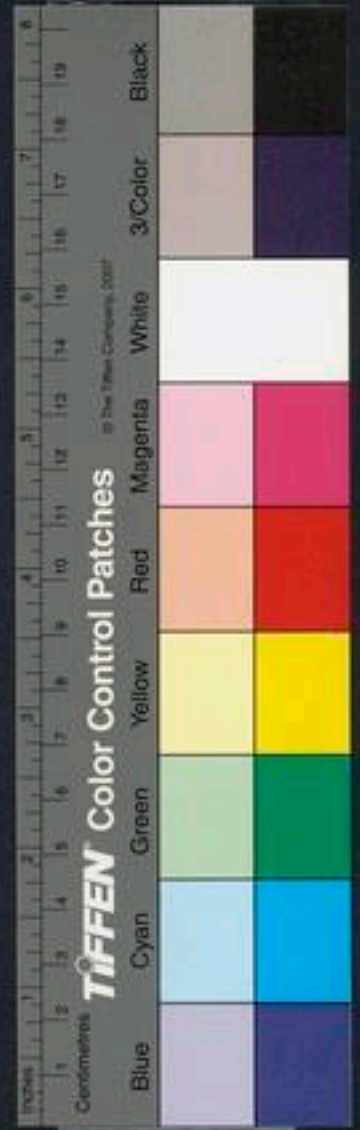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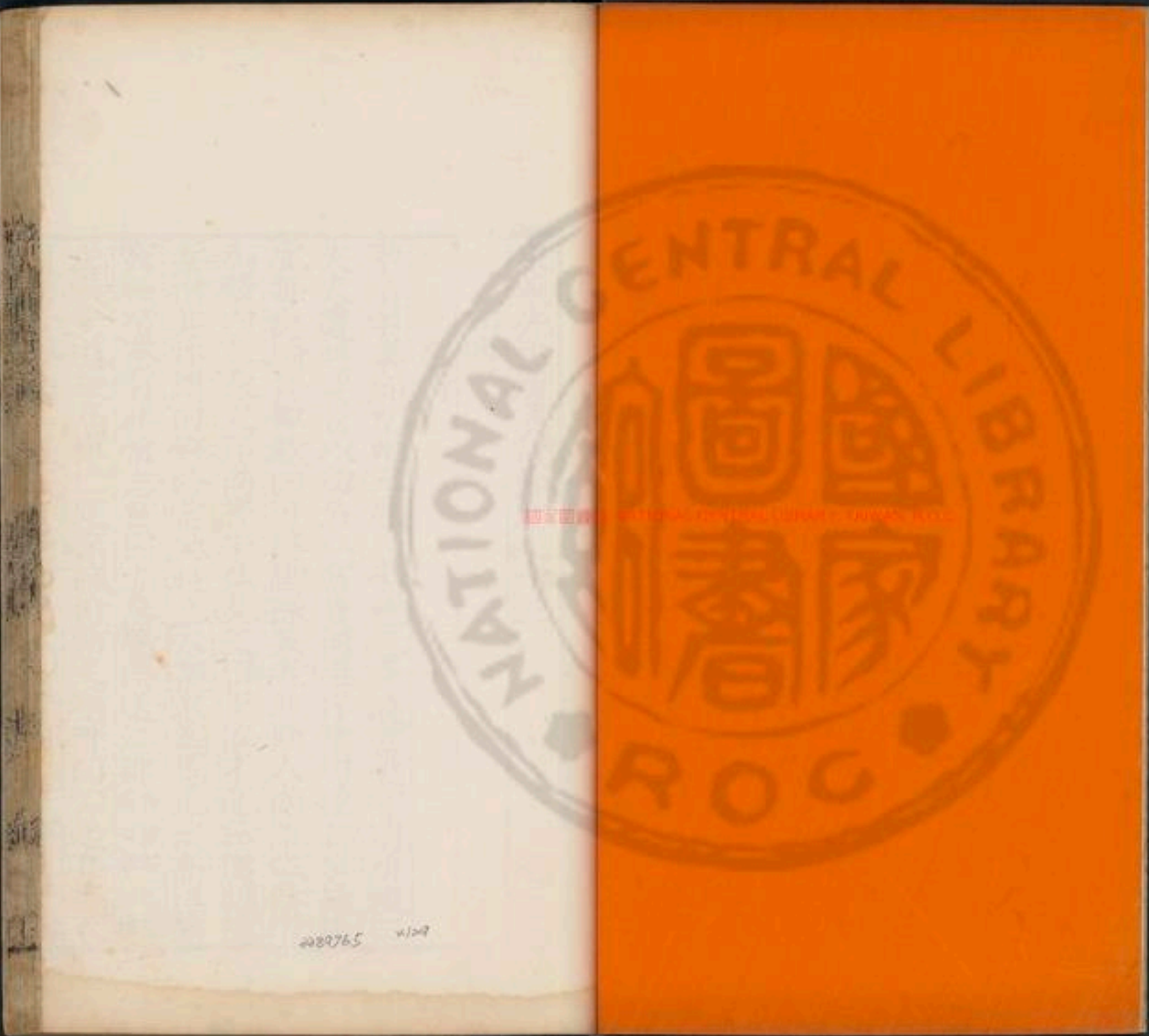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596800

v.129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史嘗謂所親曰
 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
 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正佐才也左僕射楊
 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
 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煬帝幸江都
 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

隋書卷之三十三

李靖傳

一

金

一



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

引為三衛唐制天子居曰衛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衛內五衛皆帶刀之仗列坐于東西

廊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與集同

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音豆留據詔都督許

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

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知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

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

管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溥瀨漲

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

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

塞耳有能倉卒召兵卒倉及反倉卒急遽貌無以禦我此必擒也

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

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步

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艘蘇州及說文弱舟之總名

死者萬人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

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

貲以賞軍黃音者賈音時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

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

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



屯鼓之死守非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
功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尉得郡九九十
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
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卽率兵南巡所
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輔公柘
音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略副孝恭東討
李世勣等七總管皆授節度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柘懼乃
出走擒之帝歎曰靖乃銑公柘之膏肓也膏肓也人之疾在背之
上背之下藥所不及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時諸
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

兵三千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捷

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謀遠也離其股心夜

襲定襄破之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匈奴之南界少

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達

協天遂取定襄古未有葦足澡吾渭水之耻矣武德九年

儀也十萬騎進至渭水上與虜等六騎徑詣渭頡利自將

水與頡利隔水語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頡利走保

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

之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

必自安若萬騎齋三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

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



破齊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斬餘萬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

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陰山北代之地東西千里餘匈奴俄阻其中漢武克之置陰山縣沙

土曰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

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

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

夫增戶至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遷

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恟恟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時遣

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

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益少雖疾頽

憊步拜反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甚嘉之欲成公美為

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加賜靈壽杖○頃

之吐谷渾寇邊西域國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

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

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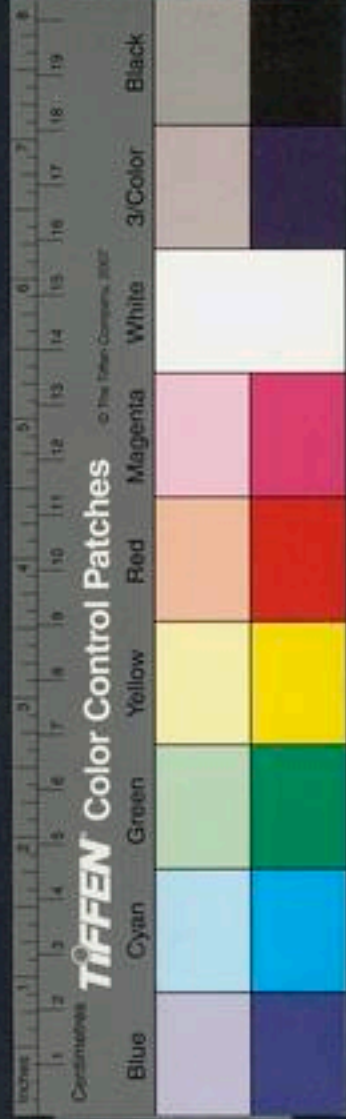
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

王慕容順而還○攻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南

平吳謂蕭銑也本三國吳地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唯高麗未服亦

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

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



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
 謚景武。弟客師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善騎射喜馳
 獵雖老猶未衰。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
 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恩待甚
 渥乙角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

互註兼資文武出將入相
王球圖形凌煙閣秦瓊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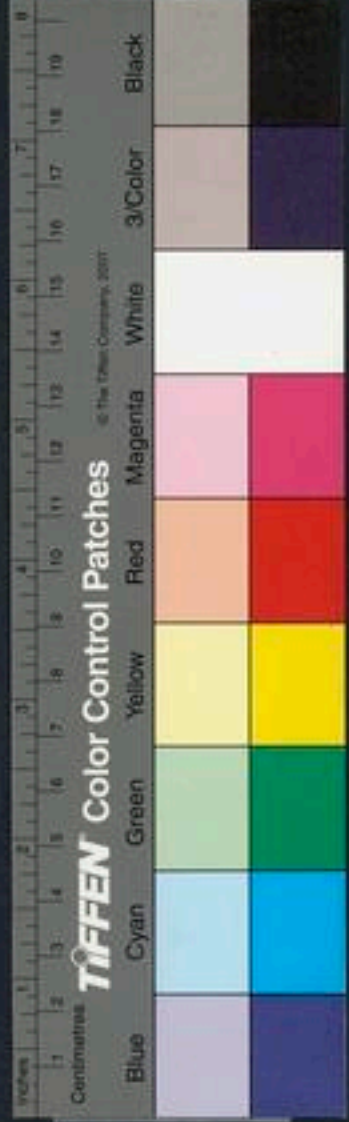
庸懿績簡在帝心長孫無

李勣弟弼成孫敬業附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氏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
 鍾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居莫天業末河南山東大

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
 李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
 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
 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本朝其
 地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
 有也讓初推密為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己功吾所羞
 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義使
 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
 附宗正籍屬

范祖禹曰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甚為無謂而唐世久



主遂以為法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也

○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

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先師出日治兵入日振旅秦王為上將勳

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又從破劉黑闥平輔

公柘也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

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

度磧七述反水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

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勳勒兵

從之頡利欲走磧勳前也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

五萬降于勳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

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

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勳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薛延陀于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思摩頡利族人太宗以五可汗還其

疆詔勳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

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帝自將征高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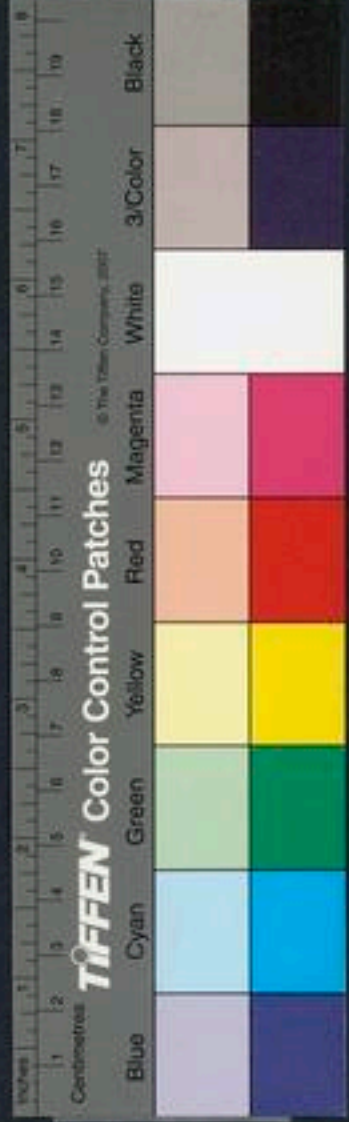
以勳為遼東道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于駐蹕

山太宗親伐高麗因號所幸山為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

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鞬

言反即鬱督軍破之降其首領磧北遂定○勳既忠力帝

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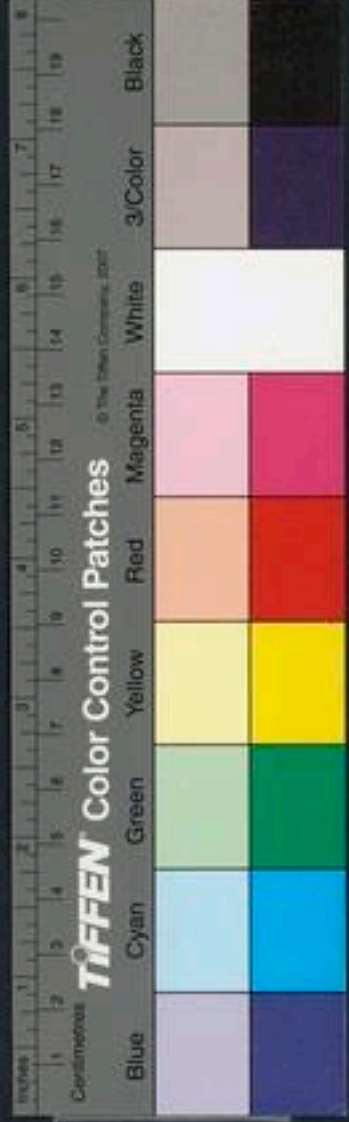
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召李密豈召朕哉勅感涕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校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為尚書左僕射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勳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始太宗時勳已書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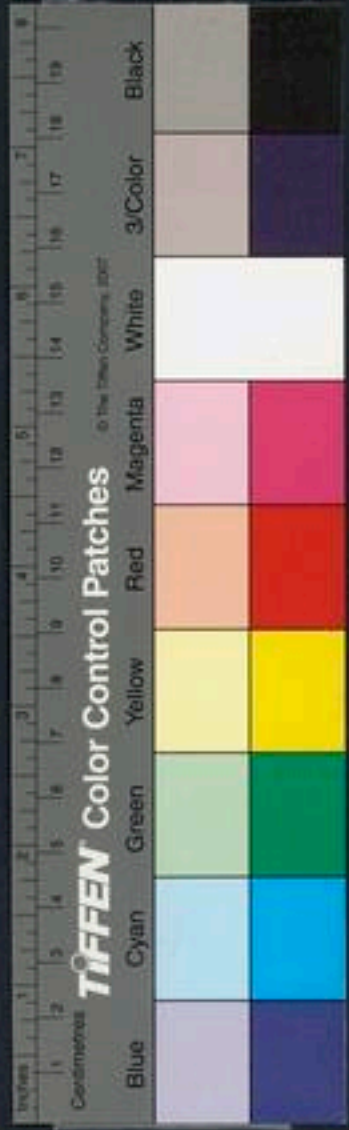
○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勳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勳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勳志寧奉冊立武氏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勳之一言勳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勳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勳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總章二年卒高帝勅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皆有司其厚贈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起家象陰鐵鳥德鞭山以旌功烈○初勅拔黎陽倉就食者眾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勅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諱時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棺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啗徒敢反曰生死未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療其鬚髮戒止吞曰姊多疾而勸且老雖欲數進粥尚

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誓相其奇龐福爰者遣之或問故吞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没士皆流涕○自屬疾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鑿求活耶○勸疾弟弼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于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



開榜此孟反管也母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後配享高宗廟
 庭○季弟感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
 書召勣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誅移也固不從
 殺之○勣子震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
 名為石州刺史嗣聖元年天則坐賊貶柳州司馬諸武擅命
 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
 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家
 藏除屬籍中宗及正詔還勣官封屬籍其完塗冢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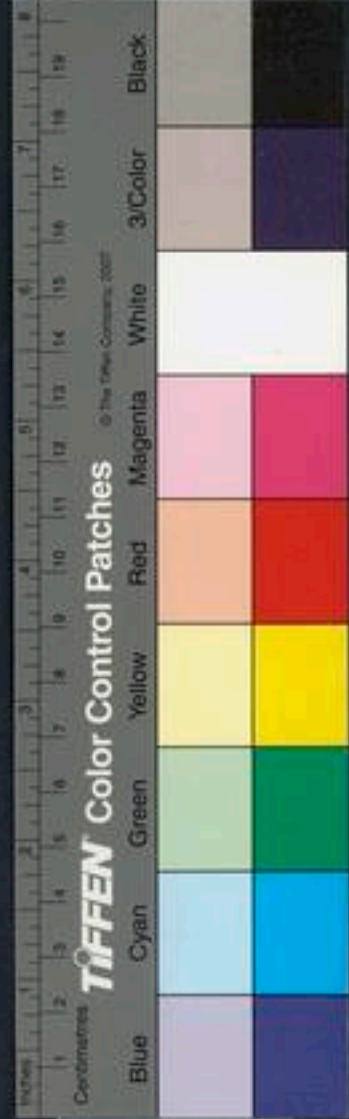
互註當令名將

薛萬徹傳圖形凌煙閣

秦瓊傳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

雲勣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
 若靖閭門稱疾畏遠權逼于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
 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
 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惟易奪天子畏大臣依
 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
 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滅焉殲于廉反蓋也及其孫因民不忍
 舉兵覆宗室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
 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及與許李同
 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
 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干忠智而已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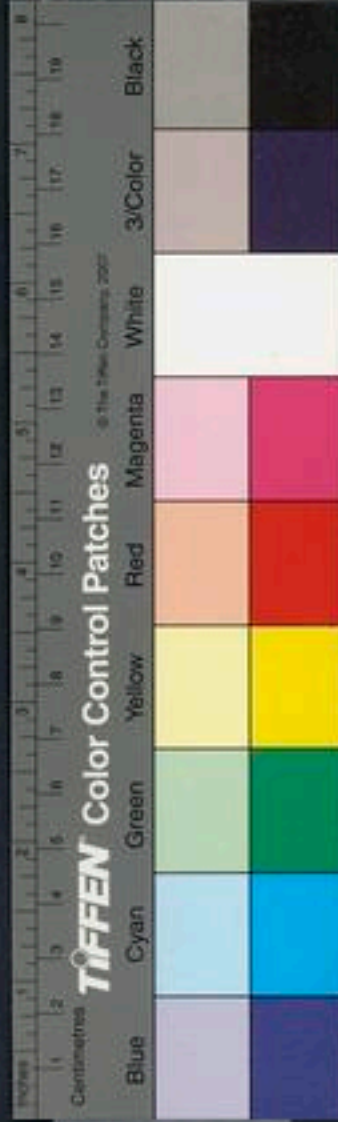


傳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侯君集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伐有功王卽位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屬今城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走音泰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齋祭入架武穆反譯也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高昌不臣烟交小國都河城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嘆曰唐

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安能置大兵乎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感襲位進營柳谷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討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謀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智感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私取珍寶婦女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鄭曰書之簿使一二對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惟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



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鍾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繫已不免鈇鉞上風無反到刃刀故下王幾反斧也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污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競行其志貪者邀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申宥君集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待君集如如知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死心望私引入問自安計

君集舉手謂曰此千當為殿下用之承乾事覺捕君集下

獄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古者用簡牘吏皆以刀筆自衛所以

削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

寘諸法將焉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皆曰君集罪大逆

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

已因泣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

蹉跌至此蹉音差跌徒結反始帝命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

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

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

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互註圖形凌煙閣秦瓊 嘉庸 懿 結 簡 在 帝 心 長 孫 無 忌 傳

張亮

張亮鄭州滎陽人志趣奇譎外敦厚而內不情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歷相州長史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強恤弱所至有績君集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意為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識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陰有憾謀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主首帝曰正欲反耳遣房玄齡謂曰法者天下平也公不曰脩乃至此將柰何於是斬西市

互註圖形凌煙閣秦瓊

薛萬均

薛萬均燉煌人上音也 下音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善與藝歸欵高祖授萬均上柱國實建德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以精騎百圍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為副萬徹亦從拒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從李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



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敵當者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
山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
遂潰爾書勉勞遷本衛大將君又副侯君集擊高昌會有
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

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
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在興慶宮坐清宮不謹下

獄憂憤卒帝驚悼為舉哀後常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
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動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
賜乎因命取焚之舉坐感嘆。萬徹事隱太子太子誅萬
徹督官兵戰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王以其

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

副李勣擊薛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統擊陣後統爾及虜顧

見遂潰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

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貞

觀二十二年以青兵道行軍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拔其

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

功直加讓焉而已即為焚書。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

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昵尼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

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

獄誅臨刑顧監刑者曰丞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

行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盛彥師
斬乃絕

盛彥師

盛彥師宋州虞城人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
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武德元年伐東都
置宜陽郡後改熊
州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稟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
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
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首梟擊亮反
與辰通萬寶問計荅曰
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
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開元
元年
更名河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我據

其要必擒之密果至乃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以功
封葛國公。徐負朗及詔為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負
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
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負朗
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負朗平彥師得還高祖
以罪誅之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天業末募壯士捕盜善御衆所向
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王世充僭
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



有能名。貞觀三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人高祖入長安以漳州歸漳音校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因授安

定道行軍總管。突厥入寇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鄭元璫先使可汗璫神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大夫柰何為夷狄作說客耶虜引去元璫還具道其忠。帝問以備邊策荅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數出奇兵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經略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及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李君羨

李君羨洛州人為王世充驃騎率其屬歸高祖秦王引致



左右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突厥至渭
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知君羨者虜何
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貞觀初太白數晝
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
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
子乃此健耶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會御史劾奏
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武后亦
欲自託詔復其官爵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
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

于謹識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伸顧不哀哉

高儉

高儉字士廉敏惠有度量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薛
道衡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錄是有名。武德
五年秦王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
進益州大都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
望舍投餌哺之哺滿故反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
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
李永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
渠廝引旁出廝息移反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



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遷

右僕射士庶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命攝

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秦時郡名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

卿也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

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導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

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

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卒帝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

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

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

臨喪臨喪乃還詔贈司徒方寒食赦尚宮以食賜賜

象詳如反帝自為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

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

有獻納縉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

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闕閱音伐悅功狀也明其後雖

衰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皆故人謂之賣婚由是詔士廉

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今狐復姓責天下諱諛參考史

傳檢正直偽進忠良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壘右膏

梁左寒峻音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

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與崔盧李鄭無嫌

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優然自高

行唐書卷之十一 馬俊傳 一七 金 巳



販鬻松檟古雅及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
 江南雖有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
 今謀士勞臣以忠孝文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
 向聲背實冒譽為榮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之謂門戶今皆
 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
 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
 義府耻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等十二人判定之裁廣類
 例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縉紳耻焉
 目為勲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其後天下哀宗落譜

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祭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
 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

互註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長孫無忌傳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直略反

地有常居不隨畜產移徙故名示堃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

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

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閔閔

顯者至賣婚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

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廡常產之拘士

忘舊德之傳言李恣出隴西言劉恣出彭城悠悠世昨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世八

金

與林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皂隸早反左傳

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士士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基

竇威

竇威字文蔚岐州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癡起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邪威笑不荅。高祖入關召補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

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即中書令也魏文帝置內

改為內史令武德三年始改為中書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

矚之欲反矚視也嘗引入卧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

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事故有不等邪威曰臣家

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

戚進夙夜惧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

崔盧婚者猶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竇軌

威兄子

軌字士則性剛果有威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

前唐書卷之十三
不用命則誅至小過亦鞭笞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貞觀元年為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九子抗

互註赤脉千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為將必多殺天

傳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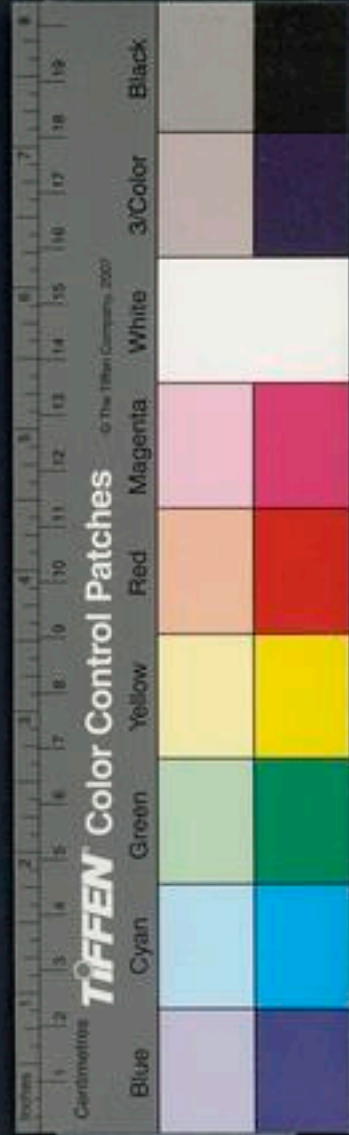
竇抗

抗字道生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待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癯其俱反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李

氏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塔谿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主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臨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宴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血從弟軌與焉子靜誕襲爵

竇靜

靜字元休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



為邊惠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鄯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及擒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群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未忘首手又反禮記狐死正丘首正丘首首正首

任地久死者也首生者尚嚮不忘其初則一旦然生犯我王略矣不知因其

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又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

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

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

再遷吏部尚書卒。詔貞觀初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

失對乃下詔曰詭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

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

贊白高竇雖緣外戚姻家高士廉以女歸太宗是為文德皇后竇威以從兄弟女歸

高祖進為大穆皇后然自以才識結天子厠迹名臣垂榮無窮特

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斲采初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在唐
文顯

簡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咤緣及陟實祭自魏迄唐支會員
扶疏數百年所憑厚矣在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二直主
周為上柱國入宿為太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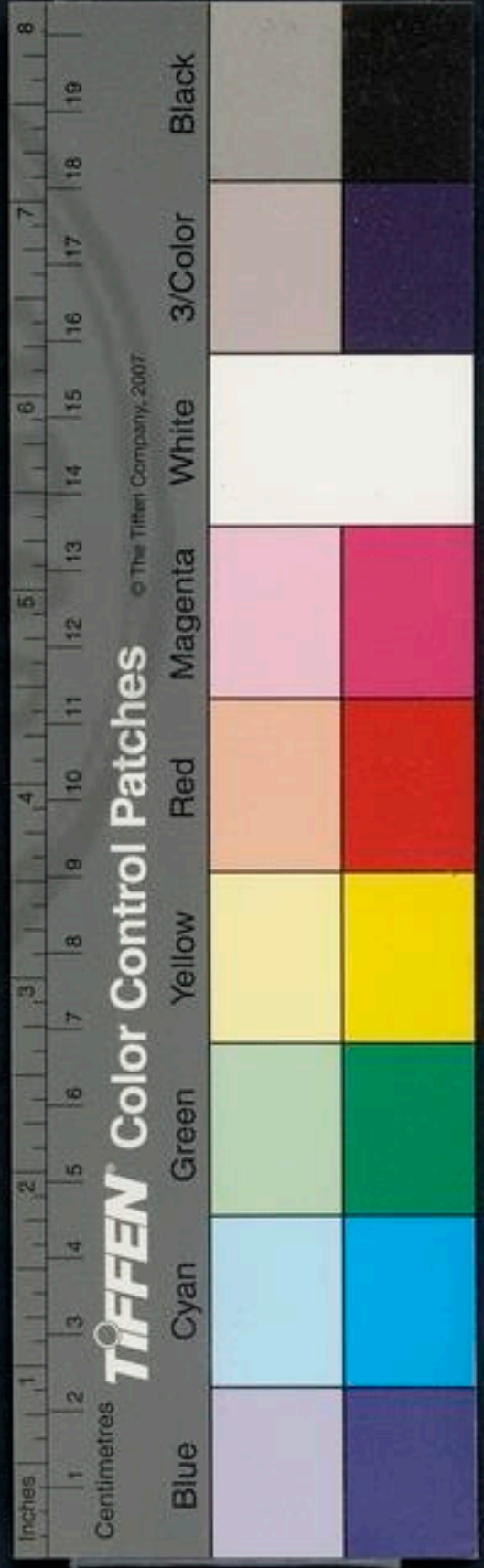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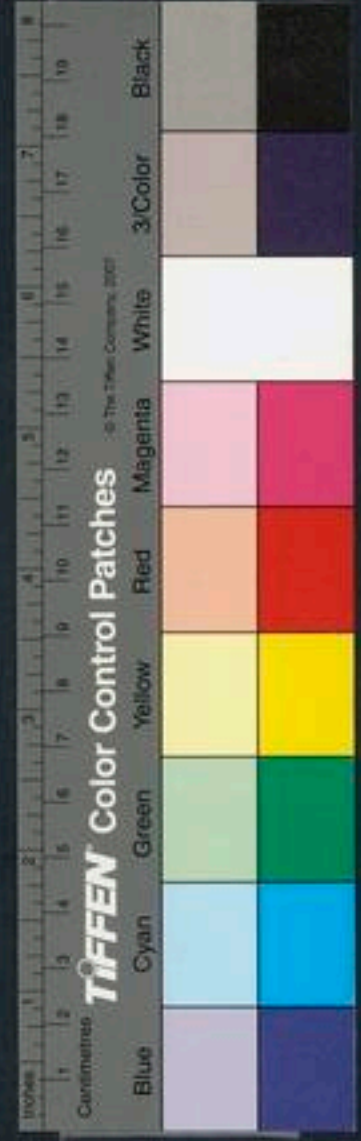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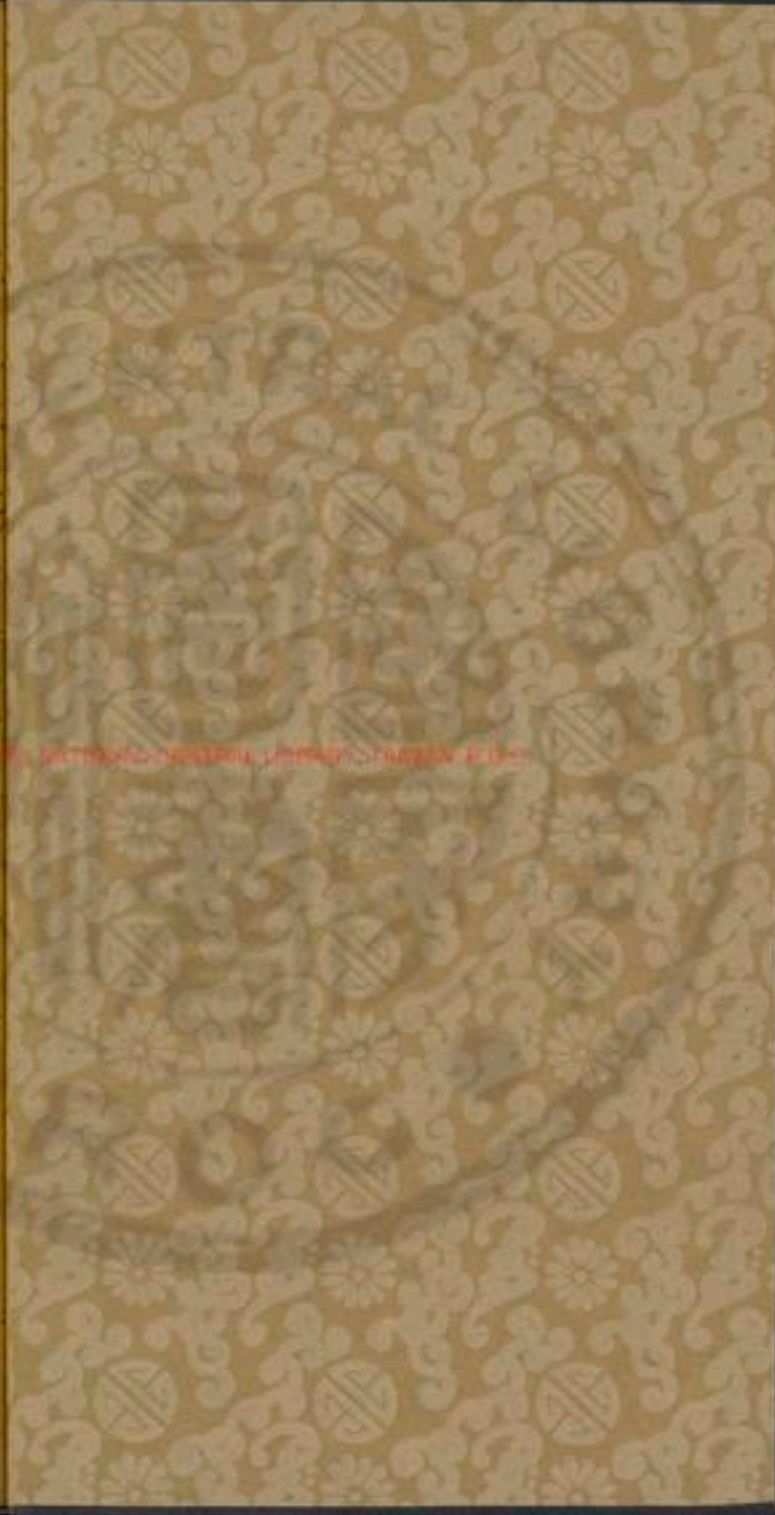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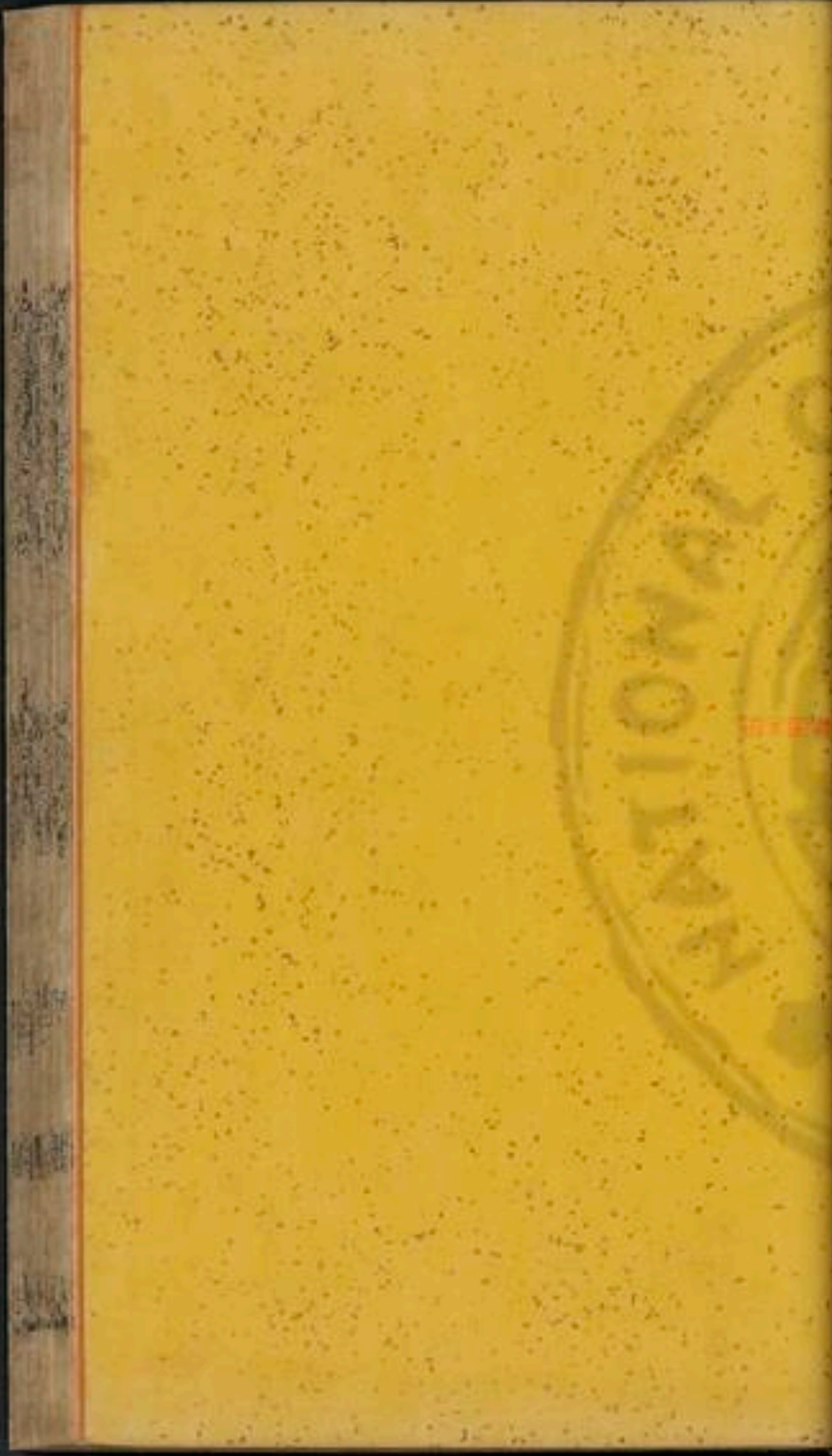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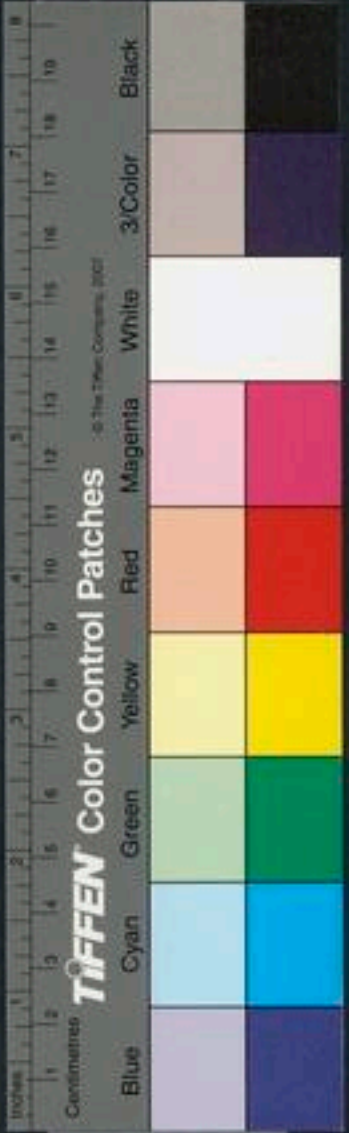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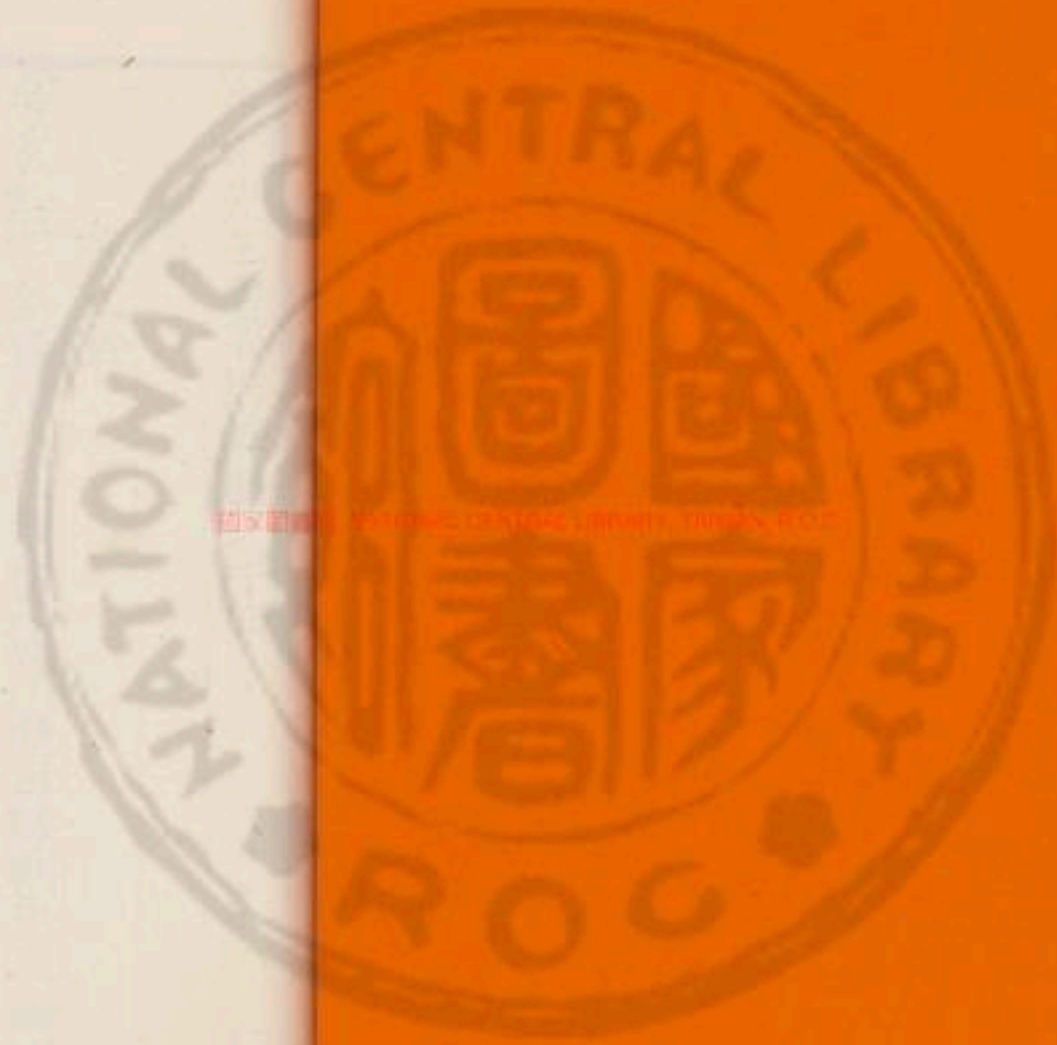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975222 4.120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肴置嫡庶嫡音的嫡正成尊也競侈僭相傾閔許激反恨也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哇差垂反一舉足曰跬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



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登臺昂
云耳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
衣及喪勺市若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
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
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惟珍玄齡獨收人物置幕府與諸
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
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
馬即辨文約理盡初不省臺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
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
召玄齡與計討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

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計事平王為皇

太子擢右庶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

忘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郡胡安國公食邑千三

百戶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

不能盡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

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

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

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

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

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彌謙攘袂或指畫

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彌謙攘袂或指畫

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
耶。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
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問關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
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
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
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必天授人與者既得
天下則安于驕佚與逸人欲靜徯後毒之世方敝衰刻窮
之衰傳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
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
則急急則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居宰相十五

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
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
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
衰母多譏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
顧之憂矣凡糧械飛輪飛輪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
上書勸帝願母輕敵又事外夷晚節多病願諸子曰今天
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一含怒意決群臣莫敢諫吾
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
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
可汗相次束手弛辯控刀辯步矜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



置州縣高昌吐渾備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莫克窮封
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
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
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
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
夷醜類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去者以禽畜之必絕
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
奏進䟽食作疏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
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銷音的使肝腦塗地老

父孤子寡妻慈母望禮手制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

以變動陰陽傷寧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

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

無是三者而坐敵中國為舊王雪耻新羅報仇新羅東夷地并韓苗

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

陵沒之舡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䟽謂高陽公

主立齡男道曰是已危反憊詳劣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

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薨年七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昭高宗

詔配享太宗廟庭。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

一物失所無媚忌英報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

行身言卷之十四 子安公傳



前唐書卷之十四
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
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
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遠第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
自無所負不可以一肯所景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
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
俗玄齡教子弟汎掃庭堂禮曰汎恩曰乘輿且臨幸有頃
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吏部
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
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
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駭遣追帝

王崇曰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
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實曰
也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
以保躬矣漢袁氏累世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互註太宗詔復定舊令與法司增損隋律自玄齡更

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之世用之無所變改並刪孜孜

奉國知無不為王公輔才並王辛苦立門戶亦望貽

後悉為不肖子敗之傳弼世襲刺史屠庸懿績簡在

帝心無忌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州

褚遂良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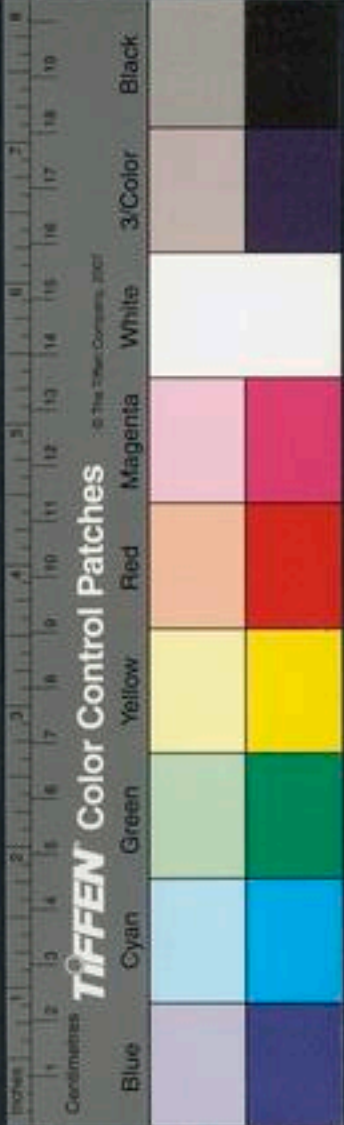
杜如晦

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幾輒斷隋天業中楊帝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其功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其才之莫見所涯。王為皇太子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筦與引士賢者下不肖感

得其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古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割諷如晦等鄭曰劉古也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洽天下者師古欲以此離間吾君臣取片嶺表

師古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青成功蓋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

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不淚不古曰世



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
若平生明日敕所御僕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
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
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裁並曰裁音昨每議事帝所
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
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
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互註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傳李弼

嘉庸懿績簡在帝心無忌公輔才傳王珪在十八學士

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亮傳

社楚客如晦弟

楚客少尚奇節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高山貞觀四年召
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
夫走遠者自近人不卹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
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進蒲州刺史政
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

杜淹如晦叔父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
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洛陽平秦王引為文學館學



士常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及踐阼召為御史大夫淹建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檢定太宗以問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音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救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丁定及平議也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羸四十人皆知名嘗曰鄧懷道可用鄧音帝問狀淹曰懷道居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何不謹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

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平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世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世充借號置淹吏部親近用事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復諫飾非復狠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能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荅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卒始淹典二職責重於朝矣而忘清白名獲譏當世

互註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百官志表天綱曰公蘭臺

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天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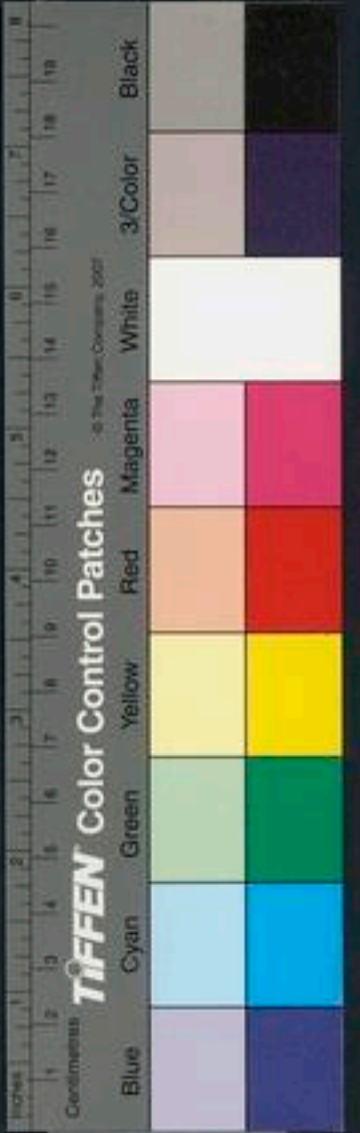
元頴及進士第為翰林學士穆宗以元頴多識朝章尤被
寵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出為西川節度使敬宗驕僻
不君元頴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
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歛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於是
人人咨苦太和三年敕南詔乘虛襲我雋等州嵩悉委反文宗
遣使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師不能克請陛
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元頴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元
杜審權元絳子

常君對大賓客與杜棕俱位將相棕先進 改世謂審權為
小杜公

杜讓能審權子

能字群懿舊宗狩蜀奔謁行在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
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几號令行下處事
無所遺筭帝倚重之。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
黃無知者讓能方直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蹏紳為
鞞束之被丑多反鞞也俄而進狩梁是時棧道為山南石君
涉所毀涉助諫反橋也架天子問關險遊讓能未嘗暫去
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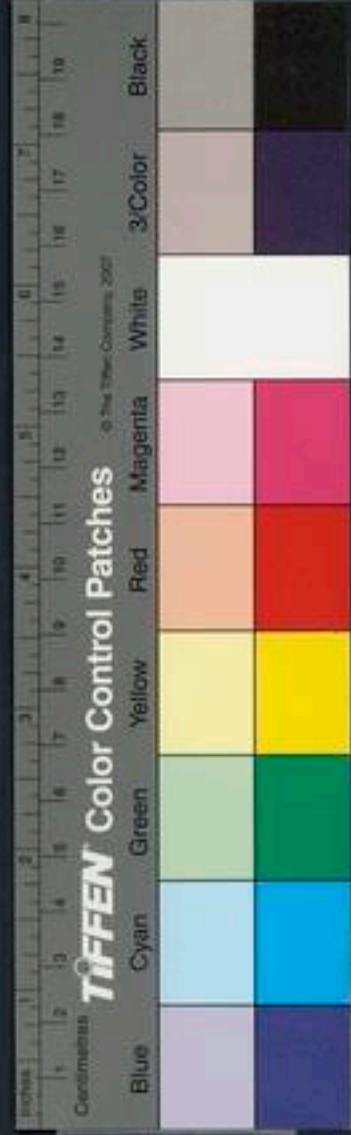
何是也卷之二十四 上表玉專



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頌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耻也。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鄉兵浸熾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不能制帝怒詔讓能計議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帝曰今昭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卿為我國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倖吳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臯錯之誅願不足弭七國患

然敢不奉詔景德三年李茂貞悉兵至三橋請必殺之乃賜死

賈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與仆植僵黑顛及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公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王魏王而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李勣李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



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
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與勳不足焉雖
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蔽諸用使斯人由
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
蓋房杜之細邪謂房杜之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不見功也成而不人不知

魏徵 著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魏各棄貨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
術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
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關吾兄弟及詩奈何答曰太子早

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音即位拜諫議大

夫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

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劉公左右有毀

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彦博按訊思非是彦博曰徵為

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及行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

彦博行讓徵以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

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

矍然曰矍然五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

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繆執谷咎陶也與畢

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知顯號子孫傳承

前漢書卷之二百 魏徵傳 十一



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臣與家祗取空名
 此其異也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
 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開四門明四目達
 四聰雖有共益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
 藏其身以信嗾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漢武信朱異音侯
 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滿天下而不得聞
 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
 女美而才皇心建請為充華例上高曰堯典冊具志言許聘矣徵諫
 曰陛下處蓋例上高曰堯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
 有飽適顧適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

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貞觀三十以秘書監

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

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恒紆于逆之但當割反約

之臣來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

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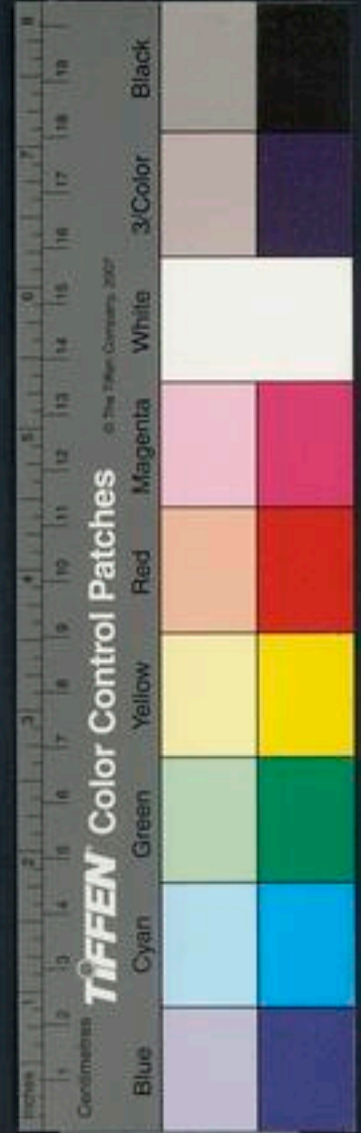
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

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蔽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

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

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

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



去殺邪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暮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黃帝遂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反朴今當為鬼為魅婦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刀宿衛東薄海南喻嶺戶閩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世不令封德彝

之特德彝俄以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去丁九成宮宮御舍

圍川宮下李暉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曰

威福由是等不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

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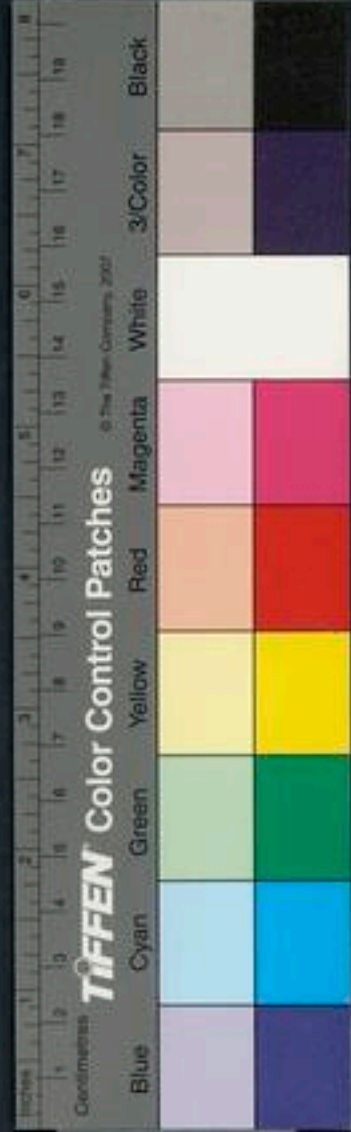
法式歸來陛下不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法等見官吏之所

更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承承以此

按吏且駭天下耳帝悟寢不問○後帝宴丹霄樓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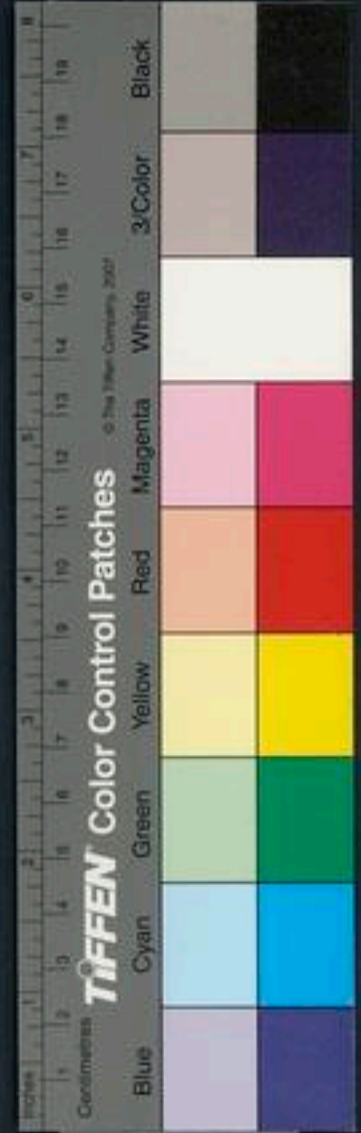
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德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

棄怨用才無辜苦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



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
 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
 退有後言若而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
 堯舜也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魏文徵
 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妄臣敢數批逆鱗哉
魏文徵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
 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封鄼國
 公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古猛何足貴邪善治
 鍛而為器人皆寶之朕自比為金以卿於良匠而加礪焉
 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却命乃拜持進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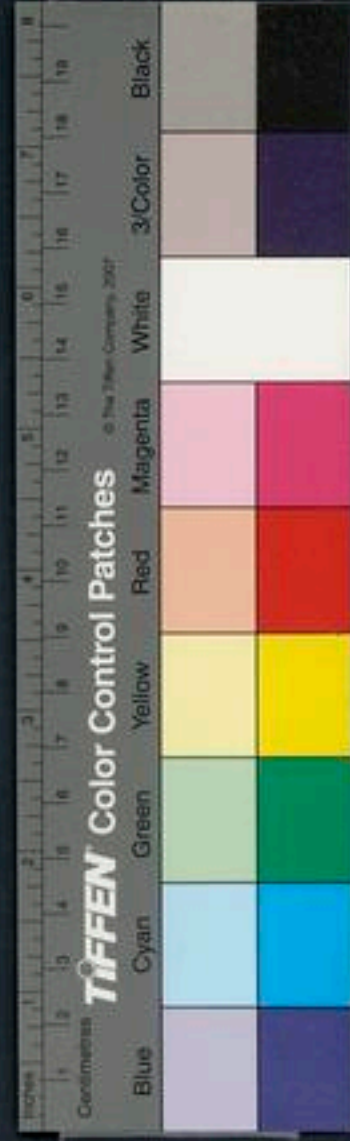
陛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薨帝即苑
 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
 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覺陵曠若昭陵臣固見之
 帝泣為毀觀○尋以定五禮古猛當封一子孫男徵請
 封孤兄子以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厲俗即許之○後幸洛
 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所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
 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兢戒約奈
 何令人悔為不吝若以為足今不當足矣以為不足萬此
 寧有反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云明德
 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



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毒官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敢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有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播飲口結反烈也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弊張湯怪章其心而漢法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

不贖或不能從欲致治之急也且以隋府藏况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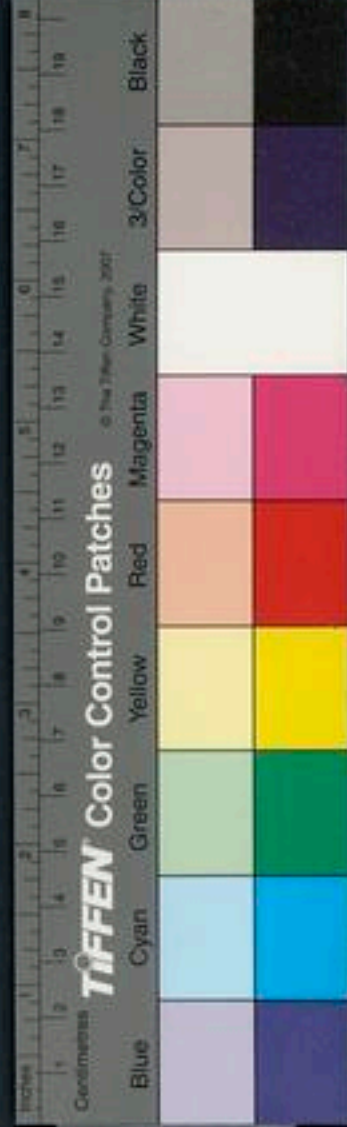
資儲以隋甲兵况今之士馬以隋戶口况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動之則危靜之則安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徃後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監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



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者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備
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便佞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
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
以動之也帝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
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
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
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
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
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聞

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
有司得以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非當徒執之四五然後
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
德參尚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
吉詣宮中所化也陛下志於避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

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
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訛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當罷
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
苦不自覺之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
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儼殊俗儼徒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



前... 卷之一... 姦... 生... 荷...
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
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徃後無時
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
相蒙人不堪命以攻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
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竒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
淑媛于翁盡待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監彼
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
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玉葉之
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
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

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
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
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
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
不可斯湮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
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
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
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

行... 卷之一... 魏... 王... 建...



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謹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謹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榮或視聽聳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慮然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辛且木而焚其暴之曲乎故

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

昔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害霸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

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中行姓也穆伯其名鼓城也經年而不

能下颺間倫曰鼓之晉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

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

奚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

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舍

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矣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

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逮于况陛下之上聖乎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谷於是發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闢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宰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特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帝欲之欲加譴黜

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

封事其謗木之遺乎豈非

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

言之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

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

突厥可汗弟特為中郎將以代誅先是貞觀四年突厥降溫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好辰與徵延奉天子從彥博議至是結雲陽石然古燃字雲陽之自冬至五仕率反帝始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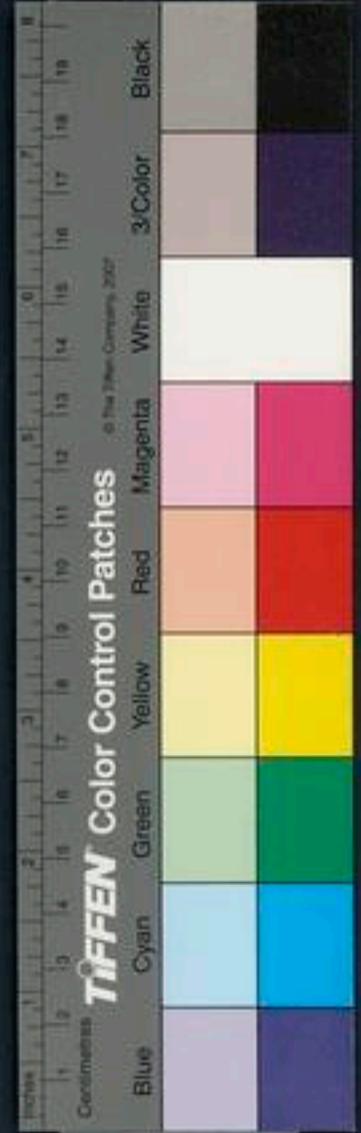
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幃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

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

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謹思條陳裨萬分之一陛下在貞

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并訪恠

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



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道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嗚之如子_况不經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後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

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聞而踈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_{昵已}昵小人踈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積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_{匹靡反臧否猶善惡也}



使說佞得行守道疏問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
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
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
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辭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
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
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此恃功業之大
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兩及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
阿旨不肯諫諫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
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
老扶幼來徃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

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徃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帶

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極屬於屢遞于

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怙也

泰此不尅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孽惡女

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較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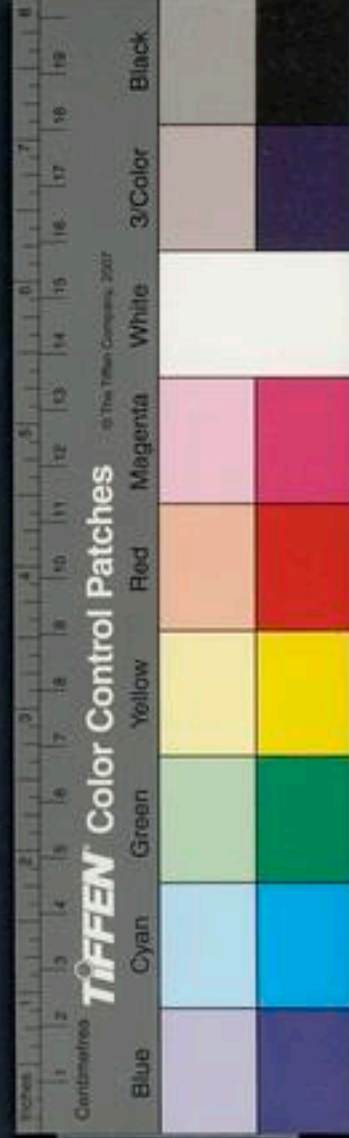
謂中即將結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

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

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

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

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高昌平帝宴兩儀殿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文
歎曰高昌君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
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
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
而起曰願公無忘在宮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
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
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
葉音未還又遣使晉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
即詣諸國市馬彼必約意在馬不往立可汗可汗得立必
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

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

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思蘇則言乎帝遂止

○後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寒貴重無

踰徵我遣傅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

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

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藥膳賜遺無算帝親問疾屏左

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區何

也帝悲憫莫本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發不郵緯發里之

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

帝曰公彊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是薨帝臨哭為之慟臨良



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
贈司空謚曰文貞晉五奉詔致祭帝作文于碑遂書之○
帝後臨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
一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
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
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
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務才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
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踰中人有

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解

感漢書魏相為齊威嚴議者謂責育不能過顛音奔孟音

上始喪亂後重書連數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

繫然完經帝以小武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

而成帝美其書錄實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

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悅首不顧至慶

善樂則諦玩無斁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依

後曰七德舞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帝

歡甚賦詩起居即后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後曰

舞舉有所諷切如北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

賦詩悼痛聞者媷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不



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賊人遂指為阿黨又

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

王昏而仆所為碑小若及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後高麗韃

鞬犯陣鞬英葛反鞬何葛反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

若在吾豈有此行邪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

璘叔瑜叔瑜為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錫

薛稷世稱善畫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万註太宗得徵參裨闕失魏才以諫諍為心耻君不

及堯舜王珪傳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百官志貞觀中為

書請購天下書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藝文家多藏

虞褚書薛稷傳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

劉泊朝夕進諫同一言賢十萬眾以王道佐時

近文愛君忘身近貞故曰文貞魏才以切諫君要職

吳茂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鑑照形美惡必見

上太宗詔徵等哀次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帝愛

其書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公等力也封德圖形凌

煙閣。高宗永徽六年致祭名臣圖形者凡七人皆

終始著名者也秦瓊傳太宗曰朕始即位惟徵勸我修

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

獻此徵力也魏才傳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



李絳長孫皇后曰徵納主於義社稷臣也敢犯嚴顏

陳忠言長樂公指事直言無所回避參裨得失見下魏

魏謩徵五世孫莫胡反

慕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
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慕姿字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
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湖州司戶徵徐俄徙峽州刺
史蒼諫曰王者赦有罪惟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迹
暴章家人銜冤萬里多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
巨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垂至治不見其可有
以改共州別駕御史中丞奉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

死其二女没入宮暮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

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闕選百十未已莊宅

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

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

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

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回避每覽國

史朕與嘉之暮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洒掃於內非曰聲

伎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暮辭深

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暮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

直臣之氣其以暮為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



前居書卷之一四二 委文作
參裨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
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楊州司馬議者頗
言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石之宰
相諭諫官勿復言其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俄為起居
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對惟故笏在詔令上
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帝因敕暮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暮對臣頃為諫臣故得
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
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暮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
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

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
下一見則後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
代何取信者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後進興及
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中丞高元
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
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
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
宣宗嗣位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戚縮
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綱紀所寄不宜雜領財穀
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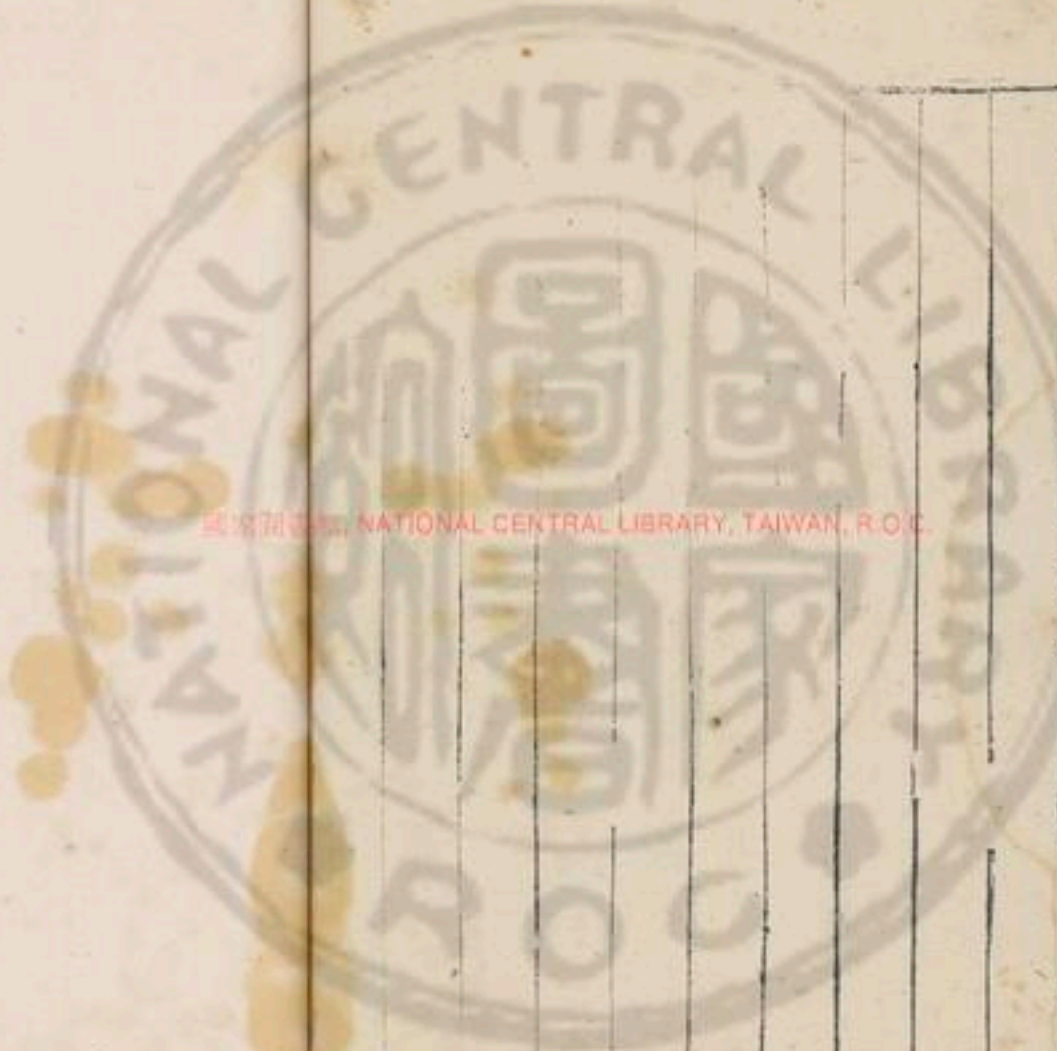
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
重且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
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
重○會詹毗國獻象落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
可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秦夜人無
敢言者燕奏徙滑州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卒○暮為宰相
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畏宣宗
嘗曰其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
所忌令狐復姓詭罷之

贊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發

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
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
曰皓皓者易汙嘒嘒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
死知無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諫哉暮之論議
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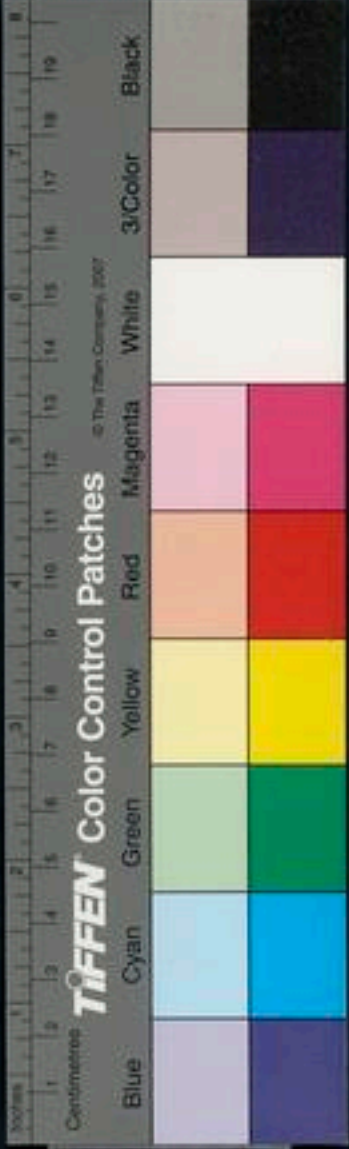
官局

委

手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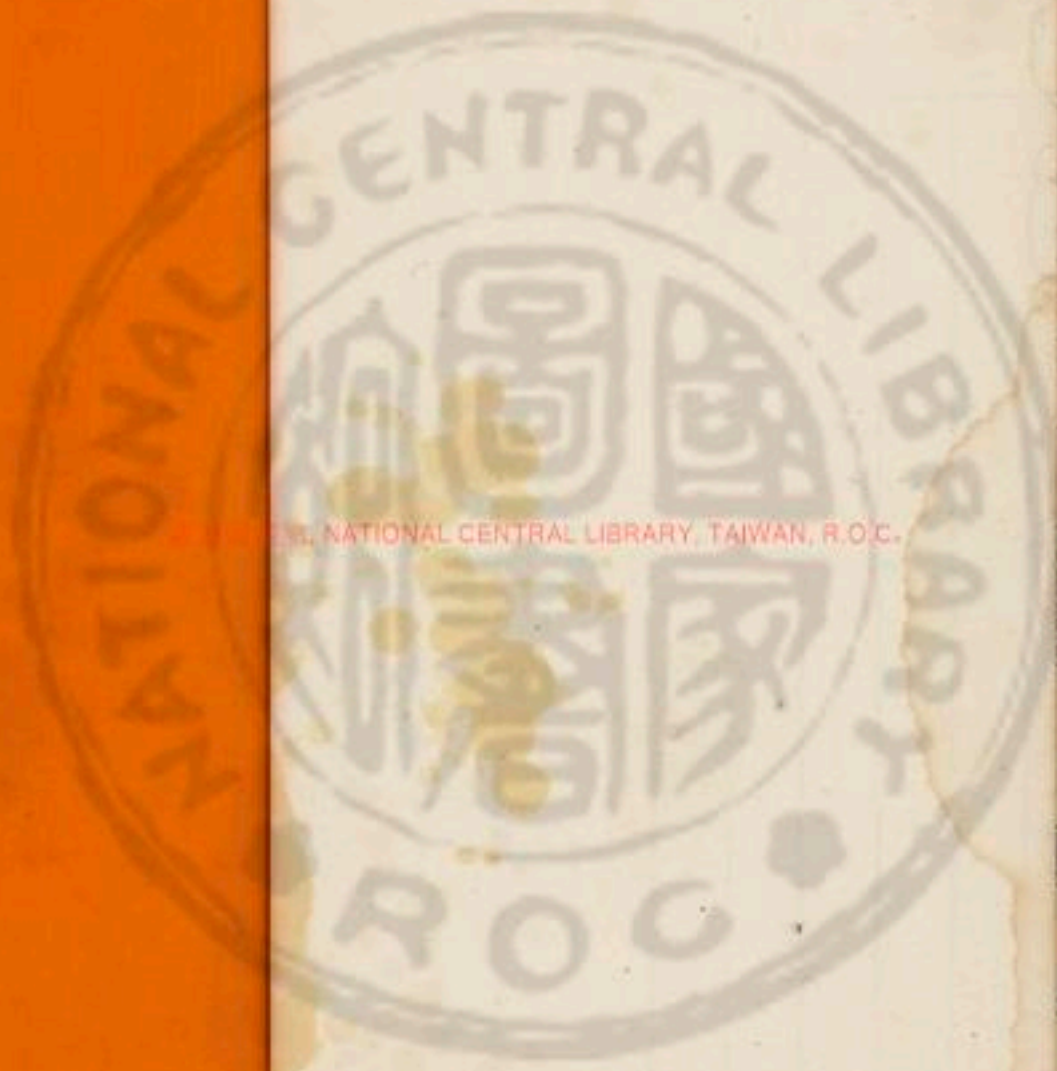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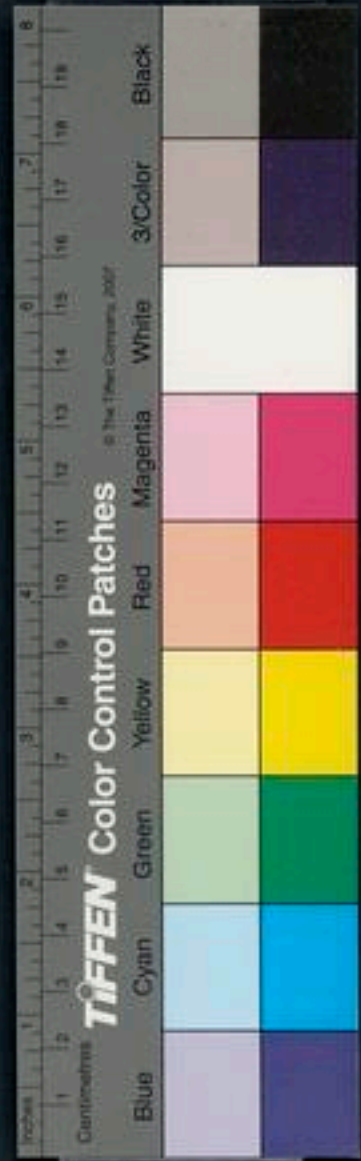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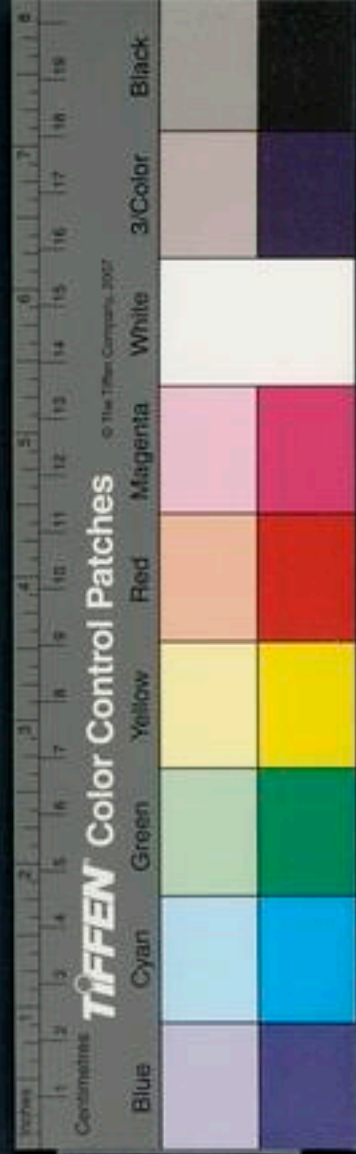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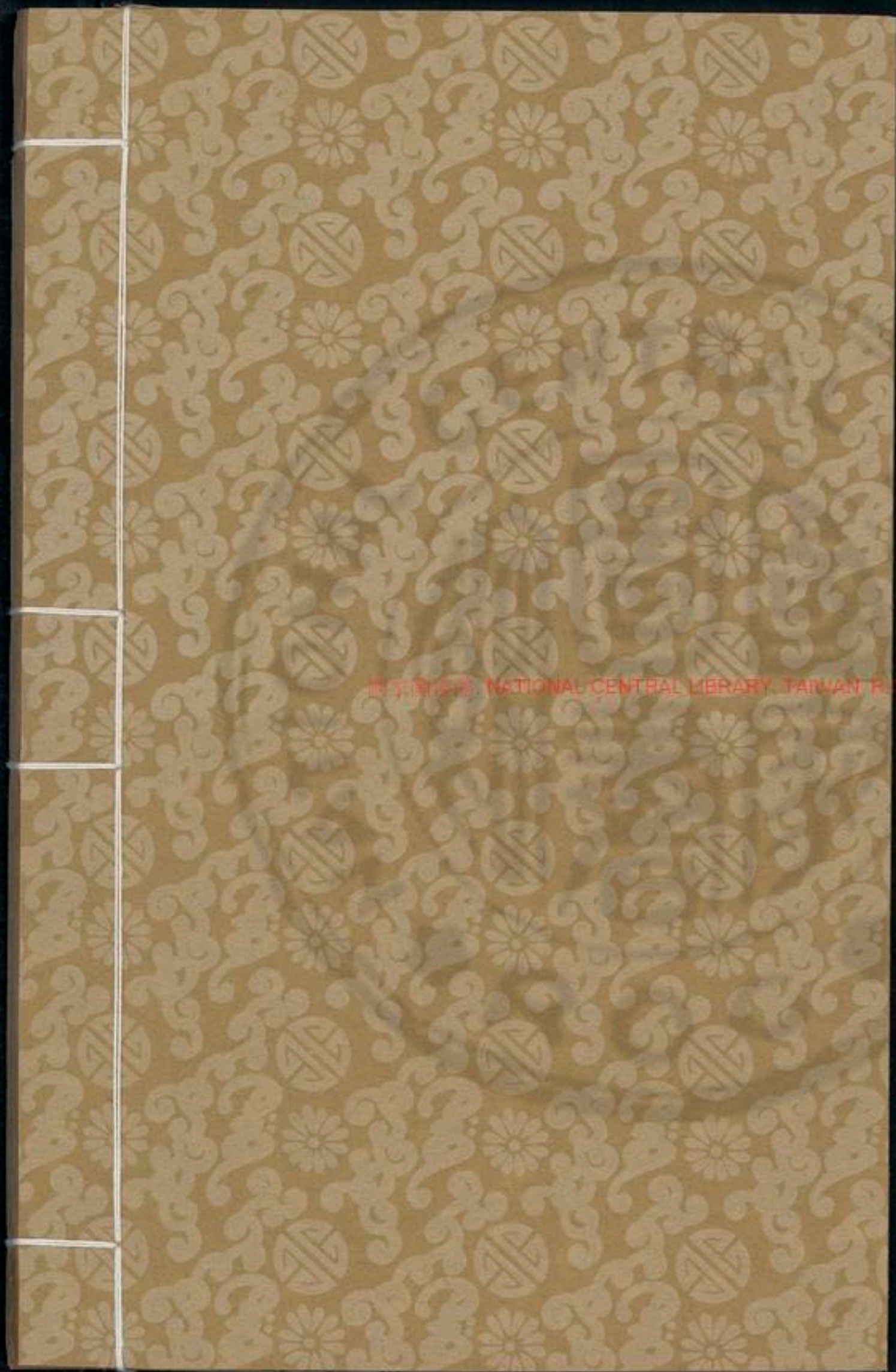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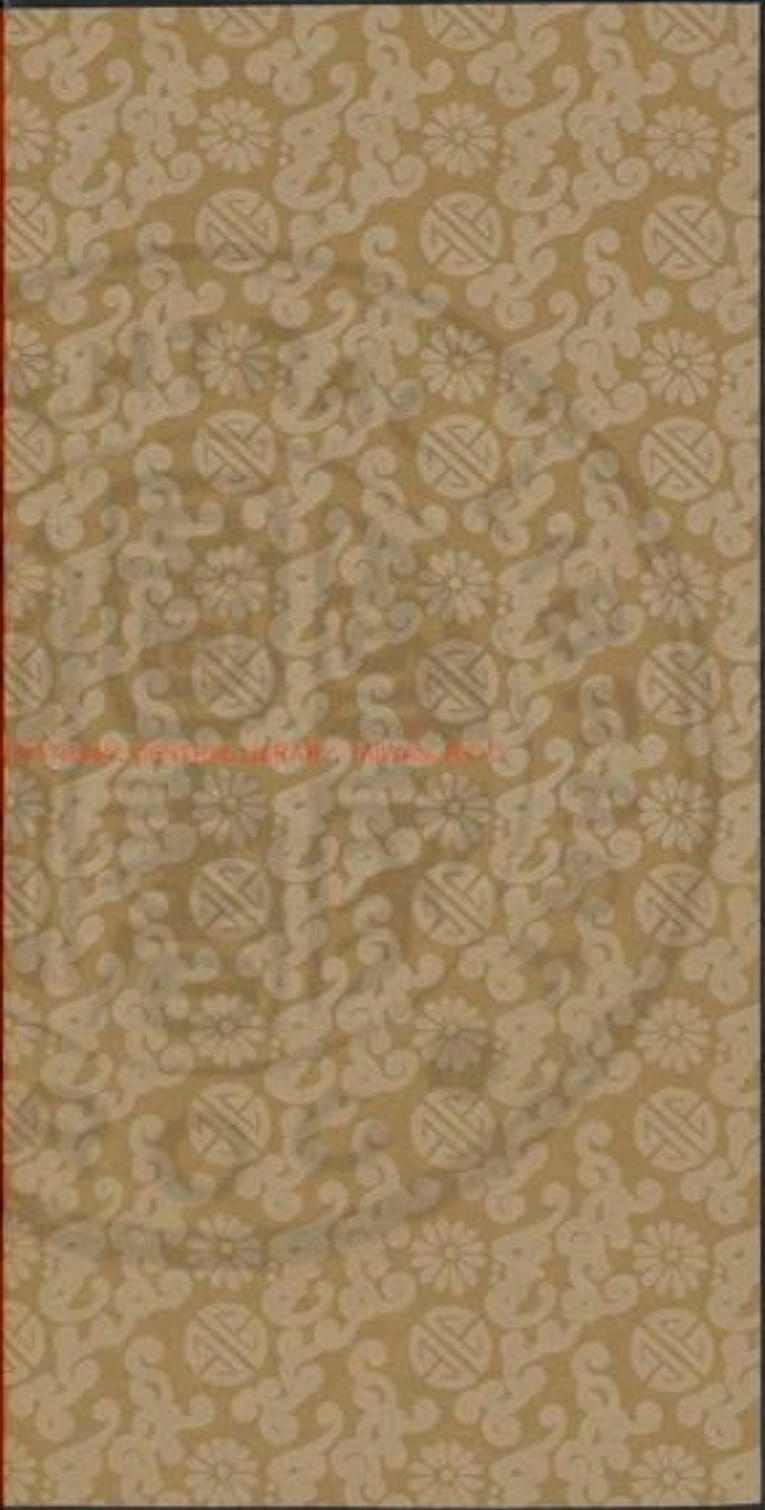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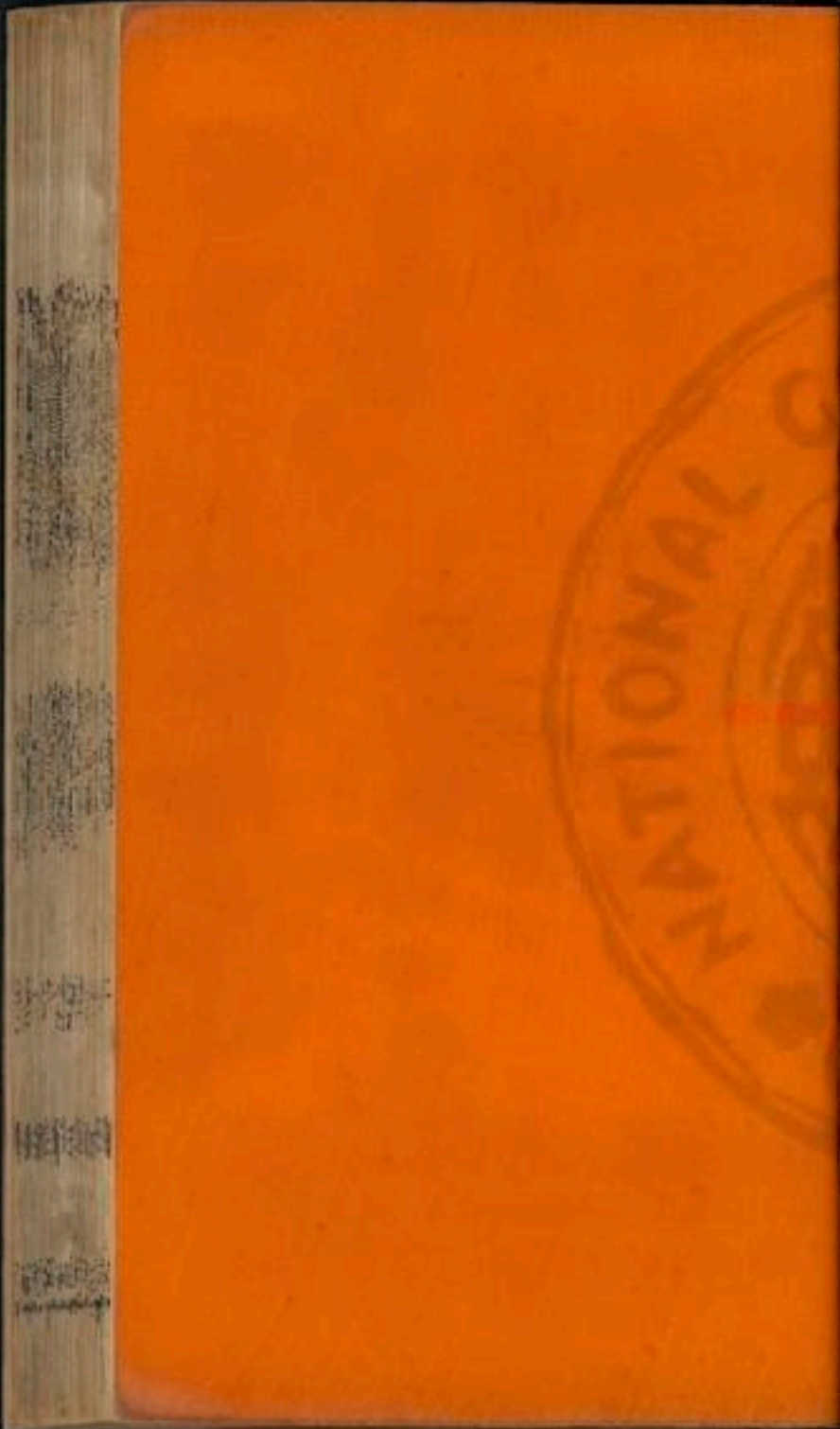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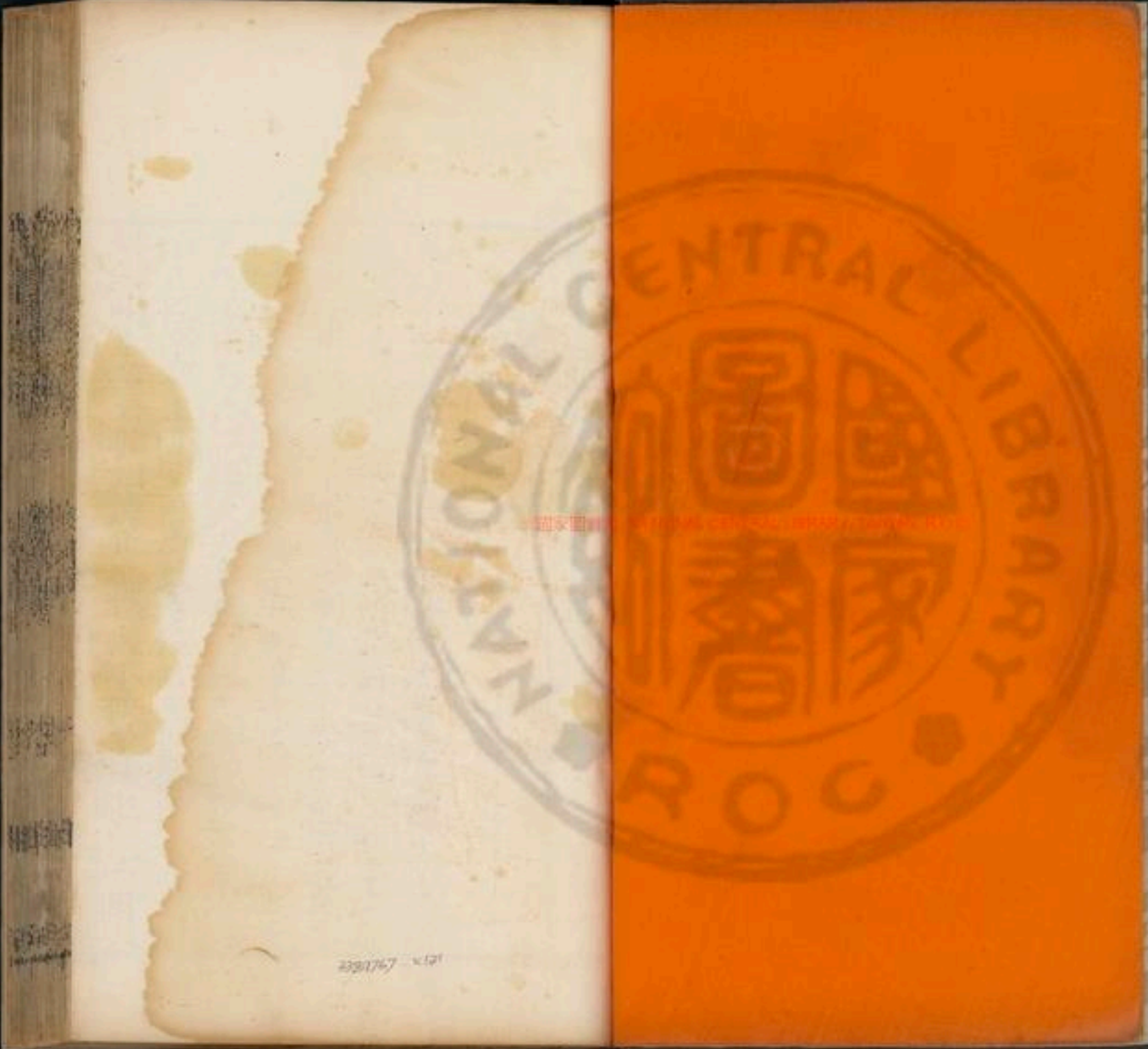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391767 x121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十五

列傳

王珪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武惠及縣名在岐州性沈澹忘量隱正恬於所

遇交不苟合季父有鑒裁尤所器許高祖入關李綱薦

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

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寓州上息太子

已誅太宗召為諛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

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

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



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璦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君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耶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

非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嗟美其言曰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宐後不進數破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將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致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社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



謂曰卿標蓋通暗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知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
 衆務必舉臣不如胃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
 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
 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左
 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
 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君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
 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
 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春

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常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

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

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

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按勤本

釋文辨堅矣反籍也。疏古玩反左氏傳本區天監。巨

反易家人在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異順而已。今據唐

書釋音正文作笄釋云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

於珪十三年病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懿。珪少

孤且貧人或饋遺以醉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

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

不見喜愠奉寢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



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
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愧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
之○始德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
未知所與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
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互註天綱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

傳綱

薛收

薛收字伯襄蒲州人年十二能屬文開高祖與遂逐
國房玄齡聖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所對合旨

薄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然系綜收為書檄露布

乃書帛於漆竿或馬上上口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窺走實建

德來援諸將爭言倣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

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耳是以求戰

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眾以來必飛轂轉糧更相資

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

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

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

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

入觀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



宇雕牆嚴辛以亡土塔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與阿房步光及宮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末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純謬及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命與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壹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德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預既即位語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互註名字爵里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謂之八

薛元超

薛元超

元超九歲襲爵高宗即位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

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

以手制道衡元超之祖也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上元

初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

使狹兵在園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從容

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帝幸東都留轉

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願太子未習庶務關



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禦偶許反故太子

初意政事元超諫曰殿下截輕禽逐狡兔街廛之變雖

多或出則傾傾以傷人爾居月反詎無可虞又尸奴

多或出則傾傾以傷人爾居月反詎無可虞又尸奴

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惟殿下罷馳射之

勞留情境與豈不羨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啗於金乞骸骨卒

薛元敬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

東三鳳收為長雖德音為鸞鸞上逆各反元敬年少為

雛上於反武德中為大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

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

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踈秦王為皇太子除舍人

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薛稷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祖兄

暉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

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

道麗上對遂以書名天下書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及

踐阼封晉國公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入言於帝曰紹京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暉更踐兩省俱以辭章自名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道麗上對遂以書名天下書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及踐阼封晉國公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入言於帝曰紹京



前唐書卷之十五
百利傳
六
生
木
本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瞻
之美帝然之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
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在平人在士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
秋資曠邁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
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亦為浚
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
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
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

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惟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
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
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
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
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復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
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
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
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墻宇門
闕方繁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
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

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願營雉堞門觀周禮王宮

五雉成門之刑九雉注云雉長三尺高務從高顯以稱萬

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

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

而遠非能旦發而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

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陛下走涼

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

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

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

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

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夫有不百子

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女之治猶

也正欲存之則樂賢之惡已暴也左氏傳曰日士數曰

在盈千累死武子所能殺矣樂賢必曰與具毒害於見存

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畏之者適所以

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占者天子以五且以白若殿之

使其國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翻非彊亦可

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良得其

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

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宗與
 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盛祚宗廟之享未
 嘗親事切惟聖情以東與一出所費無益故忍孝思以便
 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
 葉耶臣知大孝誠不任於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
 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
 白明達本樂工與卑雜類左傳士臣卑也章集提斛斯政
 賦斯庸費姓政其名本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喻可夷可厚賜金帛
 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日顯外述以會驕豎倡子焉

王曳履臣切耻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
 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人疏奏歷觀夏商周漢
 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
 積德累業息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
 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
 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
 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
 稽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
 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
 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祿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
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從後相望凡去弟還往來
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
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
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棄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
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
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綉纂組妨
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
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
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

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
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
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
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切尋自古黎庶怨
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安全者凡
修政教當修之於未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
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
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
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
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陛下憂



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
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
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
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
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豫之西都府庫亦為國家之用
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
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
歛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為
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武歌且舞矣若人既勞
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往狡切

發其時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
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晉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
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天
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
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
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
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
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
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



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恃特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閑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貴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

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疆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帝稱善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勅中事會中竹仲反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蹇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所綺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為肩大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



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上鑿使者視護躬為調藥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安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構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資皆竊笑它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費難向何畝移吏斥之及領選猶廢後儀令惟賢也周九客○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繁繁鼓繁徒宗反鼓聲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

青城門入由左山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營直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感享中高宗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互註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

長孫無忌傳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舒元

齊曰周之過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秦宦下朝朝有憲章非王佐才曠以及茲其自視與繁



嚴鈞滑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述焉惜乎

韋挺

韋挺京兆萬年人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吊輒不臨舉又閭里細

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雀棺槨以榮送葬即塋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滿拭用之滿子周言挺狠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釐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嘗經略高



魏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
靡所仰食仰前文並用向反卿為朕圖之苟吾軍用以不乏是公
之功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帝親解貂裘上丁及中廐
馬賜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塞不
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待東洋乃運以為解帝不悅曰
兵寧拙速無工遲即詔韋懷質馳按廢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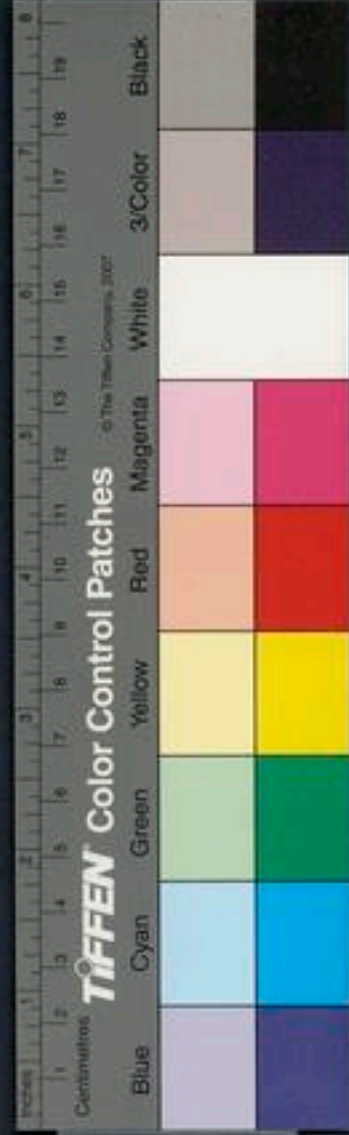
互註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素天網傳修氏族志凡升降天
下允其議李義府傳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
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

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嬪然列置
上袞辭收雖早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
善哉挺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裕人上田聊反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
綱為人改焉。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
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武綱及綱曰令則官調護乃
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
臣請正其罪勇白置之我欲為樂爾後勇發文帝切讓官
屬無敢對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



前唐書卷之十五 李綱傳 十五 生 木
欲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道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織兒使
日侍側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
者帝曰朕過矣。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封新昌縣公領選
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
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元吉
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
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
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
王日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
可加罪乎翌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刑

於是釋歆。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
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
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
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
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
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舜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
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
建成尤加禮嘗將溫湯網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
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
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後太子寢狎亡賴猜聞朝廷



綱頰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安仁長史而羞
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安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
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
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曰
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
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
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其間上音忌下音謀太子
覽書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
帝以綱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
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每聽政必詔綱與玄齡王珪

侍坐嘗言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
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仔問卒謚
曰貞太子為立碑。初齊王憲女發居無夫也及綱厚卹
之及卒女被髮號泣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
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
為敗故綱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

互註可謂誼臣伏筆貫腦背若有眉骨驗也近

古若臣相遇未有及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

隆壽不長也遠天

李安靜綱孫



前唐書卷之五十一
安靜天授中賦為右衛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
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
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弒錄忠
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
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羸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畧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
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官所東馬
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甯之胡
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

賊眾感服遂相率降大亮終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

聞之悅擢金州總管府司馬。貞觀初徙交州召授太府

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

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垂昔

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

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訂丁今賜胡餅一及水錐亡千

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議論深博極為政之

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

袍帛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

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及七姓種



斗浴之未附者時糧積口

上千迹及水中有石者

賑其饑大亮上言臣

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

根厚枝葉而曰末安未之有也厲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

不知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

安計哉臣以為諸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

懷德求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所謂行虛惠收

實福臣愚願停招慰密勞後使邊人得就農晦字此中

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俱出大戰

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晉王

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

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卧。十八年幸

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

俄寢疾帝親和藥和胡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後又言

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橐欵曰吾聞男子不死

婦人乎命屏左右言終卒將歛家無珠玉以為含胡諧惟

貯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謚曰懿。大亮性忠謹外

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

撓至妻子未始見墮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

。初破公柘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

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谷美更賜俚

行唐書卷之十五 李太公傳 七 生 木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李迥秀傳
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
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極貲槩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隋末署麗王行軍兵曹令將衆東都王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與之獨釋之及貴念有以報之
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金持
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
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
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

李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材以傑出科累轉考功員外
郎武后愛其才檢校夏官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張

少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頹減中宗即位拜兵部
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
稱其風流。母少戕妻嘗言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
妻或問之答曰娶妻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晉後所居
堂產芝草大乳鄰捕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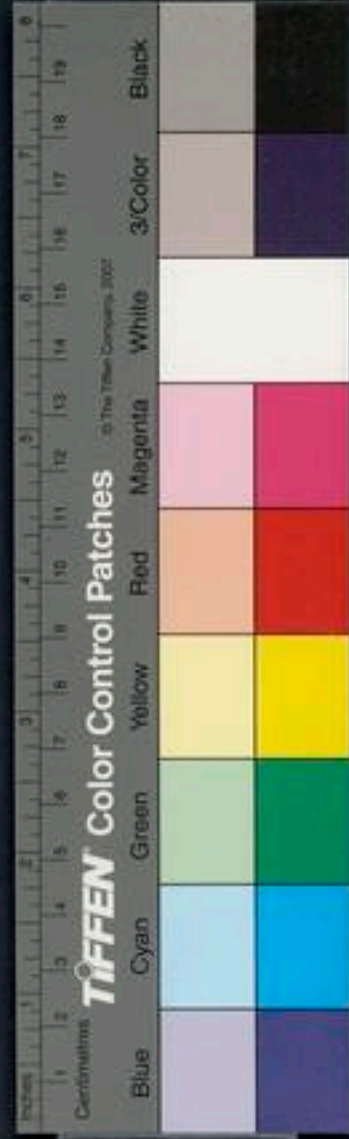
李迥秀傳

李迥秀傳

李迥秀傳

李迥秀傳

李迥秀傳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王世
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冬于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
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宰天下世
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切諫不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即
守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
理人命所係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
解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王世
充謀篡曹說曰君臣大分均冬于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
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宰天下世
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切諫不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即
守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
理人命所係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
解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前漢書卷之十一
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威詔復議德舉固執帝將
可胃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
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者陰胃牒取調者詔許
自首不首者皆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胃以法當流帝曰朕
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賈獄耶胃曰
陛下登殺之登時非臣所及既厲臣敢厲法乎帝曰卿自
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胃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
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諸法此
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胃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析

秋臺

漢書注毛至秋乃成
篆言極微細

隨類指摘言若泉涌帝益重之。

遷尚書左丞帝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
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胃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
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杜
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胃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
雅獎法吏時以寡學為警。帝將復修洛陽宮胃上諫
曰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後舉室捐賦調不給則
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何遽自生勞擾耶帝
覽奏罷後。胃所教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案
帝嘗曰胃於我非庸附親注云如肺肝之相附者然事



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卒謚曰忠以兄子至德為後

互註濟繁治劇衆移必舉註應事彈舉無所回撓

百司震肅劉洎

戴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閱數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託其榮註高宗嘗為飛帛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註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註李敬玄曰資落沃聲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註悉尚書右僕射時劉洎為註左僕射註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

寃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獄有姬詣省至德已收牒姬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註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荅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註高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謚曰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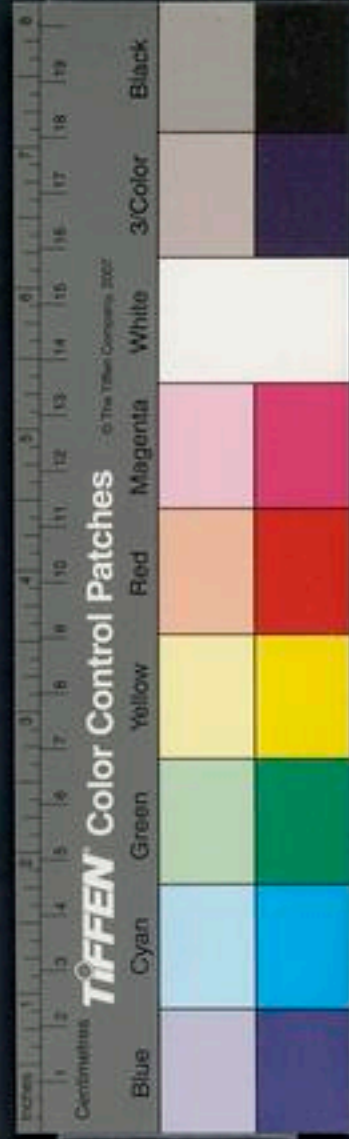
互註歸善於君為時所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救稽墜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移註左丞戴滑右丞魏徵應事

前唐書卷之六十一 魏瑛傳 三十一
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解比者勲親在位功勢相
傾雖欲自彊先懼貴謗故郎中嘿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
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即
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
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太宗好持
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補麻及猶洎諫善惡也
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逾絕勢不倫擬故
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
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辨飾
辭援古而述其議哉魏瑛也格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

為德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內勞初雖無
覺久且為弊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
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答曰非慮
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摧論致之
推古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
出反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故晁錯
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一本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
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高
垂精厲志以博異聞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古今咨以得
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



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處以遠嫌也遜于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僚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覩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適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說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畫眉不稱肯或面窮詰

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聖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杜稷安危任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恠其語謬戒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

互註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長孫無忌

傳

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



前唐書卷之六十一 魏涪伯 五
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為媚忌所乘報英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涪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論曰劉涪其知言者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天下於歲月之間凡先王太平之盛觀粗見乎當時冠帶四夷刑措俗阜建功造事疊疊向乎治矣然其所以操持者大振在於智術故多有卓犖奇偉之名且三代之君其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德累仁既久矣天命人心佑助如膠漆是以享國多祿年久後雖有僻王而綱紀文章猶足以維持而不亡蓋其得之也不驟故其衰也亦如

之專盛於貞觀太宗身沒未幾閹君艷后禍自衽席以正於四方其患害變故之事無一君獲免者不起於夷狄則起於宦官不起於藩鎮則起於大臣忠義之士盡不待一夕奠枕之安此無它太宗始所以取天下者不用積累急收而遽集薄道德而尚智術然也劉涪之諫曰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本辯之累較然可見夫劉涪豈以太宗一日好辨遽建此議哉蓋太宗奇才之餘而大道不足涪探窹其治體之失在此使之力行淡泊務為久大洪深之業失諫太宗者多矣未有若涪之卓識者也此論不係正史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
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侍御史時青州
有男子謀逆有司捕之寔累條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
去囚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惡十餘人宅悉原縱
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遜死就決而事變
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
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
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
辭定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移用費數千緡名不

惟之詔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遷中
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
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于挹挹子湜

崔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稱第進士景龍中中俄檢校吏部與鄭
愔同典選愔於納賂遺以辭銓品無序為李尚隱劾奏貶
襄州刺史景雲帝太平公主引為中書令後坐蕭至忠等
事賜死。初在襄州坐罪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
宰相陷幽求嶺表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毒危險雖蕙
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泣並以文翰居要官每



自此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大
夫當先豫要路以制人豈能默受制於人哉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
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液字潤甫尤工
五言詩湜吐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
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

陳叔達

陳叔達字手聰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與
溫大雅同繞機祕方禪伐時書冊詔皆其筆也武德初
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上奏行禮目嘗

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臨
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以醉因賜之。貞觀初擢禮
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閹問太宗聞興激及帝惑之叔達
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
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閹薄汗慢為有司露劾
帝以名臣為護掩

楊恭仁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
細徵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
業初楊玄感叛詔率兵與玄感戰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本名仁信 生
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
決如此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高祖素知之授涼
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偽悉心緩慰由恭嶺以東
皆奉貢替就加納言頡利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也
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太宗時遷洛州都督生中厚以
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和謝啟書以
勢尚人故舉益重後以特進歸第卒弟師道

楊師道

師道字景猷清華有才思百中參豫始政親遇隆慶性
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然幾

云。太宗數訪群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為
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詮署專抑
勢貴親黨以遠嫌遠于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
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
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宴帝曰
聞公每酣嘗捉筆賦詩如宿構者試為朕言之師道再拜
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蓀人田聊倫年方少舅盧思道
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楊素異其為人以從妹妻



前居書者之十一
之素營仁壽官表為土工監規構鴻侈隋文帝怒曰素殫
百姓力為吾培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母恐皇后至自當免
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
宮耶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
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
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與封倫降禮賞接或與論
事衮衮不勸每撫其牀曰封即終當據此為之帝擢內史
舍人虞世基得堯煬帝然未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
書丙以諂承主意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
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後與宇文士及來

降倫以秘策于帝帝悅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
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者惟秦王謂必克倫

替其行雖張華叶策晉武何以加

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請紆戰倫

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

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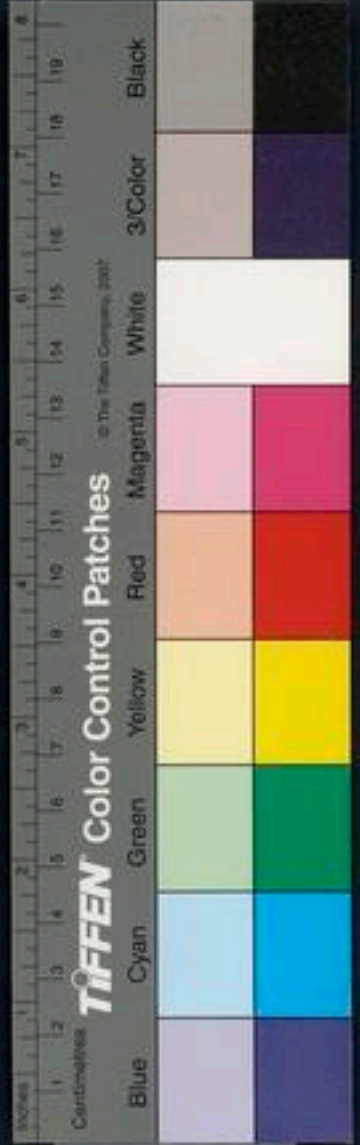
可。封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數

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

由是有隙貞觀元年卒諡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

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其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

前居書者之十一
村倫壽
一
送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裴倫傳 十一

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刺

之亂太子建成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王

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頡頏結反若不早立

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乞羨者謂何

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

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變聞十七年侍御史唐臨追劾

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主前而

罪暴身後請還贈改謚以懲儉士有詔改謚曰繆

裴矩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好學有文藻智數隋煬帝時

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掖羊益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

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奏之帝引問

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瓌怪名寶裴矩及俗土著易并吞帝由

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天業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來

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五等囑以厚利使入朝

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

錦綉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

計帝謂矩有懷略。帝在東都矩以蠻夷踵至諷帝悉

召天下奇佞佞仗大陳端門前曳錦蔽金珥緋者十餘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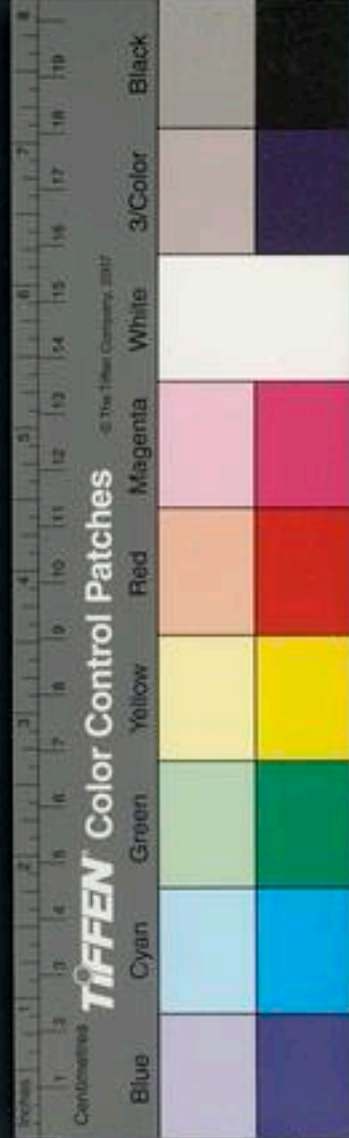
隋書卷之二十一 裴矩傳 十一



詔百官都入列繡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麗郎皆供帳池
酒林肉譯長縱蠻夷與民皆身在所邀飲酒相娛樂蠻夷
嗟咨謂中國為仙宸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
矩所建白皆朕之志要未發輒先以聞非悉心奉國曷能
是邪。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
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陛下安得不事帝納焉高
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時紀綱沮振宇文述虞世基用事
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高祖入關帝令
虞世基問方略矩曰惟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
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役皆得其歡。

後為竇建德所獲建德敗來朝。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
和突厥因請婚矩曰北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
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
懲艾之乃間遣人遺諸曹醢二吏受饋縑帝怒詔殺之
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給薄或反欺也因即行法
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為群臣言之曰矩
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
不忘音多識故事見重于時

司馬溫公曰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
君樂直言則佞化為忠也



論曰裴矩事唐無他過然所以亡隋者矩也先王示變
夷以威德而矩則夸之以淫觀復開狂逸之謀既以巧
佞亂人之國矣勢窮歸唐安受富貴不足尚也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秦王即位改蒲州刺史政
尚寬簡人皆宜之○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帝嘗玩禁
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
遠佞人遠于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
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將雖貴
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餅拭手帝愛曰嗚

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
諭稱好周卹親戚然過自奉養服玩飲食必極豐侈卒謚
曰恭劉洎曰士及石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
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
得夜乃為之祥若倫偽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
孔子誅少正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
卯於兩觀能斥彼中才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

鄭善果鄆州滎澤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



前唐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次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
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歸唐檢校大理卿奉
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從父兄元璿

鄭元璿

鄭元璿字德芳性察慧愛尚文藝天業末為文城太守高
祖兵興遣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使突厥
還為參旗將軍元璿習軍旅事高祖令教諸屯軍法。宋
金剛與突厥掎角寇汾晉掎舉綺反偏引也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詔元璿
招罷可汗兵不聽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始得還帝
勞曰卿不辱於虜因董薛武張審矣。會突厥自將攻太

原詔元璿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璿隨語折
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
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爾不為用而相攻
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
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
兄弟使驛銜筮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茲德貽怨若何
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過遂使
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
言夷狄以馬牛隼盛衰今突厥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
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元璿幹敏所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至嘗有舉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為
謹辨元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勉之至元璋亦不以孝聞士
醜其行

權萬紀

權萬紀京兆萬年人性直廉約擢治書侍御史房玄齡王
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
言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
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禮
○萬紀既以言得進頗掉罄自肆衆情懷懼徵奏萬紀關
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

疆直名迷奪聖詔以小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
申况疎賤之臣哉帝寤從萬紀散騎常侍○數年復召為
侍書御史即奏言口宣饒部中可鑿山治銀歲收數百萬帝
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
以利規我欲方我漢祖靈耶斥使還第

權懷恩

懷恩萬紀族孫以蔭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
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
良吏也○擢萬年令嘗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
糜無逢權懷恩其妾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



五州刺史所為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
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繼反亦橋新成立木中
塗止過車者懷息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焉用此
德幹頓服

閻立德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人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
初遷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著與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
拜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造反舟之總名遂從征遼
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通淖奴教及泥也立德築道為橋
梁無留行帝悅永徽五年卒

閻立本

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苑
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
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青
吮指也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
減齊輩今獨以畫見名與斯後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
雖被言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高宗總章元年但以應務俗
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
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蔣儼



蔣儼常州人擢明經第太宗時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
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最爾國最壯也敢圖王
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莫離支
高麗官
名為之以兵脅之不為內密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
節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優納進蒲州刺史
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
用田游巖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論書責之曰太子年萬
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難之地唯唯悠
悠不出一談尚何酬塞存嚴愧不能答

韋弘機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貞觀初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
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
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顯慶
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乳
子七十二賢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數勸生徒由是大化○
擢司農少卿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
完朕將更作柰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
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終檢校司
農少卿事○孫岳子武后時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績
恩嚴兩施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岡今有清白稱神龍
初為河北道巡察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治廩溝於薊門
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迹並海鑿渠通海以通餉路罷
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
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倉儲蓄反而注米于舟
以故人不勞。玄宗進為河中尹安邑塩池涸廢師度大
發卒泚引其流置監屯公私收利不貲徒同州刺史又派
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關河以灌通靈陂也又收棄地二千
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後紛紜不能皆

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
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嘗也

強循

強循字李光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
多渴死上於歇反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
渠

張知寒

張知寒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
明經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知寒歷十一
州刺史所莅有威嚴。萬歲通天中武自德州刺史入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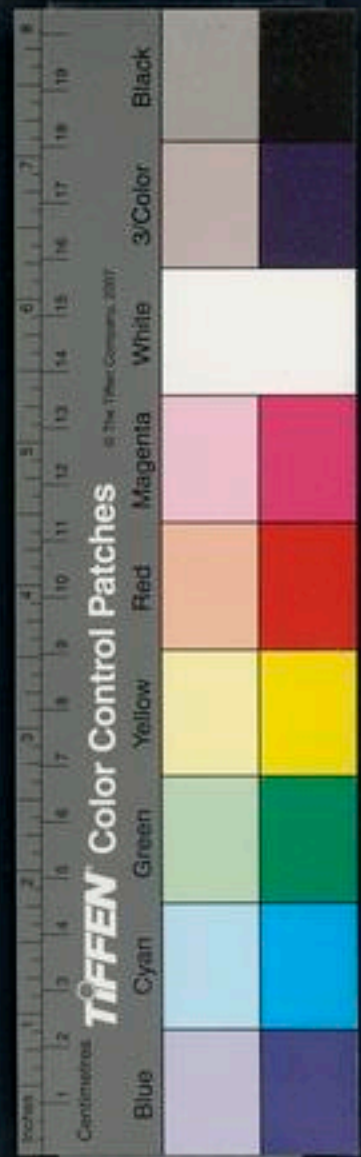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十六
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問皆
列戟中宗即位拜知寒左衛將軍知泰御史大夫伯仲
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寒敏且亮惡請謁求進仕或不才
冒位視之若仇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
武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欽出入百辟驚
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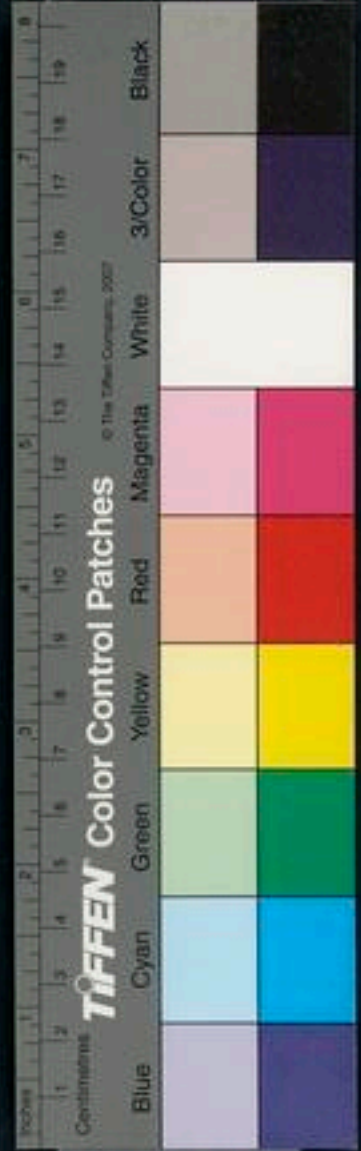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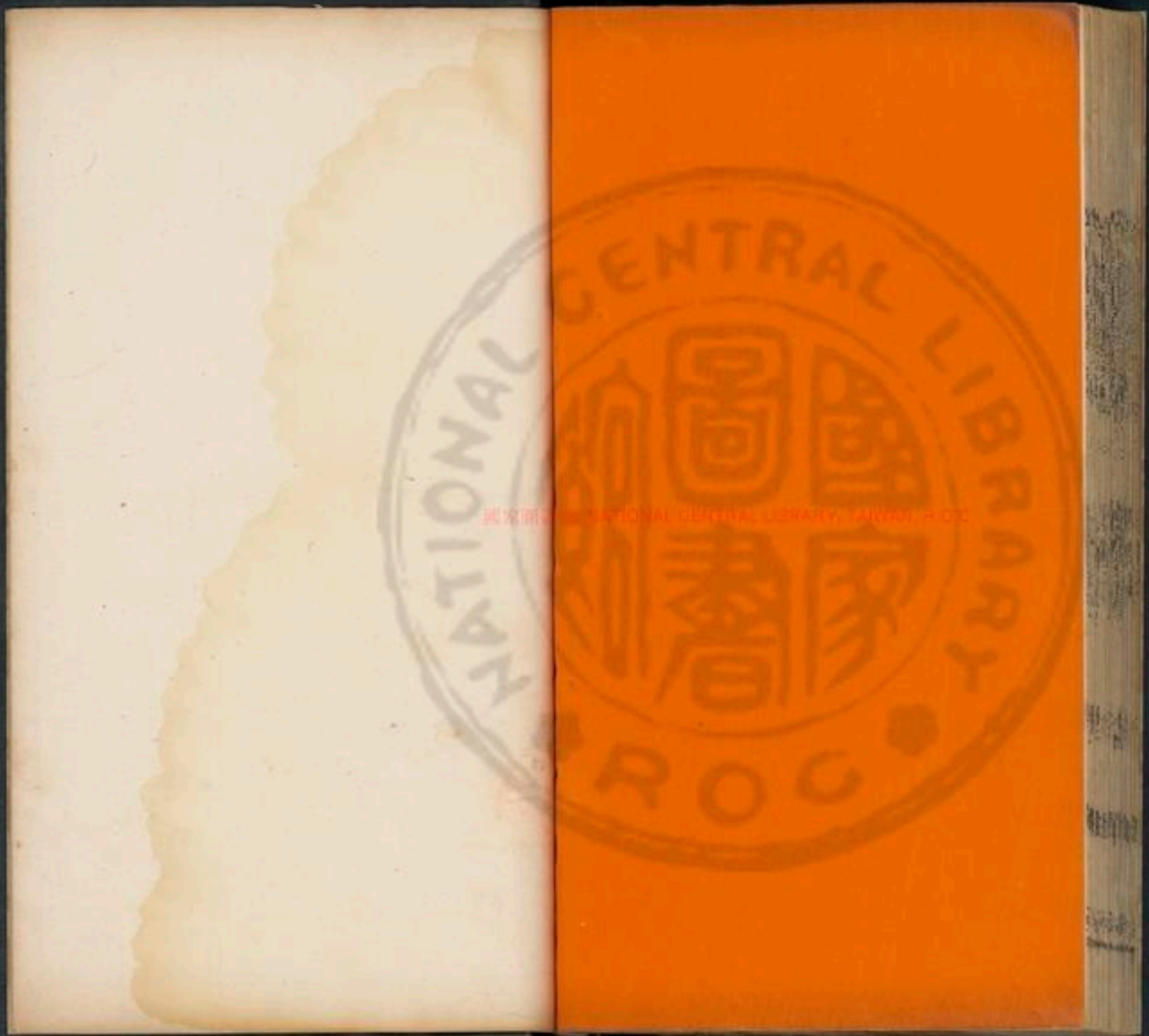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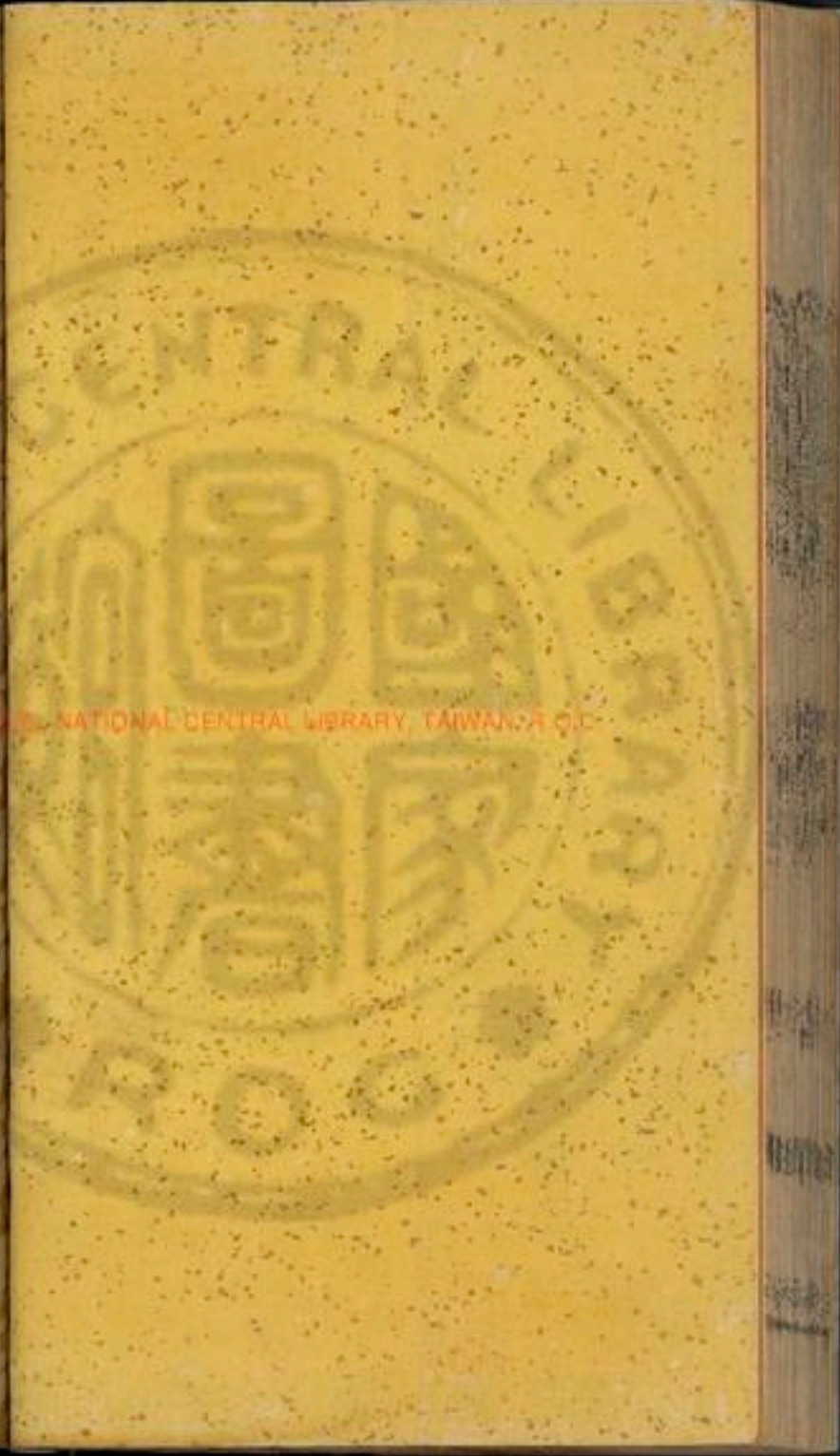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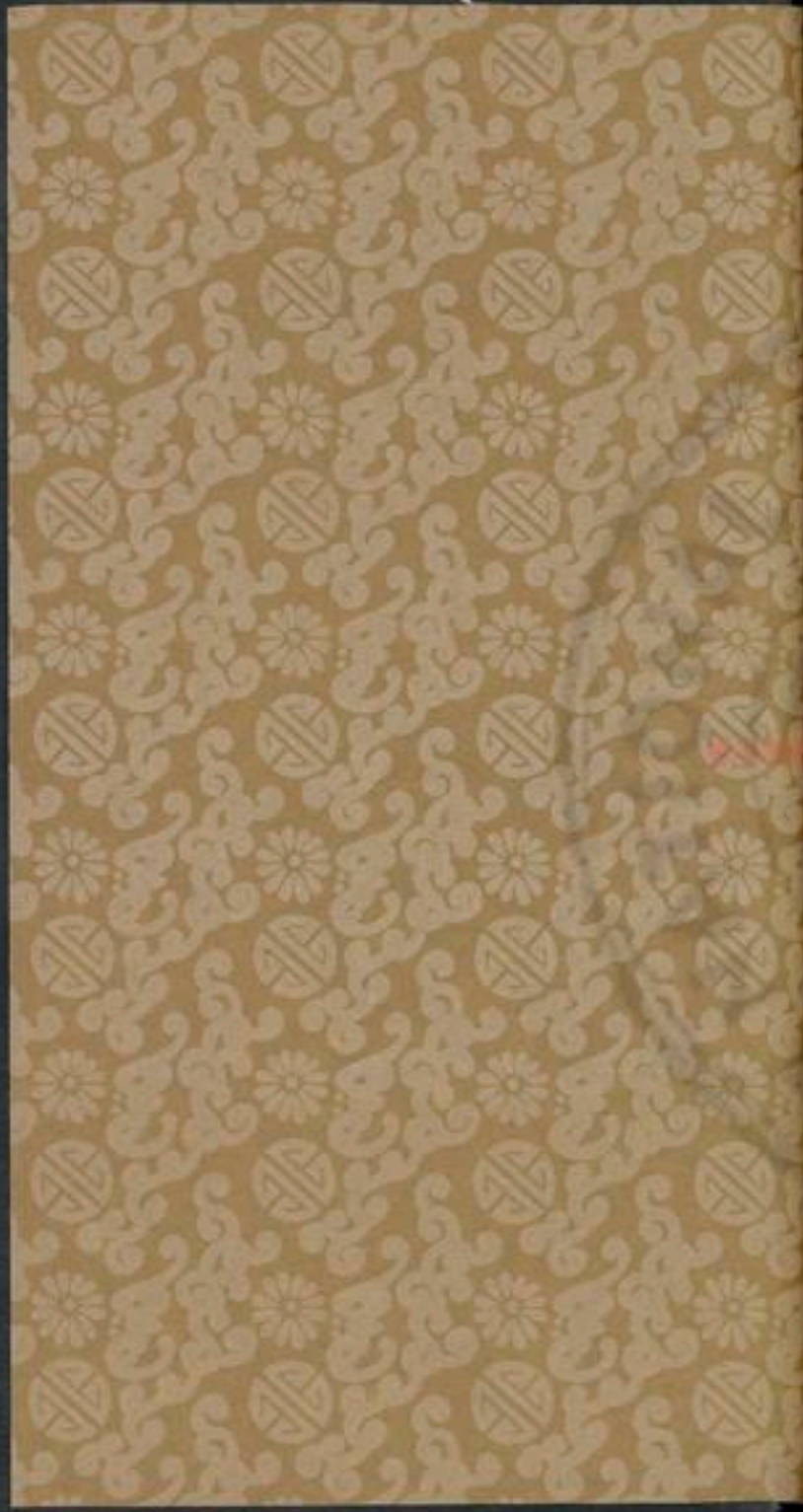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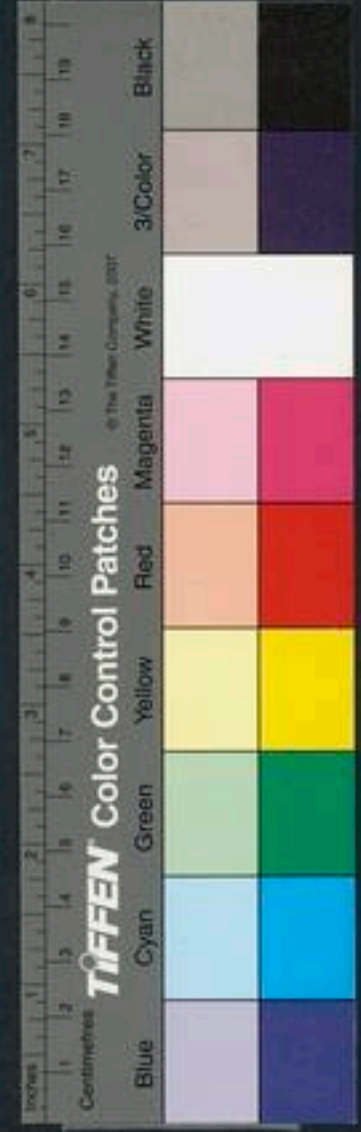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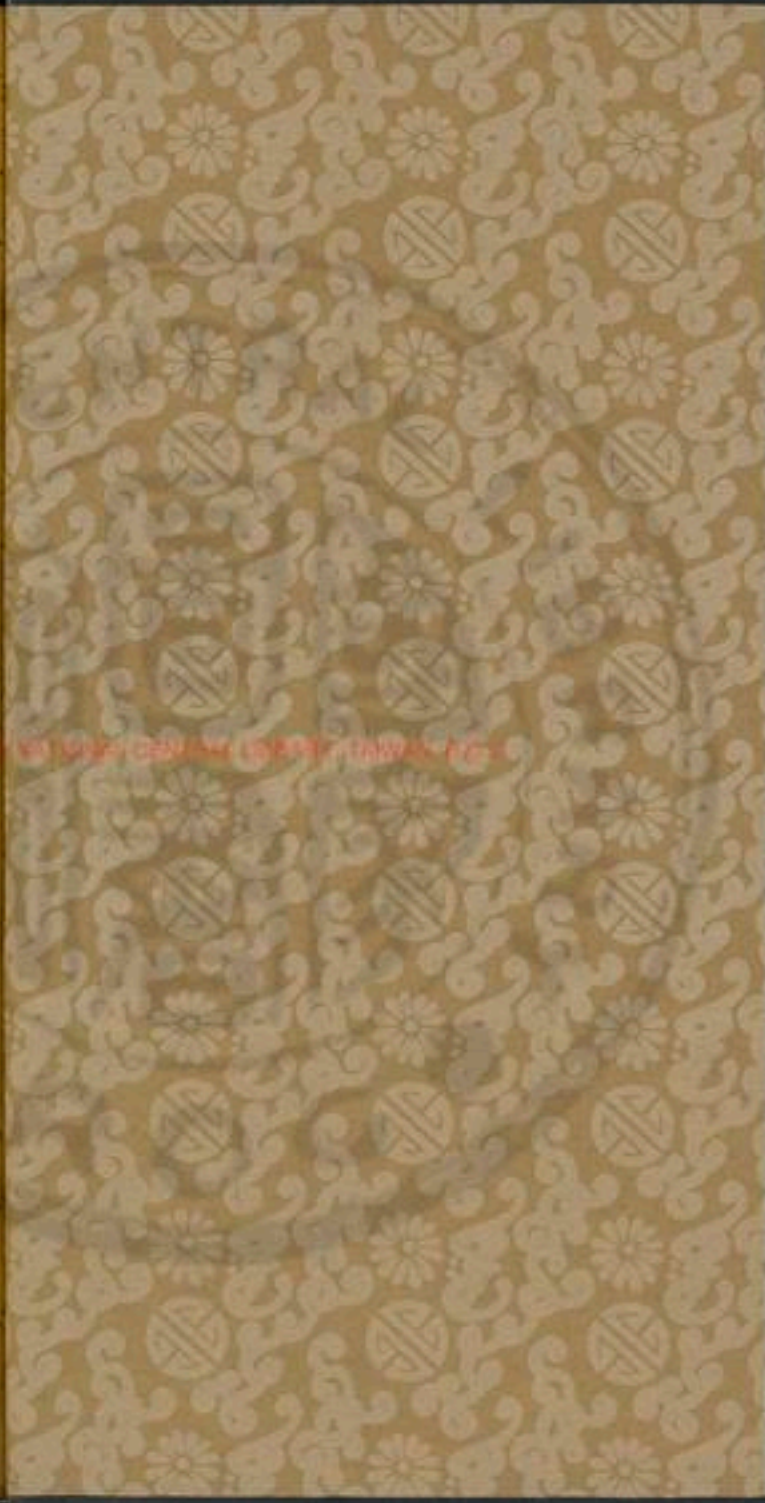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768 K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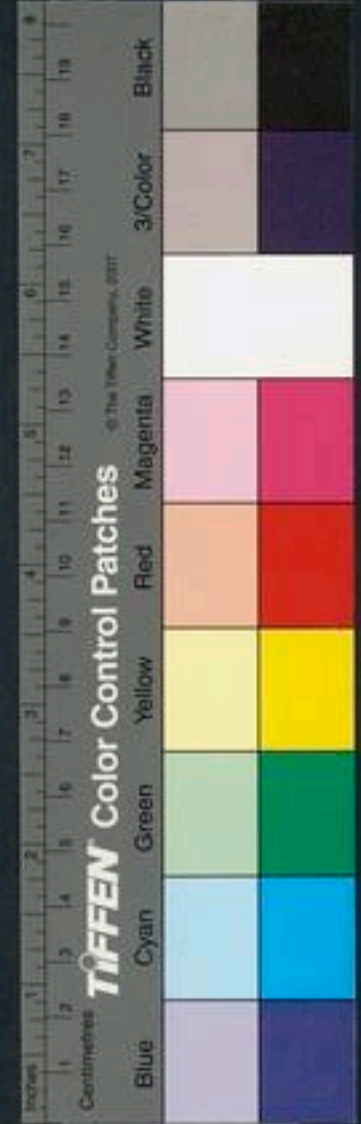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文性鯁急鄙遠
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
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於人今一於命非
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之對曰是足鍼孝標
膏肓矣。高祖入關招之挈郡自歸授中祿大夫封宋國
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即中書令帝委以樞筮內外百務悉關
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如打過繩違無所憚



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以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瑒為州都督詔管下中書未即行帝責其稽瑒曰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先後少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而左僕射貞觀初房杜新得君事任稍分瑒不能無少望來鐫切詆及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復位帝問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瑒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賴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其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跬大止反半步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

建坐與陳叔達爭御前不恭免。歲餘遷御史大夫參豫

朝政瑒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

深房玄齡魏徵温彦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瑒益不平會

玄齡等小過失瑒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

。九年復參豫朝堂帝嘗曰武德季太子真有廢立議顧

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瑒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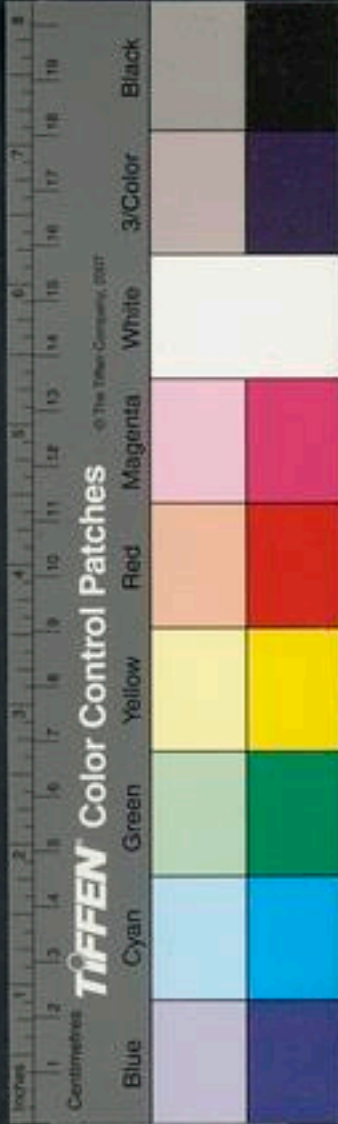
懼林律社稷臣也反諷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

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瑒

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

臣有逆眾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

前唐書卷之十七



其言今乃見之使瑀天遇陛下庸能自保耶。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不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各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重員帝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惜臧否補出恐反心辭也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卒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故謚貞徧

論曰蕭瑀佞佛至欲祝髮此固乃祖餘習所染不足責瑀好浮屠法謂捨家為桑門乃祖指梁武帝彼房杜者唐相第一流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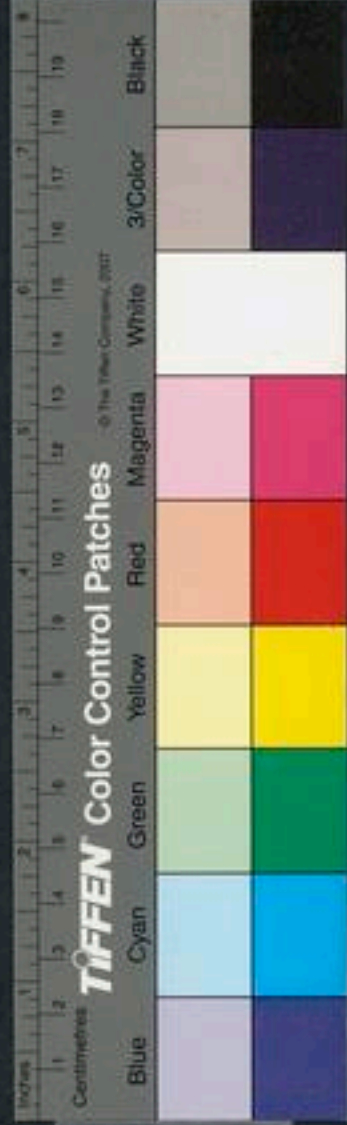
黨戾側者詆之罪莫大於毀賢幸值太宗之明灼見其

心術不然聞君得此能免惑乎此論不係正史

蕭鈞

鈞瑀從子有才譽為諫議大夫盧文操跳堞堞上垣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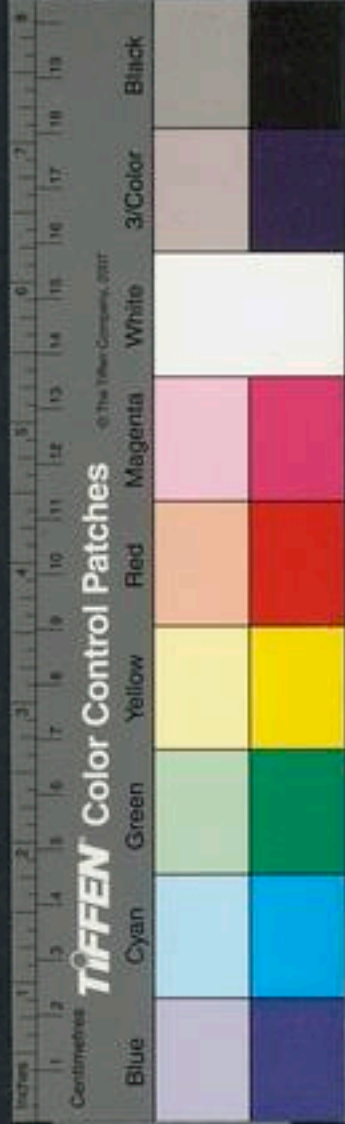
蕭高鈞孫瓘子



高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再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時
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高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
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卽位
高年文舉門蕃熾時人不許。開元初宗擢中書舍人時
崔琳王立齊幹皆有名以高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行立
獨姚崇稱其遠到後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
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陷瓜州
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大潰虜哭震山谷露布至
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在公慎密人
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相嵩推韓休及休同僚峭正不

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
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
乞身有如厭臣首領自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
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次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
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
皆罷是日荊州進黃柑帝以紫粉包賜之說文粉敷也久之
進太子太師嵩固請老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
子華為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豔
其榮

蕭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嫻從家法

實曰嫻古文嫻字以服林云婚婦嫁姻婚

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

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廣德中祇歲

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勸昭應墅王崇曰墅宰相王縉欲得

之使弟絃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

職復曰甯先人墅以濟孀單董曰孀色華切寡婦吾何用美官使門

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察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州

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

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進戶部尚書德

宗狩奉天帝惡庫隘庫音欲西如鳳翔依張旆復曰鳳翔

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難蓋臣畏不免帝曰朕

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子楚琳所害。於是拜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官

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官夜事兵要政機巨使參

領巨音大切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揚矣盧杞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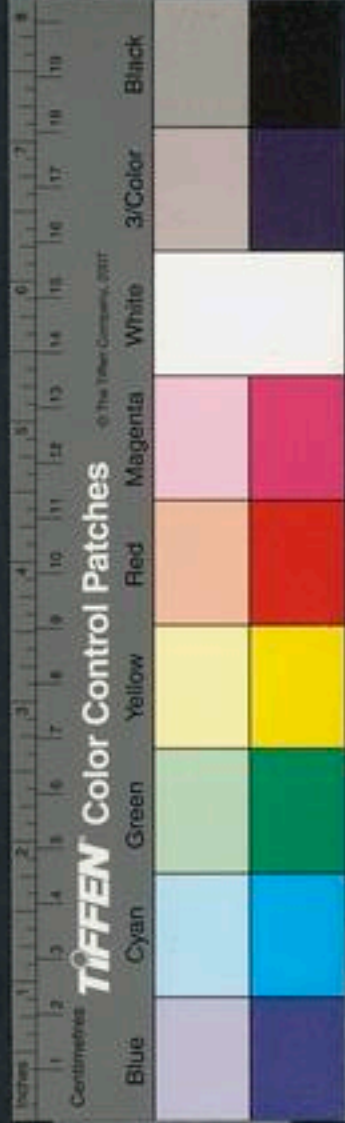
命穢不可也盛德播越及茲今玷于危錫及當懲艾前敗因述君

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

諂諛阿隘若合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貽丑吏反謂左

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宣撫使。興元初德進門下

侍郎建言陛下反正惟甄善汰惡未明陳少游位將相首



臣賊韋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臯代少將則天下
 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宰相劉從一密諗復曰並曰諗
告○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令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
 舜有金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
 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從一以聞帝不悅
 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寮居饒州卒○復望闕高華厲名節
 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
 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子湛準子直咸通中
 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互註謂蕭復為輕已憲宗

蕭倪

倪音免字忠謙恒子

貞元中德宗

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

異等元和中皇甫鏘與令狐楚皆善倪兩人同輔政數稱
 其善故帝待倪厚穆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
 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
 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
 招懷後掩襲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不忍
 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謹
 於兵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倪劾播纖佞不可
 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



左僕射倪固辭僕射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為
 汗疾邪大甚孤特一粟故輕去位無所藉倪既老家於洛
 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野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嘗憂不
 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倪與段文昌當國謂四
 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
 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
 卒連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
 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為合戰軍
 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倪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之時河朔雖挈地還天
 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
 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倪未
 有以措置使欲去兵使群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
 幽魏相挺以連反也復為賊淵可謂見象未而不察輿薪
 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倣子原

倣字思道悟子相悟皆半子擢進士在初累除給事中宣宗力治
 喜直言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
 書帝以去賞罰孔温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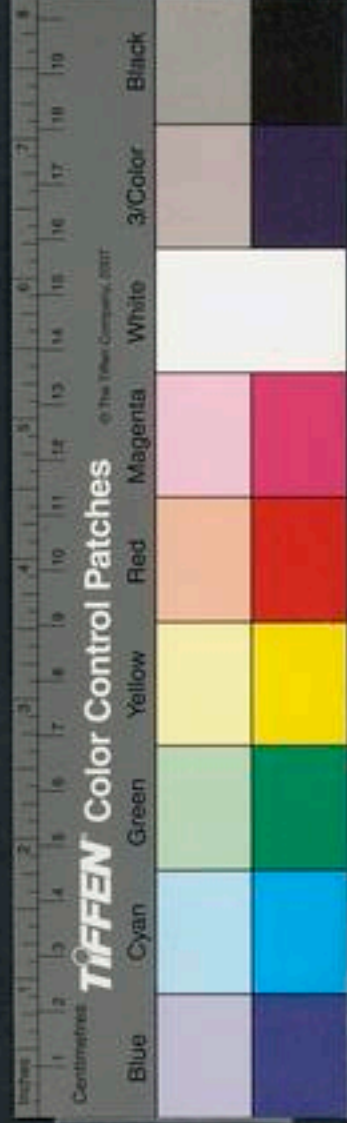


應詔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
 及不以入門家人病取稿梅於厨以和劑傲知趣市還之
 ○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釋文云沙門也入禁中為禱祠事
 數幸佛廬廣施予傲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
 尚恭令筆梵言口佛音不若徵繆賞監罰振歎祈福允佛
 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時天
 下盜起官人持兵柄傲以鯁正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傲領南海解官往待幽
 多教紙傲救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
 成不可毀齋必貯於囊笥食者伺望得無驚羨乎傲曰

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蕭邁

邁字得聖實字實乃擢進士登安南秀偉氣孤峻嘗慕李
 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賤
 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御邁恍惚恍惚俄謁白帝
 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邁崇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邁父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
 對踏殿中踏部伯反什也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
 之幸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主朕選宰相
 卿無省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



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漢鎮橫放莫制權綱推弛推
經也時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拊順惟蕭未
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以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
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
敗逐而西常驚鳳翔諸節度其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
蕭素惡之召朱玫於邠邠謀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
夜出官不及從玫怒令孜益望帝不諒其心謂蕭曰上
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左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
聞輿馬音滄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救使之
寵今效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為脅君群臣報國

矣戰力殫矣

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蕭曰上無

負天下顧為令孜

以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

於兵公誠有憂王

室意宜請天子復國玫曰諸王才可任

天下者不乏蕭曰

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

我擇一王為帝違王

以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煊於云而召

蕭作冊遣苦辭煊罷

蕭為太子太保帝還宮孔緯與蕭雅

隙乃劾嘗為偽臣即

死復引蕭見柄任凡五替行完而材

逢世多故召懷臣以

濟亂及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為

哀之

蕭定



定字梅臣瑀買孫以隆為金城丞莅事清挺歷六州刺史
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
為第一而劾桑稼均付稅業稼游口任鎰復右朱泚反詭
姓名為張誕不免于賊摧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

替自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任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
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時高宗

宗時華蕭宗時復德宗時貞宣宗時倪穆宗
時敏懿宗時蕭德宗時並同中書平章事名德相望
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

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

群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擢中書舍人

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

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較吏六七人泚

筆持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温彦博為請帝曰

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

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時魏王泰有寵

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

帝善之踰年為令中書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自

甲兵凡要科配差序等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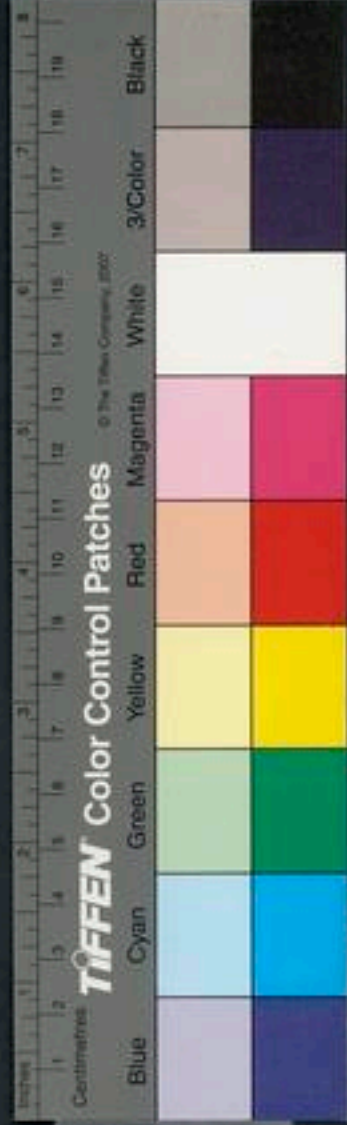
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
 。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幕事母
 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
 其忠謹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
 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
 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始為中書令
 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
 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曰吾漢
 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
 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奉伏用天尚何殖產業耶故

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賜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
 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
 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
 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責敕卒
 無過孫羲

互註以功諫名稱職

岑羲 文本孫

羲字伯華第進士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
 溧水令溧力贊反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
 遺江東三岑。武后拜天官員外郎俄為中書舍人中宗



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勁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勤廉為時議嘉仰。睿宗時羲九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羲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祿太平公主謀誅

長猜

從子

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丙史俄拜文昌右相封

鄧國公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者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

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由是與諸武忤。後臣骨誣長倩與

格輔元等謀反斬于市。睿宗立追復官爵輔元者汴州人

與同郡王孝逸。察師元靖君。先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性沈靜。財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夏。旬不盥櫛。文章婉縝。恭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滅。與世基入情。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秦王踐阼。拜弘文館學士。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

乃如此。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秉纆莫旦反徹樂出次祝幣以禮孟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首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經市入廟此所以為怪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山東淫兩江淮大水恐有寃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

見晏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且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吾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我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以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耶。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

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卒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梁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遂進謹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卹其家

互註以書專家後莫能繼傳釋圖形凌煙閣終始者

名蕭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冀尚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傳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交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劉琨那之稿之語漢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邴子藉稻王巨列國名杜預謂在瑯琊客大驚號奇童。百藥轉側寇亂中會高祖遣使招杜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蝶息媒無度列及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



前唐書卷之十七
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帝嘗與偕賦帝京
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
卒謚曰康。百樂名臣子才行世顯為天下推重好獎薦
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沉鬱詩尤其所長樵廝皆
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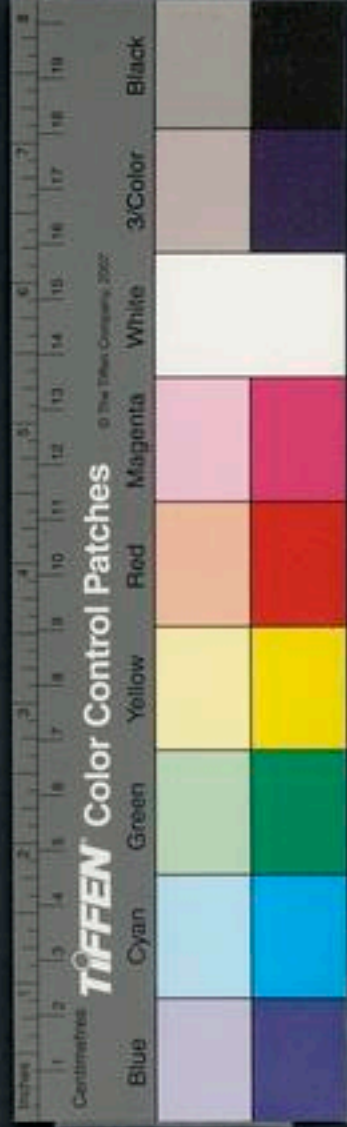
互註百樂士詩人稱李詩謝假

李安期百樂子

安期亦七歲能屬文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數預決國事
帝屢責待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臣十室目
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
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即移所以人人爭禁默
以避讒謗若陛下忘其親離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
路其誰敢不竭忠信以聞上乎帝納之卒謚曰烈自德林
至安期三世掌制誥時人榮之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人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
陳後主召見使賦詩諸詞人任席皆服其工。後為薛舉
黃門侍郎舉滅秦主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
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
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幸乎亮曰王悅即授王府



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愒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補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以老于家卒。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嚮儒學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及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堵藉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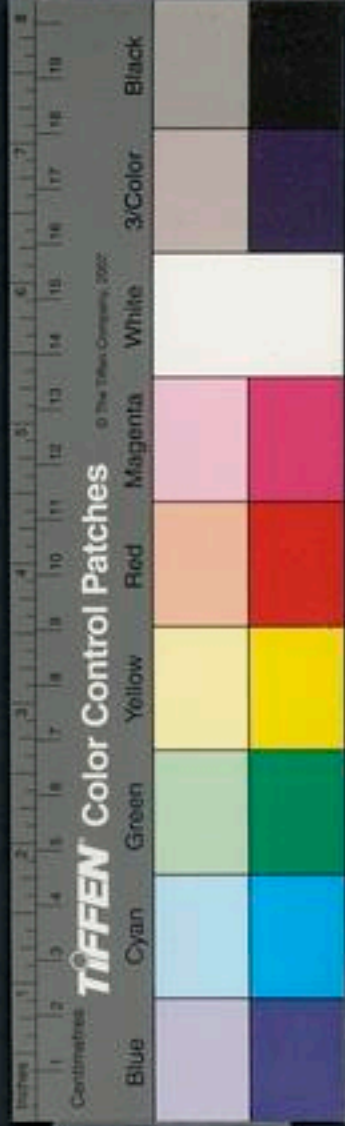
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王莽曰海中

蓬萊方大瀛洲

李守素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舍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舍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舍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萬年人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
 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
 察嘗欲惟一於學仕隋補河間郡司法佐初察在陳嘗
 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表父書言有詔聽續
 帝又詔與佳祖濬修區區國志○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
 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臣云起義兵本文
 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眾貽却貽丑更反布列階下帝義之
 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
 ○秦王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廉蒙委勇以明大節百
 所難者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

為而正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大人火也 建章焚漢業官

人火曰大火曰災榭者請武之坐屋 且彌勒

文類注漢書曰越巫謂武帝曰越國有火災大起 且彌勒

宮室以狀勝之故武帝作建章宮在未央宮西 且彌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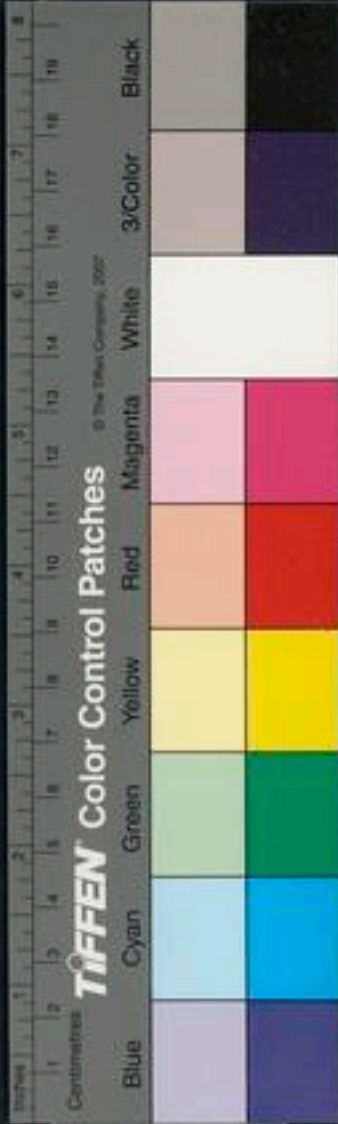
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况明堂布政

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后立天樞著已功德

命璫董之工費浩廣乃歛天下農器并鑄大食使者獻獅

子璫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

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
 用黃金塗之璫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后乃止○
 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璫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璫
 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



前唐書卷之十一
姚班傳
為難惟璿為兼之拜地官冬官三尚書致仕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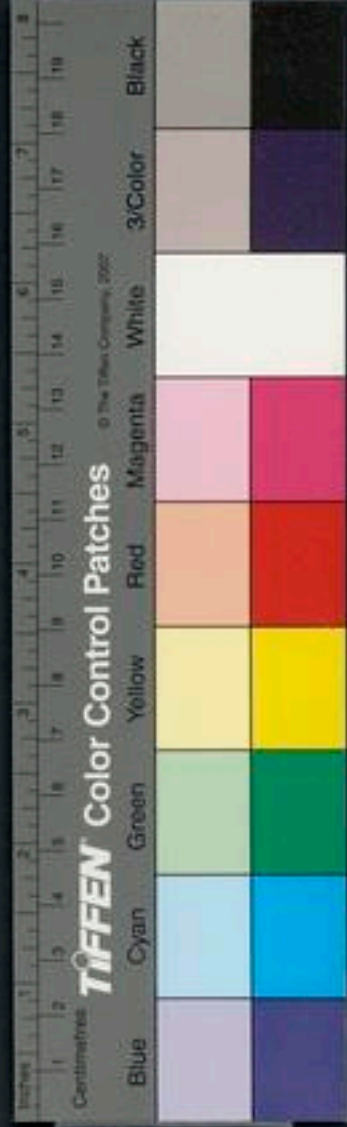
姚班璿弟

班篤學有志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遷太子
詹事時節愍太子中宗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二曰
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
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
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
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三日漢文
帝身衣弋綈杜奚反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

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輯
野王諸家言推究綜括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即隋仁壽宮
思廉以為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
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

互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褚
傳論事稱可帝為設宴杜正倫傳

賈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豪與北方鼓行入關舉京
師轟若震霆義及思廉以諸生侍辱王上紐山奮然陳
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省郤被殺反不敢
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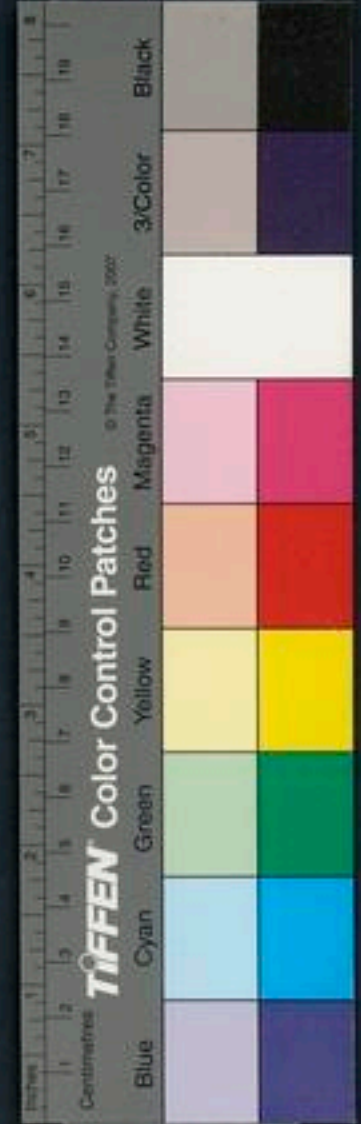


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姚琦思才山下神玉反

琦字令璋少力學才辨揆邁永徽中高舉明經第武后以符瑞自神琦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擢文昌左丞。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琦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記清仗下所言軍國政要青室相直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琦始。證聖初天則加秋官尚書明堂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琦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昭昭火周世延延滿漢滿漢志曰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榭者以藏樂器宣其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戒若曰不能不能政令何以何以濟常

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且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柱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殿小留心恭儉捐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閣門往來各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宣令效偽乘之因得因得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效以後累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詭譎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省膳時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



前唐書卷之十七
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睿宗葬
戶部尚書卒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
多竊取其義為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東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東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字盛丁反
益符分反

令狐德棻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帝嘗問
丈夫冠婦人髻吉詰反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
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
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
。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
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
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



前唐書卷之十七
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睿宗葬
戶部尚書卒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
多竊取其義為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東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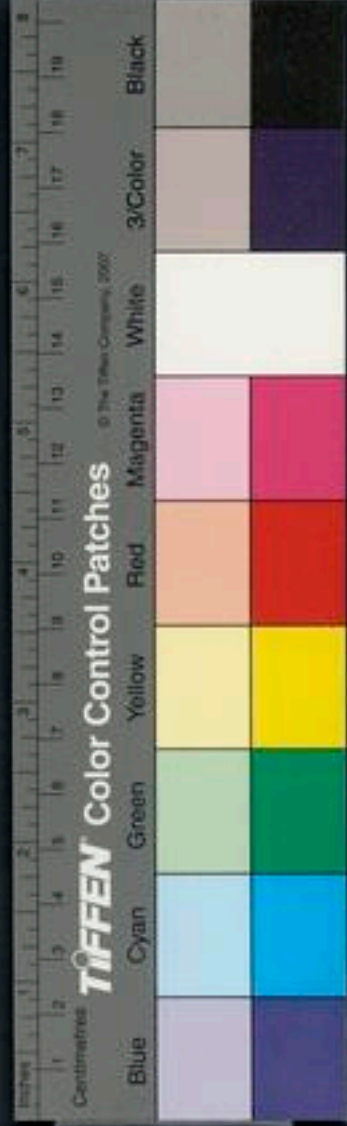
東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字盛丁反
益符分反

令狐德棻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帝嘗問
丈夫冠婦人髻吉詰反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
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
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
。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
天下遺書置史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
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



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撥拾陛下受禪于隋
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
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喟然於是詔蕭瑀王敬業啟聞
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
裴矩祖孝孫魏證主齊齊璉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
庾儉及德業主周整振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百觀三年
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瓘二家書為已詳唯五史
當立德業更與岑文本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
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業發
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後坐事免會修晉宋史房

玄齡奏起之預者凡有十八人德業為先進故類例多所

諏定上子于反謀也○永徽初高宗坐承華殿問何修而王何為

而霸又當孰先德業曰王任德霸任刑夏商周純用德而

王秦專刑而霸至漢維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

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

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為

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

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變色戮諫者造

炮烙之刑烙虛反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時又有

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互註修氏族志九升降天下允其義李義府傳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方為索虜北方指南方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警羨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

少位下不甚稱其書嘗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咨羨

互註以史學稱今狐德

令狐岷胡寧

令狐岷德恭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撰玄宗實錄屬起君注亡散岷哀撥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缺謬百藥之持論思廉之遠雅德

恭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典汨於隋他殄反光明於

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

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



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蓋首發其議而後唐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為王世充太子太保洛陽平始歸帝誚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平肉罪耶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

者何為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

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為勍敵矣勍帝大笑

朝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

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

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反說也今曰畋樂乎世長曰陛下

涇陽大獲帝詫左右曰反說也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

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笑曰狂態發耶對

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侍宴披香殿酒酣進

曰此煬帝作耶何離離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

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



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才蔽風雨時以為足
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
即其宮加彫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正觀初使
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
史舟敗溺死。世長石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

蘇良嗣

世長子

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乘帷竹江南將時上
苑宦者所過縱暴至剽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
取竹棄之徙雍州政尚嚴每盜發三日內必擒號稱神明
。垂拱初初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高祖遇尤溼尚方

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當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
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覆寒良嗣怒叱左右
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
來毋犯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蘇弁

弁字元容擢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
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平
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弁聚書至三萬卷手自讎定
當時稱與祕府埒



韋雲起

韋雲起京兆人隋開皇中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
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
特緣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
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隋文帝詔百
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
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
政會契丹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突厥所破遠徙至元魏自號契丹設營州詔雲起
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
二十屯屯柁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公用而止非公使

無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

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既入境使突厥給

反蕩亥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任者斬契丹不

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俾以遲明漢書注天未明

故口遲明反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

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首官於廷曰雲起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

御史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時議討王世充

雲起上言以為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安安吐士氣餘

飽然後討伐一舉可定從之雲起弟事隱太子太子死竇

而吾行卷之二十一 韋雲起傳 下 生 明



軌疑雲起為建成黨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願
每歎曰平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
言。孫方質光宅初初則天為地官尚書筆屬疾武承嗣兄
弟往候方質據床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荅曰吉凶
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為酷吏所陷流死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
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
功德威五帝邁三王竊以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
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惜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

當人人樂業誰能搥亂者乎陛下舉晉勿天下嚮應計不

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嗚呼失之不難也天

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石史書之凡兇行當順四時歲時

春獵曰狝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反

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虛舉子獻

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公率土之富何索

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三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臨人宋

短衣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貽子孫之謀傳

也



曰放鄙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詔匪夏明並廢之以復雅
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
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聲色慢游之人
止可悅耳目備驛馳至拾遺補闕決不也沈觀前世子
姪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材澄僚
友之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
者朕冀諸弼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
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
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曰隋為

無道為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乎亂
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賦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
佳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追臣矣俛首祭噍豈朕所望哉
○東都平六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伏伽諫曰臣聞王者
無戲言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
亦與天下更新辭也昔天下未幸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
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
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無
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宜一切
加原則天下幸甚帝欽納○太宗即位數出馳射伏伽諫



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雖非直尊其居處為杜稷生靈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群臣殆非所以尊養聖躬無慮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帝木種板反本名其在倍直與民右承韋悰幼史隱沒事下大理訊鞠伏加曰經管市責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願德曰卿不逮伏加遠矣顯慶三年卒。始伏加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問子丞驚曰伏加徐起見之時其補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互註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觀下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釋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有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次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君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君深拱孰敢犯之陛下聖神迹所以危監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



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昔阿房成房名秦人散

章華就章華臺名楚象離乾陽畢功隋人解解名民力未

及隋日而後殘創之人喪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

帝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

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即詔罷役魏徵名梗梗名聞玄素言歎

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

詹事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探道在學古

學古在師訓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此則善美性

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

小不去善小不為福禍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

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挫沫也

餐下白屋况下周公哉歎下賤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

孔穎達題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

增懿明德騎射遊畋藝戲酣歌悅耳目移精靈不可以御

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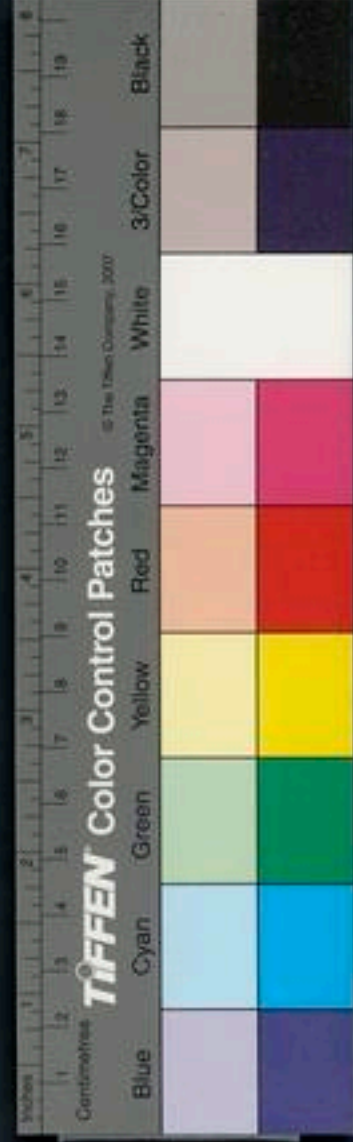
數財正太子漢書財讀與裁同擢左庶子○太子不悛醜德日聞

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庠宮陋食以安海內

而太子贊有穢德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

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

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令宮中山池毀下所親見



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疎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焉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誰有過此龍樓堊苑為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彫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令及猶嫌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

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麟德初竊卒。始玄素與伏伽任隋皆為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官位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臣攻其門戶至耻懼狼狽陛下昨問玄素任隋任何官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驚惟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復對群臣使辭窮負耻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論曰太宗問玄素官所從來為玄素者昔雖屠販等夷然叙於將相烏有種令史何足為累而遽至慚忸耶太宗德度不如漢高帝高帝恢廓不以貴氣自居冠竹皮冠歌大風歌初不異亭長時太宗自謂隴西著姓意比商周之君非若布衣崛起者故於臣下亦以家風聲勢為輕重焉駟不及舌可勝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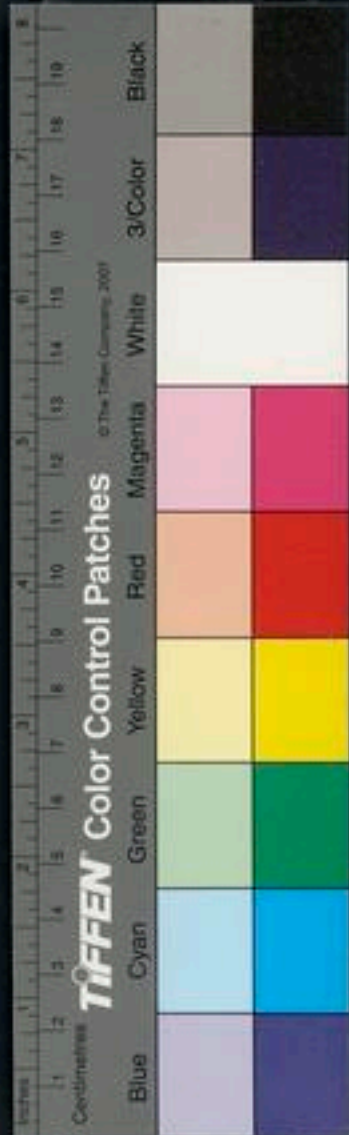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故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王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鯁論期榮文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若非言者巧拙所遭之時異也

如太宗志皇甫德公之諫怒抑能言拂衣而起天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

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賈辭不得傳太子諒矣禮無匪反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人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詔授記室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引亮與同列貞觀二年為中書侍郎。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承



前唐書卷之十八
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俄兼
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敦
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為我卒輔導
之志寧乃就職。太子以農時造曲室又好音樂過度志
寧諫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闔宮體非全氣
專事便佞託親戚為威權假出納為禍福故伊戾敗宋易
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齊高任鄧長顛為侍中陳
德信為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
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轍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
行路之人咸以為惟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

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類林志寧懷不能已上

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蕃息

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慈

之意又突厥達歌支等人怙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

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

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往

刺之見志寧樵然在苦塊中若始占反塊若對不忍殺乃

去。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監修國史永徽四年隕

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

戒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



前房書卷之八
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
為福也。遷太傅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
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
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
廢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卒謚曰定
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為
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典禮皆與論撰與音。初與李勣
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論曰高宗將立武昭儀台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
寧入高宗將聽四人之言可否而後決使四人者同辭而

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
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士
意所賴大臣者以主闇而進忠耳若謂主闇不言為
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而可乎嘗謂志寧之罪尤甚
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寧
不言則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
不言為忠從李勣言則已以不言免禍然則賢志寧果
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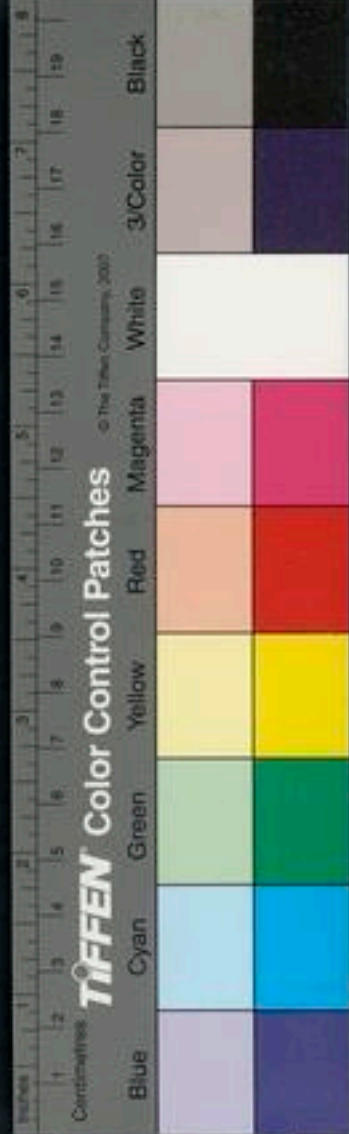
互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
傳



于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開元初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寶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啻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大有師于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與之典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書藏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公主下嫁異國

當用夷禮而反求自善恐非本意殆必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出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糴貴貨易土正可錫以線絲孤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裴光庭曰吐蕃稽顙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帝曰善遂與之。國宗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寶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蕩皆盡請下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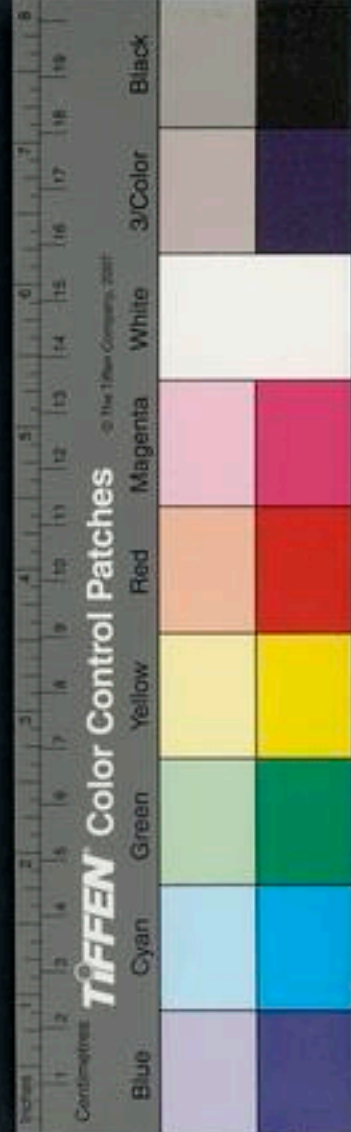


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惟韋遂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全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進工部尚書。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穀士其衆年老篤意經籍皆學不厭卒年八十一謚曰元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

高馮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貞觀初拜監

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云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敦朴素業淳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耻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願愛其財無使殫惜其方無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士狹人庶儲蓄少而利後多宜蒙優養令得休息強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州河北人頗舒閑宜蒙差等均量勞逸公族勳戚之家邑八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鋹刀宜加懲



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飢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以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廩宜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巨人畢力矣書奏太宗稱善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物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能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於教人物帝揚金背鏡一况其清峻焉卒謚曰憲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亮涇州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高祖召補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高

能謂方之靈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帝嘗謂群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契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肖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摹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奚用大庭廣眾與量校損方衆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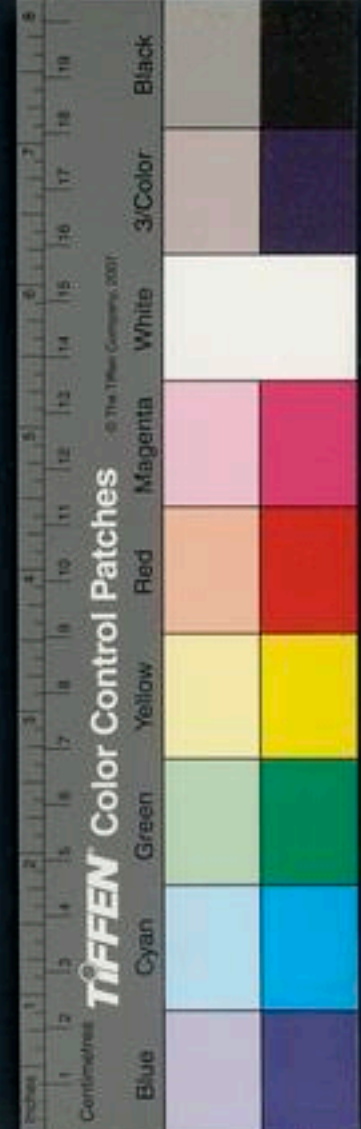
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言之失而其臣已救



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諫曰
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僚曰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四方
盛德帝以為忠。高宗時晉州地震不怠帝問之對曰天
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
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叅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
設防閑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言得失俄拜左僕
射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
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行成固
請帝曰公朕之舊柰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不得已
復視事未幾卒謚曰定詔配享高宗廟庭

張易之

易之以門蔭仕既冠頗習美姿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
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才用過臣善治
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
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
門伺望顏色親執纒纒號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后每
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博爭道為笑樂或朝謁公卿淫
亂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校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
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
爭為賦詩以媚后后知醜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



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六
 人撰三教珠英權勢震赫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顯政姦
 賊狼籍已而后久疾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
 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性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
 事於衢左者神龍元年中張柬之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
 入譚易之兄弟於迎仙院士衆歡踊

反註人言大即似蓮花非也正為蓮花似六即耳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
 之明雖七首摺贊曾知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
 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

禮皆長厚君子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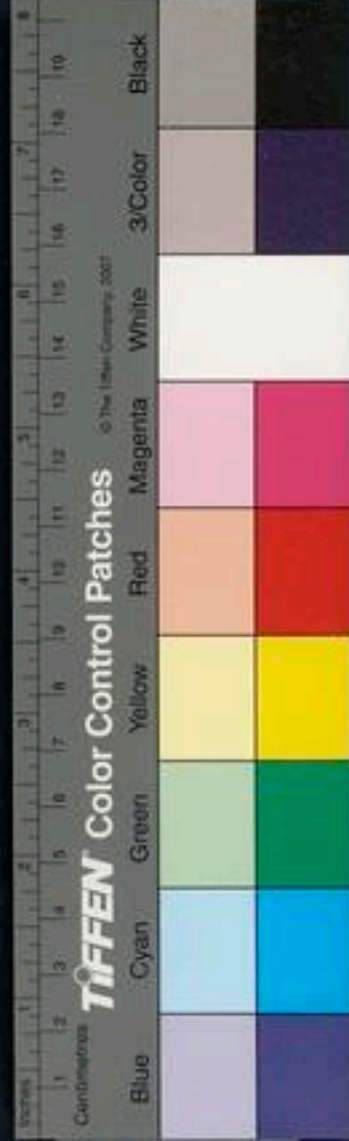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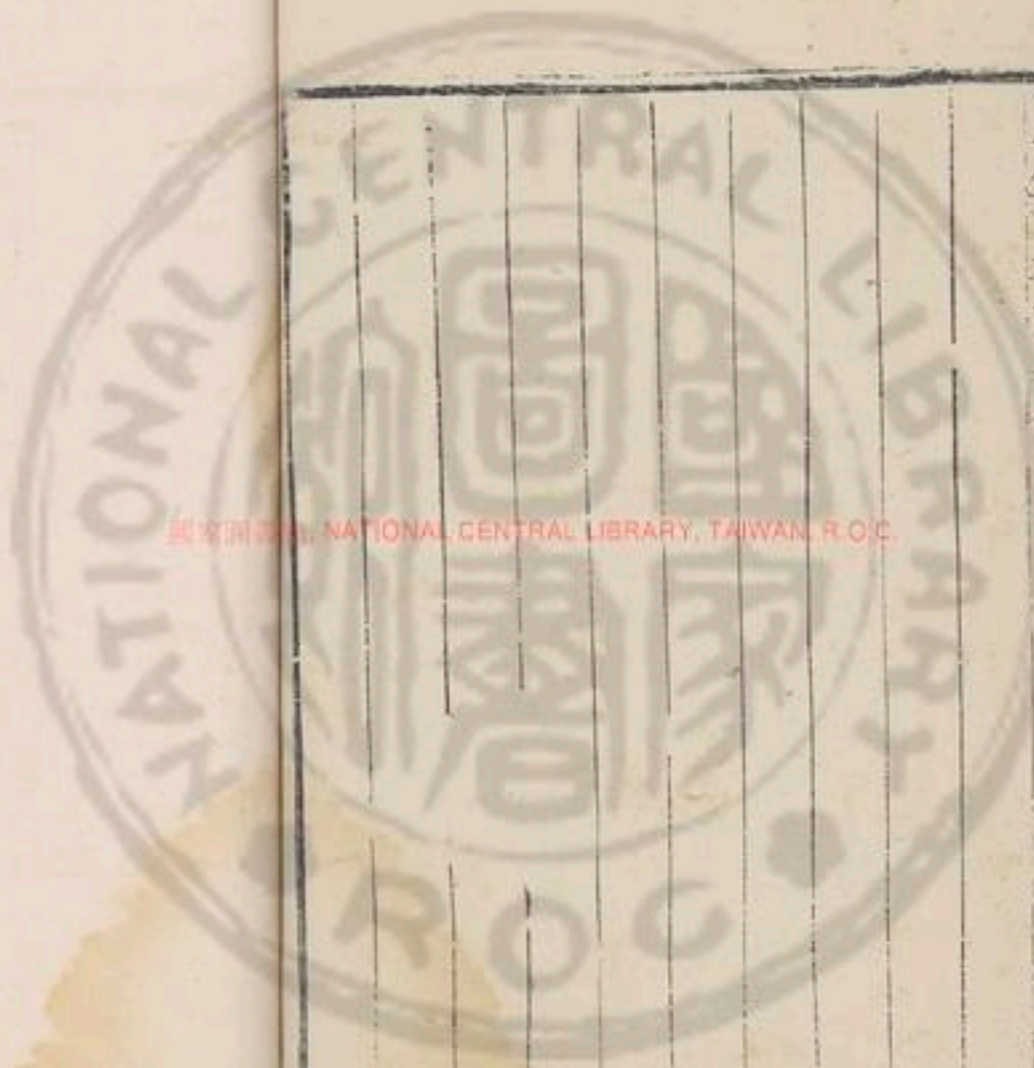
長

一

三

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唐書卷之六

引多之傳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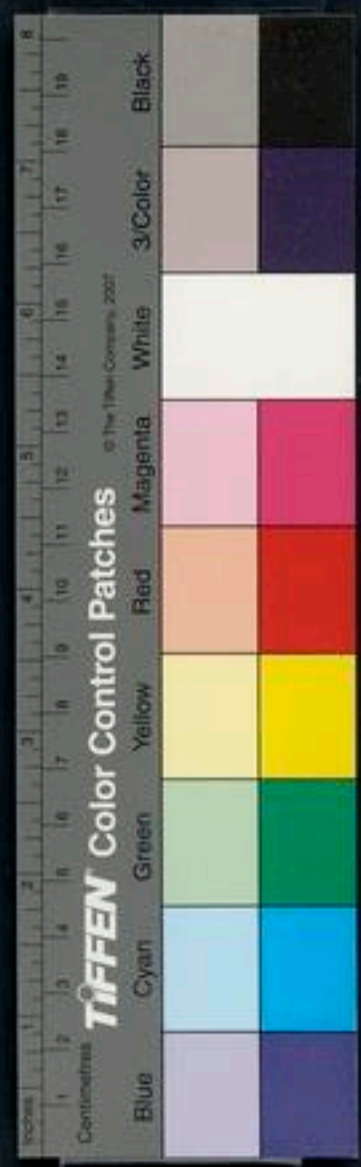
五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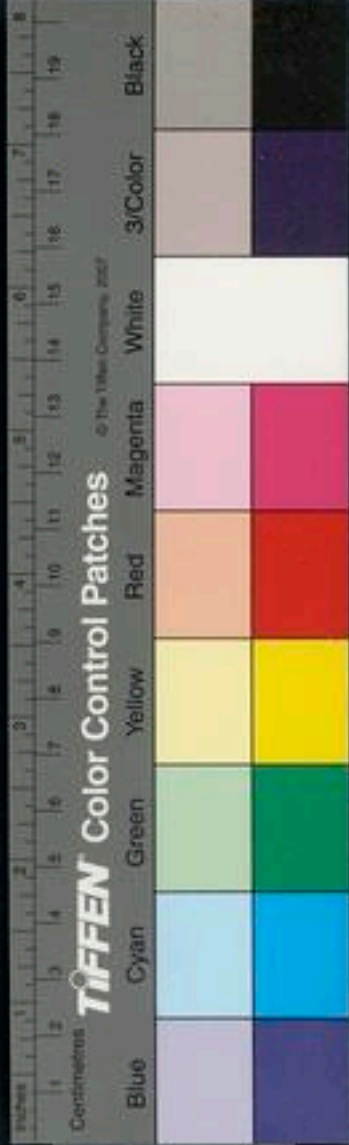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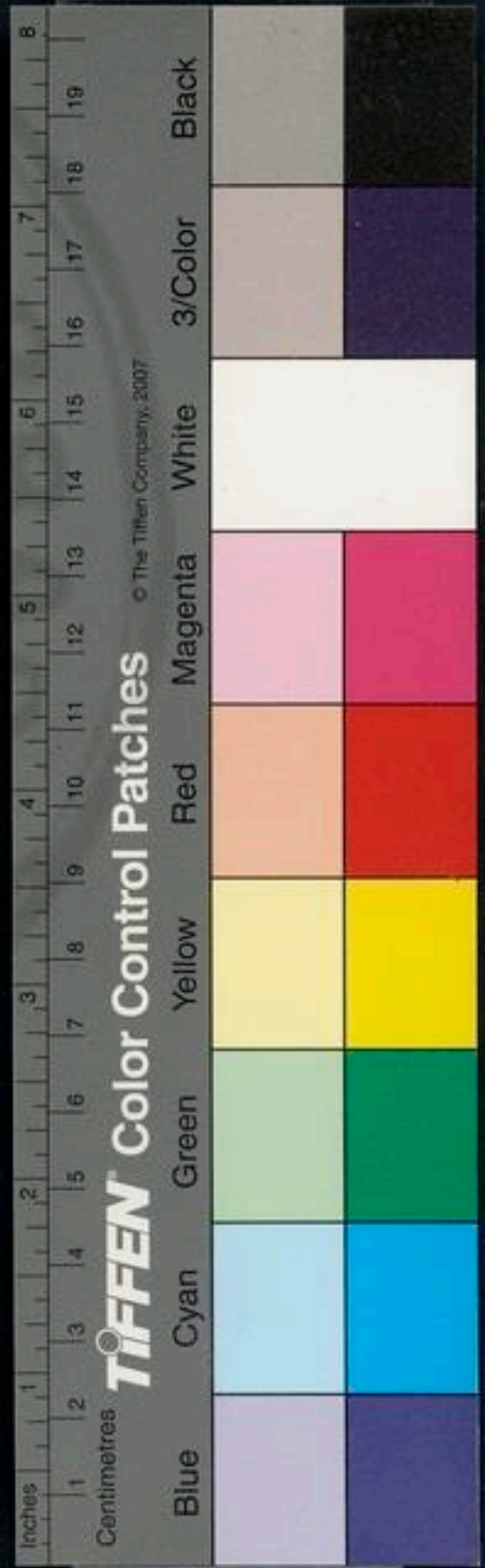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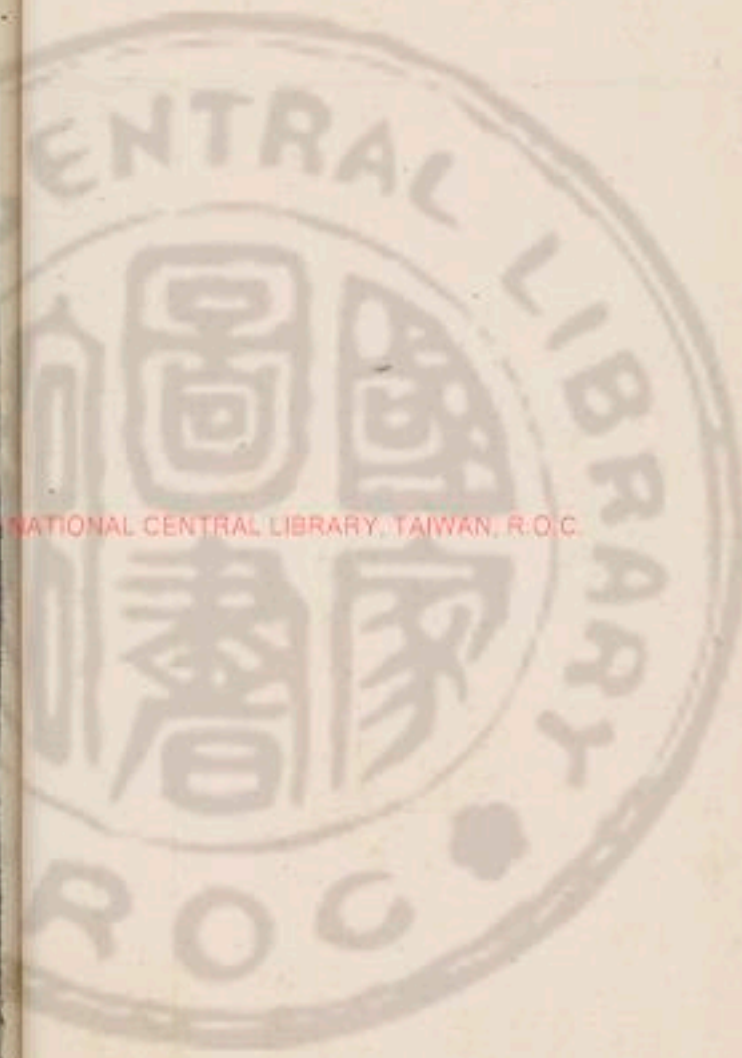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黜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廬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



與尉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頽新軟血秋色反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賊兵行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待信便帝曰善卒取突厥。或言無忌地大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慚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群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無敢焉無忌亦自懼貴且心遂解僕射進策司空無忌辭又因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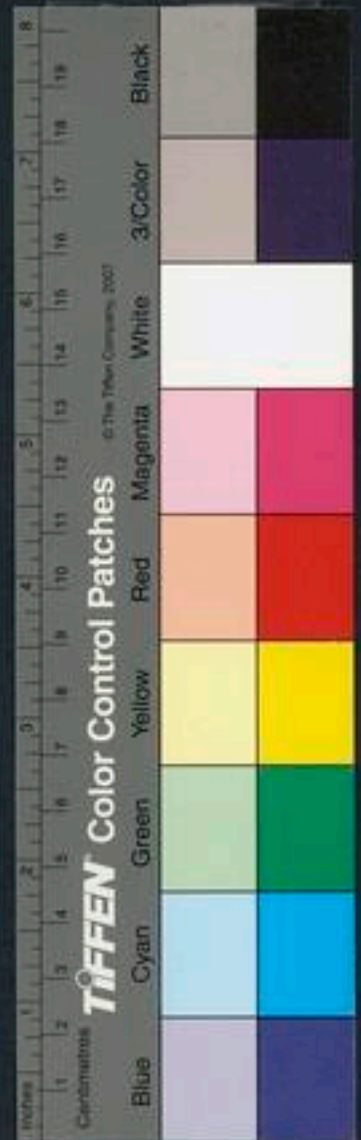
士嫌口陳以外戚位三公謙讓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固相之無忌固辭詔荅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辭。帝又思所與其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正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克翦多難肅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貫休戚效挺



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為趙州刺史以次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不願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耶兩其遂止
唐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力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知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嘗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夫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



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
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
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斛人酒杯不行汴古文流
字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揚師道性謹
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
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
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
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
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
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其罪大矣
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
道事君犯顏諫諍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
依人輕侮其臣不悉孰其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願遂良曰我有
天下無忌方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
即位是為高宗帝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
聽后既立銜之敬宗揣后指言無忌反請逮捕帝遂詔削
官爵置於黔州黔音卒。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
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



前唐書卷之六
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而唐廢立計不合
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
國。文宗詔曰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發卷而歎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
皆之國無忌等並以離遠帝室其議遂寢夫秦壞封建
而天下每每不治論者率指秦為作俑者太宗果有意
于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為一定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
疑今則未嘗稽古而議數臣初不願也又從而罷焉為
國因先王之道者乃如是乎愚切謂太宗之為君大抵
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造邦於歲月凡治古之盛名

其目親見之矣口分

指問反

世業租庸調之法近井田之

名矣府衛隱兵寓將之法近鄉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
校冠帶百蠻行者不齎糧居者不閉戶刑幾措焉而悵
然慕古猶寘遺恨者獨未封建爾於是刺史世襲遠行
而旋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爾非有好治之誠
也故其為善亦多近於矯揉考之於悠久則本真畢露
而不可掩受諫未久而諱拒之意屢形崇儉未久而奉
養之欲屢熾以帝王之度卒不能遣一高麗於智中然
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唐之基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

史正



長孫順德無志族孫

順德太宗時為驍騎將軍以受賂暗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千魏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累還第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耶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

前漢書卷之十九
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炳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帝嘗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急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

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東賢者保傅之大情煩然則非意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帝嘗性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綉傷女功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羨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危尚反疲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



前漢書卷之十九
禮儀志
七
生
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敦遣昔東漢明
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
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蔡和梁教皆為善
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
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日授我懷中云臣
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授
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
而後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
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
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
有侂子化為雉侂之人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
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
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
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
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
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
信貴之也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為惡在夷不
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
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



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

上言臣請壁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

非支體所屬但遣將付之古外反雲棚蕭庚反唾手可

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機石擡高昌機石文手有所把說纓突厥陛下

止發蹤指示得歸功也聖明帝銳意蕩平不見省。帝寢疾

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

委卿矣太子仁孝廿蓋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

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

武昭儀召長孫無誓志勳于志寧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

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

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耳陛下何遽忘之皇后無心過不可廢帝不悅

翌日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惟第壯士反今立之

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自帷後呼曰何

不撲殺此猶撲殺誦及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

會李勣勣異議武氏立乃貶歲餘卒

萬註以書專家後竟能繼薛稷遂良杜稷臣一德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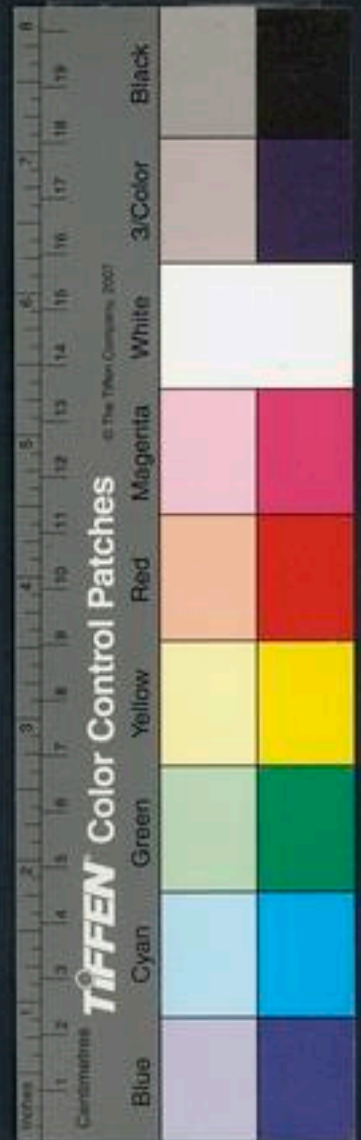
論事懇切詳見

韓瑗

下傳

韓瑗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武德初與定律令與音建言周律其爲三千秦漢後約以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始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德三年進侍中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王后乃陛下存藩時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知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况天子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歷史丑哉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悖矣臣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

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

傳

言微子既去後

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貶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來濟

來濟揚州人志篤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二年帝將以



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徵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武氏已立不自安。帝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道天下食下並同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耨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後賦下之宜也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故濟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醴湖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結刑罔結古蒙

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入曹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深處約四人和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令人足矣高智周傳云得為舍人處中同族士納可也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知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于昶丑兩無才術歷將作之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李義琰弟義琮

李義琰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



其威義琰獨敢廷辯曲直勸甚禮之義琰姿體魁秀博學
 有智識累遷侍郎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固爭事得
 寢帝每顧問必縷切不回後以疾致仕歸田里公卿以下
 悉祖餞時人以比漢疏廣。從祖弟義琛擢進士第貞觀
 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
 至目義琛曰是人神精爽拔可任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
 帝喜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
 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
 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辭涉貫增典貞觀初擢進士
 第任秘書郎太宗每厲又遣儀視宴宴私未嘗不預。高
 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
 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遊羽駕鸞儀初
 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辭綺錯婉媚及
 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
 死。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召儀與議
 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察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
 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恐后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



前唐書卷之十九
深惡儀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
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
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
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

反忒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味勝反昨移后家可不

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曲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法不

可支然瑛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

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諧死劉洎其盛德可少異乎高宗

初芳遺愛以及誅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
與道宗善先除州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子王恪

忌固爭乃止因遂誅恪恪嗚呼曰祖懷
有盡無忌曰族族格諸死劉洎事見洎傳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

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羨。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

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

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

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舉者。俄遷知起居注帝嘗曰

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

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

。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



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吾聞神龍可擾以馴然嶺有逆鱗
嬰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失朕其慮危
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太子監國詔正倫行
左庶子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
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謹之勉之它日
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
必待諫乃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耶故朕孜孜延進且
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辨治
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之
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

語督功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泄我語對曰開示不入
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及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
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汝南，昭杜昭穆素
遠求同譜不許衡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具地有壯氣
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繫杜固通水以列人既繫川
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
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評入今日覺善
文頓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遷蘭臺大夫俄拜壽州刺



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既乃錄獄訟
考耕餉勤墮以為常儀鳳初進中書門下三司固表去位
高宗美其槩聽之卒謚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後來濟孫
處約共依江都石仲寬仲寬領產結四人驪山請各語所
期處俊曰大夫惟無任仕至宰相乃可智周言有知之處約
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寬使相視之工
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躋高晚而壽吾聞
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
州人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既仲寬卒而濟等益
顯。智周所善將士俱有容嘗見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

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孫洌渙皆
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渙歷鴻臚卿日本使日本國名嘗在東海
遺金帛不納惟取戲一番尚書以貽其副洌子鍊渙子銖
又有清白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貞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
士永淳中高宗遷秘書少監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
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辛章事自正一始貞遷中
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
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

蕃曠年挾寇師數出坐費糧貲即移反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運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時為周興所誣搆殺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上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太宗拜兵部尚書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後太宗自將討遼因驛所幸為駐蹕山故曰駐蹕之後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望其銀袍仗精整人人甚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即故有家風蘇州越還遷司農卿弟弘武少修謹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爾任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屈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謹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人美儀矩博學高才自觀初為秦州



參軍事太宗偉其辯擢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詳帝差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謚曰定。承慶與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變之曰龍犀未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

吏部侍郎唐高宗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議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乘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材銓錄咸以為宜。祥道少能齋願慶中竊遷吏部知選事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動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

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且相充補况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人其倍兩之又停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寢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任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序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勵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齊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六曰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

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它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歛歔累歎奏決日為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寬滯麟德初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乾封元年卒謚曰宣○子齊賢襲爵由



前唐書卷之十九
魏禮道傳
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史與宗從
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反笑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
邪卿安得以此待之末昌中為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
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
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時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
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式餘簿鉗鍵周密敬玄因其法
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
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江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

舛及殿累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
哀其僚張惠以賊抵罪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皆受
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
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監拔率
若此咸亨中高宗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儀鳳
元年拜兆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大敗
貶揚州長史卒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反詩高宗嘗以飛帛賜敬玄曰資落沃釐丹誠載至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貞觀初歷綿州刺史政



前唐書卷之九十一
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寔密，廷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事繼母尤謹。與弟廷景為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易從累遷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

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孫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貞觀中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負帝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止不除。

互註願為舍人周旋吐納高僧傳

邢文偉

邢文偉潞州人。嘗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宦，文偉上書曰：古者太子既冠，則有司過之，必虧膳之宰史。

前唐書卷之九十一
邢文偉傳



不書過死之宰不徹將死之皇帝簡討吳俊使佐殿下成
就聖德比者謁對稱開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天資使審
哲文明哉今史既闕宜寧得秦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卷
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開將謂耽誦致勞比苦風
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
闕坐朝垂廢學緒觀尋求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彌諧謀
能進此藥石文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切
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遷弘文館學士右御
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
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

而一對曰先儒之論不同昊天及五
夕總六天帝后曰
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
后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
小是人能移風易俗
矣何取樂耶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
心變風俗末世樂壞
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抵罪
又偉坐所善貶內悻
自經死

傅弈

傅弈相州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
弈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
咸池六英前禮樂志黃帝作咸池顓堯不相公禹弗行舜



政周弗襲湯禮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
懲沸羹者吹冷壑祖借傷弓之鳥驚曲木况天下久苦隋
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
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
約夏后官首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簡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筋鐵車等六篇始皇為挾書
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張道源建言官曹之簿煩
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效公卿舉不為然奔獨是之為猥
沮訛即移不得行。武德七月上疏極詆浮圖曰西域之

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且生
死夭壽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詭皆云
由佛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祿長久至漢明帝
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
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石勒乃弛厥禁王庸臣佞政虐祿
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充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庸切
帝下奔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瑀曰佛聖人也文中于
方之聖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奔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
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
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瓜曰地獄正



首尾... 為人設矣帝善弈對。太宗即位嘗問卿拒佛法奈何
弈曰佛西胡黠人耳欺誅夷狄以自神誅音戍至入中國
而織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
也帝異之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聞醫忽
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
以醉死嗚呼遺言戒于六經名教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
勿為害死當保塋。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
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識篇武德時所
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

呂才博州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
明達更廢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温彦博曰才
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即召才參論樂事。帝病
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儒老師
刪落煩訛撥可用者括都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
百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
曉也故剡其三篇下宅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
乃有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
五姓且黃帝特獨姬姜數姓耳後世因官命氏因邑賜族
本同末異巨為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



首尾言者之十九
呂才傳
三十一
生
松
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
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奉主
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
曰見骨體知祿命見祿命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
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後言乎積
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葬命篇曰經曰葬者
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
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是其謀又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
慎終之禮也後代堊說出于坐史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
妄憑妖至書有百二十家不可法也帝詔造方域圖及教

飛騎戰陣圖屢稱旨擢太常丞卒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新唐書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三十一

生

松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后天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壞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音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高丘右眄汝潁視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竒其才召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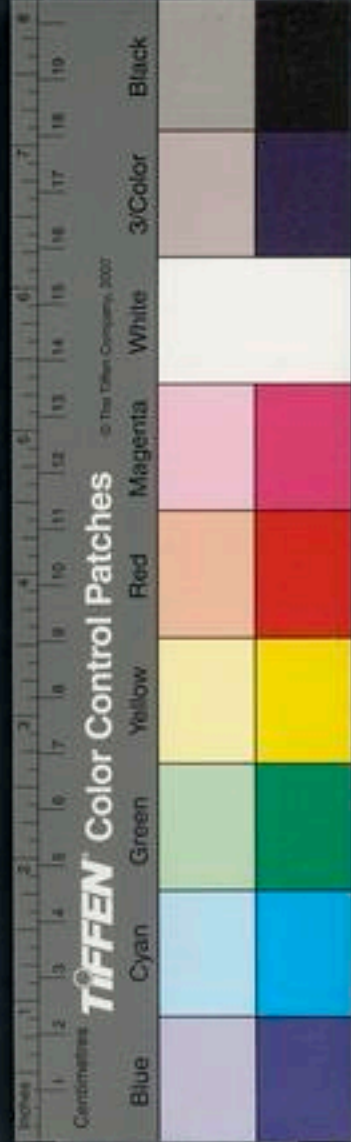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貴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文明初后天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壞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音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高丘右眄汝潁視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竒其才召



見金華殿子白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
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
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
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
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
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
木茂遂故穎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垂
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

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賞
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山崩厲亂常奇應暴虐詬黷天地川
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
為虐為蔡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
伊洛屬之揚州疫生人之方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
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
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者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
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為三皇首也昔
者天皇帝攬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
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



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禱
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
莫不率備宿音秀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聽天下之政
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
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臣謂不數
朞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又發大學者政
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興也天子
於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

而求之末不可得也願引胄子使歸大學國家之大務不
可廢已○后召元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
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
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
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好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
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
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
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
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稟為眾推
者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

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未入彙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詒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知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之意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宣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棄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則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凌遲願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

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十人五之弩矢及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畢五侯斤不姓也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絲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拒而遣還不伏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

我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懷不自
安鳥獸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
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
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
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
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
宗古岳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
要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
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責刑措也此大赦
澡湯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密鈞捕支當

株蔓推窮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道教法慎罰省白誣究
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若陛下好賢而
不能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
終不肯至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
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
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猶鷹隼不接翼奮猶不
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邪勢不
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
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
未嘗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

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嘗信任者不效以是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一噎而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庶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久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節勸勉百僚古人賞一人十萬人

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使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遷右衛胃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諱切諱切語故奏聞輒罷聖曆初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捕送獄死○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王適曰是為海內文章宗宗請交子昂所論者世以

論曰過諸武二張之勢十百固優為之論同典來俊臣之虐子昂固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庶夫凶談為之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之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興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戮邪心不至於甚矣且世之武夫忍人佛逆醜正一見仁者之狀不覺以手加額而良心油然而生子昂不言殆卜是矣

互註方外十文 陸給

贊曰子昂說武后如典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諷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於言其龍蟠歟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少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盡地書空以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為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 榜此孟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



折衝可乎召詰青仁軌曰寧辱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

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被獵同州以木自相貫穿為開

以逸禽獸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百穀熾茂收纔十

而獵取也二使場圃畢勞陛下飛徐驅公私交泰重晝晨納○累

遷給事中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願守其城百濟故

將福信引兵圍仁願詔仁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

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時定方伐高

麗園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

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

兵鎮守制其心腹孽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

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

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能津又拔則百濟之燬復炎高

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

邪扶餘豈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

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賊會詔遣右威衛將軍孫

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四戰皆克百濟餘黨悉

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葺復戶版開

道路賑貧貸乏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

田以經略高麗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沒者皆詔使吊祭

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



高麗有功者皆不甄序州縣購募不願行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養以鼓士心時劉仁願為單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嶽又經路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米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未可去仁願曰吾但知準詔耳仁軌曰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僳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總章元年劉

李勣討高麗平之威亨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破之進爵為公于及兒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武后臨朝拜左僕射卒○仁軌雖貴顯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武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武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然後既執政為司元大夫然官由州縣至宰相善致聲譽得吏下懽心

互註號解事僕射戴至德傳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時蘇定方為



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昇以術
○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
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
李敏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沈表馬行儉始設長名勝
銓法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儀鳳二年
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
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
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一番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
風樂晝宜道者迷將士飢乏行儉以上營致祭令曰水泉非

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
識其處衆皆驚以為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
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執米可以進宜駐軍湏秋都
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行儉偽約收乃
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云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遣人趣召都支都支聞軍
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遮旬
乃降悉俘入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
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
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



調露元年高宗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詔行儉討之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斬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傳合行儉縱反間伏念惧請縛傳自效

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斬伏念及溫傳行儉之功不錄歎曰渾濬之事

古今耻之

王崇曰晉伐吳王渾破孫皓不進王濬順流鼓植受降渾濬潘季思失二人由此交怨但恐

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卒謚曰獻○行儉工草

隸名家帝嘗以素絹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行儉每曰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

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行儉通陰陽曆術每

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勣其據謂

行儉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裴行儉傳 十一 不 芳
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戶頌盧昭鄰
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
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福祿者哉炯頗流嘿可至令長餘
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為世名將○初平都
支遮匄獲環寶不貨有碼齒盤碼莫下及廣二尺文彩粲
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
至是色不少吝

裴光廷行儉子

光廷字連城擢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游玄宗有事岱宗
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

付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
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惧夷狄非
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
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往
來願脩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
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
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
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
不利大臣請讓之光廷曰使禍可讓而去則福可祝而來
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大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



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亦得俊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
人猥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
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
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
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
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
獎勵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
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裴師德

裴師德字士仁鄭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屬家

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女惠反詎論僚吏

哉○上元初高宗奉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王崇曰吐蕃

贊大夫曰普故號君長曰且其後曰論贊曰弄贊論贊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

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

戴紅抹額乘應詔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則天檢

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兵以饒給無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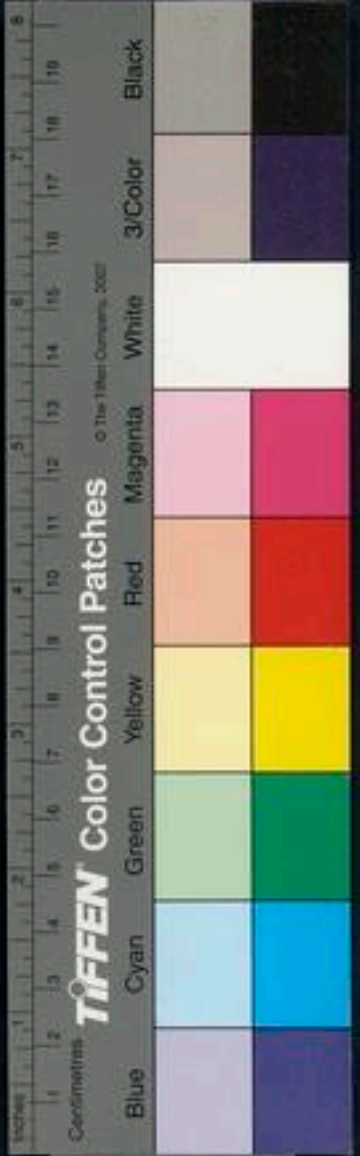
鑲和羅之費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謚曰貞師德深沈

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必目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

行師德妻盧碩不能遽步昭德逢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

師德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敎之

貞唐書卷之二十一 裴光廷傳 十三 和 芳



耐事弟曰人有垂面絮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絮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汚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擢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為將相三十年恭勤撲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論曰武后意在革命聽嬖臣之奇諸用酷吏之許法當時之士共以摧嬖臣沮酷吏為名並爭鼎鑊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含垢耐辱至於可失諸武二張兒曹爾周興來俊臣鼠輩爾度量凝然殊不芥帶使武后猜間不生尊敬嗟仰之不暇而狄梁公薦行矣師德平生所為薦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唐祚再興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徒謂其無堯堯之辯顯顯之迹指為克謹善辟名者曷知丈夫君子所不為流俗之耳目者

互註 袁客師嘗度江俄一跛男子負直就舟客師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裴政傳 十四

曰貴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妻師德也網來天傳

贊曰仁執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

若不及器在過交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

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耶

崔神慶

崔神慶舉明經武后時拜并州長史有詔改錢幣法州縣
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費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豪猾
妄為之○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
召太子神慶諫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
意今太子非朝朝曰去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歷

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闊略不盡流欽州卒

崔琳

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
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卒潘
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子儼諫議大夫其群從數十
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駟共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
一榻致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珪瑤俱列棨戟棨音啓有衣
戰有衣一說形衣世號三戟崔家○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
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
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原乎帝曰然時兩人有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崔球傳 十五 利
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延載初天則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臣苦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與之畏慎足恭及于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讓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溝者齊乃叱牛不前患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遣我

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桓彥範劾免其官武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冊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易之凡同休請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綵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耻類此

竇懷貞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為輿馬

豪侈事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妾今欲

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以水俄而禁中有衣履不出者乃羣

后乳媪所謂宮國夫人者故蠻婢也納之不辭世謂媪媚

為阿奢其人下效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

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白媚於后○景雲初竊遷侍

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離睿宗為金仙玉真二

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後作族弟諫曰公位上寮當思獻可

替否輔天子而計較瓦木雜則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

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代后國奢後作主邑丞言事

公主知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福與太平公主謀逆授水死

○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中書尤所畏奉或見無鬚者

誤為之禮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及進士第神龍初同中書門下三

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當世號宗紀○景

龍二年詔突厥婆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跋忠節賂楚

客等寵之婆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

訥專威福納境外交為國取心請收付獄故事大臣為御

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掌位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

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



解之故世號帝為和事天子韋氏敗被誅○楚客性明達冒干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帝大喜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外附韋氏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擢明經永淳天受間高宗中英則天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甲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景龍三年中天子行郊欽明與郭山暉陰迎韋

右意謬立議曰周官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璠爵然則

后常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

○初后屬婚上食禁山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

舞體肥醜據地搖頭目不曰下戶板及大目也左右顧眄帝大

笑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睿倪若水劾

奏欽明腐儒無行以譏後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

放請斥遠之乃貶欽明饒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

自見坐不孝免王崇曰宗特權禮部尚書以無以深被

勿及祭也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

之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心不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豔妻
 郊見上帝腥德播聞子胥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
 澤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冢音貴
 後音後寧不幸邪後之倚儒為姦者可不戒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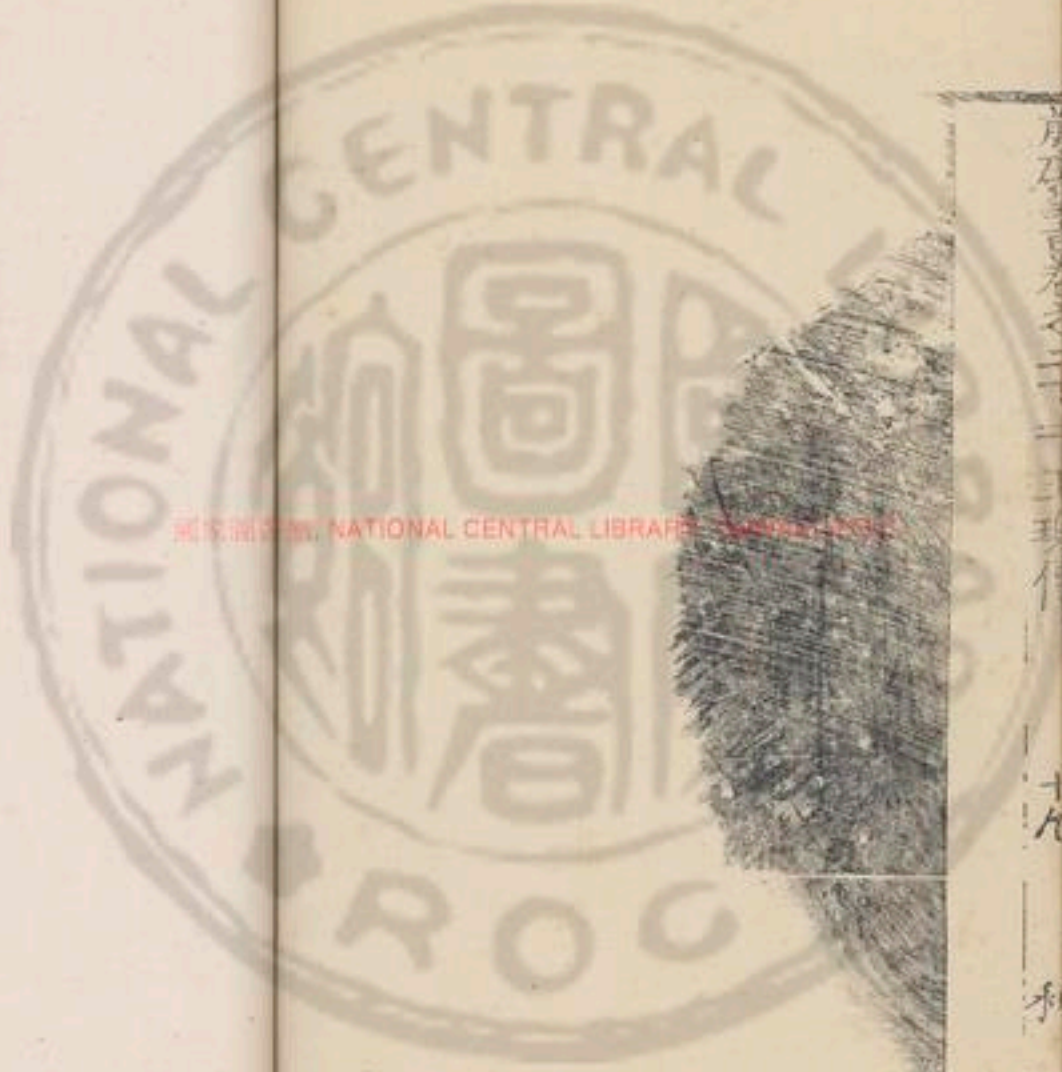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瀋隄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
 道好神仙事璵請築濼軍東郊祀青帝專以詞解中帝
 意有所襪被大抵類巫覡董曰胡狄及男漢以來葬喪
 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公用

之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始與託冠
 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東萊先生唐書長評卷之二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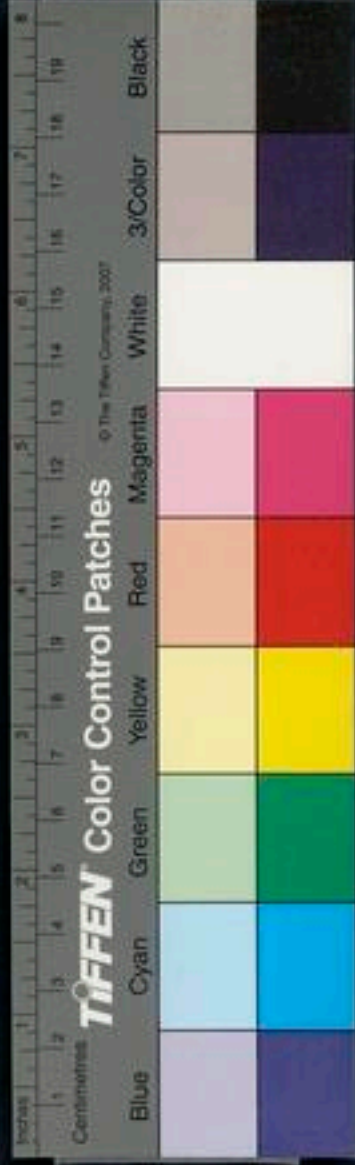
月
三
日
二
三
五
十
九
利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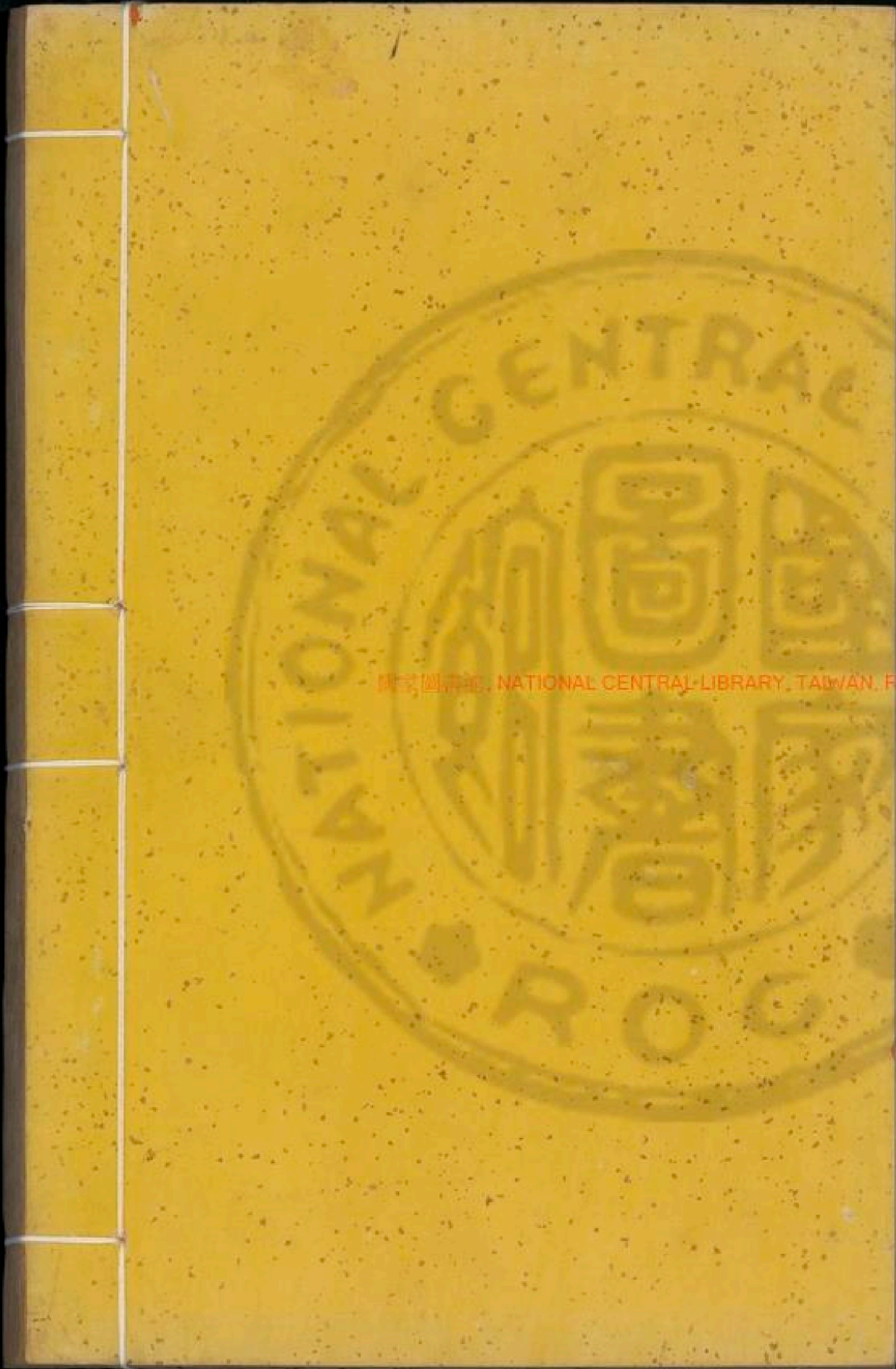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Centimet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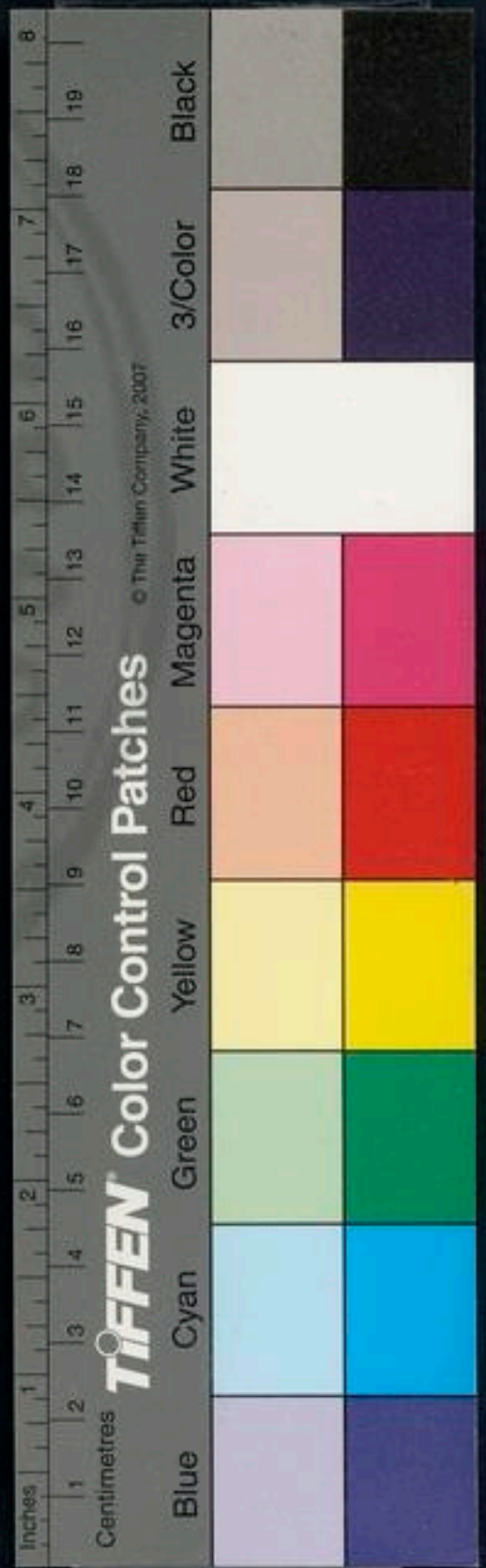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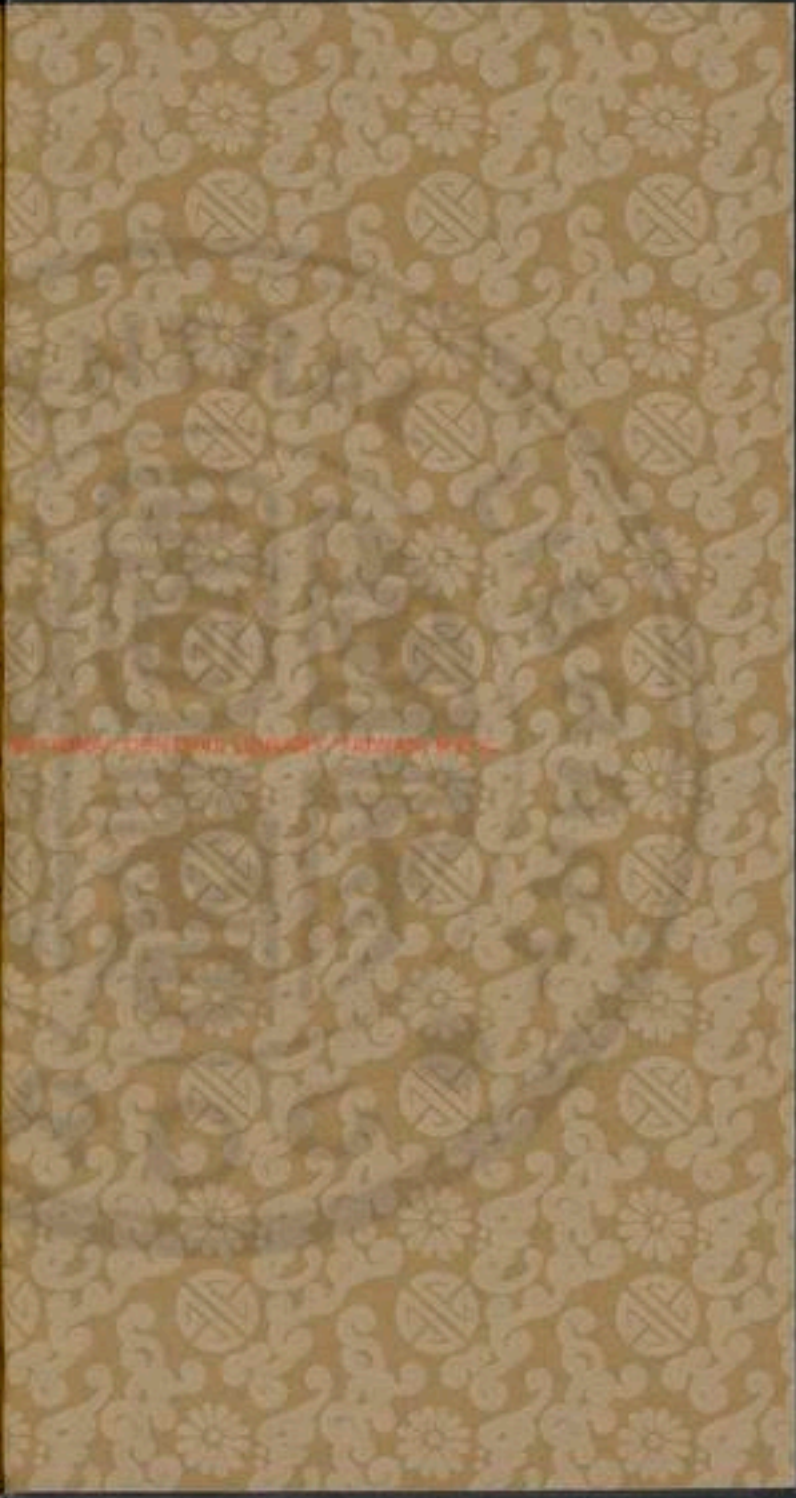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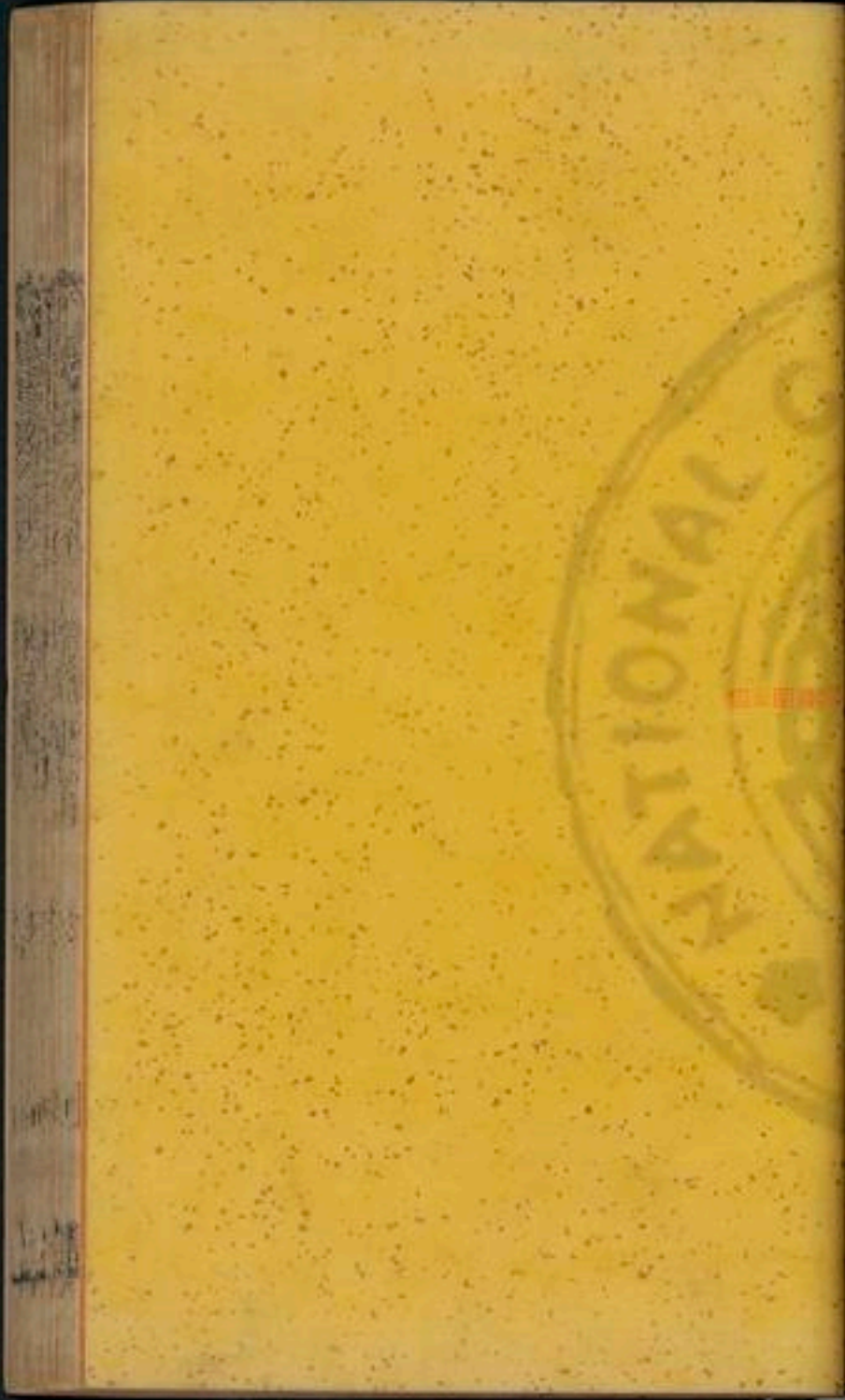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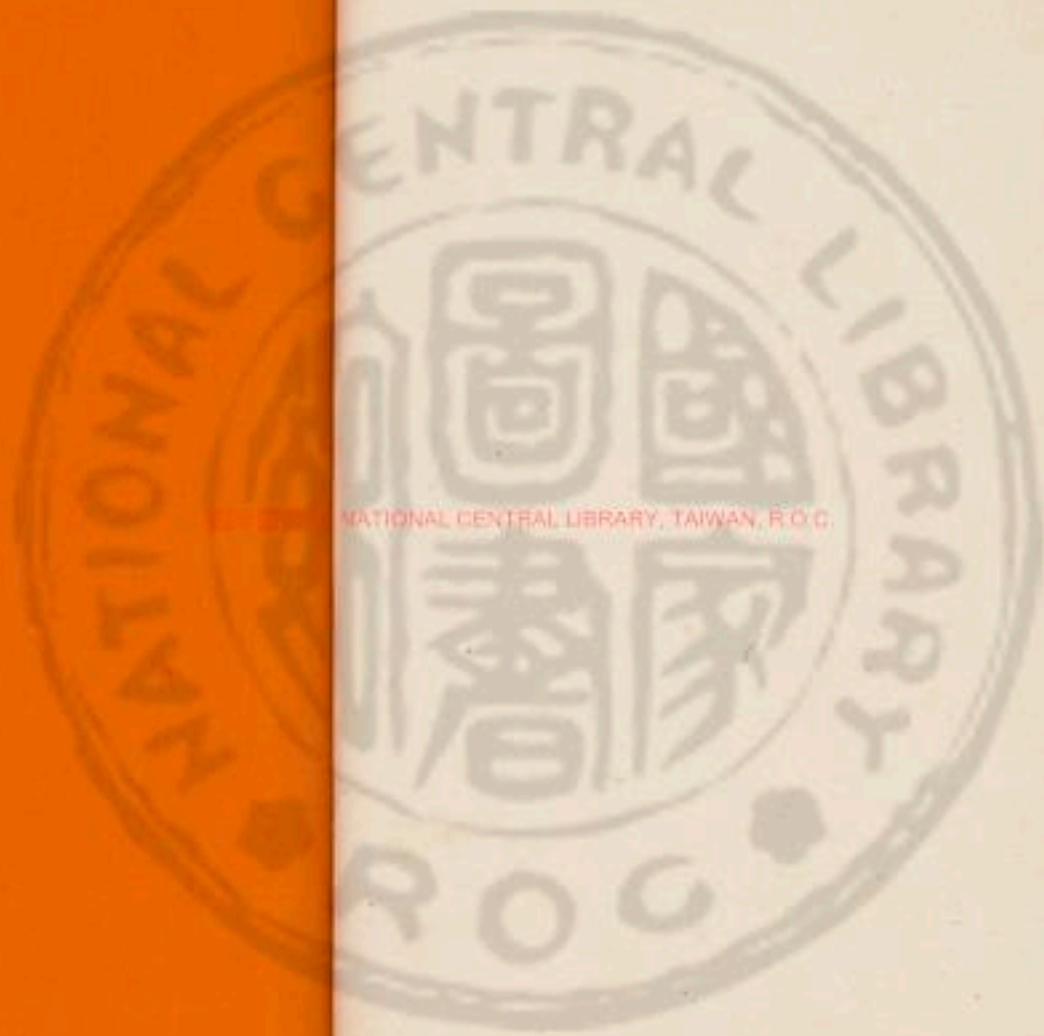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pers x 07.1888



東萊先生唐書詳郎卷之二十一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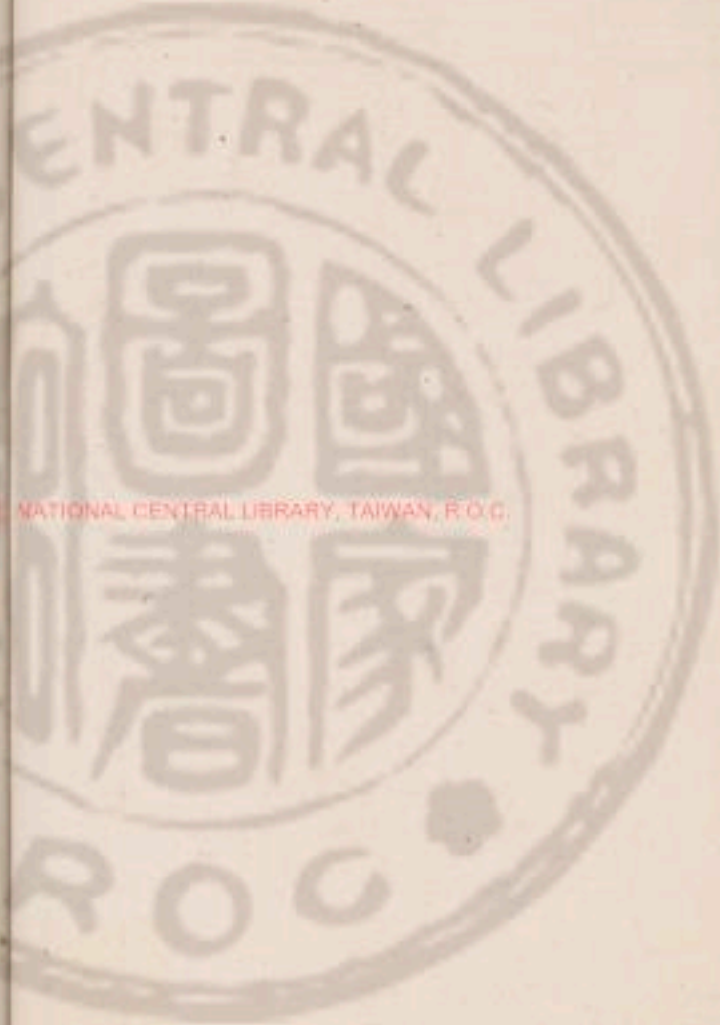
諸夷蕃將

史大奈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突厥謂其子弟曰特勒高祖興太宗大奈
 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白水飲於諸軍却大奈以勁
 騎數百輩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太宗平薛
 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封寶國公

馮盎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潮威等



五州獠叛益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對之曰
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益發二萬領兵擊賊平之隋亡
奔嶺表武德五年始以地降封越國公○貞觀初或告益
叛太宗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
武不勝為辱且益不及不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
平尚何事及未伏當懷之以德益惧必自來帝乃遣韋叔
諧諭益益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眾五年益
來朝俄而羅賓諸洞孫叛詔益為諸軍先鋒益持弩語左
右曰矢盡勝負可知殺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益縱兵乘之
斬首千餘級○益善為治閱簿最摘奸伏得民懼心卒贈

荊州都督遷左驍衛將軍

阿史那社余

阿史那社余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
拓跋處羅卒哀毀如禮洽眾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
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
大將軍尚公主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
受賞社余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之所取
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擣
去復戰掘乙點反按也所部奮厲皆有功二十一年與契苾何力
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擊處密處直敗之入自焉耆

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社余因按都城王據險自固社余攻凡四十日禽其王并下五大城遣權祗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者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林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永徽六年卒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姓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屬擢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均等討吐谷渾萬均率騎

先進為賊所包何力冒圍奮擊虜拔靡去萬均耻名出

其下乃擢何力又還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其官

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沮陛下重夷

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

帝重其言乃止○始何力母與弟在涼州十一年詔何力

往弔母薛延陀毗伽可汗方疆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曰

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其踞拔佩刀

東向乎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

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何力被執也

或說之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若人



心如鐵石殆不肯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陀尚
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
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魚腹宜詔毗伽身
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愛憤不知
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矣必死死
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後如其策○
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稍絕角創
甚城拔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
刺臣此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况於人乎卒捨之進大將
軍走封京蓋曰毅○始龍朔中梁脩仁新作大明宮

植白楊于庭宗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
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
桐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高宗遣使
招諭乃詣劉仁軌降遷左領軍負外將軍從李敬玄擊吐
蕃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棄軍
走帝歎其才調露中吐蕃入寇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
軍斬首二千級贊婆單騎去即拜河原道經略大使因建
言河原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饌須廣乃斥地置烽七

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術士精成邏
有備凡涖軍七年坐蕃憊畏不敢盜邊後周興等誣其反
捕繫獄投繯死人哀其枉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靺音末靺音曷後入中國至多祚驍勇善

射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

曰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息乎大帝謂高宗多祚泣

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東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

在東宮乃大帝子陛下擅朝危逼宗社國家興亡在將

軍將軍誠有意乎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

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總禁兵與多

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門名勸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

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太謀不敢聞奏后卧病顧湛

曰我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耶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

王○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鑒監察御史

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心腹

卿勿復言節敗太子誅武三思多祚率兵先至玄武樓下

且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為其下所殺籍沒其

家

贊曰夷狄性悖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鷲挺不可遷蓋



巧不足而常有餘觀太奈等事君乃一其志無有碩

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

古咸跌跌上突

下徒結反光顏軍烈書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

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

已上係諸夷蕃傳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滄貨產隋亂率少年數百附
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士不謬也○竇建德之援
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
跂足待建德乘眾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
牢以軍汜水記逐機應變禽珍矣王然之賊平語諸

將曰孝恪策禽賊功在諸君右遷上柱國貞觀十六年改
安西都護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俄拜崑丘道副
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龜茲國相那利遣去孝恪以
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
亡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
不設備那利果率眾陰與城內胡相應海城鼓譟始覺之
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
卒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教民營



田歲收穀數為斛雖霜旱勸百姓相振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愛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遂奏思結叛以儉為使者撫綏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徙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益官畝且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糶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蠡○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拜行軍總管領諸蕃河為六軍前鋒時高麗侯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封皖城公儉後卒謚曰密○儉元太

師太僕卿弟廷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居鳳泉墅承與方翼尚幼稚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燎松丸墨為富家高宗立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脅息○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白藥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古伯仁也絕交義敵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葬○遷肅州刺史烽邏精明河西煌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餒死皆重爾走方翼治下全

活甚衆之產其地○永淳初高宗十姓阿史那圖弓月城方翼引兵戰俄而兵十萬踵至方翼連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雜金鼓而號呼無聞者呼火遂殺七千人賊皆驚潰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諸本並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巨假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阿史那元珍入寇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盡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因程務挺被殺并坐流厓州卒于道○子珣與

兄瓊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人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自是賊不舍境鄉黨頌之貞觀初從李靖討頡利於磧口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殺數十百人餘黨悉降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從程知節征賀魯率精騎馳搆賊營賊衆大潰所棄鎧仗牛馬籍籍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矯制收軍不深入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而闔外之事不得專碩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薛仁貴傳
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噶城有胡人降文度殺之
取其質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
吏○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遂勒兵進縛
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皆疾及知唐
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
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都曼復叛詔定方為
安撫大使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
葱嶺以西遂定○又率師討百濟破之俘義慈等獻東
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卒謚

壯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攻葬其先妻柳曰夫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
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
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
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着
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觀居言反呼而馳所向披靡
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師
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外事莫如卿者朕
不喜得遼東喜得將上平魁將交友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

萬年宮山水暴至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
惧死遂登門大呼火故以警宮內當選出東高俄而水入

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年破高麗

於貴端城所射皆應茲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

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

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杜側人及左氏傳

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

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勇氣攝皆降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高仁

貴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兵在

善用不在衆身率士拔其城因旁溢略地扶餘既降他四

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

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

吐蕃入寇命為大總管率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

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

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

則有功遲則敗今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進至烏海

以待後援而待封保險不進吐蕃率衆二十萬取之粮仗

盡沒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嘆曰今歲



貞唐書卷之二十二 薛仁貴
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
知必敗有詔原死○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
召見曰今遼西不寧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於是拜瓜
州長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
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
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
因進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于
訥

互註 票勇冠軍 賈公魯

薛訥

訥字慎言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
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善倉本備水旱安
可絕衆人之仰牛向私一家報上不與○開元初契丹奚
突厥數入邊訥建議請討姚元崇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
羔犢方息不費餽餉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
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師至灤河上落為虜覆亡
盡其軍訥脫身走有詔奪訥官薛俄而吐蕃寇臨洮詔訥
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破其衆以老致仕卒○訥性沉勇
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程務挺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為名將○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左武衛大將軍嗣聖初則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緩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或言務挺與炎潛相授受即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率相慶為立祠每山出師必禱焉

唐璿

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永淳中高宗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過寇馳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士田良美宜耕牧隋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我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姑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聖曆中則天授梁州都督吐蕃入寇洪源谷休璟臨高望之見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築京觀而還觀工與及積尸封吐蕃來請和

其謂之京觀



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西突厥諸蕃舉兵相攻武后詔休璟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畫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中宗復位加右僕射封宋國公延和元年_{睿卒謚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綿地幾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故復起宰相頗為時譏嘗其當國亦無他

毗益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

都音

有文武材武后遷殿中侍御史

○神龍中

中宗

檢校洛州長史會殺貴盜多仁愿一切捕殺

畿內震懾無敢犯先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為突厥所敗詔仁愿代之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甲宗從之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碛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王仁愿傳
也斥地三百里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
馬朔方益無寇歲捐資億計咸鎮兵數萬景龍二年神
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開元三年卒○仁愿為將臨令
嚴將吏信伏案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
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
唐休璟涼仁愿云

王駿

王駿江陰滄州人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
宗長登家曠不樂為銜檢事擢明經第景龍末授桂州都督
州有巨窟常仰餉駿始築維郭罷戍卒隸江上隸耐開屯

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刻石頌德○進拜州都督
長史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閔延係北
風何嘗忘之今從處河曲仗內伺邊罅久必為患且南方
糜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不二十
年漸服諸草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
南夷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
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成為備擬
費甚人勞此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雲采
報而虜已叛乃救駿將兵以討駿間行夜遇雪恐失期誓
於神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家罰心



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俄而和霽追及之獲級三千
以功拜兵部尚書卒謚曰忠○駿氣貌偉持感慕節義有
古人風其操下肅臺吏人畏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上
疏申治未璟曰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得罪
苟得辨雖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得討奚於幽州告
捷且言戰時士咸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
陽伯成上疏請封駿墓表異之乃遣使祭俊廟

贊曰唐所以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牙
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闔獵取其國猶鹿豕然
可謂選值其才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

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耶據功名

之地則綽綽矣

休璟仁愿說皆至
宰相無他唯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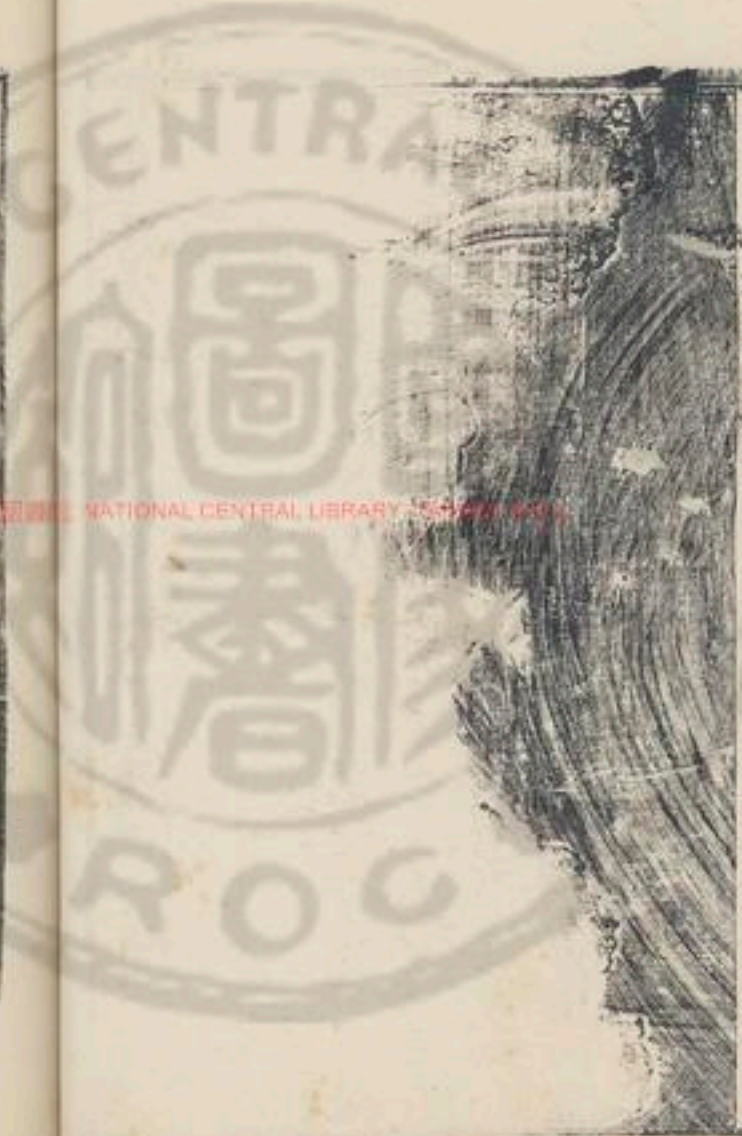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之三十一 王昭傳 十五 和 小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寒特高。自擢擢
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病革。欲往省
因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舉。振一
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
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
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
師持酒。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充四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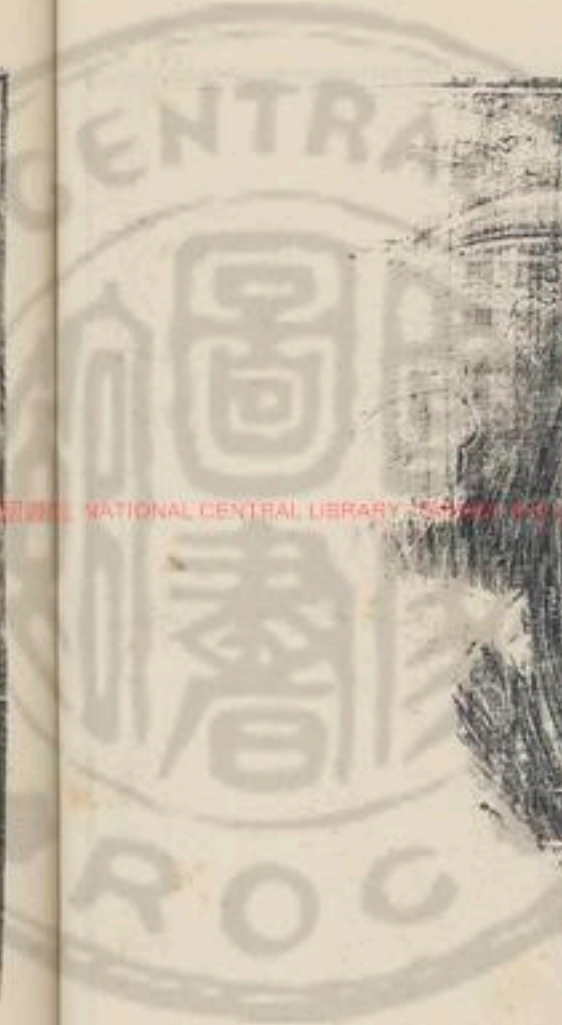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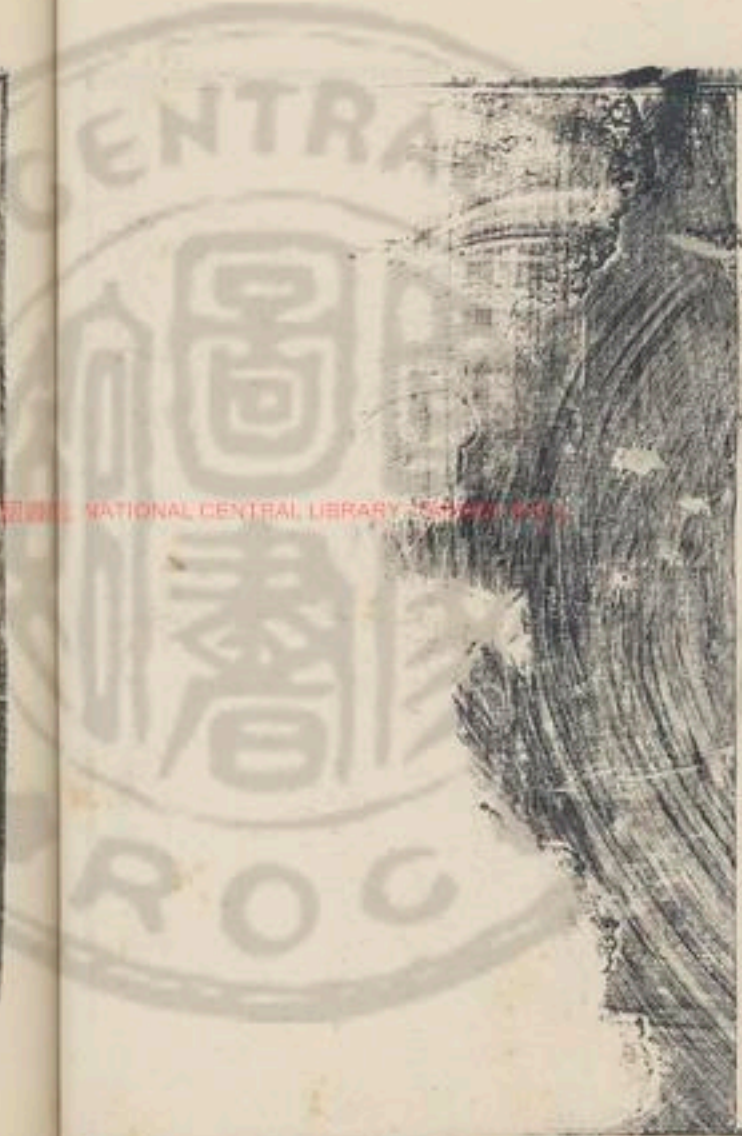
唐書卷之三十一 王昭傳 十五 和 小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寒特高。自擢擢
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病革。欲往省
因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舉。振一
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補晉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
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聚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
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
師持酒。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充四維



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路人壯其誠吉安人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簫登降跪立人人悅順元立○顯慶元年高宗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疾當時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舜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音暹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孰嘗失於刑而

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復霜堅水彌不可長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投佞古巧也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張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直卒不容於時

互註一世豪英而死草萊魏元

負半千負五分及姓也

負半千字策期齊州全節入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以



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負半千古忠及通書又舉

子對詔高第長事主義方以逸秀見賞我方常曰五百歲

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

高上書自陳臣家貧賸也不滿十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

石惟陛下封神岳舉英豪故驚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

李親歲居牙天華之味秀者學芳無天草也行年三十懷志繫操陛下何惜

王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與權所長

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射感卓勸

令戡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十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

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特節度河讓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使便惠出一絲尚有罪耶釋之○俄

岳牧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半千進曰古者星宿孤

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

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

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為左衛

曹曹參軍使守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

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擢正諫大夫詔入閣供奉

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淳

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



前石書卷之三十一 貞平千傳 三 禾 木
擇牧守除棗州刺史復入私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
賢見忌出涿斬二州刺史半千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
故所至禮化大行半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
水自放卒史民哭野中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
監察御史掌分營百餘所按州縣獄訟軍○巡察劍南益
州高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勅尉宰欲以乳二人寤
齧有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
耶乃請輟訟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筆書褒美○

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
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
聞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覓
勸帝脩德以答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
卿冒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與諸武潛思彥思彥自
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為
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蘄州錄事參軍客汴州有張
僧徹者瘞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縑二百不
受固請為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

中高宗復召見用思彥久去朝儀矩踈野拜忘蹈舞李欽元
劾奏徙朱鳶丞卒子琬

韓琬

琬字茂貞落魄少崖檢魏苑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

史行鄉飲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

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舉賓與之行禮主燕饌之主人揚解

飲則司正北面揚解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也

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

景雲初宗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

始不便焉終治夫法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

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

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

不汙窳以主及器空亦病也吏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

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學校不勸而勤道佛不

懲而戒其故柰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智巧斥寒謫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刺之憂正直者有後時

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柰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

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

忠孝為平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

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白者謂



孤浮沉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

漬疾賜也

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

搨上安角反下邪格反

夫捉搨者法也法設而滋章則盜賊多矣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

由不治哉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撞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

言官本撞貴故百姓者賤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

宗曰善今和市額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

里正每一負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

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賅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令交罷

執符統競較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

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貨市羸以相尚往夷狄疑闕今軍中

積年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

桑梓也梓田也必赤也詩云維桑與梓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

伍牽連遂為游入窮詐而犯禁救死而犯刑又言仕路太

廣故棄農桑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畜儲

有餘儲直魚反蓄且大反積藏也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

兼按察使死天中宗賦絹非時穀賤練益貴丁別二縑人

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

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人博學有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反匣也垂拱初置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遜今上表者投之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寒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又陛下二十餘子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傳養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刻不能無感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鹿駭唐家親事戎狄以平寓縣指河約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

不封今太子年齒已盛天意人事還歸李氏誠能高揖機自怡聖心史而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書聞不報○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齊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切見元忠庶直有名位宰相復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言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及四國烈士附骿部禮反忠臣鉗口上其庶反以鐵○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霆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蘇安恒傳 七 和
雀榮寵剪其羽翅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書奏易
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
免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議論根柢該審天授
中天則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
以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
士考素行之百詢鄉邑之譽崇禮遜明節義以敦朴為
先雕文為後故父崇勸遜士去浮輕以計貢賢愚為州之
榮辱昔李士陵降而龍西熱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

則偷薄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熾蓋其缺以禮遜升而

晉人知禮文羽以經術敘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

從者也漢世秉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

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閔閔房越反又廣韻扶月反
在石日閔在石日閔

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辭

時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

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事實為

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

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詭言報故俗流舉人皆稱

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援循常小人棄踈取附願陛

下



前居... 卷之二十二... 官武閱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請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佐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地者天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任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法也漢魏以來

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燬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政禮屬吉士反語習楚夏窺國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思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切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彫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謂穹廬賢於城郭總屬美於章綏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

前房書卷之二十一 直又任
心元海五部散亡而能少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
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過人繒絲趨
桑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今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
嘉節然臣猶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
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
夷人保疆邊境無事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厲宣
州賊亂百姓潰震登嚴勸守備闔境賴安○景雲中
為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
直登將治之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史卒

玉求禮

玉求禮並州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少方營明室
珮飾譎反悖而不法求禮以為鐵為五角金龍冊釵胡部
也珠玉乃商璫蓋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上
書譏切又不報○時契丹陷幽州饋輓屈竭丞相巨靈欽
望請停書常九品以上月奉助軍與求禮曰公祿萬鍾正
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曰歷階進曰
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冰月軍國用乎
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
虛天下重湯柰何使陛下效之后曰止○久視二年武三
月大雨雷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責曰宰相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王元宗傳
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
瑞雷耶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則厲言今陽氣俱升上
問_不而陰水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使天有
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_且齟齬
上_世所_及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

柳澤蒲州人鯁介少言笑風度方_澤敏景雲中_澤為參軍先
是_宗時長寧諸公主及后女弟_如聯數十族皆能降墨
款_以官及姚元崇宋_瑒輔政白罷_封官數千貞元崇等
罷云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_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

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其旨者非攝養之方
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切見神龍以來網紀大懷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
然舉選之署若闕闕然_開胡官_及署_敗者由邪忝官廢
黜者因姦冒進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
可忘鑒戒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陛下即
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使善惡混并
反覆相攻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誤陛下
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
近致遠積小為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_刑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魏涇傳
狄及詔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
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
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
者韋氏蠱亂奸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矣
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
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
樂室家胥歡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夫驕奢起於親貴
紀綱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耶驕奢之淫危之梯也
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

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
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
謹者賞之則忠謹進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
博聞恭儉忠鯁者鯁古杏反骨福四肢故為之僚友仍請
東宮置拾遺補闕武右重拱元年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

授以訓誥交脩不逮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
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
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今陛下去其太甚閑之以禮
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
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唯陛下黜奢替驕念進樸素



行業以勗其非心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

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開

元中玄宗轉殿中丞御史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船

大舟澤上書曰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著非大忠臣

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豈

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

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

玄宗稱善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祖範貞觀時為御史

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

罪當死範進曰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

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圻我範謝曰主聖則

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解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擢劔南道巡察使與

利除害蜀人頌賴○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

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

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

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為

不可示群臣后怒出為隴州刺史劔南有盜夜掠人晝伏

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

前唐書卷之二十二 馮元常傳 十二



轉廣州都督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與所陷
 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
 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北節凡名族皆願通
 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右善士惡人稱為神明與
 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切于民子作奉餘以給貧
 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若中宗降爾三
 詔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迴於元常然剛直不
 及也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

始親郊祀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妣羣氏天子詔禮
 官議眾曲意阿徇欽緒獨建言不可諸禮而壯其節○歷吏
 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郵音尤也使京師自負其
 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
 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墨羣因謂曰朋友之
 過免未班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
 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鈔罪不貸科亡蕭至忠被
 召欽緒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
 及禍歷汴魏二州刺史卒于沈

蔣沈

和亮

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傳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
兄演洛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宗始河南尹韓朝宗
裴迴常委訊覆檢旬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群寮莫能望
也○乾元中宗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
出其縣救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坐得蔬飯足矣
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元載持政守道不類不遷沈以
故滯即位不得調常交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
丞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

唐品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德初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者春

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農臥許臨曰有所疑丞
執其罪令後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遷御史大夫
夫韋挺青首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
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
失色眾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遷大
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
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
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
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固當若是乃自述其
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年高宗拜御史大夫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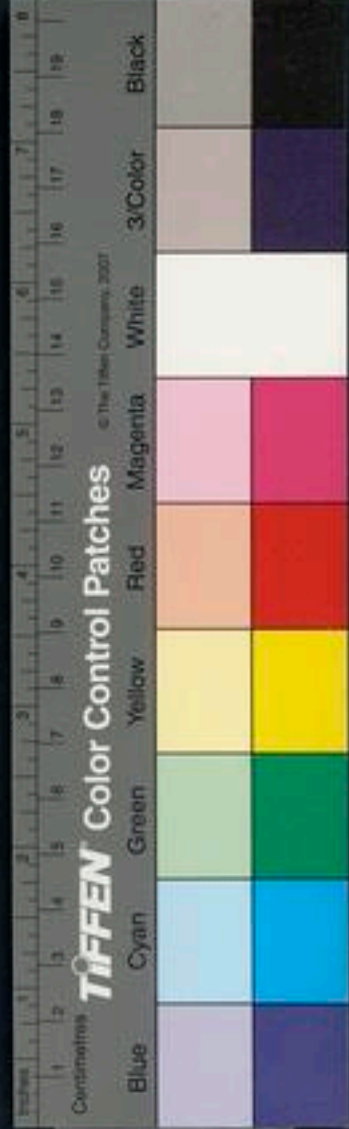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唐昭宗 十五 木 克
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賂當死以明相第詔群臣議請論
如法詔戮于朝堂高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坐我之意
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人齡
之貪賊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
令人死非竟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
免死臨後為潮州刺史卒○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性勞
通專務晡人過見妻子必正衣冠○兄皎貞觀中官吏部
侍郎即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晝季春
止後遂為法

唐昭宗孫

紹為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并給鼓吹詔
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聲衛惟功臣詔葬
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
容得接闈闈哉不省○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
容帝怒甚李適傳詔斬之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
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嘆曰稚圭今之管
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
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



完豫少決先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其放誕少檢故贈

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為用贈因極推引○

乾封二年高宗與勅同為宰相時高宗造蓬萊宮復征討

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寔虛帑帑及金幣所藏

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

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臣願撫

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言為減廐馬數千○改大理卿

不旬口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

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諸囚聞

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

議悉心糾諫以故帝委之或時私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

文瓘議未有不者曰往共善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

羅煥帝將出兵討之文瓘請息兵以懷異俗詔可卒謚曰

懿○四子瓘日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文瓘兄文琮好寫

書筆不釋手○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

教曰春秋一社本于農今廢不立田畝空荒或未之思

乎神在于此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

官

徐有功 五世孫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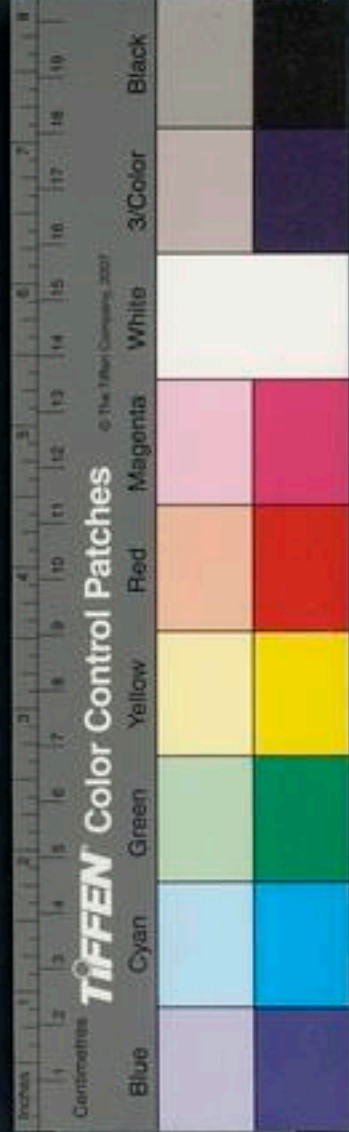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挾罰民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文選傳 十六 和



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校者必斥之訖代不奪一人
○累遷司刑丞時武后潛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思等
揣識后指以總監牧院諸獄輔將相相鈞逮掩擿遂
楚諒凝慘又汚引天下家僕賊使者即按一切以及論旨
輒勸以賞賞於是以身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
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時琅邪王冲遣家奴曾歆
與尉顏餘慶相聞知會冲坐逆誅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
俊臣鞠治久伏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魏元忠
謂餘慶與冲合謀明其請殊死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
他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

是謂支黨后曰何謂魁首答曰魁首者他貞是已既已伏
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在廷陞者
數百人皆縮頭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哉非結反
有韓紀孝者授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顧仲琰籍其家詔
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
則無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任知
古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
恩止殺就群公可知古等賜以再生俊臣固請如法有功
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後
為周興劾奏坐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



聞鹿走山林而命斃於厨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
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酒
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
首者復論首者復論有罪不自首陳謂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
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
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
乖令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
罪不能貸臣切為陛下不取后更切望五品以上議可○又
上疏曰比選曹諉囑公行賞謗滿路公尹表生情法外構理而
刻薄吏驅翦成數雖朝堂進表列公心內牒斗關弗聽叩啟

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司

推斷舞法深詆

都禮反前也

三司理甄受所上章擁塞不

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

后納之○竇孝謀妻龐為其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

以厭詛薛季昶鞠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季昶効有功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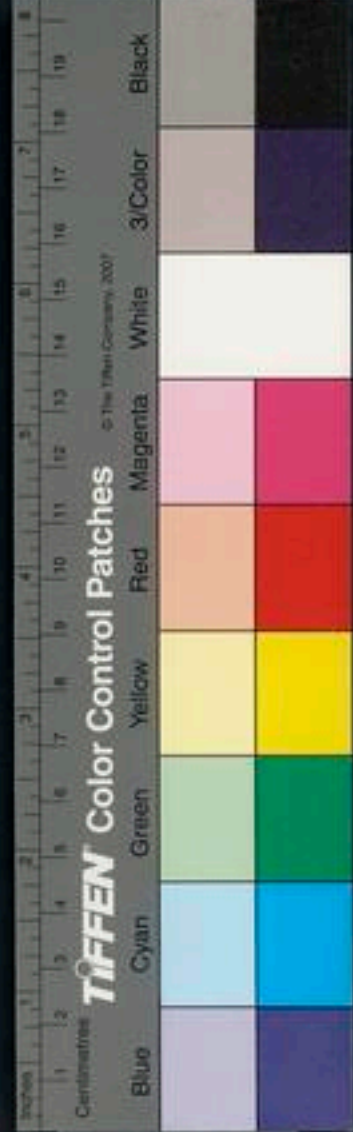
惡逆當棄市有功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

功免為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

縱通黨受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

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



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官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會昌中追謚曰忠正○初潘好禮墓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天下亦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者革命之際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宣宗時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寃鄉置備征軍九千人襍紙為鎧勁矢不能洞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陷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罔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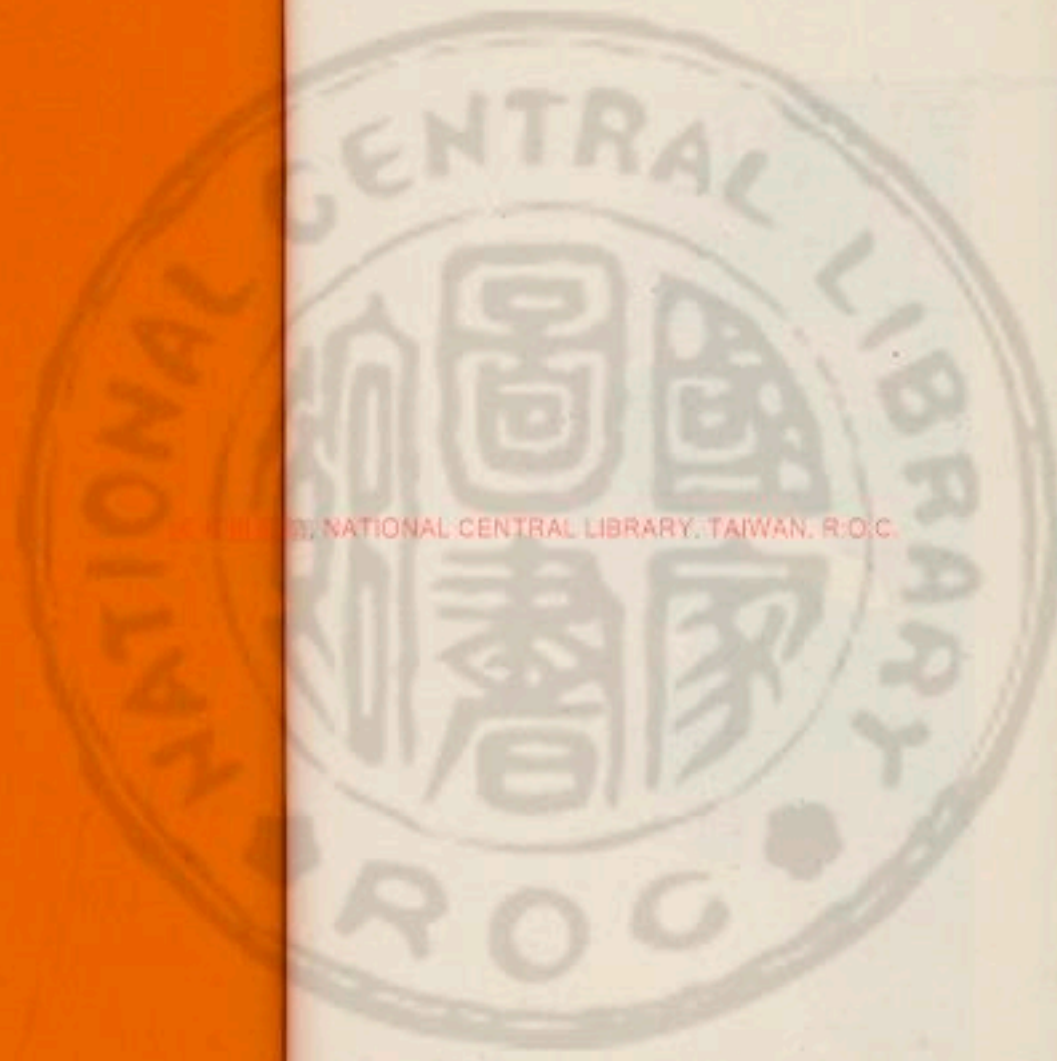
徐有功傳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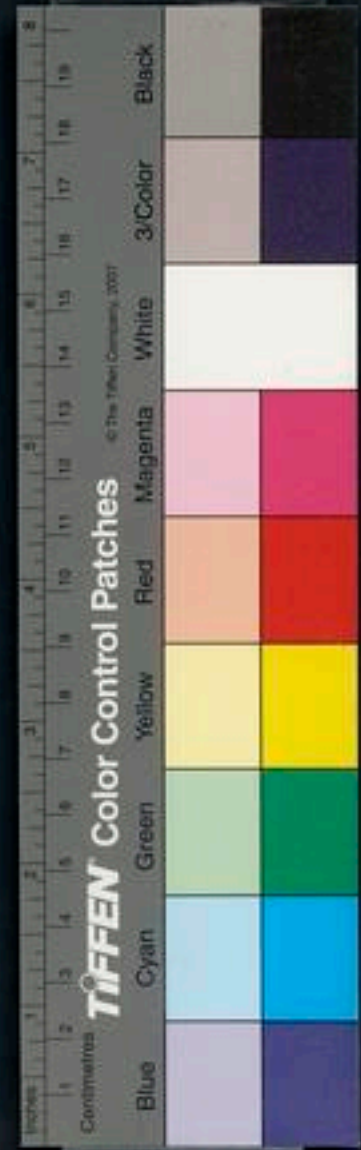
和

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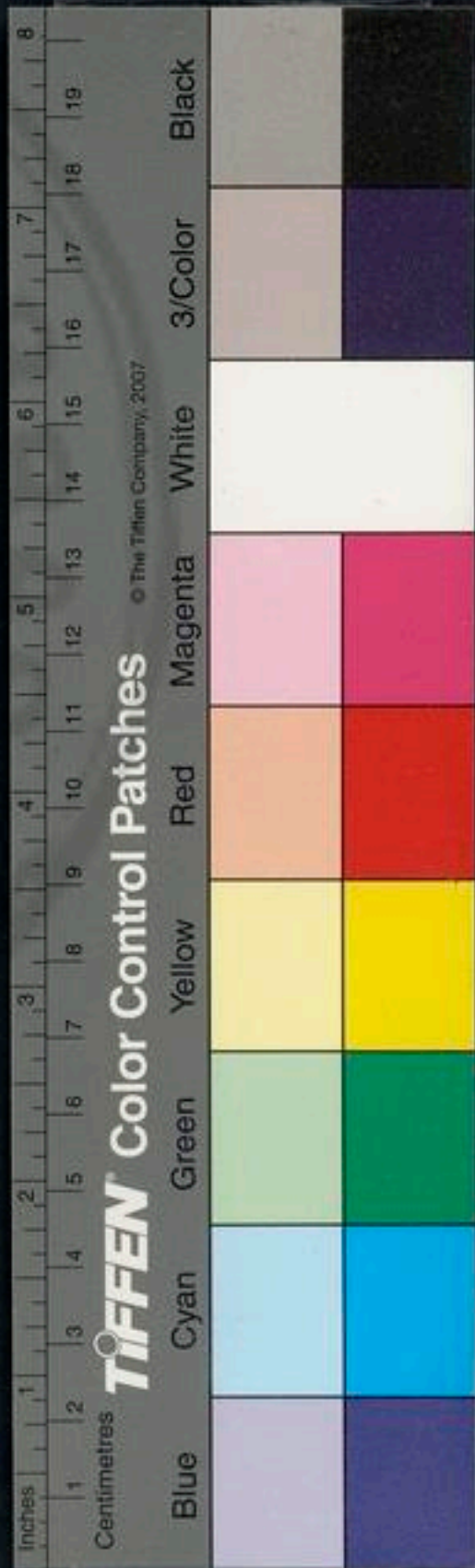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ILLUSTRAT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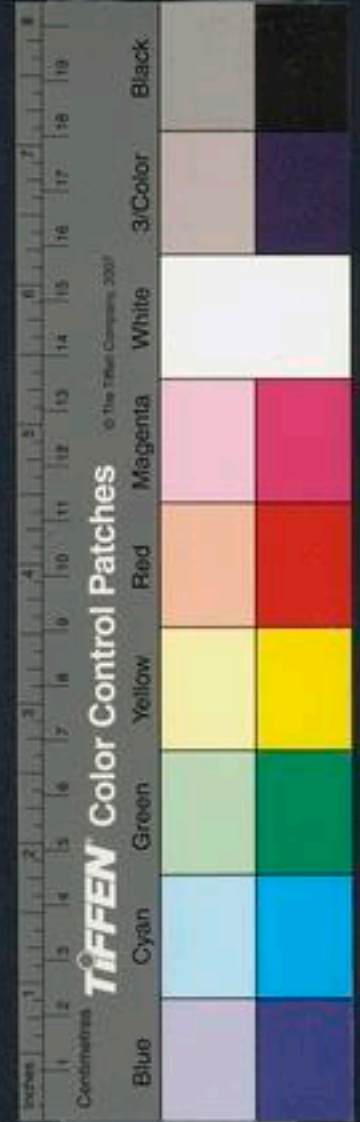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11
1912

2289771 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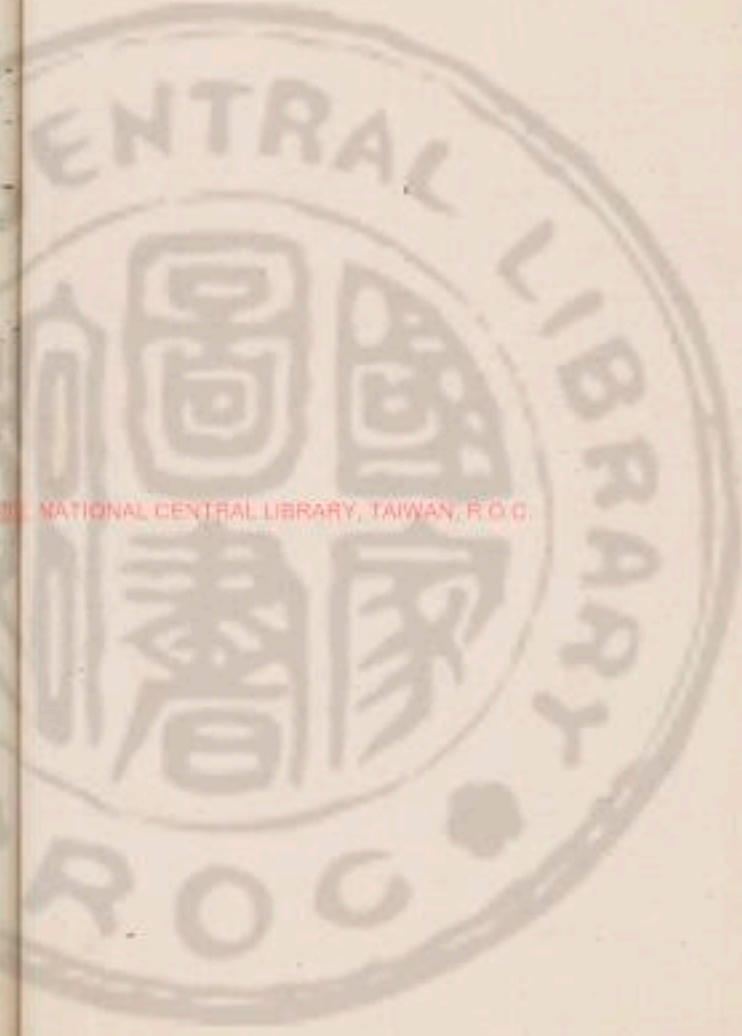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八科高第武后時累進鳳閣舍人
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
關市以市多滙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
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儉道市必要津豪宗
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比走狄有如
師興費廣雖僭竊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
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



頌充工課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崔從 融之曾孫

從字子又少孤貧講學不廢擢進士第為推官以母喪免

兄弟廬墓手斲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遷吏部異時

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巧昧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

○為御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薦引御史務取實重廉

退者○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大計及州名而遣子入

侍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狼譎非單使可屈

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

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

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長慶初由尚

書左丞領郵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以法驕橫吏不

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

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大和文六年

卒下有封肉以祭者判頤哇反刺也謚曰正○從為人嚴偉立

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遜階品當立門

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伎娛玩士大夫賢之子慎

由

崔慎由 弟安潛 彦魯

慎由字敬止聰警強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由進士第擢賢



良方正異等俄進工部尚書與蕭勤有隙○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鄭衆是諧去之○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宗為節度使乾符初僖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城陴城上宮又不以力贊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虜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卒諡曰忠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臨之○彦魯咸通初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辯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彦魯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徐彥伯

徐彥伯兗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賦為文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兵韋昌善判司士李昱二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矯居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政典經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已子秉筆累朝後來翁然慕倣晚為文稍淫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詰吏所引死徒不可計彥伯者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

行此書卷之三十三 崔牧傳 二 禾

泰榮奪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世戒云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舉子矯俱以文翰顯特號蘇李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裴君道為將軍備味道作章摺筆而其闕徹清察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即後因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卒○味道練臺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模稜故世號

模稜手性友愛弟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胥

互註繪象為圖宋敏則傳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則拜內史李昭德被罪有司奏

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中宗復位

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

年方易之等怙勢宣烝怙候古也窺間王室戮忠戚缺

冀非常天望也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

崔元綜

崔元綜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深垢索疵不入死不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為慶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為過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吏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比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權善才范懷義坐誤斧



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罪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今誤伐一栢殺三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授侍御史王本立拈寵自肆拈候古反侍也仁傑劾奏其惡本立抵罪抵典禮及漢書注抵至也當也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

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後帝壯之曰直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玄宗開元中置巡撫使又有左右巡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謹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即勞也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



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試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諸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大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徙況天子乎學徒取告水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俊臣

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及周實俊臣乃姓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不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惧而謝守者寢弛即取筆書置褚衣中子光遠得書上變因免死貶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惧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後為立祠○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



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所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磽若文々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徂以浸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虛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早起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正觀中克平九姓册拜李思摩為可汗

乎干及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

無遠成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豐矣且王者外寧宥有內危陛下姑救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天啓澆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發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饗以息民不見納○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



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北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沃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十餘及前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人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上付遇及附謂今食於廟也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

傑語廬陵事仁傑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惧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別屋賣田別及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危事迫

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當
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貪負
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
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
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庸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
常法願曲救河北一不問罪詔可○李楷固駱務整討契
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
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除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
其驍勇可任若代其死必感盛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
其知人○右將造浚屠太慘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

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王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
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
鎮之徃省不急之務就令願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
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中則卒謚曰
文惠○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
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封梁國
公○子光嗣聖曆初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
薦光嗣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臣崇曰左傳祁奚舉子午為中

軍尉君子
不以為此

狄兼謨 仁傑孫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剛正有祖風歷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徙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纒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對曰典史犯賊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已貽弊一方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郝處俊 郝許 各及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及長好學嘗漢書崖略暗語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還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糲不顧密料稍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時浮屠盧迦逸多治冊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帝納其言○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乎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群臣宜荷戟待莫敢拒豈非

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殺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慶中高宗令狐德棻劉嗣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為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高宗觀舖羽獵閣時亦縣與太常首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負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士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遂止歎曰處俊遠識非眾臣所

遠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適且矜天下降災諸人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安高祖太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而久以喪厥家事遂沮卒帝哀其忠○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得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復無玷不能害與留召許圜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為通事舍人后去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

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陟格及斲夷祖父棺冢自是
訖命世將刑人必先以木瓦窒口云

互註言志願宰天下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人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善與人交振其急難
不肯報於人○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
之路與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靈敬則諫曰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
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昔日愛功亟戰疾耕

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
趨變詎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
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
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羊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
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
書說禮樂關王道此知變之善也向者高帝在二子置詩
書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咎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遠慮上求於天莊仁義先王之遠慮
遠慮為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損淳精流糟粕棄
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



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上古係又漢趙廣漢無以順人善為鉤距以得事情無以順人
 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聞告端故能不出房闈
 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
 拯溺不規行瘵飢不辨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嗟
 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下寬人之令流曠然之澤去萋斐
 之角牙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安源掃朋黨之險迹曠
 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脩
 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郎韋安石嘗閱其掌史
 歎曰董狐何以加左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世人不知史官權事
 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

以畏懼也○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折后數召入尋中訪矣
 得進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
 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
 望乃得不死敬則後為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
 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
 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
 年貨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
 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
 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舍人張思敬為右史皆稱
 職○始崔宴仲長統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為秦



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著論明之儒者以
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中忠於本朝者李多祚
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廢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
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再祖雍等所誣謫於是
追贈秘書○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
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鵠棲所居
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負半千魏知古共謚為孝
友先生

贊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
傑家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

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
禪后處俊固爭不使妻乘夫陰及陽至奸人銜怨仇樹
以逞皆疾智及蓋所謂誼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
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璟排張易之于朝蘇良嗣批薛懷義頰吉公凌
武懿宗吾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仁傑遂巡諷議言
隨涕出謂厲聲色以折凶淫徒勞人耳寧若以理感
之但太子復位則人心自固雖百張薛奚為哉方茲時
太宗德澤在人心以危難各驗其所養虎狼逆噬攘臂



直前者多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者惟梁公一人爾武后
有英材者也徐敬業既誅召群臣厲責皆汗下不敢仰
視謂文法吏醜齷不快人意思得一奇士任使苟非英
材孰能然哉其喜亂好殺正自覺其非特頓勢怙逆不
得不爾然其長慮却顧之計亦審矣何則當時犯顏忤
旨者不塗肝胸於酷吏之手則交魑魅於無人之鄉至
仁傑則屢死屢赦累逐累留蓋后意承嗣三思輩皆凡
子不可付以不道之基業已亡則扶持李氏者闕起而
殄之決矣不若還太子與唐家尚可撥善名於後世此
所以回忤心而忻然於仁傑也等為女禍殆與司農凡

婦執迷不知變竟為人所殖臨者異矣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
崙舶暗市外區琛琲蒲緜及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部中
首領沓墨芳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
清畏議者謂治庸未有定方慶者踰第一詔賜瑞錦雜絲
以著善政○遷侍郎同平章事方慶嘗以令基及大功喪
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類系教誼
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異之○后嘗就求義之書方慶奏
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存惟一軸從祖獻之等八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徧示群
臣詔崔融序其代闕號為集○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
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畫答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
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
霜大擊首種不入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
道願陛下不違時令手制褒允○是歲真拜左庶子兼侍
太子講書方慶奏人臣以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閣
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制司長安二年卒謚曰貞○方慶
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

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
○七世孫搏字昭逸擢進士第昭宗時拜右僕射封魯國
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群宦
不平講蕃鎮內脅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
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
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

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

發太子擊而立訴擊臣趙舍唐進大馬於
文侯應對以禮文矣感悟乃廢新立擊 嗟乎君子哉



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群臣
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有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
爲不誣矣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
應城令負殿下同不得進官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
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
不能搖動山岳震懼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
不如直思謙劾之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
猶直觸機輒發暇卹身乎夫大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

報天子焉得錄錄保妻子而已皇甫公義引爲舍曹參
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谷客以重吾府政侍御史
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徘徊軒檻猶數刻罷欲別
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
肅然○進御史大夫性寒諱類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
嘗屈禮或以爲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鷺爲鷗豈衆
禽之偶柰何屈以狎之○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
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固有差柰何尚姑息耶後
致仕卒子承慶立

韋承慶

承慶字迺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遷司議郎儀鳳中高詔太子監國太子始舉賢色與上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加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亦自厲其志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上詔令未嘗著藁○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重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構大厦濟巨川必擇文梓餘皇上代諸及餘若亟毀而敗則是用朽木乘膠船也上音胡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故一言有合而付以大任夫堯舉舜猶歷試諸難况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揆萬機昇小人哉書聞不

報○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銓選授平允議者公之時議尊款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眾歎其忠萃謚曰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嘗解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捶毋感悟為均愛世比晉王覽弟進士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發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諫詠淳後庠亦廢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弛貴闕

後生以徽倖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重拱間仕入彌多公
行私謁罪補愈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
三館生徒故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
獎然後密昇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
矣又曰楊豫以來大獄屢興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
籍籍咸知其非而鍛練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廓天地之
施雷雨之仁普皆原洗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
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即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入后
以為憂李嶠唐休璟休璟本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
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

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選要非臣所堪請
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楊再思
等十八人悉補外○景龍中中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嗣立建言
今庫帑耗竭帑他明又無一歲之儲伏見營立寺觀鴻侈
繁麗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陛下豈不
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猥眾臣觀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
橫恩恃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又封家徵求侵漁百姓怨嗟
或貨易誅責曾無少息下民饑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
一送太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首徵以息重困臣聞設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李嗣立傳 二十 和 流
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
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
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人之取人
未試而遽遷務進徼倖比肩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賊
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國家大事豈其於此刺史縣令
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肩及聲稱下者乃典州
吏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
有司精加汰澤凡諸曹侍郎兩省三臺及五品以上清望
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
開元中 絃卒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陽令又

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室其
比

韋濟 嗣立子

濟開元初宗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表謝
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遷戶部侍
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誌天寶中宗授
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脩飾政事所至有
治稱

韋弘景 嗣立孫

弘景擢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李元方傳
故恩以私○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
進資郎吏肅然望風脩整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詳讞
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遷
禮部侍郎卒○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
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
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惧元方曰吾受命不私
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
昏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責之

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
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
備位宰相大事當面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
子右庶子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
訪問外秘莫知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
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願選久耗傷吾神諸子皆美才而象
先景倩景融知名

陸象先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
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



唐書卷之二十三 陸象先傳 二十一

吏部子廢至公耶○景雲中宗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

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入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

辭主為言之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人

推向湜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召宰相議立寧

王象先不可主怒更與竇懷實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肅

至忠等坐為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為益州長史政

尚仁恕率抱直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

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威乎卒不從而蜀化

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

故所至民吏懷之卒謚曰文正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

能紹光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弟景倩為扶溝丞河

南按察使畢構戮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

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景融美姿資寬

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新定令政有風績景融於

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笞景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為損威

人多其友元方從父餘慶

陸餘慶

餘慶已冠名未顯凡玄表昔曰昔于夜爾名宦不立奈何

餘慶閉戶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遷鳳閣舍人

唐書卷之二十三 陸象先傳 二十一



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籍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終太子詹事諡曰莊○雅善陳子昂等滌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武后時酷吏用事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太行唱利鬻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維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王及善

王及善涪州人父君博有沉謀從太宗征遼死于陣及善以父死事襲邢國公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滅盡公雖病可與妻子行為朕卧治為屏

蔽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治亂所宜后悅曰禦寇未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汗戮善良天下疾之不剿絕元惡且淫亂胎禍憂未既也后納之○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改文昌左相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人及進士第天授中則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常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魚養及而武后用日知議○景龍初中知政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三才書傳 三十四
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
獨以規誠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
何能爾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為刑部尚書彙乞骸骨許
之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
辭之遽日知曰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
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中卒

杜景佺

杜景佺葑州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
為益州錄事參軍時房嗣業徙益州司馬召未下欲即視
事先答書吏以示威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為司馬州未受

命何急數日祿耶公持咫尺制真偽莫辨即欲攬亂一府
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錄事意與天通
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後
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延載初
同平章事○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為祥衆賀曰陛下
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
不相奪倫瀆即為災金草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竊
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系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
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直宰相後出為并州長史
卒



李懷遠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人少孤嘗學宗人欲藉以高擡懷遠辭退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徵陰而官吾志耶擢四科第累遷同平章事尋趙郡公懷遠資益素約不治居室嘗乘款段馬丘虞欽望謂曰公貴顯固當然耶荅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卒謚曰成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回波詞多以諛言媚上或要馬諺竊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謫有建言置都督

府非是詔群臣普議景伯與盧僊議令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慶生非強幹弱枝經邦執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重任以制奸宄由是停都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唐書卷之二十三 本紀第九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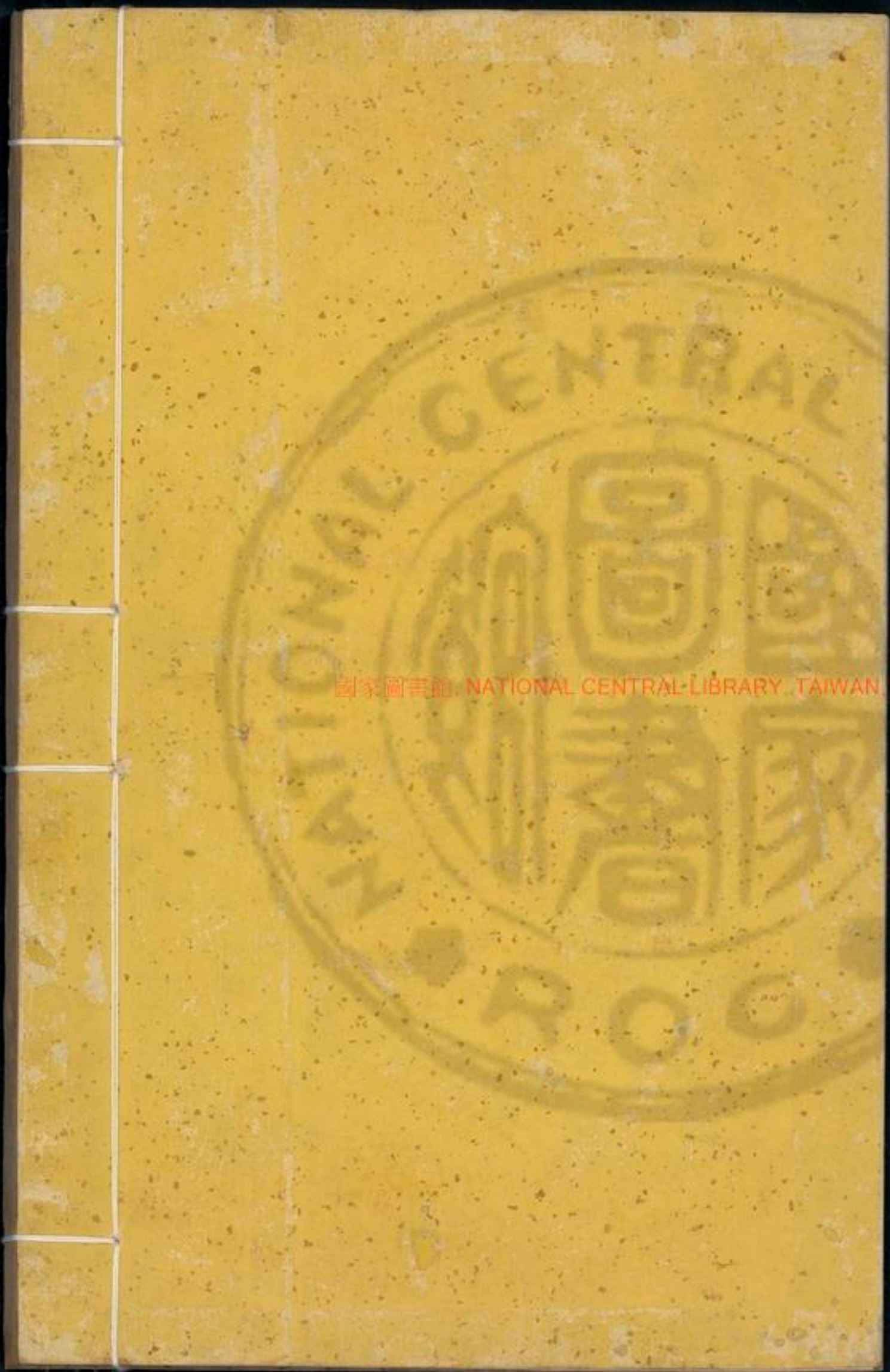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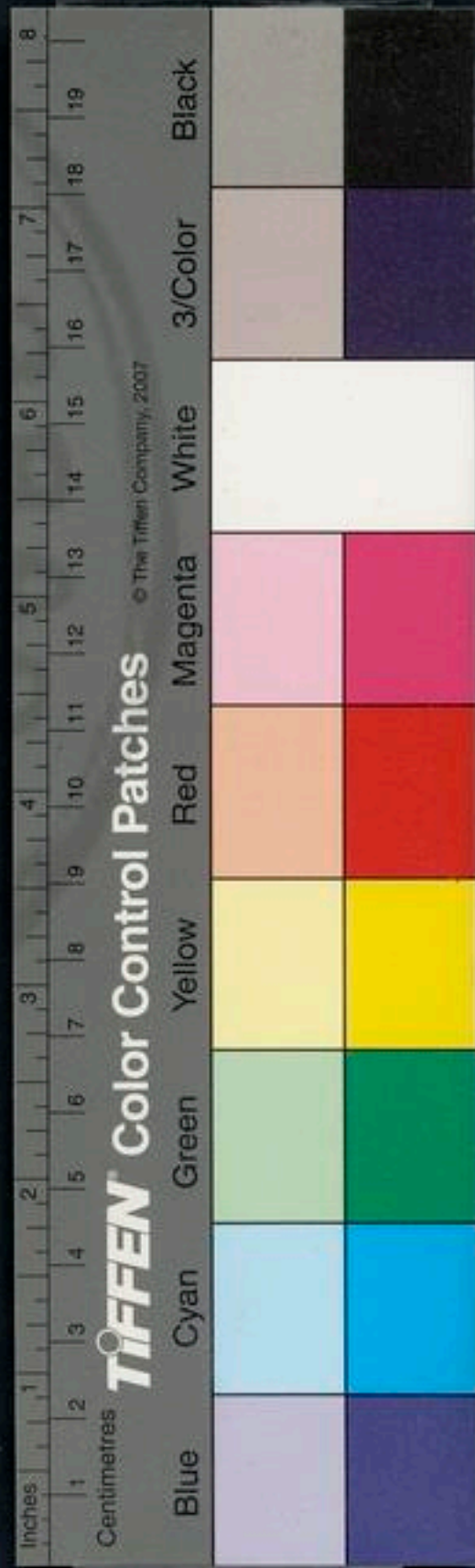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數位化資料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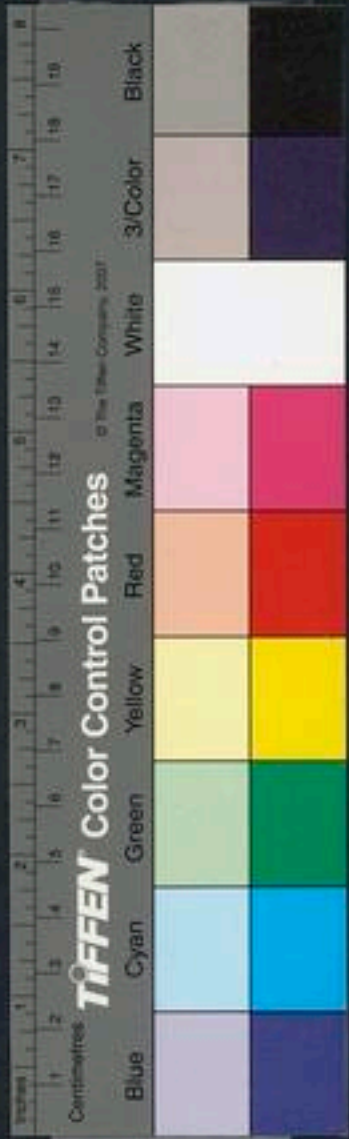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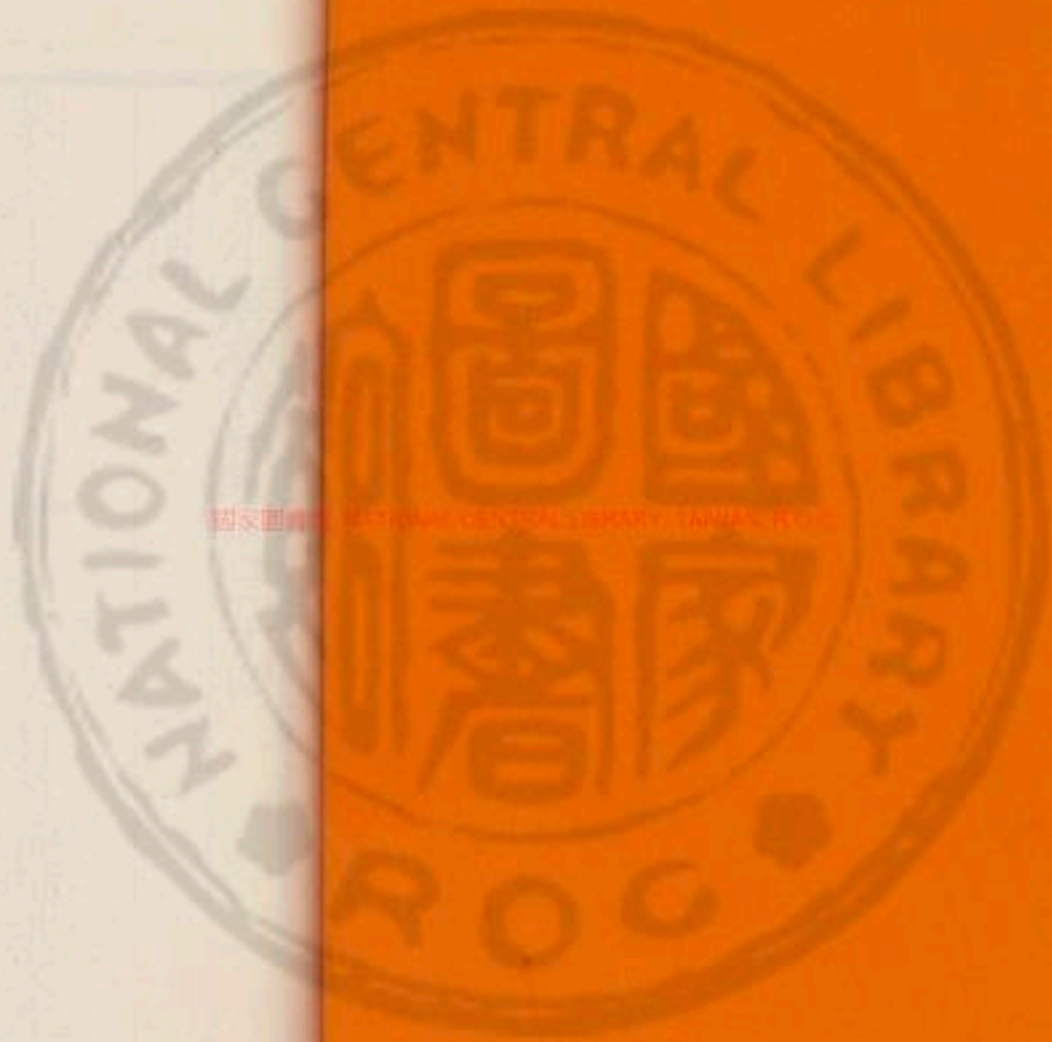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89777 v.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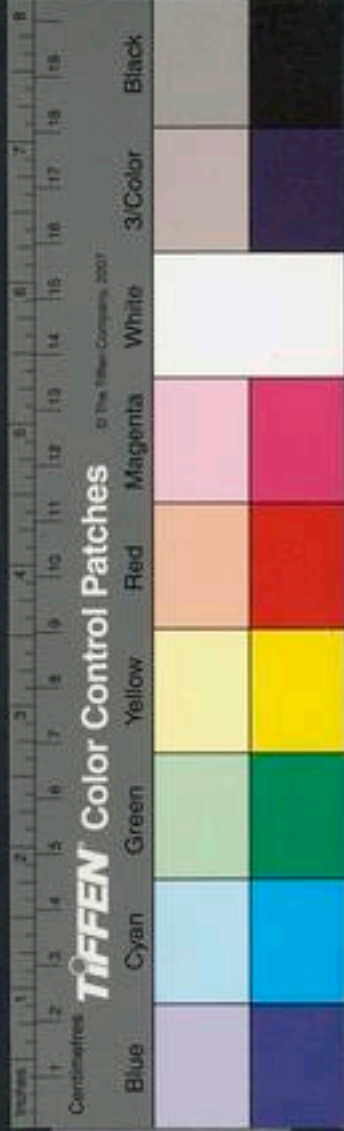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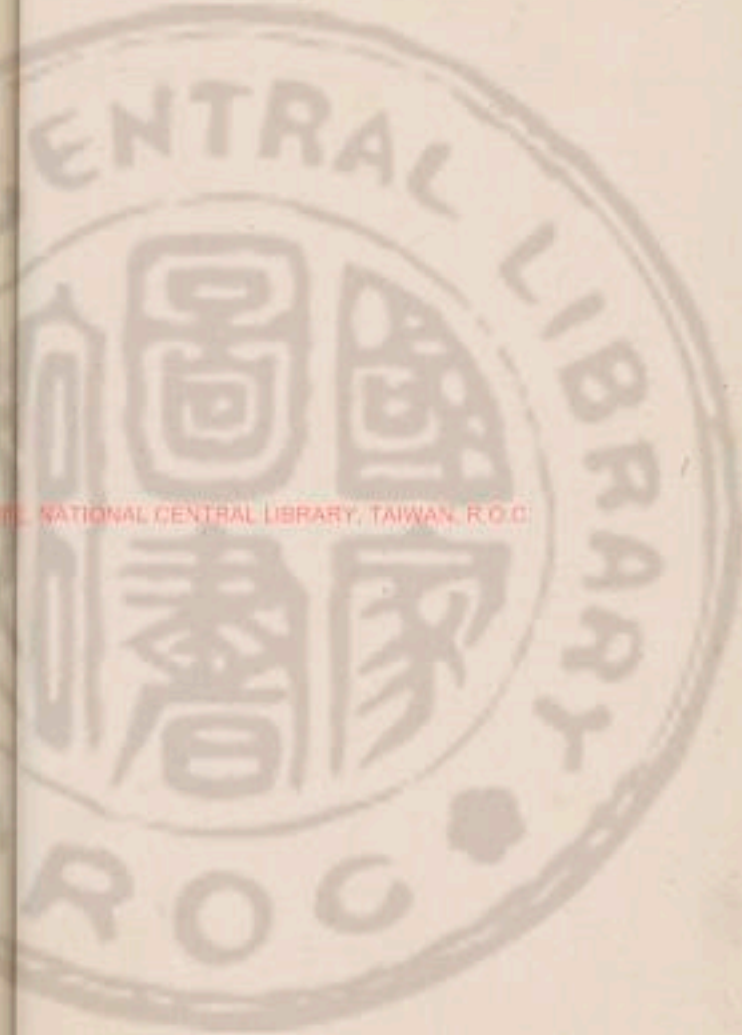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洪文生休澣
宅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
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
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或意讓國與玄貞豈不
可何惜侍中耶炎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
為皇帝后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
謀乘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又兩后不出徐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崔
啓曰聞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
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
其不反后曰朕知炎反遂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贖石之
贏。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五十
餘人議者恨其媚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
云

劉禕之

劉禕之禕計字希美常州人父子翼在隋為著作郎峭直
有行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譽人人不

不憾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李襲譽始其孝夫
所居為孝慈里禕之少以文辭稱遷洪文館學士上元中
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
高宗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宜人人異謀禕
之獨勸帝戢威紓百姓之急帝納其言。拜相王府司馬
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以師矩冀蓬生麻不扶而挺也
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恩致華敏裁可占授
少選可待也。武后時房先敏坐累貶許州相府齋味道
謂曰太后肯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
非於上貶青州加禕之太中大夫后因曰君為元首臣為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股肱以手足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禕之引過歸已忠臣也王德真惟順曰感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賈大隱曰后能發昏立明蓋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垂拱中以拒制賜死于家初禕之得罪睿宗申理之禕之曰太后威福由已而帝營救速吾禍也臨誅神色自若捉筆得數紙詞懇哀到人皆傷之

郭翰

郭翰常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紙筆置于按謂僚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為使君美於朝母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擢第遷吏部侍郎永淳初高宗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浸薄者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人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庶事草創人物固之天昨大聖享國永年異人間出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負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舍者秦夏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景為



太僕正命曰欽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侍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發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迄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與世弊其來久矣尺夫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之大士類之衆可委數人乎乎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繁親踈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

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益官者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

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皆自高

天所謂冒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

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

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選法三曰書取楷

文理優長以下始試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

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梁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

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選簡髦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

宜以簡練為急切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不

席旁求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魏之同傳 四 貞
所舉而苟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臯陶既舉不仁
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賢者之舉而責所舉之濫
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願
望魏晉遺風臣切感之願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即所
用詳所失鮮矣不納。進職堂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玄
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後為周興所誣言
玄同謂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

互註請復古辟署之法

選舉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鄒令裴仁軌私後

明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
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盡一之制帝意解由是免死。
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吊表異其閭
乾祐雖疆直而昵小人嘗為吏所賣坐流驩州昭德強幹
有文風擢明經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王
慶之率儉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密殺慶
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
傳之子孫為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恨潛短之后曰吾任昭
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時來俊臣侯思止
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昭德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止



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丘愷上疏曰陛下
自長壽以來天厭急細政權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少任
重負氣強懷聳首下民芻狗同列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
伏見南臺敷貝群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建言不
可制又從之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
小家治生有十百之貲將以託人尚憂失授况天下之重
可輕委寄乎石由是惡之來俊臣譖以逆謀既而俊臣亦
下獄同日誅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吉頊

頊洛州人性陰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敏故后儻

為朕心聖曆中天進天官侍郎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之
全頊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
危五有策非止保身且世世不絕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
斥外相王幽閉公盡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為
賀之資也易之如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謀召見問
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願託於陛下當速有所
付乃還中宗明年頊坐第冒偽官貶徙始豐尉卒

論曰鎮遺腹置委衆天下北面而不辭亦曰正而已矣
負英明之姿一曰攘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
亡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



罪實惡中外未有厭數之意特以一言之戾裴炎遂廢
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唐議者謂炎時聞
于幾本非有邪心者夫炎曾不得與叛逆者齒其信尚
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異
隙豈有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持
王下殿如轉恭棄徒嗚呼公爾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
以駕馭當時廢帝後位一妖嬖女子深居秀閣不曉
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弄國竊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
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復辟乃途窮欲盡其
父本心也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
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珣進不以道
君子取之雖然一情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矣
遠矣禕之玄同涵言及誅不失所以事君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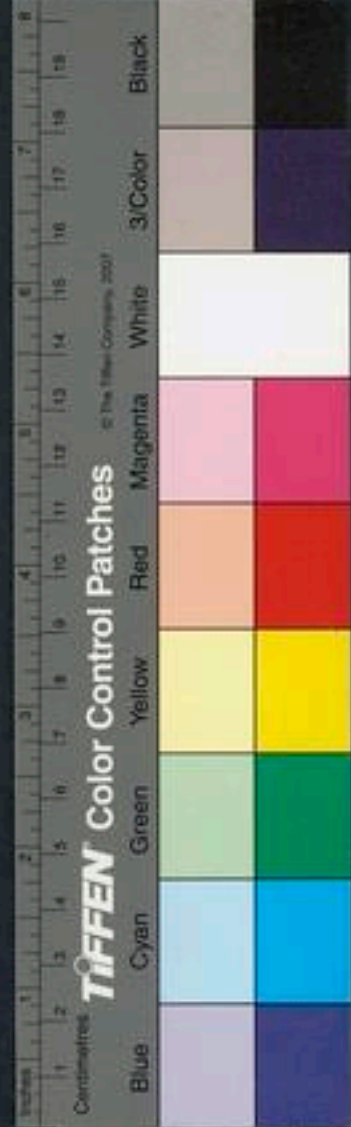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按劾
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作大象廷珪諫以為
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冷之金為象
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
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因是罷役。會命詔市河南



牛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者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元玉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啟憂啓聖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除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濡澤而陰陽愆候九穀失稔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輕堯舜而不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太和是皇天矜顧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肯而甯畏哉誠願約心削志登端士放佞人矜惠慎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或謂天戒

不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恤而億兆攜離愁苦昏墊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受命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遠孤其望哉。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中有謹當殺殺之不可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瑒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後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盛夏長驅勞逸相絕其勢多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兵不數萬不可以行發晨廣饋二也千里遠襲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豫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難言之石田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張天錫傳
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
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遣
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
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救必
然之急天下之幸在官有威化入為少府監卒謚貞穆。
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及邕躓於事屢表薦
之人尚其方介

互註開元初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
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
也周刊
貞傳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人祖叔諧首觀中人為庫部郎中與弟
宗吏部郎中叔兼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水
淳初湊為相王府屬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
詳吾恨晚得之。景雲初睿作金仙等觀奉諫以為農月
興工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饑者不聽湊執爭崔湜曰
公敢是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顧况聖世必無死乎朝廷
為減費萬計。詔後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歷代稱宗
者皆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楊是謂不毀孝敬皇帝
未嘗南面且別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太原尹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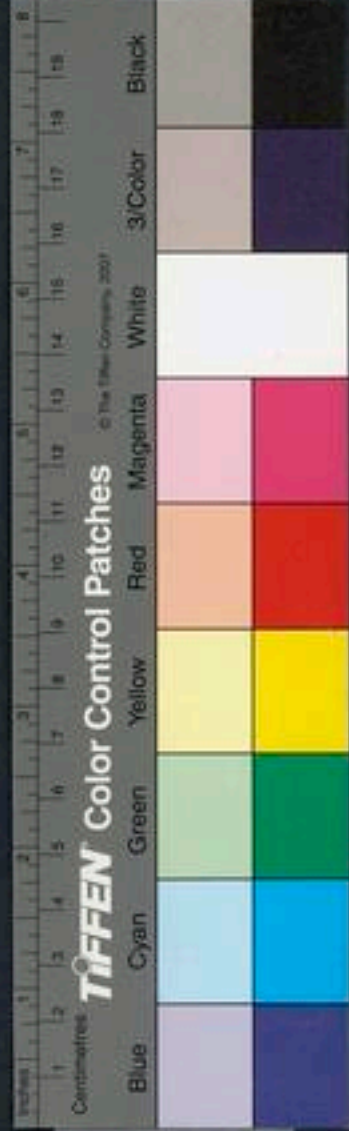
首尾書卷之三十四
見素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平判皆
誦於口銓叙平允官有弓求輒下意聽納人多德之。元
宗苦雨潦謂宰相非其人詔楊國忠審擇大臣特吉溫得
幸帝欲用之溫為安祿山所厚國忠懼其進沮止之竇華
宋昱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遂拜同平章事明年
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難將作
矣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白懇
論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兼左相。肅宗

立與房琯崔渙宣稱制命帝曰今帝受命朕如釋負矣頗
卿等善輔導之。肅宗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獨減是歲
十月丙中有星犯邪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
矣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
寅祿山其殛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罷知政事初
行在所承喪亂後共吏三銓簿領場散選部文符偽濫見
素奏宜明條綱以約持久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上元初
致仕詔朝朔望應元年卒謚忠正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吳安祿山爭寵故捕吉溫以激其亂陰
儲蜀貨待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涕爭祿山反狀



將信所言以及其權見素能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于里也玄宗不悟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也

韋諤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下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衆帝意猶豫諤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息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

韋顛

顛字周仁諤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論議與

陳以門調補千牛備身裴瑒韋貴之卒緯崔群蕭俛皆希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啓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敬宗立為吏部侍郎卒。所著易緼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接士後出莫不造門然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叔謙子知人知人子維繩

韋維弟繩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負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天寶初明為秘書少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韓思復 十一 九
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繩利是圖簡以善職稱

韋虛心 弟虛角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神龍中中遷大理丞按大獄實
懷貞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据正不撓為工部尚書卒。
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初維為郎時柳于庭及虛
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入世
號郎官家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
幾絕篤學舉秀才高第永淳中高家益窶歲饑杜瑾以百

綏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綏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
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實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
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訕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
。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
瘞思復上言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拍不
急之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
宜罷姚崇然之。思復性恬澹不喜為繩察累遷吏部侍
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卒謚曰文天子親題
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
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



前唐書卷之二十四
宰相也子朝宗

韓朝宗

朝宗初歷右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帝稱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諫曰太子雖廢聖宜且養成聖德帝不聽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因不敢視朝宗稱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昂汾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神龍初中
大水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
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
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
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
於此變生於彼竊見自下以來水氣勃於浴水蒸漲漂損
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郊廟
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願
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
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臣聞三五之君

不能免淫冗顧備禦存乎人爾夫寒饑應天實係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於天也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裁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之俟荒之蓄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效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自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眾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桃吐彫反也禮養民祖廟也養民養民積業願擇賢良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如武三思等武

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疏奏不省進殿中侍御史卒。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可不慎哉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雕鏤木石勞費日深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聞不報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

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築第侈費過度盛典與佛寺公私疲

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太常卿宗王卿司農卿光祿卿鴻臚

卿太僕卿大理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

完行家有廉節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大事有惕耳目動心

慮作不師古於行以今臣得言之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

嫁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可謂至重也然用不合古

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

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

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今倉廩空

虛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

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

人不榮身以害教今掘山穿地殫府虛帑他業及金帛所藏廣鑿

長廊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戒凋琢之費以調不足是有

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心罷營構之直

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

虞之治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

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

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

唐治道得失陛下所及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



前房卷二十四
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滅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納款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勿心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十人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蠹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之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遂逐必忠良所愛者嘗嘗皆讒慝取譏萬代貽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

治國累邪之危亦可致也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屢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穎王府長史卒

李渤

李渤字濬之刻志于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宗憲李巽韋况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已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



羊乎不拜韓愈書曰有詔河南牧喻拾遺公朝廷引
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
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施
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
聞而厭道之茲非太平之運歟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
屢熟符貺委至于紀之效不戰而拘繫彊梁之凶銷鑠縮
粟迎風而委伏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
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又竊聞朝
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
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

遺公必不為也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
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
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歲餘遷
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謫議參軍。十三年上言至德以
來肅宗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不知變天以變
通之運遺陛下宜正六官叙九疇修王制月令崇孝悌敦
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後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
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
館與群臣參講據經稽古應時便俗署使切磋周復作制
度合宣父繼周之言謹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



議都五辨讎勃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
會皇甫鐸輔政務剝下佐用度勃上言願下詔禁止計不
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穆宗
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
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植蕭俛政文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
危治亂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
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袂
舊典被數切反復百司之本政之廢興在賞罰俛等未聞慰一
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
正混然無章請考中下李絳張維素李孟諫辛驪山鄭覃

等諫改遊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

于堂不官暈以賄死請降中中許季同任暈應考中下然

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張通職修舉考應

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癸入不報會勃請

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

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

非有司所得專勅舉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勃

議遂發會田泓正表勅為副元穎劾奏勃實直售名資

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進

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閣古今又唐制天子御便



帝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頓仆方遇反勅上疏曰今日入

閣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路或位因夫跛倚形諸外則

憂思結諸內憂倦既積災釁必生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

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危及社稷。言左右常侍職規

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俄充理歷使建

言事大者以聞次白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

醜妄訴者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

蕩然勅勸正不顧患通章封無聞日天子雖幼昏亦感寤

○大和宗卒。渤孤操自將不荷合於世人咸謂之沽

激婁以言斥而悴直不少衰特制守即者尚之

裴濟力珍反

裴濟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宗累遷

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宰相

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濟諫曰在驛有官

專尸之畿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監臨臺又御

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具之誰不

惕懼若復以宮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

事不善誠於初體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澄本正末宜塞

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

柳泌為帝治舟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濟諫曰夫除



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享天下之福故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收黎庶復張太平寶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地宗廟必相以億萬之求今乃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耻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彼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醢毒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性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謂哉禮君之

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其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潏再遷刑部郎中卒謚曰敬。潏以道自任悉心事上庶黨附不為權倖所持倖下慢反謂後。嘗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潏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復惑方士布衣張皇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願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高宗時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



前漢書卷之二十四
李中敏
所偏助則蔽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
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
致危疾陛下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藏之系世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
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御史鄭注誣遂
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天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憂詔詢所
以致雨者中敏上言黃果海誤救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
為御史臺推囚華封儒殺良家十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
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杰殺平民法當死以禁

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
辜銜恨而沒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
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興筭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兩
况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
且雨矣帝不省。為理甌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甌有司
先審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甌出禁中暮而入為天下
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枉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太重
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開成末卒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第累擢侍



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譴言將用之其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王崇曰貞觀中詔敕用麻紙寫高祖以白相命特並用麻紙元和中初用麻紙書行封拜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其終于

賈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最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為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以邀主賈宜者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憂游彌縫皆中時病非所謂賈宜自

榮者也如張廷珪羅營佛詞至渤爭晏朝辛替否罷韓後湓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科封官之類賢哉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景龍二年中為

脩文館直學士。初崔日用自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

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

敗績矣時崔暹等素知平一諷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

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於白慶父叔牙季友桓三

子也孟孫至彘凡九世叔孫舒琴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



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魯也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淺穢平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聲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號曰合生昔齊景公行伴侶陳臧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鶻僻皆亡國之音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詘道不納元宗立貶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守囚詩頌規誠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永卒

乘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五

才

水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元

李元字尚真趙州八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
 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
 發在所庫貲資貨也以贖生入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
 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極物不
 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力日至罔咎歲廣施之
 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徃其澤多矣。
 進吏部侍郎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



李元傳卷之二十四

李元傳

水

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元

李元字尚真趙州八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
 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
 發在所庫貲資貨也以贖生入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
 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極物不
 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力日至罔咎歲廣施之
 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徃其澤多矣。
 進吏部侍郎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



李元傳卷之二十四

李元傳

水

進

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執顧奉又不可過耳。除刑部尚書卒。
又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又事兄尚一尚正。孝謹至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賈會

賈會河南人。父言忠。親魁梧。事母以孝聞。累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粟軍餉。還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已悉。龐同善雖非闔將。而持軍嚴。薛仁貴驍勇冠軍。高侃忠果而謀。侃古侃字契必何力。性沈毅。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速於勸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

○曾少有名。元宗為太子。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曾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強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蠶心喪志。聖賢疾之。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夏啓誦堯舜之烈也。願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美。權諫議
大天知制誥與蘇晉同掌。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賈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從元宗幸蜀。知制誥。帝傳位。至當撰



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詔貸死。至諫曰：「去榮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不可宥。」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韋見素等皆以為法者，天下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其罪不赦，詔可。寶應初，肅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議，依古制，縣令舉孝廉，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卿舉取人，未盡請磨學校增國子博士，貢十道大州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

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中卒。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况，况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元和中，憲宗對策乙等，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從典反陰陽氣亂曰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恤彫瘵，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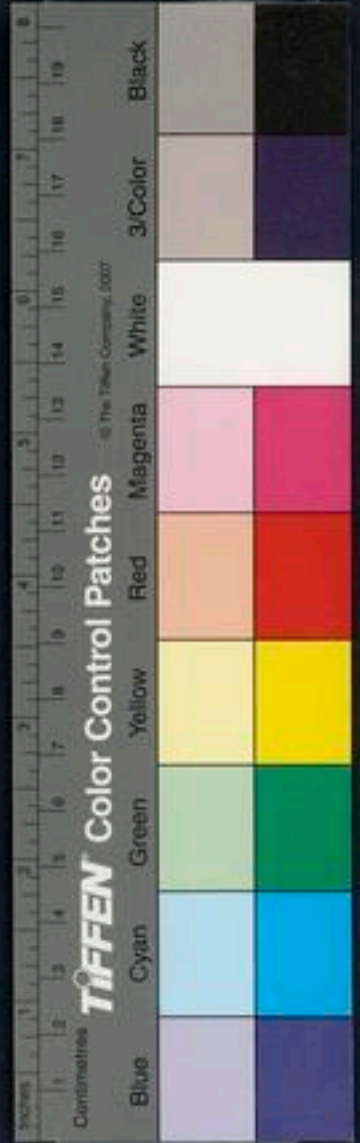


也。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誰不如鏐哀割生人以求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瓘率師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今以承瓘為制將，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硬，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于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簡其兼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威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口簡其兼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威德也

如初

○是時盜殺武元衡，居易上疏請亟捕賊，剗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并死，而居易賦新井，築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既而天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為主客郎中。知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元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大為懼。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



從容瓊趨以出鷄死握中意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
哉銜激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河朔亂合諸道兵出
討遷延無功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李光顏
久將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
天子荒縱宰相才下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
○後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初二李黨事興險利
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
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綠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會昌初武
宗以刑部尚書卒○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前則決摩
前子仙反多見賞力然為常路所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
扶於決反

乃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

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近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

之傳暮即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軍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

吉叟武中反與據劉直盧直張渾秋兼謨盧貞龜集皆高年

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

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

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一金甚偽者相輒能

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其始生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



首唐書卷之二十五 白居易傳 五 文
然敏中為相請諡曰文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
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十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
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蠲事而發謂之
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
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意澹而辭迂以質合迂
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
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
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
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

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
而積中道微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粗淮

白敏中 居易從弟

敏中字用晦長慶初第進士李聽一見許其遠到武宗雅
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李德裕言其衰恭如列反不任事即
薦敏中文詞類其尤而有器識召為學士承旨宣宗立以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貶敏中貶之甚力議者訾惡德
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懿宗
立召拜司徒平章事未幾加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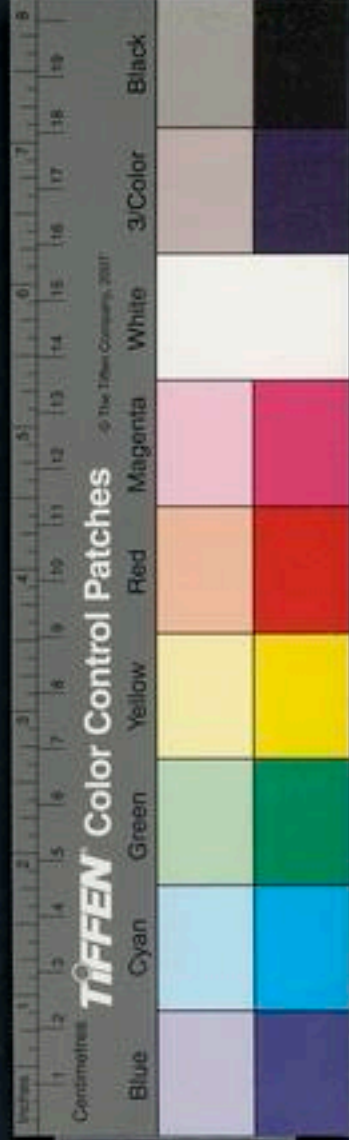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中致仕卒博士兼尚書其病不堅
退且遂兼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狄仁傑曰君之才
當自光大母卹于初厚為禮。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
與定策以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
年彥範暉率羽林兵與李湛多祚等討賊合湛多祚就東
宮迎中宗至玄武門斬關入斬易之等后閹變而起彥範
進曰往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皇之
德不血力清內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惟陛下傳位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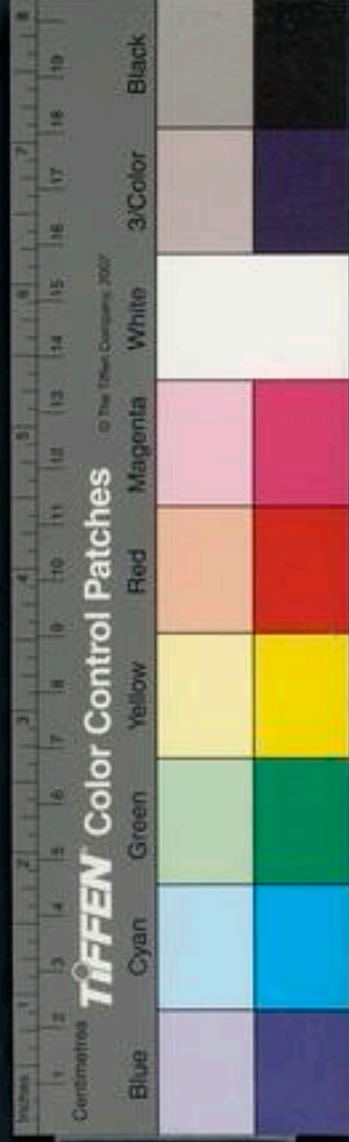
卧不起言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
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
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未嬉曾桓滅國惑始
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
謂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
義伏願以社稷為重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
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
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今慧範亂政
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帝不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
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曰貞觀時以魏



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
猥下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
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
后為籍。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乃
貶瀧州司馬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益
曰忠烈。彥範攻厲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
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
切誅二張也東之將遂夷諸武薛李昶二曰凶雖除產祿
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廢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
子藉手李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皇后
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
為英主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
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楊元琰

楊元琰字溫卿虢州人。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
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髮母崇有博願居父喪七日不
食服除補梓州參軍課第一。五遷荊州刺史咸有風績。○
初張柬之共乘艦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
在王室柬之執政改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
臣忘之巨昔大反不可也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



進計弘農郡公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詭計請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暉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鬣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開元中卒謚曰忠

敬暉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以誅二張功加平陽邵公。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推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於周利貞

所害謚曰肅愍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人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吏巢共乳母盧有賢操省戒玄暉曰吾聞辛玄馭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貧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廩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覆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自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試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以誅二張功封博陵郡王會貶流古州



道病卒。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食無他靈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爲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璩子煥

崔煥

煥博綜經術長論議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特施榻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即日拜同平章事肅宗立詔煥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煥嘗曰帥才真

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繫結固寵煥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帝默然會煥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由是貶道州刺史卒子縱

崔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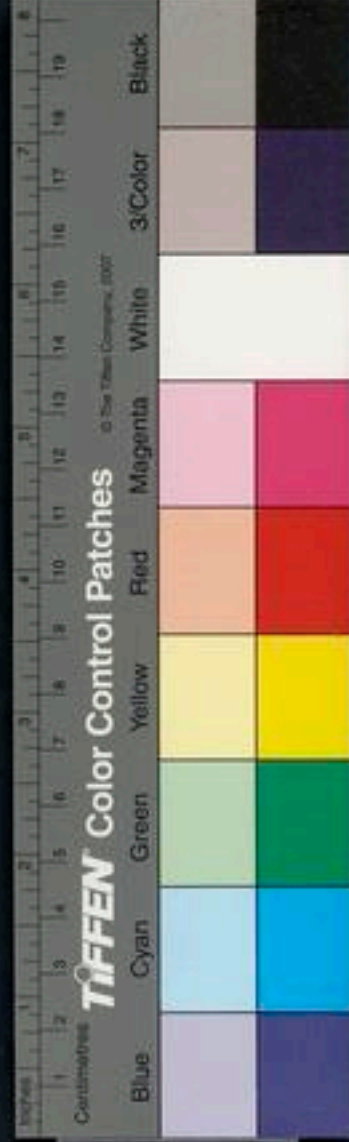
縱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後遷京兆尹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



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發也比選集乃據闕
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臧
吏負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
可貞元元年宗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搏裁人
物儉而不陋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雕耗縱治簡易蠲略
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錄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
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絕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既高仰通利
里開侯所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卒諡曰忠初渙為元載
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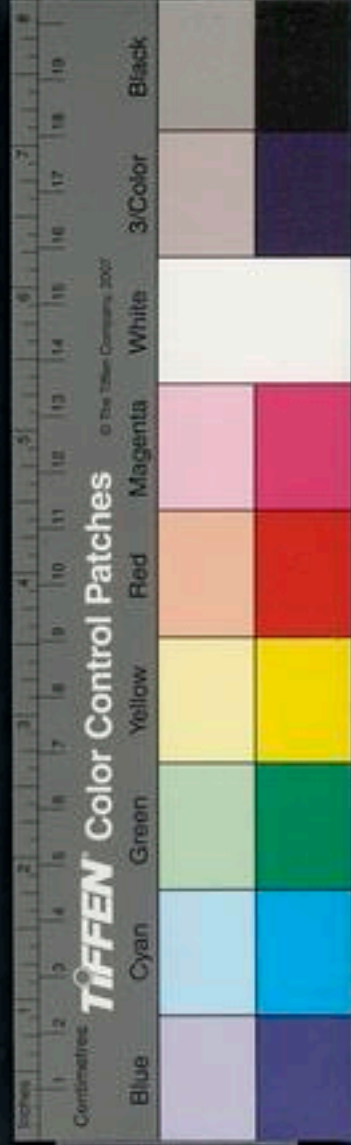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人少涉經史令魯德奈非分異其才
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
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為台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
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輕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
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
夜郎滇笮滇徒年反笮任各反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
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糧屬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
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渡
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
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



布之稅不共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資貨
之資不輔於大國資祖宗及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奔後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乘率
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成兵言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
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
然久定臣謂亮之策盛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宜罷姚州隸
舊府舊府反歲時朝覲同蕃國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
疏奏不納。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
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
上於角反下則角反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

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
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
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後姚
崇為靈武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平
章事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
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中宗為
賦詩祖道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貶龍州憂
憤卒年八十二謚曰文貞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論
次書數十篇。初易之等誅中宗監國猶告武氏廟而天



久陰不霽待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柰何尚告武廟請毀之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零翳澄駭咸以為天人之應

互註有安社稷功傳又議三年喪不詭聖人王元感傳

袁恕已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啓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終庶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而專事營構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進南陽郡王及貶又流環州為

周利貞所通謚曰貞列孫高

互註五王有安社稷功傳又

袁高

高字公頤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祀罪當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群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姓貧困多荒蕪詔諸道上耕牛委京



兆增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
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止給一牛
從之卒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蹇特贈禮部尚書

論曰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
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唯恐不盡粉至三思反不以厲
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方斯時王忠宣活韋氏者
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掣帝肘耶禍如丘山而弗省
故君子讀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贊曰

五王房乾扶陽王敦暉平陽王玄暉

王忠宣提衛兵誅

雙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安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

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甚淺耶繫牙一
啓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
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玄宗先天不然安
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桓彥範等
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
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臨淄
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睿宗立進侍中重詔曰頃王室
不造中宗厭代威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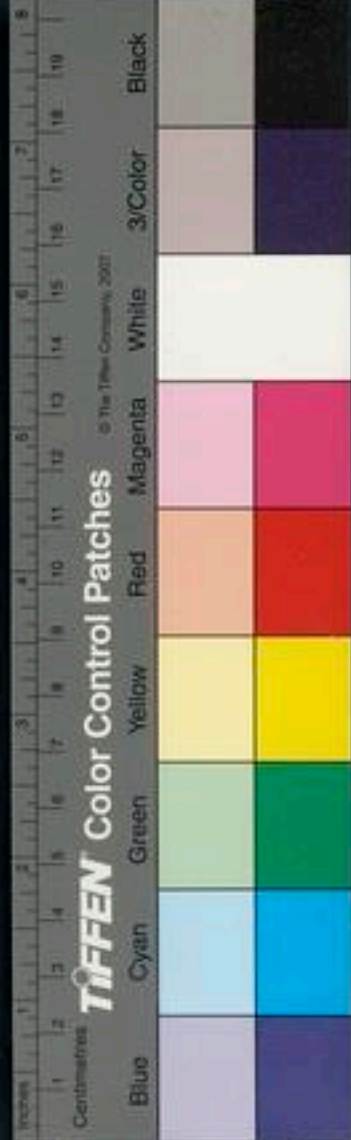


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宜加賜賞封二百戶子孫傳國無絕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三品。幽求自謂有勞于國意望未滿而崔湜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張暉定計使暉說元宗曰湜等皆太平公主黨黑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帝懼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召復舊官姚崇素忌之奏幽求辭快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盧懷謹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天大臣體貶睦州刺史卒于道

六年詔與蘇環配享睿宗廟庭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人擢進士第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及韋氏專制畏禍及乃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及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坐與薛稷相忿競辭政事後由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帝曰畏驚太上天柰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帝納之及討逆以功進戶部尚書坐累出為并州刺史卒并人懷其惠之民數百皆縞服送喪。日用才辨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殆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王琚

王琚懷州人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年甫冠王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還長安○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太子遂召見琚曰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太平公主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竊為歎下寒心太子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誠召張說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喜恨相得晚太子受內禪公主謀於甚琚

見事迫請帝決策及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等事平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帝於琚眷委特異時號內宰相或說帝曰王琚詭譎縱橫司與復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拜澤州刺史琚自以立勳性豪侈受饋遺至數百萬醴以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賊琚懼仰藥死○始琚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責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王毛仲



前唐書卷之二十五 王孫傳 十六 文
王毛仲高麗人長事臨淄王及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
宮馬馳鷹狗等坊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
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
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為朔
方道防禦討擊使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
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
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
至四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
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
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

兵部尚書帝不悅位卑之自或踞見迂意即侮諍以氣凌之
直出其上高力士等銜之他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
所與不除之必為後患後毛仲移書索甲仗少尹嚴挺之
以聞有詔貶灤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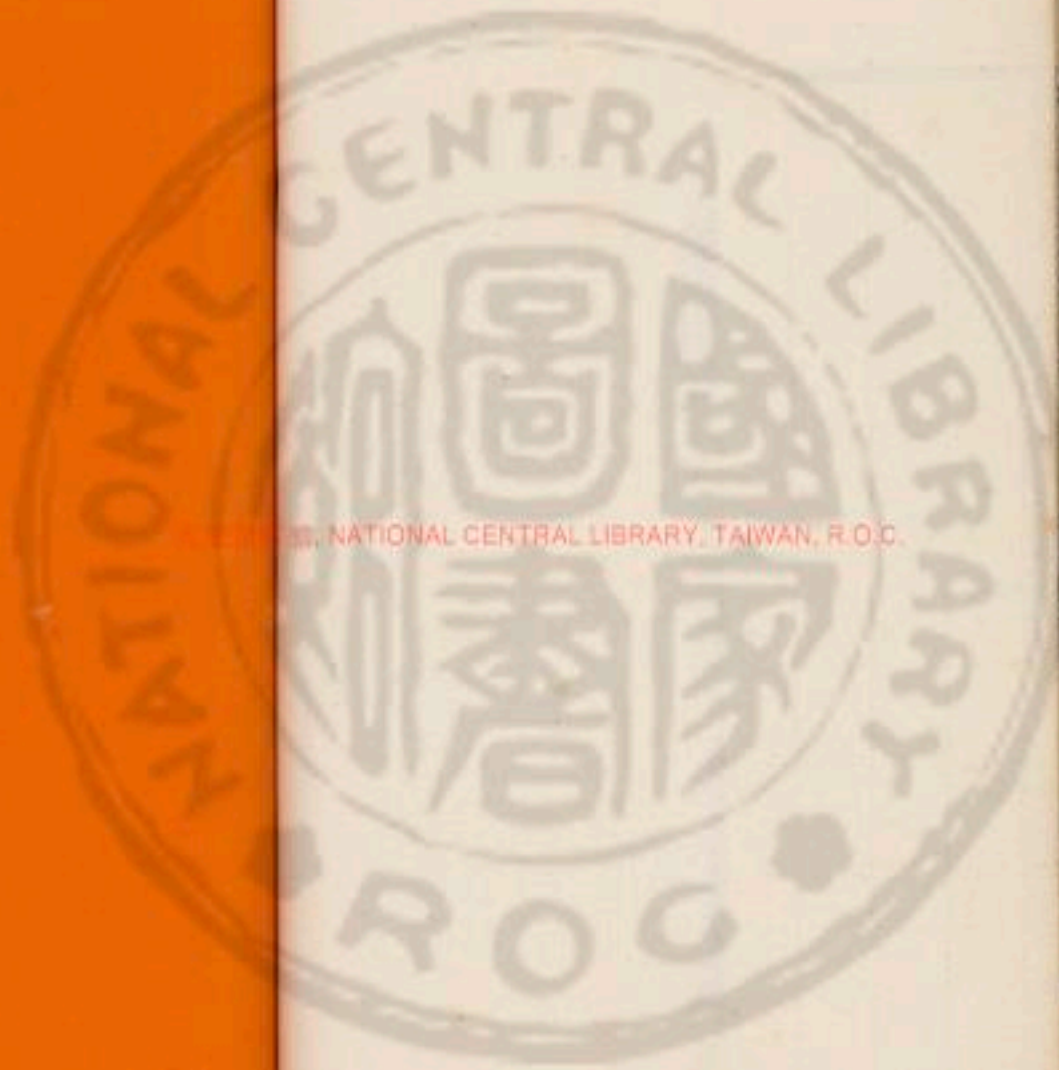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瑒之辨皆足濟危
紓難方多敵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
則厭然不滿誠不可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
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前六卷之三十一
三毛傳
二十一
六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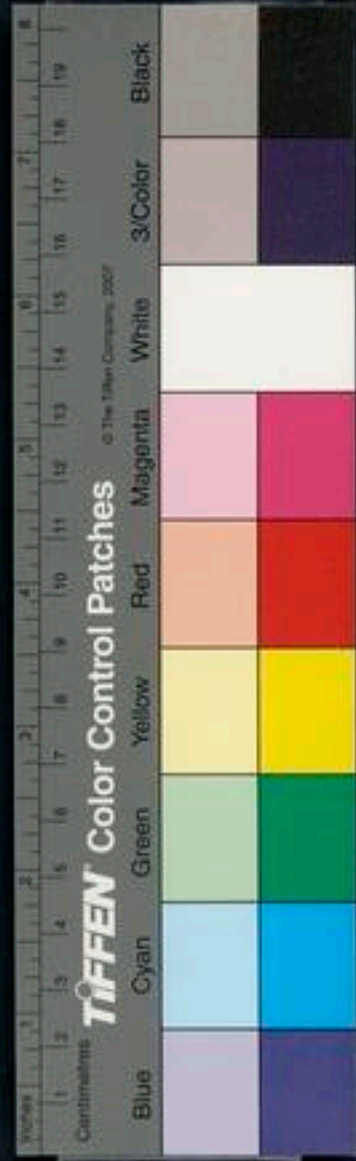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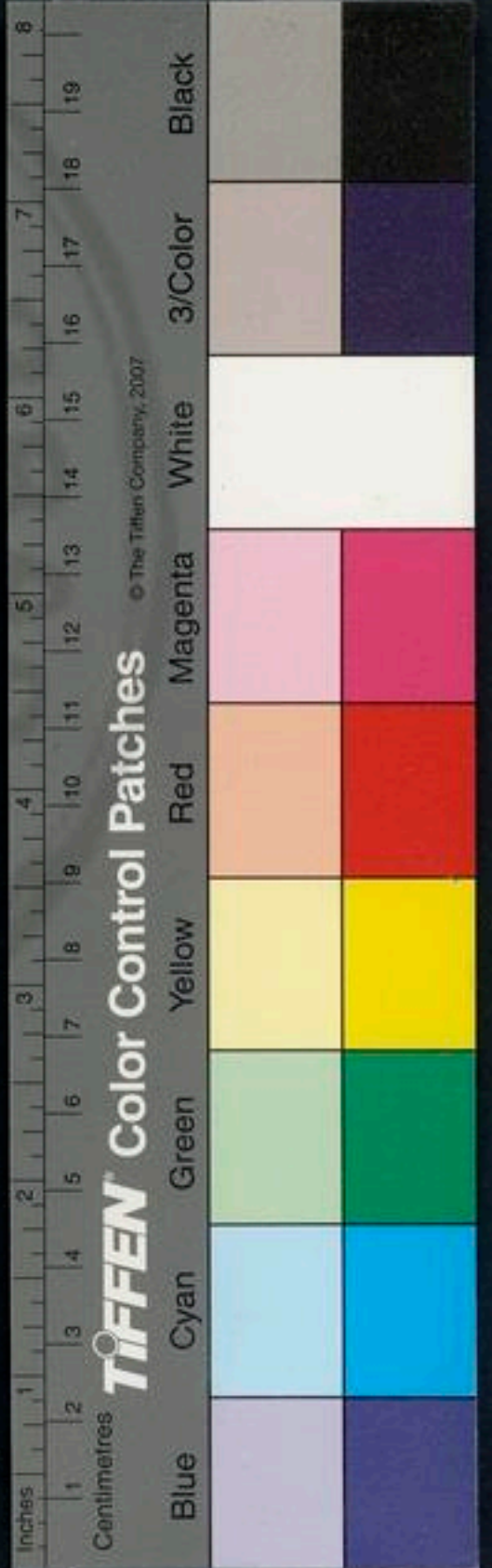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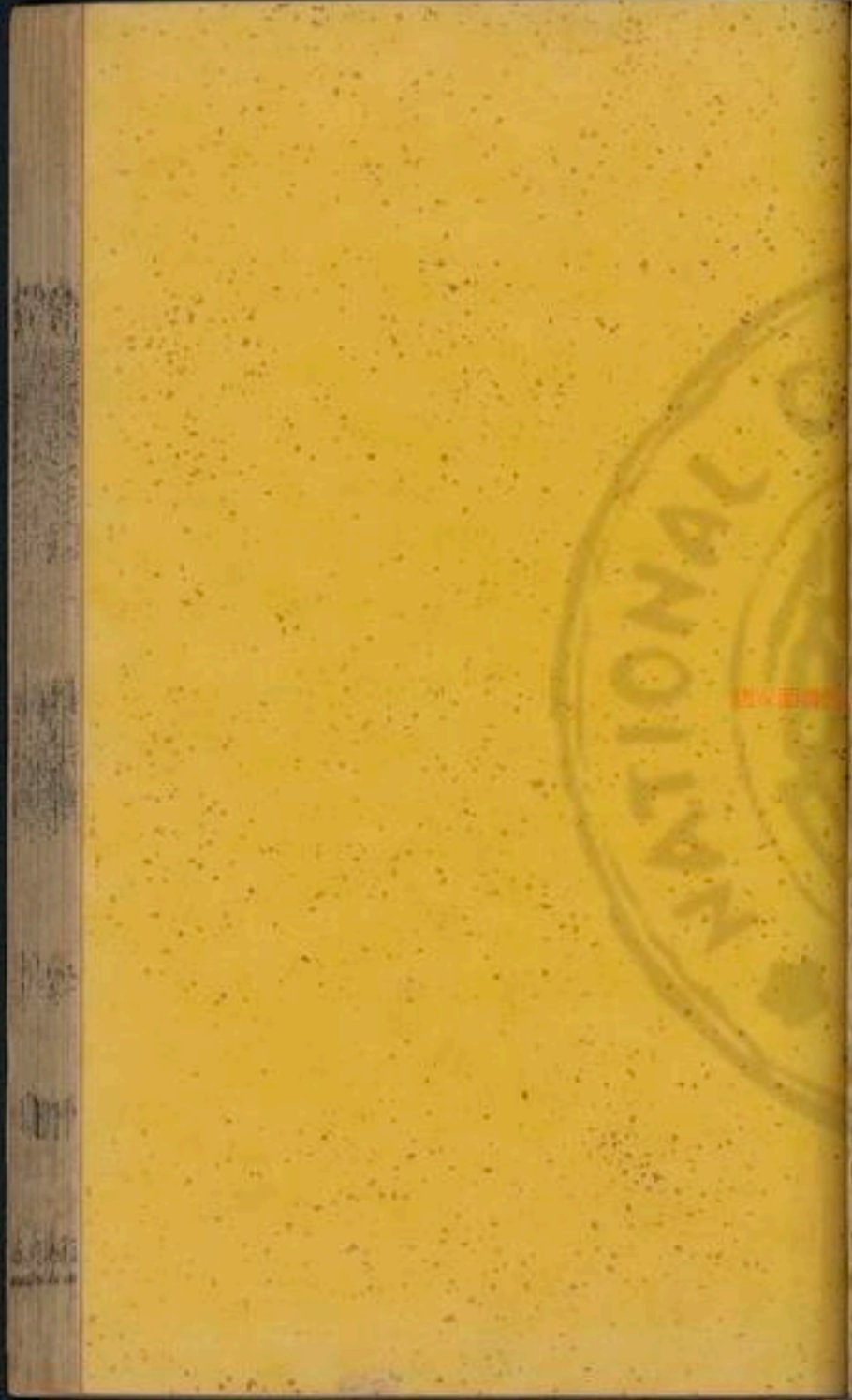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 6







2280772 v.107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大學生跌蕩少檢

跌徒久不調江

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

高宗吐蕃數益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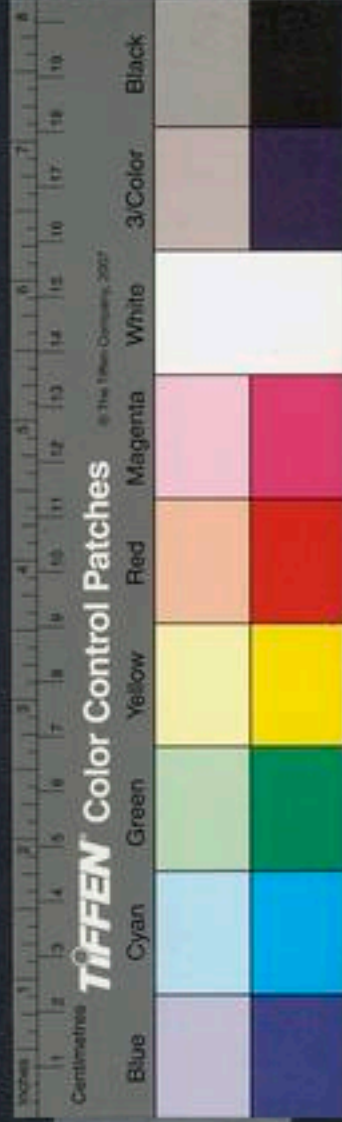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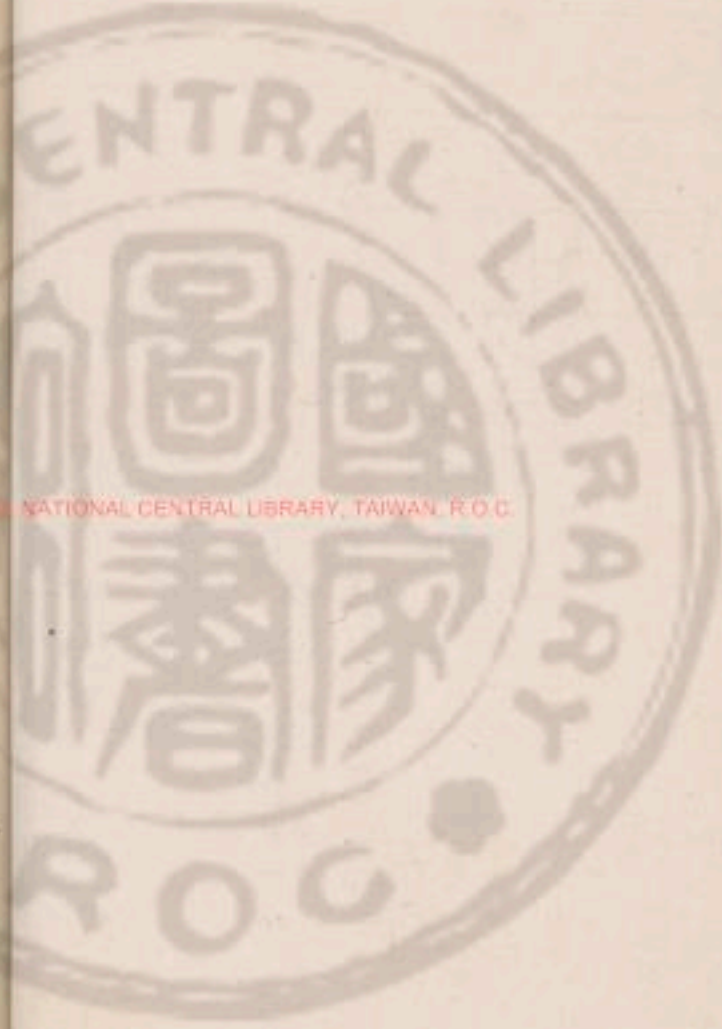
元忠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

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

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楊不止鄔陵

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



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任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矣蜀用魏延群臣缺望上古穴反望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苟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此據立功名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暮召豈易得哉

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

不得騁其才者乎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

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擊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

齊政孝元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蹉跌上倉何反下徒結及嗟跌

足尖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

困諸葛亮此其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

有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若之

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

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

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士為相鬻豕不廷擢校為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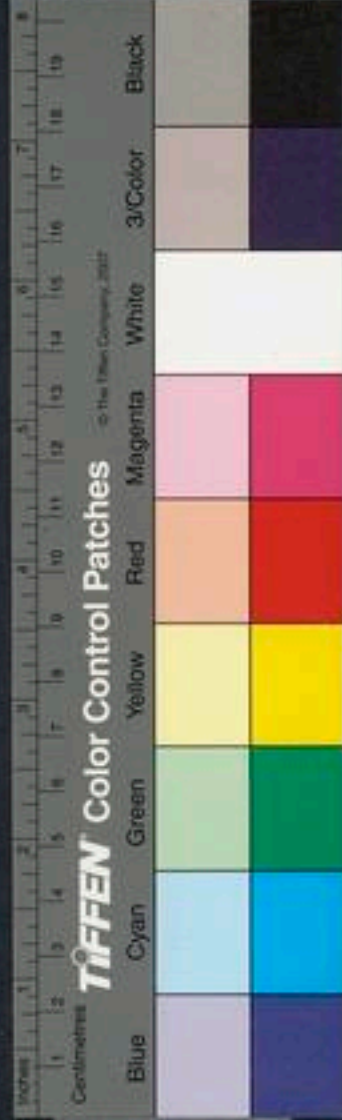
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
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
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最其賞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
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
吞舟何以過此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今
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
無其實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更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
之格乎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
喻太宗征高麗張君又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為仁貴

等敗重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
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
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慈父斯日月蝕也凡人識不經變
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不積殺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
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狐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小大不
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
進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虜徒也又師反也
行不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
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
不為數限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



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遷監察御史帝常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
康漢文景也然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
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
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
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後任御史中丞為來俊
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俄赦免死召復舊官武后曰卿
累有謗讒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須臣肉為之美
耳○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
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時二叛勢傾朝廷元忠嘗奏之易

之等恨怨因請元忠挾太子為耐又朋遂下制獄詔引元
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曰臣不聞也
易之遽曰說與同逆說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
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死后寤其謬然重違易
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武三思用忠
王同皎謀誅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
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
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冀壘天威袁楚容者以書規
之曰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



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繡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猶木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幕府考大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膏管錢入公府今之膏管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將食此朝廷三失也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怒害物私營寶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

失也遲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苟洪有言舉秀才不知善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繩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入道乖喪疎賢哲親近百故豎方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今大君中曲獨有蘭豎坐升班秩乃盈千人縮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公主疏築臺沼崇時觀靡功用不絕去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女必省事此誠



首尾事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 才 全
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命州牧懸宰
非以選進剝割自私人不聊生而更負外直官非助桀歟
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付息此朝廷入
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令
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矢也今有引鬼神執
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誣而擿非才之地
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此朝廷十矢也君侯不正誰與正
之元忠得書益愜以三思之權思有以誅之遂為宗楚客
等所譖貶務川尉卒○元忠始名貞宰必誦生見高宗慰

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
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互註政修氏族志

神坤

山東水強為足論國事

安樂公主

秉心忠一

朱敬則傳

韋安石

韋安石京兆人舉明經調乾封尉蘇良嗣器之謂曰大才
當大用徙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并州司馬有善政拜
德鄆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
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
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陸抗方自以為不及退告

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况萬乘可輕垂危哉后為即輦中宗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廢宗立封郇國公卒子陟

韋陟

陟字殷卿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元宗居喪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張九齡引為舍人與梁陟孫逖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裁作代及故事取人以

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申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負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詰議者皆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慕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俄襲封郇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附及志不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下梗反謂伏欲自結。肅宗即位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卒。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執穀麥蘇悅以鳥



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感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筋。常以五采成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吝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卯公五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童數子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韋縉 安石兄叔夏子

韋縉開元時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繆缺不倫至顯慶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詔禮官學士共議縉請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張均韋述議曰禮天之所

生山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今丁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邊豆有不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求神無方是簋簋可去而般血盂栴案當御矣括蕭教反韶護可卻而筮篚笙笛應奏次請如故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七血之薦未麩藥則有元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以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土土敬可備而不可廢也唐家清廟時享禮儀備進周法也罔寢上食時膳具陳僕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



通鑑卷之三十一 齊紀八

鑿為順符令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太羹古也。或以
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銅。多荆反。銅時器也。諸加
遵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請如舊便。玄宗乃詔太常擇
品，味可增者，稍加焉。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
太學生。家嘗乏資，錢四十萬，曾有綴服者叩門自言。五世
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
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武后

召與諸哥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劔，篇后覽嘉歎。突厥吐
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古曠反，東西為
為輪，纔四百里，虜乘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
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自是州無虜憂。又遣李漢
通關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至匹繡，易數十斛，支會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
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宗遷安西，
大都護西突厥部落欽塞願和。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
行安西，酋長有勞，面哭送者，旌飾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
百里，城中爭具饗，歡迎。先天二年，以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明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帝事定。進封代國公。○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起為饒州司馬。病卒。○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自朝還。對親。欣退。就室儼如也。

贊曰：魏韋皆感槩而奮似矣。及在昏主側。臣間臨機會。

不一引手。堪姦邪之誨。誠可鄙哉。

中宗時。武三思用事。元忠居其間。快違無

所建明。安石神在中宗與韋。幸其弟賜資不貴。然亦五所建明。至孽后。艷主。以丞譖。

感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為兒時。夢人遺筆。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直等。獄將抵死。救嶠。與張德裕。劉寶。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

前房書卷之三十六 李察傳 十一
吏善惡風俗得失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
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特諸道巡
察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更多者二千少
亦千計要在品數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
欲望詳究所能不亦難哉此非墮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
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
失可以精焉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洪武六條而推廣之則
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苦機非無事而機事
之動常在四方請十州置一御史以其歲為之限容其身
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終可課其成功且御

史出入天禁勵已自修按劾回庸糾摘欺隱比他吏相百

也陛下誠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

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其使者為眾議沮止○俄知天官侍

郎天官周禮天官宰是也同平章事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

數月以吏部侍郎召神龜二年中宗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

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外官數千既更眾猥府庫

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

擊析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

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原崇遂輕尊嚴微服潛游閱歷

過市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言分職建官不可以濫

百官書卷之三十六 李察傳 十一

自帝室中興以不慎賢官為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
不給加以負外非求賢助治之道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
不可用退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丐罷官無所嫁
非手詔詰責嶠惶恐復視事。睿宗立罷政事初中宗崩
嶠嘗密請以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元宗嗣位獲其表
貶滁川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
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任前
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
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互註為文章四友

杜審言 崔融 蘇味道 齊名 晚諸人沒而為 文章宿老 一時學者取法焉

正見下

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人少與友期諸路會雨冥入引避至忠曰寧
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還監察御史
劾奏蘇味道贓貪超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
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
御史曰彈事自不容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
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
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
尚書至忠劾承嘉等罪百寮震慄。尋授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在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是夫官爵公命也恩倖私惠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全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彫弊今列位已廣冗官復倍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秋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效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互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而納。俄為中書令時楚安極效植黨而李巨源楊再李喬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時望矣

然歸皇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出為晉州刺史治有名默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及太平公主宴用事至忠乃附納復為中書令。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偕隱



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則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已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不從神龍中宗累擢中書舍人附太平公主主誅流新州。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奕忠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歛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

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按時行罰猶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賞功不禱祠而福乃為析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瘴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互註方外十友

韋巨源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仍與宗楚客等推處妖祥陰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

趙彥昭

趙彥昭字奐然其州人父武平血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教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丞為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其得宰相巫力也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

和逢堯岐州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責曰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流莊



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武書曰泰曰典報可默啜遣貴近來曰詔送金縷貝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請罷和親欲馳去逢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文帑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可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昔為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以冠冕取重諸蕃默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得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逢堯談詭當大事敢徵福故卒

以附麗發然唐與奉使者稱逢堯

賈曰異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利失之則邀相以喪賢姻豔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破遺其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恠歎嗚呼力士城腐夫庸人不能發適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悟往失而精來鑒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干岷陬信自取之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儻尚氣節

儻他歷反儻不群

長乃

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

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

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

畀近臣臨問皆得其平蹠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

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

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儻尚氣節

儻他歷反儻不群

長乃

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

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

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

畀近臣臨問皆得其平蹠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

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邪崇曰自垂拱後

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



於漢之鉤堂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搥手以悖酷吏意哉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聖曆三年武進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納張東之謀誅二張遂叅計議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一人心生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甚係記反說文毒也貶申州刺史移徐路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

史先天二年睿宗元宗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野鷹逐獸為樂張景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急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來來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談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

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
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
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
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
戚屬不任營者可乎先朝藝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
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辜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
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
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
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濫力
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焉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
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
邨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
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極言陛下
不應非虛懷納諫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
用邨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
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
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昇火此除蝗之誼也乃



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食苗忍不救因以無辜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嘩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蝗而厥疾瘳臣崇曰蝗之日反賈誼而得經因吞之腹有疾而不行其罪是法廢也行其誅則食寒道而得蝗合健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也行其誅則

應幸皆當死邪忍遂吞之令尹曰王有仁德叔敖斷蛇福病不能傷是夕惠王外滬而姓出久病皆愈叔敖斷蛇福乃降王崇曰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於山澤受而無日矣母曰今蝗安在口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它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及為令尹未治而今蝗幸可驅若縱之殺且盡如百姓何殺蟲困人信之 今蝗幸可驅若縱之殺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誘公也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瘧治瘧疾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盡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久之以趙誨受夷人賂當死崇素信之奏營戒帝不悅崇懼引宋璟自代罷政事○帝將幸



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厭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謹帝以問崇對曰且山有朽壤乃崩况廟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如已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詔所司知崇言天子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卒謚曰文獻○崇尤長史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歎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

宰相至十七人堂首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先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請詣王申款崇他日朝衆出崇與躡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友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

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
事于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卒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
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
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
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臣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
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第遷
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庫高其才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
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下

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以屬其言以實

封元忠免死。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昌宗引相

工觀言凶者璟請窮治后收易之等就獄詔原之救二

張詰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

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營宴朝堂二張

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庶位揖曰公第

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

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

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

郎之云。神龍中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黃門侍郎



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今復丁明辟王宜
以侯就第安得尚于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遂奉月將告
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不奉
詔乃流月將嶺南。歷抗相二州政清教吏下無敢犯者
。睿宗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見崔湜鄭愔
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置比冬選
流品看并璟與李又盧從愿澄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
不利東宮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
元宗開元初徙廣州刺史廣人以竹第茨屋多。火璟救之
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而無患矣。召拜刑部

尚書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
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
成譎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
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璟言七子均養請
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鳩之平帝歎
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寶孝謀故事墳高五
丈一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謀者璟
還詔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戒請準
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嘗欲正身紀綱天
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



前房... 卷之二十一... 先... 七... 才... 利

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
務璟曰月蝕修刑日蝕修德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止文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圜圜不擾盧經反國隅反周獄名
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
為念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十二年東巡泰山
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鄉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
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
觀省以誠終身賜賚優渥。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
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傑詩自
寫以賜二十五年卒謚曰文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

量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矧突厥默
發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徂擊斬
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
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辱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
踰年纔授左武衛郎將靈佺恚死

范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徂其勝
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思之深也其後明皇
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張嘉正後為相闕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子渾恕尚並以賊敗華衛亦皆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焉

前... 卷之二十一... 八... 才... 利



五註玄宗在蜀議及朝士至宋璟曰彼實直名爾

補請禁惡錢食貨志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唐文臣稱宗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編房杜後稱姚崇何哉君臣之義蓋難矣夫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居母喪哀毀加人張安未舉孝悌。歷郎欲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惟產前長史貲取鉅萬瓌單身撲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藉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瘦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覈姦匿把女復歲一括實檢制租



前及... 卷之二十一 貞元... 調以免勞弊。武后鑿浮屠立廟塔後無虛歲環以為糜
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天下僧尼濫為相半請併寺著僧常負數缺則補后善其
言。神龍初神入為尚書右丞環明曉法令多識省臺舊
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幼位秘書
負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為亂環捕繫普思窮訊有
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不得已流澹州。思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百后
為亞獻太平公王為終獻環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
懦不能從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環獨不也曰

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

燒尾景雲中卒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其多

開元六年詔與

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子頰說顯

蘇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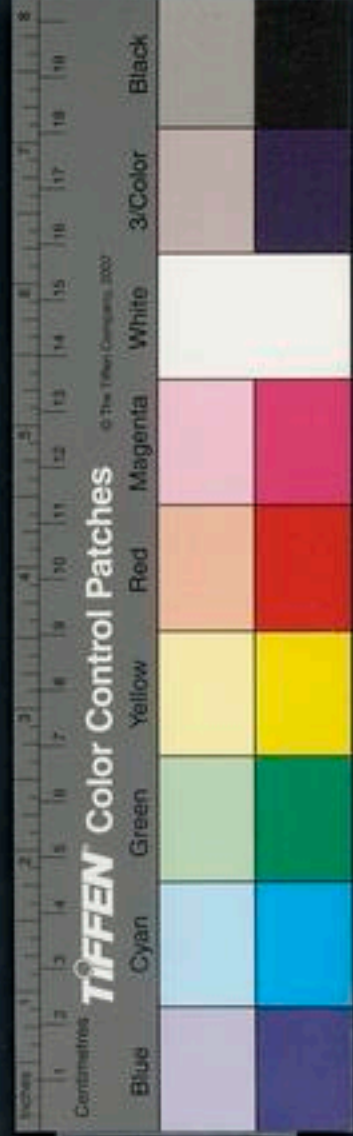
頌特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舉賢

良方正異等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武后詔

覆來俊臣等寃獄頌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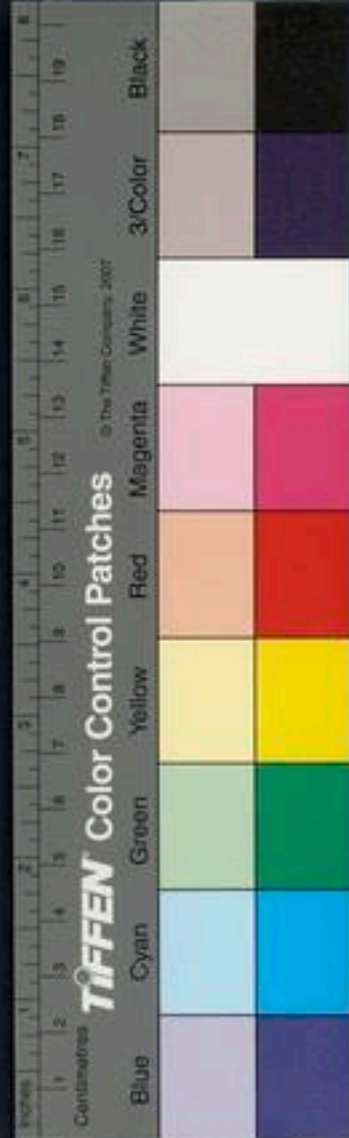
時環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元宗

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



輕重無所。遂書史白曰：「馬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頰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頰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頰始。時李乂對掌書，帝曰：「前世李審、蘇味道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頰，及又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頰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

常奉職貢也。故來則勿拒，去則勿追，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毛羽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蠻童語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援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不省復上言，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頰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頰輒取



成之有不會意頰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
 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
 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蓋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
 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時蜀彫^危劫^瑞及^良人^丞流亡頰
 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
 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
 臂頰不肯予因上言遣使御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或謂
 頰公在遠巨得忤上意頰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
 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耶。從封泰山詔頌朝觀增世容
 其文遂分主十銓事卒謚曰文憲。頰性廉儉奉養至謹

散諸弟親族褚無長其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
 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
 副本署臣其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
 曰近世詔誥惟頰叙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
 詔吏部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后嘗問
 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
 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
 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



前房... 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又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禮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心之以國者韓陳許鄧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遣暑三陽宮迄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宸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後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后不省。中宗立累遷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固請終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獄

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惜道滯反

餘誣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進同平章

事景雲二年睿宗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

為我備之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

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寤下詔如說言明年皇

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崔湜等為宰相說知太平等懷逆

乃因使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帝納之湜等已誅遷中

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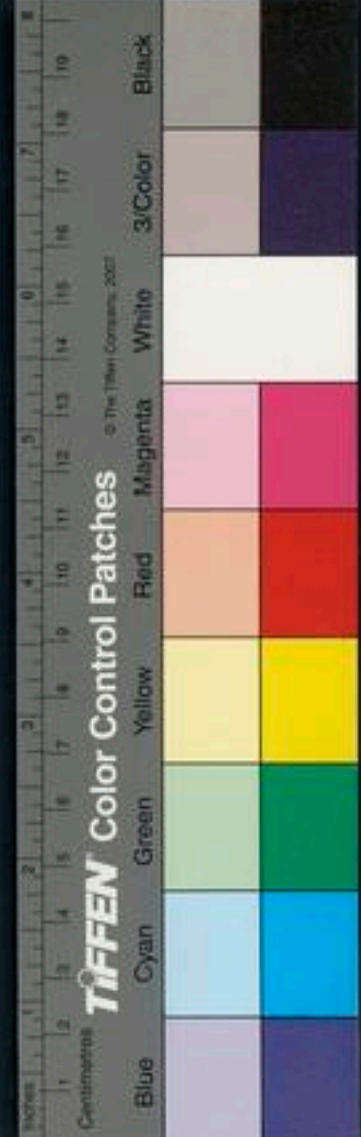
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

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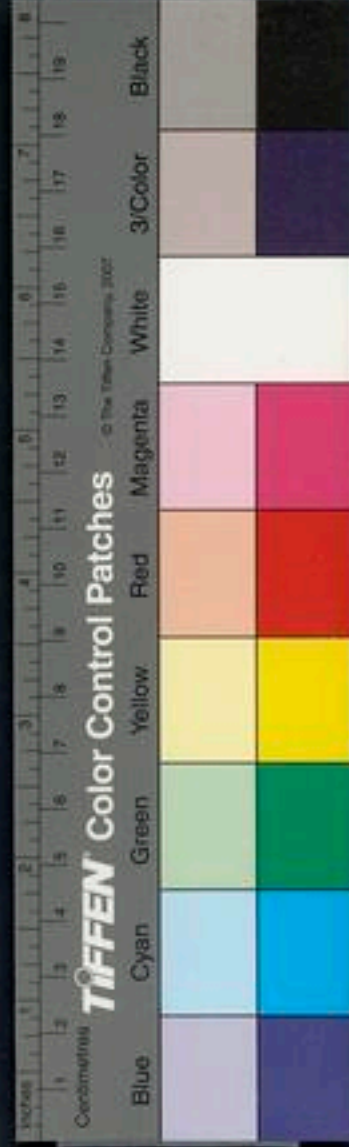
兵威雖曰夷戎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文之辨由余之賢哉
且乞寒發胡未聞典故恐非干羽宗遂禱俎折衝之道納
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宗不平能為相州刺史說既失執
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頌為相見帝諫說忠塞
有勲不宜棄外遂遷檢校并州長史修國史敕齋臺郎軍
中論撰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
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一十直詣六部宿帳下召下酋豪
慰安之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
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學田見危致命亦吾効死
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時邊鎮兵志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

所事罷一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
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
者亡命者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後
不旬日得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
也漢古。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
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
漢武臚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
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
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
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東封還詔



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皆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著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史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定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叙融恨志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問帝怒乃停說中書令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訟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十八年卒謚曰文貞○說敦節氣重

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始帝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儼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蒲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



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顏曰嗚呼積善之真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代詔配享玄宗廟庭。子均累授大理卿祿山盜國為為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願說有舊詔免死。均尚寧親公。上均供奉翰林而均所以所賜券均曰此婦翁遺壻非天子賜學士也帝西狩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瑄有宰相望而陛下不用此

不來矣後瑄至帝問均均安在瑄曰然臣觀之恐不從陛下矣帝願力士曰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均相祿山中賊死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憊倦又圖封禪發明典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擯機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遂敗其家若瓌頰再世稱賢宰相盛矣

魏知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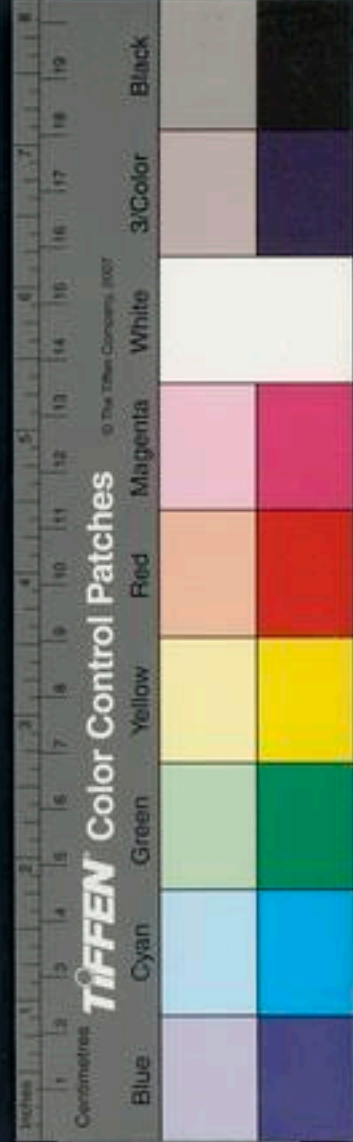
魏知古深州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睿宗立拜黃門侍郎會造金仙玉真觀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



人君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
貢賦少人勤於食則日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官有益今為
公主造觀將以建功祈福而地皆有姓所宅卒然迫逼令
其轉徙扶老攜幼剔髮發瓦呼嗟道路垂人事違天時起
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陛下為人父母將何以
安之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後不納復諫帝嘉其直。死
天元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手制褒荅封梁國公實懷正
等詭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正誅玄宗旌其著節。是
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開元三年卒宋璟歎曰
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奎魏公乎所薦呂太一
等後皆有聞於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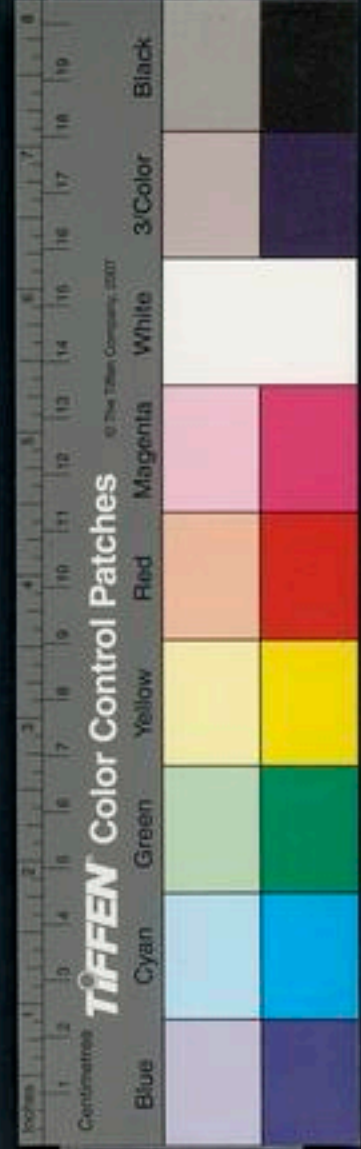
盧懷慎子奐附

盧懷慎滑州人在童州已不凡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
量及長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上疏陳時政曰昔子
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
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比州牧
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
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下宣
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
職為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



其力媮處爵位以養養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黷整乃小小者耳漢宣帝總核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乘祿秩降使臨問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入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庶官夫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負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為有餘求其

代工乃多不登務而奉稟之費歲至億萬徒竭府藏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敵極何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指滯隔未靜儻炎曠成沴都計反水不利租稅咸入疆場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輕人事惟難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察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靈也竊見內外官有跡餉狼藉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宰徇貨稽背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



無偏施以罪吏牧邊方是謂惠效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
聖化而獨受其惠政乎臣謂以賊論發著削迹不數十年
不賜收齒疏奏不報。開元元年進同平章事薛王舅王
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紫微黃門覈實
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
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政事皆推而不專時
譏為伴食宰相卒贈荊州大都督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
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
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
下借隨散輒盡赴東都堂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厲疾

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散簣單籍黃反來身門不施箔會風雨

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采數杯而已臨別執二

入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間而

進矣餘思公第志之張星上言懷慎曾河以直道終始不

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詔官為立碑蘇頲為之

文帝自書。子魚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為

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

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

墜家風。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懷

惟前守皆以贓敗故以魚代之汙吏歛手中久之市舶者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唐懷仁 十一 亦不敢于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
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互註輔元宗以首德世群

李元紘

李元紘字大綱滑州人本姓丙氏曾祖祭高祖與之厚賜
姓李。元紘早修謹為雍州刺史叅軍時太平公主勢震
天下日司順望風指賞與民競碾碾五內反元紘還之民
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
不可搖。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後稱平。擢京兆尹詔決
三輔渠時公主權家皆方渠立磴瀦場爭利元紘救吏盡

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
得失帝才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當國務
峻崖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
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高群臣無與比。時
廢京司職田議者欲致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
若人閑無後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餽運實軍糧於
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
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兩易調
發寸夫調後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
未有也遂止。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

前唐書卷之二十七 李元俊傳 二十一 才 其
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
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勸說以書
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致仕卒。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
未嘗政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歎曰李
公引宋遙之美黜劉晁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
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

思廉反族子鴻新

杜暹濮州人五世同居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補婺州叅
軍侯滿歸吏以紙萬卷賜之暹為受百卷眾歎曰昔清吏
受一大錢何異哉。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

郭虔權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為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
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
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昇取之突厥
大驚遷給事中或言暹往使安西屬伏其清令猶慕思乃
拜安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
所樂。十四年召同平章事卒。暹為人少學術故當朝
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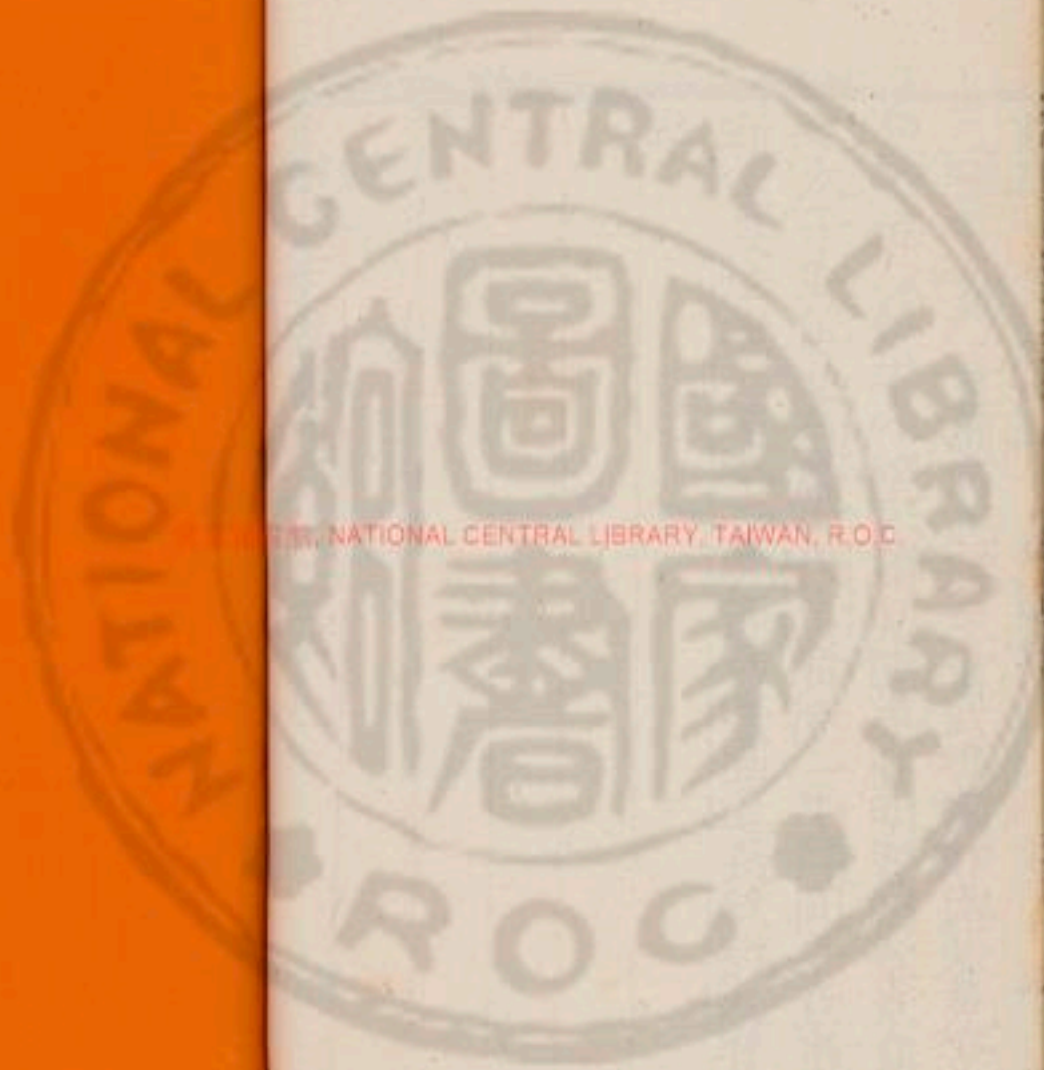
族子鴻漸字之巽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
漸說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天下列城堅守以
待王命殿下治兵長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



之關中卿乃吾肅何也既至靈武鴻漸即與裴冕等勸即
 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章草其儀上
 之太子即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鴻
 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長殺戮大曆四年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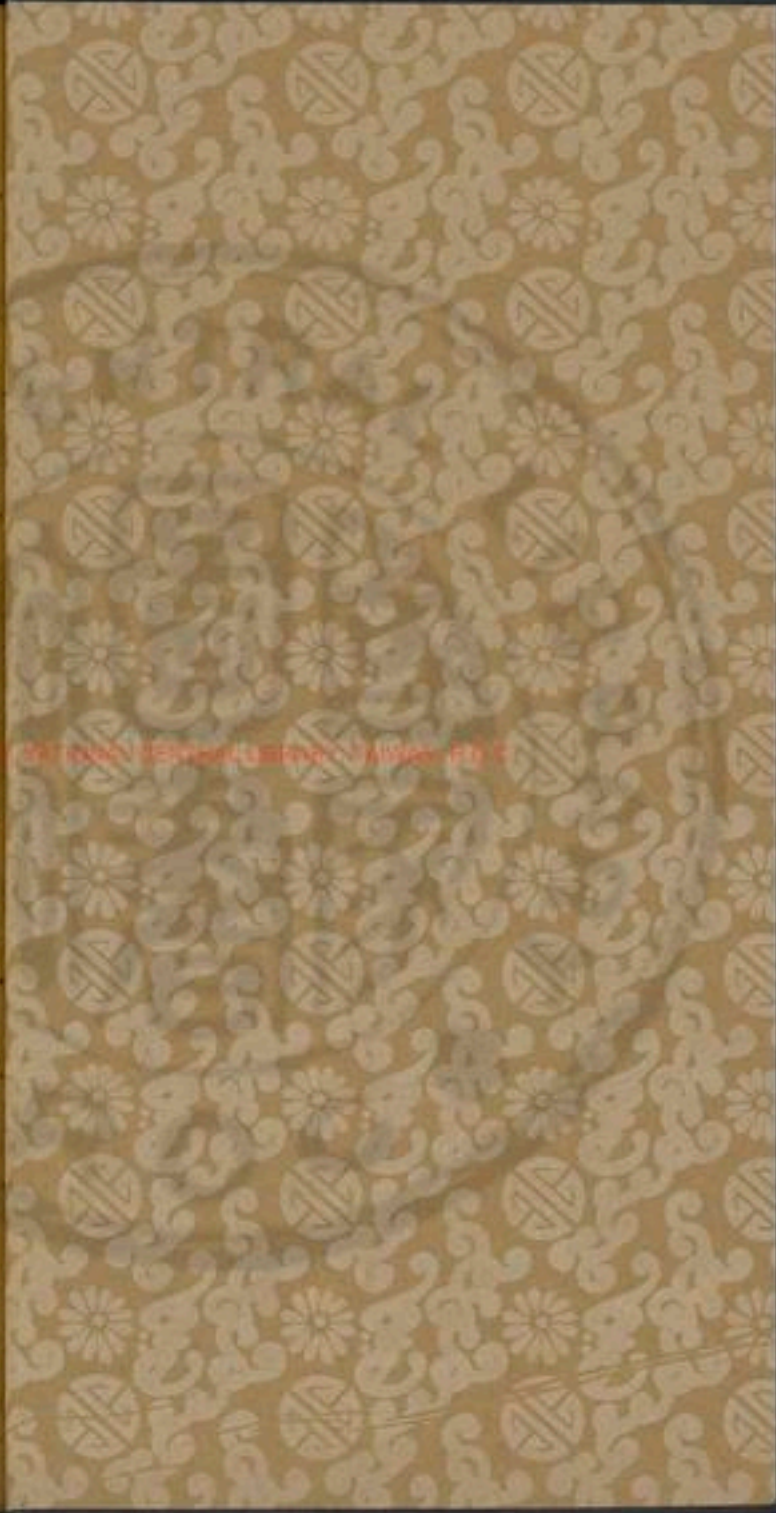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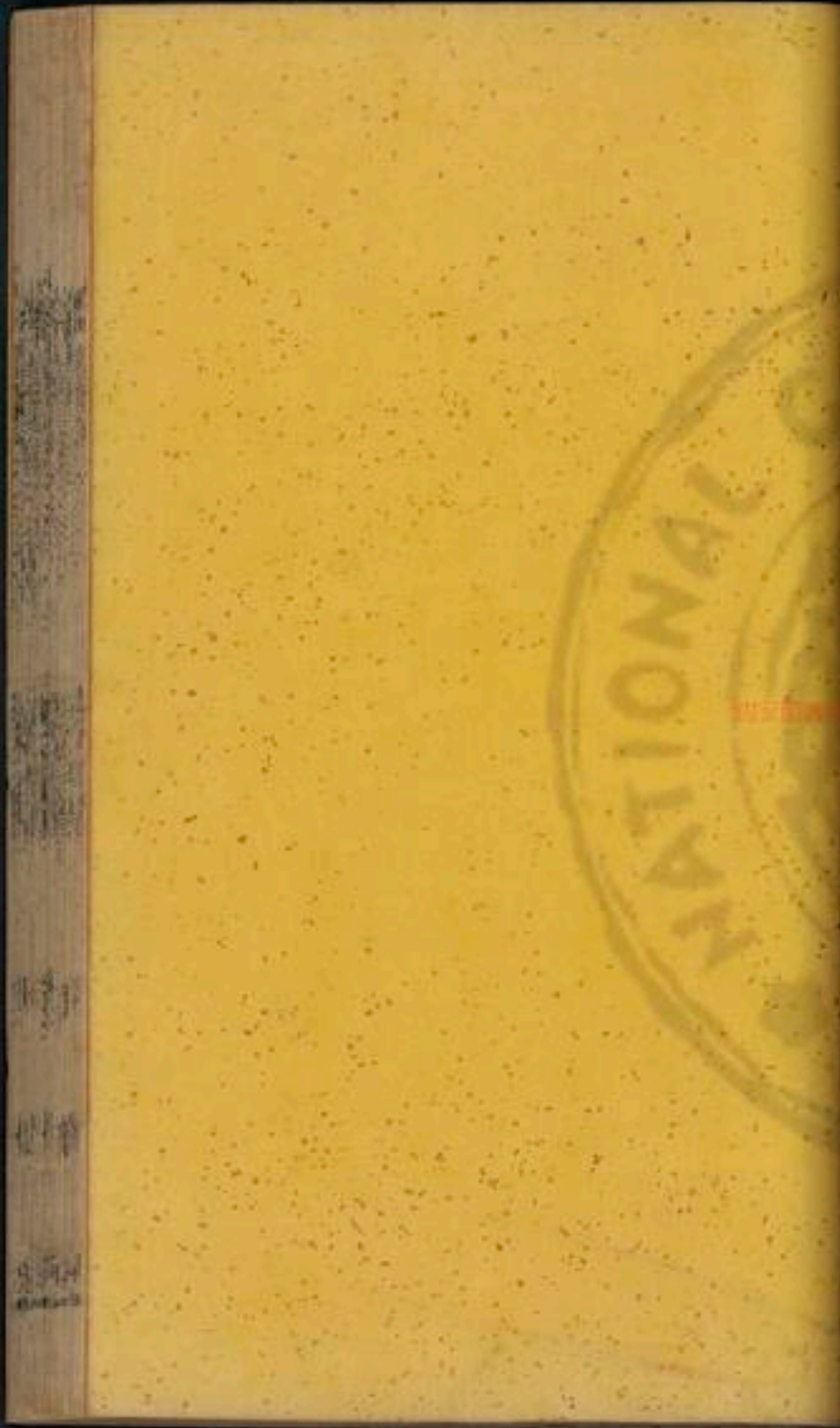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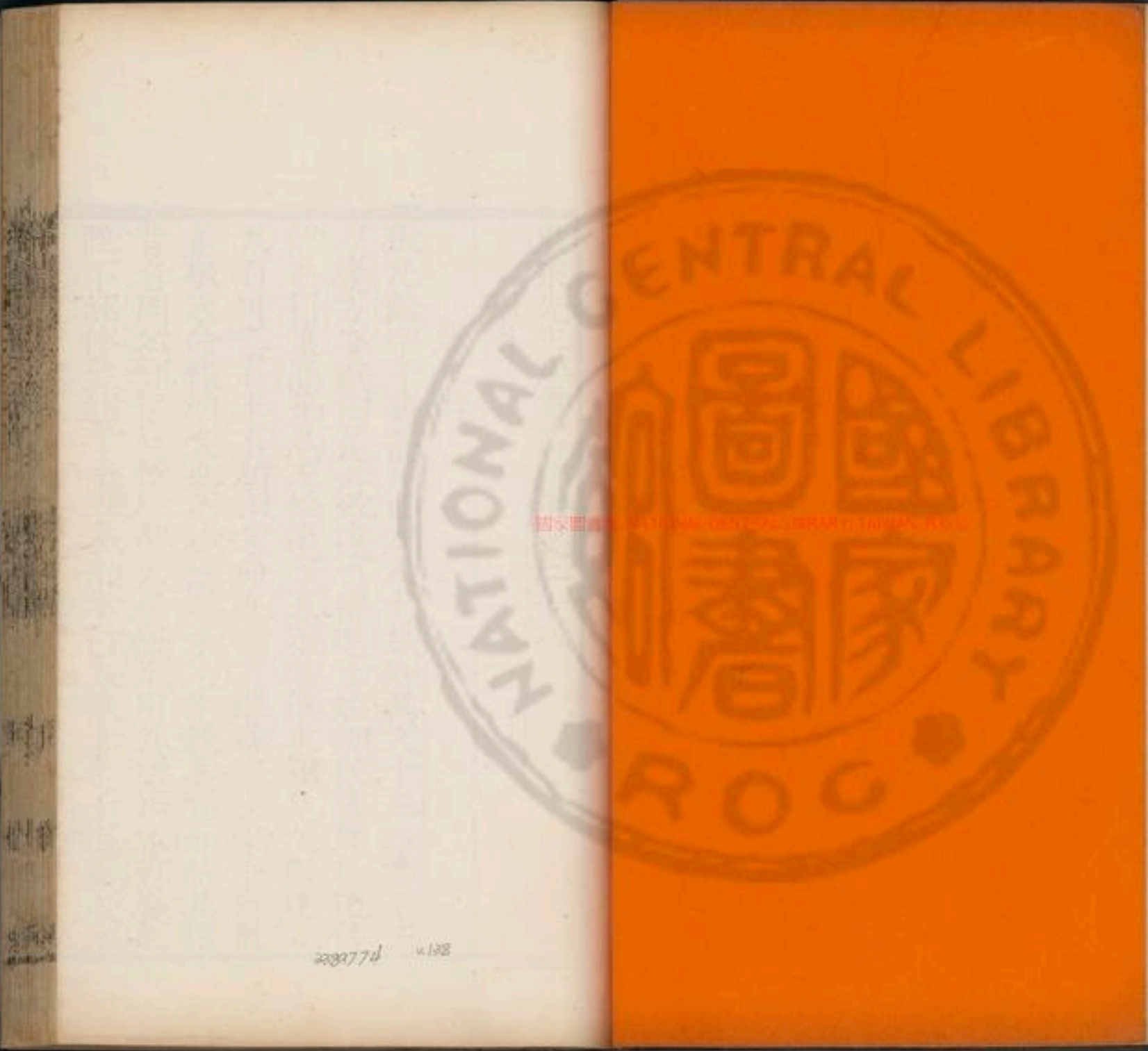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9774 v.128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二十八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王
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
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
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
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居攝用其禮明不可廢也
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



通今百穀加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
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米席定天位則
聖典無遺矣。又言事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
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
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若
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
充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
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
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
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耳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

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
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
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
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入者陛
下不革以法故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
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
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
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
而不為徽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



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
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數
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
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
則曰自尉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
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知人如
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掾資配職為官擇
人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
蔽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首使
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

縣聚最上功最下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

因其歲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

多士或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

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官一

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功進是

無高卑惟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

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

修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

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

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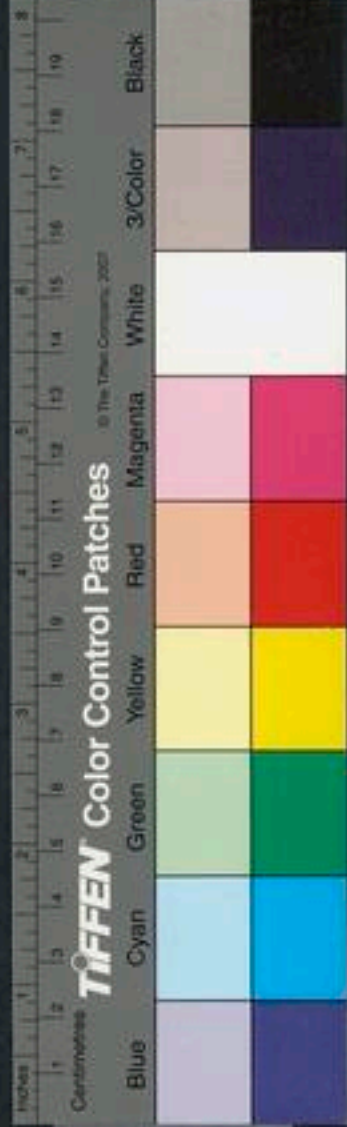
意修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
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以趙冬曦考次號稱詳
平。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
冠也。遷中書舍人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
所親攝官并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直詔謂說曰官爵者
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令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
流隔於殊恩胥吏乃濫章報惡制出四方失望方進章尚
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也而
果得謗。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去其
志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定為者

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輒感。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致不
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同平
章事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發循查格復
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
之會張守珪以斬突厥有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
代天理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以牛
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
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
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



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
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
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
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且不知書韓信
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不
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
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歿帝旨
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
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
於懷中帝雖優谷然卒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氣

夫持祿養恩矣。常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
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流漢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荆史
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久之封始興
縣伯卒謚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
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入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
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
鑑九齡上疏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為相諤諤
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務九齡議論必極
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秦氣
驕蹇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



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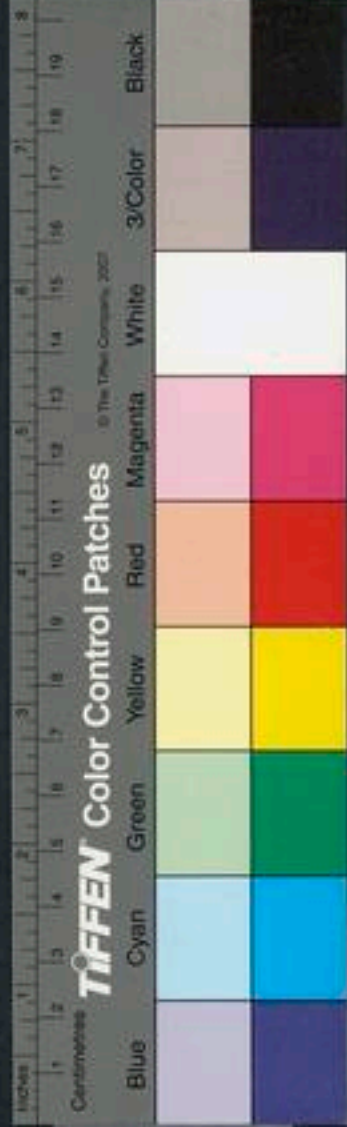
互註由文學進守正持重韓休以雅厚稱許景文如

輕練素練實辨時用韓休

韓休

韓休京兆人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故與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

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滑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耳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䟽輒至嘗引鑑默不樂



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由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
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首我退而思
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
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遷太子少師卒于澠洄

互註典詔語為代言最稱述文如大美元酒有典則

薄滋味

王傳

韓滉

滉字太冲以蔭補參軍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
滄南曹五年簿最詳緻道利反。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
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他胡反滉檢

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恨以法會歲數給兵革少息
故儲積穀帛稍豐嘗然覆治茶牘深文鉤剝人亦咨怨。
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
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寔損田三萬餘頃始
渭南令劉滂附滉亦言部田無害帝遣御史朱敖覆寔害
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
耶貶南浦員外尉。時滄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
疑遣將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負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
慶池。德宗立惡滉培刻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為鎮海
軍節度使綏緝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李希烈陷



汴州滉遣王栖耀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恠之滉曰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貞元元年德宗同平章事滉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卒謚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時節益苛憊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

韓洄

音回

韓洄字幼深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費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江崖冶產鋼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分九百則得可埒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終國子祭酒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目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効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維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張循憲

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祈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_音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醕其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歷梁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辨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

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叟賦諫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臣常恐先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瓘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

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瓘曰非張賀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闕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傅奏敏於裁道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音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仙音直石反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負任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為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校正恐吾輩及



之渠不為天下士君子恥乎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
刺史卒。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所薦苗延嗣
呂太一負嘉靜崔訓皆信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
令君四俊苗呂崔負。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
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若以遺去雖富田產猶
不能自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
是也。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驕導盈
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張延賞

嘉貞子

延賞博涉經史通吏治天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管曰副使

河洛當兵衝邑里虛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
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出為淮南節度
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拘此而斃不知適彼而生乃具舟
遣之敕吏為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拜西川
節度使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公私肅然延賞事為之制
薄入謹出府庫遂寔德宗在奉天倚劔蜀為根本即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劔南李晟
總神策兵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奪取故晟衙之
至是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
决用之以晟嘗為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



邀晟平滅且使爲延賞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瑞錦一端公繫之以示和解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於睦而內舍怒今不許婚魯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素請和晟奏我狄怒信不可許況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澆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帝曰晟有杜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晟太尉是夏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如賀正等策○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資悉收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嘗戍兵不肯行由是

功臣解體是年除市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謗謔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詔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員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會延賞疾困李泌一切奏復卒謚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節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互註臧天下市各負人情怨怨至流死道路

李泌傳

張弘靖

弘靖字元理元和中同平章事長慶初秘充盧龍節度使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弘靖傳
始入幽州老幼來迎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
安輿弘靖素貴着輿而行人駭異旬一決事委成於參佐
又不通大體駿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根力其詭貴士皆
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董挽兩石弓不知識一丁字軍
中以氣自任銜之是夕軍亂詔貶弘靖太子賓客明年稍
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
臺閣顯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
幽薊効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策俸祕府
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時號三相張家云

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人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
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濟公卿百官上巳九日廢
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古之擇士
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
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此年以來射禮不講舊典為
虧臣謂所費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
射謂春秋不可廢。玄宗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踰月罷
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
政如始至。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
俟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



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筵戶三百堂封自此始。乾曜性謹重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署務為寬平悼大故鮮咎悔羨皎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

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丘悅辛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字直

王即帝位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賄坐賈豫給以直絕僦欺之敝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帝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廩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濟人為立碑頌德。遷京兆尹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



倉三輔可造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茂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置往正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廣漕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築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崔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鑿山開道運千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大原倉趨河入渭官無留沮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同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二

門倉引天下租申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是時蓋嘉運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遊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款臣見其夸言驕色恐不足與立事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主未懷惠不可共心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卒

互註請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貨

賈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下者若張源等猶倦倦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賓窮於枝

弘靖窮於權惜哉

蘇珣亮

蘇珣雍州人。中明經第。調郿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郿多訟。日至長史府。珣決明辨。自是無訟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聽事治官之恨吾齒晚不及見。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子晉敷。歲知為文。作八卦論。房頴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下。遷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彙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幹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詢。

書事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黥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也。」出晉汝州刺史。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厲色豪滿。氏鷙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搆其姦賊。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武后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其家。坎地獲古戟千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奏不可。乃流嶺南。三思諷所司殺之。復因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君矣以謂不令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治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替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開元四年卒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以孝友著擢明經第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先天中唐進水陸發運使改河南尹既精聽斷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是非謂婦曰子法當死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須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塚廢不治南方潛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本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



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斬朝堂開元六年卒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人第進士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
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
君之惡后曰善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酋戶不得蓄兵
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
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人擢進士弟景龍中中宗為左臺侍御史以剛
鷲為治所居人吏無龍龍之涉反懼也呼為阜鵬遷大理正管秦

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
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
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言无咎謂
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
凡五應之乃復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期於上
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
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
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
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
以寬致平嚴者非疑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越也故

前唐書卷之三十六
王忠愍
捨街策以奔蹏反計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厓奏音
則俞附不能攻疾卒可其奏改揚州長史令行禁信境內
肅然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人舉筆後拔茂才鼎等連中宋璟蘇頲擇
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強
○與齊幹等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
乏峻峯激流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關元十年伊洛
溢壞廬舍其衆景先見源乾耀曰災青所降王者宜修德
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

庸可默乎乾耀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升持節振贍○十三
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制史治虢州凡十一
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洽濱命高力士賜詩
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資絹三千疋進之

互註典詔詰為代言最傳述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
可愛而乏風骨駱賓王傳

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人第明經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每將觀
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好禮卧馬下諍曰上荒今
農任田王何得非時暴末稼以損下人王慙為還遷豫州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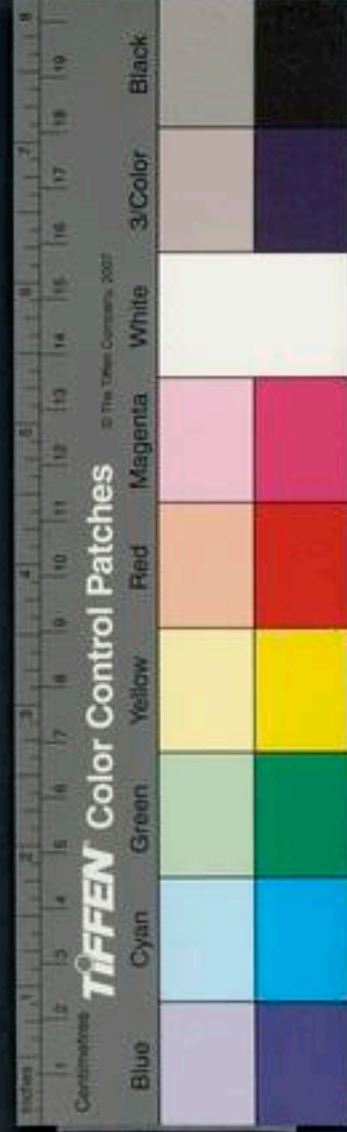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相州人推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與州縣學廡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編鵝溪鳩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青

惟羽為園樂之玩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為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官輕外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為戶部侍郎卒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人長安中武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齊幹傳
三
憾性謹畏。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最工
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齊幹

齊幹字洗心定州人少開敏年十四見李嶠嶠稱有王佐
才中宗在廬陵幹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
子還武后召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
○聖曆初試及進士第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
死者幹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
爭卒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
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

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唯倪若水與幹以
清毅聞吏民頌美。李元紘當國表宋璟為尚書幹為侍
郎世謂臺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
時開府王毛仲寵甚奏請無不從幹東問曰小人寵極則
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
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麻察
坐事幹往餞因道諫語察遽言狀帝怒召幹曰卿向疑朕
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天寶初徙為平陽太
守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幹嘗稱陳希烈宋遙等才後皆大
顯



前代子卷之二十一
裴守真子子餘附

裴守真絳州人舉進士六科連中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
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高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
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
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鷄刀割牲贊明行
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
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
不可行詔可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
子子餘中明經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誼以文法稱而子餘
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荅曰蘭菊異芬胡有發

者○開元初遷冀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絕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擢進士舉賢
 良方正高第岑羲歎曰君今欲說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
 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詰。俄檢校御史中
 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乏人賴其利。沔既喜論得失或
 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
 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耶每朝廷有疑
 議皆咨選取沔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冲京兆人絕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擢進士舉賢
 良方正高第岑羲歎曰君今欲說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
 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俄檢校御史中
 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乏人賴其利。沔既喜論得失或
 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
 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耶每朝廷有疑
 議皆咨選取沔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



作陋室銘以見志

盧從愿

盧從愿字子龔擢明經文舉制科高第唐宗立拜吏部侍郎更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摘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庭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實書勞問。代幸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宇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括古括反謂括

正丘敵也見融恨之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曰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構五王桓彥範扶陽王楊敬暉平陽王崔玄暉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鞠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鎮南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

為聞喜令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二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借革反太平安樂公主濮陽

於私門川墨敕斜封授官凡數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本朝隱
千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負怨誹譁騰朝隱無避屈
○遷長安令宦官問費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嘆褒
論其能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李民園
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欽伏○開元初遷吏
部侍郎銓叙明審擢河南尹政嚴清奸人不容息○入為
大理卿裴景仙丐贓帝詔殺之朝隱曰生殺之柄人主事
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自贓惟枉法抵死今丐贓即斬後
有枉法亦又何如有詔流嶺南○代崔隱為御史大夫天
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
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出判廣州卒

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由
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
族入方及及魏元忠更薦之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
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常滿
百議者謂武后於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遷吏部
侍郎典選復號千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一時茂秀
○會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崔沔
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蕭嵩
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甚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

御史大夫丘納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丘更復垂劇而所
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車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
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拜
擢制科調義興尉號材吏累進給事典貢舉時號平允
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脇息。宰相
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肅吳
反。逾李林甫所引不知言嘗與挺之言稱莽嘗伏臘乃為
伏臘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臘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

吏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西
其為人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怒下除汝州刺史。天寶
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退因給挺之
使稱疾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
吒久之乃以為負外詹事挺之鬱鬱成疾卒。挺之重交
游詩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
禱佛興浮屠惠義善君子以為徧子武

嚴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
為嚴帷間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骨



左右驚曰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指亟斂閭里為空瘵虜亦不敢近境。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從孫綬

嚴綬

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蕡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實佐進奉由綬始擢為河南司馬憲宗立楊惠琳劉闢反蜀嚴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精選銳兵勦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在鎮九年尚寬惠治流聞士馬孳息綬既名胄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出為荊州節度使。吳元濟反僉以綬明知可大事加淮西招撫使卒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位將相者九人

互註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

綬始食貨

裴淮七罪

裴淮父琰之宗徽中高為同州司戶叅軍年甚少不主曹



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錮諭曰：錮子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以水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次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勤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子。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頌美。○淮擢明經遷監察御史，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後不止。淮上言：春夏毋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若後使垂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所常應，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市木石一坊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監營立，餽救饑寒，敢不報。

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夫。淮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世儉素而晚節稍奢，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缺從祖弟寬。

裴寬

寬性通敏，丁騎射，彈基後，露略通書記，景雲中宗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誥有文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誥問狀，谷曰：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奉之，誥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文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厲偉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眷而長，既入



首唐書卷之二十九
族入皆笑呼為碧鵲雀說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
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為河東丞改太常博士
出為河東刺史州人景寬入境輒兩。徙河南尹不屈附
權貴河南大治。拜禮部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擢明
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
亦有名稱當數言會飲其為政務清簡所益人愛之世皆
冀其得宰相天寶間捕舊德以寬為首子諡

裴諡

諡字七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遷考
功郎中代宗幸陝諡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

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沮却故拜
東和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諡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
歲出內幾何諡久不對帝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
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
乃責臣以利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德宗新即位以刑
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藏陵事禁屠戮郭子儀家
奴宰羊諡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
豈不為庇之諡笑曰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
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
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登聞鼓譖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
詭猾之人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
有司。謂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
諷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凡五世為河南謂視事未嘗敢
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鞠人以贓卒年七十五

楊嶠

楊嶠其先北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長安中與桓彥
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擗為語彥
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
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中憲宗立歷魏州刺史以

清白聞魏人務耳闕下務里六及請為刺史故再治魏。撫孤
姪與子均常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
仕卒

宋慶禮

宋慶禮洛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遷嶺南採訪使時崖
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
誼皆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成卒五千以習識邊事拜河
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
作濱塞掘堦植兵以邀虜徑議者蚩其不切事初營州都
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奚本東胡種為匈奴所破元魏時自號庫真居鮮卑故地直忘



師東北四十里其地東北獲契碧兩突厥元宗時契契丹
 爾白浪河北雷至鎮始去庫真但曰奚
 欵附帝欲復治故城慶禮與姜師度為使築裁三旬異俄
 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不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
 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博士張
 星以奸巧自是謚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
 郵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繞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
 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造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
 改曰敬

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人始為麟游令時嘗懷貞大營金仙玉

貞二觀檄取畿內膏腴逆人貧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
 應懷貞怒曰縣令而奸火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
 位高下乎何取懷貞杜其對而為止後為國子祭酒瑒奏
 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自尾孤經絕句且今
 習春秋三家禮義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自請帖平文以
 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賞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
 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太學門
 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首小學之異者入太學
 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
 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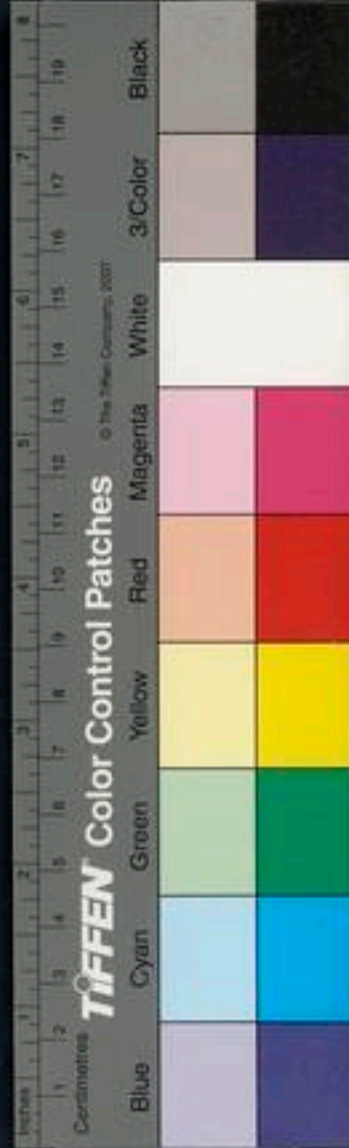


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
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
博士濫天祿也且以流於及諸邑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
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其非得與服勤道
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
勸進之有司為限納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矣帝然
其言遷大理卿卒。場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
冠婚喪祭乃括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
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場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
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矻石耳矻反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人元宗立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
寵嘗負罪匿禁中王崇曰元宗自教法曲於梨園因薄之帝以他事召隱甫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
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
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
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徃來
或漏世復繫之厨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顯
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
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



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詣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荅曰
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才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
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論曰隱甫不見仙客賢哉然可緣帝問具道仙客之為人庶幾開寤上意退而受責與不見而斥之也隱甫徒
靳於往詣乃與子有後言是蓄不盡忠以事君不得為
無疵矣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
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遷通州刺史以辨治聞
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循
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粟自陂自是水不
能患刻石著功○適之嘉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
蓋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
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來之
可以富國願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
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願華山陛下本命
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



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職俄坐貶仰藥自殺

李峴

胡典反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長吏治為寒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誣曰欲粟賤追李峴○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徹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自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簿曰法有首有從罪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

惟新意於是器與呂諲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肥衣冠蒙更生卒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之曾孫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二都會俗龐錯號難治勉摧奸扶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關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出為汾州刺史尋拜領



南節度使西南夷舶

其西反大舟也

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

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祀

徒可反

居官久未嘗

拔飾器用車服

曰故武反飾也

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

犀珍授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象昇李朝隱部人叩關請

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臺節度使入孤彰且死表勉為代

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德宗立就加

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朕謂盧杞姦邪朕固不知謂

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雖

其對以太子太師罷卒○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

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

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

共塔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

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

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拔萃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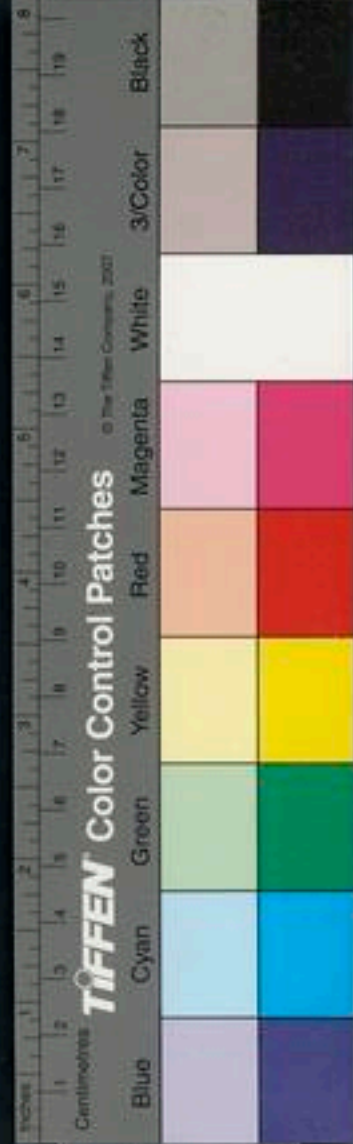
調藍田尉始韋臯作奉聖樂于嶺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

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十三年進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

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

卒



李程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嬰然止○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嫻日過八埒乃至輦轅為頭時號為八埒學士○敬宗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帝中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因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

選名臣備訪問再為僕射○程為人辨給多智然簡佚也反輕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任前卿朝廷羽翮也為東都留守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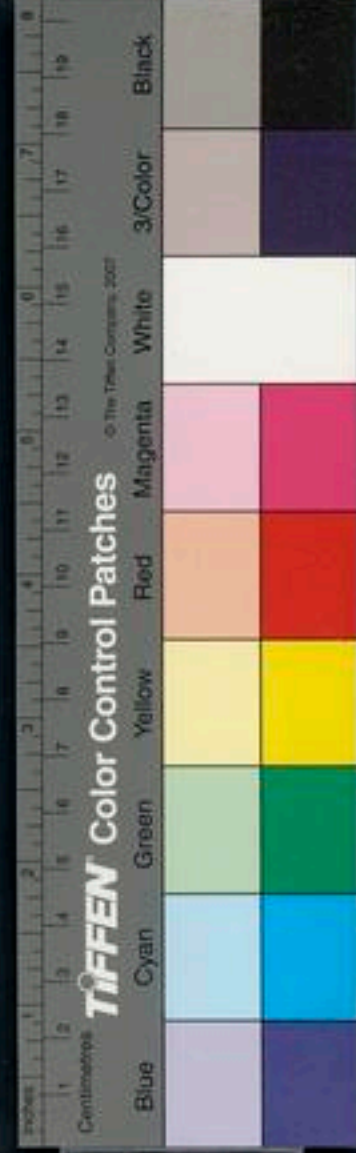
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



前唐書卷之二十九 李石傳 古 水
撓時官寺氣盛陵暴朝廷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
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應
縮不得對縉紳賴以為強。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陞帝
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
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
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
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
養德適成爾天下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
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
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

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
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惟登
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
太平之術也。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
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
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
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何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
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吾聞禁中有金鳥
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
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



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春秋富嘗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譴走塵起，百官或鞞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宗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蓋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

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云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顛覆，當時郊

大夫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

不逮也。晝短苦夜長，間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

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

○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任進之塗塞奏請

輒報罷，東省閉闔，累月南堂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

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為

肝食。肝古反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謂位惟賢是咨，士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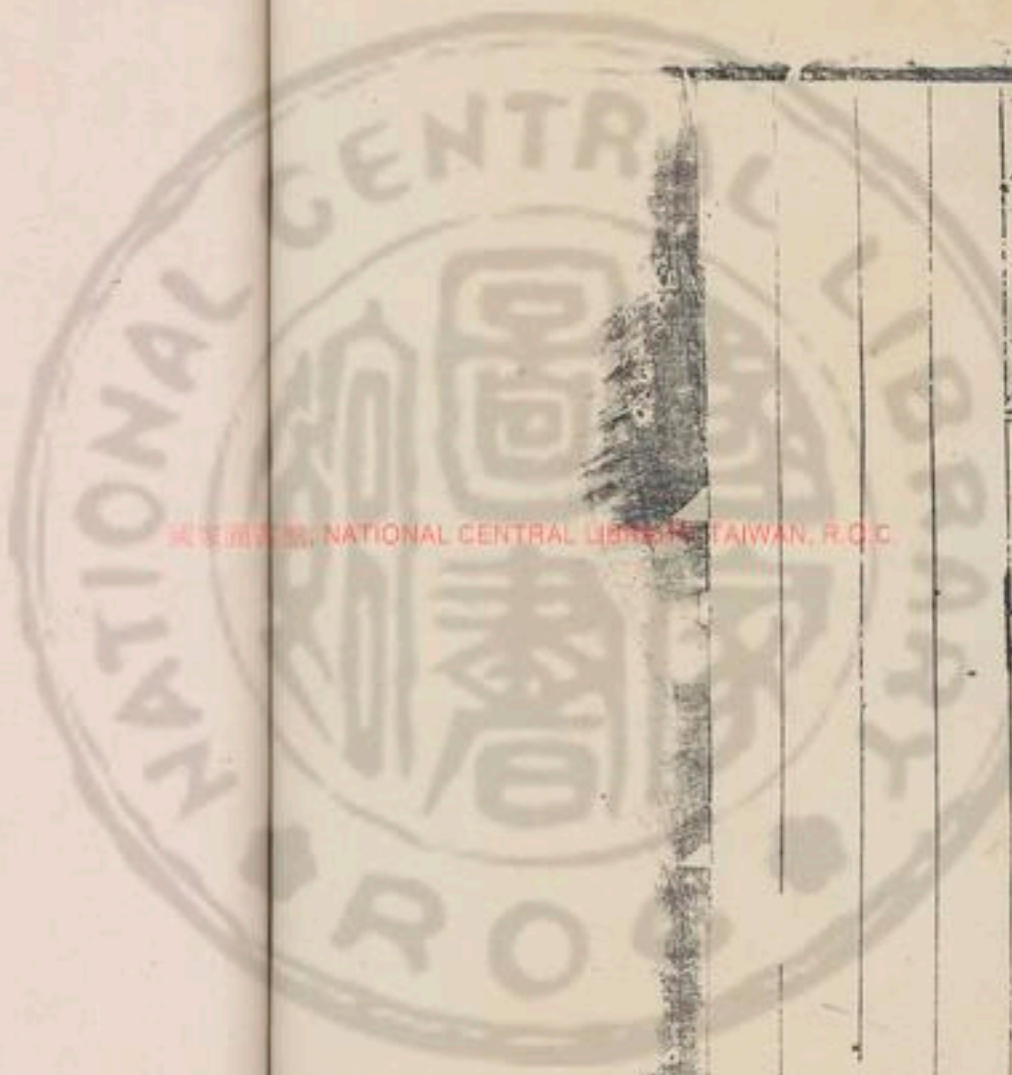
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出者，士不之助也。帝曰

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出者，士不之助也。帝曰

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危輕矣其為我博選士
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通成渠渠當咸陽右十
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
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石用韓益判度
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
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日羊相所用強敵其過
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一里徂盜發射石傷
馬京師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左荆南節度使始訓
注亂權歸闕登天子與備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
卹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佐士良疾之將加害

帝知其然遂罷去卒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
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乘在位無所發
明其餘以林稱職號賢宰相秦隋親侮賢皆二世而
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纒國長久嗚呼盛
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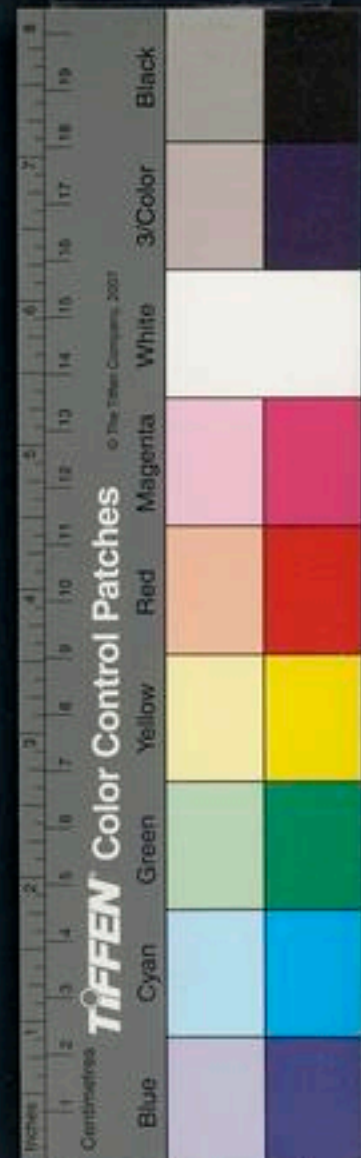
首尾書卷之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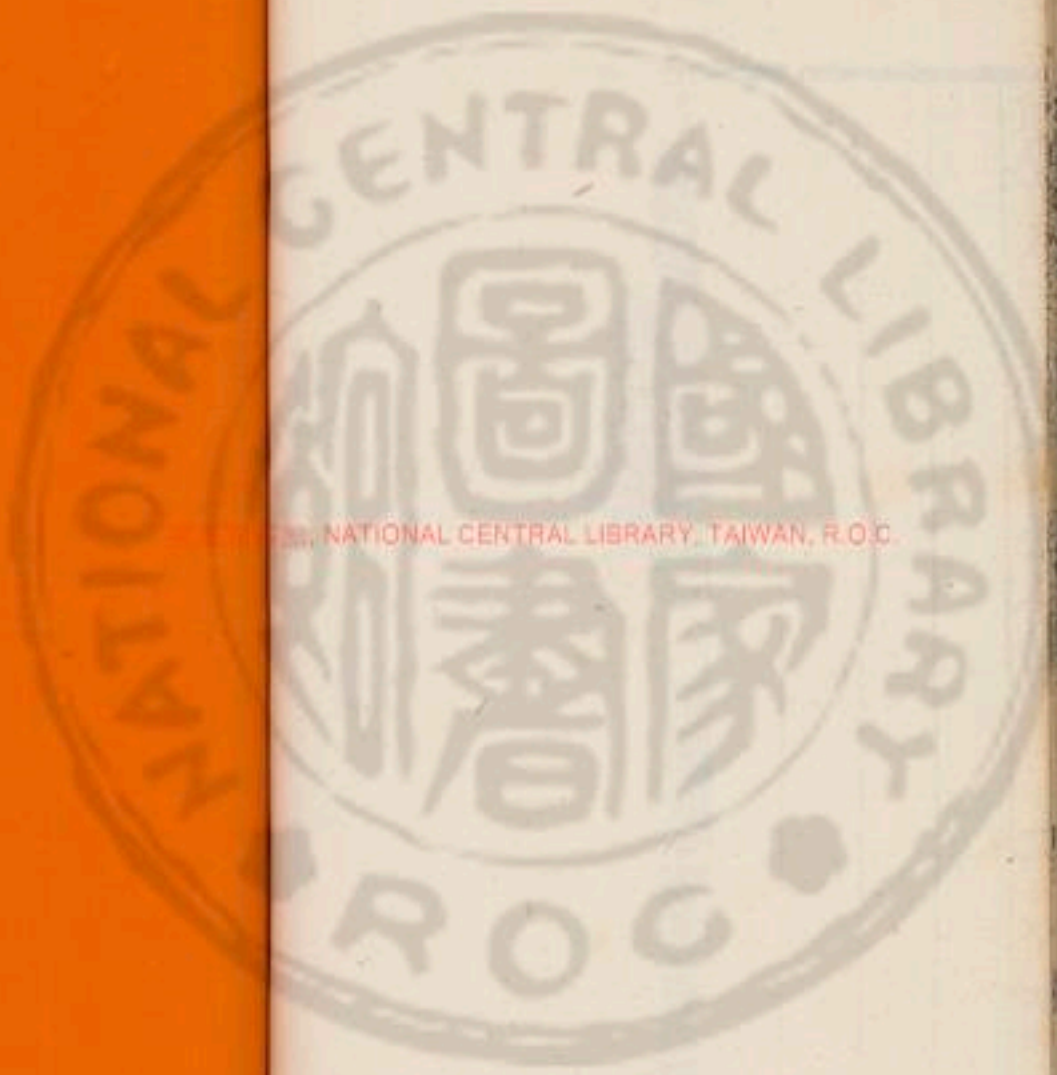
李石傳

七

水

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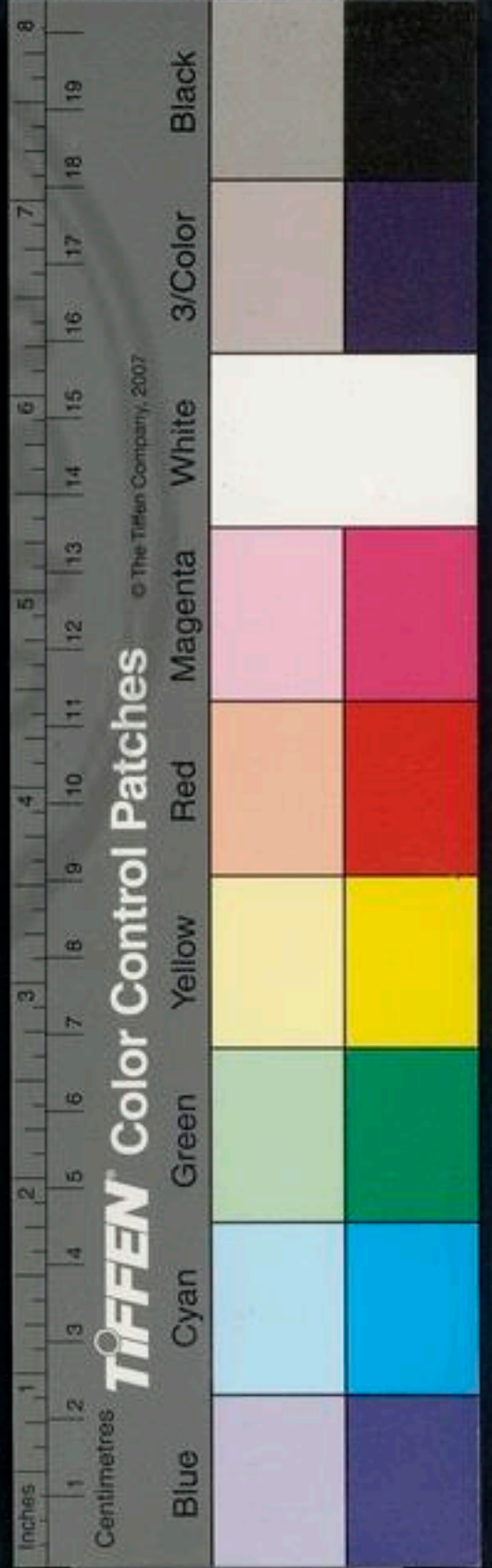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NIVERSIT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E.O.C





2282775 v.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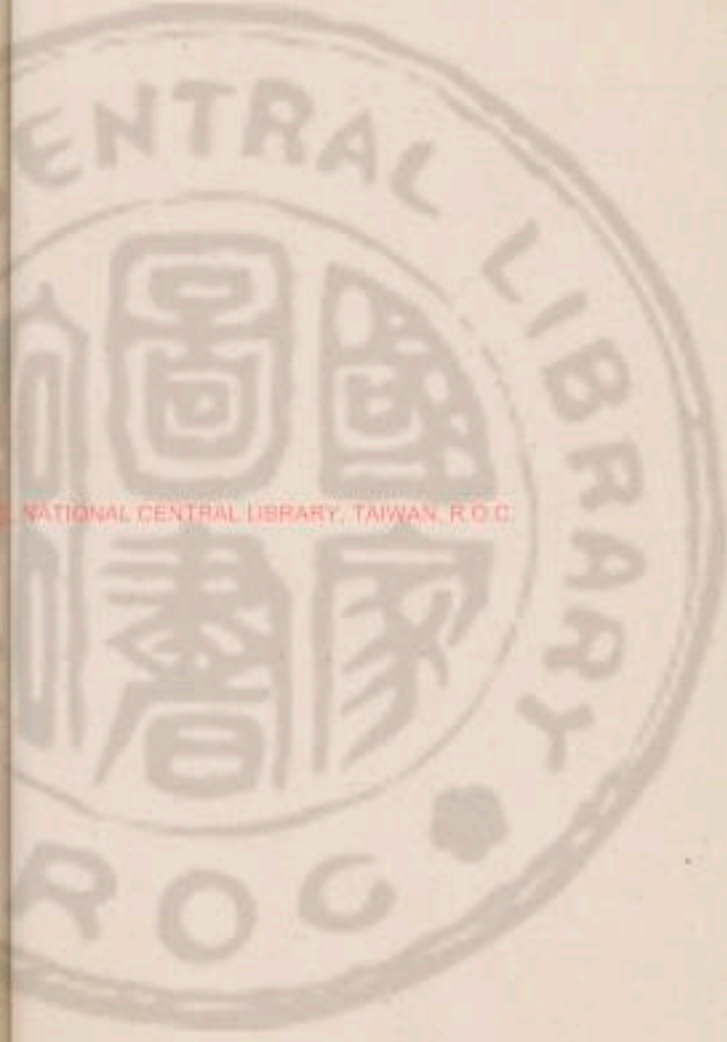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骨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竒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證聖初則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把推挽



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
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滯及善人子玄作思慎
賦以刺時蘇味道李適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
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常曰海內知我
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權史事時
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
一乃求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
漢東觀集傳儒纂述無主條書未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
自為苟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闕筆相視含毫
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邵國計書上太史副

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書
為廣今史臣唯自詢水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
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
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
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節主闕今史官注
記類稟監脩或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
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秦務相推避以延歲
月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楚容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
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



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歎曰為文氏者宜置
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
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
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
亦作釋蒙雄少為范滂滂字少伯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
覆覆者說滂口及歆吾始以文章得與晚談史傳由是感憤
其自感慄如此。子玄內召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
別撰劉氏家史及譜。嘗議李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
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

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不然其論請二家兼行
子夏易傳請罷詔會子貺抵罪貶安州別駕卒。子女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鄭惟忠嘗問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
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榱桷
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
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辨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
。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
所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證後人追脩非當
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



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者外傳云

吳兢

吳兢汴州人少厲志貫知經史魏元忠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脩國史節閔太子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書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陛下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艾刈股肱獨任宵臆可為寒心自昔剪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願陛下全棠棣之恩慰罔極之念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

玄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查陛下不致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接擢其忤旨則朝堂夾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系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柰何以為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房玄齡傳 四 三 占
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等數上疏諍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頃少是鵠巢覆而鳳不至理必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斷方為刑五九反也俗謂也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之不可食忠諫之有益如此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車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中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鑒于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五冀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

後必殺之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訛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東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太亮等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畧則蕪辭拙迹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粘寢殿之壁粘尼占反着也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



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
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
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
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
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
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
道中數馳射為樂兢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遂狡獸使有垂
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
兢上疏曰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
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

人權猶劉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
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
冗負尚秦戶口流散法出多門昧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
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願斥屏群小不為慢游明選舉
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風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
在景龍間中宗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
佞醜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春秋未就至
是巧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赴館撰錄久之
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高領國史奏遣



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恒王傅卒。兢
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相疏牾故時人病其太簡。初
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
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詐為忠不然
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喜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
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
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具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祈
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黃狐云

韋述 弟迪也

韋述弘機曾孫家厨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讀其書編父景

駿為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嘗
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
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
家之寶也。舉進士述方少儀質陋佻也活反考功員外
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
恨未畢也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選固遂上第。開
元初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
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乃更撰開元譜
二十篇。張說領集賢院為述為直學士從封太山奏東
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音歲餘歎曰吾



前唐書卷之第二十一 書述作 七
更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高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
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
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
之流。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
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
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安祿山亂剽失皆盡述
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
舒所困不食死。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遠
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者書二百

餘篇行於時。弟道迪學業亦亞述與道對為學士與迪
並禮官縉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
趙兄弟人之梓杞云

蔣乂子仲然明

蔣乂字德源常州人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
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
記逮冠核綜群籍有史才楊綽尤稱之將明乂之在集賢
值兵興圖籍散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張鑑奇
之署集賢丞職。貞元九年高擢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
宗尚義章公主母亡丐成禮乂上疏以為墨緣禮本緣金



華未有奪喪尚主者終監典禮違入情不可為法帝曰卿所言古禮也會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臣者日久痛者愈遲二十五日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安有以凶禮嘉為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然心嘉又有所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額剝題文漫缺行綴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遂召又至答曰此聖曆中天待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二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為列女傳不足過會詔閣中策中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眾悉亡以對

乃訪又又條據其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佳賢有人故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禮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首代不遷宰相問又曰中宗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享永絕又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計孟容韋貴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格收秘書少監辛。初名武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齊文傳 九
憲宗特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且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
意請改名又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太子銳於武
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
又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厭兵。子伸字太直
第進士累遷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
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
非遽亂但人有覲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三起三留曰他日
不復獨對卿矣遂拜相三世連脩國史世稱良筆咸百將
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肅宗詔芳
與韋述綴緝吳兢始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
乾元肅宗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
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集志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
時高力士亦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
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
歷四十篇頗有疑詞然不立褒貶為諸儒譏訕子冕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學寬人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德宗
既親郊重慎同事動稽典禮冕與徐岱陸贄脩飾儀矩帝

前唐書卷之第... 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父之以議論動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遷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親之意曰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謀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百筮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我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園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

之義親而不疏朝親之禮廢而後舉誠恐百筮先朝露遺口合觀禮不展臣之憂也反奄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父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之所戀也朝覲國家之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沈既濟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楊炎雅善之薦既濟有長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立銳于治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官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一
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關輔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斂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閑官久食其弊奈何籍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子傳師

互註言古今選用之法選舉

沈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跡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舉進士第權德輿門生千人推為顏子後登制科召入翰林為學士時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詳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吏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愼重刑法毋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郵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益以廉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傳師性夷粹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沙保民作 十一 占
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豪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
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
讓等極當時選治家木威嚴聞門自化兒弟子姪屬無親
疏衣服飲食如一

贊曰唐興史官兼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

筆繁字文別反其間巨盜再興安史黃巢之亂圖典焚逸大中

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者之人隨世衰擬反與而疏舛

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

未盡可為永愼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

簡則及陋寧當時儒者有所譁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

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

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愈為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順宗實錄議者

闕然不息卒鼠定無完篇韓愈為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切直宦者皆其非實文宗詔

路隋乃知為史者卒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

可信已

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開元中累遷幽州

良壯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其榻坐謂曰不

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會王君奭死奭五河西

震懼詔為瓜州刺史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創痍之患詎

可畏乎



前唐書卷之五十三 五十五 王 真

可矢石相礮胡角反不平也湏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

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招流冗

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

嶺奉昔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堰為虜毀材木無

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

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後徙河北

節度副大使契丹奚連年梗邊前長史不能制守珪至每

戰輒勝虜遂大敗契丹酋屈刺及突干恐懼乃遣使詐降

守珪得其情遣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謀殺悔以叛

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干盡滅其黨以眾降守珪大

閱軍賞將士博屈刺突干首於東都入拜右羽林大將

軍子獻誠獻恭。獻恭數有軍功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

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

曰高所奏宜聽帝不荅復前曰尚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

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玄宗憐其忠授忠嗣尚輦

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湏壯而

將之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蠶起

盡數察反說文帝器之曰後口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

日蝨人飛也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王 占
大猾閉門自歛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河西節度使
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
軍赴河西進拔其城俄吐蕃大出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
起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數百人賊衆皆稍
蹙忽九反軍彥軍彥掩之及虜也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
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
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石經畧之因上平
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
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
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常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

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深立白正
十斤每張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詭
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
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
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
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頌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
所得不酬所失請勵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決而李林甫
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
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洛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
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有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篇傳 十五 五
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心以數
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
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忠嗣數上言
祿山且亂李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
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
太守卒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畧盡知忠嗣言故世
號為名將

范祖禹曰忠嗣不顧一身之危而惜萬人之命其可謂
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

亮兵既罷勉奉詔予之兵而後撓其謀使其人得以藉
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初在朔方至豆市輒高僮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寔
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
天寶末益滋息

替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
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
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臣工謀於國則拙於身
多矣可勝嘆哉

論曰明皇評朝士則窮其忱或時固亦鏡考人之賢否



然罷張九齡而相林甫斥王忠嗣而將祿山確然不可
回奪者其心以為曷如是亦未遂亂也邊境拓矣學校
興矣隱力括矣廢渠開矣刑罰省矣祥瑞奏矣雖林甫
祿山豈害治哉惜乎明皇不知邦之興衰止在二八用
捨間矣夫使它人言林甫奸祿山逆明皇猶不信可也
今高力士楊國忠明皇朝夕寵嬖言聽討從者也力士
言林甫不可委國忠言祿山必叛為明皇者可以省顧
矣而曾不以經意惟其眩奪神去舉動倒植凜凜乎如
瘖積薪之上而安然以為莫已若也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蕭嵩為節度
使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授士大夫以信晉事省用倉
庫積鉅萬器械犀兕希逸代之以聞帝悅。將用為尚
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才會九齡罷故
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為相謹身無他
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鉞度不敢用皮在綺也百司
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知時議不歸以問高力士
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忿然久之封函國公加
左相卒

互註河湟一使典擢胥吏目不知書非宰相材張元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辯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利隱_刑制也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絲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覈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偽勲亡丁甚衆擢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接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

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群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惟楊瑒以為籍外收稅_{場余}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歛官司勸作農杜使貧富相恤凡農自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中書令張說素惡融每建白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還融以選限薄各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蘇頌韋抗
等十人分治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
融怒乃與崔隱甫廷劾說說由是罷相。進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
薦宋璟為左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
即當時長其知人。性辯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
故人與酣飲然而神明警敏應對如響雖天下不能屈信
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李實劾奏之帝怒罷融為
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相之
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柰何裴

光廷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賊
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卒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
愁恐有司寢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
後言利得幸者皆藉躡皆本於融

互註獻策以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
行郡國。詔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張說以言利進

崔群高選古屬以重其柄李登傳

韋堅

韋堅字子全京兆人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
慎矜父子以聚訟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



國稟歲終增巨萬宗容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
渠起關門西抵文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為使乃
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澹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
澹水衝死左有聖秦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
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堅豫取洛汭宋山東小斛舟三百
首貯之潭篙工托師皆大笠侈神芒屨為吳楚服每舟署
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
戚近臣帝大悅權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隴
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
望夜惟明與堅集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

子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布藥殺之

楊慎矜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
辨自明開元初為太府卿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
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
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卒。慎矜沈
毅任氣健而不吝宗訪其子可代父任有宰相以慎矜得
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遷侍御史高
置風格始議輸財有汙傷青州縣償所且轉輕齋入京師
自是天下調發始煩。時李林甫用事韋堅之獄王鉷等

楊慎矜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一 楊心恭作
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銜恨之雖林甫亦不悅。會
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胡人史敏忠使身桎梏裸
而坐林中厭之銜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裔識
緯效言與友人交規復隋室帝怒賜死

王銜

王銜中書舍人瑄側出子也按獄深文。宗以為才拜御
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銜險刻可
動以利故倚之使執擊狼噬銜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
欽嚮天子意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上吉累反脚脛也大抵
實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立人妃御服玩脂澤

之費日侈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銜迎帝
首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
以銜有富國術寵遇益厚。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
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銜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
臣奉上帝號銜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聲焰薰灼帝寵
任銜亞林甫而國忠不如也銜與弟錫召術士語不執事
覺賜死有司籍弟舍數目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
激雷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
完治偃然有撥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



隱戶剝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不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興軍內盡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哀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設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媚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字乃欲擾而竭之歟忘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鉅國忠

後出橫虐最其當方毒天下後思融云

論曰土者國之勢也財者國之權也雖堯湯之聖無土何以創業無財何以聚人然後世多以拓地興利或底危亡遂相為覆車一有所征則曰嘗兵一有所取則曰好歛夷狄侵侮府庫單乏方乃嫁主賂金貸緡賣爵以至哀削嗚呼此亦末流懲嗜之過也且武將計臣國家所須所問者委用之道何如耳蓋以仁懲忿則孰不為頗牧以道制欲則孰不為蕭管因其材而篤之則不必斬樊噲烹桑羊雖問陣言錢奚害所治觀明皇之用人也張守珪哥舒翰董旌戈所指則虜主降將宇文融楊



慎於董書美所及則積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內是數子殆有過人者惟明皇不治其心馭不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邪材出乘隙抵戩更以階亂然則人材無常視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善主忠嗣署牙將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上施智反故下音與士心歸。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昏其罪朝廷稱其義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烏有白龍見因號龍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適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唐書卷之三十一 哥舒翰 一



慎於董書美所及則積粟流錢養馬則燕冀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內是數子殆有過人者惟明皇不治其心馭不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邪材出乘隙抵戩更以階亂然則人材無常視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善主忠嗣署牙將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上施智反故下音與士心歸。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昏其罪朝廷補其義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烏有白龍見因號龍龍城翰相其川原宜蓄牧適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唐書卷之三十一 哥舒翰 一



天寶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尅翰怒
碎其將高彥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
遂以亦嶺為西塞閉也田備軍實進河西節度使。祿山
反帝召翰拜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或說翰曰祿山本
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度漕水旌
旆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翰猶豫未決謀頗露國忠大
駭然翰亦不自安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
持重以敵之而國忠計迫謬說帝趣翰出潼關時子儀乃
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翰
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出原與乾祐

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謂乾祐兵寡易之乾祐為陣十
十五五或却或進王師視其人無法指觀嗤笑及戰乾祐
旗少偃如欲遜者王師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鬪既
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祿山見
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祿山悅即署司空
同平章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
不可囚之東京平安慶緒殺之。翰人嚴少恩軍行未
嘗卹士饑寒帝令中人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製袍
十萬以賜其軍翰藏軍中及敗封鋪如故。其後贈太尉
謚曰武愨。子曜字之明德宗立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



為偽刺史詔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豕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待卿亦不東慮曜擊賊收汝州禽兇以獻斬其將二人後遷河南尹曜拙於統御而銳殺戮上畏而不懷貞元元年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以父功補遊擊將軍美姿質善騎射大蒙靈譽表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殺西北

二十餘國皆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拔其城因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帝乃擢仙芝為四鎮節度使。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仙芝引兵趣潼關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仙芝頓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人夫蒙靈登初八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
 為兵馬使奏僉從三十餘人僉若念反常清慨然後牒請
 豫常清素瘠又跛補大反行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
 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音的以貌取士恐失之子月仙芝
 不得已竄名僉中會達突諸部叛靈登使仙芝以二千騎
 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賊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
 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計畧條最明審仙芝取讀之大
 駭遂知名常清才而果習無疑事性勤儉耐勞苦出軍營
 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

賊常清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此方有奇變
 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籍度河討日取逆胡
 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兼驛赴
 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
 河陽橋以守祿山大軍至常清不能禦西奔陝西高仙芝
 曰賊銳甚難與爭鋒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收書聞帝
 削常清官使白本諫仙芝軍效力仙芝使本黑若公監左右
 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
 汙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
 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謝且



見唐書卷之三十三 李光弼傳
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賈曰祿山哀百聞驍勇乘天下忘戰主德意勤故
內謀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不
勝即奪爵王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書
皆不報回斬于軍仙之棄陝守關逼賊西勢以喪
誅玄宗雖為左右蒙睿然荒奪其明亦甚矣使賊
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
首而殘之耶彼三將矣誅焉

論曰封常清可斬也天寶末國俗寢荒梨園法曲無金
鼓之雄聲湯殿堯墻無城壘之壯勢角弓不足禦寇舞
馬不足馳轍祿山此時以漁陽百戰之師馳突摧折如
河決山頽豈可於俄頃間與之較哉常清當料賊勢審
畫攻守之策以告上而乃順適明皇一時之音意言無
實驅市人戰遂致敗死蓋其勢然也使常清當時定計
止於守關而以東京委賊天子既知利害存亡之所在
置陝洛於度外而不復慮則常清必不負責豈有哥舒
之命西幸之危哉故曰常清可斬也

李光弼



前唐書卷之八十三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補王忠嗣府兵
馬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昨日得我兵者光
弼也。安祿山反和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光弼以朔
方兵五千出上門亦曰上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
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
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燄
銳或曰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
明兵二萬傳堞堞上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
之賊陣稍北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
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

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

與經

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

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博陵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肉

掠光弼坐譙門

上作譙反樓之別稱

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

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

當先取之摠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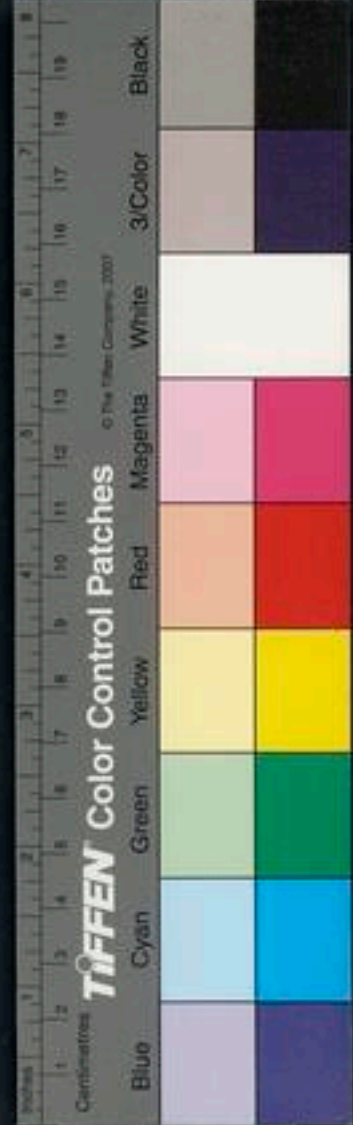
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太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

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乃斬衆以徇

威震三軍

孫甫曰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



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強
 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元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
 罪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奉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
 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
 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
 堅拒王命至言宣敕則將中丞拜宰相此強橫之甚矣
 田穰苴之斬監軍以為之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
 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
 所忿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功名已高不持戮
 衆而三軍信服矣况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

比必驕慢戮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
 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國跋扈
 者常態爾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
 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為
 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至德二載魏思明希德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

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徒疲吾人

乃徹民為櫺石車魏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思明魏飛樓車以木幔魏築土山臨城光弼遣死地

頽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下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



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又潛濟營地將沈其軍乃

陽約降三期以甲士守陴城上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

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塹上城上賊謀突騎出乘之

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

搏賊追敗之。乾元初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

鄴西成之。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無方殺略大當

會諸將為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

光弼代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思

明東勝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亦謂守幸陟曰賊新

搆難與鋒欲誅之以計然洛無見得危備守公計安

出陟曰嚴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

寸地必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

河陽北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據

臂勢也未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

陟不能大魚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心塹溝築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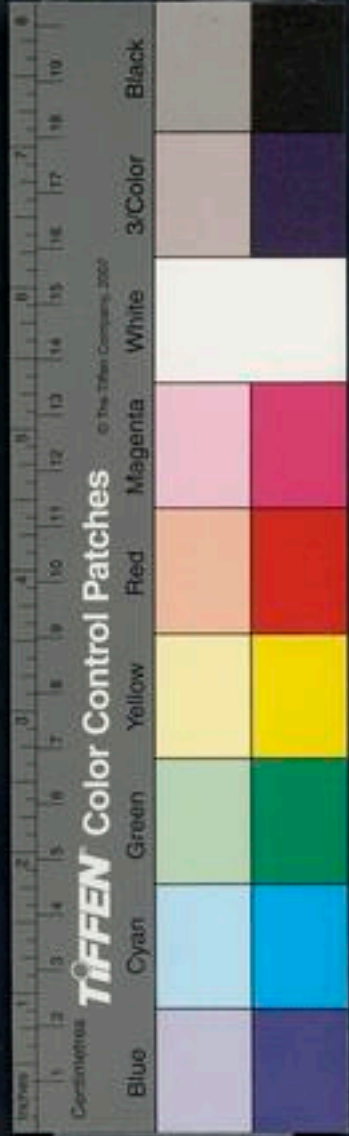
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渾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

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

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

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俄而收兵復振與



安太清合 聚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方陣
 而蹶牛刀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
 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
 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楚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
 所將步卒諸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
 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
 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
 者斬有相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
 却者光弼召援矛首賜絹不戰者斬之以應諸軍爭
 奮賊衆奔 敗禽周世等格太清旋北以思明大懼

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鞞反曰戰危事吾位三

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太子及是西向

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

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兵渡河絕餉路

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

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

與偕來左右竊惟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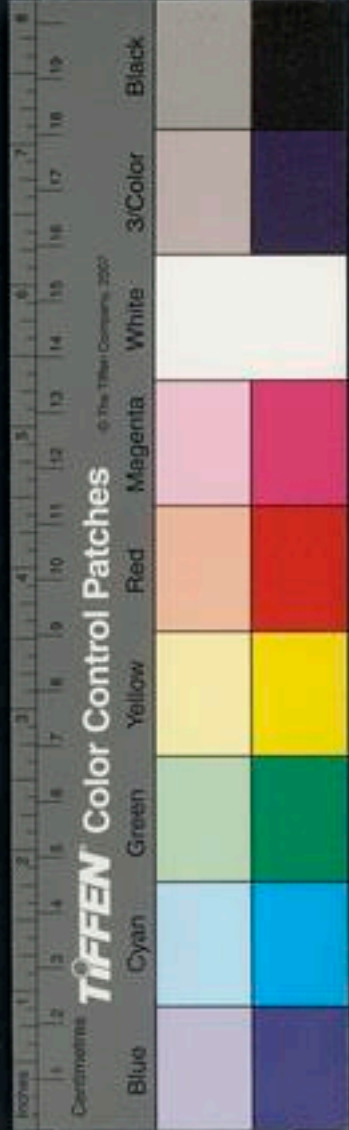
次爾以鐵騎五百攻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

光弼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
 謂其下曰我愛中云何今顥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李光弼傳
顯與俱云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
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
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顯無名不足以爲
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付出日越之石降者見遇賊
者得不思奮軍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
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
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竹士皆北人謳吟
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
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吏
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使懷恩傳山陣懷恩請陣諸原官

軍遂潰懷州復陷帝以懷恩違令覆軍詔召光弼入朝。
未幾復拜太尉知河南等五道節度朝義兼却山之捷進
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
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
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
走之。寶應元年代宗進封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光
弼遣麾下破之遂禽晁浙東平詔賜錢券名藏太廟圖形
凌煙閣。此却之敗朝恩蓋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
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光弼恐吐蕃
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



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遂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薨謚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靡懾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反註持法嚴少假貸

李郭相勉以忠義

詳見新羅贊

善御軍賞當功罰適

詳見下傳

郝廷玉

郝思反

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王功為多封安邊郡王與馬燁屯中涓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斬之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柏良器

柏良器字公亮父友王奐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年二十四更戰陳六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魏元帝
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
以救兵至擇弩手善射者汭汭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
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圖形凌煙閣

烏承珙唯氏反

烏承珙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流勇
而決號棘門二龍。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承珙勸思
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咎刻公殆與俱亡
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奉表聽
命封昌化郡王子重胤別有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鷲有守 遭祿山變拔任負

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當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
良將風采未終父喪不入妻室位三公事繼母至孝好
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
自明奄符內攝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
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
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愛死功臣去就可不
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以人為害亦可畏
矣將時之不幸耶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



衛長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遂收雲中馬邑開井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遂趨當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而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二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缺然及是國

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師敗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本根。至德二載肅宗攻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收關陝始通詔還鳳翔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奇兵繚賊皆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第三十一
徑百餘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
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曰回
紇至矣遂大敗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
東都於是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帝遣具軍容
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有詔令東都經略北討
乾元元年肅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
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太舉九
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統攝第用魚朝
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
伏壁內誡曰酒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道賊

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執
安慶和收衛州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
王思禮許叔冀遇之戰鄴南決首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
戰會大風拔木晝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
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
橋時王師無統進退相顧望青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
留守東都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之故帝詔于儀還
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子儀雖失軍
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盱
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即方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



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
肅詔為諸道兵馬都統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
却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
廷憂二軍與賊合而七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
元帥進封汾陽郡王也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
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干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
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至軍誅首惡
王元振等數十人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
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
讒且誅盡哀肅宗所賜詔赦子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

不德貽大臣憂朕其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
兩京同天下憂重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會僕固懷恩也汾
州陰召回紇吐蒸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
鎮咸陽及至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逃幸陝子儀
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
數千軍寢完會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
關中乃遣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譙山張旗幟夜叢
萬炬以疑賊初將仲卿以勁騎度滻民給虜曰給落交郭反狀也郭
令公來會將軍皇甫結快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卒
蕃夜潰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



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石隴蜀左嶺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士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助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遂公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公道蹇流言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換略盡八邑如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

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

之衣冠太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

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任直臣薄征弛役

卹隱撫鯨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

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

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

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忠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

萬入寇他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

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標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誅思歸之人林雪律反誘也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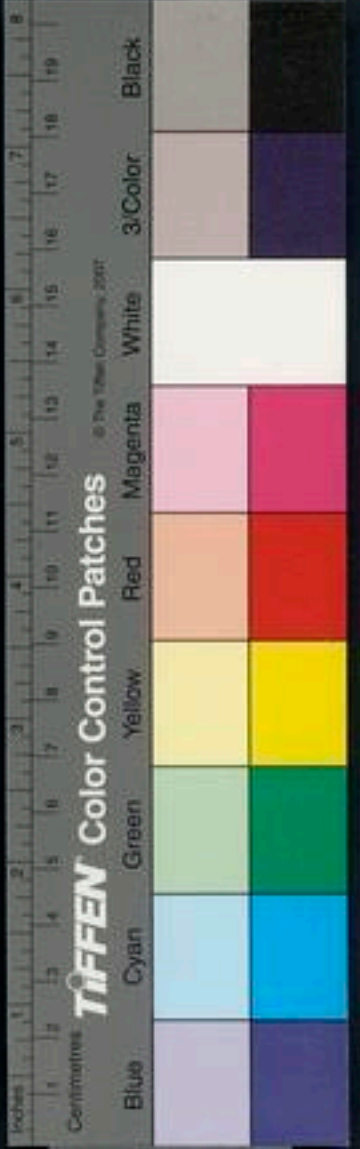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李元昊傳 十六
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容涼入和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堅
壁待之賊果也子儀至自涇陽恩眷崇縉進拜尚書令懇
辭不聽子儀確讓且言自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首數
官自進亡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特宜從老臣始
帝不獲已許之且所以讓付史官。宋泰中就懷恩盡說
吐蕃等三十萬涼涇涼州鳳翔翔長月入醴泉奉天京師
大震於是天子自將也死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才萬人
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鐵騎
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

誠有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
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百
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棄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
騎出免胄見其太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
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
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
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
天錫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
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
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



遂至涇陽還河中。天曆元年，代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
 叛，帝聞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
 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
 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吐蕃復寇靈武，乃以子儀
 兼邠寧慶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
 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
 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
 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比吐蕃兼吞河隴，
河謂河水出崑崙山，龍謂龍西在龍州，雜羌渾之衆，深入畿郊，勢踰十倍，
 如之角勝，豈易得耶？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願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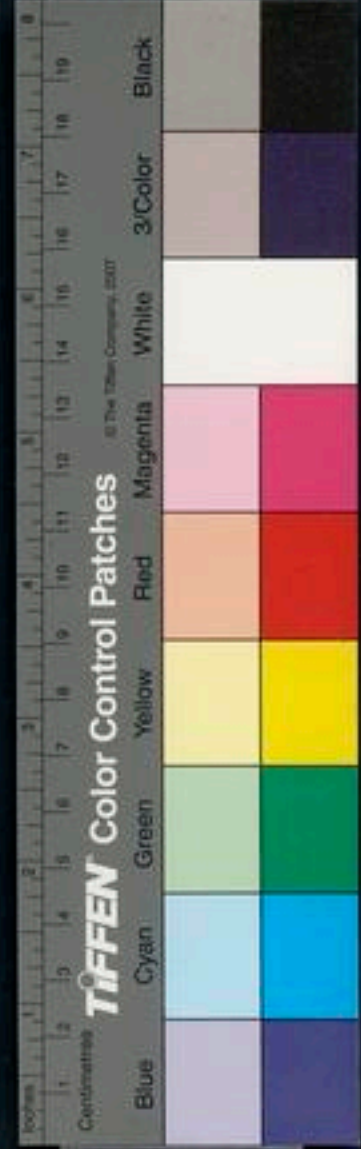
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
 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寧大鎮數萬小者
 數千，殫在，慮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
 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
 號尚父，進中書令。建中二年，薨，賜諡曰忠武。配享代宗廟
 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
 諛間不行。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
 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衷音忠甲子儀不聽，但以家僮
 數十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



首原書卷之三十一 子儀傳 十六
者得無致疑。田承嗣傲狠不執居矣反謂不子儀嘗遣
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
矣今為公拜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
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
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
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田館
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
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知人臣之
無缺焉子耀

論曰吐蕃內寇天王出守方是時虜已立帝禮百官而
子儀取殘亡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
木之象已自怵惕云郭令公采遂潰及懷恩委三十萬
衆逼京畿子儀一免冑而峻巡破滅此兵家之所不傳
文書之所不載豈計數所能及哉夫用將必用有望者
練軍實達事變他人莫及也蓋蜚英騰茂既又方築壇
推轂之初人已失七箸矣夫乳臭新進白面書生謀議
碌碌若可信用而老寇輕敵謂秦無人鼓譟且前歸咎
盲宰古人用名聞之臣是亦伐謀之道者也

左註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吐蕃陷京師卒用其



力王室再安

魚朝恩傳

領朔方軍人多德之

李抱真傳有社稷

功

裴翥傳

塞天地

段秀實傳

掃除妖氛

李晟傳

李郭相勉以

忠義

詩見新羅贊

有大勳力保又王家

見下傳

郭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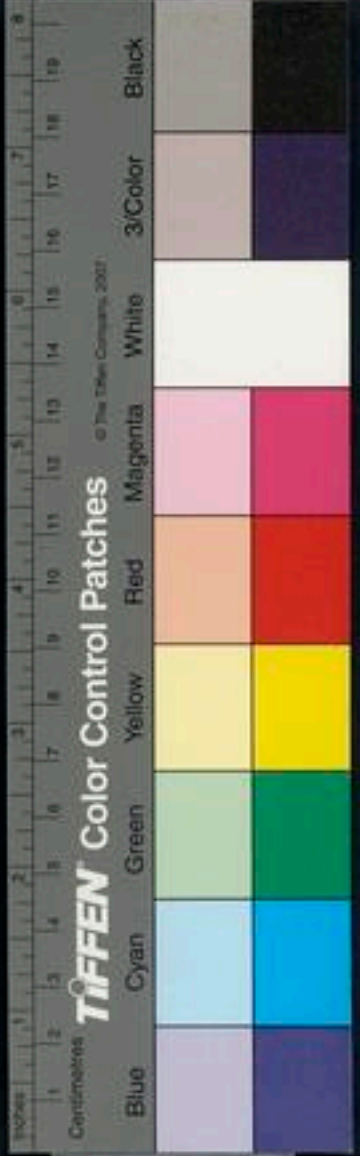
暉性沈靜資貌瑰傑子儀專征伐暉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暉獨以朴簡自處子儀薨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德宗稍聞之詔曰尚父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由宅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今有司無得受

郭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天和中文宗為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闈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

郭昕

子儀母弟之子



前唐書卷之五十一 李存勖傳 三十一

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建中初德昕始與曹令忠遣使入
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
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太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
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
忠可北廷大都護更名元中賜氏李昕可安西大都護

賢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江胡公反于儀自朔方

捉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遠殞當是時天子西走唐昨若

替旂上朱尚反下而誅賴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

遭讒梁記反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

憊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虜去以至誠積貳沮謀雖庚命

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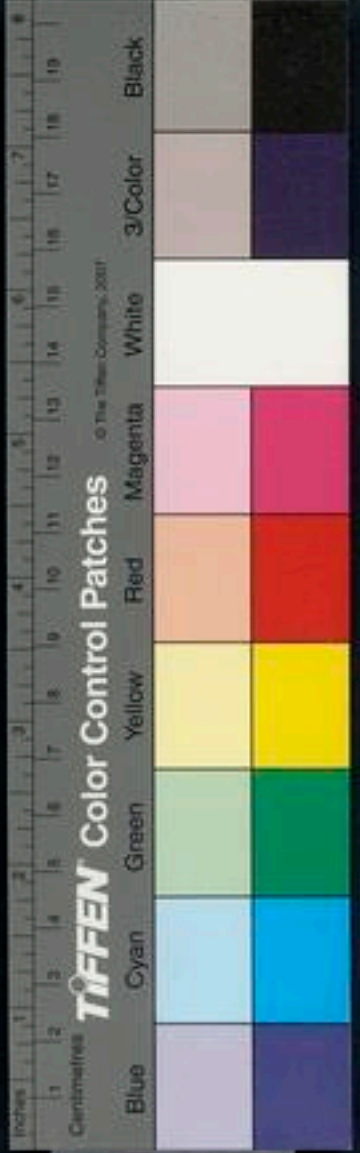
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

比之為禰唐史臣裴洎臣至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

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埒誠

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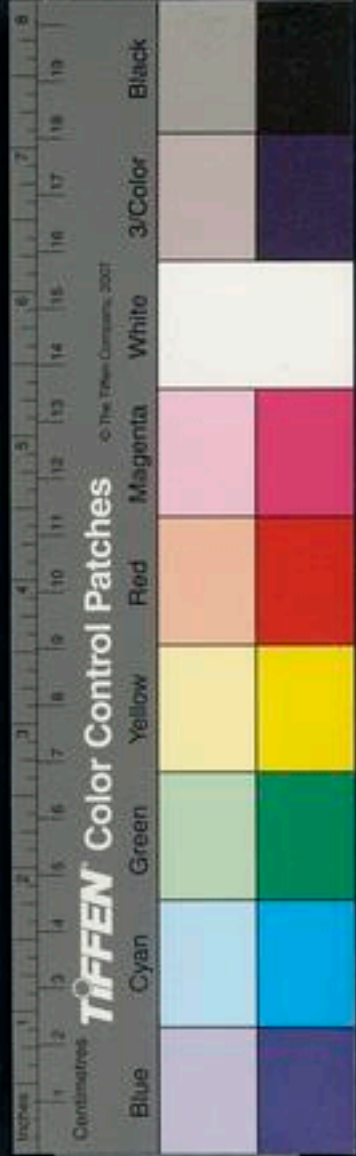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貞
子
之
身
三

享
見
作

三
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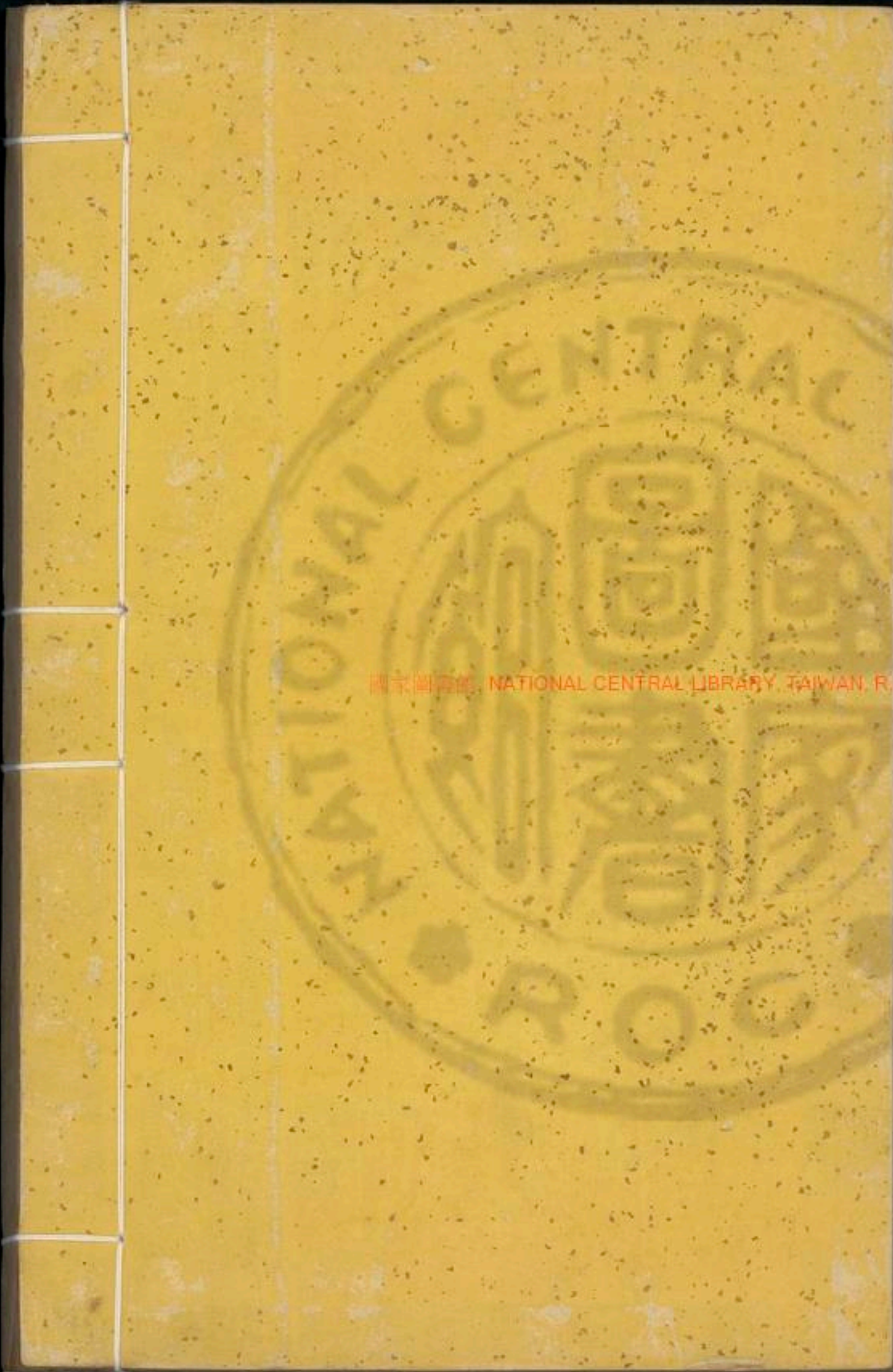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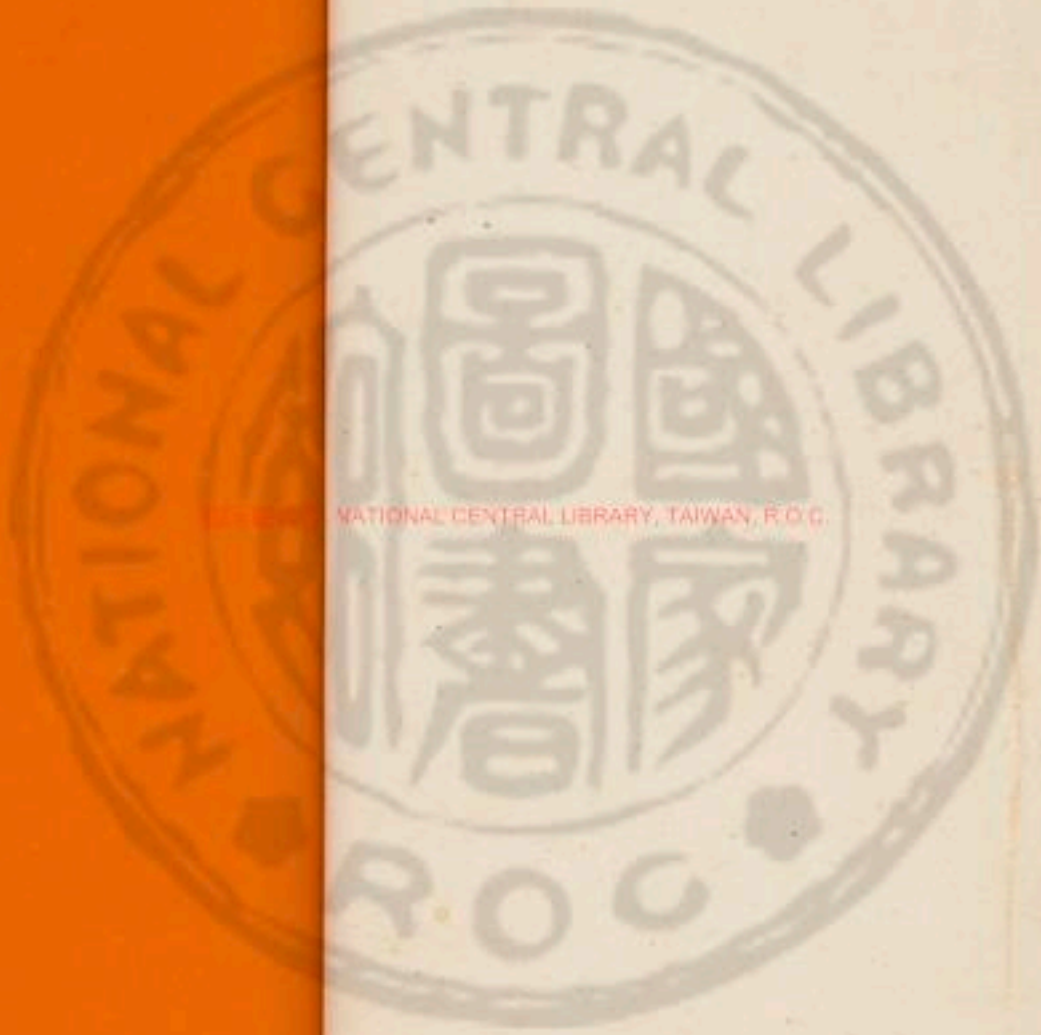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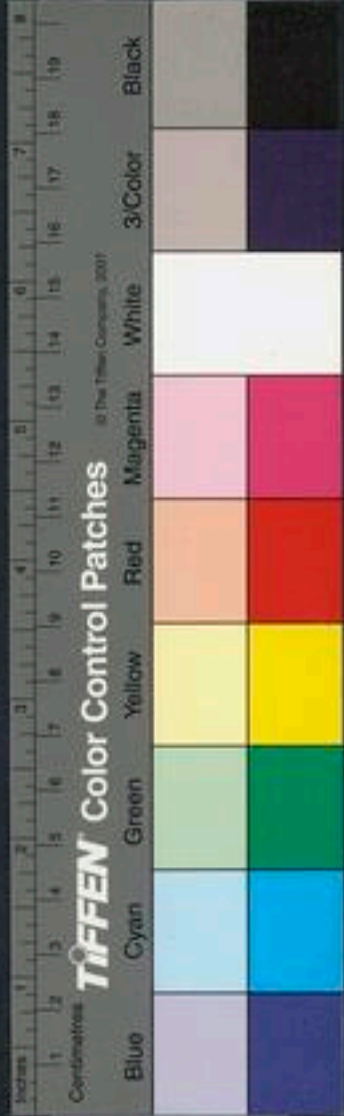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2776 x.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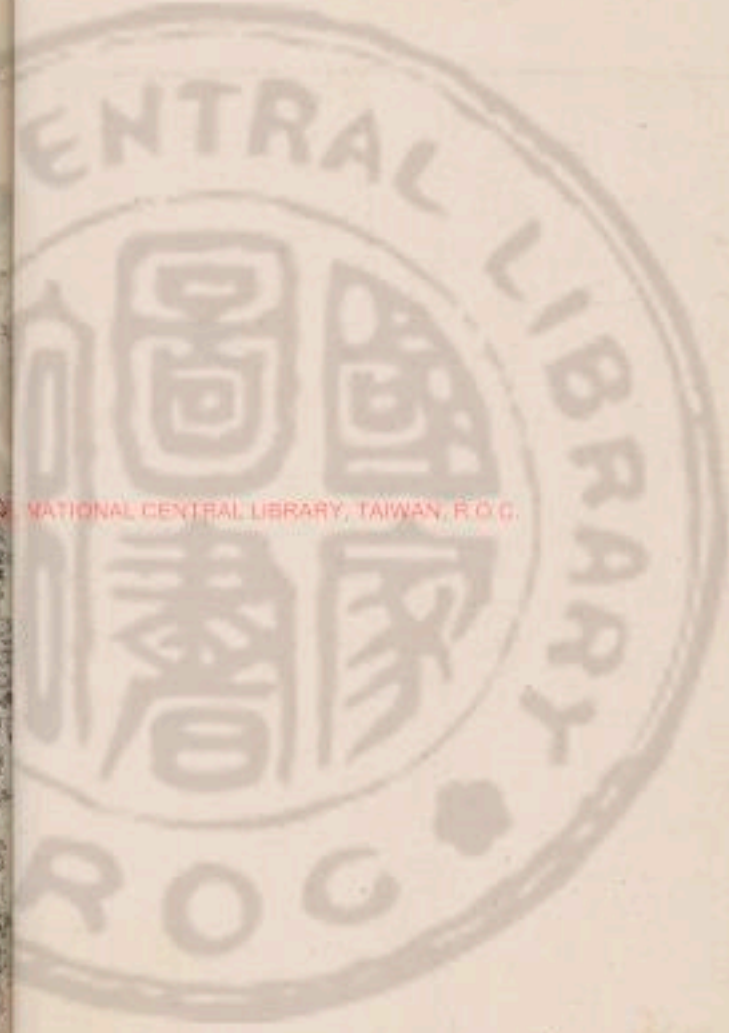


西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二

列傳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募安西軍中初用陌
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高偃芝討勃律
罽羅嗣業及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
僊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
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
盧朮虞軍至因大潰鼓而驅至勃律禽其王平之虜號為
神通大將。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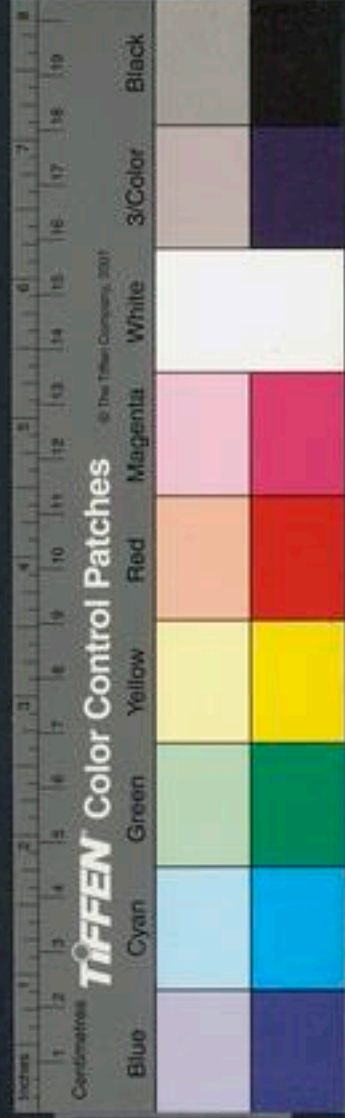


施氏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不壞
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
大白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
寶十二載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賜錢十萬曰為解
醒具安祿山反肅宗詔至即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
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
事之濟否固在卿輩迺詔與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
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賊酋李歸
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
一十二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所嚮無前自日中至

是斬首六萬級賊東走遂平王及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
封號國公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
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
後賞賜皆上千官以助軍云

馬璘

馬璘岐州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
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
予。至德初王室多難肅宗委以東討初戰渭南以百騎
破賊五千眾。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眾十萬陣北却
山旗鎧照日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眾被靡棄



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捷如
馬將軍者俄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至鳳翔虜圍已
合璘令士持滿外嚮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
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永泰初_舊拜四鎮行
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
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
早由政不修命撤之_{董曰撤直明}日雨是歲大穰。大曆
八年_{代吐蕃}吐蕃內寇渾城戰不利璘合擊破之進右僕射扶
風郡王十一年卒。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
忠力奮_忠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為中興銳將

李抱玉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始名重璋開騎射少從軍其為人
沈毅有謀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
功為政今名祿山亂上言耻與逆臣共宗詔賜今姓舉族
以李為氏。史思明破東都凶焰勃然光弼使抱玉守南
城抱玉縱奇兵出表裏倅殺甚衆差功第一。代宗喜兼
澤路節度使吐蕃入寇群盜徧南山五谷開詔抱玉討賊
不閱旬五谷平即詔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久之加
山南西道副元帥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信步陸赫廼上言
隴坻達扶文絲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

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許之在鎮十
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謚昭武從
父弟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沈德而斷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衛回
紇所將朔方兵精銳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
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
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
殿中少監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
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凡八年。抱真

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走音

乘戰伐賊後重人困

伍彫

重曰二河五
官反削也

迺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閑月得操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賁比三年
皆為精兵舉所部得盛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廩
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推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
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
抱真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總時李希烈陷汴
李納反鄆李懷光反河中抱真獨以歙州戡然橫絕潰叛
中離沮其奸為群盜所憚。興元初魏檢校左僕射同平
章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獨

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迺遣家曹林以太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交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嚮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等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_能與競長維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流涕武俊亦感泣久之武俊感其不疑迺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貞元初_德朝京師詔還

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厚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會天下稍無事迺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良季者為治丹曰服此當僊去抱真餌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屍肪_{肪分房疾反脂也}澆下之少間季良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

房瑄_{古滯反}

房瑄字次律河南人少好學風度沈整隱隘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_玄作封禪書說張說說奇之授盧氏令坐貶復為縣所至高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

所置百司臣署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數為
天子游觀十五載帝狩蜀琯上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從至成都俄與韋見素奉冊靈武見肅宗言上皇所以傳
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籍其應反辭吐華暢帝為改容
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一與琯參決諸將相莫
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揚
國患聚歛產怨天下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
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
所取財琯不能對。賀蘭進明再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
語琯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銜之因曰晉尚虛名任王

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然方唐中興當用賢

才而琯性踈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而始惡琯會琯請自

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迺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

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琯分三軍趨京師十月

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地名在成陽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

人邢延思促戰故敗初琯用春秋時法以車二千乘繚

營繚音奇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牛心懼賊投芻而火

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請罪帝

宥之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

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帝雖以琯喪師而眷任未



衰罷為太子少師。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帝以瑄虛言浮誕內快。挾黨背公。非大臣體。出為外州刺史。始更撰民居相。消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實。應二年卒。宗廟

○瑄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事繩下。而瑄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薰損云。

論曰瑄喪師肅宗之失。方潼關。李光弼郭子儀既屢破賊有功矣。郡縣僭王師。盜竈二公威德已存。

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瑄坐談客耳。遽使之當思明慶。鑿鑿剝捍之鋒。正如王衍陸機輩。其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僊芝封常清守關。而使哥舒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瑄此安史所以跋扈而稽誅也。

互註杜甫稱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

○深念主憂義形於色。並杜甫傳非破賊才

贊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或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官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七 連
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青豈備實不副則些咎深使
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
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環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
好王霸大路游京師未知名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
士為已雷聞鎬才鷹之釋褐拜左拾道。玄宗西狩鎬徒
步扈從俄遣詣肅宗以敷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時引浮屠為內道場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
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

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帝還京師詔以本
軍鎮汴州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欵鎬揣其偽密
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
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上古巧反臨
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
降情結納使還貨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
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召拜太子
賓客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貨產喜待士
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道
 孔子者相谷難禁中有負傲者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
 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
 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
 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上音其
云舜造圍棋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
丹朱善之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以帝得奇童
 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天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喜視養
 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

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
 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僊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
 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
 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
 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
 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
 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
 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
 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陛下無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李泌傳 九 四
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
弼守太原出井陘吳經反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
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
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
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
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當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
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令
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犄居綺反謂從
後引之執其足也左氏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言十力共攻之以取范陽賊失巢窟
當死河南諸將于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

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二京平帝
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于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
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廼為
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暮請從還以就孝養上皇喜
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貞素輔國以泌親信
疾之泌畏禍願德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
廬泌嘗取松膠穆居秋反木下即曰膠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
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
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第強詔食肉為娶李暉甥授
澧朗峽團練使授杭州刺史杭州名古於潛餘郡皆別名今餘杭於潛縣並在杭州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李泌傳 四
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
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必破一桐
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
矣由是不赦必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鑿漕上與同以
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二年同平章事。初張延賞減天下
吏負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請復之帝未從因問
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負何可
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
則可而吏負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
省官者去其冗負非常負也帝曰若何泌對曰州參

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德以來有之此正

負三之一可參應帝乃許復吏負而罷冗官必又條奏中

朝官常侍賓客十負其六負可罷左右贊善三十負其二

十負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

乃多於減負矣帝悅。時州刺史月俸至十緡方鎮所取

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漢光武分尚書為六

座之八至謂罷權薛苞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崔祐甫任吏部自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

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必以為外太

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費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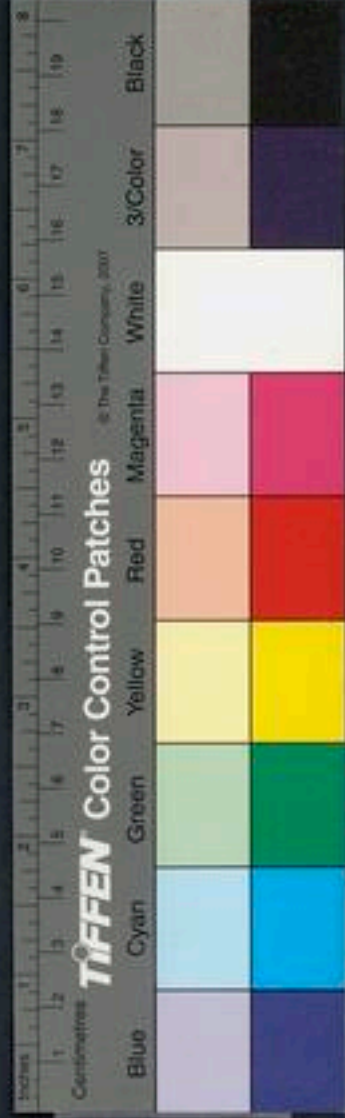
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謂泌又白惡臣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太子妃蕭母部國公主也坐蠱媚禮亂而惡感也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昔太宗詔太子不道潘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帝寤太子乃得安

范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為帝後稍損至三十萬

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泌獻九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乃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范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



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天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虛祀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也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賜大臣戚里尺謂之 歲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 問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 四年八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 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讒議能害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



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必於獻納
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復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
助也繁為家傳言必本居鬼谷而史臣繆言好鬼道以
自解釋既又著必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
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至勳帝先
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崔圓

崔圓字有裕貝州人少孤貧志嚮卓邁喜學兵家嗣元中
歷京兆行參軍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劔南節度使圓終功

名廼洽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
腴藪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天子至朝廷百司駁守帷幔皆具益嗟
賞之肅宗立為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乾元元年留守
東都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
陽詔削階封。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
已留大曆中卒

苗晉卿

子榮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人以儒素稱擢進士第進知吏部選
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



前月... 古... 王... 四

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同

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王崇曰選法官

取格式道美判取文理優長始試書又試判各料謂之入等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

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

本無學故議者鄙然不平帝為御花萼樓覆會中裁十一

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安東太

守。明年徙魏郡太守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

關望縣門輒步更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郡

太守迎犒必立飲白醕子有反飲酒盡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

時美其恭。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攝

冢宰固辭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開右為合反為

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永泰初代薨謚

曰懿獻。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

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故能安得寵名然練達

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嘗自立父碑

文有鵠巢碑上賊入上黨苗氏松檟下獨無傷大曆七

年配饗肅宗廟廷。子榮德宗特官至郎中陸贄欲進榮

官帝不許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

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谷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



前居言者多矣三
貸則授受不明中傷則枉直無辨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
輔謙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滅族計帝然之而繁官
終不顯

裴冕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調渭南尉歷侍御史少學
術然明銳景於事衆流稱職。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元
帥冕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原遂從至
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至上前于勤且南狩蜀宗
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金土屬在陛下宜正位號有如
遂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一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

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
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
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眾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
撫之以就大功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拜冕
平章事廼建言嘗官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時取償既賤
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兩京平封冀國公後
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程
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搆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
致治成化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冕以忠
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

可... 卷之三十一 裴冕 二六



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面世譽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
苗晉卿配享後蘇正元奏言肅宗為元帥時師纔一旅冕
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今晉卿從祀冕廼不
與有詔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
當世以蔭為興寧丞天寶中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選者
歲萬計遵慶性褊敏視簿牒嗔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肅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以尚書
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性

性正老而彌謹每慶具有來謝者以為耻諫而見從即內

益畏雖親近但記其罪案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裴
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益云

裴樞遵慶伯孫

樞字紀聖第進士素為梁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言樞有經
世才哀帝嗣位柳璨全忠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
卿樞以為廷範動莖宜任方鎮同用為卿全忠怒曰吾
常器樞不浮簿今廼云柳璨聞即罷樞政事俄貶至滑州全
忠遣人殺之白馬驛送於河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
投諸河水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伊真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第進士哥舒翰表

屢支判官

度徒各反六部屬官掌天下和

勤總吏職諸僚

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鈎視簿最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

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

盡繫群臣之汙賊者又詔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

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悼其持法然以峴故多

所平反浮表。乾元二年擢同平章事會母喪解當賜門

戟或勸諲以凶服受旨賜不宜諲釋纓拜賜人譏其失禮

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事覺

帝怒殺尚言罷諲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諲始建

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諲為治

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

平既斥迺以善治聞揆恐復用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

疏訟其事帝怒遂揆出之顯條其罪諲苦羸疾卒諲在朝

不稱任職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

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

十人諲最有名諲奇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

。嚴郢以故吏諲誣獨孤及諲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諲皆

二名請諡曰忠肅及執奏謂諲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十六
四
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其缺之
恪審俞之忠憤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只稱其大略其
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
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更有文思文成景桓
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特近文愛君忘
身近正故曰文正蕭瑀端直近正性多猜近偏故曰正偏
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
溢彦博曰無字文本曰憲韋臣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
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
宜知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
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嗜利不
知大體譚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
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為治也遵慶寡疵
中人之賢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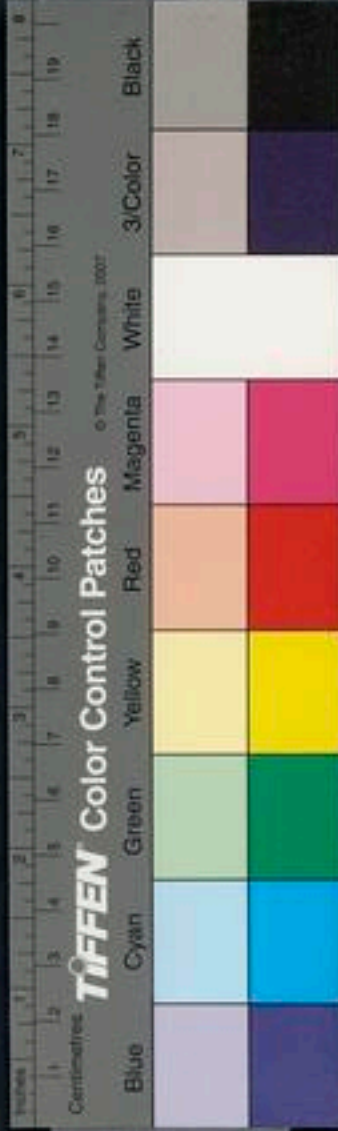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列傳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絲綰始。肅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廩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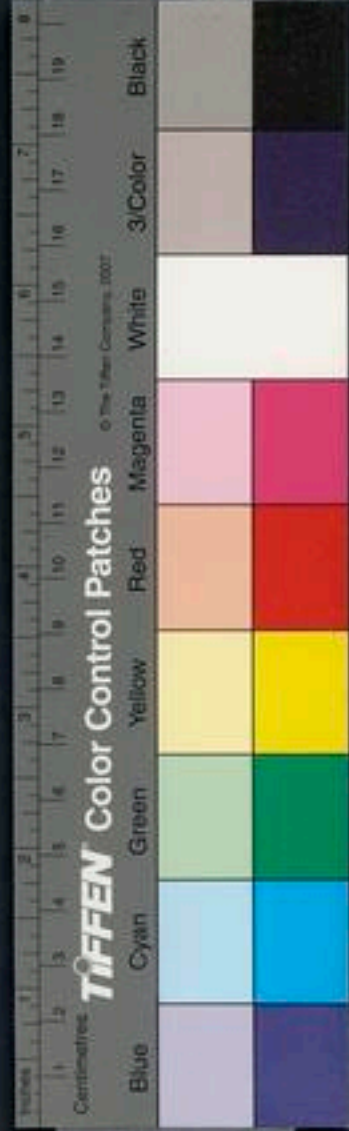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列傳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絲綰始。肅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人年久者為閣老其公廩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杜絕傳
薄之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
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裁自貪冒天下士議益
歸綰帝亦知之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脩國史制
下士相賀於朝。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
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
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撰
角反唐成邊者曰守保詔可復言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
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
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知
其故關隸以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

上佐定中下州差置兵員詔即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
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
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例因不改
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劔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
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釐補穿敝惟綰是恃未幾薨帝驚
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綰儉約未
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
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
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中丞崔寔本豪侈城南別
墅承與反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



前唐書卷之第... 木... 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指纜留十餘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呈聲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此楊震山濤謝安云

范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互註請依古察孝廉志舉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詞賦

淳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西長厚通可

崔祐甫

傳

以大儒輔政

儒學

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安祿

山陷洛陽祐甫冒天石入私第質木主以逃累遷中書右

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即問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

參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眾眾罕

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而不可賀禮迎貓為其食因鼠以

其為人去害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適失

其性邪貓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更有不行

敵代宗異其來眾益不喜帝崩眾與禮官議釋服眾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剝宰相更直掌事若沐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



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
 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哀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
 不宜貶帝怒以哀為罔上即以哀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官賞繆
 紊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割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哀
 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廼得進然無
 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出為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惟
 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詣允帝嘗謂曰人
 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此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
 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以由得其寔帝以為然。神

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父

才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

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定慮節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
 已入軍中矣。鴻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
 以觀朝廷帝意其詐莫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
 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認書是陛
 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帝曰善正己慙服
 時議者疑其謨謀謂可復自觀開元之治是歲薨謚曰文
 正贈太傅故事宰相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合大臣節
 特寵異之子植嗣

註為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私姻故祐



甫曰非臣親舊孰知其不知者安敢與官

德宗引為相四方金珍至治陳京為相專以道德導

主意故建中初紀綱正設赫然有貞觀風盧杞

崔植

植字公脩祐甫弟嬰甫子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
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
執舉望蔚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鏘判度支建言減
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鏘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
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估踰其
實今不可復收鏘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穆宗問長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咨

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禹精思治又以房杜魏徵王

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

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二人蚤夜孜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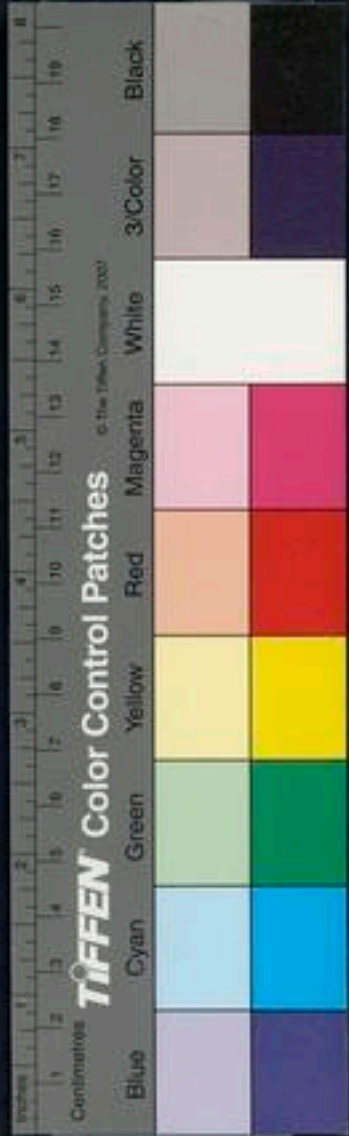
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勤省

以自戒其後杳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

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

寶事先臣具陳治亂所以然臣在童蒙古患反總角也幼

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
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禾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絺履



華鳥集上書囊為殿惟信乎曰太儉邪植曰良史非貌言
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瘵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
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力足至
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廩餘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
不節末年力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迺下哀痛詔封
丞相為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
卿言善患行之為難耳時朔廷悉收河朔三鎮
成德魏
也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朔朝
朔州
魏齊藩鎮以田承嗣始傳五州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
中四姓傳十世有七州曰貝州相州衛州至劉總入朝
八月朱左傳十一世有八州且懼部將構亂迺先籍蒙
九日為涿營溫美平薊

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
謂藩鎮自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寒贖願
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
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慙終
華州刺史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
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縲私刑反北繫牛縱虎狼馬一日
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惜哉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柳渾傳 六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林江傳 五
兒相夫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
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將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
進士第棄官隱武寧山石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
而渾放曠不樂檢局迴求外補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
中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渾步至奉
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
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李希烈據淮蔡關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曹公者也往必見
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帝
嘗親擇宰畿邑而政有狀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

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
兆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
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鈿苦化反工不敢聞私市
他玉足之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
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欲由
是工不死。韓滉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
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
省闕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奈何顯立威福豈尊主卑
臣義邪滉悔悟。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
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虞患渾瑊



五帝無詭誓三王無盟詛莊助反要約殺牲而祭也夫夷狄人面獸

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夜率

韓濂環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明日慰之曰

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

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

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禁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羅

政事。渾警辯好談譎延却與人交豁如也性清儉不

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入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點

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反闔門奉朝請疾正歎曰吾等

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卒謚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

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

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趨尚非愕然當時作者依其簡拔渾

亦善屬文但沉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中進士第又

擢材識兼茂科舉賢良方正累擢憲宗初擢左補闕李絳

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

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敷上疏其言忠切願卿未知

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

以帝冲怠不嚮學即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三 唐高祖 一八
擢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上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喜
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
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臣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
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本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為端
州司馬處厚上言按紳光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拔瑕洗
釁况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與宰相明黨揚炎為元載
復讎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河結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
深念哉紳繇是免。方天子元籍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
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
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庶謀然所以

不死者陛下在東宮十有五

今皇子方強祿

上居兩反下得抱反

稚穉負兒衣博物志云稚穉連以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以約小兒於其上

臣不敢避死亡之誅

帝大感悟

王廷湊之亂帝

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

跋扈未反危可跋色爛烈也

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

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未決即下詔處厚入昌言

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

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久他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

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回平章事堂更湯鉢數招權

納賄賂處厚斥出之相府肅然。初王元時宰相齊抗奏



罷州別駕元和後兩河用兵拜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

朱紫清拜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

六雄相也初有十緊州後入者甚多更不復列悉補別駕由是

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

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申輒緩

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

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寧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

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

即趨下頓首帝矍然上居綺反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

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

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諄復數百言又言裴度忠

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大和中薨處厚姿

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息多至廷踈疑然上句反不可回奪剛

于御史百僚謁事具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

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儲正至萬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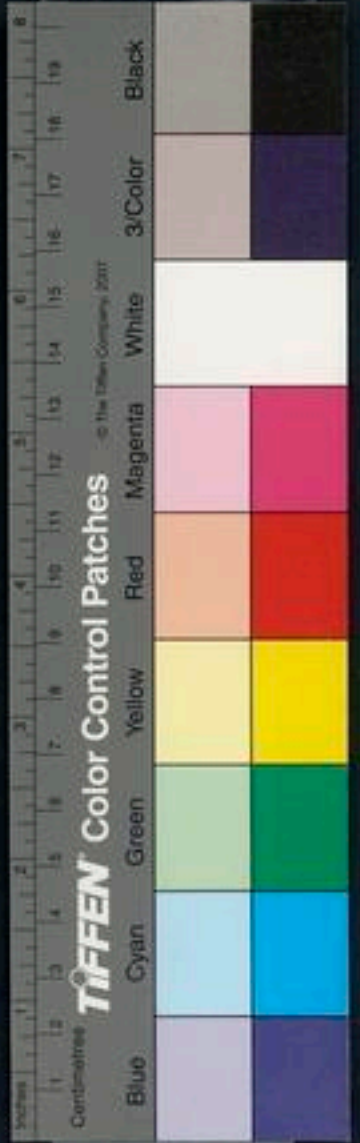
路隋

路隋字南式父泌字安祖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渾

瑊召置幕府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隋長知父執

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元和

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必還詔可而泌以喪至



前唐書卷之三十三 路隋傳 十 五 連
服除擢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遷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帛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賂邪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嘗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判定有詔適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後為鄭注所忌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縮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議論洪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矣正已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

知幾君子哉處厚事以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且邪隋輔政十年歷年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少涉躡不治生事舉有道科中第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活之側目。出為蜀彭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亦何以殫九地而困全蜀太平之



人哉若謂已成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
以一劔南併力從事帝不納永泰元年卒。適尚節義語
王霸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不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
縉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治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
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畫者輒傳布

元結

元結父廷祖三歲而孤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姬彊勸之
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後有所
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不足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卒門人私
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而十七迺折節嚮學天寶十二載

舉進士擢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蘇源明見

肅宗薦結可用召詣京師結適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

聞往年逆賊跋扈人心危矣天子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

疆寇曾不喻時收復兩京今河北姦逆不盡盜賊數犯州

縣百姓轉徙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

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

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

流無今日魚鹽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任何哉

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耶對曰前日天子

恨愧陵廟為鷄逆傷汗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



前唐書卷之四十三 元氣傳 十一 三 四
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
疑冕大昕纓瀛而朝大官且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
以薦國機電務參尋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所以不
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
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不勝則國家兩亡故生死決于戰
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爵賞厚何苦營謀刃以近死忤
人主以近禍乎天下安我等豈無賦畝自處若不安我不
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柰何對曰國家非欲
其然蓋失於大明太信耳大明則見其內情將蔽內情則
司或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

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其三曰議者曰陛下置

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今有仁信

之令受勸之誥人皆族立黨並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

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

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煩令徭餘昭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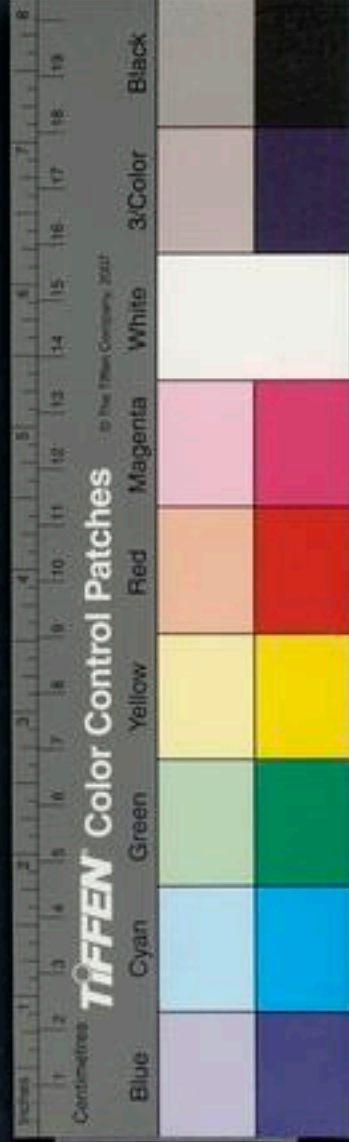
庸謂雜徭較絹布帛一切蠲蕩任賢斥小人然後推仁

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帝悅曰卿能破

朕憂○擢金吾參軍又參乘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

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

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



則義有所存矣。填納之。會代宗立，固辭，巧侍親，歸樊上。

授著作，即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元姓也。左傳：維七

文改，拓跋為元。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

史，世系在家，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天下兵興，逃亂入倚珩洞，反玉名，始稱倚珩子。後家灤濱，

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

既客樊，上漫逐顯樊，在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

不入也。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鈞加，帶笈簪而

盡舟行，恭相塞謂之。寒又玉篇：笈，也。籠也。舟中，林也。獨

聲，斷而揮車，斷不汗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

公守著作，不帶笈簪，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斷乎？公漫

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鈞加於當世。

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慙帶笈簪，吾又安能薄

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斷於鄰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

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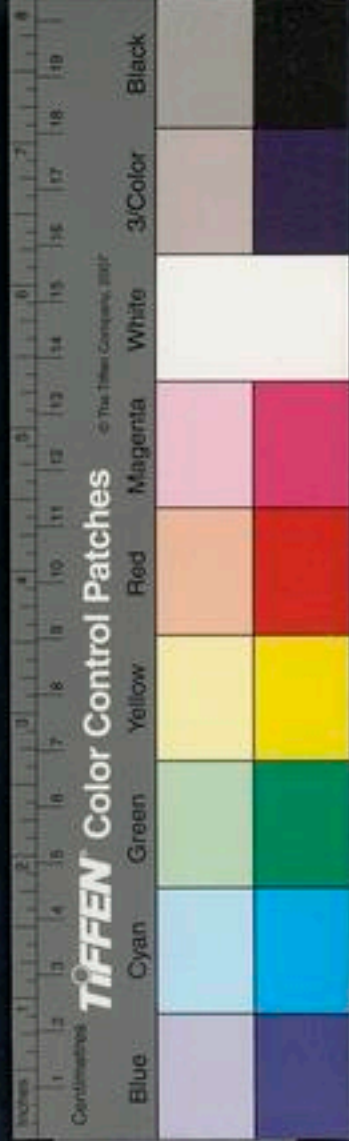
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笈簪，全獨

而保生，能學聲斷，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進

授容管經略使，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卒。

薛珽

薛珽字溫如，河中人。以蔭遷乾陵臺令，咸中以清白聞。課



首唐書卷之三十一 百五十四 四
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珽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珽黜焉。而李承狀珽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入為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閣人聞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貲言闕。失謂之。巡對珽剛嚴。曉法洽勤。身以勸下然。

許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公改太子負客卒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王臯討希烈。留叔倫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研餉歲。庸獄無囚。詔書褒美。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地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輕者。有司銓擬皆便。勿私非為官擇人為入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效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綬綽夷落。威名流聞。其浴



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

郗士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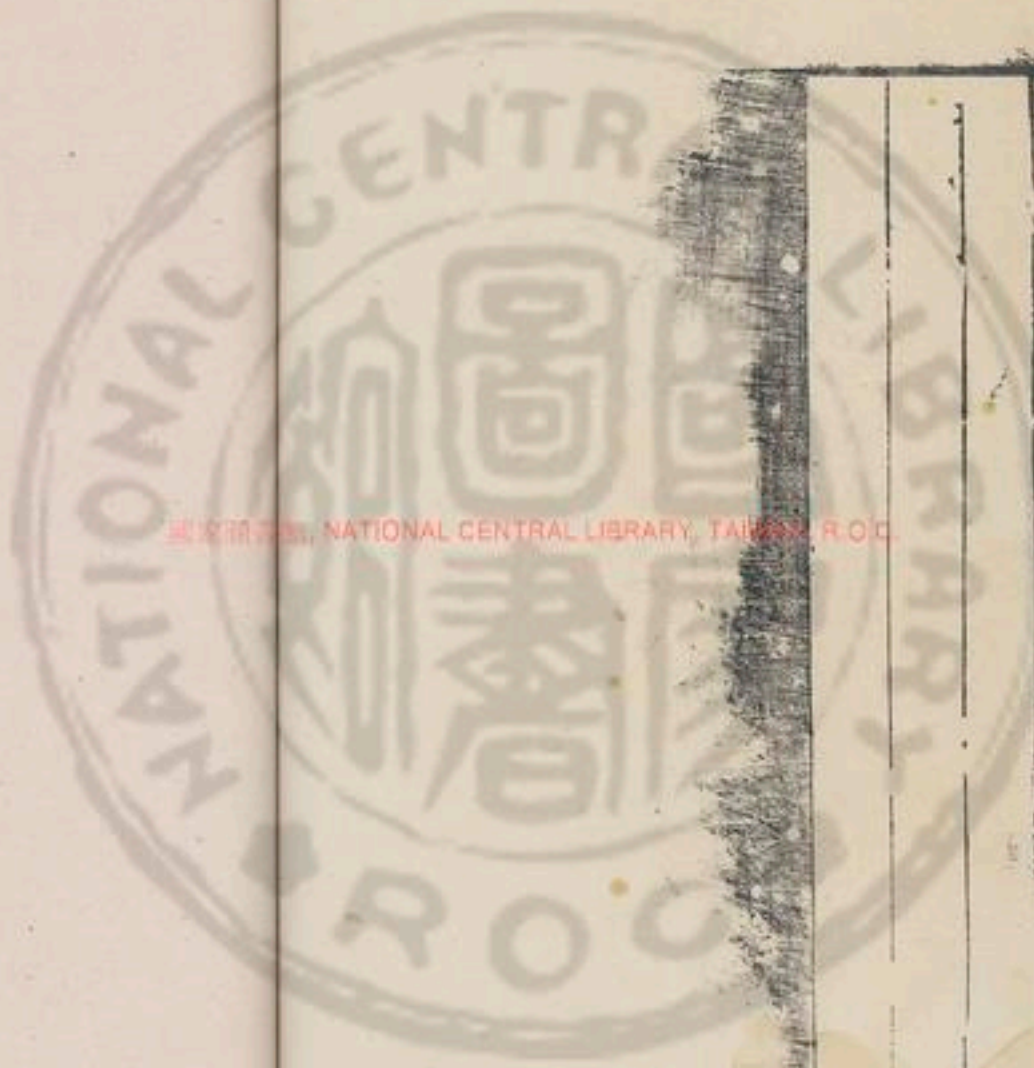
郗士美字和夫兖州人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為招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木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諸人困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時討王承宗也大令何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逗留士美即斬以徇言使衆士以為戒也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時諸鎮兵合十萬多玩寇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

宗懼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卒謚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唐書卷之三十三 郗士美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居身之身三三
希三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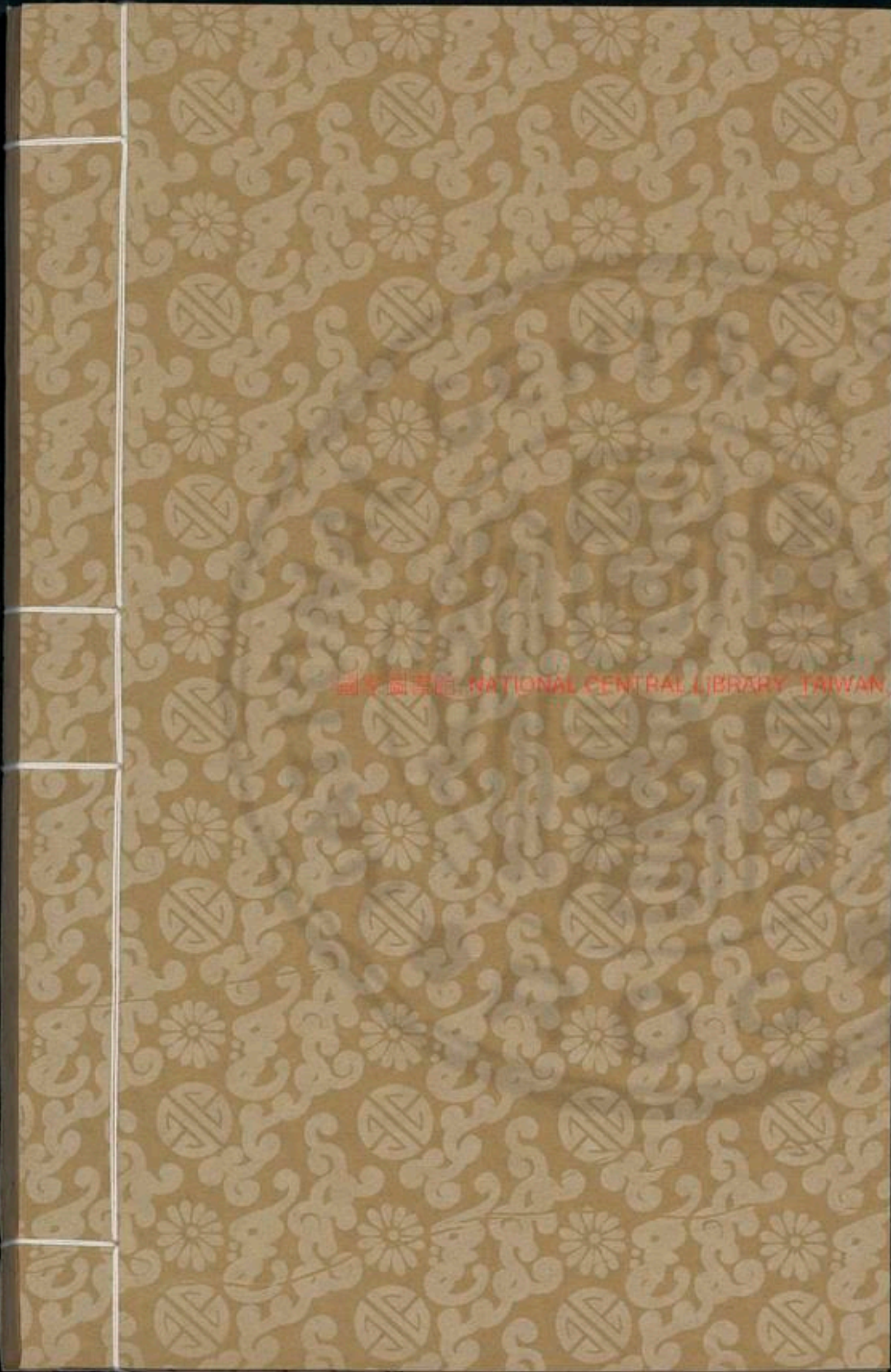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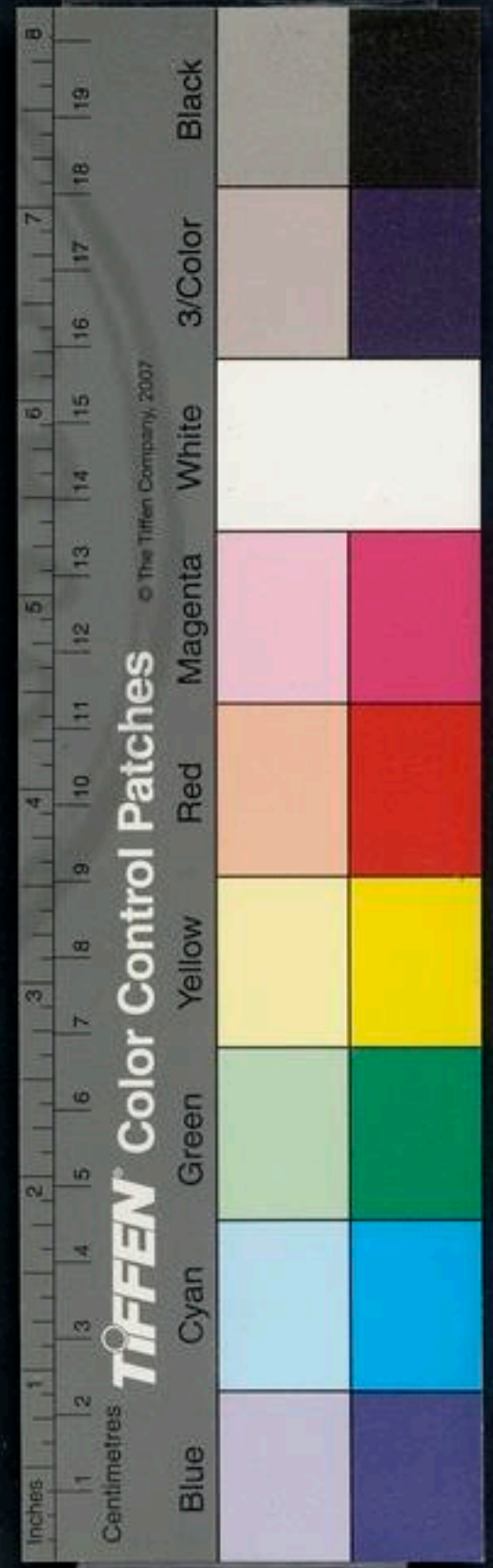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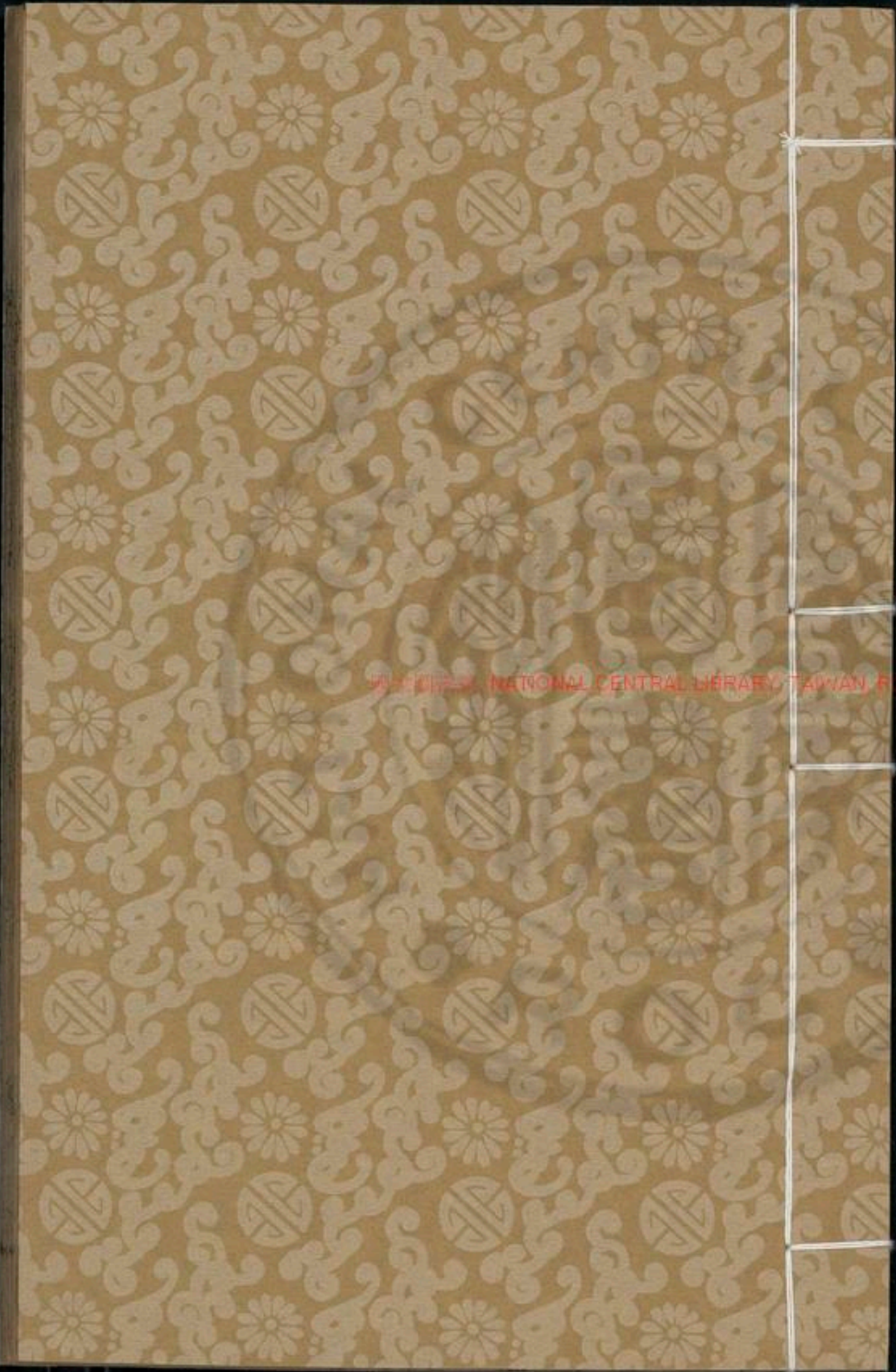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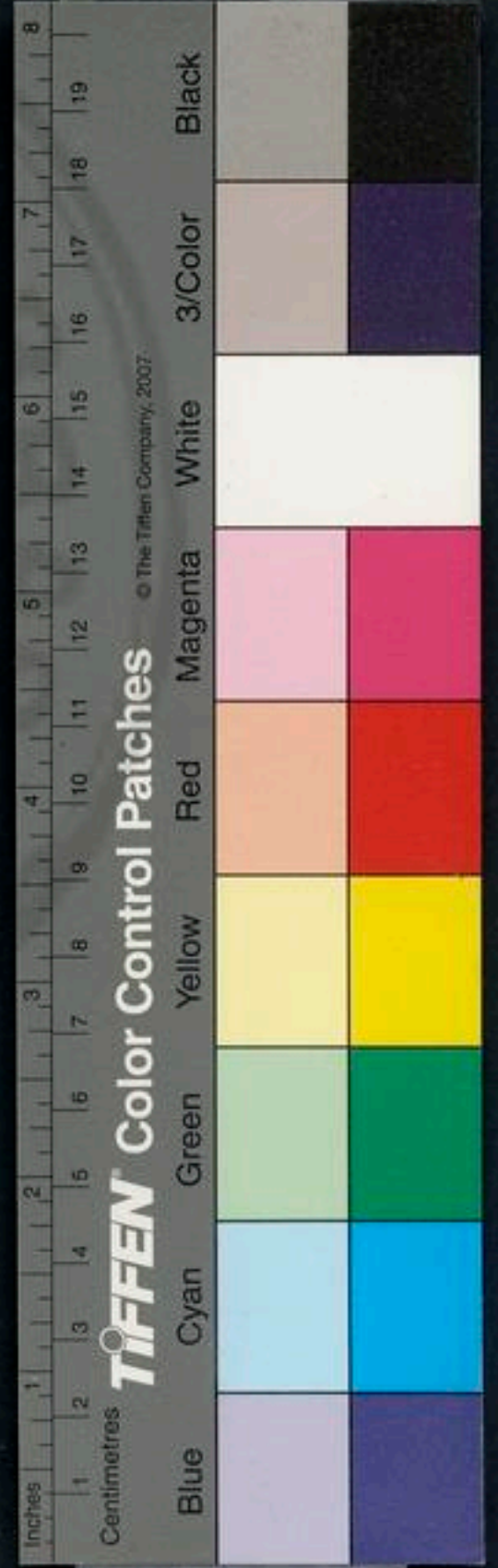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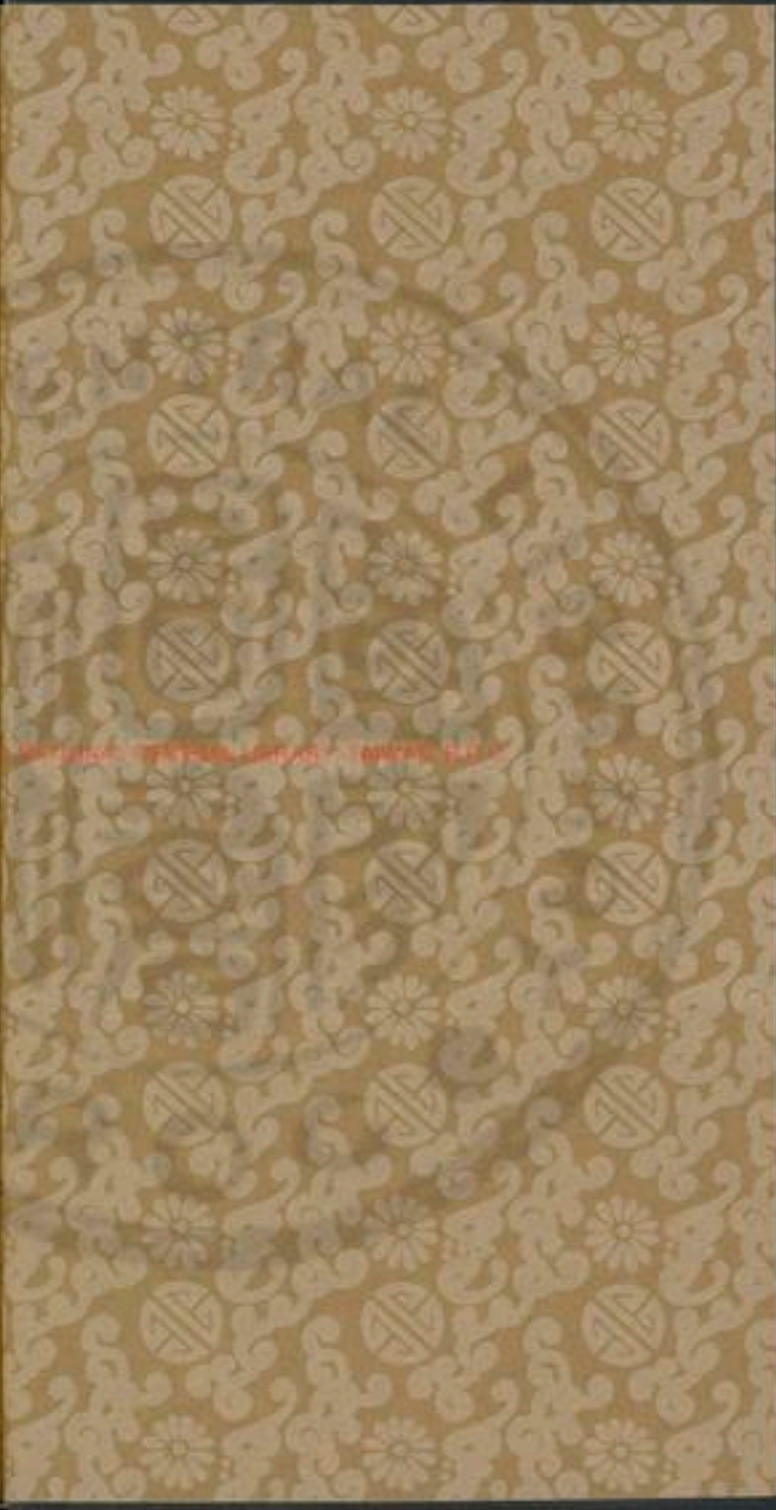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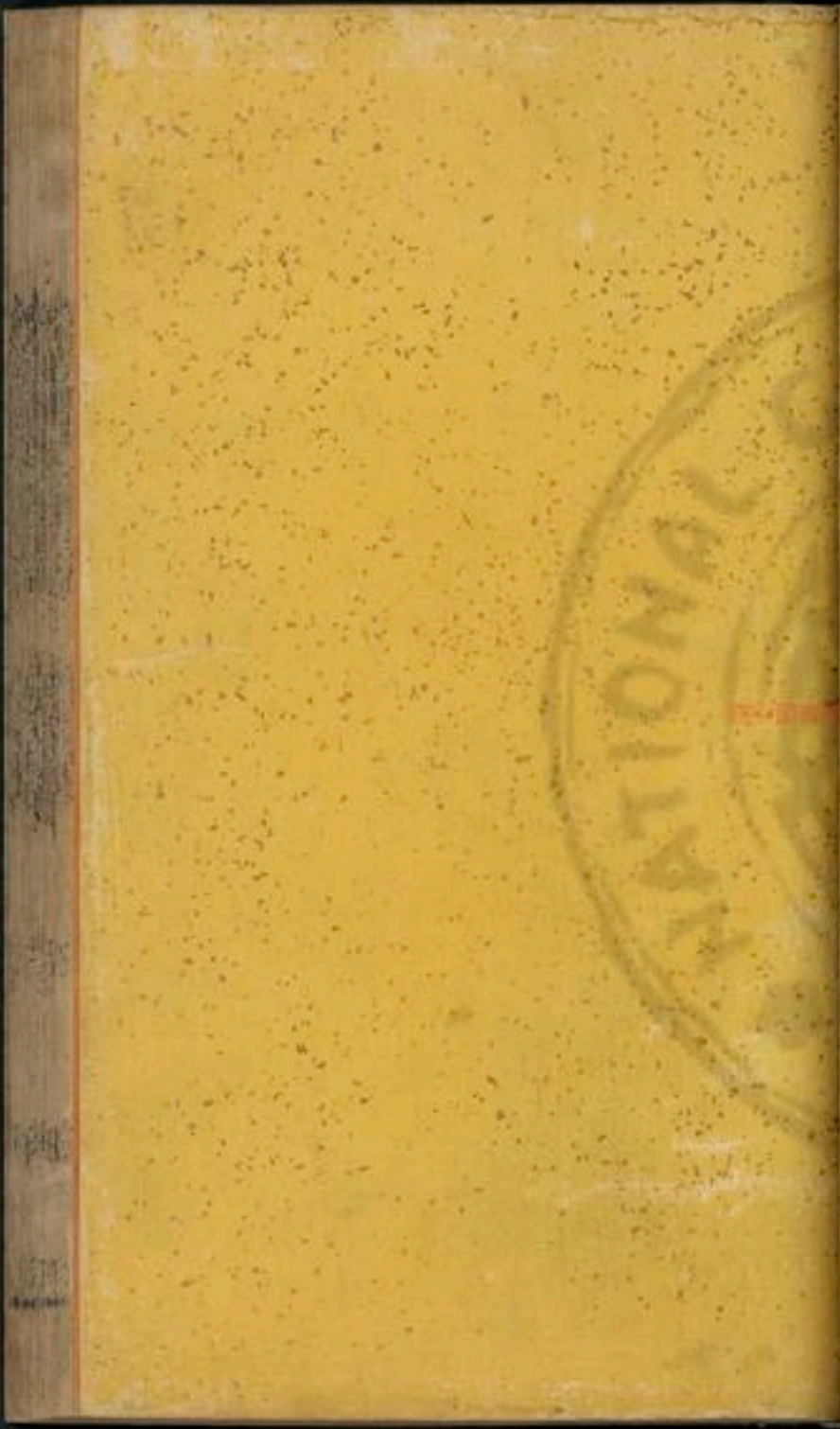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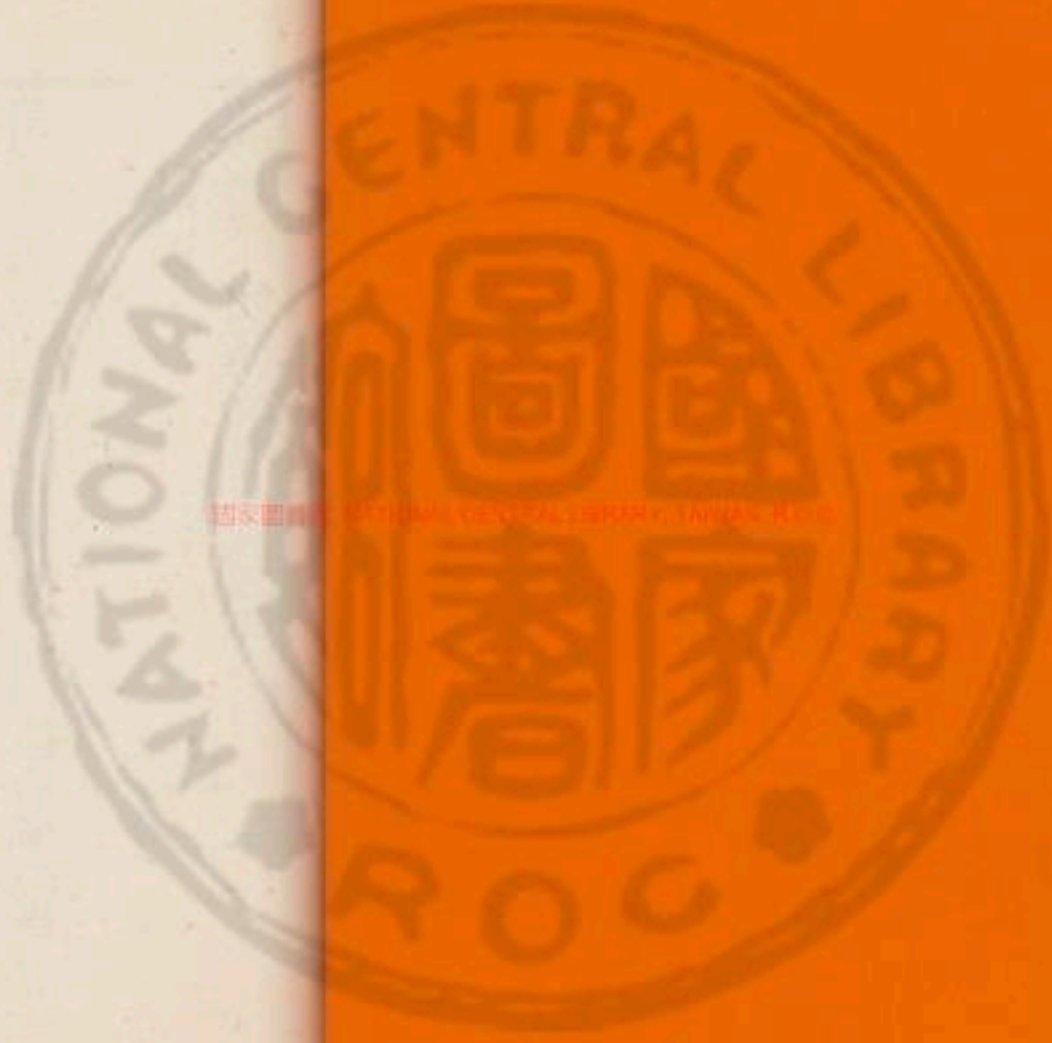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1777

v.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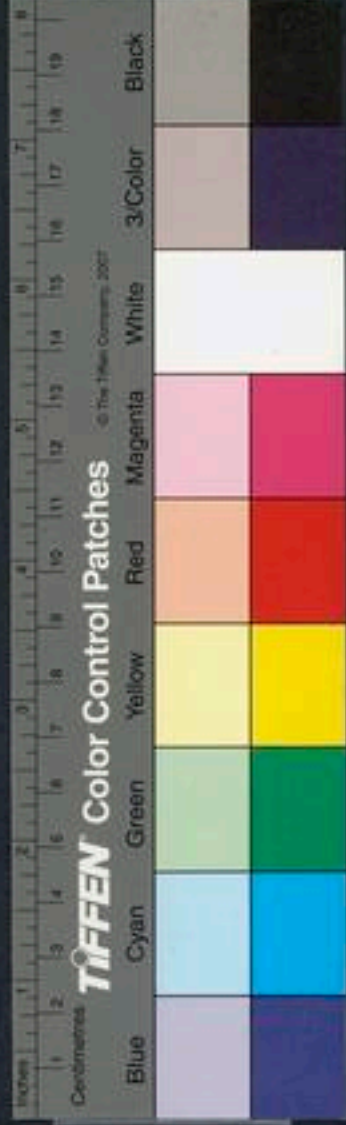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列傳

崔寧



崔寧字衛州人。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徙漢州，吐蕃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廼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德宗時，為尚書右僕射。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檢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即詐作寧遺泚



書獻之遂奏寧無效順心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因俯伏
歎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廼召
寧至朝堂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寃之

元載

元載字公輔鳳翔人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
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至德初為度支郎中占奏敏
給肅宗異之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
輔國白用載翌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
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頗
威能廼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

次殺李輔國載陰與謀與音廼復結中人使刺取密言

亦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

目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廼乘間奏誅朝恩朝恩誅載

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奉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

王廼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更部兵部即附申圖奏不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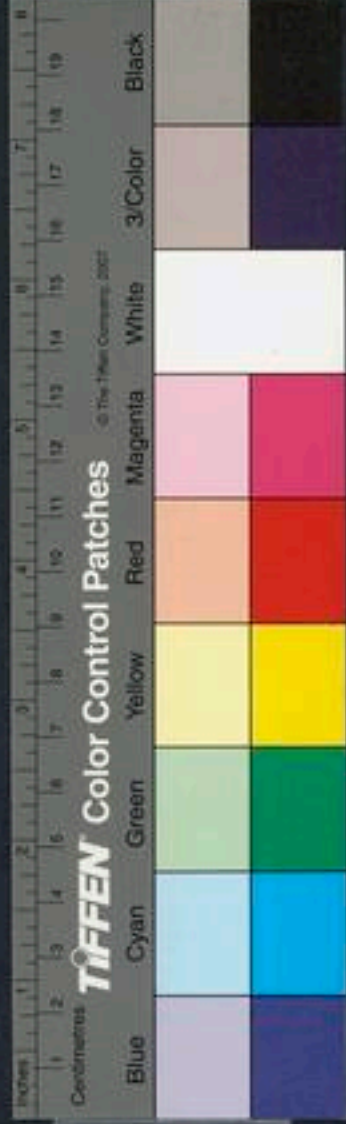
檢勘欲示權出於已。天曆八年吐蕃寇邈寧議者謂三

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其

知河西隴右要領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藩原吐蕃

所成廼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請

徙尔西軍戍原州田仲功沮短其議廼曰興師料敵老将



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
載智畧開果又得君以為文武才畧莫已若縱諸子關通
貨殖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合猥凡仕進干請
不給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
冠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整然不悛整五蒸反悛此綠反
客有賦都盧尋撞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
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
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三
年帝御延英殿遣吳湊收載繫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狀迺
下詔賜自盡妻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

百石它物稱是。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

州男子郁謨

郁頰反

以麻總髮持竹筐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筒

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

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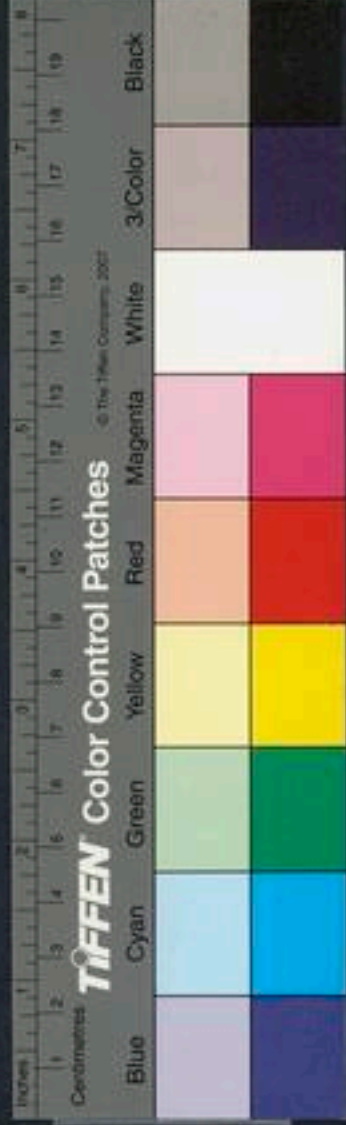
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

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互註與中官盤結固寵。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

。怙權樹黨毀法為通鬻固為怨非謝不與

官劉塞公路網紀大壞崔祐甫傳



王紹

王紹字夏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兒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尉河北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領河東節度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紹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紹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特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紹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紹折幹曰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紹素奉佛晚節尤謹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

所以然紹與元載感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緣是禁中祀佛者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馱一法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寵賴更相凌奪而帝終不悟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脩大曆政刑日以湮陵由紹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曾縱親戚招納賄賂若市賈狀及敗同載論死上閱其老乃貶括州刺史建中二年死

黎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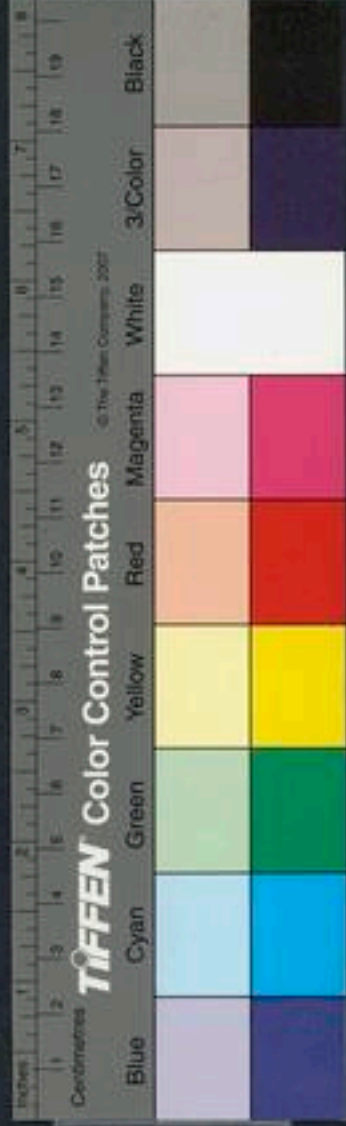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諫議大夫自負其



百尺書卷之三
初唐宗廟祭天地以高祖神堯配寶應元年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景皇帝受封于唐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皇帝配天卒著于禮。天曆八年^代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之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靈雨。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尊狗財色附會^既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即位賜死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美鬚眉峻風厲文藻雄蔚然愛爽尚氣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召為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元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使任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特以數聞尚書比部^{正音毗掌內外諸司公廩及勾覆財物掌}改為覆出納舉無干款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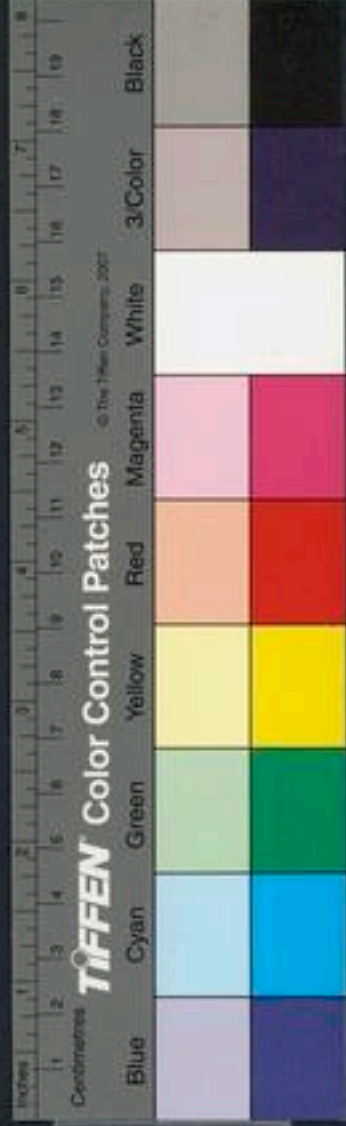
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
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災為相言於帝
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
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
宮中經費一旅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
議政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其數先開○
初定令有租稅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稅
散批五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
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成造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

夷狄成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儲
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
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
大散至德後補天下兵起人戶周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
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
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
使不能覆諸州曰方首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
私為贓盜者動以萬計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
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
愛旬輸月送無有休自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了者



首尾者之身三四
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
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為浮人鄉居地奢者百不四五
災疾其敵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
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
人無丁中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
丁八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入
一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上墜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
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此謂雜稅也雜稅與庸
也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
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

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摠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
沮詰以為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
之自是人土斷而地普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
得其虛實更不誠而歛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
崔祐甫疾不能事炎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
功又請開豐州陵陽渠役作驟然渠卒不就炎素德元載
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詔書下溼軍志曰吾軍為
國西屏十載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
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裨將劉文



前唐書卷之第... 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別將劉海賓斬
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
貶廼出晏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帝聞銜之開元時蕭高
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
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王千况反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賜死
○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
伎害根中不能自止睚眦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
道州還也家人以綠抱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遂吏
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
是乎

崔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序

竇參

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秉於斷以
陰累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燧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
因權幸誣奏參往按直其侵蟻莫結。入為中丞舉劾
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
宰相駁異數為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忌憚率情制
事矣。進兼戶部俄以中書門下半章事領度支鹽鐵使
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
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切詞察朝火四方畏之



前居書卷之第... 參每除吏多訪申參族子也申內招賂漸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後與吳通玄諧陸贄帝行其姦遂申道州司馬貶參郴州別駕竟賜死

吳通玄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始通玄舉神童又擢文辭清麗科德宗立弟兄呼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未嘗議亦與陸贄等並位贄又高有謀特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贄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

不許通玄死心日結謀去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廼命為直通玄拜諫議大夫通玄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賜死贄遂相矣

論曰卿遂之兵井田之賦亡於戰國之際而秦為亂古之尤者方秦時去先王未遠備得聖賢焉若稽而振之庶幾有存之者乎先王之澤一往不反縉紳之士黔首之民徒能誦說歎美而不得再見也自西魏後周以及于隋其措意造端偶合於先王擬鄉遂而作府衛隱兵之制倣井田而定租庸授地之法至武德貞觀而大備



還千百年難舉之典於一朝雖二帝三王復起不得而
加已中間問君不善維持使至侵壞後之主議者宜恤
其成功之艱大幸其尚近其綱條未至掃地竭心思焉
則尤可及救也夫善政蠱弊不揣其本而以權時之術
改之固獲便利然古道日以消亡此最圖治者公患也
方府衛法壞張說倦於脩復因變而為擴騎擴騎成而
兵益弱兵弱而樛山起方租庸法壞楊炎倦於脩復因
變而為兩稅兩稅成而賦益窘賦窘而朱泚叛是則二
公見小利之過也嗚呼鄉遂不可得見得見府衛斯可
矣井田不可得見得見租惠斯可矣二公速目前近效

而不原高祖

亦遠之法甚大備者乎

贊曰元載楊火

以才資奮道主暗庸故致位輔相石

其翦鬪尹上音

城原州以謀西宮還左藏有司一租

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命險刻

著諸心緒壑之欲發千無厭炎牽連載勢與醜裔秉國

維綱反為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並誅暴先骨殛

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永始不為患故鄧舒

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罪繆言

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諭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剴

諒哉劉音屋誅也周制誅
大臣過甸師謂之剴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蜀人幼孤有遠度性重寡言體貌軒
特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
士多慕嚮舉進士擢高第調冠氏主簿李峴為大夫以三
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擢原其人所以脅
汙者輕重以情故峴愛怨之譽一旦出呂諤嘗語上○三
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又交反多偽
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擢累給事中○時楊綰
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諍且五經秀
才科詔群臣議栖筠與賈至李虞以綰所言為宜○進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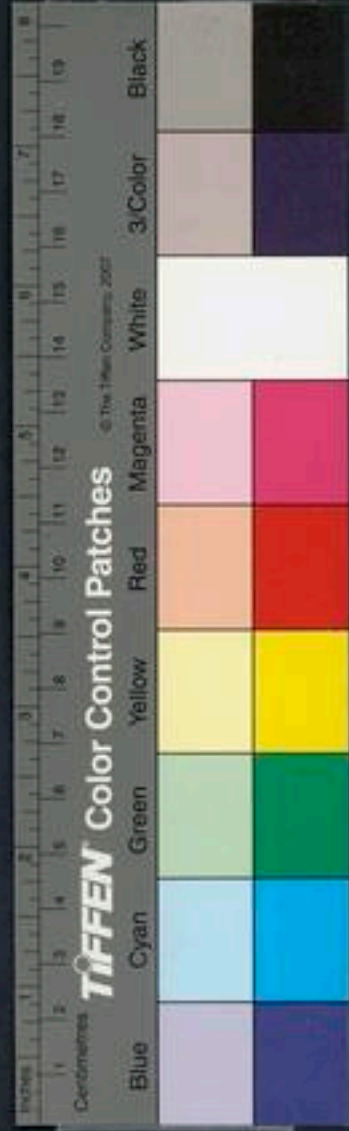
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

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磽

磽五對反磨也

奪農用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

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
死徙踵踏栖筠為浚渠斯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累
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僮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
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
知勸以治行進人為刻石頌德○會許杲恃功有窺江表
意朝廷以劍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
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齋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
愛奪其謀果懼悉衆渡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



夫又增學廬表宿儒褚冲吳何貞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
 經問義遠邇趨慕至數百人。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
 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拜栖筠為
 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
 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聆教文反竦貌栖筠素方挺無所
 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佖芳無反以優補長安尉當臺
 栖筠物色其勞佖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蔡邕
 所引非真優也浩等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
 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脩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
 以儆陛下邪繇是佖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

倡顛雜侍

職五用反
美言也

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

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
 助栖筠見帝倚違不斷亦內憂憤卒。栖筠喜獎善而
 人攻已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稱替皇公云于吉甫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為太常博士明練典故李泌竇參器
 其才厚過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
 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
 歡人益重其量。憲崇立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
 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奸謀。李錡請領



前唐書卷之四十四 李吉甫傳 十一
鹽鐵鈔魚又求宣歙吉甫曰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
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迺以李巽為鹽鐵使。
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
攻渝合吉甫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
劉季渾蕭紀九五攻蜀絲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郛彊弩號
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
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
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
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得以相制由
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

甫諫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誠許盟則南詔怨望
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
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陛下將安用此帝迺謝
贊普不納。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
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置國大事以寶書
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閩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
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
然之出即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在猥冒吉甫
始薄其貲人得叙進官無留材。又庶李錡必反勸帝召



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才而所畜乃亡命群盜非有闡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試詔弘子弟率兵為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替皇縣侯。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吉甫本善竇群羊士諤呂溫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掎之久不決群等銜之劾言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

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出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

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遭漂庫下不

能居水乃築隄闕鳥為反止也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

於建反壅水也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救

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

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

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負廣乃奏曰方

今置吏不精流品尤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

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

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四 李吉甫傳 十四 五 四
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
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其衆故財日寡而受祿
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繁漢初
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
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
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
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
一品奉二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
至九千縉者州刺史無小六百千縉宰相常衮始為裁限
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

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段平仲李絳
等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
佛祠田磴租入理五對
反廢也以寬貧民。田季安疾甚吉甫請
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
所任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
○元濟擅立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俾
賊以獻天子不許因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謚曰
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自薦賢士大夫
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
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在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

稍脩然罷李藩宰相而裴垕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
失及與蕭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
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辨爭殿上帝多
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忤支義反衆也顧大體子德裕自有傳

李儼

李儼字建疾北海太守邑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
補秘書省正字憲宗立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
師道謀撓沮之撓奴巧反亂也儼以兵二萬分壁鄆境鄆王開反賞餉
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陳異馳驛江淮諷諸
道輸貨助軍儼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

是悉索以獻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儼以剛毅治
相禮憚稍厚喜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儼不喜由宦倖進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
乎固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儼彊直無私當官以峭法
推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
軍吏而參佐束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孫碶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肢故君有忠
臣謂之骨鯁若栖筠儼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
及相儼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



前唐書卷第三十四 李肅傳
是矣而鯁正有愧于父云

馮河清

馮河清京兆人建中時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
守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聞詔
召諸將計事東嚮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議其為無敢
異言即發儲鎧完俟百餘乘獻即任初帝之出六軍倉卒
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
河清安定郡王

李叔明

李叔明字屠蘭州人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

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
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拜東川節度使東川
承兵盜踞凋殘以明治之二十年撫綏有方華裔遂安改
太子太傅致仕卒。叔明素惡道佛之敝上言曰佛空寂
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適其外使農夫
工文墮業以避之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為歟
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
觀道寺十四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迺下尚書
省雜議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今叔
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民



必欲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裴垍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及制中夏禮義之俗也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叔明素家以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口多藏者以叔明

為鑒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列傳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慕李抱真以幣招之授兵馬使。德宗時邕王為昭義節度使擢虔休領留後號令撫循軍中大治遷昭義節度使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他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廩遣就部人以安安卒謚曰獻。虔休性格敦節用度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官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列傳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慕李抱真以幣招之授兵馬使。德宗時邕王為昭義節度使擢虔休領留後號令撫循軍中大治遷昭義節度使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他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廩遣就部人以安安卒謚曰毅。虔休性格敦節用度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官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



首尾書卷之五十五 王茂休作 一 珠
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
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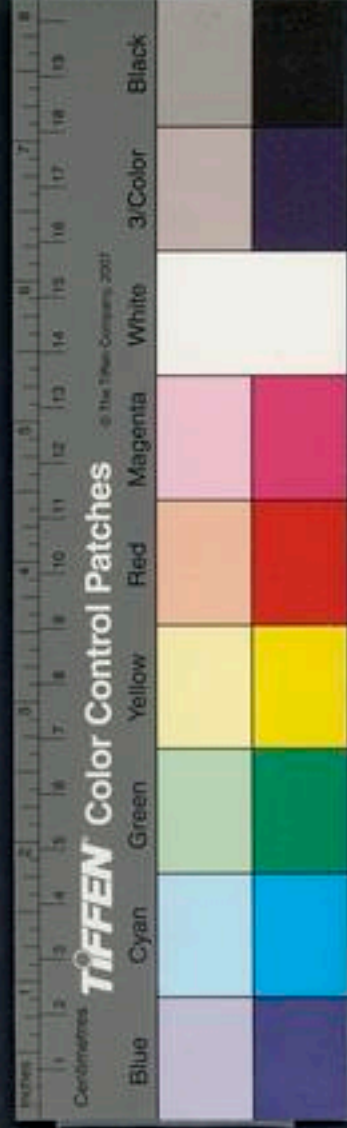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太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為御史東都留守在亞
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
亞疑而訊之張洪靖按鞠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
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按元素徐
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遷帝
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
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

意解即道運寃狀帝辨寤曰非卿孰能感之後歲餘齊抗
得真盜由是天下重之。元和初憲為御史大夫大夫自
貞元後難其人不補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
而一不建為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
客曰無以散官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免官卒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署左衛即將彰欲以節
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款肅宗太悅入朝拜滑毫魏博節
度使始滑當寇衝城邑燹擽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
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曹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



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儼
讓不受時避其能。然猜阻忤忍忤者輒死毋喪失明卒
方疾甚敕子建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劉晏李勉堪
大事請以自代代宗許表咨悼贈大傅。憲宗時宰相李
吉甫奏言彰同時河朔諸鎮傅子孫熏灼數代惟彰忠義
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
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終左衛大將軍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以勇聞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
親孝以兵屬李寶臣勦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為

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燕
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
曰阿勞在焉其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妻善孝忠及病
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已心孝忠善戰使
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忠然之遣將連和德崇擢孝忠成
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
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曰本求破
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追之則死闔關之則改圖且
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取盡于此以待
賊之滅耳滔亦止也東鹿月餘王武俊果剽惟岳以獻已



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後泊與武俊
叛復遣蔡雄說之荅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樸業已効
忠不復助惡矣易定介二鎮間迺浚溝壘備器械感厲將
士乘城固守泊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等率師援孝忠泊解
去遂全其軍。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
年德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
藟而已謂則我人服其儉推為賢將卒謚曰忠子茂昭

張茂昭

茂昭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帝拜邑王為義武軍節度
大使以茂昭為留後久之人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踈

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帝方倚之經營
北方會崩。順宗立進同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
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
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實後日有
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憲宗元和間請朝至奏迺聽既
還鎮王承宗授北道招討使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
克讓從子克儉與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有詔班師加
太子太傅請舉宗還朝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至京
師卒謚獻武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衛內兵馬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死于懷諫策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魯遷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克即令丁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於是圖魏博相衛且禮之地籍其

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三官上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千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懸不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撤毀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曰失迺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布木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與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筭冀道揚太和洗濯偽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卒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



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李師道拒命詔弘正進討師道
 大將劉悟率精兵戰陽穀再遇再北吾廼反兵斬師道首
 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
 三日設角觥戲飲都容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
 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之慰士大夫心柰何快目前邪吾
 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
 軍節度使狼狽上道狼狽蓋反西陽雜俎云或言狼狽是
 狽則不能動故出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司徒同平
 章事是歲來朝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
 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

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
 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
 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
 衛入其軍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倭盧登
 反
 谷其廩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
 家屬將吏皆遇害。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
 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議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于
 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
 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子布

田布



布字敦禮幼機悟王師誅蔡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郟城
以功授御史中丞蔡平弘正徙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
父子同日受命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
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
節度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
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召拜魏博節
度使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堽室堽曰堽
堽曰堽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
任乃委以精銳而憲誠蓄異志會有詔分布軍救深州兵
怒不肯東皆歸憲誠惟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

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
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
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
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迺引刀刺心曰上
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
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

王承元承宗弟也有沉謀承宗死諸校命承元嗣泣拜不
受諸將牢請迺視事牙闔之徧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授
承元義成軍節度使俄徙鳳翔鳳翔右丞涇原表莫候反



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鄯置守兵千詔
號臨沂城沂音率城在臨沂州人廼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五
年徙節平盧淄青始塩蔡永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
是交郵詣鎮也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贈司徒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承宗倚其計為疆雄與傅良弼
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自深州刺史拔為深冀節度使以
攜其軍廷湊怒遣銳兵攻元翼不勝詔進元翼成德軍節
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及赦廷湊罪以深州
賜廷湊已受詔兵不解淹月元翼率十餘騎朝京師廷湊

入盡殺元翼親將減平等百八十人元翼憤至心於地卒

史孝章

史孝章字章本名唐後改名字得仁公憲誠以戰力奉

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聞大將子弟籍于

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朝許之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州諫

曰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輩

不旋禍且至父釐武不盡遠文宗賢之父欲助李同捷孝

章切爭富誠稍憚其義聽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

進檢校工部尚書

論曰唐復失河朔者正以易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耳



何以言之王承元以趙州歸劉總以燕歸此天與唐以河北也弘正不去魏則魏必不亂雖使王延濬叛趙朱克融叛燕自可倚弘正談笑問討平之耳弘正實憂義納叛圖請官更遣子弟宿衛裴度善傳使首望民感激始有悔亂意一駕而取齊十二州則弘正有迴河北大屏翰也弘正本由氏後魏人畏愛肯為用命使弘正愜然不離其舊國示以形勢則燕趙何敢動雖弘正捨恩義之魏而適仇讎之趙趙既得甘心魏亦知効忠燕益所以不肯附趙出布非惟失趙又且喪魏天下膏腴罪當時宰相縱還廷湊克融并度支名實而不知失河

北自易田興始可歎也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

卿邀請旁午

一縱一橫為旁午言交錯也

號神童名振一時。天寶中

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末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館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領江淮租庸事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代宗立



前唐書卷之第... 六... 三... 連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益

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斛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按

穗以輸投奴不反兩手相擊投也德徐未反米成秀者晏迺按行浮淮泗達于汴

入于河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登洛見宇文

愷梁公堰斷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

為人牽制迺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太抵運之利與害各

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

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屬漸可

遷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言輸錯入軍

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維集航

海梯嶠可追正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

皋五百里見大纜千餘里無天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

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

治崩岸滅木所在廢淤上虛金及靈及豐率涉四千里如罔水行

舟為二病東垣底柱滄池滄滿充及河南縣北河之間六百里戍

邏人絕奪壤姦究夾河為數為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

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菽輓漕

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

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

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馳使勞曰卿

...



前房言九之三

卷之三

三

朕郁侯也何善鑑九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

錢史崇曰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王崇曰

其二尚書掌其一侍卿掌推處最殿分明殿丁練

功最下皆帽服及懼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均王迺言

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

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

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

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

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便繩事

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

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更惟奉行文書而已所

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呻諸戲不敢隱惟晏

能行之它人不能也。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

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之人不加調所入自如第五

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

六十萬末廼什之計歲入錢千二百萬而推居太半民不

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

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

悉儲淮楚間貨銅易新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

行... 卷之三



此諸道巡院皆募馱足馱古穴反又馱士反疾也置驛相望四方貨殖
 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輕重使
 天下無其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
 上以鞭笞實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幹不廢事無閑劇即
 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隨飲食儉狹室無媵婢
 然任職久勢輒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
 甘當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
 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媼怨益多媼莫報反也饋謝四方有名
 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啖徒改反使不得有所言
 短短即修反也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

皆仰晏未嘗儉質。楊炎與晏盛氣不相下炎必欲如其
 罪知庾準與晏素憾迺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
 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詔賜晏死天下以為冤薄錄其
 家唯雜書兩束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歿二十年而韓
 洄元秀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安所辟
 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
 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畧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
 後殘於大丘饑復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
 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
 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



稅外橫取謂之白著直畧及民有貧者無因人不堪命皆

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等亂江淮十餘

年廼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

法以禪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

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

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六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

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

物貸其戶民未及因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

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

少并反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病也

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後里歛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

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小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平

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

之力轉於嗚麓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更方勇反多出救粟

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力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

阻饑不待驅之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

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也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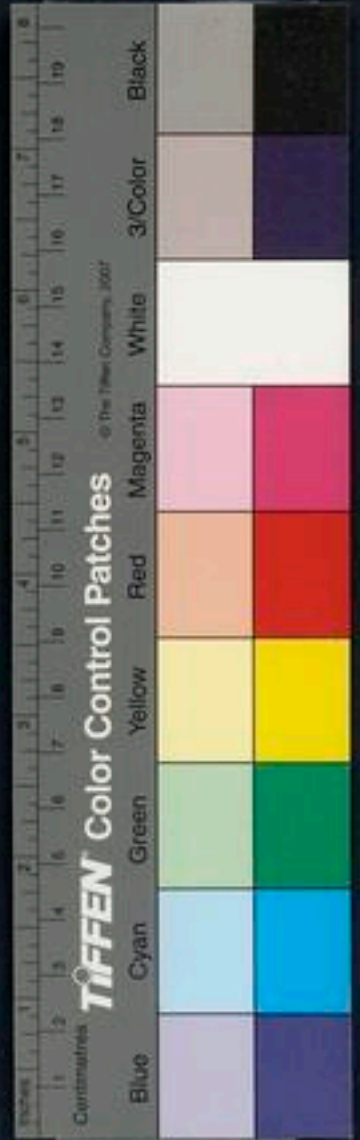
論曰晏幹萬化盈虛厥功茂矣惟可以謂之一人能事

而已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

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晏特陶朱猗

伯也

前唐書卷之三十五 十一 四



頌之雄耳置疾足規四方物價而開闔之吏居數千里外不敢欺給每朝謁馬上以鞭笞視事自眇逮暗雖休澣不廢務嗚呼惟晏精此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與夫地之所產浩浩乎無窮歛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在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筭直大賈事非可久貽厥後之道也

互註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縑三十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仰給焉。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並食貨志

第五琦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

肅宗駐彭原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

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餉函洛惟陛下

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初琦及當丁

兼諸道鹽鐵使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輒辦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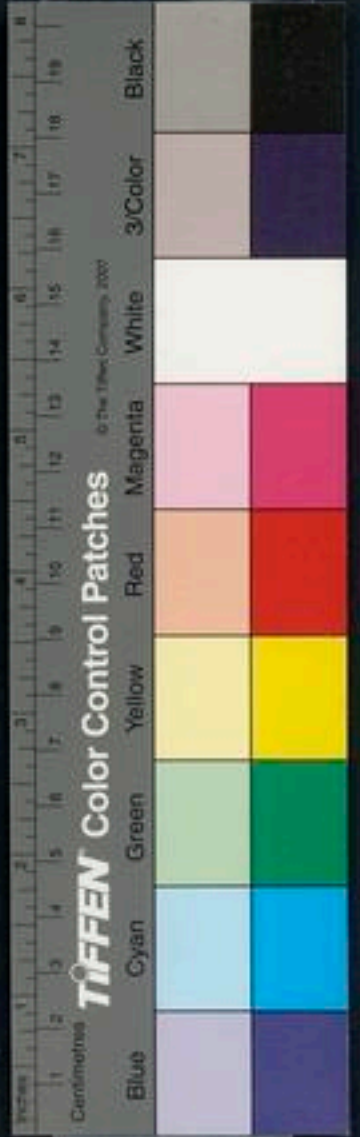
益賦而用以饒乾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

重寶錢以一代十唐武德四年鑄開元寶錢得輕重小

常書錢之十餘年而舊錢多廢近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

貴性行開通元寶錢天下皆鑄之然使民把去日蓄元

宗乾元初後鑄重輪錢與開元錢並行至代宗即位乾元



前唐書卷之五十五 第五十五 第十四
騰踊鐵賊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德宗素聞其才欲復用之會卒

互註請天下常平倉貨置庫以蓄本錢。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摧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鑄乾元重寶錢與開通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錢與乾元錢並行以一當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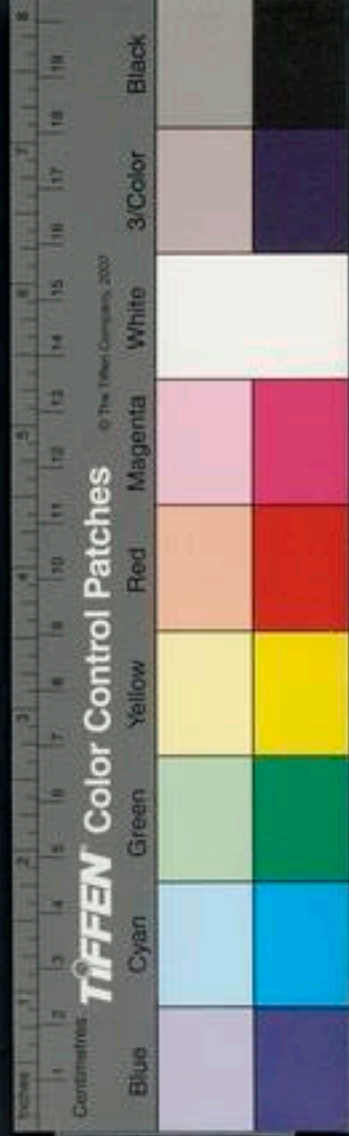
志

班宏

班宏衛州人天寶中擢進士第累擢刑部侍郎京兆考使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人寧在節度雖有尺籍臣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送之罪乎持力灼反奪也。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宏清潔勤力最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替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持下以法吏不敢給順宗立侍杜佑為鹽鐵轉運副使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廢耗廢前錄反編也巽



前唐書卷之八十五 李異傳 十五
位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
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更有過秋毫無
所縱股慄脅自當如與異對程并坐王叔文廢異特薦引
之昇之計較精於異故異能善職蓋有助云

互註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佑天下糶塩稅亦其
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本年其後
則三倍晏時矣食貨志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然知所以
與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則法固
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實其以

佐軍興雖軍兵數十年孝文居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應
中饋而振是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
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舊史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
安變法以美權歛怨以結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
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眾或問
曰鄧子產更不能欺宓子賤更不忍欺西門豹更不敢
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
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何也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
晏歿二十餘年幾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利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平采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賤
之物經言治國者其可及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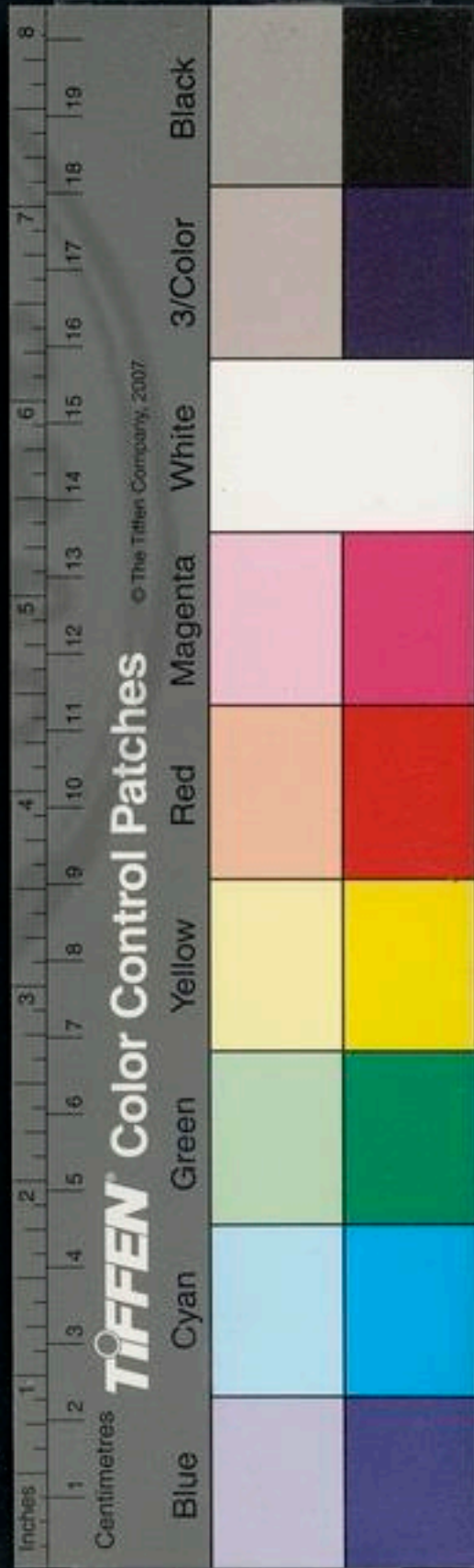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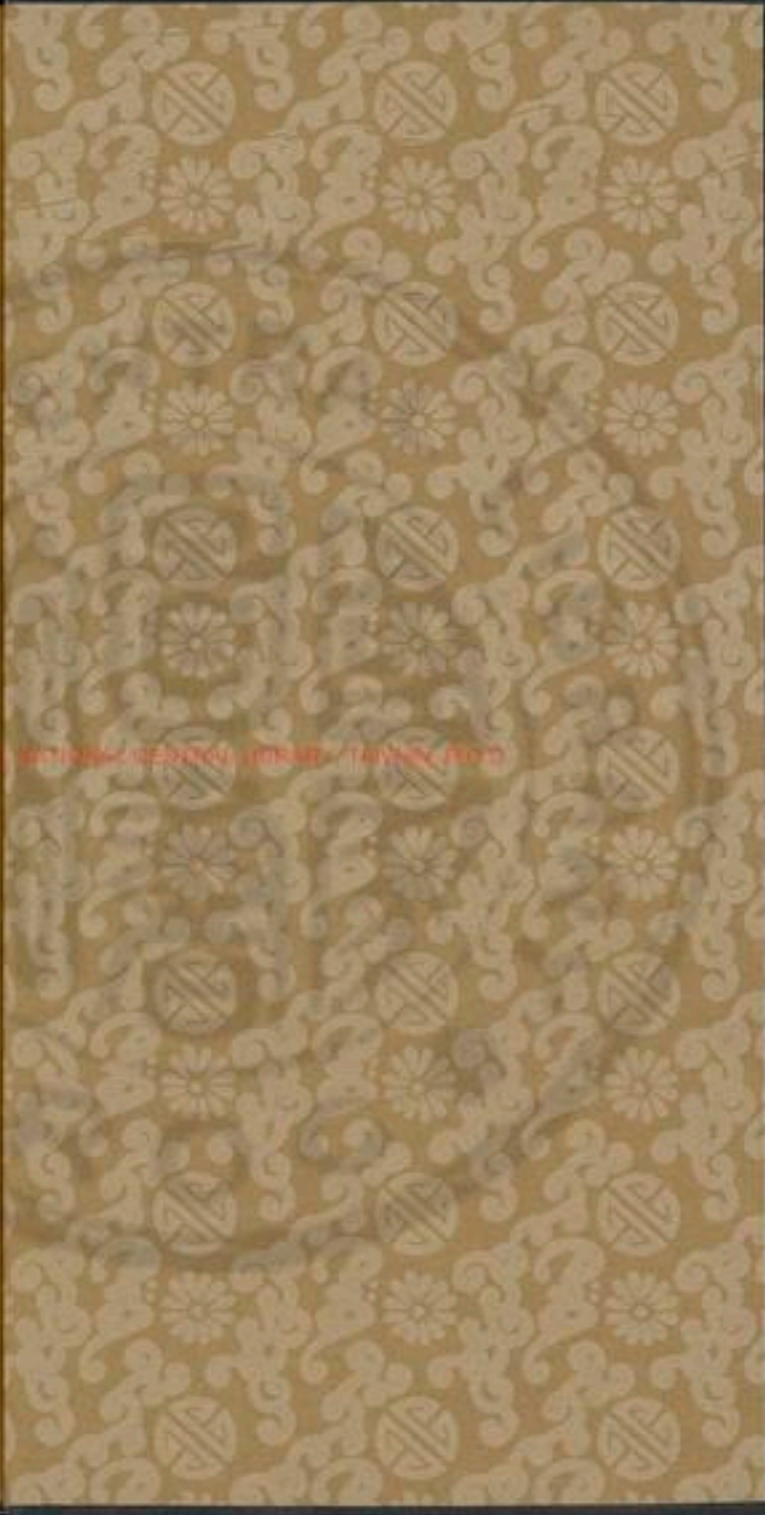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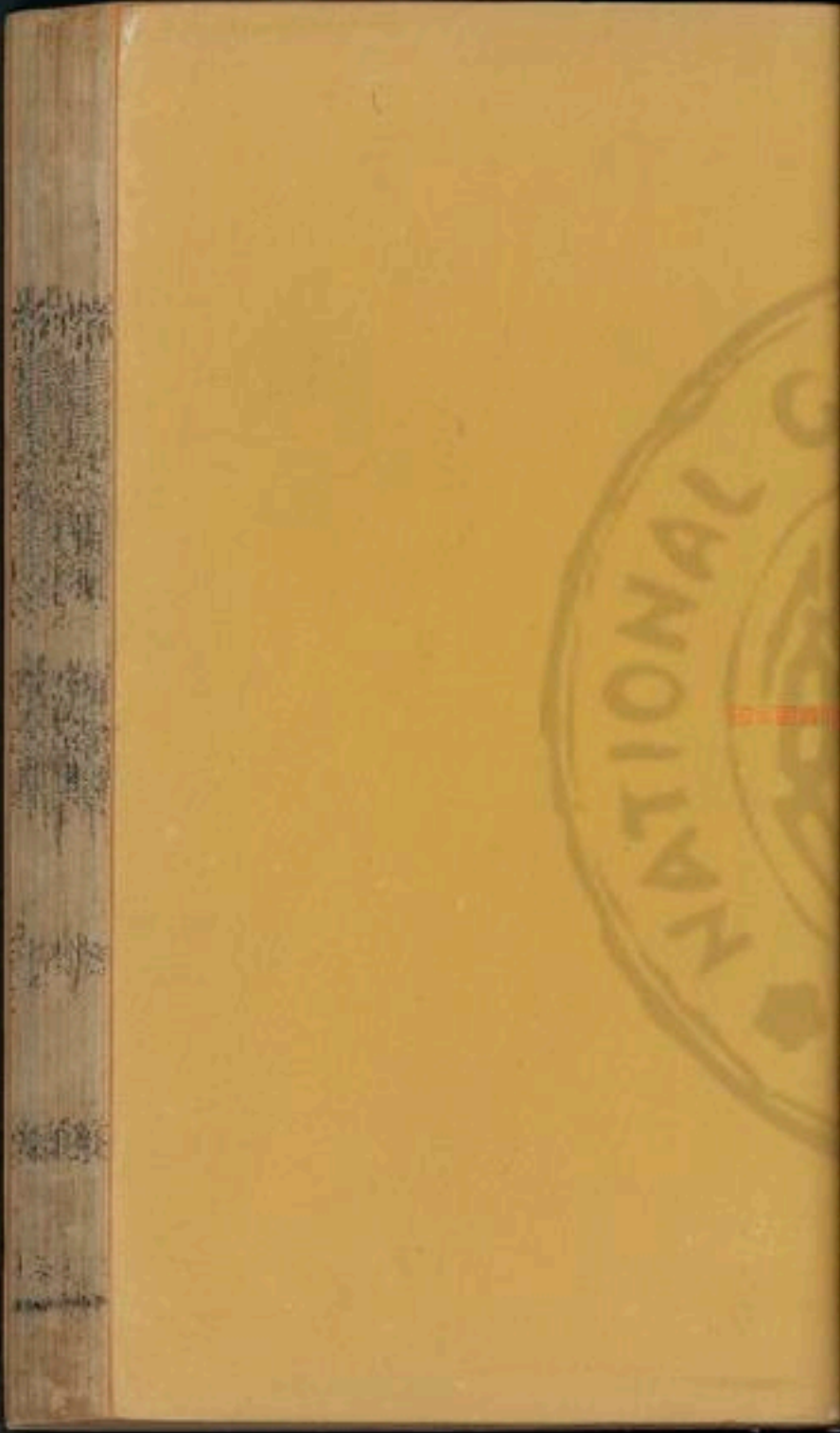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89778 v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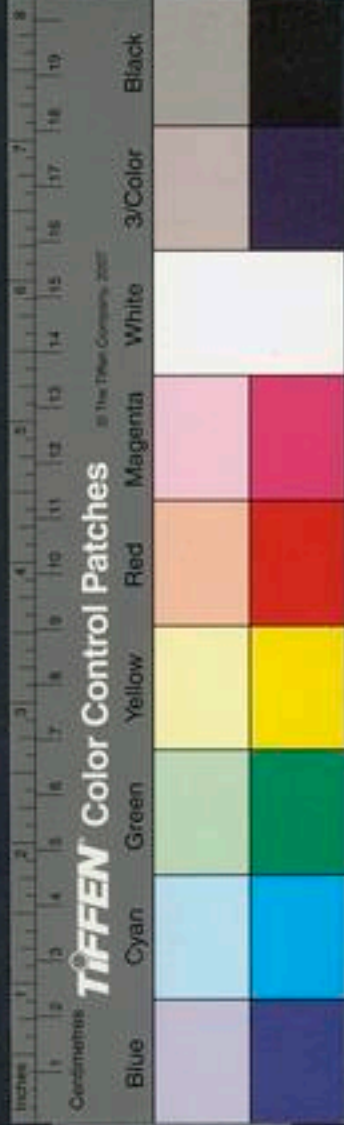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三十六

列傳

李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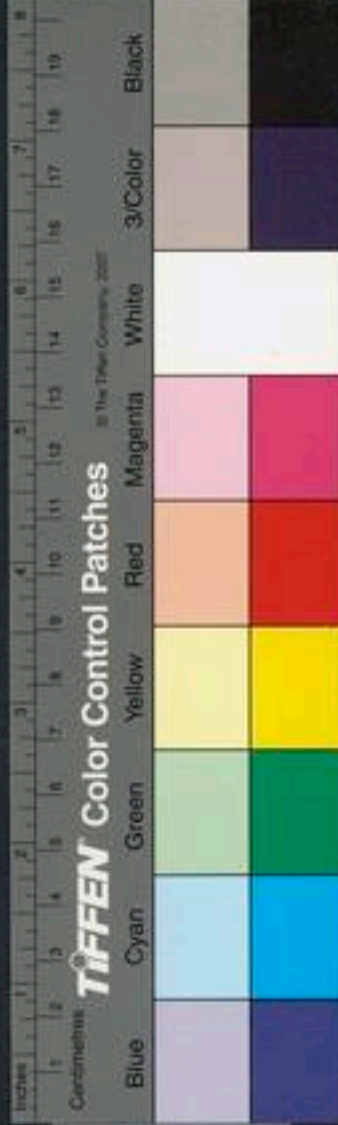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
乾元中進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
而迂學陋生藤枕圖史藤在亦反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
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
是人人稱美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揆美風儀言奏
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
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



備檄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
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
有非常何以制之。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
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鷹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
銜之及東政揆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揆
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德宗惻然盧杞
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
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給蕩亥反賊也曰彼李揆安
肯來耶還率鳳州

常袞

常袞京兆人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累為中書舍人
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舉重一時魚朝恩判國子監袞奏成
均之江魚拱元年改國子監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職
。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
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
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自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
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
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元載死拜同平章
事與楊綽同執政綽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
內重綽而顯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會綽卒袞始當國



先是百官僚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況判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張參袞惡趙思系記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愨元載敗空膏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革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轄伯上他以其轄轄無賢不肖之辨云。建中初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道與為客主釣禮觀游燕饗阻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

三註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

趙憬

趙憬俱水字退翁渭州人志行峻潔不自銜賈李必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章證之成以貪敗請降考校者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進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即繇是不平。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歛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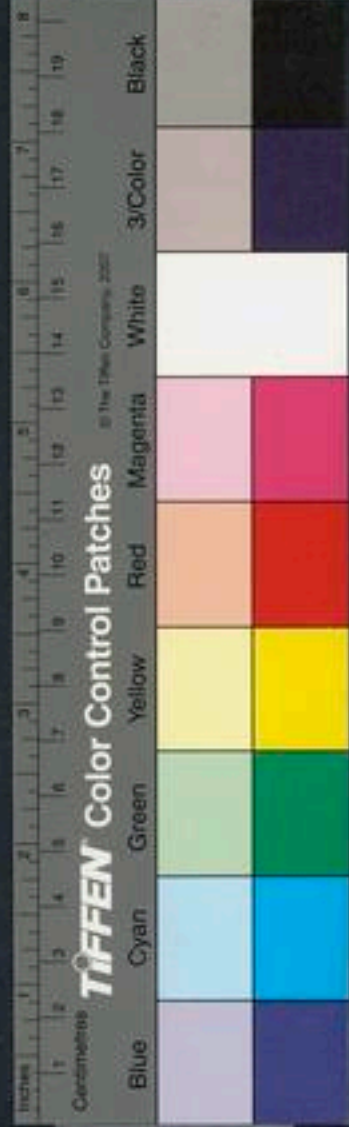


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二議廢官曰臣嘗謂拔士得五賢為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敎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闕官負多要官以材行闕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捕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充者拔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

之衆人衆聲蹶然十與是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舉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荅輔政五年卒。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廩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暉胡官反崔儼並為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為相乃擢儼為尚書右丞暉為吉州刺史人以為賢

崔造

崔造字玄宰深州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



友善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李栖筠辟為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貞元三年同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父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請來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時韓滂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滂持不可改帝復以滂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滂功以滂專領諸道等使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憤卒議者謂造與本適時方用之之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哀憐以為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為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關播

關播字務元衛州人及進士第德宗初湖南賊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敕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求得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邪帝曰善拜



給事中。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播即喑畏母敢與不能言。李元平陶公達等游播門下能修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好言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反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罷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濠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元平不寤遣將李克誠以精

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見希烈遺矢於地矢與希烈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德宗幸奉天盧樞白志貞已敗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黑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剛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董晉



董晉字混成河中人擢明經天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偃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支償贖天子不忘爾勞飭吏無得問爾反用是問我耶衆皆南面拜。還遷秘書監出為華州刺史時朱泚反晉走行在至河中而李懷光反助泚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公若輩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欺我懷光喜且泣故

不助泚。遷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為韓滉排袞得罪

策則格反迫也

滉勢震朝廷晉見宰相公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

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方審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駭異帝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上疏固辭位罷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死詔晉為宣武節度使晉至無所更改眾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帝恐晉儒悞詔陸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屬孟叔度叔度為人佻侻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



趙宗儒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第進士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以本官同平章事居三歲罷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穆宗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卒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瓊碎失名

寶易直

寶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為藍田尉累遷浙西觀察使長慶三年穆宗李齊以汴州叛齊名為三州易直欲出庫錢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邀眾謀亂易直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攬入獄篡取之欲大刑匪妙反劫掠也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十級賞士萬眾盡反縛為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為戶部侍郎文宗立為左僕射頃之為鳳翔節度卒謚曰恭惠。易直以公黎自喜方執政未



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宗德餘慶義僕射上儀不與隔品
官元禮易直為中丞奏駁之駁百角及亦駁字及為僕射乃自用
隔品致恭為特鄙笑

互註為宰相未嘗用親戚

賢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
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書宰相幾喪天下晉熯弛苟安
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平儀表為判官累遷侍御史齊令
誅宦人構盧摠罪本果七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

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

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

也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鎰貶撫州司方參軍大曆初代

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

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

褒美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

鎰因奏減堂錢餐七安及謂樂及百官稟奉三分一

以助用度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

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著

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



悖亂不萌頃者長安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
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
月詔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訟
衰息然縱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帝納
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
此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盧杞曰鳳翔將校班秩
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文武兼資均重內
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
因再拜受詔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軍心司馬齊
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執鎰殺之

姜公輔

姜公

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公輔有身材每進

見敷

先德宗器之朱泚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

能坦懷

不如誅之養虎無自遺害不從代而涇師亂

帝欲出駐

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

皆朱泚部曲

熱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

遂之奉天不

數日鳳翔果亂移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

請為守備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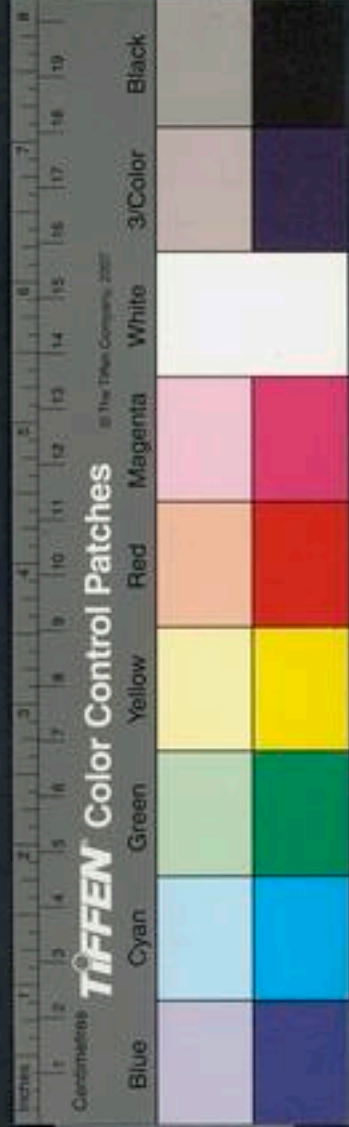
詔諸道兵距城距魚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

嚴羽衛無以

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

之帝曰善悉

以兩軍入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



前唐書卷之第... 武元衡傳
大夫同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詔厚葬。公輔諫曰：「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有欲指朕過爾者，自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諫，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材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首，售名爾遂下遷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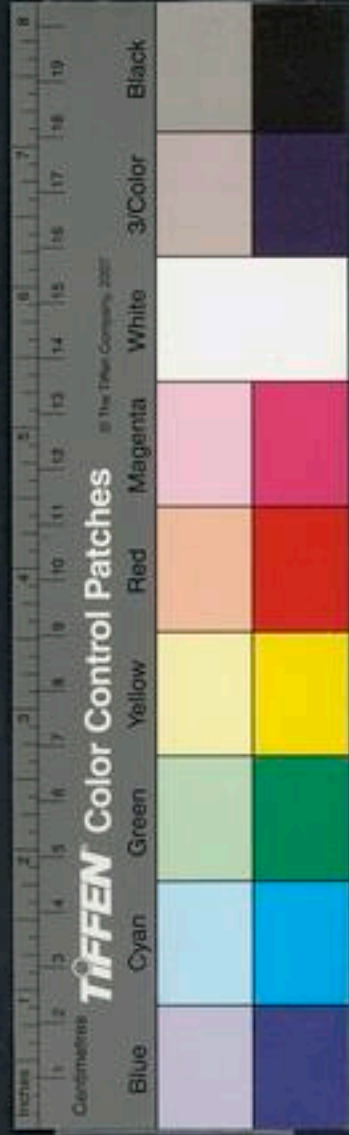
范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脩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約誨，以輔台德。』而後世宰相與諫諍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樣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也。」

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互註謂為賣直 德宗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舉進士。德宗欽其材，擢為中丞，嘗對延英，帝自送之，曰：「是真宰相器。」憲宗時，拜門下侍郎，知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矜禮信任。異他相，是時蜀新定，高宗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為劔南西川節度使。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元和



八年召還東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
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准蔡用兵帝悉以機政
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悻慢不
恭元衡叱去承宗然使人賊殺之遂遇害於道。從父弟
儒衡字延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累遷戶
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
天子儒衡疏其狀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
楚忌之遷中書舍人。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獻鄙之
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一室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卒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替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憲俄知制
誥會李錡誅憲宗將畢取其背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
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過
亂略惠綏困窮音願賜本道昏貧民租稅制可。帝嘗稱
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
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
尊道德遠佞邪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
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
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然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



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逆屏張使坐帝每閱視。帝曰比諫官多朋黨以論奏不實者謂諛諂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焚誤上心變反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以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謹

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

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

益初承璀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

府儀同三司絳奏承

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

益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

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

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

斥去悉取疏藁焚之以俟命帝

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

處之心腹之地而惜身不言乃

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

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

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

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御

當之矣進中書舍人翌日賜

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

時骨節託南面當知此絳頓

首。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

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



前唐書卷之八十三 左紀傳 十一
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肇暨就禽
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
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
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
後閔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標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管仲以為害霸最其本臣等餉食不言無獲危之患自為
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嘗改死中至蓬
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
帝恠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
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

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
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
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
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
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
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
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
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荅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
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
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付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



悟嬰居。帝每有詢訪隨事補苴。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璿銳短。乃出承璿淮南節度。監軍翌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荅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晉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域內訌。所以溼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如比水旱。但累年倉廩空虛。誠陛下佳

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

言骨骸古杏反。與骨骸同。骨骸四肢。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骸。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

醪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

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蓄威以俟

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絳曰。王化

不及魏博久矣。一日。繫六州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

禁錢百五十萬。縶賜其軍。有言大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

萬。眾暮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挺忠義

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查小費。隳機事。哉從之。帝患

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



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他計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謗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

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公多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白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問玄宗開元特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及耶絳曰



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試官守知人之艱難
臨御初任姚崇宋景勵精德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
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
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
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
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道
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
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為
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
之。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

因上言此虜方

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

其今

則置不取當貯

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

堯堯

繼上

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

塞外城

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阻三也比年通好

窺覘河

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
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為仇敵今回鶻思援脫相

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出為華州刺史會遣五

坊使帝戒曰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寶曆

初

敬宗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賢不肖太分屢為說邪所中。文宗立召為太常卿四年



南蠻寇蜀道設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躁而入絳遂遇害諫官列絳冤冊贈司徒太中初詔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萬餘言將復為七篇

五註 宋申錫大機機德時稱龍虎榜歐陽詹傳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更失其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長慶初寶曆初間風俗貴驕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惡宦官權寵遂去再致宮

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剷都指反削也

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與謀去守澄等上倚以執

政申錫頓首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

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官盧著誣告

申錫謀反脅成其罪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初申錫既歸

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

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未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

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

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

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七年感憤卒○李石因延英召對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一 宋申錫傳
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任久未原雪帝
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
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互註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

賈曰鑑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以
歿元首蓋福吾禍滂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
寧以一不幸遽使慄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損而名與益
崧守矣公輔際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
之惜乎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三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七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仕隴州留不歸更為汧陽

人

汧陽即今陝西乾州

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聞乃肯食

時號為孝童及長沈厚能斷翻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

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事高仙芝

仙芝討太食

西戎國本波斯也

圍怛邏斯城

通即佐反

會虜救至

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
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七

段秀實傳

卷

序



前唐書卷之第三十一 宋申錫傳
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任久未原雪帝
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
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互註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

賈曰鑑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以
歿元首蓋福吾禍滂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
寧以一不幸遽使慄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損而名與益
崧守矣公輔際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
之惜乎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三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三十七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仕隴州留不歸更為汧陽

人汧陽及縣名隴州

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聞乃肯食

時號為孝童及長沈厚能斷翻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
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事高仙芝

仙芝討太食

西戎國本波斯也

圍怛邏斯城

通即佐反道兵也

會虜救至

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
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

東萊先生唐書評節卷之三十七

段秀實傳

卷

序



散卒復成軍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勝之常清逐北秀實

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羸伏羸味也虜師皆

子應反。肅宗在靈武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逗留音留

火威也。秀實責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

今誠兒女耳寧遂赴東都以秀實為副時師老財乏秀

實督餽餉道募士市馬以助軍嗣業中流矢卒眾推劼非

元禮代將其軍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

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益知名。代宗幸陝郡名白孝德屯

奉天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散剽劫也

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耶司馬王繆言

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中畏戢兵還為涇州

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分

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

剽掠於市有不苦難反嫌擊傷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

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

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公誠任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

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

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槩色角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

甲秀實乃解佩刀選老健治益反一人持馬至晞門下

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



者愕哈

丑文及直視也

秀實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

特喻檢副校尚書副

元帥固負若屬耶耐奈何欲以亂敗郭氏希出秀實曰副

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

罪且及副元帥希再拜曰公幸教即斥左右皆解甲邠由

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雋令謀取人田自占給

與農約孰歸其半是歲大旱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

牒免之因使人遜喻令謀怒召農以牒置背上大杖

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

藥費已焉以代賞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曰汝

誠人乎涇州野如赭章也反人餓死而爾必得殺擊無罪

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

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謀聞大

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大曆三年

徙涇州是軍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

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壽盡

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葦積

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

斬明日捕之弁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遂遷涇州于

時倉無久儲邪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馬璘領鄭穎二州以

佐軍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貲二州以治。拜四鎮北廷



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来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迎乘輿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等圖之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還翼自此召秀實計事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

萬段

擗之格及裂也

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走秀實遂遇害

。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帝還都詔旌其門閭子伯倫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襚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可其請

互註笏擊賊臣

顛傳

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



擊朱泚足以為忠烈傳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
中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
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
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
聞者嗟然。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
反陽託霖雨增俾城頭反濬隍料財壯儲倉廩外及日與
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
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
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
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以張萬歲和琳
徐浩等為將分總部伍大纓至城西門慷慨泣下眾感勵
有詔北海太守智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是時從
父兄杲卿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
真卿為盟主詔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俄加河北招
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奪音居櫓
唱大順河朔特公為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
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



直...
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無有以為股心它城運之如臂之
使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與賊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統立
法斬首一賜爵一級肅宗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
故因謂斬首為級九果書陳事祿山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
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
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乃至
鳳翔謁帝詔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
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
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于巽遠奏改之帝
以為達識。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

凌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
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耶載銜之俄封魯郡公。
特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請每論事皆白長官長官
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
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
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遠以聞此古明四
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
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



人也陛下胡不留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戮之
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
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謂為儀引對不得
關礙防壅蔽也置立仗馬二頭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
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它
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關人袁思藝自
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
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
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今天下瘡痍未平庚子
庚子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謹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

諫乎且君子難進易退聞不諱之跡猶恐不言况懷狀忌

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

改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司曰司憲大夫

作條目不

得宜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

無及矣。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古今屢建議

釐正為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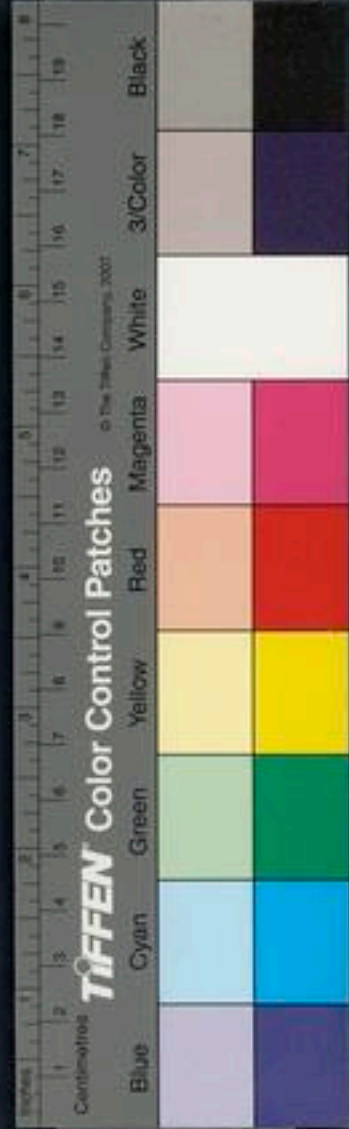
益不喜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往諭

之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勸不

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肯希烈遣李元平說

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尚說我邪希烈大會

其黨朱泚等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公欲建大號而太師



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吾年八十官太師吾守
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怒使闖奴
等縊殺之。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
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等皆真卿
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工草書筆力道婉世寶傳之

臣註奉使淮西期不先戒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
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於義威詎群兇遂令脅制者回
慮忠勇者肆情周魯本雷發於外幸清同應於內希烈
蒼黃窘迫奔固舊穴甚賈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
四朝為國元老忠直老及友羽儀王室張鷟為扶正敢言

盛紀

唐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
奮果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况汨及常低首
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
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
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時噉無前考許
也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
晚節假蹇為姦臣所擠成緒及見頌賊乎毅然之氣折
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三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
君及臨大節蹈之無二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



信望于人要及諸已行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論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而希烈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殖鹽天下幾何不解體耶向欲用薦言真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德宗之聞既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薦策無疑矣

史臣曰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美權若任之為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哉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

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著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敗危也宜哉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

裨音皮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

士甚眾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

殪於計反三軍誰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執李抱玉署晟石

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眾則不

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

關後改曰安戎趨臨洮屠定秦保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去德宗立吐蕃寇



劫南蜀土大震詔晟將裨策兵救之斬虜千級虜遁去朱
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
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于當捨趙帝壯之晟自魏引而
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進臨渭
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亦次渭南軍資無
制德信入謁晟晟直所以必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
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心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
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咸陽地名與
懷光連壘晟每與賊戰必給帥裹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
將務持重宜自表襮帥名反表也為賊餌晟曰昔在涇

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不悅遷延有異
志陰通朱泚反迹寔露晟懼為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
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
以通蜀漢杵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路賊懷
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楊惠元皆聯
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
橋。帝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
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
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義然不可奪臣亦之
必破賊帝乃安遣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



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鞚約都歷久佳

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陣隍陣塹彌反城上垣隍音黃城以

圖收復是時晟持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亂之則卑

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者時赦詹單車齊古外反蜀葛載

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賊不掩旬芻米告

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

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蓋也渭橋斷賊首尾

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

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可孤以策兵保

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遊瓌悉郊寧軍從晟

懷光始懼其下益攜者畏為成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

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欲益西幸晟請

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及晟家皆為賊質若右有言者晟曰

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時輸繚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

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

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明日會諸將圖所

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賊重若精甲聚苑中今

直擊之是破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

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而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顧曰賊

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蹙

唐書卷之集三 李晟傳 十一 守



擊上於刀反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諫而從大

破之此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宗引軍屯含元外廷

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討屠人秋毫無所擾

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示明告中

外自後魏以來軍中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感蕩夷兇

愍而市不易屨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

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禹八豈獨朕哉拜晟司

徒兼中書令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二橋帝駐馬勞之晟

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朝朝安復已以跪陳備公牙臣不

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誠之咎敢請死伏道

左帝為掩涕使就位帝紀其功自文丁碑敕皇太子書立

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始晟也渭橋獨感守歲久乃退

府中皆賀曰憂感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最

歸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至若乃曰前士大夫勸

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仗之知也天惟五緯

盈縮不常五星早出為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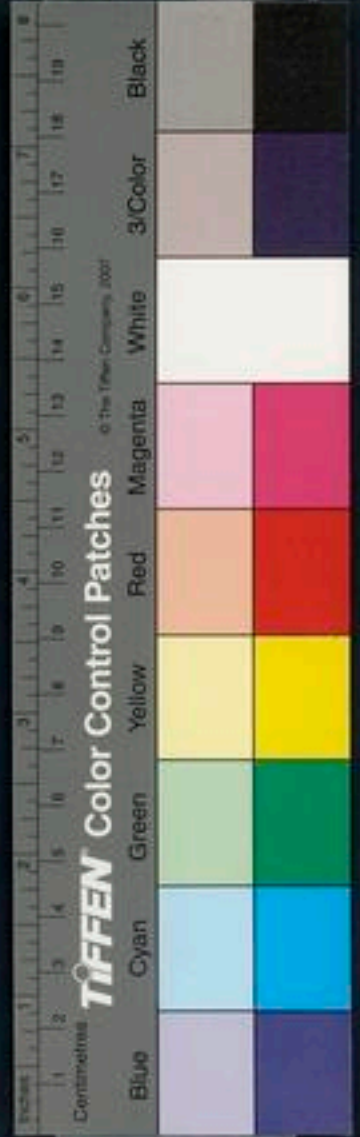
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

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以拜晟行營副元帥

徙王西平郡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餘人以次伏誅時

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檀入河中訓慰奉懷光晟劾元

貞訓慰奉懷光晟劾元



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南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伏誅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暴其種落因悉家皆遠輯降附得大節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錦袍金帶曩異之虜皆指自欲豔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善計吐蕃酋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燧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天子內歆兵將臣生事而張延

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禮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他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秉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菲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昭文德恢武功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刻于凌煙閣懋昭績効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觀往思今取類非遠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



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穢今顧晟等保寧朕躬
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職也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有司
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次九年薨贈太師元和中
配享德宗廟廷。僖宗狩蜀袁皓采晟功烈為興元聖功
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
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
為分義隆於故舊在鳳翔常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
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
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耳晟每進對蹇蹇盡大臣
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姓非晨昏不俛見所與言未

嘗及公第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
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既
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坐其
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親聽

石註有社稷功張延銳於收復嚴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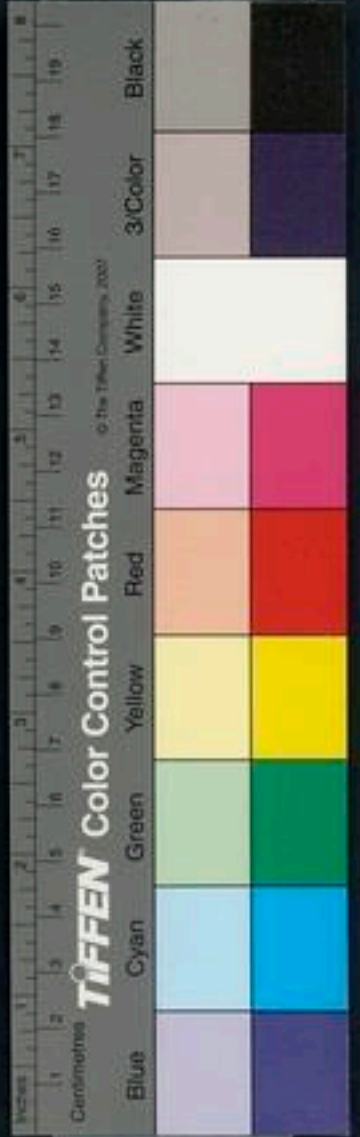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

北三叛相王李納制河南制名列李希烈訂鄭汭汭戶

濱也汲芳萬反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

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

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李愬傳 十四
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杜兵
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
是宜有後哉

舊史曰西平器偉才雄忠於事君長於馭吏誠一代之
賢將曰觀邢州之役立談釋二師之憾涇師之亂號泣
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
必詎阻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
忠孝之心請始釋其嘗之怒疾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
希鑒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聽斷不明無人君
之量使困讒慝之口錐刻渭橋之石勒煙閣之銘亦何

心哉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也
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衣滋代將復無功李逢吉以
為節度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
視也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哀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
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
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嘗辱敗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
者易之不為備愬沈鷲利及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弱
卑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有未死者給粟帛遣還之



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
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襲即山
擒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
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
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
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
祐賊健將也守與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于野遣
史用誠以壯騎三百擒而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
以為容待間召祐及李忠義解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諫此
二人不可近愬力不能獨死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

乎何見奪者眾耶即械而送之朝

械音戒因其謂如表意以三休而傳送之

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
中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
才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棒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
定襲蔡之謀矣。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
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濟見裴度告師期
于時元和憲宗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

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

文城柵令曰引而東襲張梁殲其戍救士少休益洽鞍鎧

發刃發弓

殺古候反張弓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縣瓠城雪



前唐書卷之第... 李英傳 十六 五 木

甚城旁皆鵝鴛池翹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即山成

晏然無知者柘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柘

他各反漢書曰宮中衛城門繫刀傳夜自如黎明雪止翹

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羽令

曰常侍傳語始驚率左右登牙城胡曰內城田進誠兵薄

之元濟請罪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翹不戮

一人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翹以繫韃見桑姑勞及車

言及賊度將避之想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

以宰相禮受想謁蔡人登觀乃還屯文城柵有詔進左僕

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沛國公。帝方經略龍石徙翹

度鳳翔李師道反詔翹代恩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光兩鎮

世以為榮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千俘

取萬計淄青平進同平章事。田弘正守鎮州乃以翹帥

魏博長慶初穆宗幽鎮亂殺弘正翹素服以令軍曰魏人

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

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

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

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揃大盜揃子踐吾又以平蔡姦今

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

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翹疾甚不能軍詔田

... 卷之三 李英傳



前唐書卷之九十一 李愬傳

布代之還東都卒。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勳貴飾與馬矜室廬雅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無所增廣始歲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不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率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材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姿度魁傑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

戰策沈勇多策寶應中代宗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

還國恃功恣睢恣音咨睢音余反所過皆剽蕩剽劫也抱玉將饋

勞饋音音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首與約得

其旗章為信犯令者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後左右小違令

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累進至鄭

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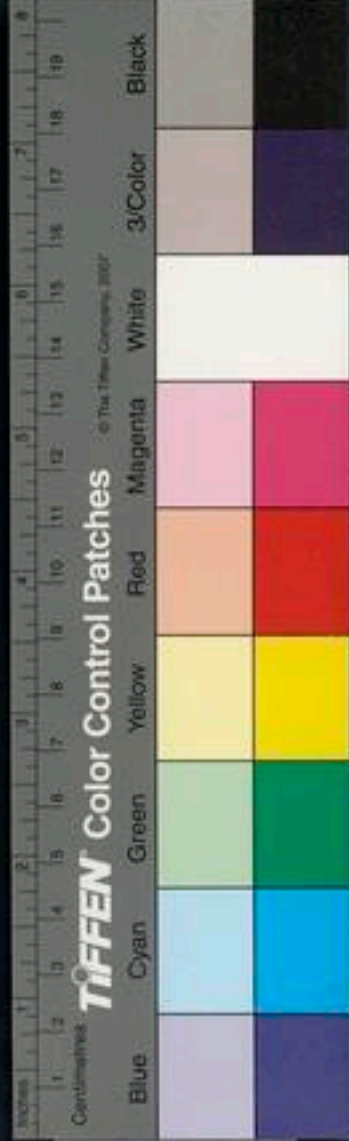
大旱田蕪不及耕蕪音勿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

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瘞音疾於計反幽理也止煩苛是秋稻

生千境和力羽反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

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

行夏書卷之九十一 馬燧傳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唐書傳

十一

三

才

之設二門為譙櫓上音譙樓之別名下音魯守崇望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

。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天曆

中代宗為王城使汴將李靈耀反詔燧與李忠臣討之敗

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鐵狼軍燧獨戰破之汴

州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

厮役厮音斯析新養馬者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

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首以狻猊

象狻猊先兆反狻猊王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

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隸威震北

方建中二年朝京師封魏國公。田悅新有魏博魏中二

魏王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

邢州魏燧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之悅悉軍戰燧自以銳

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邢圍亦解以功遷右

僕射初將戰燧約眾勝則以家貲賞饋者資至是殫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

悅悅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請益兵詔河陽

李元以兵會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

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挑徒弔反謂挑戰以悅不

出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

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唐守旁須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唐書傳 十一 三 才



悅泉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垂嵐縱
火譟而前燧令士除榛莽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
悅至燧縱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眾赴水死不可計悅夜
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此地近天明也追不至橋乃得
入抱真瓦閉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
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
若分擊左右未可必敗悅且來助是必背交敵也法有攻
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晉曰善悅告第於朱滔王武俊會
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戰燧後
與諸軍破之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秦

天燧還軍太原初燧與李抱真不平燧將攻魏請兩軍平

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謂稽留不進議者咎燧

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

河東等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等合兵討之時賊將徐廷

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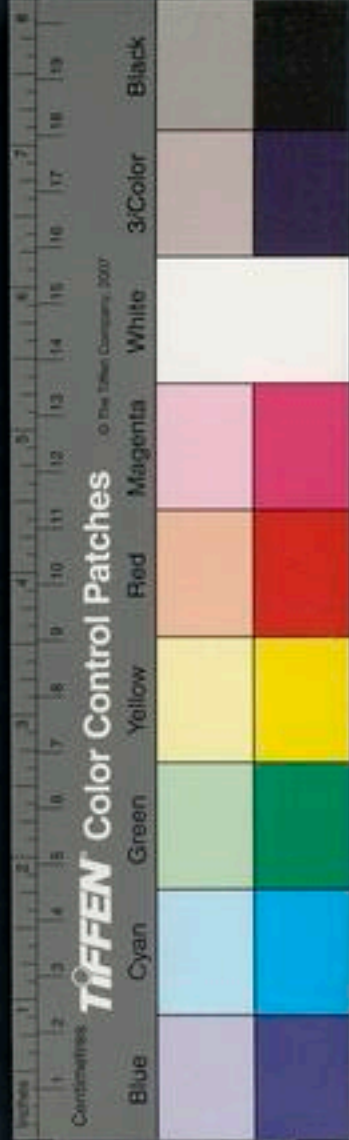
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

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

朔方士自標山以乘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

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

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即率眾降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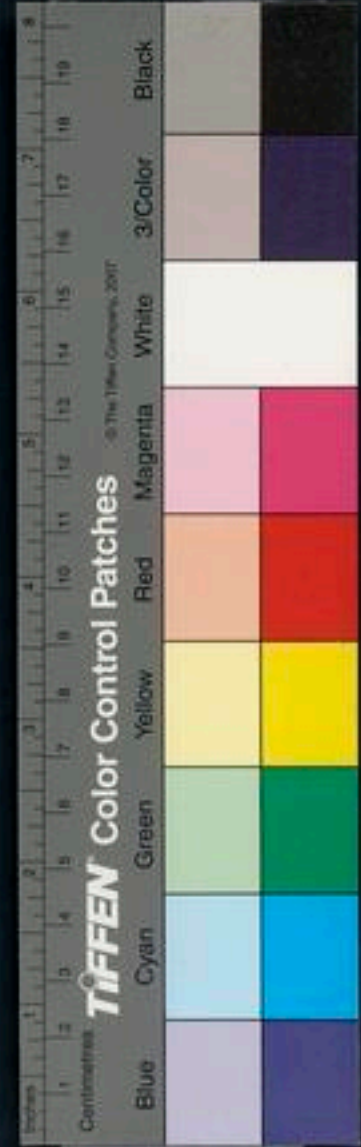
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主人矣渾瑊亦自以為
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由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
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
斬懷光降不閱月河中平還太原賜宸衷台衡二銘以言
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勝其額以寵之。貞元二
年德宗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詔燧為招討使與
元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明年燧
還太原與論頰熟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詔渾瑊
與盟平涼虜劫城僅得免吐蕃躡燧之兄子弁古南曰河
曲之也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度河我當與食頰公

今釋會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等
朝請而巳出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謚曰莊武燧後
後以皆命天下子暢亦善殖財家益豐饒為蒙幸年侵以
至困窳故當世視暢以厚蓄為戒

渾瑊

渾瑊古威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年十一善騎射勇當冠

軍遷中郎將時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
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從子儀討安
慶緒戰功多改太常卿。天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
馬磷討之瑊引衆据險設捨壘自營遇賊奔突舊將史抗



等內輕賊顧左右去捨此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
 死者十八子儀名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奈何瑒曰
 願再戰乃與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瑒邀擊破之悉奪
 所掠而還。德宗狩奉天瑒率子弟以從授京畿渭北節
 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
 治攻且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
 為勝在外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
 丈運薪土其下將塞障帝召瑒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
 夫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瑒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
 之以婚因曰朕與公訣矣撫而遣之瑒前與防賊使

莊掃雲梁所遁掘大隧

徐薛反

積焉矢及薪然之賊乘風

推梁以進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監瑒但以忠義感

率使當賊人愛不曼群臣號天以禱城中失自振去

經乙

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

歡諫賊乃去。乘輿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遷同

平章事兼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

曰寇賊于紀綱爾節鉞以堪多難往欽哉瑒頓首曰敢不

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

瑒率兵破之泚平論功以瑒兼侍中天子還宮封咸寧郡

王賜太寧車第將相送歸與李晟均禮。吐蕃相尚結贊



前唐書卷三十一 汾州府志 二十一 五 本
陷益夏陰關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
辭重禮請燧請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為會
盟使為結贖所劫惟瑊得免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貞元
中德宗卒謚曰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三馬遷
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
下歲時首奉必躬闕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
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正元後天子常恐無僕生
事稍繁驚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
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清閒不能入君子賢之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必令于

衆無不感懸用命闢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
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决信之故河北三盜卒
不臣平涼大臣奔奪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
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
結贖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
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其功名
大小信其然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七

前唐書卷三十一

軍或專

三十一

五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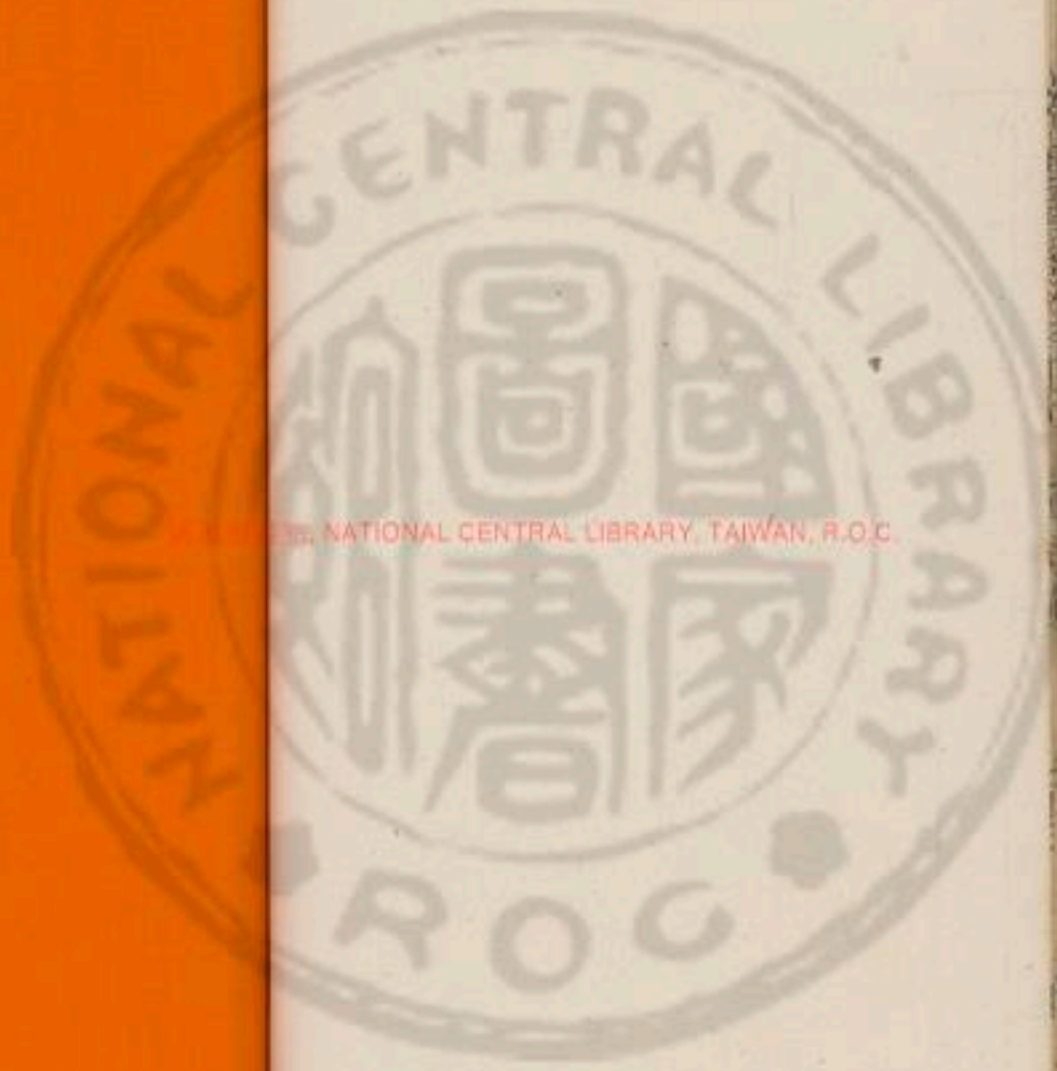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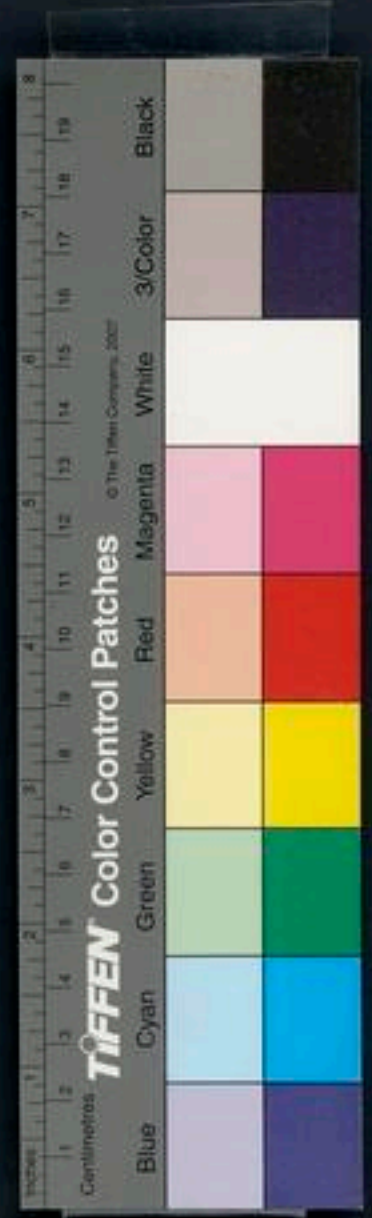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唐書卷之二十一
江表傳
二十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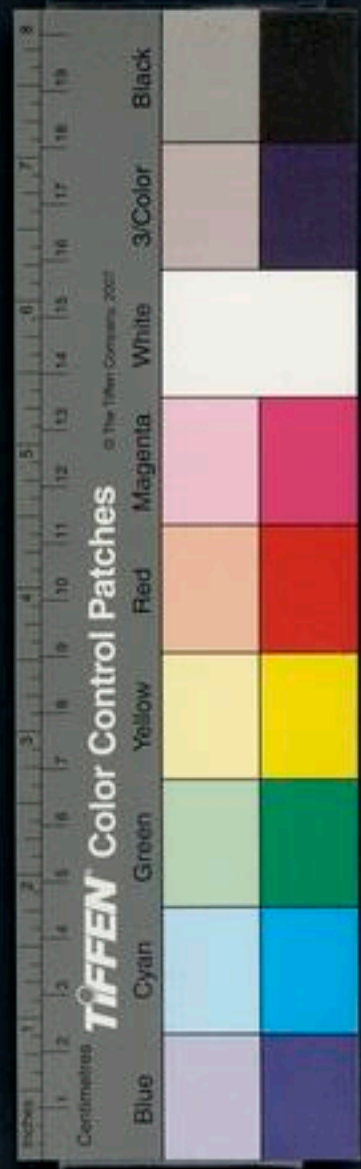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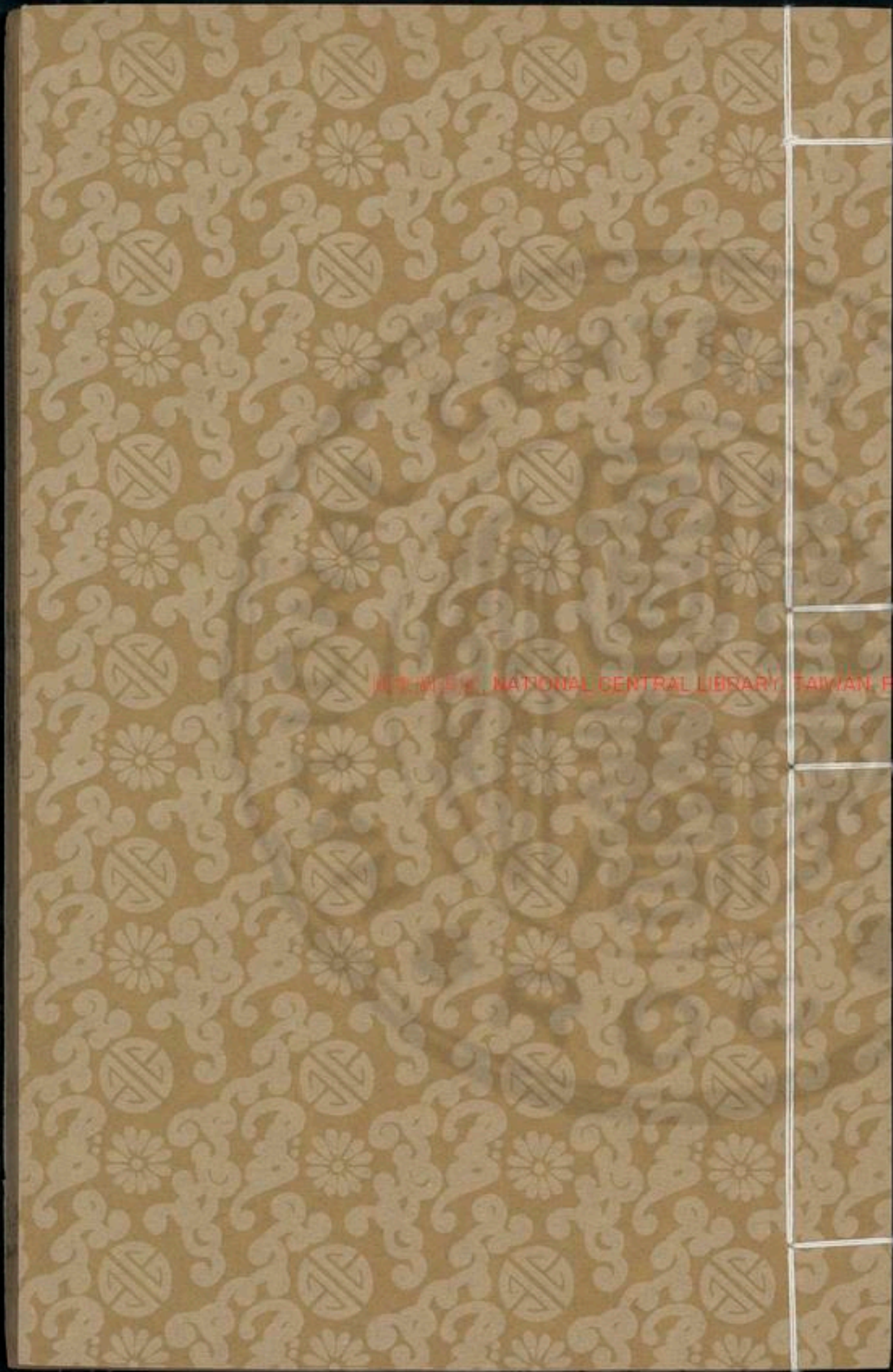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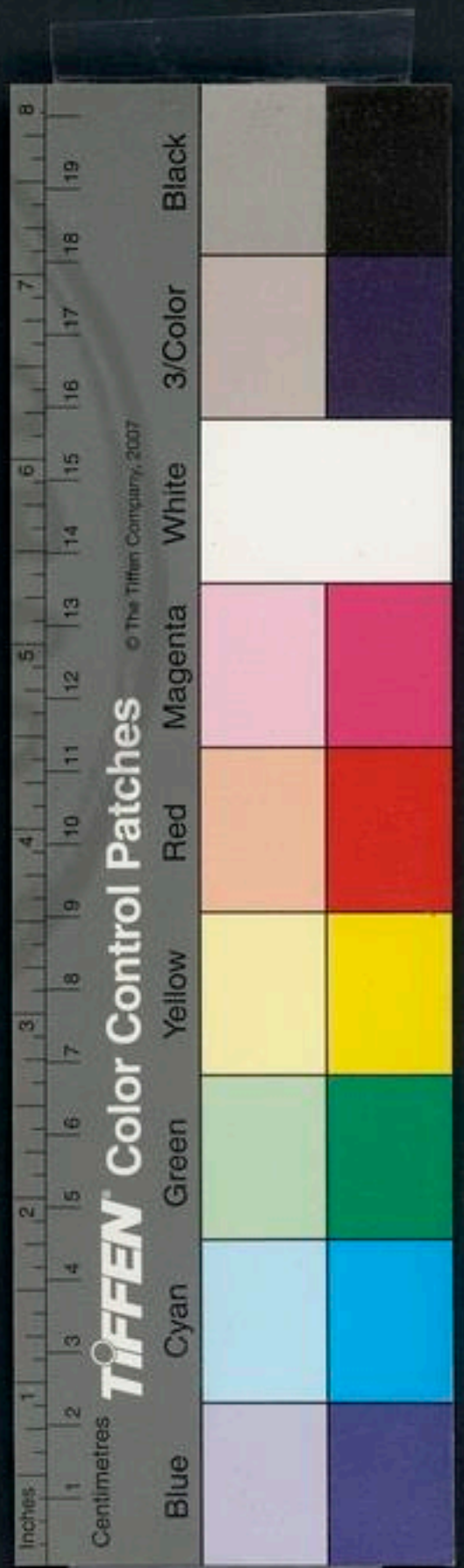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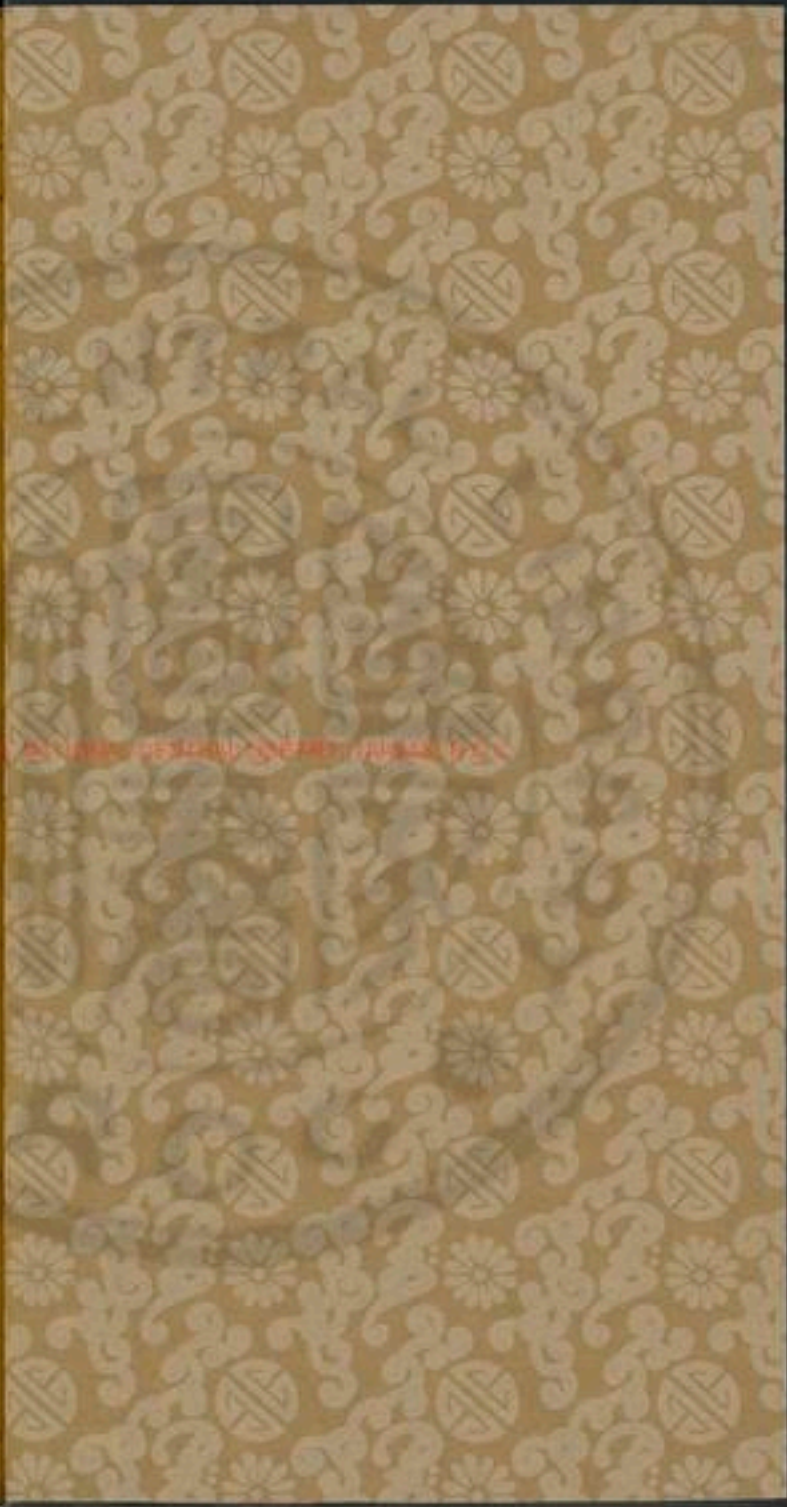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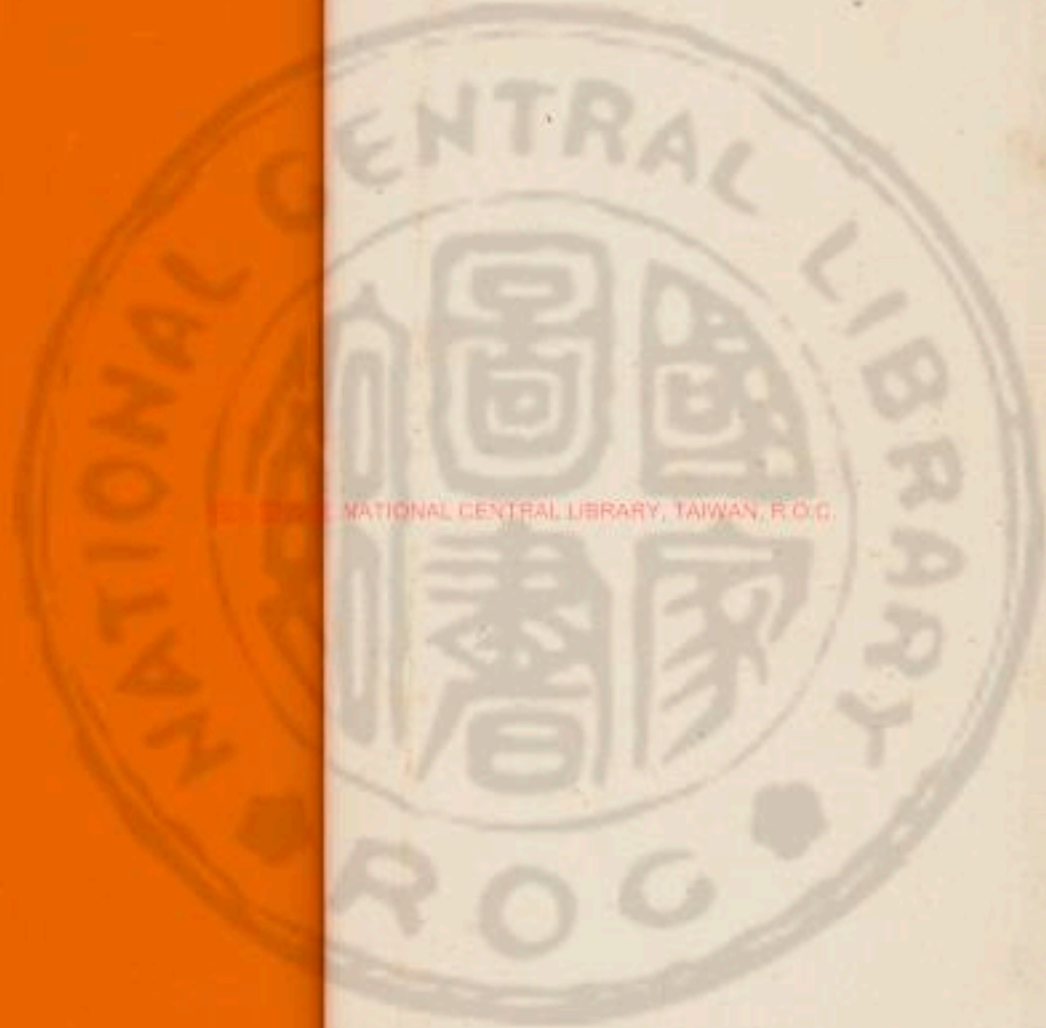




100-1051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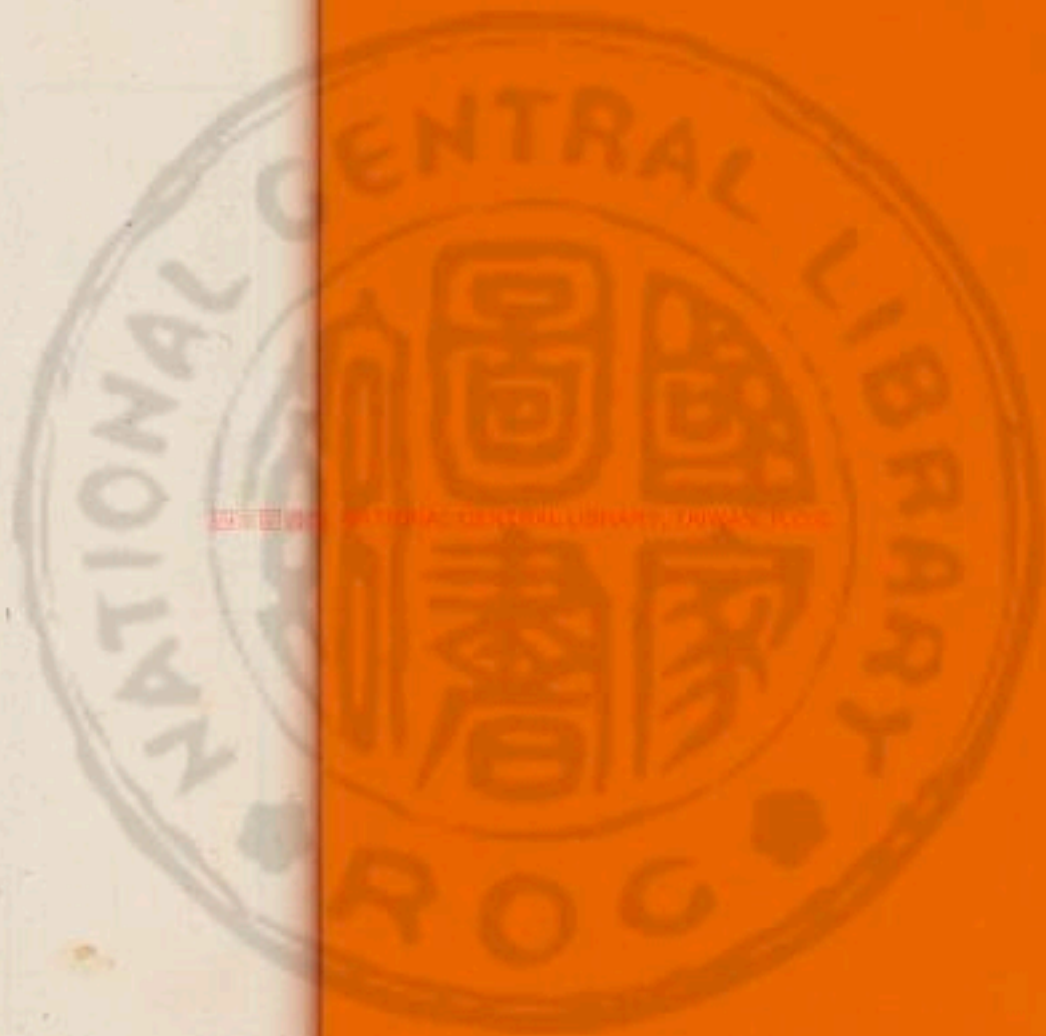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87 * 473
177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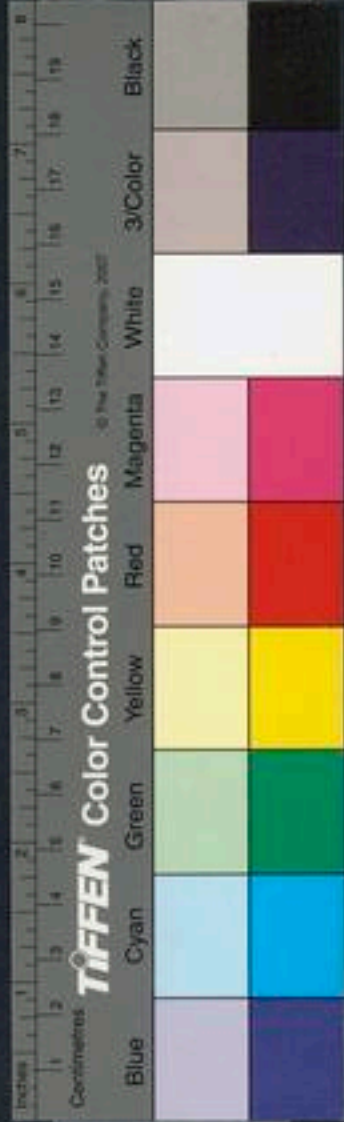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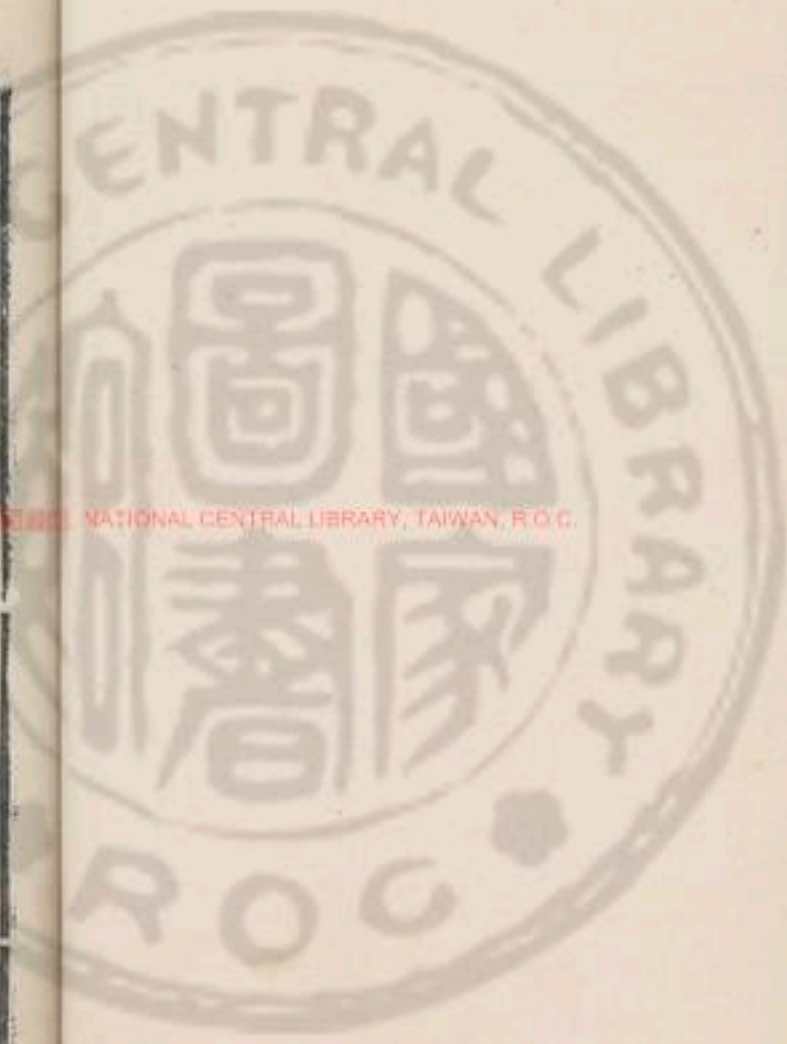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八

列傳

李元諒



李元諒安息人鷲敢有謀以宿衛積勞居軍十年士心憚
 服德宗出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欲聚兵以絕東道元
 諒引兵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襄廟為鎧屬居例刻高
 為矢刻以冉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封
 武康郡王詔與李晟收京師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
 加尚書左僕射○貞元三年德宗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瑛會
 平涼元諒軍潘原為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



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營城以違詔不聽城壁盟
 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
 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城奔還元諒兵成
 列出而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
 解時以為有古良將風是會徵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
 嘉歎○後為隴右節度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圯部都反旁沒也
 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
 執苦與士卒均糒糝榛奔關美田勸士懇懇歲入粟救數
 十萬斛又築連弩臺遠五里五里偵一五里偵為守備虜至無所
 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以憚之卒年六十二

韓游瓌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子儀裨將將之備副也安祿山反誘

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

杲擊破之進邠寧節度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以兵三千

來赴有詔引軍屯便橋便皮而及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泚太治戰

棚雲橋棚薄登及棧也士皆惧游瓌遣將郭洵等以銳士三百傳

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

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

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

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欵問計欲安出對曰懷



光總諸府兵怙以為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璿河中
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覲皆
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專以元功諸
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
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盲賊方至發而酬之
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
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檄游瓌邠州刺史欲因
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兵
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
邠說昕願以麾下為先驅昕不聽游瓌伏甲斬昕以聞詔

拜邠寧節度使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遂敗京師平論功
與瑒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詔率兵并力
敗賊衆五千子屯圍蒲城懷光見勢單威縊死○吐蕃請
脩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為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
則請盟疆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
盟平涼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瑒被劫馳以免卒諡曰

襄

杜希全

杜希全京兆人以裨將隸于儀積功至朔方節度使軍令
嚴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引兵赴難賊平遷靈瑄曹夏節

度使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破切政病以石利病帝嘉納賜君臣歲一篇希全建言鹽州據要會為塞保障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

邢君牙

邢君牙瀛州人以戰功歷累毅折衝即將德宗出奉天君牙率兵倍道赴難軍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李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為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吐蕃數犯邊君牙勸耕講戰以為備戎不能侵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歲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古患及曰穿也

敢不承公之賜後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點

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

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上音廢下

側界不病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費觀

其好惡訊簿書攷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

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黎田贏縮以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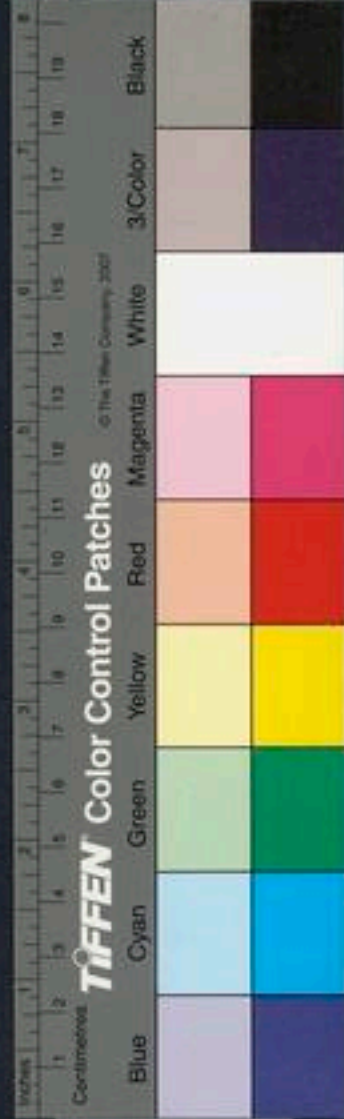
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

陸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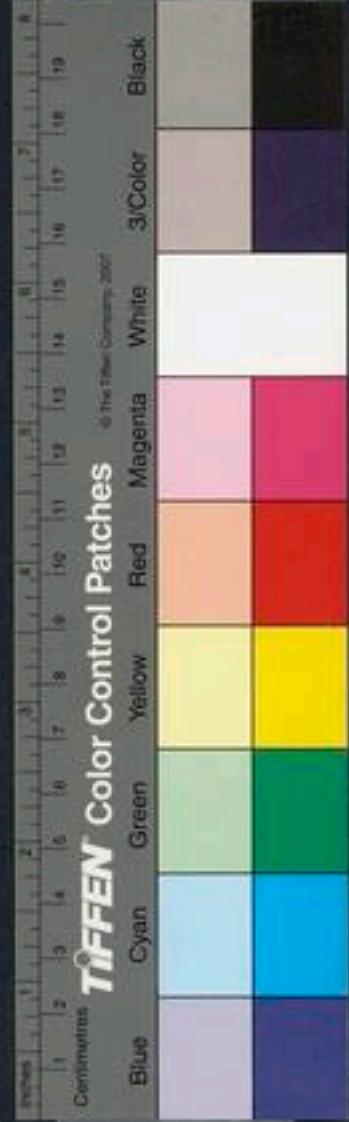
虛盈以稽決滯視效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
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道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蠶四賦
曰闕豫以奠稅度產以衰征科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
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恤失業五要曰發
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
非要時皆趨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
召為翰林學士如五翰林院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
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屬河東詔問策安出贊言勞於服遠
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吳若政行今幽燕恒魏之弊緩而
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歟之餘無復遠略

王武後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
則背憤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
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饑
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邪靈晉昔之精騎上
黨鹽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
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
舒曜之衆烏合也杆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鼠窟前
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光阿陽居音逢又以援東
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
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



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謀諸節方今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狀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顧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御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禦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

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還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弄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帑音德金帑所藏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芘還軍援洛懷光救襄陽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音條趙贊奏行稅間



奈每至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推音角水上橫一
 中稅千下稅五百明年詔罷其法推音角水以度人者翁禁
 民醉釀鹽及茶之類官月開置如設木為權獨取利也抽貫登商點召之令一切停
 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等皆效○從
 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
 若不經思速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
 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
 變故弄自尅書贄曰陛下引咎荒弊意也然致寇者迺群
 臣罪贄嘗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
 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
 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

地未常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
 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鋒戈戣刀也鏑
 夫留騷然而問里不寧矣聚兵日久供費日博常賦不給
 乃議賦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
 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更不堪命農桑廢于
 追呼膏血竭于筮捶兆庶熬然熬五勞反而郡邑不寧矣
 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
 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
 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
 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再假以給費裝破產



前唐書卷之五十一 陸贄傳 七
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虛榮并禪賤
之縉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踴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
又謂百度廢弛則持義以掩息任法以成治漸失於太速
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
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惧禍故反側之衆
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
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
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
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
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

按秦誓曰人作民
贊達大宰謀故也

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

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
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是以祐
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覆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
命在人蓋昭昭矣夫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
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言之自
北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聚群
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
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

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此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危事之艱而知勅懼也今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察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後衆違欲以遵道遠檢核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効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辟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惟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

不疑至儉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

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太抵

同道聽雷之發聲物無不同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

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登乙結又及食室

有惧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無以

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

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

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



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不可不誠夫所謂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 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 必詒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與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赦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

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佐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宣王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稱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于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

謂盛矣然而人至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陸參張也貨言當理不必違違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不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耳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吾所任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知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

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聽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大好勝人耻聞過騁辨給銜聰明銜呼稱及自媒也厲威嚴恣彊復頓力及復也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其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銜聰明必

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盡矣
厲威而恣復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
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雖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
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
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
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
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
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
告之不盡况疏隔而猜忌者乎○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
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

議更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慈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
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
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
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
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
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號視德如何耳若以
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矣至明
也損虛飾大智也寧與加空號以受實惠哉帝從之○會
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葉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



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盪其意即建言復非常
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俞陞
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
凶僭帝者三豎其它顛瞻懷惑者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
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入
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
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屆潤澤不可不弘使
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臣聞知
過非難改之難言豈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
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

言言必顧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

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

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音褚

侍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

庫廡同甫及卷下並別藏貢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

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邵巴賦斂

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王者私有之蕩心侈欲

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盛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

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缺古完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

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望也環惟織麗無得以供是乃散



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撤枚列及相也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虛薄與神策不

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愛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

贄還奏懷光寇奪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

此必及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

晟懷光妄託丑馬曰吾無所藉晟贄因即美其強雄使不

待讒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也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

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行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

賊俾為犄角折舉鉤也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

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駑遂徙幸梁道有獻瓜

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言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

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幸相議嗾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

必罰伯王之資也輕爵戮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

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元宗天寶之季變幸傾國爵以情授

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

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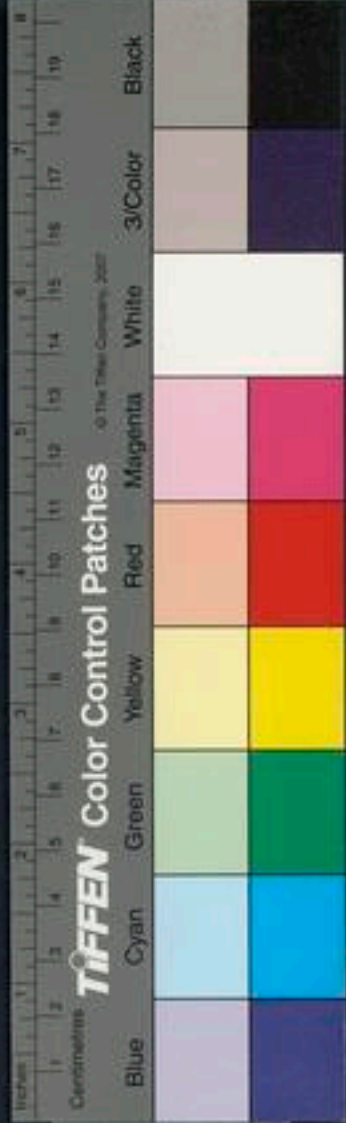
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責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

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

權誘人惟名與利名進趨終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

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然虛實揣輕重則存乎

學



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
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詭譎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
次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
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平今有職事官有散官
有勳官勳官凡十有二轉從正二品至七品自上注網至武騎尉也有爵號其賦事受
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
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所
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人負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
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則受之
皮志驅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享

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
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
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
所徂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
替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而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動
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頃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
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張斜且若復阻則諸鎮之
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迭使楚琳
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
分矣豈不病哉今願望兩端則是乃天誘其衷通歸途濟

大業也帝釋然若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
官普號定難功臣贊曰官官具僚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
功之云難則常之何定之云今與天命若齒恐沮戰士之
心結動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
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夫大難始平而百役罷察之
氓里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
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商有未下車而為
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
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音極死義槁有功
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及側寬曾從官失職復養其老皆

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中櫛之侍是皆
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
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所愛耶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
固多藝人何必負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瑒資遣○初
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運執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
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幸沮短又言
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
人復召為學士帝改容慰撫眷遇彌渥衣下屬以為相而
實參已之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
盧杞引植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百元後懲艾其失雖置

宰相至除用庶官及獲參請乃得下及贊襄政始請臺閣
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
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持贊奏齊桓公
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
也曰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
所謂小人者非謂恣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
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群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
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即御文大夫中丞是也階
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
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

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
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進之
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
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
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方待以輕者重其
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
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積壅則按牒最清偽冒
蒙負吏緣以為效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
歲不補贖過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杞吏



效杜女復反土也天下使之。○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東襲回紇矜功中國不撥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掠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曰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明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人丁財匱於中人勞未竭而欲發

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負勝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梟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較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遠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



德以佐威寧通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踐躡陸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寇不聞寇小至則過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如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兵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

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貨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者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常情死生進退惟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利焉則勸害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禁其非不處其

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溫所不欲廢其數不考於用貴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冽膚豺狼為鄰書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飫溫飽比諸邊隅不趨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前備駭視情

上池爾又奪衣易日以訟受服終胡

之 又使去親族捨園廬耳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

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露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力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交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



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懲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輒，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疎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讞於衆，負軍緩救者，蓄姦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懼困危，效者行私，為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辭，而朝廷含糊未常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

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三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為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煩，傾家折產，權益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夫三失也。今四夷最熾，感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華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熱，管轄及不勤貌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唐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



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發為狂衆失為弱開元元宗天寶宗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計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此亂以誘涇原懷光又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將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感侍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不是謂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矣

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銷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蓋其方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上於當身又為室家所分常居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是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隘夫事業未異給養頌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



者况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為養士若此
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師必先考察行能然
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
兵籍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
功觀其言核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貽悔於
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五失也肘於內也故
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
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溢當罰者不敢辭付受專則苟且
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

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

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緩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

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請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

軍相持事機所急錄不留息情虛訝况千里之遠九重之

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

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

須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推剽矣嗇天樵婦罄俘囚矣語

無及因也因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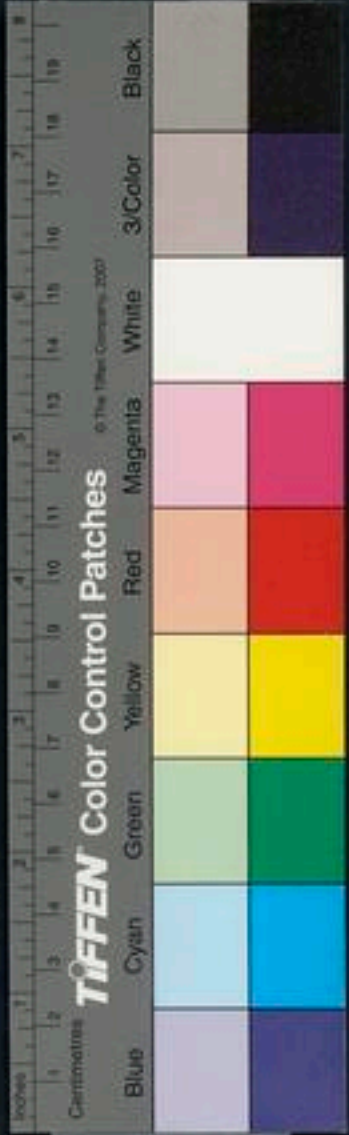
百為一獲者衍百為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恤於罪陛下

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夫失



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
 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徒為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
 責關內河東者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為其一以所
 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
 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
 糧賜種子勸之播蒔蒔蒔也頃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
 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
 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
 文武大臣為元帥左傳音作三軍誅元帥元帥之名始見此各以臨邊要州為
 治所所部州若府邊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典

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
 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
 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悅
 竟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發怒欲誅
 贄賴陽城文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主
 卒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
 呼而不名行戶浪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常有過
 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
 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常為帝言今盜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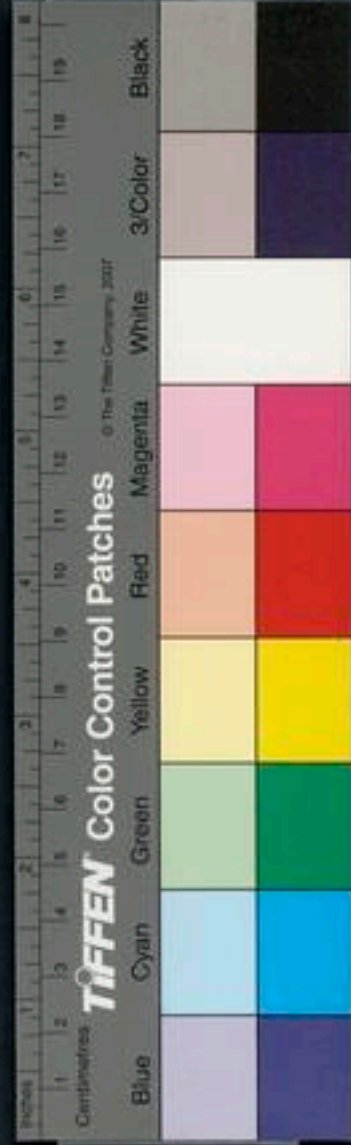


前代書卷之二十八 陸贄傳 二二四 出 卷
天下宜痛言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
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
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
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
不足平議者謂興元賊難功雖爪牙宜力蓋贄有助焉○
帝狩山南也道險隘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
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已
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
拂帝短對古京及非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阜它郵乎既放荒遠常閩力人不
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

互註以關中穀賤請和糶可至百餘萬斗食貨卓然以
所長為一世冠文學

贄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故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
追仇盡言怫然以說侍遂猶棄梗至忘齡輩則寵任盤
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林以為與
吳通元兄弟爭寵實殄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
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
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



所用纔十一唐作不競惜哉

舊史曰近代論陸宣公北漢賈誼而高道之行高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伏羲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未塗論蹟皆相類也而誼位中大夫贄位台鉉不為不過矣居秉筆之列調鈺之地猶以片心除衆譖兩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致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惟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爾訴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故言之不見用也故堯諮禹拜千載一時携手提耳豈不易哉。蘇軾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雷

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勸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為先德宗好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憲天道夫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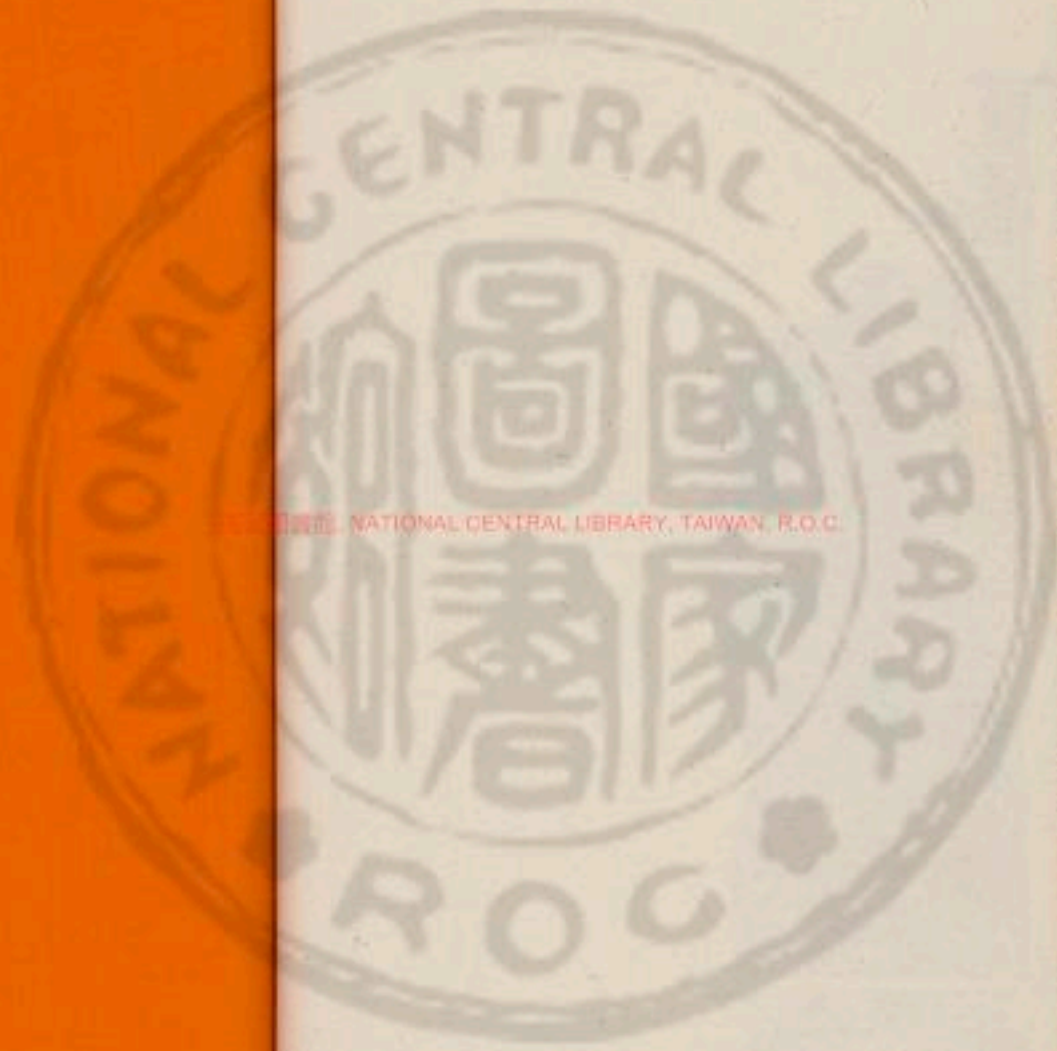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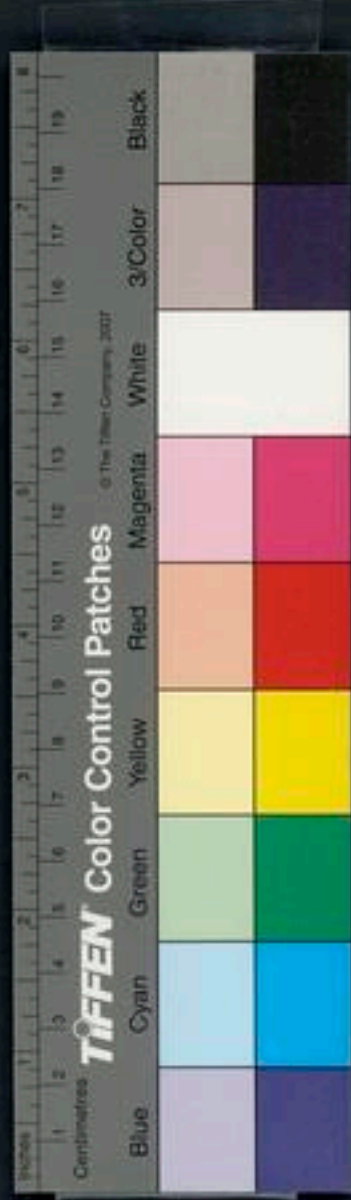
所屬書目卷之二
陸軍九傳
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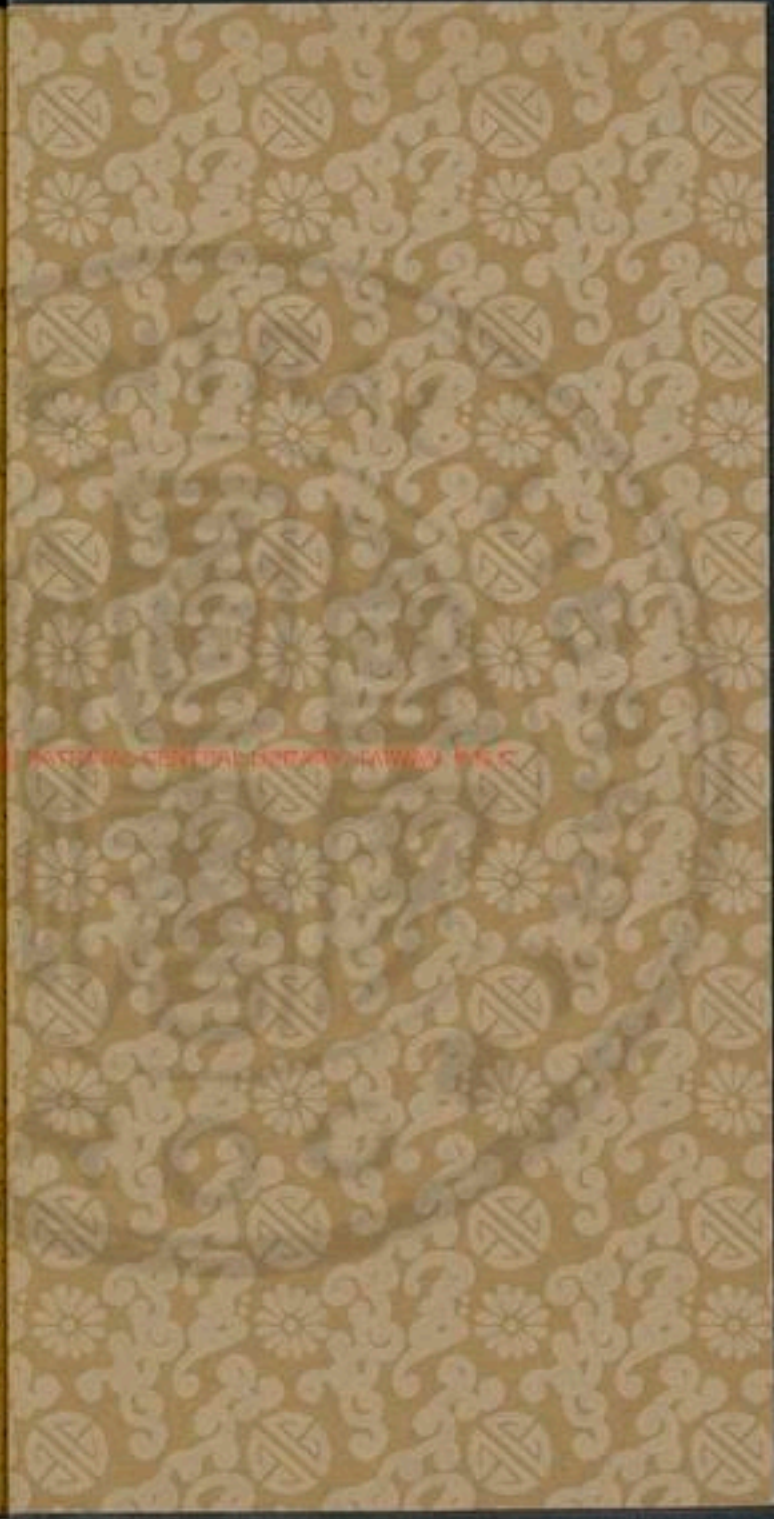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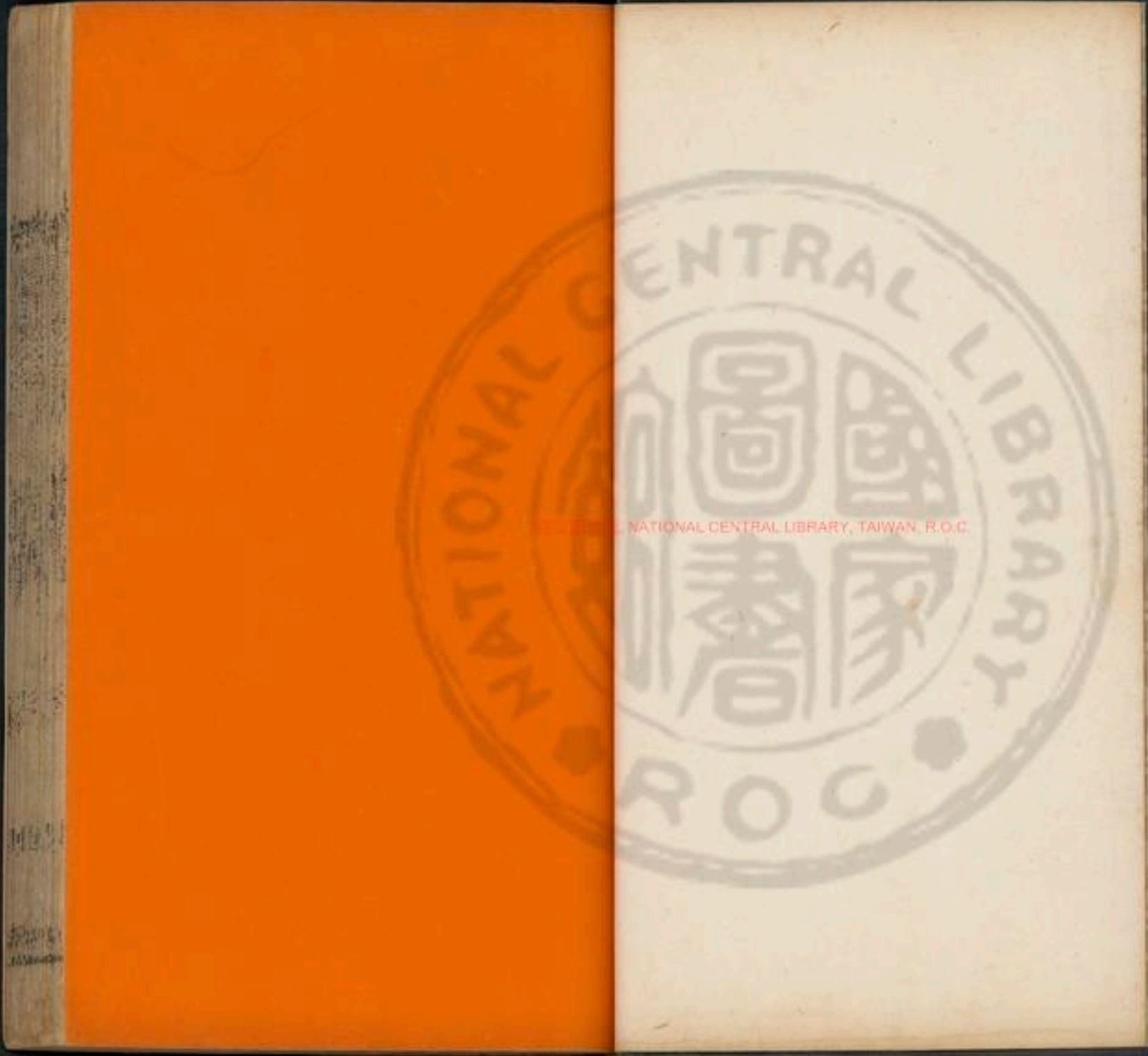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29780 v. 102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九

列傳

常臯

常臯字城武京兆人始仕為建陵說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以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行奉天來此叛步將牛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此臯偽受此詔即責雲光曰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仗鎧可亥反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臯盡殺之以其首徇此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



貞元初德宗代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遠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以王爵遜其子臯上言禮遜行乎殊俗則拂戾者化願皆封以示棄進詔可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三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虜降死崖谷不可計以功進司徒封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卒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捐士卒婚嫁皆厚資之有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是始臯務私於民列州互除租凡三

歲一復臯汲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互註作奉聖樂李吉甫

蓄財多故劉開因以搆亂李吉甫

蠻有威惠許邵傳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少喜言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郡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馬燧為三城鎮過使表為判官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諏訪即表其能於朝帝授濠壽盧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裨隍益治兵四鄙附悅○貞元四年德宗拜徐



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旦召見延英殿詔會朝
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行以獻帝眷遇異等○
時宦者主閤市置數十百人閤物○左謂之白望無詔文
驗覈但稱官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閤
閤所奉及腳備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諫臣交章列上
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
賦帝問何如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
所益帝嘉可○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等
動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
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况建封又賦詩自勉勵十六年

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

胡公李未常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
士賢不宵遊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子容韓愈皆
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石敏若曰唐世蕃臣述職來朝者大率事進獻結宦官
媚賂權要而已獨建封入覲指當朝之所深患道諫官
之所難言如鳳凰鳴景星見一時推仰豈小補哉觀其
開府皆人傑以風流談笑折衝宜其所為不凡如此

嚴震

嚴震字遐聞梓州益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



元中肅宗數出貲助邊李叔明表為興鳳兩州團練使好

與利除害建中中德宗黠陟使常慎狀震治行為山南第

一乃賜上下考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遂遷谷美○天子

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益所仰給請進之成都震曰山南

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籍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

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必謀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漢議

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禾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

入纔比東方數大縣曰安史後山賊掠戶口流散震隨

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為久之遂因

韓弘

韓弘滑州人少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

理評事貞元中德宗詔充宣武節度使亦自劉士寧以來

軍益驕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素忿橫者劉錡等三百人

一日數其罪斬之自是訖弘去無一敢干者李師古屯鄭

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

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

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杆兩河遣子公武領兵為

光顏然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

不怡元濟平入朝拜中書令卒○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



千緡五十萬它錦練三萬而汴之庫既錢尚百萬緡緡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勝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沉謀勇斷故少讒等皆禪之弟充

韓充

充少依舅家李元為牙將三常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頒宣武命主親兵弘峻法人人不自安充謙謹念弘在鎮久不入朝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朝廷亮其節擢石金吾大將軍充宣武虛名口令者七百人○會汴軍亂李愿以李齊王留事

謂允素為汴士悅向詔迎度管武非統義成兵討齊戰破之會李齊斬齊遂入汴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二者始帝問破賊期充對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藉齊所賜為兵者二萬悉縱之入貢首亂者十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安堵前者皆堵也言上退助如故汴人愛賴之卒謚曰肅○充雖將家性檢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者坐乘機次策無餘悔世推善

將

賢曰皇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寵驟皆為圖也禮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



並齒而腐可也事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
手宜哉

蕭昕許介反

蕭昕字中明世居河南再舉博學宏辭科代宗待陝昕從
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植教本帝寤其言詔群臣
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
代宗持節弔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
何市馬不歸我直致失色昕答曰國家能定寇難功雖
不遺賞况鄰國干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
豈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比回紇悔懼叩額乞和

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
慙因厚禮遣使約和轉工部尚書卒○始薦張鎬來瑒在
瑒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垍其後鎬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
瑒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為名宰

樊澤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舉賢良方正次潼關兩
淖人敘反泥也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
馬傾儲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擢左補闕澤有武力
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當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
我意合○累拜山南節度每時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舉李

前唐書卷之三十六 一 魏 六 出 荷
希烈充角 僉票將張嘉瑜杜文朝等賊氣沮縮遂取唐
隋二州貞元間嗣曹王皋卒軍亂以澤威惠著襄樊間後
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吳湊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賜官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
數顧訪尤見委信元載當國久悞狀日肆帝召湊圖之收
載賜死王縉等皆當坐死湊言法有首從不應死一用
極刑虧德傷仁於是減死○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
勤清美譽四騰○後為京兆尹朱常擾民上下愛向京師
苦宮市彊估取物而有司附和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改建

言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賈和告以息衆議
帝興順可○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
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欺湊叩朝一視凡指擿
盡中其弊初無留思衆異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文敬
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欲厚葬之湊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
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
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禁自安爾若及覆棺籍草一聽
之則民受賜為不少進兵部尚書及屬疾門不內豎巫不
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榮四十
年年七十尚何求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卒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庶雖大臣無厚蓄豈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幹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遷御史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關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帝諭坦曰二人所獻

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不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未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分至全扶開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河西毀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非便吉甫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元和十二年卒

徐浩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鶴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肅宗立

授中書舍人曰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
帝喜之○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
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福威許有司就宰相府
斷事乖謹任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代宗
時為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
長安尉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獄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
宗進會稽郡公卒○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常
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

石倪五辭及渴驥奔泉

劉允章

劉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
師衣青衿介幘則華天說文曰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
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
一萬詔可

楊憑

楊憑字虛受虢州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
疑凌皆有名大曆中代宗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
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鄴相交善一時歆慕時
號楊穆許李累遷太子詹事卒○疑字敬之字茂孝元和
初憲宗擢進士第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



前唐書卷之三十六 楊炯之傳 九 出 荷
俄以敬之代夫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
楊家三喜嘗為華山賦示常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潘孟陽

潘孟陽登博學宏辭科貞元末德宗權知戶部侍郎○憲
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
諸使治否孟陽恃與主氣豪倖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
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相文譽望大喪使還罷為大理卿
○後左司郎中鄭叔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宮中用尺寸物
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宣朕意無效潘孟陽禪
財費醜飲游山寺而已

崔鉉

崔鉉字台碩擢進士第進尚書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楊
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執欲
得命通魯紹瓌蒙宣宗聞之題于衣加檢校司空居九年
條數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

常綬

常綬字子章京兆人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數為俚言以
悅太子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
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為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
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

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巧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

張薦

張薦字孝舉深州人祖鴛食用字文成早慧絕倫為兒時

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

也紫文鸞鶴也上五色文鳳鸞也若壯始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

以名調露初高宗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鸞味道見所對

稱天下無雙八膺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負

半千數為公卿稱薦文辭猶五日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鸞書

錢學士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無復

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

問文成任否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

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取其文○薦敏銳有文辭李

極表薦才任史官詔充史館脩撰真卿為李希烈所拘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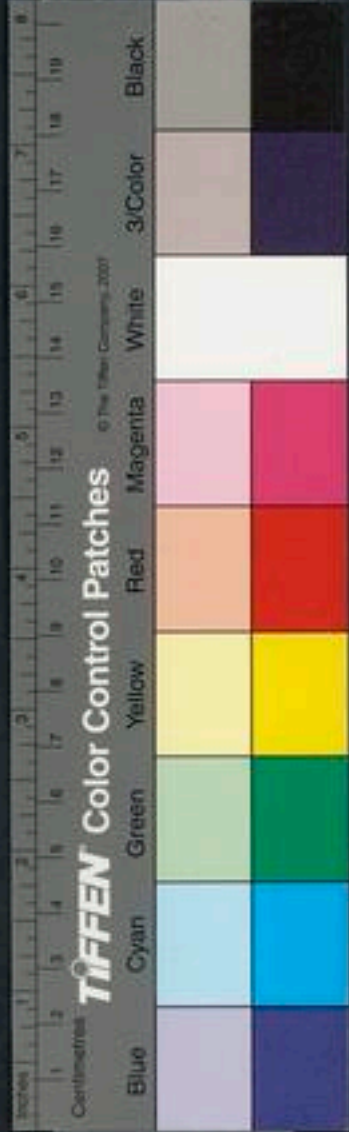
士疏曰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

宿於家尋董單騎即日載馳冒效鋒於臨沙折元惡於許

下捐軀仗義威詭群兇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

會奮身於妹辜請伺應於內希烈倉黃窘迫奔固舊完蓋

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



翼王室今拘囚環諸之問願躬鉤戟之下呼嗟憤患

於避反恨

也失寢忘食何以堪此伏聞希烈妻祖母等並逮捕京師

留之無益請宣境上以贖真卿疏奏不報○貞元元年

德宗

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為太常博士參綴典儀

略如舊章擢諫議大夫後為史館脩撰方裴延齡用事中

傷後良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

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秘書少監○吐

蕃贊普死薦為吊祭使薦為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卒謚曰憲

○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脩撰凡定大儀

立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人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

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

顧曰是豈上仲舒邪○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

中伏其能○元和初為婺州刺史居五年就加金紫服徒

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擾

自辦糶定立每言仲舒之文有思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

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

筆硯於其間哉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池州十

八民私釀咸抵死○絕仲舒罷酌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



錢五十萬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為出錢
二十萬代之卒謚曰成○仲舒尚義槩所居急民廢置自
為科察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庾敬休

庾敬休字嘖之鄧州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拜起居舍人
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
示左右起居則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
機密有不可露罷之○為戶部侍郎初劔南西川山南道
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太和初文帝
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

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將兄反收度支錢乃無遁沒
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
民詔可

姚南仲

姚南仲華州人乾元初肅宗擢制科拜義成節度使監軍

薛盈珍恃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
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治知其語追至長樂
驛夜殺之為書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南仲不
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耶曰不撓臣政臣隳
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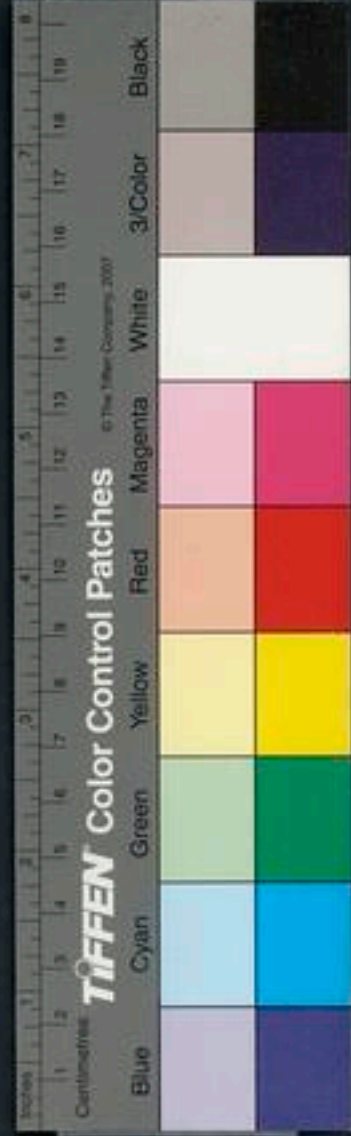


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右僕射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堂寄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交其直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堯之疇咨禹之昌言其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

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願陛下以堯孔為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杼直呂反謂賦斂之多杼軸為空也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彼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推剽謂相擊而劫掠也吏不敢詰民不敢訴茹毒飲痛窮而無生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昨星隕如雨清明降霜此下陵上替怨毒之氣致之也天意丁寧謹戒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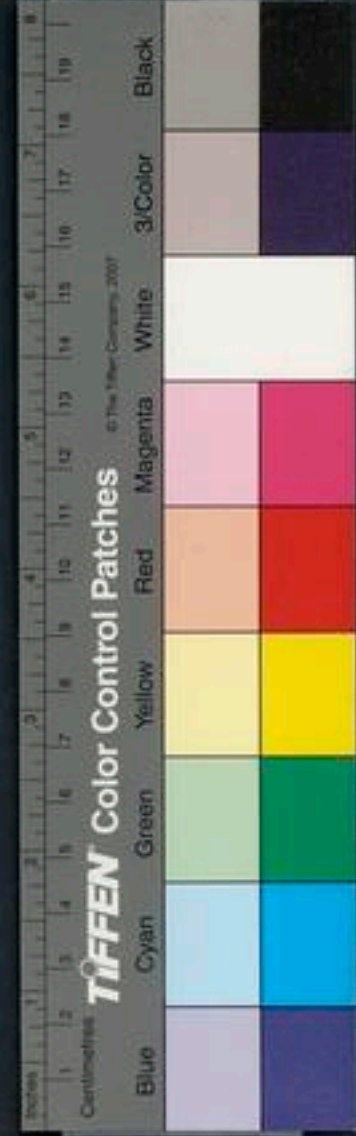


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發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必能反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減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切逢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複姓本敕勒諸部名也亦曰僕骨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阨害之地俾臣屯禦息休其餘陛下豈持疑於改作遂巡於舊貫使天下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瘵難者必去之

使潰人兵之為患猶難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意不俟終日之義耶。○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饑。旱鄰郡。唐亡一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其露降。其廷卒。謚曰憲。

顧少連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已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竄獨移。又嶽神虎。不為害。德宗時。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歷吏部侍郎。裴迺齡方橫。無敢忤者。常與少連會。出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



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
薄厚不能一少運以法均之。○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
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鎧可亥號良吏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遂於學善文辭天曆中代
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累遷刑部員外郎時
仍歲旱蝗詔以即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為吏部
侍郎弟執誼任翰林常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
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
當是哉執誼大慙改少卿卒○夏卿性通簡好立有遠韻

談說多聞晚歲將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
半子交善雖周游終年不見其喜愠撫孤姪恩喻已子為
政務通理不其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至宰相達官
世稱其知人

段平仲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磊落有
氣節善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
壅隔群臣畏威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聖則臣
下畏怯自為循默耳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
師旱詔擇御史即官開倉賑恤平仲與陳歸被選同得對



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蓄正色問之雜以他語平仲
錯愕_{五故及}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倉皇向櫺後
歸趨降招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
初憲宗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
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常
不論奏世推其敢言云

石敏若曰德宗享國不為不久而身試患禍不為不多
晚節末路宜其血氣和平心志坦蕩至此而始叱諫是
可與為善耶平仲必欲開說既有素當明目張膽於雷霆
之下以環檻斷楮不畏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夫士

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周章夫度以失大節者多矣何獨
在立談間哉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
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
下之務繁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
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
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
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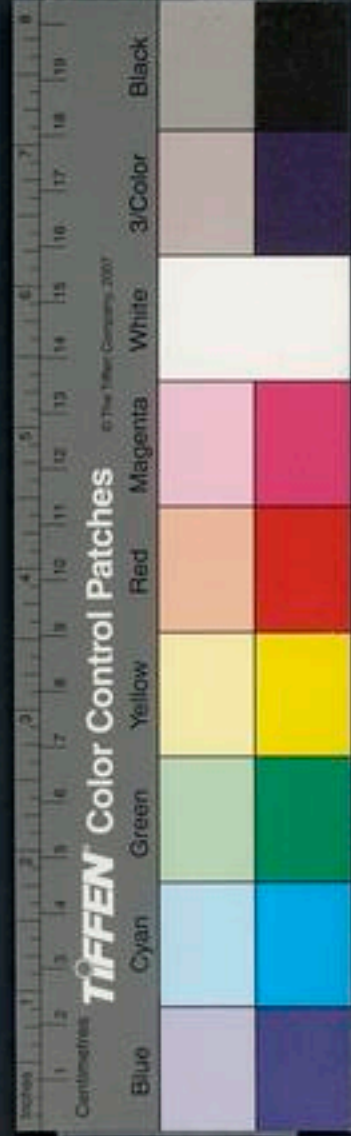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

列傳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
謁故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婁師德郝俊殆斯人類乎
策賢良高第○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父母在
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歸之而戒還
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
群盜愧感悉避境去○元和中擢給事中俄為同州
刺史既謝帝建問政事所對詳悉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

列傳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
謁故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婁師德郝俊殆斯人類乎
策賢良高第○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白父母在
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歸之而戒還
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
群盜愧感悉避境去○元和中擢給事中俄為同州
刺史既謝帝建問政事所對詳悉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前唐書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氣謹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裴瑄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
無疆之休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
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
大將○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特
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
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德宗時累遷給
事中浙東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獻天子所欲帝擢總兼
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孟容還制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

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耶自來高爭虛杞後凡十八年
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
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德宗夏大早上疏言天人
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
役作禁銅當釋未釋召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
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佑歲弗稔未之聞也○元
和初憲宗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德宗日驕恣府縣

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
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者死一軍盡驚奏於朝憲
宗詔以昱付軍治之不聽奏曰臣職司釐革上方奏也下方

天輻所奏也謂當為抑豪彊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四方所輻奏也當為抑豪彊錢未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而姦臣寢謀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盜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孟容方勤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去天下清議上之○弟季同始拜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元義方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助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

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互註剛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格傳又詔列彙格敕

權德輿傳

薛存誠

薛存誠字咨明河中人中進士第擢累御史中丞浮屠鑿虛倚豎宦為姦坐事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君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鑿虛卒抵死○未幾會御史中丞關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



可奪子廷老

薛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謹正有父風寶曆中代宗為拾遺
敬宗政日僻常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
軍司擬進恐綱紀浸壞效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
褒曰宮中興作大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
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絕多
知有所營帝曰已諭特遣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十薄金
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文宗立拜為翰林學士日辭
飲不知檢操帝不悅罷之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古侃

不干虛譽推為上卿

李遜

李遜字友道客居荊州始署掌書記入為給事中故事夫
子以疇日之政對群臣時君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
當時上聞豈宜限以日如是則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
宗悅從之○為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遜
召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
為政抑彊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弟建

李建

建字杓直與兄遜俱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平



決無煩毋憐其孝字之曰倭子上烏和勸吾食吾輒飽進
樂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宰相
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
請建獨無有帝喜擢翰林學士○初建苦貧兄造知其賢
為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以清儉稱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李季卿薦為參
軍德宗狩奉天為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巢父
辨而才為魏博宣慰使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
開曉其眾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

還為王人數日田緒殺悅聽命巢父以緒權總軍務紆其
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宣慰罷其兵懷光素服聽命
眾忿曰太尉無管矣乃譟而合害巢父帝聞震悼賜左僕
射從子戮

孔戮音逮

戮字君嚴擢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
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為州縣弊靈
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
坐厚善遂為淮南監軍李建上其言承擢有功不可棄戮
得副章劾涉結近倖爰罔上聽有詔斥涉宦寵側目人為



前廢書卷之四十一 子孫傳 五 出 荷
危之歿自以適志軒軒甚得○穆宗立為左丞以老自乞
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歿曰吾豈要君者吾
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
資何恃而歸歿曰吾有三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嘆嘆上疏
言歿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今求退若
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
卒孫緯

孔緯

緯字化文擢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
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凡一不
省從僭示幸蜀避朱玫漢杯次陳倉緯策玫必反建言關
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微
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玫平從帝還遷尚
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昭宗即位進司空
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

穆寧

穆寧懷州人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貞元初代宗
為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堽橋上余李光弼屯徐州餉不
至檄取資糧靈柩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即往見光弼光
弼曰吾帥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之則人散君閉廬不救

欲漬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救也公可以擻取乎今公
 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救兵而公亦專予乎光弼執其手謝
 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天曆初代
 為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戶妄
 幼寧多逋亡貶泉州司戶子贊訴其枉詔御史覆視實增
 戶數倍召拜太子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
 政者惡之雖立其誣猶致散位寧默不樂喟曰喟于夜時
 不我容我不時狗又可以進乎後以秘書監卒○寧居家
 嚴事家姊恭甚常以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
 事親養忠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性五鼎非吾

養也疾病不常藥時稱知命○四子替管貧嘗皆以守道
 行誼顯而又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酪各
 質美而多文則為酥酥上杜奚天下賞為乳腐戶吳反酥屬
 先是韓休文訓子姪至嚴貞元間德宗言家法者尚韓緜
 二門

崔邠

崔邠字處仁貝州人父倕是為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

推其法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

姦以鯁亮知名○為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已又簡儉

憲宗器之裴垣亦薦邠才可宰相會病卒弟郾郾鄆

行年五十六之四十一 崔邠傳 二



崔郾 於獻

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
 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寒遠
 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郾進曰十一聖
 之功德四海之大方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
 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
 舍百姓憔悴蓄積無存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
 慰謝○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
 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
 帝漸曰朕少間當請益高畿適在旁與因言陛下樂善

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恩謝郾舉而
 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觀省○為絳州觀察使
 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郾曰吏不能
 贍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前常費代之
 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
 河郾乃旁流為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艘昨勞及舟也民悅忘輸
 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
 盜賊顯行郾脩治鎧仗遣蒙衝馱追窮躡馱疎吏反疾也上下千
 里歲中悉捕平遷禮部尚書卒○郾不藏受有輒周給親
 舊為治其嘗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家湮漏



前唐書卷之四十二 崔氏四世 總麻同爨
無步無同前交堂霖淖敷敷反則容益而後奇逆反以就
外位治號以寬經月不答一人泣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
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亦上亦下吾撫之不暇猶恐其
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
者也聞者服焉

崔氏四世
音冊

鄆及進士第文宗末擢同平章事○崔氏四世總麻同爨
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鄆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
也君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
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柳公綽

柳公綽字子寬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
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遷
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大鑿箴以諷
曰天有寒者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
保其多清淨無瑕輝光以新琴者滿天地接肌膚於外好
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絮為泥奔射為敗氣行無間隙
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
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
與心流族乃同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

氣此齒免又宅涉媒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生嗜欲

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直智實誘情鑿之上者

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虞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

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據臣司太監敢告諸御

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

者當置之坐隅○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

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

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拜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

故虜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聽節度卒謚

元○公綽居喪毀墓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嘗曰

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子仲郢

柳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卽皇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

能膽丸使夜咀燕以助動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唐制

尚書者都堂居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曰吏部戶部禮部

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曰兵部刑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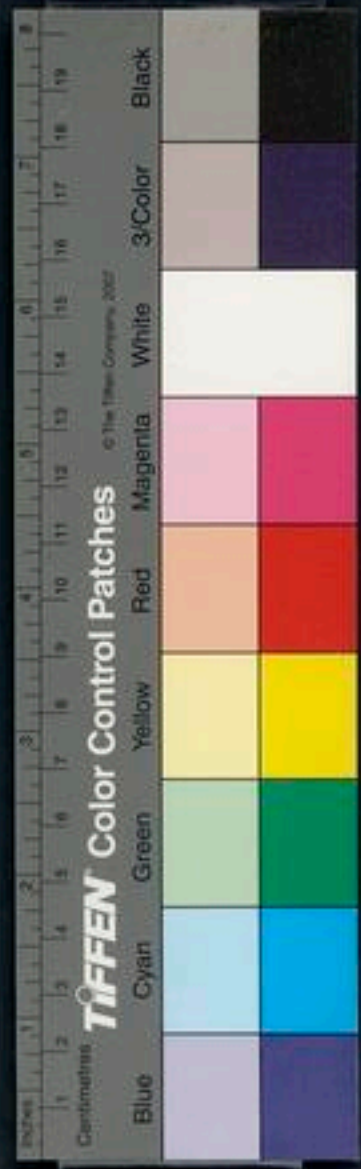
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都堂之東曰吏部戶部禮部

司統之九一十四司為韓愈答實元和末憲及進士第生

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

此耶○會昌初武宗累遷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

郢條簡決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



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諍切帝遣中人愧諭○拜
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京使貿易用之又禁私製者比
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
○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
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
卽擬唱吏無能為姦○宣宗時復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
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
養烏可類乎○擢劍南節度使大吏邊章簡狹勢肆貪前
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咸通五年懿宗為天
平節度使卒於鎮○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
不奏瑞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皂寮必資或蠲眉里無通
家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于玘

柳玘部田

玘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拜御史大夫直清
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玘煩碎非廊廟器乃止○
玘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隆先訓則具
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
族盛則人窺嫉實藝藝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
矣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世已
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



而無天澤不潤雖欲弗皎可乎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已以
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願保
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繁已省事而
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應不
沽名憂與禍不情繫與富不並童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
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
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
假問老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
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
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

士林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
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
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
此

柳公權

公權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李
聽鎮夏州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
筆蹟思之久矣即拜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
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
悟其以筆諫也○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

